Nietzsche Werke

尼采全集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杨恒达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Nietzsche Werke

尼采全集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杨恒达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第一卷

一

查拉斯图拉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故乡和故乡之湖，而去住在山上。他在那里保真养晦，毫不厌倦地过了十年。——可是，他的内心到底有了转变。一天早晨，他黎明时起身，而对着太阳说：

“啊，你，伟大的星球啊！假若你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何在呢？

十年来，你每天向我的山洞走来：假若没有我，和我的鹰与蛇，你会厌倦于你自己的光明和这条旧路罢。

但是，每天早晨，我们等候着你，我们取得了你的多余的光明，因此我们祝福你。

看啊！我像积蜜太多的蜂儿一样，对于我的智慧已经厌倦了；我需要伸出来领受这智慧的手。

愿意赠送与布散我的智慧，直到聪明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疯狂而喜欢，穷困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财富而欢喜。

因此，我应当降到最深处去：好像夜间你走到海后边，把光明送到下面的世界去一样。

啊，恩惠无边的星球啊！

我要像你一样地‘下山’去，我将要去的人间是这样称呼这件事的。

祝福我罢，你这平静的眼睛能够不妒忌一个无量的幸福！

祝福这将溢的杯儿罢！使这水呈金色流泛出来，把你的祝福的回光送到任何地方去罢！

看呵，这杯儿又会变成空的，查拉斯图拉又会再做人了。”——查拉斯图拉之下山如是开始。

二

查拉斯图拉独自从山上下来，任何人都不会遇见他。可是当他走进森林里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老者站在他的前面，这老者是离开了他的神圣的茅舍，来到森林里寻找树根的。他向查拉斯图拉说：

“这个旅行者，我与他有一面之缘：很多年以前，他曾经过这里。他的名字是查拉斯图拉；但是他现在改变了。

那时候你把你的灰搬到山上去；现在你要把你的火带到谷里去吗？你不怕挨‘放火犯’的惩罚吗？

不错，我认出这是查拉斯图拉。他的眼睛是纯洁的，他的双唇不显露什么厌恶。他不是正像一个跳舞者似地前进着吗？

查拉斯图拉是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孩子；查拉斯图拉已是一个醒觉者了：你现在要到睡着的人群里去做什么呢？

唉，你现在竟想登陆了吗？唉，你生活在孤独里时，像在海里一样，海

载着你。你又想拖着你的躯壳这重负吗？”

查拉斯图拉答道：“我爱人类。”

“我为什么，”这圣哲说，“逃跑到这森林里与孤独里来了呢？不正是因为我曾太爱人类吗？

现在我爱上帝：我不爱人类。我觉得人是一个太不完全的物件。人类之爱很可以毁灭了我。”

“什么也不要给他们罢！”这圣哲说。“你毋宁取去他们一点负担，而替他们掮着——只要你高兴这样，他们自然是欢喜不过了。

即令你想赠与，别给他们多于赏给乞丐的布施；并且让他们向你请求罢。”

“不，”查拉斯图拉答道，“我不布施什么，我并不穷得如此。”

这圣哲开始笑查拉斯图拉了，他说：“那么，你尝试使他们接受你的宝物罢！他们不信任孤独者，也不信任我们是来赠与的。

在他们耳里，我们的走在街上的足音，响得太孤独了。好像他们夜间躺在床上，听到一个人在日出以前走路一样，他们自问着：这窃贼往哪里去呢？

不要到人群里去，留在森林里罢！毋宁回到兽群里去罢！熊归熊群，鸟归鸟群，——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样呢？”

“在森林里，圣哲干什么事呢？”查拉斯图拉问。

这圣哲答道：“我制作颂诗而歌唱它们。当我制曲时，我笑、我哭、我低吟：我这样赞美上帝。

我用歌唱、哭、笑和低吟，赞美我的上帝。可是你带了什么礼物给我们呢？”

查拉斯图拉听完了这些话，他向这圣哲行礼道：“我能够给你们什么礼物呢？请让我快点走罢，那么，我就不会拿去你什么东西了！”于是他俩——这圣哲和这旅行者，互相告别，笑得和两个孩子一样。

查拉斯图拉独自走着，他向自己的心说：“这难道可能吗？

这老圣哲在他的森林里，还不曾听说上帝已经死了！”

三

查拉斯图拉走到了一个最近的靠着森林的城市。发现市场上集着许多人：因为有人预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走软索者的献技。于是查拉斯图拉向群众说：“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你们曾作怎样的努力去超越他呢？

直到现在，一切生物都创造了高出于自己的种类，难道你们愿意做这大潮流的回浪，难道你们愿意返于兽类，不肯超越人类吗？

猿猴之于人是什么？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

你们跑完了由虫到人的长途，但是在许多方面你们还是虫。从前你们是猿猴，便是现在，人比任何猿猴还像猿猴些。

你们中间最聪明的，也仅是一个植物与妖怪之矛盾和混种。但是我是教你们变成植物或妖怪吗？

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

超人是大地之意义。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是大地之意义罢！

兄弟们，我祷求着：忠实于大地罢，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无论有意地或无意地，他们是施毒者。

他们是生命之轻蔑者，将死者，他们自己也是中毒者。大地已经厌恶他们：让他们去罢！

从前侮辱上帝是最大的亵渎；现在上帝死了，因之上帝之亵渎者也死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亵渎大地，是敬重‘不可知’的心高于大地的意义！

从前灵魂轻蔑肉体，这种轻蔑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高尚的事：——灵魂要肉体丑瘦而饥饿。它以为这样便可以逃避肉体，同时也逃避了大地。

啊，这灵魂自己还更丑瘦些，饥饿些；残忍也是它的淫乐！

但是，你们兄弟们请讲，你们的肉体表现你们的灵魂是怎样的呢？你们的灵魂是不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呢？

真的，人是一条不洁的河。我们要是大海，才能接受一条不洁的河而不致自污。

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他便是这大海；你们的大轻蔑可以沉没在它的怀里。

你们能体验到的最伟大的事是什么呢？那便是大轻蔑之时刻。那时候，你们的幸福，使你们觉得讨厌，你们的理智与道德也是一样。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幸福值什么！它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可是我的幸福正应当使生存有意义的！’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理智值什么！它是否渴求知识像狮子贪爱捕获物一样呢？它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道德值什么！它还不曾使我狂热过。我是怎样地疲倦于我的善于恶呵！这一切都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那时候，你们说：‘我的正义值什么！我不觉得我是火焰与炭。但是正直者应当是火焰与炭的！’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怜悯值什么！怜悯不是那钉死爱人类者的十字架吗？但是我的怜悯不是一个十字架刑。’

你们已经这样说过了吗？你们已经这样喊过了吗？唉！我何以不曾听到你们这样喊叫呢！

这不是你们的罪恶，而是你们的节制，向天呼喊；你们对于罪恶的厌恶向天呼喊！

那将用舌头舔你们的闪电何在？那应当给你们注射的疯狂又何在？

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他便是这闪电，这疯狂！”——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这些话，群众中的一个人叫道：“我们听够了那个走软索者了，让我们看看他罢。”于是群众都笑查拉斯图拉。而走软索者以为大家要求他出场，便开始献技。

四

但是查拉斯图拉看着群众，觉得很惊奇。于是他又说：“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

往彼端去是危险的，停在半途是危险的，向后瞧望也是危险的，战栗或不前进，都是危险的。

人类之伟大处，正在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之可爱处，正在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

我爱那些只知道为没落而生活的人。因为他们是跨过桥者。

我爱那些大轻蔑者。因为他们是大崇拜者，射向彼岸的渴望之箭。

我爱那些人，他们不先向星外找寻某种理由去没落去作牺牲，却为大地牺牲，使大地有一日能属于超人。

我爱那为建筑超人的住宅，为预备好大地和动植物给超人而工作而发明的人。这样，他追求着自己的没落。

我爱那珍爱自己的道德的人：因为道德是没落之意志和一枝渴望的箭。

我爱那个人，他不保留精神的任何一部分给自己，而欲整个地成为他的道德的精神：这样，他精神上跨过桥。

我爱那使自己的道德成为自己的倾向和命运的人：这样，他可以为着他的道德，或生或死。

我爱那不愿有多种道德的人。一种道德胜于两种道德，因为那种道德更是悬着命运的纽结。

我爱那浪费灵魂的、不受谢也不致谢的人：因为他常常给予，什么也不私存。

我爱那个人，他看见骰子有利于他而怀惭，而他自问：我是一个作弊的赌博者吗？——因为他愿意死灭。

我爱那嘉言先于行为、实践多于允诺的人：因为他追求着他的没落。

我爱那使未来的人生活有意义，而拯救过去者的人：他愿意为现在的人死灭。

我爱那惩罚上帝的人：因为他爱上帝；因为他要因神怒而死灭。

我爱那个人，他便在受伤时灵魂还是深邃的，而一个小冒险可以使他死灭：这样，他将毫不迟疑过桥。

我爱那因灵魂过满而忘已而万物皆备于其身的人：这样，万物成为他的没落。

我爱那精神与心两俱自由的人：这样，他的头仅是他的心之内脏；但是他的心使他没落。

我爱那些人，他们象沉重雨点，一颗一颗地从高悬在天上的黑云下降：它们预告着闪电的到来，而如预告者似地死灭。

看罢，我是一个闪电的预告者，一颗自云中降下的重雨点：但是这闪电便是超人。”

五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这些话，他看着群众沉默起来。“他们站在那里，”他向自己的心说：“他们现在开始笑了：他们全不了解我；我的舌与他们的耳朵太不对劲了。

难道先要撕去他们耳朵，而使他们学着用眼睛听话吗？难道要喧哗得像铙钹与斋戒节的牧师一样吗？或者他们只相信口吃者罢？

他们有一件自觉可炫之物。他们怎样称这使他们自炫之物呢？——他们称它为文明；这个使他们与牧羊者相异。

所以他们不愿听到‘轻蔑’这个字被用在他们身上。我应当诉诸他们的骄傲。

我将向他们讲说最可轻蔑之物，那便是‘最后的人’！”

于是查拉斯图拉开始向群众说：

“人类给自己决定目的的时候到了。人类栽种最高希望之芽的时候到了。

现在土壤还相当地肥沃。但是有一天，它会变成不毛的瘠地，任何大树不能在上面成长。

不幸呵！人类不再把他的渴望之箭掷过人类去的时候近了！人类的弓弦不再能颤动的时候近了！

我向你们说：你们得有一个混沌，才能产生一个跳舞的星。我向你们说：你们还有一个混沌。

不幸呵！人类不再产生星球的时候近了。不幸呵！最可轻蔑的人的时候近了，他会不知道轻蔑自己。

现在我把‘最后的人’给你们看。

‘爱情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球是什么？’——最后的人如是问，而眼睛一开一闭着。

那时候，大地会变得更小些，最后的人在它上面跳跃着；他使一切变小。他的族类和跳蚤一样地不可断绝；同时他也生活得最久。

‘我们发现了幸福。’——最后的人说，而眼睛一开一闭着。

他们抛弃了难于生活的地带：因为他们需要热。他们还爱邻人，和邻人摩擦着：因为他们需要热。

他们把病倒和怀疑当成罪恶：他们谨慎地前进。走在石上与人上而跌倒的，该是疯子罢！

他们随时随地吃一点毒药：给自己许多美梦。最后却吃得多些，而惬意地死去。

他们还工作着，因为工作是一种消遣。但他们小心翼翼地不使消遣损伤自己的身体。他们不再变富些或穷些，这是两件费力的事情。谁还愿意统治呢？谁又愿意服从呢？这也是两件费力的事情。

这样，仅有一群羊，而没有牧羊者！大家平等，大家的希望一致：谁有别的情感，便是甘心进疯人院。

‘从前的人都是病狂的。’——他们中间的狡猾者说，而眼睛一开一闭着。

他们是聪明的，知道一切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不断地互相讥讪着。他们偶尔争执，但立刻言归于好，——唯恐损伤了自己的胃。

他们昼间有他们的小快乐，夜里亦是如此：但是他们十分地珍护健康。

‘我们发现了幸福。’——最后的人说，而眼睛一开一闪着。——”

查拉斯图拉第一次说教，被称为序篇的终止于此：因为这时候群众的呼喊与欢乐阻断了他。“啊，查拉斯图拉，把最后的人给我们罢，”——他们叫道，——“把我们做成最后的人罢！我们把超人璧还给你！”群众转舌作声地狂叫起来。但是查拉斯图拉却忧郁地向自己的心说：

“他们全不了解我：我的舌与他们的耳朵太不对劲了。

无疑地我在山上生活得太久了；我惯听树木之呼啸与溪涧之潺湲：我现在向他们讲话，还和向牧羊者攀谈一样。

我的灵魂平静得、光明得和旭日下的山一样。但他们当我是冷心肠和一个说刻薄话的讥讪者。

他们是怎样地看着我笑呵：他们的笑里有怨恨；他们笑里有冰霜。”

六

但是，这时候，大家的视听都集中于一件新发生的事情上。因为这时候

走软索者正开始他的表演：他从一个小门出来，在软索上走着。这软索是系于两塔间，张在市场和群众上面的。当他走到软索中点的时候，小门又开了，跳出一个彩衣的丑角似的少年，这少年用迅速的步武，跟随着第一个人前进，“快点罢，跛子，”少年的可怕的声音喊着，“前进！懒骨，偷路者，灰白的面容！不要让我用脚使你发痒罢！你在软索上做什么！你是应当被关闭在塔里的；你挡阻了本领较高者的去路！”——他每说一个字，便更迫近些。当他隔走软索者仅只一步时，便发生了那集中全场视听的事情：——这丑角鬼似地叫了一声，从那碍着路的走软索者之头上跃过。这走软索者看见敌手胜利，立刻昏乱起来：他的脚踩了空，平衡棍溜出了他的掌握；他手足乱舞地很快地倒向地下去。市场里的群众，便像大风雨时的海：他们无秩序地乱逃着，尤其是走软索者的身体将堕下的地方。

但是查拉斯图拉却很镇静的，那身体恰堕在他旁边，面目模糊，四肢不全，可是还有一丝气息。过了一会，走软索者清醒过来，他看见查拉斯图拉跪着。“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终于发言了，“我早就知道魔鬼会赏我一钩腿的，现在他正拖我到地狱去：你要阻止他吗？”

“朋友，请以我的荣誉为誓，”查拉斯图拉答道：“你说的一切都不存在：没有魔鬼，也没有地狱。你灵魂之死，还比你的肉体快些：不要害怕罢！”

走软索者不信任地抬眼望他：“如果你的话不错，”他接着说，“那么，我并不因为丧失生命，而真牺牲了什么。我差不多只是一匹兽，人们用棍子和少量的食品，使我学会了走软索。”

“不然，”查拉斯图拉说，“你使危险成为你的职业；那并无可轻蔑之处。现在你殉了你的职业：所以我将亲手埋葬你。”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话，走软索者没有答话；但他移动他的手，像是寻找查拉斯图拉的手，表示感谢。

七

这时候，黄昏已经降临，市场早为黑暗所覆盖。群众渐渐地四散，因为好奇和惊怕也疲倦了。查拉斯图拉坐在死者旁的地上，沉溺在思潮里：他忘却了时间。最后，夜来了，一阵冷风吹过这孤独者。查拉斯图拉立起来，他向自己的心说：“真的，查拉斯图拉今天渔捕的结果太好了！他不曾捉到人，倒捉到一个尸体。

人生是多灾难的，而且常常是无意义的：一个丑角可以成为它的致命伤。

我将以生存的意义教给人们：那便是超人，从人类的暗云里射出来的闪电。

但是我隔他们还很辽远，我的心不能诉诸他们的心。他们眼中的我是在疯人与尸体之间。

夜是黑暗的，查拉斯图拉之路途也是黑暗的。来罢，僵硬如冰的同伴！我背负你到我将亲自埋葬你的地方去。”

八

查拉斯图拉向自己的心说完这些话，便掮了尸体，开始上路。他还不曾跨到百步，一个人溜到他旁边来，凑着他的耳朵低低地说话。——吓！这说话的人竟是那塔中的丑角！

“啊，查拉斯图拉，离开这个城市罢！”这丑角说：“恨你的人太多了。善

良者正直者恨你，称你为他们的仇敌，他们的轻蔑者；正宗信仰的信徒恨你，称你为群众之洪水猛兽。人们笑你还是你的幸运：你说话实在太像一个丑角了。你把自己和这死狗结成伴侣，也是你的幸运；你今天的自辱救了你的性命。无论如何，离开这城市罢，否则我这活人明天又得跳过一个死人了。”

这人讲完了这些话，便消失在夜里；查拉斯图拉继续取黑路前进。

在城门边，掘坟穴的工人遇见了他：他们用火把照照他的面部，认出他是查拉斯图拉，而刻薄地讥讪他。“查拉斯图拉背负着这死狗：了不得，查拉斯图拉又变为掘坟者了！我们的手太干净，不值得去埋葬这匹兽。查拉斯图拉想偷魔鬼的食物吗？去罢，祝你用餐时好福气罢！只要魔鬼不是一个比你高明的偷儿就好了！他也许两个一起都偷了，吃了！”他们并头笑着。

查拉斯图拉不回答什么，向前迈步着。他沿着森林与泥地走了两个小时，听到许多饿狼之呻嚎；忽然，他也觉得饥饿起来。他便停在一个四无邻居而内有灯光的屋子前。

“饥像饿强盗似地追着了我，”查拉斯图拉说，“在森林与泥地间，深夜中，饥饿抓住了我。

我的饥饿有些奇怪的恶习。常常餐时刚过，它来了，今日它却整天不曾来：它曾在什么地方逗留着呢？”

查拉斯图拉敲敲那屋子的大门。一个老者拿着一盏灯出来，他问：“谁到我这里来，谁到我恶睡里来了呢？”

“一个活人与一个死者。”查拉斯图拉说，“给我一点饮食罢；我昼间忘却了这件事。

智慧说：飨饿者的人，同时也安慰自己的灵魂。”

老者进去，立刻拿了面包与酒出来，给查拉斯图拉。“这是一个对于饿者很不利的地方，”他说，“所以我便住在这里，人与兽都来找我这孤独者。但是，请你的同伴也喝点吃点罢；他比你还疲倦些呢。”查拉斯图拉说：“我的同伴死了；我不容易劝他做这件事。”

“这于我毫无关系；”老者埋怨地说，“谁敲我的门，就得接受我给他的食物。吃罢，祝你们前路平安！”——

接着，查拉斯图拉信任着星光与路又走了两小时之久：他有夜行的习惯，并且喜欢正视睡着的一切。当东方刚发白时，查拉斯图已在一个前无去路的深邃的森林里。于是他把尸体放在一个和他等高的空树里，——因为他想使饿狼无法找到它，——自己便躺在地下的苔上。他立刻熟睡了，肉体虽倦，灵魂却是平静的。

九

查拉斯图拉睡得很久；不但黎明，连早晨也从他脸上溜过了。最后，他睁开眼睛来，向寂静的森林投了惊诧的一瞥，又惊诧地看看自己。接着他迅速地站起来，像一个忽然发现陆地的水手；他叫出一声快乐的呼喊：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他向自己的心说：“一线光明在我心里破晓了；我需要同伴，活的同伴，——而不是任我负到无论什么地方的同伴或尸体。

我需要活的同伴，他们跟随我，因为他们愿意跟随自己，——无论我往什么地方。

一线光明在我心里破晓了：查拉斯图拉不应当向群众说话，而应当向同

伴说话！查拉斯图拉不应当做羊群之牧人或牧犬！

从羊群里诱夺去许多小羊，我是为这个来到的。群众和羊群会因我而激怒起来：查拉斯图拉愿意被牧者们视为强盗。

我称他们为牧者，但是他们自称为善良正直者。我称他们为牧者，他们自称为正宗信仰的信徒。

请看那些善良者正直者罢！谁是他们最恨的呢？他们最恨破坏他们的价值表的人，破坏者，法律的破坏者：——但是这人正是创造者。

请看各种信仰的信徒罢！谁是他们最恨的呢？他们最恨破坏他们的价值表的人，破坏者，法律的破坏者：——但是这人正是创造者。

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而不是死尸，也不是羊群或信徒。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他们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的表上。

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和共同收获者：他认为一切都成熟了，等待着收获。但是他缺乏百把镰刀：所以他愤怒地扯拔着穗实。

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和善于磨锐镰刀的人。他们将被称为破坏者与善恶之轻蔑者。

但从事收获而庆祝丰收的，会是他们。

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是共同收获者和共同庆祝丰收者：羊群牧者与尸体，于他有何用处！

但是你，我的第一个同伴呀，在和平中安息了罢！我已经小心地把你埋在这空树里；我已经把你密藏着，不致为饿狼所侵害了。

但是，我得离开你，时候已经到了。在两个黎明之间，我得到一个新真理的诏示。

我不应当是牧人或是掘墓者。我决不再向群众说话；同时这是最末一次，我向一个死者说话。

我要加入创造者之群去，加入那些收获者庆祝丰收者之群去；我将给他们指出彩虹与超人之梯。

我将唱歌给独居者和双居者倾听；谁还有耳朵听不曾听过的东西，我将使他的心充满着我的祝福。

我向着我的目的前进，我遵循着我的路途；我越过踌躇者与落后者。我的前进将是他们的没落。”

十

查拉斯图拉向自己的心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太阳已经正午了。忽然他向上投掷诘问的一瞥，因为他听到天空中有尖锐的鸟叫。看呵！一个鹰浮在天空中画大圈儿，悬挂着一条蛇，不像一个俘获而像一个朋友：因为这蛇绕在它的颈上。

“这是我的鹰与蛇了！”查拉斯图拉说，而满心欢喜起来。

“太阳下最高傲的动物呵，太阳下最聪明的动物呵，——它们为侦察而来的。

它们想知道查拉斯图拉是否还生存着。真的，我现在算是生存着吗？

在人群里，我遇到的危险比兽群里还多些；查拉斯图拉走着危险的路途。让我的鹰与蛇指点我罢！”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记起森林里圣哲的劝告。于是他叹息着向自己的心说：“我希望我更聪明些！让我从心的深处再聪明些，像蛇一样罢！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祷求我的高傲陪伴我的智慧！

如果将来智慧竟舍弃了我：——唉！它是喜欢逃遁的！——至少我的高傲还可以和我的疯狂继续同飞罢！”————查拉斯图拉之下山如是开始。

三种变形

我告诉你们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小孩。

许多重负是给精神，给强壮忍耐而中心崇敬的精神担载的：精神之大力要求重的和最重的负担。

“什么是重的？”能担载的精神如是问；它便骆驼似地跪下，承取一个真正的重负。

“英雄们，什么最重的？”能担载的精神如是问，“说罢！

让我载着，让我的大力畅快畅快罢。”

自卑以损伤高傲；显露疯狂以讥讪智慧：这个是不是呢？

正当自己的主张庆祝胜利时，而抛弃了这主张；爬上高山去挑拨诱惑者：或是这个罢？

以知识之果与草自养，为着真理而使灵魂受饿：或是这罢？

患病而拒绝安慰者，交给永不会了解你的愿望之聋聩：或是这个罢？

只要那是真理之水，不顾污秽地跃入，而不嫌恶冰冷的和发热的蛙：或是这个罢？

亲善我们的轻蔑者，伸手给想使我们惊怕的妖怪：或是这个罢？

这一切重负，勇敢的精神都担载在身上，忙着向它的沙漠去，象负重的骆驼忙着向沙漠去一样。

但是，在最寂寥的沙漠中，完成了第二变形：在这里，精神变成狮子；他想征服自由而主宰他自己的沙漠。

在这里，他寻找他最后的主人：他要成为这主人这最后的上帝之仇敌；他要与巨龙争胜。

谁是那精神不愿称为主人与上帝的巨龙呢？“你应”是它的名字。但是狮子之精神说，“我要。”

“你应”躺在路上，侦候着狮子之精神；它是一个放射着金光的甲兽，每个鳞上有“你应”的金字！

千年来的价值在这些鳞上放光。这最有权力的龙如是说：“万物之一切价值——它们在我身上闪耀。

一切价值都已创造。而一切已创造的价值——那就是我，真的，‘我要’是不应存在的。”这龙如是说。

兄弟们，精神之狮子用处何在呢？那谦让崇敬而能担载的骆驼不已够了吗？

创造新的价值，——狮子亦不足为此：但是为着新的创造而取得自由，——这正需要狮子的力量。

创造自由和一个神圣的否定以对抗义务：兄弟们，这是狮子的工作。

取得创造新价值的权利，——这是崇敬而能担载的精神最可怕的征服。真的，这于它是一个掠夺与一个凶恶的食肉猛兽的行为。

从前它曾爱“你应”为最神圣之物：现在它不得不在最神圣之物里，找到幻谬与暴虐，使它可以牺牲爱以掠夺自由：

为着这种掠夺，我们需要狮子。

但是，兄弟们，请说，狮子所不能做的事，小孩又有何用处呢？为什么掠夺的狮子要变成小孩呢？

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是的。为着创造之戏，兄弟们，一个神圣的肯定是必要的：精神现在有了他自己的意志；世界之逐客又取得他自己的世界。

我向你们说明了精神之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变成狮子，最后变成小孩。——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时候，他住在被称为彩牛的城里。

道德的讲座

人们向查拉斯图拉夸说一个智者，他善于谈说睡眠与道德：因此他获得崇敬与赞颂，许多少年来到他的讲座前受教。查拉斯图拉也来到智者这里，和少年坐在他的讲座前，于是这智者如是说：

“尊尚睡眠而羞涩地对待它罢！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回避那些不能安睡而夜间醒着的人们！

窃贼在睡眠之前也是羞涩的：他的脚步总是悄悄地在夜里偷过。守夜者是不逊的；同时不逊地拿着他的号角。

睡眠绝不是一种容易的艺术：必须有整个昼间的清醒，才有夜间的熟眠。

每日你必得克制你自己十次：这引起健全的疲倦，这是灵魂的麻醉剂。

每日你必得舒散你自己十次；因为克制自己是痛苦的，不舒散自己的人就不能安睡。

每天你必得发现十条真理；否则你会在夜间寻求真理，你的灵魂会是饥饿的。

每天你必得开怀大笑十次；否则胃，这个苦恼之父，会在夜间扰乱你。

很少人知道这个：但是一个人为着要有熟眠，须有一切的道德。我会犯伪证罪吗？我将犯奸吗？

我会贪想我邻人的使婢吗？这一切都与安眠不甚调和的。

纵令你有了一切道德，你还得知道一件事：合时宜地遣道德去睡眠。

你须使它们不致互相争执，那些小爱宠！不为着你争执，你这不幸者！

服从上帝，亲睦邻人：安睡的条件如此。同时也与邻人的魔鬼和协！否则它会在夜间来追附你。

敬重统治者而信服他们，便是跛足的统治者，也得这样！安睡的条件如此。权力高兴用跛足走路，我有什么办法想吗？

凡是牵引羊群往最绿的草地去的，我总认为是最好的牧者：这样，才与安眠调和。

我不要许多荣誉或大财富，这是自讨烦恼。但是没有美誉与小财富的人是不能安睡的。

我宁愿选择一个窄狭的友群，而不要一个恶劣的；但是他们必得按时来而按时去。这样，才与安睡调和。

我对于痴子也感受很大的兴趣：他们促进睡眠。当人们承认他们有理由的时候，他们是很快乐的。

这样，有德者的昼间便过去了。当夜间来到时，我切不召唤睡眠。睡眠

这一切道德的主人，是不愿被召唤的！

但是我反省着日间所做所想的事。我反刍着，我忍耐如牛地自问你的十次自克是什么？

十次舒散，十条真理与十次使我开心的大笑是什么？

我反省着，在这四十人思念的摇篮里摇荡着。忽然睡眠这道德的主人，这不奉召者，竟抓着了我。

睡眠轻轻敲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就沉重起来。睡眠接触着我的口，我的口就张大着。

真的，它用轻悄的脚步，溜到我身上来，这最亲爱的偷儿，它偷去了我的思虑：我痴笨地站着，如这书案一样。

但是我站不多时，就已经倒下去了。”——查拉斯图拉听完了智者这些话，他心里暗笑起来：一线光明在他心里破晓。他向自己的心如是说：

“这智者的四十个思念，颇有些傻劲：但是我相信他是善于睡眠的。

谁是住在这智者旁边的是有幸福的！这种睡眠是传染的，虽隔着一层厚墙，也会传染。

他的讲座放射出一种魔力。这些少年们来听这道德的说教者，不是白费时间的。

他的智慧告诉我们：为着夜间的安睡，必须有昼间的清醒。真的，如果生命原无意义，而我不得不选择一个谬论时，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值得选择的谬论了。

现在我知道从前人们找寻道德的教师时，人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了。人们所追求的，是安睡与麻醉性的道德。

一切被称颂的讲座智者之智慧，只是无梦的安眠：他们不知道生命还有其他的更妙的意义。

这种道德的说教者，现在还存在几个；但那几个都不如眼前这个诚实：不过他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们站不多时，就已经倒去下了。

这些昏昏欲睡的人们被祝福；因他们立刻熟睡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遁世者

从前，查拉斯图拉也曾如遁世者一样，把他的幻想抛掷到人类以外去。那时候我觉得世界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上帝之作品。

那时候我觉得世界是一个上帝之幻梦与奇想；一个神圣的不自足者放在眼睛前的彩色的烟雾。

善恶，苦乐与我你，——我觉得都是创造者眼睛前的彩色的烟雾。创造者不愿再看见自己，——于是他创造了世界。

受苦的人能够不看见自己的痛楚而忘却了自己，这于他是一种陶醉的快乐。从前，世界对于我也曾是陶醉的快乐与自我的遗忘。

这世界，这永不完美的、一个永恒的矛盾的略似的形象——它的不完全的创造者的一种陶醉的快乐；——从前我曾觉得世界是这样。

所以我也曾如遁世者一样，把我的幻想抛掷到人类以外去。但是真正抛掷到人类以外去了吗？

唉，兄弟们，我创造的这个上帝，如其他神们一样，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

他也是人，而且只是一个“人”与一个“我”的可怜的一部分罢了：他是从我自己的灰与火焰里走出来的幻影，真的！他不是从天外飞来的！

兄弟们，以后便如何呢？我克服了痛苦着的我；我把我自己的灰搬上山去；我给自己发明了一种更光明的火焰。看罢！那幻影便离我远遁了！

现在，相信这样的幻影，对于新愈者是痛苦与侮辱；对于我是恶运与羞屈。我向遁世者如是说。

痛苦与无能——它们制造了别的世界和这短期的幸福之狂，只有痛苦最深的人才能体验到。

疲倦想以一跃，致命的一跃，达到最后的终结；可怜的无知的它，也不愿再有意志：于是它创造了神们与别的世界。

相信我，兄弟们！这是肉体对于肉体的失望，——它用迷路的精神之手指，沿着最后的墙壁摸索着。

相信我，兄弟们！这是肉体对于大地的失望，——它听到存在之肚皮向它说话。

于是它把头穿过最后的墙，伸出去，不仅是头——它想整个地到“彼岸的世界”去。

但这“彼岸的世界”是无人性的非人性的，是一个无上的空虚；它深藏着，不给人类看见；存在的肚皮如果不是用人的身份，便不向人说话。

真的，证明存在，或使它发言，是很难的。但是，告诉我，兄弟们，你不觉得最奇特的事情，便是已经被证明最好的事情吗？

是的，这个“我”，这个有创造性，有意志而给一切以衡量与价值的“我”，它的矛盾与混乱，便最忠诚肯定了它自己的存在。

这个“我”这最忠诚的存在，便是当它沉思时，狂热时，或用断翼低飞时，也谈着肉体，还需要着肉体。

这个“我”时时学着忠诚地说话；它愈学，愈能找到赞颂肉体与大地的字句。

我的“我”教我一种新的高傲，而我又教给人们：莫再把头藏在天物之沙里，自由地，戴着这地上的头，这创造大地之意义的头罢！

我教人类一个新的意志：意识地遵循着人类无心地走过的路，肯定这条路是好的，而莫像病人与将死者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它！

病人与将死者蔑视肉体与大地，发明一些天物与赎罪之血点；但是，这甜而致死的毒药，他们还是取自肉体与大地！

他们想从不幸中自救，而星球却太远了。于是他们叹息着：“不幸呵，为什么没有天路，使我们可以偷到另一生命里和另一幸福里呢！”——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些诡计与血之小饮料！

他们自以为脱离了肉体与大地，这些忘恩的。谁给他们脱离时的痉挛与奇欢呢？还是他们的肉体与大地呢！

查拉斯图拉对于病人是宽厚的。真的，他不因为他们的自慰的方式，或他们的忘恩负义而恼怒。让他们痊愈了，超越了自己，给自己一个高等的身体罢！

查拉斯图拉对于新愈者，也是宽厚的。他不因为他们留恋于失去的幻想，半夜起来巡礼他的上帝的坟墓而恼怒；我认为这些新愈者的眼泪，是一种疾与身体的一种病态溺于梦想而希求着上帝的人，很多是病态的；他们毒

恨求知者与最幼的道德：那便是诚实。

他们常常后顾已过去的黑暗时候：自然，那时候的疯狂与信仰，都是不同的。理智的昏乱便认为是上帝之道，疑惑便是罪恶。

我十分清楚这些像上帝的人：他们要别人相信他们，而疑惑便是罪恶。我也十分知道他们自己最相信的是什么。

那真不是什么另一世界或赎罪之血点：他们最相信的是肉体；他们把自己的肉体视为绝对之物。

不过他们仍认为肉体是一个病物：很愿意脱去了这躯壳。

所以，他们倾听死亡之说教者，而他们演说着另一世界。

兄弟们，倾听着健康的肉体的呼声罢：那是一个较忠诚较纯洁的呼声。

健康，完善而方正的肉体，说话当然更忠诚些，更纯洁些；而它谈着大地的意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第二卷【肉体的轻蔑者】

我有几句话，要说给肉体的轻蔑者知道。我并不要他们变换什么学与教的方法，我只要他们向他们自己的肉体告别，——而成为哑巴。

“我是肉体与灵魂。”——小孩如是说。为什么他们不也作如是观呢？

但是，醒悟者自觉者却说：“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

肉体是一个大理智，一个单一意义的复体，同时是战争与和平，羊群与牧者。

我的兄弟，你的小理智——被你称为“精神”的，是你的肉体的工具，你的大理智的小工具与小玩物。

你常说着“我”而以这个字自豪，但是更伟大的——而你不愿相信——是你的肉体和它的大理智：它不言“我”，而实行“我”。

一切五官所感受的，精神所认知的，本身都没有目的。但是，感觉与精神想使你相信它们是成物之目的：它们是如此虚荣的。

感觉与精神不过是工具与玩物：它们的后面，“自己”存在着。“自己”也使用感觉的眼睛与精神的耳朵。

“自己”常常谛听而寻找着：它较量着克服着而破坏着。

它统治着。也是“我”的主人。

我的兄弟，在你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一个强大的主宰，未被认识的哲人，——那就是“自己”，它住在你的肉体里，它即是你的肉体。

你肉体里的理智多于你的最高智慧中的理智。谁知道到底为什么你的肉体需要你的最高智慧呢？

你的“自己”笑着你的“我”与它的骄傲的跳跃。谁知道到底为什么你的肉体需要你的最高智慧呢？

你的“自己”笑着你的“我”与它的骄傲的跳跃。“这些思想的跳跃与飞驰对于我是什么呢？”“自己”自语道。“都只是达到我的目的的旁径罢了。我是‘我’的极限，也是‘我’的一切观念的提示者。”

“自己”向“我”说：“品尝一点痛苦罢！”于是“我”便痛苦起来，而想如何免除痛苦。——它必为这个目的而思考。

“自己”向“我”说：“品尝一点快乐罢。”于是“我”便快乐起来，而想如何常享快乐。——它必为这个目的而思考。

我想向肉体的轻蔑者说几句话。让他们轻蔑肉体罢！这正是他们对于肉体的尊敬。谁创造了尊敬与轻蔑，价值与意志呢？

这创造性的“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尊敬与轻蔑，欢乐与痛苦。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

你们这些肉体的轻蔑者，便在你们的疯狂与轻蔑中，你们也是为你们的“自己”服务。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自己”愿意毁灭而逃避生命。

它已不能做它所最愿做的事：——创造高于自己之物。

这才是它最强烈最热诚的希望。

但是，现在已是过迟：——所以你们这些肉体的轻蔑者呵，你们的“自己”愿意毁灭。

因为你们的“自己”愿意毁灭，所以你们成为肉体的轻蔑者！你们不能创造高出于你们之物。

你们怨恨生命与大地，但是一种不自觉的妒忌，显露在你们邪射的轻蔑的目光里。

肉体的轻蔑者，我不会蹈你们的覆辙！你们决不是我的达到超人的桥梁！——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快乐与热情

我的兄弟，如果你有一种道德，而它是你的特有的道德时，你切不可和其他任何人共有着它。

自然，你想赐予它一个佳名，而抚爱它；你想提提它的耳朵，和它游戏。

但是，看罢！一旦它取得了你给它的名字，而群众都共有着它的时候，那么，你会因这道德而成为群众与常人之一！

你毋宁应该说：“这使我灵魂又愁又甜的东西，是不可言喻的；这使我内心饥饿的是无名的。”

使你的道德高贵得不容许亲昵的称谓罢：如果你须读到它，你不必害羞，你无妨期期艾艾地说。

你可以吃吃地说：“这是我所珍爱的善，它极使我喜悦，我所需要的善正是如此。

我需要它，不是因为它是上帝的法律，或是人类的规条，或是人类的必需：它绝不是导往另一世界或天堂的指南。

我爱它是地上的道德：它的智慧不多，而理智更少。

但是这鸟儿在我旁边建筑了他的巢：所以我温柔地爱它——现在它在我家里，孵着金卵。”

你应当这样期期艾艾地谈说与赞颂你的道德。

从前你有许多热情，而你称它们为恶。但是现在你只有你的道德，它们是从热情里诞生的。

你曾把你最高的目的放在这些热情里：所以它们变成了你的道德与快乐。

你纵属于多怒者的，肉欲者的，溺信者的，或睚眦必报者的族类：当你的一切热情，终于会变成道德；你的一切魔鬼，终于变成天使。

从前你的地窖里有许多野犬；但是现在它们变成了鸟儿与美好的歌唱者。

你用你的毒药制出了你的止痛剂；你曾挤出痛苦之牛的乳汁，——现在你饮着这甜香的液体。

你身上不会再诞生恶，除非是多种道德之争斗，所产生的恶。

我的兄弟，你如果是幸运的，你只须有一种道德，而不多于一种罢：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

能有多种道德是一件漂亮的事，但是那是一个较难忍受的命运；很多人，因为不堪作多种道德之战场，跑到沙漠里去自杀。

我的兄弟，战争是恶吗？这是必要的恶；妒忌，毁谤与不信任，在你的多种道德中也是必要的。

看罢！什么是每种道德所最贪求的事呢：它要你整个的精神做他的先驱，它需要你在爱憎与怒里的全部力量。

道德互相妒忌，而妒忌是可怕的。多种道德都可以因妒忌而死灭。

为妒忌之火焰所包围的人，像蝎一样，终于以毒针转向自己。

唉，我的兄弟，你从不曾看见一个道德之自谤与自杀吗？

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所以你应当珍爱你的道德：——因为你可以因它而死灭。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苍白的罪犯

你们这些法官和祭司们，在牺牲没俯首以前，你们当然不愿意杀戮罢？看呵！这苍白的罪犯俯首了：他眼睛里显露着他的大轻蔑。

"我的'我'是应当被超越的：我的'我'便是我对于人类的大轻蔑。"罪犯的眼睛如是说。

这是他的至高无上的时刻，他的自我审判的时刻。莫让这高举着的人再降到他的低下的地位去罢！

这样因自己而痛苦的人，除了速死而外是无法得救的。

啊，法官啊，你们的杀人应当由于哀矜而不由于报复；你们杀人时还得留心替生命辩护。

你们仅与被你们杀死的人讲和是不够的。让你们的悲哀成为对于超人的爱罢：这样，你们才合法化了你们自己的不死！

你们只当称他是"仇敌"而不是"恶徒"；你们只当称他是"病者"而不是"流氓"；你们只当称他是"疯子"而不是"罪孽者"。

你，赤色的法官，如果你把你思想过的事高声说出来：大家会如是叫道："除却这秽物与毒液罢！"

但是思想与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行为的意象又是另一件相异的东西。因果之轮不在它们中间旋转。

一个意象使这苍白的人脸色灰败。当他犯罪时，他很有犯罪的能耐：可是完成以后，他反不能忍受这犯罪意象了。

他永远把自己当成独一行为的完成者。我称这个为疯狂：在他身上特例变成了原则。

一条粉线可以使鸡儿迷惑；这罪犯的一击，迷惑了他可怜的理智——我称这个为事后的疯狂。

听罢，法官啊！另外还有一种疯狂：而那是事前的。唉！

你们还不曾深深地透视这个灵魂呢！

赤色的法官如是说："为什么这罪犯杀了人呢？他想抢掠。"但是，我告诉你们，他的灵魂需要血，而全不是想抢掠：

他渴求着刀之祝福。

但是他可怜的理智，不了解这种疯狂，而决定了他的行为。"血又有何价值呢？"他说；"你不趁着机会至少抢掠一下吗？报复一下吗？"

他听信了他可怜的理智：他的语句如铅似地悬在他身上；——于是他杀人时，也抢掠了。他不愿因自己的疯狂而怀羞。

现在他的过失之铅又重压在他身上，他的可怜的理智又如此地麻木，瘫痪而沉重。

他只要能摇摇头，他的重负便会滚下来，但是谁摇这个头呢？

这个人是什么？他是疾病的集团；这些疾病凭藉他的精神在世界上伸长着：它们想在那里寻找赃物。

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串互扭着的从不和睦的野蛇，——所以它们四出在世界上找寻赃物。

看这个可怜的躯壳吧！它的许多痛苦与希望，它可怜的灵魂尝试去了解它们。它的灵魂以为那就是犯罪的快乐与焦急，想取得刀之祝福的。

现在，患病的人都被当今的恶所袭击：他想用致他于痛苦之物，也使别人痛苦。但从前曾有过别的时代，别的善恶。

从前，疑惑与个人的野心都是罪恶。那时候，病者变成异教徒与巫者：他们如异教徒与巫者一样，使自己痛苦，又使别人痛苦。

我知道你们不愿听从我：你们以为这会对于你们中间的善良者有害，但是你们所谓善良者于我何有呢！

你们所谓善良者，有许多使我生厌之物；但那并不是他们的恶。我只愿他们会有一种疯狂，使他们如这苍白的罪犯似地死灭！

真的，我愿他们的疯狂便是真理、忠信、或正义；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那便是在可怜的自满中求得长生。

“我是河边的栏杆；谁能扶我的，便扶我罢！我不是你们的拐杖。——”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诵读与写作

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用你的心血写作罢：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

别人的心血是不易了解的：我恨一切以诵读为消遣的人。

深知读者的人，不会再给读者写作。这样的读者再有一世纪，——精神也会腐臭了。

让每个人都有读书的权利，不仅最后会损害了写作，连思想也会被损害的。

从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变成了人，现在他变成了群众。

谁用心血写作格言，他是不愿被人们诵读的，而是给人们默记的。

从这个峰巅到那个峰巅是两山间最短的距离；但是你必须有长腿，才能取道于此。格言应当是山之峰巅；而听受这些格言的人，应当是伟大高强的。

轻快而纯洁的空气，随时可有的危险，精神里充满着快乐的恶：这一切都互相调和。

我愿意魔鬼围绕着我，因为我是勇敢的。勇敢驱逐鬼魅而自制许多魔鬼，——勇敢需要笑。

我的感觉不再和你们的相同：我笑我下面那块云的乌黑与笨重，——只是那却是你们的激起风暴的暗云。

你们希望高举时，你们仰望着。我却俯视着，因为我在高处。

你们中间谁能又笑又在高处呢？
站在最高山上的人，笑看着戏台上生命里的一切真假悲剧。
不顾忌的，轻蔑的，暴虐的，——智慧教我们如是：智慧是一个妇人，只爱一个战士。
你们向我说：“生命是难于忍受的。”那么，你们为什么晨倨而夜恭呢？
生命是难于忍受的：那么，不要做那荏弱的样子罢！我们都是载着重负的雄驴，牝驴。
我们和那在一颗露珠的重压之下而颤栗着的玫瑰苞儿，有什么同点呢？
这是不错的：我们之爱生命，并不是因为我们惯于生命，而是贯于爱。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但是同样的疯狂里总有理智的成分。
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我只能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
当我看见我的恶魔，我觉得他安详，精细，深沉而像煞有介事的；这是严重的精神：——万物都因它倒下。
我们杀人不用愤怒，而用笑。前进，让我们杀了这严重的精神罢！
我学会了走路：以后我便让自己跑起来。我学会了飞：以后我便不须先被推挽而更换位置。
现在我轻了，我飞起来；我看见我在我自己的上面。一个上帝在我身上跳舞。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山上的树
查拉斯图拉发现一个少年总是回避他。某晚，他往彩牛城边的高山上去散步，吓，他看见这少年靠着树坐着，疲乏的目光望着深谷。查拉斯图拉抱着这少年倚坐的那棵树说：“如果我想用手去摇撼这棵树，我不能够。
但是，我们不能看见的风，却随意地摇撼它弯屈它。同样地，我们也被不能看见的手所弯屈所摇撼。”
这少年突然地立起，他说：“我听到查拉斯图拉说话了，我正想着他！”查拉斯图拉答：“你为什么惊怕呢？——人与树是一样的。
他越想向光明的高处生长，他的根便越深深地伸入土里，黑暗的深处去，——伸入恶里去。”
“是的，伸入恶里去！”少年喊叫起来。“你如何能够发现我的灵魂呢？”
查拉斯图拉微笑地说：“许多灵魂，除非先被制造了，是永不会被发现的。”
“是的，伸入恶里去！”这少年又喊叫起来。
“你说的全是真理，查拉斯图拉。自从我想升往高处去，我对自己便无信心，也无人信任我；——这是何故呢？轻蔑那想升高的人。他到底想在高处做什么呢？
我如何地自惭于我的升高与我的碰跌呵！我如何地讥讪我的急喘呵！我如何地恨那飞着的呵！当我在高处我是如何地疲倦呵！”
于是少年沉默下来。查拉斯图拉看着他俩旁边那棵树如是说：“这树独自

在山上高大起来；它在人与兽之上成长着。

如果它想说话，任何人不能了解它，它长得太高了。

于是它等候着，等候着——等候什么呢？它住得太靠近云座了：它或许等候雷火第一击罢？”

查拉斯图拉说完以后，这少年作激烈的手势叫道：“是的，查拉斯图拉，你说的全是真理。我之想达到高处，只是渴求我自己的没落，而你便是我等候的雷火之一击！你看我罢，自从你来到这里以后，我成了什么？这是对于你的妒忌杀了我！”——少年如是说，而痛哭起来。查拉斯图拉用臂挽住他的腰，把他牵走。

他俩并肩地走了几分钟，查拉斯图拉又如是说：“我心痛极了。你的目光诉说着你所冒的危险比你的语言还清楚些。

你还是不自由的；你仍找寻着自由。你的找寻使你如梦游者似地清醒。

你想往自由的高处去，你的灵魂渴求着星球。但是你的恶劣的本能也热望着自由。

你的野犬也想解放自己；当你的精神尝试开狱门时，它们在地窖里欢叫着。

在我看来，你还是一个幻想着自由的囚犯：唉！这种囚犯之灵魂，变成机智的，同时变成狡狯的恶劣的。

精神自由了的人，还得净化自己。在他心里还有许多禁锢和泥垢；你的眼睛也得变成纯洁的。

是的，我知道你的危险。但是凭着我的爱与希望，我请求你：莫抛弃你的爱与你的希望罢！

你还觉得你自己高贵，便是恨你，用恶意的目光看你的人，也认为你高贵。你得知道：无论何人总把一个高贵的人当成一个阻碍物。

高贵的人也是善良者之阻碍物：虽然善良者也称他善良，那只是把他丢放在旁边。

高贵的人想创造新事物与新道德。善良的人们却需要旧事物，保存旧事物。

高贵的人之危险，不是他会变成善良者，而是他会变成无耻者，讥讪者，破坏者。

唉！我曾知道许多高贵的人，失去了他们最高的希望。于是他们毁谤一切高贵的希望。

于是他们无耻地生活于短促的快乐上，他们没有隔夜的计划。

‘精神也是一种淫乐。’——他们如是说。于是他们的精神自折断了翼：他们现在爬着，弄脏一切他们咬吃之物。

从前他们想成英雄；现在他们仅是享乐者。英雄这观念使他们痛苦惧怕。

但是凭着我的爱与希望，我请求你：莫抛弃你灵魂里的英雄罢！神圣化你最高的希望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死亡的说教者

有些人是死亡的说教者，同时世界上充满着那些应当被劝告抛弃生命的人。

世间充满着多余的人；生命已被过剩的人所损害。让人们用“永生”的饵，引着他们离去这个生命罢！

黄袍者或黑袍者：人们这样称呼这些死亡的说教者。但是我将使你们看到他们的别种颜色。

他们中间之最可怕的，包藏着兽心。除开肉欲或自残外，别无所择。便是他们的肉欲还是自残。

这些可怕的生物，还不会变成人类：让他们作厌恶生命之说教罢！让他们离去罢！

他们是灵魂的痨病者：刚才呱呱堕地，便已开始死亡，他们希求的是厌倦与放弃的学说。

他们愿意死亡，我们正应当赞成他们的主张！我们切不要复活死者，或损坏了这些活着的棺材。

如果他们遇见一个病者，或一个老人，甚至于一个尸体，他们立刻说：“生命是被推翻了！”

但是被推翻的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仅看见生存之一方面的眼睛。

他们生活在浓厚的忧郁中，贪着致命的小冒险：他们咬紧牙齿这样等候着。

或者，他们向糖果伸手，却笑自己的孩子气：他们把生命悬在一片草上，但他们却笑自己还悬在那上面。

他们的智慧说：“还活着的人是疯狂者；然而我们正是那种疯狂者！这是生命中最大的疯狂！”

“生命只是痛苦！”——别的人如是说，而这并不是诳语：那么，你们设法停止生活罢！你们停止只是痛苦的生活罢！

而这是你们的道德的教训：“你应当自杀！你应当把你自己偷去——”

“淫乐便是罪恶。”——第一批死亡的说教者说。——“让我们回避罢，不要生育孩子罢！”

“生育是劳苦的。”——第二批说。——“为什么还生育呢？人们只生育一些不幸者！”这一批人也是死亡的说教者。

“怜悯是必要的，”——第三批说。“取去我的所有物罢！

取去我的本身罢？我与生命的联系将愈少些。”

如果他们彻底地是怜悯者，他们会使邻人也厌恶生命。为恶——那将是他们的真善。

但是他们想抛弃生命；如果他们的链索与礼物，更紧地系住了别人，他们怎会顾及呢！——

而你们，你们的生命是焦灼与苦工：你们不曾疲倦于生命吗？你们不是已经成熟得可以接受死亡的说教了吗？

你们都喜爱苦工与一切迅捷而新奇之物，——你们对于生命的忍受已经够了，你们的勤劳只是一个自忘的逃遁与意志。

如果你们对生命有信仰些，你们便不会自弃于当前一刹那。但是你们的内在价值不够，所以你们不能等候，——甚至于也不能偷懒！

死亡的说教者的声音到处喧哗着，世界充满着那种应当被劝告就死的人。

或者说世界充满着那种应当被劝告寻求“永生”的人，这于我只是一件

事，——只要他们快些走！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战争与战士

我们不愿意我们最好的仇敌姑息我们，也不愿意我们由衷地热爱着的人们姑息我们。所以，让我告诉你们真话罢！

作战的兄弟们！我从心之深处爱你们。我是，我一向是你们的同伴；我也是你们的最好的仇敌。所以，让我告诉你们真话罢！

我不茫然于你们心里的怨恨与妒忌。你们并不是伟大得不知道怨恨妒忌。所以，你们伟大些，莫以这个为可羞罢！

如果你们不能做知识的圣哲，至少做知识的战士罢。知识的战士是这种神圣性的伴侣与先驱。

我看到很多的兵；让我看到很多的战士罢！他们的穿著被称为制服。他们蕴藏在内的，该不是“制服”似地一律罢！

你们应当是那些时时用眼睛寻找仇敌的人，——寻找着你们的仇敌。你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应当第一眼就表示怨恨。

你们应当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应当作战，为着你们的思想作战！如果你们的思想被克服了，但是你们的忠诚仍当大呼胜利！

你们应当爱和平为未来战争的一种手段。你们应当爱短期的和平甚于长期的和平。

我不忠告你们工作，只忠告你们争斗。我不忠告你们和平，只忠告你们胜利。让你们的工作是一个争斗，而你们的和平是一个胜利罢！

你们说好的主张神圣化战争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勇敢，而不是你们的怜悯，救了许多牺牲者。

“什么是好的？”你们问。勇敢是好的。让小女孩子们说：“美丽而又动人的才是好的。”

人们指斥你们无心肠；但是你们的心是真实的，而我爱你们那热诚之羞怯。你们为着你们的大潮流而害羞，别人却为着他们的回浪而害羞。

你们丑吗？兄弟们！就算丑罢！用光荣这丑恶之外套包裹着你们罢！

当你们的灵魂变伟大了，它也变成为高傲的。你们的崇高之中，有恶。我知道你们。

高傲者与软弱者在恶里遇着。但是他们不互相了解。我知道你们。

你们的仇敌应当是可恨的，而不是可轻蔑的。你们应当以仇敌自豪：于是仇敌的成功，也是你们的成功。

反抗，——这是奴隶之可贵处。你们的可贵之处，却是服从，让你们的命令也是服从罢！

一个好的战士，不喜欢“我要”，而喜欢“你应”。一切你们喜爱之物，你们应当先让别人命令了给你们。

让你们的对于生命的爱，是你们的对于最高希望的爱罢：让你们的最高希望是生命之最高理想罢！

但是，你们的最高理想，我命令你们罢，——就是这个：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

所以，度着你们的服从与战斗的生活罢！长命又有何意义！哪个战士愿被怜惜呢！

我不怜惜你们，作战的兄弟们，我从心之深处爱你们！——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新偶像

兄弟们，别的地方现在还有民族与人群，但这决不是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只有国家。

国家？这是什么？伸长你们的耳朵罢！我将告诉你们：民族怎样死灭的。

国家是冷酷的怪物中之最冷酷者。他冷酷地说谎；这便是从他口里爬出来的诳语："我，国家，便是民族。"

这是一个诳语！凡创造民族而给他们高悬了一个信仰与一个爱的，是创造者；这样，他们为生命服务。

凡给大多数人埋设陷阱，而称这些陷阱为国家的，是破坏者：他们给民族高悬了一把刀与各种肉欲。

凡是还有民族的地方，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厌弃国家如一个不祥的人，如一种违反习惯与法律的罪恶。

我给你们这个标记：每个民族自有它的特殊的善恶之语言：他们邻族不能了解。每个民族从它的习惯与法律里自制了它的语言。

但是国家用各种善恶之语言说谎；它的话都是诳语：它的一切来自偷窃。

并且它的一切，都是假的；咬人的它，用偷来的牙齿咬着。它的内脏也是虚伪的。

善恶之语言的混杂：我给你们这个，做国家的标记。真的，这个标记所指示的是死亡之意志！真的，它招引死亡之说教者！

多余的人充塞着世间：国家是为这些多余的人而发明的！看它如何吸收着多余的人啊！

如何地吞食，咀嚼而消化他们呵！

"世界上没有伟大于我的：我是上帝发令的手指。"——这怪物如是嗥着。跪拜在地下的，不仅是长耳短视的人！

唉！对于你们，你们这些伟大的灵魂呵，它也向你们低说着它的怕人的诳语！唉！它猜出了这些自愿消费的富有的心！

真的，它猜透了你们，你们这些旧上帝之胜利者！过去的争斗使你疲倦了，现在你的疲倦投效于新偶像。

它正想找英雄与荣誉的人做它的左右，这新偶像！它爱取暖于良心的太阳里——这冷酷的怪物！

如果你们愿意崇拜它，它愿意什么都给你们，这新偶像！

如是，它买到了你们的道德之光耀与你们的高傲的目光。

你们将被用作饵，去钓骗那些多余的人！是的，它发明了一个毒计，一个死亡之马，配着神誉之鞍鞯叮当作响！

是的，它决定了许多人的死亡，一种自夸为生命的死亡：真的，对于死亡的说教者，这是一个莫大的劳绩！

我认出国家是善人恶人都吃毒药的地方；国家是善人恶人都自趋灭亡的地方；国家是大众的慢性的自杀，——被称为"生命"的地方。

看这些多余的人罢！他们偷窃了发明者的工作与智者的宝物：他们称这

种偷窃为文明。——但是一切遇到他们，都会变成疾病与祸害！

看这些多余的人罢！他们总是病着；他们吐着他们的肝液，而称这个为报纸。他们自相吞食，却不能互相消化。

看这些多余的人罢！他们愈聚积财物，但因此愈穷些。他们渴求着权力，尤其是权力之柄和多量的钱，这些无能者！

看他们爬行罢！这些敏捷的猴子！他们互相攀登，而在泥土的深坑中，互相推挤着。

他们都想走近皇座：这是他们的疯狂，——似乎幸福坐在那里！其实坐在皇座上的常常是泥土，——皇座也常常在泥土里。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疯人，爬行的猴子与患昏热者。他们的偶像，那冷酷的怪物，已经腐臭了；他们这些偶像之崇拜者，也已经腐臭了。

兄弟们，你们愿意在他们血口之呼气里和肉欲里窒息吗？

毋宁破窗而跳出去罢！

回避恶臭罢！远离了多余的人的偶像崇拜罢！

回避恶臭罢！远离了这些人肉牺牲的烟雾罢！

现在，伟大的灵魂还可以在大地上发现自由的生活。现在还有许多地方，隐士们可以独自地或结伴地潜藏着。在那里，沉默的海的气息吹着。

伟大的灵魂还可以享受自由的生活。真的，一个人的占有物愈少，他也被占有得少些：轻度的贫乏是被祝福的！

国家消灭了的地方，必要的人才开始存在；必要的人的歌唱，那独一无二的妙曲，才能开始。

国家消灭了的地方，——看罢，兄弟们！你不看见彩虹与超人之桥吗？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市场之蝇

朋友，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我看出你因为大人物的喧闹而昏惑，因为小人们的针刺而受伤了。

森林与岩石知道庄严地沉默地陪伴着你。再学那你所素爱的长臂的大树吧：它无言地俯在海上倾听着。

市场开始于孤独停止的地方；市场开始的地方，也开始了大优伶之喧闹与毒蝇之营营。

在世界上，便是至善之物，如果没有表演者，也不会被重视；群众尊称这些表演者为大人物。

群众不了解何谓伟大，这不啻说他们不了解何谓创造。但他们对于一切大事业的表演者与优伶，却很能赏识。

世界围着新价值之发明者而旋转：——它无形地旋转着。群众与荣誉却围着优伶而旋转：世界如是进行着。

优伶也有精神，却没有精神的自觉。他相信使他获得最好效果的一切，——和使别人信任他的一切！

明天他将有一个新的信仰，后天一个更新的信仰。他像群众一样，知觉很敏锐，性情不很稳定。

颠倒是非，——这是他所谓证明。使人昏眩，——这是他所谓说服。他认为血是一切论据之最强者。

一个真理，如果只能悄悄地诉诸聪耳，他认为是诳语与空话。真的，他

只相信在世间闹得很响的上帝！

市场上充满着像煞有介事的丑角，——而群众正以这些大人物自眩：视他们为当今的主人。

但是，时间紧逼着他们：所以他们又紧逼着你。他们要你说出“然”或“否”。唉！你想把你的椅子放在然否之间吗？

啊，真理之情人，不要妒忌这些绝对而忙迫的人罢！真理还从不曾挽过绝对者之臂呢。

离去这些叫嚣的人，回到你的安全里去罢：只在市场上，一个人才会被“然”与“否”

所牵系。

深井的体认是很慢的：深井必须等候了很久，才知道坠在底下的是什么。

一切伟大之物，总是远离了市场与荣誉才能发生：新价值之发明者总住在市场与荣誉很远的地方。

朋友，逃吧，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我看出你全身为毒蝇所伤害。逃到强暴的风吹着的地方去罢！

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你的生活太接近小物件与可怜虫了。在他们的不可见的报复之前逃去了罢！他们只想向你报仇呢。

不要伸手去抵抗他们！他们多于恒河沙数，而你的命运不是蝇拍。

这些小物件与可怜虫是无数的；许多高耸的大厦，曾被雨点与恶草所倾毁。

你不是石块，可是许多雨点已经滴穿了你。还有许多雨点将会砍分了你，粉碎了你。

我看出你为毒蝇所疲扰；你身上许多地方伤破流血；然而高傲使你不屑于发怒。

他们无顾忌地渴求着你的血；那是他们贫血的灵魂之需求，——他们无顾忌地螫咬。

但是深沉的你，便是轻伤，也使你剧痛；而且当你还没被治好以前，这些毒物又爬上了你的手。

我知道你太高傲了，不会杀死这些贪食者。但是你得当心；别让你被命定了来担受他们全部的毒恶！

他们围绕着你营营地赞颂着：他们的赞颂只是对于你的烦扰。他们想亲近你的皮与血。

他们阿谀你，如阿谀一个上帝或魔鬼；他们向你哀泣，如向一个上帝或魔鬼哀泣。多无聊！他们是一些阿谀者善哭者，而不是别的什么。

他们对你常是和悦的。但是这是怯懦者的聪明。是的！怯懦者是机智的！

他们用褊狭的灵魂，思索着你，——他们觉得你总是可疑的！凡令人三思之物，总是可疑的。

他们因为你的一切道德而惩罚你。在他们的心的深处，他们只愿恕——你的过错。

你的和善与正直使你说：“他们对于他们卑贱的生存是无辜的。”但是他们的褊狭的灵魂想：“一切伟大的生存是有罪的。”

纵令你对他们和善，他们却自觉为你所轻蔑；他们以秘密的恶害来报答你的善行。

你的沉默的高傲总是触忤他们的趣味：当你偶然谦卑得近乎轻佻时，他们便喜欢起来。

我们从一个人看出了什么，我们同时使那东西在那人身上燃烧起来。所以远避了小人吧！

他们在你前面，自觉渺小，他们的卑贱因为反抗你，而燃烧成为不可看见的报复。

你不觉得当你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便沉默起来吗？你不看出他们的力量离弃他们，如烟之离开将死的火吗？

是的，朋友，你引起你的邻人们的良心上的自责：因为他们与你是不相配的。所以他们恨你而想吸你的血。

你的邻人永是一些毒蝇；你的伟大——它应使他们更毒，更像蝇。

朋友，逃到你的孤独里去罢！逃到那强暴的风吹着的孤独里去罢！你的命运不是一个蝇拍。——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禁欲

我爱森林。城市里是不良于生活的；在那里，肉欲者太多了。

跌在一个谋杀者的手里，不是比跌在一个肉欲的妇人的梦里好些吗？

请看这些男子吧：他们的眼睛说明着这个，——他们不晓得大地上还有胜于享受一个妇人的事。

他们的灵魂深处满着污泥；多不幸，他们的污泥也还有精神呢！

让你们至少应当完全得如兽类一样罢！但是兽类也有天真。

我忠告你们扑灭本能吗？我只忠告你们要保持本能之无邪。

我忠告你们禁欲吗？禁欲对于一部分人是一种道德，对于另外许多人却几乎是一种罪恶。

不错，后一种人是能自制的：但是肉欲之大妒忌地从他们的行事里反映出来。

便是在他们的道德之顶点与冷静的灵魂里，这兽也附随着他们，而使之不安。

当这肉欲之犬得不到一块肉时，它会如何地用善和爱的态度，讨乞一块精神呵！

你们爱悲剧和一切伤心的事吗？但是我不能信任你们那肉欲之犬。

我认为你们的眼睛太残酷，而你们肉欲地侦视着受苦者。

你们的淫乐不是化装着而自称为怜悯吗？

我给你们这个譬喻：欲驱逐魔鬼而入手于道的人，不在少数。

如果禁欲引起痛苦，禁欲是应当被抛弃的；否则禁欲会变成地狱之路，——换言之，灵魂之污秽与肉欲。

我说着不洁的事吗？我觉得这并不是最坏的事。

求知者之不愿跃入真理之水里去，是因为真理之浅薄而不是因为真理之不洁。

真的，许多人本质上就是贞恒的：他们的心较柔和些。他们比你们笑得好些，频繁些。

他们也笑禁欲，他们问："禁欲是什么？

禁欲不是疯狂吗？但是这种疯狂来就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就它。

我们把心与屋献给这客人：现在他住我们这里，——让他随心所欲地久留着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朋友

"我身边总有一个人是多余的。"——隐士如是想。"总是一个，——这终会变成两个的！"

我与我自己常在太热烈的会话中：假若没有一个朋友，我怎能忍受呢？

朋友之于隐士，永远是一个第三者：第三者是阻碍两个人的会谈不致沉到深处的浮木。

唉！隐士们的深处多了。所以他们希求一个朋友，时时引他们上升。

我们信任别人的地方，正显示出我们愿自信而未能的地方。我们对于朋友的希求泄漏了我们的弱点。

一个人常常用爱来越过妒忌。他常常进攻而自树仇敌，目的在隐匿自己的可中伤之处。

"你至少做我的仇敌吧！"——真正的崇敬说，它不敢要求友谊。

如果一个人需要朋友，他必须愿意为朋友作战：因之，为着作战，他必须具有做仇敌的能耐。

我们应当敬重我们朋友身上的仇敌。你能十分接近你的朋友而毫不冒犯他吗？

你的朋友应当是你的最好的仇敌。当你抵抗他时，你应当最接近他的心。

你不愿意在你的朋友之前穿上衣服吗？你向你的朋友显露你的真相，算是对于他的崇敬吗？无怪他诅咒你坠入魔道去！

谁不知隐匿自己，徒使别人憎怒：所以你们更应当畏惧裸体！是的，如果你们是神，你们便可以因穿衣服而羞惭。

为着你的朋友，你愈装饰愈好：因为你应当是他的射向超人之箭与希望。

你为着想认识你的朋友的真相，你曾看见过他睡觉时的形貌吗？他的形貌到底是怎样的？那是照在粗糙不完全的镜里的你自己的尊容。

你曾看见过你的朋友睡觉吗？你因他那形貌而懊丧吗？

啊，朋友，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

朋友应当是善于忖度而善于沉默的专家：你不必希望看见一切。你的梦应当把你的朋友醒着的行事告诉你。

你的同情应当也是一个忖度：你才知道你的朋友愿否接受你的同情。也许他喜欢你的不动情的眼睛和板着面孔的漠视呢。

对于朋友的同情应当被藏在一个可以折断牙齿的硬壳里；这样，它才充满着体贴与甜蜜。

你能提供朋友以孤独与新鲜空气，面包与药品吗？许多人不能自除链索，却是朋友之救主。

你是一个奴隶吗？那么，你不能做朋友。你是一个暴君吗？那么，你不能有朋友。

很久以来，妇人身上藏着一个奴隶与一个暴君。所以妇人不解友谊：她只解爱情。

在爱情里的妇人对于她不爱的一切常有偏见与盲断。便在妇人的自觉的爱情里，光明之旁，常有暴变，闪电与黑夜。

妇人还不能了解友谊：他们永是猫儿，鸟儿。或者作最好的说法，是牝牛。

妇人还不能了解友谊。但是，告诉我，你们这些男子，谁又了解友谊呢？

呵！可怜的男子呵！诅咒你们灵魂的贫乏与贪吝吧！你们给朋友的，只是我给仇敌的；而我不因此更穷些。

伙伴关系是有了；还须有友谊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查拉斯图拉曾看过许多地方许多民族：他发现了许多民族的善与恶。在世界上，查拉斯图拉没发现比善与恶更伟大些的权力。

任何民族不判断价值，便不能生存；如果它要自存，它判断的标准，应当与邻族的不同。

许多事物被此民族称为善的，彼民族却认为可耻而加以轻蔑：这是我发现的。我还发现在这里被斥为恶的，在那里却穿着荣誉之紫袍。

一个人决不能了解他的邻人：他的灵魂常常因邻人之疯狂与恶劣而奇诧。

一个价值表高悬在每个民族的上面。看吧！那是它的征克的纪录；看吧！那是它的权力意志的呼声。

一切它觉得不易成功之物，是可赞颂的；必要的艰难的便是善；那稀少而最费力之物，能够拯救大不幸的，——便被称为神圣的。

那使它统治，克服而光耀的，激起邻人的恐怖与妒忌的：它认为这物件是万物中的最高者最先者，万物之衡量与意义。

真的，我的兄弟，你如果已经认清了一个民族的需要，土地、天空与四邻；你就会猜知它的胜利的原理，就会晓得它为什么从那个梯子达到的希望。

“你应当常常第一，而超越别人：除朋友外，你的妒忌的灵魂，不应再爱任何人。”——这使一个希腊人的灵魂激动：

于是他走上伟大之路。

“说真话而熟谙弓箭之使用。”——这句话是我的名字所出自的民族认为珍贵难行的，——这名字之于我亦是亲爱而任重。

“崇敬父母，而顺从他们，直到灵魂之最深处。”别一个民族高悬了这征克的纪录而强盛不衰。

“保守忠信；为着忠信，便因险事恶事，而流血或牺牲荣誉，亦所不惜。”另一个民族用这教训，超越了自己，因此获得伟大的无穷的希望。

真的，善与恶是人类自制的。真的，善恶不是取来的，也不是发现的，也不是如天上的声音一样降下来的。

人类为着自存，给万物以价值。——他们创造了万物之意义，一个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自称“人”。换言之，估价者。

估价便是创造：你们这些创造者，听吧！估价便是一切被估价之物中的珍宝。

估价，然后有价值：没有估价，生存之核桃只是一个空壳。你们这些创造者，听吧！

价值的变换，——那便是创造者的变换。创造者必常破坏。

创造者起初是民族，接着才是个人；真的，个人还只是最初的创造。

从前，民族把善之表高悬着。希求统治之爱与希求服从之爱同创造了这种表。

人群的快乐，先于“我”的快乐：当公正还是指人群而言的时候，“我”只能说是背公了。

真的，狡狯的无爱的“我”，在大多数人的利益里找寻个人的利益；它不是人群的起源，而是人群的没落。

热爱者与创造者，——他们向来创造善恶。爱火与怒火在一切道德里燃烧着。

查拉斯图拉曾看过许多地方许多民族：在大地上，他没发现比热爱者的工作更伟大些的权力：善恶便是这工作的名称。

真的，这毁誉的权力实是一个怪物。告诉我，兄弟们，谁替我克服它呢？谁把一条链索套在这兽的千个颈项上呢？

直到如今，我们曾有一千个目的，因为有一千个民族。但是套在一千个颈项上的链索与一个唯一无二的目的却还没有；人类还没有目的呢。

但是，告诉我，兄弟们：如果人类没有目的，那也就没有——人类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爱邻

你们忙着交好你们的邻人，你们为着这个使用美丽的词句。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爱邻，只是你们的错误的自爱。

你们访问邻人以逃避自己，想把爱邻当成一种道德：但是我看透了你们这种“利他”。

“你”老于“我”；“你”是被神圣化了的，而“我”不曾：所以一个人忙着交好他的邻人。

我忠告你们爱邻吗？我毋宁是忠告你们逃避邻人而爱远人吧！

爱远人，爱来者，高于爱邻；我认为对于事物与幻影的爱，高于对于人类的爱。

我的兄弟，这走在你前面的幻影，美丽于你；为什么你不把你的肉与骨给它呢？可是你害怕，你逃到邻家去。

你们不能忍受自己，你们不十分疼爱自己：所以你们想用爱去诱惑邻人，而以他的错误自饰。

我希望你们不能忍受任何邻人与邻人之邻人；那时候，你们不得不自己创造一个朋友和他的横溢的心。

当你们想自颂时，你们找来一个证人；如果你们能诱惑他，使他心里称赞你们的时候，你们心里也称赞自己起来。

诳语者不仅是故作不知的人，尤其是不知故作知的人。你们在交际场合中这样说着自己，欺骗你们的邻人。

疯者如是说：“人群的交际损伤一个人的特性，尤其是对于全无特性的人。”

这个人之赴邻家，目的在寻找自己。那个人赴邻家，目的在想忘却自己。你们的错误的自爱，使你们的孤独成为一个牢狱。

远人却因你们这种爱邻而偿付重价；当你们已是五个人在一起时，常有第六人要死。

我也不喜欢你们那些节庆：我发现了太多的优伶，便是观众的行动，也

如戏子。

我不教你们爱邻而教你们交友。让朋友是你们的地上的佳节与超人的预感吧。

我把朋友与他的横溢的心教你们。如果你们想被横溢的心所爱，你们应当知道成为海绵。

我以藏着完成了的世界，善的外壳的朋友教你们，——这创造性的朋友，常常献赠一个已完成了的世界。

世界曾为他展开，又自卷起来。像由恶演变为善，由偶然演变为目的一样。

让将来和最远之物成为你的今日的动机吧：你应当爱你的朋友身上的超人，作为你存在的理由。

兄弟们，我不忠告你们爱邻：我忠告你们爱远人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著名的智者

一切著名的智者啊，你们的服务是为人民和它的迷信，——而不是为真理！正因为这个，人民敬重你们。

同样地，人民容忍了你们的不信仰，因为这只是人民的一个笑柄与一种诈术。犹如主人让奴隶们自由，而以他们的放肆为乐。

人民所恨恶的，如狗恨狼一般的，是自由思想者，禁锢之仇敌，那不肯崇拜而住在森林里的人。

把他从他的隐居驱逐出来，——这是人民所谓“正义之意义”！他们常常激怒最凶恶的犬去咬他。

所以，“人民所在，即真理所在！唉，寻找真理的人是被诅咒的！”这是常常听到的话。

啊，著名的智者啊，你们曾合法化人民的崇敬：你们称这个为真理的意志！

你们的心常常自说：“我自人民中来，上帝之声音也从那里来。”

你们忍耐地狡狯地驴似地常常是人民之辩护者。

很多权力者为着交好人民，常在他们的马前驾上一个小驴，一个著名的智者。

著名的智者啊，我现在要你们完全脱去你们的狮皮！——

有斑点的野兽之皮，和研究者探险者征服者之乱发！

唉，假若我尝试相信你们是求真的，那我得先看见你们粉碎了你们的崇敬之意志。

那个粉碎了崇敬之意志，而往无上帝之沙漠去的人，才是求真者。

在太阳炙热了的黄沙里，他自然也渴望着富于泉水的，浓绿庇荫着生命的岛。

但是，他的干渴并不能说服他，使他成为安适者之一：因为绿洲所在，也是偶像所在。

挨饿的、凶暴的、孤独的、无上帝的：狮之意志自愿如此。

抛去了奴隶的快乐，自拔于上帝与一切崇拜，伟大的，孤独的，不知道畏惧而使人生畏，这是求真者之意志。

求真者，自由思想者，常常是沙漠之主人似地，生活在沙漠里。在城市

中，居住着著名的智者与肉食者，——负重的兽。

因为他们如驴子一般推挽着——人民之车！

我决不因此责怪他们：虽然他们的车具放着金光，他们仍然是仆役和驾在车前的兽。

他们常常是很好的无惭于薪俸的仆役。因为道德如是说："如果你必得做仆役，找寻那个你的服务最能帮助的人罢！

你主人的精神与道德，要因为你的服务而增进：你也跟着他的精神与道德而增进！"

真的，著名的智者啊，你们这些人民之仆役啊！你们跟着人民之精神与道德而增进，——人民也因你们而增进！我认为这是你们的荣誉！

但是你们纵有你们的道德，你们仍然是人民，短视的人民，——不了解什么是精神的人民！

精神是生命之自割：生命因痛苦而增长知识。——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精神之幸福是在做被眼泪所涂抹，而被神圣化为火祭之牺牲。——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盲者之盲和他的踌躇与摸索，正证明他所望见的太阳之权力。——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求知者应当和山在一起学着建筑！精神移山，只是小事。——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你们仅看见精神的火花，但不知道精神是怎样一块铁砧和它的铁锤之残酷！

真的，你们不知道精神的高傲！但是如果精神的谦卑想说话，你们更会不能容忍！

你们还不曾能把你们的精神抛在雪的深谷里，因为你们还不够热！同样地，你们也不知道从它的凉爽里得到快乐。

但是我觉得在无论那方面，你们使自己太和精神亲昵了些；你们常把智慧做成坏诗人的医院与避难所。

你们不是鹰，所以你不曾经验过精神恐慌时的快乐，不是鸟儿的人，不应在深谷上筑巢。

我觉得你们是半温的：但是一切深邃的知识，寒冷地流动着。精神之内泉是冰冷的：对于热手与劳动者却很舒服。

著名的智者啊，你们可敬地严肃地挺直地站在我面前！——你们不会被强风或强烈的意志所推动。

你们从未看见一个被怒风涨作圆形的帆战栗地走过海上吗？

我的智慧帆似地被精神所怒撼，航过海上，——我的野性的智慧！

但是著名的智者啊，你们这些人民之仆役啊，——你们怎能和我同去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夜之歌

夜已到来：现在喷泉之声音响得愈高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个喷泉。

夜已到来：现在爱人之歌醒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首爱人之歌。

我身上有一件从未平静过，也不能平静的东西；它想高喊起来。我身上有一个爱的渴望，它正说着爱的言语。

我是光：唉，我真希望我是夜呢！我被光围绕着，这正是我的孤独啊！
唉，我希望我是阴影与黑暗呢！我会怎样地在光之乳房上解我的渴啊！
一闪一闪的小星，天上放光的虫啊，我愿祝福你们，而被你们的光之礼物所祝福。
但是，我生活在自己的光里，我吸回从我爆烈出来的火焰。
我不曾尝过取得者之快乐；我常常梦想：偷窃应比取得更为甜蜜。
我的贫困便是我两手之不停的给与；我的妒忌便是我常看见期待的眼睛和渴望之星夜。
啊，给与者之不幸啊！我的太阳之偏食啊！希求渴望之渴望啊！满足中极度的饥饿啊！
他们取得我的给与：但是，我是否接触到他们的灵魂呢？授受之间，有一个深谷；而最小的深谷是最后被架上桥的。
一种饥饿发生于我的美里。我想伤害我照耀着的人们；我想抢掠我曾给与赠品的人们：——我如此地想作恶事。
当别人想握我的手的时候，我却缩回我已伸出的手；我迟疑着，如急倾的瀑布迟疑一样；——我如此地想作恶事！
我的丰富沉思着这种报复；我的孤独诞生了这种恶念。
我给与时的幸福因给与而死去；我的道德已经厌倦了它自己的丰满！
常常给与的人有失去羞涩的危险；因为这人的心与手，终于会因分赠而生出一层硬厚的皮。
我的眼睛不再为请求者之羞惭而流泪；我的手皮变成硬厚的，不能感觉到受施者的手之战栗。
我的眼泪和我的心之柔嫩何往了呢？啊，给与者之寂寞啊！发光者之沉默啊！
许多太阳在空间绕行着：它们的光向一切黑暗之物说话。——但是对于我，它们却沉默着。
啊，这是光对于其他发光的一切之恨恶：它毫无怜悯地继续着它的前进。
每一个太阳对于其他发光的一切，都是由衷地不公平；对于其他太阳是冷酷：——它如此地继续着它的前进。
太阳们循着它们的轨道大风暴似地飞进：那是它们的旅行。它们遵从着它们的不可阻挠的意志：那是它们的冷酷。
啊，只有你们，黑暗的夜间之物啊，从光取得了你们的温热！啊，只有你们，在光之胸前吸饮安慰的乳汁！
唉，冰围着我；我的手接触着冰而发烧！唉，我渴，而我的渴是一种希求你们的渴之渴！
夜已到来：唉，为什么我不得不是光呢！而渴求着黑暗呢！而孤独呢！
夜已到来：现在我的渴望泉似地喷射着，——它要高喊。
夜已到来：现在喷泉之声音响得愈高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个喷泉。
夜已到来：现在爱人之歌醒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首爱人之歌。——查拉斯图拉如是歌唱。
跳舞之歌
某个黄昏时候，查拉斯图拉和弟子们穿过森林；他们找寻泉水，而走到

一个树木环绕的绿草场上。在那里，一些少女跳舞着。她们认出了查拉斯图拉，便停止了跳舞；但是，查拉斯图拉友好地走近她们，向她们说："可爱的少女啊，别停止了你们的跳舞罢！来到此地的人，决不是一个不祥的败兴者，也决不是少女的仇敌。

我是在魔鬼前的上帝之辩护者：而那魔鬼便是严重的精神。轻盈的少女啊！我怎会是神圣的跳舞和处女的美脚踝的仇敌呢？

不错，我是一个暗树之森林与夜间：但是不怕黑暗的人，会在我的柏树下找到玫瑰盛开的小径。

他也可以找到那处女们最爱的小神，沉默地闭了眼睛在泉边休息着。

真的，这懒骨竟在白昼沉睡了！他曾想捉到很多的蝴蝶吗？

美丽的少女啊，如果我稍稍责训这小上帝，别对我生气罢！他也许哭喊起来；——但是即使他哭着，他随时可以笑的！

他应当两眼含泪地向你们请求一个跳舞；而我将用一首歌伴和着：这是一首跳舞之歌，对于我的最大最强的魔鬼，被称为世界之主人的严重的精神唱出一个讽刺。"——

这便是邱比特和少女们共舞时，查拉斯图拉唱的："啊，生命！最近我曾凝视过你的眼睛。我似乎掉落在不可测知的深处一样。

但是，你的金钩把我拉引上来；你因为我说你不可测知而讥笑我了。'一切鱼类都如是说。'你道；'它们自己无法测知之物，便认为不可测知。

但我是多变的野性的，我完全是一个妇人，而不是一个有德的妇人：虽然你们男子称我为深沉的，忠实的，永恒的，神秘的。

你们男子常把自己的道德赋与我们；——唉，你们这些有德者！'它曾这样笑过，这不可置信的；但是当它自谤时，我决不相信它和它的笑。

一天，我和我的野性的智慧秘密谈话，它向我怒着说：'你要生命，渴求生命，而爱生命，所以你赞颂它！'我几乎对它作了一个无情的答复，而把真理告诉了这寻衅者；当我们把真理告诉自己的智慧，那便是最无情的答复。

一切事物对于我们三个是这样对立着。在我的内心里，我只爱生命。——真的，我恨它时我最爱它！

但是如果我喜欢智慧，或竟太喜欢它些：那因为它太使我联想到生命了！

智慧也有生命之眼睛与笑，甚至还有生命之金钩：它俩如此相肖，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一天，生命曾问我：'智慧，它到底是谁'——我忙答道：'唉！是的！智慧！

人们狂热地追求它，而不能获得满足，人们只能隔着面网看它，只能伸出手指穿过网孔去把握它。

它美丽吗？我怎能知道！但是最有经验的鱼，还不免吞咬它的诱饵。

它是多变而固执的；我曾见它紧咬着唇，反梳着头发。

它也许是恶劣而虚伪的，它也许完全是一个妇人：但是当它自谤时，它的诱惑性最大。'我说完以后，生命闭着眼睛狡狯地笑了。'你讲的到底是谁呢？'它问。'也许是我罢？

即令你不错，——但是你竟能当着我，说这样的话吗！现在说说你自己的智慧罢！'唉，亲爱的生命！你于是再张开你的眼睛，我又似乎掉落在不可

测知的深处一样。”——

查拉斯图拉如是歌唱。但是当跳舞已完，少女们别去以后，他悲哀起来。

“太阳早已西匿了。”他终于说；“草场上润湿起来，森林里吹来一阵冷气。

一个不可知之物在我旁边沉思地凝视着我。怎样！查拉斯图拉还生存着吗？

为什么而生存呢？什么好处呢？凭什么生活呢？什么方向呢？何处呢？如何生活呢？

继续生活着，不是疯狂吗？——

唉，朋友们，这是黄昏在我身上诘问，原谅我的悲哀罢！

黄昏已经到来：原谅我，黄昏已经来到了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坟茔之歌

“那里是坟茔之岛，沉默的地方；那里也是我青春之坟茔所在，我要带一个常绿的花绳做成的生命之圈往那里去。”

我心中计算已定，我便航过了海。——啊，你们，我的青春之形像与幻象啊！啊，你们，爱之眼波，你们，神圣的刹那啊！你们消逝得多快啊！现在我思念着你们，如我的亲爱的死者一样。

我的最亲爱的死者啊，一种安慰心灵的，激动泪泉的香气，从你们那里飘来。真的，它使孤独的航海者战栗而舒畅。

我还是最富的，最被妒忌的，——我这最孤独者！因为我曾占有过你们，你们还占有着我：告诉我，这树上的金苹果，可曾为别人像为我一样地落下过呢？

我还是你们的爱之遗产和继承者。啊，我的最亲爱的，我为纪念你们，开出一阵多色的野生的道德！

啊，珍异而被祝福的奇物啊，我们是生来应当在一起的；你们走近我和我的渴望时，不像畏怯的鸟，——而像有信任的人走近有信任的人！

是的，像我一样，你们也是忠实和爱之永恒做成的。难道现在我得因你们的不忠实另称你们一个名字吗？神圣的眼波和刹那啊：我还不曾学过别的名字呢。

真的，消逝者啊，你们死灭得太快了！但是，你们不曾逃避我，我也不曾逃避你们：我们之于我们互相的不忠实是无罪的。

我的希望之鸟啊，他们为着杀我而缢死了你们！是的，恶总是向我的最亲爱的你们射箭，——以贯穿我的心！

而它已经中的！因为你们永是我的最亲爱的，我的占有物与占有者：所以你们不得不早夭速死了！

他们向我最易受伤的地方，向你们这些娇嫩而如一瞥即逝之笑的，射出了他们的箭！

但是，我要向我的仇敌说：杀人罪比起你们对我所做的，又算什么大事呢！

你们对我所作的恶，甚于一个杀人罪；你们夺去了我的不可补偿的：——我向你们如是说。

杀人的歌者，恶之工具，最无辜的你啊！我已经准备作一个最好的跳舞，而你的音调屠杀了我的狂热！

只有跳舞能使我说出最高贵之物的象征：——但是，现在，这最高的象征不曾被我的四肢说出！

我的最高希望，终于不曾被启示！我的青春之一切幻象与一切安慰都死了！

我怎样忍受了这一切呢？我怎样担受了克服了这些创伤呢？我的灵魂怎样从那些坟茔里又出来了呢？

是的，我有一件不致受伤之物，一件裂开岩石的不能埋没之物：这便是我的意志。它沉默地不变地经过许多年岁。

我的老意志，它用我的腿迈步着；它的本性是无情的，不致受伤的。

只有脚跟上，我才有受伤的可能。你，我的忍耐的意志啊，你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你已经从一切坟茔里找到出路了！

你身上还有我的未实现的青春；你像生命与青春似地充满着希望，坐在坟茔的黄色的废丘上。

是的，你永是我的一切坟茔之破坏者：我的意志，我敬礼你！只是坟茔所在的地方，才有复活。

查拉斯图拉如是歌唱。

自我超越

大智者，你们称推动你们，燃烧你们的是“求真之意志”吗？

我却称你们那意志为理解一切之意志！

你们想使存在的一切成为可理解的：因为你们很有理由地怀疑着：这一切早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存在的一切都得屈服于你们！你们的意志要如是。

它应当恭敬而服从着精神，如精神之镜子与形象。

大智者啊，这是你们整个的意志，你们的权力意志；便是你们谈说善恶和判断价值的时候也是如此。

你们想创造一个你们可以对着下跪的世界：这是你们最后的希望与最后的陶醉。

不错，愚昧者、民众，——像一条推送着小船的河：在这小船里，价值之判断戴着面具庄严地坐着。

你们曾把你们的意志与价值放在演变之河里浮着；在民众认为是善与恶的东西里，我看出一个老的权力意志。

啊，大智者，你们把这样的客人放在小船上，而用奢侈的装饰品与骄傲的名称打扮了他们，——你们和你们的统治的意志！

现在这条河推送着你们的小船前进：这河必须载着它。被冲破的波浪尽管白沫四溅地怒抗着船底，那有什么重要呢！

啊，大智者，你们的危险和你们的善恶之终结不是这条河，而是你们的意志，权力意志，——不竭的创造性的生命意志。

但是，为使你们了解的我善恶之说教，我先把我的关于生命之说教与生物本性之说教告诉你们。

我曾因为考察生物之本性，而在大大小小的路上跟随它们，追逐它们。

我在百面的镜里，捉住了生命之目光，使它不开口的时候，眼睛可以向

我说话。而它的眼睛确曾说话。
无论哪里，我发见了生物，我便听到关于服从的话，一切生物必得服从。
而这是第二件事：不解服从自己的人，便受别人的命令。
这是生物的本性。
而我听到的第三件事是：命令难于服从。不仅因为命令者掮着一切服从者之重负，而这重负也许压扁了他：——
而且我看出一切命令是尝试与冒险；当生物发出命令的时候，他便冒着生命之危险。
是的，即当他命令自己的时候，他也得付与这命令以代价。他必得成为自己的法律之法官，报复者与牺牲。
这是为何缘故呢？我曾自问。使生物服从或命令，而命令时也服从的是什么呢？
大智者啊，倾听我的话罢！严格地考察：我是否已经进到生命的核心里，直达了它的深处！
无论何地我找到生物，我便找到权力意志；便在服从者之意志里，我也找到了做主人的意志。
弱者之意志说服了弱者，使他为强者执役；同时这意志也想成为更弱者的主人。这是他不愿被剥夺的唯一快乐。
弱者屈服于强者，以取得统治更弱者的快乐：同样的，弱者屈服于他的权力意志，而为权力冒着生命的危险。
冒险与生命之孤注便是强的牺牲。
牺牲、服务与爱之眼波所在的地方，便也是做主人的意志。弱者取暗道潜入强者之堡寨和心里，——而盗去权力。生命自己曾向我说出这秘密。“看罢，”它说，“我是必得常常超越自己的。”
不错，你们称这个为创造的意志，或是达到目的的，往较高较远较复杂去的冲动；但是这只是一件事，同一个秘密。
我宁死去，不愿放弃这唯一之物；真的，只要有没落和树叶飞坠的地方，便有为权力而牺牲的生命！
我必得成为争斗，演变目的和目的之反面：唉，谁猜出了我的意志，必也猜出了它遵循着的弯曲的途径！
无论我创造的是什么，而我又如何地喜爱它，——我不久便成为它的对手与我的爱之对手：我的意志要我如是。
便是你这求知者，只是我的意志之小路与足迹：真的，我的权力意志也跟在你的求真之意志的后面！
谁谈说着“求存之意志”，便是不曾找到真理：那意志——是没有的！
因为不存在的不能有意志。但是，已存在的何能还追求着存在呢！
只是生命所在的地方，即有意志：但是这意志不是求生之意志，——我郑重地告诉你——而是权力意志！
许多东西是被生物视为高于生命的；这种辨别就是权力意志的作用！
这是生命一天给我的教训：啊，大智者，我用这教训解透了你们心里的迷。
真的，我告诉你们：不灭的长存的善与恶，——那是不存在的！依着它

们的本性，善与恶必得常常超越自己。

你们这些评价者，用价值与善恶之程式施行你们的权力：那里面有你们的秘密的爱与你们的灵魂之光明，战栗与泛溢。

但是从你们的估价里，长出一个较强的权力，一个新的自我超越：它啄破蛋与蛋壳。

真的，谁不得不创造善恶，便不得不先破坏，先打碎价值。

所以，最大的恶也是最大的善的一部份：但是这是创造性的善。——让我们谈论着罢，大智者啊，虽然谈论是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沉默是更不好的；一切不被说出的真理变成毒药。

让真理破碎了可破碎的一切罢！——须建的房屋多着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高尚的人

我的海底是平静的：谁猜到它藏着希奇的怪物呢！

我的深度是不变的：但是它的浮泳着的谜与笑发着光亮。

我今天遇着一个高尚而严肃的人，精神之忏悔者：啊，我的灵魂如何地笑他的丑陋啊！

他胸部高挺，如吸气似的，沉默地站着，这高尚的人。

他悬了许多可怕的真理，那是他的猎获物，他穿了破烂的华美的衣服；我看见他有许多刺，——却没有一朵玫瑰。

他还不曾学到笑与美。这猎者忧郁地从知识之森林里回来。

他刚和野兽斗过：但他的严肃里，还有一个野兽。——一个未被克服的野兽。

他站着像一个将跃的虎；但是我不喜欢那些紧张的灵魂；也厌恶它们讳言一切的态度。

朋友们，你们告诉我“趣味是不宜讨论的吗”？但是，整个的生命是趣味之争斗！

趣味同时是重量，天平与权者。生物想生存却不为重量，天平与权者而争斗是不幸的！

这高尚的人，如果他开始厌倦于他的高尚：那时候他的美才会开始；——只有那时候，我才愿喜欢他，才觉得他合我的趣味。

直到他背弃了他自己的时候，他才能跳过他的暗影，——真的，而跳入他的太阳里。

他坐在阴处太久了，这精神之忏悔者已经双颊灰白了；他几乎在期待中饿死。

他的眼睛里还有轻蔑，他的双唇藏着厌倦。不错，他现在休息着，但还不是在太阳底下。

他应当像牛一样；他的幸福应当有泥土气息，而不是对于大地的轻蔑。

我愿看见他如一头在犁前喘叫的白牛，它的喘叫应当赞颂大地的一切。

他面部还是黑的；他的手之影子遮住了它。他的目光的意义还被掩在阴处。

他的行为还是遮着他自己的阴影；行为遮暗了行为者。他还不曾克服他的行为。

真的，我很喜欢的牛似的颈背；但是我愿也看见天使似的眼睛。

他应当忘却他的英雄之意志：他应当不仅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高举的人：——以太应当可以高举他，这无意志的人！

他曾克服过怪物，他曾解决过谜。但是他应当赎救他的怪物与谜，而使它们成为神圣的孩子。

他的知识还不曾学会微笑，也不曾学会无妒忌；他的热情之流还不曾在美里平静过。

真的，他的热望不应停顿而沉没在满足里，而应在美里！

怜悯属于伟大的人之慷慨。

手臂放在头上：英雄应当如此休息；应当如此克服他的休息。

美正是英雄的最难的事。一切热烈的意志不能抓到美。

多一点，少一点：在这里已算过分了，在这里已算是太利害了。

高尚的人啊，松懈了的筋肉，无鞍韂的意志；这是你们最难的事！

当权力变成怜悯的，而下降到可见的地方，我称这种俯就为美。

我向你这权力者热烈地要求美，甚至其他任何人。让你的善良是你最后的自我胜利罢。

我相信你能作各种的恶：所以我希望你为善。

真的，我常笑那些因跛腿而自称为善良的弱者！

你应当仿效柱之道德：它愈升高，愈美丽而精巧；但是它的内在的抵抗力愈强大。

是的，高尚的人啊，有一天你会美丽起来，而拿着镜子照你自己的美。

那时候你的灵魂因神圣的希望而激动起来；你的虚荣之中有崇拜！

这是灵魂的秘密：英雄抛弃了灵魂以后，在梦里——超英雄走近着他。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文化之邦

我在未来里飞得太远了：一种恐惧抓住了我。

我望望四方，看啊！只有时间是我的唯一的同代者。

于是我回转身向后逃遁，——我加速地飞着。今日之人呀，因此我到了你们这里，我到了文化之邦。

我第一次用适宜的眼光与热诚的希望来访问你们：真的，我带着渴望的心来的。

但是以后怎样呢？虽然我恐惧，——我忍不住笑起来！我的眼睛从不曾看见过这种涂彩之物。

我不停地笑，同时我的腿和我的心还战栗着："这里竟是一切颜料罐之家乡"——我说。

今日之人啊，你们的面孔与四肢被耀目的颜色涂成各种样式，我骇怪地看见你们坐在那里！

你们四周有五十面镜子，阿谀而反映着你们这颜色之戏！

今日之人啊，任何好的面具，不会胜于你们自己的尊容！

谁能认出你们呢？

你们身上原涂着过去的记号，又盖上了新的记号：这样，一切识密码者不能解释你们！

即令有人会考查内脏：但是你们能使谁相信你们还有内脏呢！你们似乎是颜料与胶纸片塑成的。

各个时代与各种人民都隔着你们的面罩混杂地偷看着：一切习惯与一切信仰从你们的手势里混杂地谈说着。

谁除去了你们的面罩、包布、颜色与手势，便会在他面前看到一个可以吓鸟之物。

真的，我就是一个被吓的鸟儿，曾见过你们的无颜色的裸体；当这骨骼向我秋波频注时，我忙逃了。

我宁愿在地狱里和过去的幽灵一同作工！——因为地狱里的住民还比你们有内容些！

今日之人啊，我的内心的痛苦是：既不能忍受你们的裸体，又不能忍受你们的穿著！

真的，未来的不可知的焦急和一切使迷路的鸟战栗之物，都比你们的“实在”，使人安心些自在些。

因为你们如是说：“我们完全是实在的，无信仰，也无迷信。”这样，你们塞满自己的口，而并没有吞咽的咽喉。

你们这些着色的人啊，你们怎能信仰呢？——你们是一切信仰之图画！

你们是信仰之行动着的驳论和思想之四肢的脱节。你们这些实在者，我称你们为不可信者！

一切时代在你们的精神里互相詈骂；一切时期之梦想与闲谈远比你们的醒着的理智更实在。

你们是不生育的：所以你们缺乏信仰。生而创造者总有他的真实的梦与星球的信号。——他信仰着信仰！

你们是半掩的门，掘坟穴的工人等候在外面。你们的实在便是“一切值得死灭”。——啊，不孕的人们，活着的骸骨啊，你们在我面前站着。你们中间必定也有能够自知的人。

他说：“当我熟睡的时候，也许上帝盗去了我什么东西罢？

真的，那很够制造一个妇人的材料！

我肋骨之贫瘦是奇特的！”许多今日之人如是说。

真的，今日之人啊，你使我发笑了！尤其是你们自己觉得惊诧的时候！

如果我不能笑你们的自惊，而不得不吸干你们杯里的作呕的液体，我真是不幸的！

但是我轻轻地载着你们，因为我有重负掮着；如果渺小的蝇停在我的重负上，那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我的负担并不因此更重些！今日之人啊，给我以最大的疲倦的不是你们。——唉，我还得同我的渴望爬上那里去呢！我从每个山巅找寻我的故乡。

但是，无论何处，我找不到它。每一个城是我漫游之过程，每一个门是我旅行之起点。

我刚才曾被我的心推向这些今日之人，现在他们只是使我发笑的陌生人了；我从我的故乡被逐出来。

所以我只爱我的孩子们的故乡，海外的尚未发现的地方。

我吩咐我的帆永远找寻着。

我要向我的孩子赎罪，因为我是我的祖先的子孙；我也要用整个的未来，——赎回这个现在！——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无玷的知识

昨夜月亮出来的时候，它在地平线上是那样地沉重而饱满：我觉得它似乎想诞生一个太阳一样。

但是它用它的怀孕说谎；然而我宁信月中的男子而不信妇人。

不错，这畏怯的夜游者也不甚有男子气概。真的，他带着一副坏心思经过屋顶。

因为这月中的修道士是充满着贪欲与妒忌的；他贪想着大地与爱人之一切快乐。

不，我不爱它，这屋檐下的猫！我厌恶那些在半开的窗外的偷视者！

它虔信地沉默地在星之地毯上走过：——但是我厌恶那些悄悄地步行，而不使刺马具作响的人们。

诚实者之步武必有声音；但是猫却用逃遁的步伐走着。看罢，月亮像猫似地不诚实地前进着。——

敏感的伪善者，“找寻纯知者”，我给你们这个譬喻。我称你们为肉欲者！

你们也爱大地与大地的一切：我曾猜透了你们！——但是，你们的爱里有羞耻，也有坏心思。——你们像月亮。

人们说服了你们：使你们的精神轻蔑大地的一切，但是还不曾说服你们的内脏：然而这内脏却正是你们身上的最强者！

……而这便是我所谓对于万物的无玷的知识：对于万物，别无希望，只求能够躺在它们旁边，如百眼的镜子一样！

啊，敏感的伪善者啊，肉欲者呵！你们的希望里缺少天真：所以你们毁谤希望！

真的，你们之爱大地不及乐于创造的创造者与生育者！

天真何在？天真在有生育之意志的地方。谁想创造高出于己之物，我便认为他便有最纯洁的意志。

美何在？美在我必得用整个意志去“意志”的地方；在我愿爱、愿死灭使形象不仅是一个形象的地方。

爱与死是自古以来成双捉对的。求爱之意志：那便是预备死。怯懦者，我向你们如是说！

但是你们认为你们斜行而衰弱的目光是“沉思”！而怯懦者之目光可以接触的一切是“美”！啊，你们污秽了高贵的名字！

无垢的人啊，纯知者啊，你们所得到的诅咒便是你们的永不生育：虽然你们沉重而饱满地躺在天边！

真的，你们嘴里充满高贵的语言；而你们妄想我们相信：你们的心灵泛溢着。诳语者啊！

但是我的语言是粗糙的不值价的不成形的：我喜欢拾起你们盛宴时掉落在桌下的食物。

我用这个已足够把真理告诉伪善者了！真的，我的鱼刺，空壳与冬青叶，应当使你们的鼻作痒，伪善者啊！

在你们与你们的盛宴的周遭，空气是恶浊的：因为你们的欲念，诳语与神秘是在空气里！

先敢于信仰你们自己——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内脏罢！不自信者永是诳者。

“纯洁的人”啊，你们在自己面前放了一个上帝的面具；你们的可怕的蛇在一个上帝的面具后面爬着。

真的，“沉思者”呵，你们真会欺骗呢！查拉斯图拉也被你们的神圣的皮所蒙蔽；他不曾猜到怎样的蛇填满在这皮里。

找寻纯知者啊，在你们的游戏里我似乎曾看见一个上帝的灵魂！我不曾知道有比你们的伪造还更好的艺术！

我们间的距离给我蒙住了蛇之秽物与恶臭，藏住了爬伏在那里的一个四脚蛇之肉欲的诡计。

但是，我走近了你们：接着，白昼为我来到了，——而现在它也为你们来到了，——月亮之爱更是要完结了！

看那里罢！它在黎明之前惊诧得泛白了！

因为红日已经到来，——它对于地球的爱也已经到来！

太阳整个的爱是天真，是创造性的渴望！

看那里罢，黎明不耐烦地来到海上！你们不感到它的爱之焦渴与热喘吗？

它想吸饮海，而把海从深处提到它的高度：同时，海之渴望贡献着无数的乳房。

因为海愿被太阳之渴所吻吸；它想变成空气，高度，与光明之通路，甚至变成光明！

真的，我也如太阳一样，爱生命与一切深海。

而我称这个为知识：一切深的要被提到——我的高度！——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当我睡着的时候，一个小羊咬吃我额上的长春藤之花圈。——它一面吃，一面说：“查拉斯图拉不再是一个学者了！”

接着，它便不屑地骄傲地离去：这都是一个孩子告诉我的。

我爱躺在这里，孩子们傍着坏墙在蓟草与红罂粟里游戏的地方。

对于孩子们与花草，我仍然是一个学者。他们作恶时也是天真的。

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我的命运要我如是。——让这命运被祝福罢！

事实是这样：我离去了学者的家，我曾把门恶狠狠地带上。

我的挨饿的灵魂坐在他们桌旁太久了！我对于知识的态度不是如压碎核桃一样，而他们却正如是。

我爱自由和清鲜地方的空气。我宁爱甜睡在牛皮上，而不在他们的荣誉与威严上！

我因我的思想而烧红了灼痛了：它们常常阻断我的呼吸。

于是我必得到露天里去，离开一切的尘室。

但是，他们冷静地坐在凉爽的阴处：无论在哪里，他们只做观客，决不坐在太阳射着石阶的地方。

他们像那些张着口在街上看人的闲走者：这样，他们等候着，张着口看别人的思想。

谁用手抚触他们，他们像面粉袋一样，不自觉地在四周扬起一些灰尘。但是谁猜到他们的灰尘，是从谷里，从夏日田地之金色幸福里来的呢？

当他们自信为聪明的时候，那些简短的格言与真理简直使我毛竖：他们的智慧常有泥沼的气息；真的，我已经听到他们的智慧里的蛙鸣了。

他们是很能干的，他们有很精巧的手指：我的单纯与他们的复杂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手指知道抽线，作结，与纺织：所以他们编打着精神之袜！

他们是很好的钟：假若别人留心把它们适宜地扭紧！于是它们不错地指出时刻，而响出一个谦卑的滴答。

他们像磨坊与碎谷器似地工作着：让人们抛一点谷进去罢！——他们知道磨碎壳而使它成粉。

他们善于互相监视着彼此的手指，彼此不相信任。他们发明一些小策略，侦视着那些知识已跛的人，——他们蜘蛛似地等候着。

我常见他们小心地预备毒药；而用玻璃手套掩护着自己的手指。

他们知道玩掷假的骰子，而我常见他们热心地玩掷着，以致汗流如洗。

我与他们互不相识，他们的道德之可厌，甚于他们的虚伪与他们的假骰子。

当我与他们共住时，我住在他们之上。因此他们恨我。

他们不愿知道有人在他们头上走着；所以在我与他们之间，他们放了泥木与秽物。

这样，他们喑哑了我的脚步之声音：而直到现在，最大的学者最不曾听到过我。

在我与他们之间，他们放了人类之一切弱点与错误：——在他们的住宅里，这个被称为“假天花板”。

但是，无论如何，我与我的思想在他们头上走着：即令我踩着我自己的弱点，那还是在他们与他们的头上。

因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正义如是说。我所意志的事，他们没有意志的权利！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诗人

“自从我更认识肉体以后，”——查拉斯图拉向他的一个弟子说，——“精神之于我仅成了某种范围内的精神；而一切不变之物——那只是象征。”

“我曾听到你这样说过，”弟子说；“那次你曾加上一句：‘但是诗人们太善于说谎了。’为什么你说诗人们太善于说谎呢？”

“为什么？”查拉斯图拉说。“你问为什么吗？我不是随便让别人问为什么的人。

难道我的经验，才只是昨日的吗？很久以来，我已用经验考察过我的论据了。

难道我必得是一个记忆之桶，以留住我的许多理由吗？

我已经很不容易留住我的意见呢；许多鸟儿展翼飞了。

但是，有时候我的鸽笼里也有一个迷路的鸟。它于我是陌生的；当我的手去捉它时，它战栗着。

查拉斯图拉从前曾向你说过什么呢？诗人们太善于说谎吗？——但是查拉斯图拉自己也是一个诗人。

你相信他对于这点是说着真话吗？为什么你相信他呢？”

弟子答道：“我信任查拉斯图拉。”但是查拉斯图拉摇摇头笑了。

“信仰不能神圣化我，”他说，“尤其是对于我的信仰。”

但是假定有人十分诚实地说，诗人们太善于说谎：他是有理的。——我们太善于说谎了。

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少，而我们是笨拙的学习者：所以我们必得说谎。

哪一个诗人不曾伪造他的酒呢？许多毒液曾在我们的地窖里预备；许多不可形容之物曾在那里完成。

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所以我们由衷地喜欢痴子，尤其是痴呆的少妇！

我们渴想知道老妇们晚间互述的故事。我们称这个是我们身上的永恒的女性。

我们似乎以为有一条秘密的知识之通路，而这路是不容稍有知识的人通过的：所以我们相信民众和它的“智慧”。

但是诗人们都相信：谁伸着耳朵躺在草上，或在荒野的斜坡上，总可以学到一点天地间的事。

如果他们得到一点缠绵的情感，他们便相信大自然也恋爱了他们：便相信大自然潜行到他们的耳朵里，低说着秘事与情话：他们在别人前以此自豪，以此为荣！

唉，天地间许多事情，只有诗人们才梦想过！

而尤其是天上的事情：因为一切神是诗人之寓言与造作！

真的，我们总被引向高处，——换言之，被引向白云之乡：在那里，我们安放我们的多色的气球，而称它们为神与超人：——他们都够轻，可以坐在这种座位上！——这些神与超人。

唉，我如何地厌倦于一切无内容被强称为实在的东西啊！

唉，我如何地厌倦于诗人们啊！

查拉斯图拉说完以后，他的弟子悻悻地沉默着。查拉斯图拉便也不再发言；他收视向内，如望着远处一样。最后他叹息了，他吸了一口气。

“我属于今日与过去，”他于是说；“但是我身上有属于明日后日与未来之物。

我已厌倦于旧的新的诗人：我认为他们都太浅薄，都是没有深度的海。

他们不曾深思过；所以他们的感情不曾直达到深底。

一点淫乐，一点烦恼：这是他们最好的思索。

我认为他们的竖琴之声音只是鬼魅之呼吸与逃遁；直到现在，他们从声音的热诚里曾了解了什么呢！——

他们对于我，还不够清洁：他们弄混自己的水，使它似乎深些。

他们愿被认为和解者：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一些依违两可者，好事者，不彻底者与不洁者！

唉，我在他们的海里，抛下我的网，想捉好鱼；但是我总拖出一个古神之头。

这样，海把一个石块赠给饿者。他们自己也像从海里来的。

不错，那里面也有珍珠：这更使他们像坚硬的介壳类。在他们身上，咸的泡沫代替了灵魂。

他们从海学得了虚荣：海不是一切孔雀中之最虚荣者吗？

即在最丑的牛前，它也展开它的屏；它决不厌倦于展开它的银与丝的花边扇。

牛轻蔑地望着，它的灵魂靠近着沙地，更靠近着丛林，最靠近着泥沼。

美与海与孔雀之屏，于它何有呢！这是我贡献给诗人们的譬喻。

真的，他们的精神是一切孔雀之最虚荣者与一个虚荣之海！

诗人之精神需要观客，即令观客是一些牛！——但是我已经厌恶这精神了；我看出他们自厌的时候也快要到来。

我已经看见诗人们改变了，诗人们的目光转向自己。

我已经看见精神之忏悔者出现：他是从诗人中生出来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大事变

海里有一个岛——距查拉斯图拉的幸福之岛颇近——那上面有一个永远冒烟的火山；一般人，尤其是老妇人，都说这岛是阻住地狱之门的岩石：而那穿过火山而下的狭路是直达这门的。

查拉斯图拉留住在幸福之岛上时，一只船来到这火山冒烟的岛旁碇泊；它的船员便登岸去猎兔子。但是船长和水手们在正午重新集合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穿过空地，走向他们，他清晰地高呼着：“现在是时候了！现在简直是时候了！”

当这形象走近了他们时，——他影子似地迅速地跑向火山去，——他们

很惊奇地认出了查拉斯图拉；因为除船长外，他们都曾见过查拉斯图拉，他们如一般人一样地爱查拉斯图拉：同量的爱和畏惧被混合在一起。

“看罢！”老舵手说，“查拉斯图拉往地狱去了！”

正当这些水手们碇泊火焰之岛的时候，幸福之岛上确已有查拉斯图拉失踪的谣言；他的朋友们被人询问时，答道：查拉斯图拉夜间趁船离去，不曾说明他的方向。

这样，一种忧虑蔓延着。三天后这种焦急之外又加上了水手们的叙述，——于是一般人都说魔鬼把查拉斯图拉抓住了。他的弟子们却笑而不信；其中一个并且说：“我毋宁相信查拉斯图拉抓住了魔鬼。”但是他们的灵魂之深处却充满着悲哀与渴望：第五日查拉斯图拉又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自然快乐极了。

这是查拉斯图拉与火犬谈话之记录：“地球有一层皮；”他说，“而这层皮有许多病。例如，这许多病的一种名叫‘人类’。

这许多病的另一种名叫火犬：关于这火犬，人类让自己互说了许多诳语。

为着深究这秘密，我越过大海；我已经看见了裸体的真理，真的！从脚裸到颈的真理。

我现在知道了关于火犬的真理，因而也知道了那些不仅是老妇人害怕的，推翻与反叛之魔鬼的真理。

‘火犬啊，从你的深处出来罢！’我这样喊，‘供认你的深度究竟多么深罢！你从何处取得你的吐唾物呢？’

你丰满地饮吸着海：你的语言之盐性告诉看我！真的，你这深处的犬，取食于地面太多了！

我至多把你当成大地之腹语者：而当我听到推翻与反叛之魔鬼说话时，我总觉得它们像你：盐性的，欺骗的，浅薄的。

你们知道怎样叫吠和怎样用灰屑遮暗天空！你们是最上等的夸大狂者，你们充分地学会了使污泥沸腾的艺术。

无论何处，你们必使污泥和腐烂，空洞而被压之物，跟随着你们：它们想取得自由。

‘自由’是你们最喜欢的呼声：但是当‘大事变’被包围在许多叫吠与烟雾里时，我对它们便失却了信仰。

亲爱的地狱之善闹者啊！相信我罢，最大的事变——那不是我们最喧吵的，而是我们最沉默的时刻。

世界不绕着新闹声之发明者而旋转，它绕着新价值之发明者而旋转；它无声地旋转着。

所以供认了罢！当你的闹声与烟雾消散了的时候，所获的结果是极不足道的。一个城市变成了木乃伊，一个石像倒在泥里，又算什么呢！

我再向石像之破坏者补说这句话。抛盐入海，推倒石像在泥里，那是最大的疯狂。

石像躺在你们的轻蔑之泥里：但这正是它生存之原理；它的新生命和生气勃勃的美，要从轻蔑中诞生出来！

它现在用更神圣的轮廓再站立着，那轮廓所表现的痛苦使它诱惑性更大些；真的，破坏者啊，它还得谢谢你们曾推翻了它呢！

我把这忠告给帝王与教堂与一切年龄的或道德的衰老者：——让你们被推翻，而再返于生命，而使道德再回向你们罢！”

我在火犬前如是说：于是它愠然地阻止了我，问道：“教堂？那到底是什么？”

“教堂吗？”我答，“那是一种国家，是最作诳语的那一种。但是别多讲罢，伪善之犬啊！你当然最知道你自己的同类！

国家像你一样，是一头伪善之犬；为使人相信它的话来自万物之源，它像你一样地善于用叫吠与烟雾发言。

因为国家无论如何要做大地上最重要的兽；而一般人也认为它是的。”

我说完了，火犬因妒而狂似地乱叫乱动起来。“怎样！”它喊道，“大地上最重要的兽吗？而一般人竟承认吗？”它从喉管里吐出多量的气体和可怕的闹响，我以为它会被愤怒与妒忌所窒息。

最后，它终于平静下来，它的喘息也减轻了；但是它刚不出声，我便笑着说：“火犬，你发怒了：所以我对你的判断是不错的！

为着使我维持我的有理，我向你说另一个火犬的故事罢：它倒是真从大地的心里说话。

它的呼吸是金和金雨：它的心要它如是。灰屑、烟雾与热唾，于它有何用处呢！

笑像一片彩云似地从它飞去；它反对你的逆气、吐呕与腹痛！

但是它的金与笑，——它自大地的心里取来：因为，索性让你知道罢，大地之心是金的。”

火犬听到了这些话，它再不能继续听下去了。它羞愧地垂下它的尾巴，失色地喊出几声“哇哇”，爬向洞里去了。——

查拉斯图拉如是叙述。但是弟子们几乎不曾倾听他：他们迫切地想向他谈说水手们，兔子与那飞跑的人。

“我应如何解释呢！”查拉斯图拉说。“我那时真是一个鬼魅吗？

但是那无疑地是我的影子。你们当然曾听到过旅行者与他的影子罢？

一件事却是无疑的：我必得更严厉地抓住它；——否则它终会损伤我的名誉。”

查拉斯图拉又惊诧地摇摇头。“我应如何解释呢！”他重述着。

“为什么那鬼魅喊着：‘现在是时候了！现在简直是时候了！’对于什么事情，——现在简直是时候了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卜者

“——我看到一个无边的悲哀降到人间。最好的人物已疲倦于自己的工作。

一个学说流行着，一个信仰陪伴者它：‘一切是空，一切相同，一切完了！’每个丘陵都回应着：‘一切是空，一切相同，一切完了！’不错，我们曾收获过：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果实腐烂了，变成棕色了呢？昨夜作恶的月亮里落下了什么吗？

我们的工作只是虚无，我们的酒变成了毒药，散布恶运的凶人萎黄了我们的田地和我们的心。

我们都枯涸了；假如火堕在我们身上，我们便会灰屑似地变成微尘：——是的，我们也使火疲乏了。

一切泉水为我们干涸了，海已经退去。整个的地要裂开，但是深谷不愿吞埋我们！

‘唉！我们可以自沉的海何在呢？’我们的怨诉如是说。而这怨诉只在平浅的泥沼上回顾着。

真的，我们也懒得死了；现在我们还醒着而生活下去，在死穴里。”——查拉斯图拉听到一个卜者如是说；这预言直打入他的心坎而改变了他。他悲哀地疲乏地漫走着；他成为卜者所说的人们之一。

“真的”，他向弟子们说，“这长期的黄昏不久就要降到人间了。唉，我将如何救助我的光明，度过这漫漫的黄昏呢！

我如何使它不致在悲哀里窒息呢！它还得是辽远的世界与黑夜的光明呢！”

这样查拉斯图拉因他在此地而到处漫走着；三整天，他不食也不饮；他不休息，也不发言。最后，他竟熟睡起来。但是他的第子们坐在他旁边，整夜地守着，焦急地等候着他再醒悟，再发言，和他的痛苦的痊愈。

这便是查拉斯图拉醒后向弟子们的说教；但是他们觉得他的声音来自远处。

“朋友们，倾听我所做的梦罢，帮助我猜透它的意义罢！

这梦对于我还是一个谜；它的意义被藏闭在它里面，还不能以自由的翼在它顶上飞翔。

我梦到我整个地抛弃了我的生命。我在死神之堡的孤独的山上，成了守夜者与守坟者。

在那里我守着死神的棺木：黑暗的甬道里充满了它的胜利的锦标。消失了生命穿过玻璃棺望着我。

我吸着永恒之杂着灰的气息：我的多尘的灵魂被重压着。

谁能在这地方轻减他的灵魂呢！

半夜的光明包围着我；孤独也坐在它旁边；第三还有断续地喘着气的死的沉默，我最坏的朋友。

我携带着钥匙，一切钥匙的最锈者；我知道怎样开最会作恨声的门。

当两扇门叶开的时候，它的声音如哑劣的蛙鸣似地，传遍了长的走廊：这夜鸟悻悻地叫着，它不愿被惊醒。

但是当一切没有声响，而我独自坐在这不怀好意的沉默里的时候，这再来的寂寥才更可怖些，而更使我的心悲苦。

这样，时间慢慢地蠕动着，假若还有所谓时间：我怎能知道呢！但是使我醒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门被敲击了三声，如雷响一样，甬道便也回应了三次：于是我走向门边。

吓！我喊道，谁载着自己的灰上山来了呢？吓！吓！谁载着自己的灰上山来了呢？

我转动了钥匙，我推着门，我努力地推着而力竭起来。但是那门一点也不曾开。

那时候，一阵大风暴扑开了两扇门叶：它尖锐地呼啸着，狂刮着，抛给我一个黑棺：在呼啸中，在喧闹中，黑棺自己裂碎了，而吐出了千百个笑。

千百个孩子的，天使的，枭鸟的，疯人的，和大如小孩的蝴蝶的丑脸对

着我大声笑骂。
我怕极了：我被推倒在地下。我骇呼了，我从不曾那样骇呼过。
但是我自己的呼声惊醒了我：——我恢复了知觉。”——查拉斯图拉说完了他的梦，便沉默着：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梦应如何解释。但是他最得意的弟子立刻站起来，握着查拉斯图拉的手说道：“啊，查拉斯图拉，你自己的生活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梦。
你自己不就是那阵风，锐呼着扑开死神之门吗？
你自己不就是那个黑棺，充满着多色的恶与生命之天使的丑脸吗？
真的，查拉斯图拉如千百个孩子的笑一样，走到每个死者的室里，去笑一切守夜者守坟者和叮当作响的管钥匙者。
你用你的笑使他们恐惧而推倒他们；昏迷与醒悟证明你对于他们的权力。
即令那长期的黄昏与致命的疲倦到来，你不会从我们的天空消失，你这生命的肯定者！
你曾使我们看到新的星球与夜间的新光耀；真的，你把你的笑像多色的幕帐一样张在我们头上。
现在孩子的笑将永自棺里传出来；现在一阵烈风会来，它会克服了那致命的疲倦：你自己便是它的保人与卜者！
真的，你梦见了他们，你的仇敌：这是你最痛苦的梦。
但是，既然你从他们那里醒来，而恢复了知觉，他们也会自己醒来，——而来就你！”——
这弟子如是说；其余的弟子便紧绕着查拉斯图拉，握着他的手而想劝他离开他的床与他的悲哀，而常态地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查拉斯图拉目光陌生地起坐在床上。他像一个久别重归的人一样，凝视着弟子们，而考察他们的面孔；他还不能认出他们。直到他们扶起他站着，他的眼睛才突然变了；他弄清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他抚着长须，用洪大的声音说：“好罢，这一切都会合时宜地到来；朋友们，留心给我们快快地预备一顿美餐罢！我想这样赎回我的恶梦！
但是那卜者应当与我共饮共食：真的，我将告诉他一个可以自沉的海！”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接着他很久地注视着那释梦的弟子的面孔，而摇摇头。——赎救
有一天，查拉斯图拉经过大桥，残废者与乞丐围住了他。
一个驼背者向他说：
“看啊，查拉斯图拉！一般人都向你请教了，信仰你的学说了：但是为使他们完全相信你，另一件事是必要的。——你必得也说服我们这些残废者！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选择，真的，有一个可以多方面把握着的机会！你可以使盲者重见太阳，跛者再跑路；你可以轻减那背上负担太重的人：——我相信这将是使残废者相信查拉斯图拉的真方法！”
但是查拉斯图拉向这发言者如是答道：“谁取去了驼背者的驼背，同时也取去了他的精神：——一般人这样说。如果盲者重获光明，他便会看见大地上许多坏事：因此他诅咒那使他病愈的人。谁使跛者跑路，便给跛者以最大的损害；因为他刚知道跑路时，他的恶便会自由地走出来：——这都是人们对于残废者的说法。当人们汲取查拉斯图拉的意见时，查拉斯图拉为什么不

也汲取一般人的意见呢？

自从我住在人群里，我便发现：有人少了眼睛，别一个少了耳朵，第三个人没有脚，还有许多人失去了舌头或鼻子，甚至于失去了头颅。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最小的恶。

我看见，我曾看见更坏的可怖的事情，我不愿全说，但我又不愿全不说：——有些人缺少一切而一件东西却太多，——有些人仅是一个大眼睛，一个大嘴巴，一个大肚子，或是别的大东西，——我称他们为反面的残废者。

当我离别了孤独，第一次经过这桥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再三地注视着，最后我说：‘这是一个耳朵！这是一个与人等高的耳朵！’但是我更迫近去审察：不错，耳朵后还蠕动着一点可怜的衰弱的小物件。真的，这大耳朵生长在一个瘦小的茎上，——而这茎便是一个人！谁在眼睛上再戴着眼镜，便可以认出一个妒忌的小面孔；并且还有一个空洞的小灵魂在这茎尖上摇摆着。但是一般人告诉我：这大耳朵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伟人，是一个天才。不过一般人说起伟人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他们。——我坚持着我的信念：这是一个‘一切都太少一件东西却太多’的反面的残废者。”

查拉斯图拉向驼背者和驼背者所代表所辩护的人说完以后，他很不高兴地转向弟子们说：“真的，朋友们，我在人群里走着，像在人类之断片与肢体里一样！

我发现了人体割裂，四肢抛散，如在战场上屠场上似地，这对于我的眼睛，实是最可怖的事。

我的眼睛由现在逃回过去里：而我发现的并无不同：断片，肢体与可怕的机缘，——而没有人！

大地之现在与过去——唉！朋友们，——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如果我不能预知那命定必来之物，我简直不能生活。

预知者，意志者，创造者，未来之本身和达到未来之桥。唉，在某种意义上，站在这桥头的残废者：这一切都是查拉斯图拉。

你们常常自问：‘查拉斯图拉对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怎样称呼他呢？’如我一样，你们把问题作自己的答语。

他是允诺者吗，或是完成者？征服者吗，或是继承者？收获吗，或是犁刃？医生吗，或是新愈者？

他是诗人吗，或是求真者？解放者吗，或者克服者？好人吗，或是坏人？

我在人群里走着，像在未来之断片里一样：这未来是我看见的未来。

我整个的想像与努力，是组合断片与谜与可怕的机缘的统一之物。

如果人不是诗人，猜谜者与机缘之拯救者，我怎能忍受为人呢！

拯救过去的人们，而改变‘已如是’为‘我曾要它如是’：——这才是我所谓赎救！

意志，——这是解放者与传递喜讯者的名字：朋友们，我曾如是教你们！现在也学得这个罢：意志自己还是一个囚犯。

对于一切已成的，无力改变：所以它对于过去的一切，是一个恶意的观察。

意志不能改变过去；它不能打败时间与时间的希望，——这是它的的最

寂寞的痛苦。

意志解放一切：但是它自己如何从痛苦里自救，而嘲弄它的囚室呢？

唉，每一个囚犯都变成疯子！被囚的意志也疯狂地自救。

它的愤怒是时间不能倒退；‘已如是者’——便是意志不能踢开的石块。

所以意志因恼怒而踢开许多石块，它找着不感觉到恼怒的人而施行报复。

这样，意志这解放者成为一个作恶者，它对于能忍受痛苦的一切施行报复，因为它自己不能返于过去。

这才是报复：意志对于时间与时间之‘已如是’的厌恶。

真的，我们的意志里有一个大疯狂；这疯狂之学得了精神，成为对于人类的一切的诅咒！

朋友们，报仇的精神：那是直到现在人类之最好的思考；而痛苦所在的地方，便也应有惩罚。

‘惩罚，’这是报复的自称：它用一个诳字藏着一个好心。

既然意志者因不能向后运用意志而痛苦：所以意志与生命应被认为是惩罚。

现在一片一片的云堆积在精神上：直到疯狂说教起来：‘一切死灭，所以一切值得死灭！

‘这时间之律：时间必得吞食它的孩子，却正是正义’：疯狂如是说教。

‘万物是依照正义与惩罚而道德地安排着的。啊，何处是万物之潮里和“生存”惩罚之潮里的拯数呢？’疯狂如是说教。

‘如果永恒的正义存在，拯救是可能的吗？唉，已如是这石块是不能移动的：一切惩罚必得也是永恒的！’疯狂如是说教。

‘任何行为不能被毁灭：它怎能被惩罚解除呢！“生存”惩罚里的永恒之物——是生存必得永恒地再是行为与罪过！

除非意志终于自救，或意志变成不意志’：——但是，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个疯狂的寓言！

当我告诉你们：‘意志是创造性的’，我曾引导你们远离了这些寓言的故事。

一切‘已如是’都是断片与谜与可怕的机缘，——除非创造性的意志补说：‘但是我曾要它如是！’

——除非创造性的意志补说：‘但是我要它如是！我将要它如是！’它已经如是说过了吗？而它什么时候才如是说呢？意志已从它自己的疯狂里得救了吗？

意志已是它自己的拯救者与传递喜讯者吗？它忘却了报复之精神和切齿的愤怒吗？

谁教它与时间讲和了呢？谁把那比讲和更高之物教了它呢？

意志，这权力意志，必得追求比讲和更高之物：——但是它如何可能呢？谁教它向后意志呢？”

查拉斯图拉说到这里，忽然如一个为极度惊骇所袭击的人一样，停止了他的说教。他用畏惧的眼睛望着弟子们；他的目光箭似地穿透了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后的思想。但是一会儿他又笑起来，平静地说道：

“生活在人群里是难的，因为沉默是难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好说话的

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驼背者藏着面孔倾听了这段谈话：当他听到查拉斯图拉的笑声，他好奇地抬起眼睛慢慢地说：

“为什么查拉斯图拉向我们说的话，和向弟子们说的不同呢？”

查拉斯图拉答道：“这有何可怪呢！我们应当用弯曲的方法向驼背者说话！”

“很好，”驼背者说；“我们也应当向学生们传授学说。”

但是查拉斯图拉为什么向弟子们说的话，——和向自己说的不同呢？

——人间的智慧

高处不可怕，而斜坡是可怕的！

在斜坡上，目光向下瞰望，而手却向上攀援。这双重的意志使心昏眩。

唉，朋友们，你们能猜到我心里的双重意志吗？

我的斜坡与危险是我的目光向上投射，而我的手却想悬挂在、支持在——深处！

我的意志执着于人类，我用锁链使我与人类连系着，因为我是被吸引向超人去的：所以我的另一意志要往那里去。

所以我盲目地住在人群里：好似我全不认识他们：目的只在使我的手不完全失去对于硬物的信仰。

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这种黑暗与安慰常常包围着我。我为着每一个流氓，坐在桩廊前，我问：“谁要欺骗我呢？”

我的第一宗人间的智慧是：让我自己被欺骗，而不使我自己防卫着欺骗者。

唉，如果我对抗人群而自卫着，人群怎能做我的气球之铁锚呢！我将很容易地被夺去，被吸向高远的地方！

这种神意统治着我的命运，我必得没有先见之明。

谁不愿在人群中渴死，便得学用一切杯儿饮水；谁想在人群里保持清洁，便得学用污水自洗。

而这是我常常自慰的话：“勇敢些！鼓舞起来罢！老而益壮的心！你在一个恶运里的失败了：享受它如你的幸福罢！”

我的第二宗人间的智慧是：我忍受虚荣者甚于骄傲者。

被中伤的虚荣不是一切悲剧之母亲吗？但是，骄傲被中伤的地方，一种胜于骄傲之物成长着。

生命要成为好戏，它必得有好的表演：因而必得有好角色。

我觉得一切虚荣者是好角色：他们表演着而要别人看他们，——他们整个的精神是在这意志里。

他们互相表演，互相发现；我喜欢在他们旁边看着生命，——这可以治好忧郁。

所以我忍受虚荣者，因为他们是我的忧郁之医生；因为他们把我与人群连系着如把我与戏剧连系着一样。

并且谁能测到虚荣者之谦卑的整个深度呢！我对他是善意的，而同情于他们的谦卑。

他要从你们学到自信；他以你们的目光自养，而在你们掌里采食你们的赞颂。

只要你们因赞颂他而说诳，他便喜欢听信你们的诳语：因为他的心从最

深处叹息着：“我是什么呢！”

如果真正的道德是不自知：好罢，虚荣者不自知其谦卑！——我的第三宗人间的智慧是：不让你们的畏怯使我厌倦于恶人的表演。

我极乐于看炎热的太阳所孕育的奇迹：虎与棕榈树与响尾蛇。

在人群里，炎热的太阳也有好的孵化，恶人里也有许多奇物。

不错，我觉得你们中间的智者，并不真正地聪明：同样地，我也觉得人群中的恶者，也不如传说之甚。

我常常摇着头自问：响尾蛇，你们为什么还摇响你们的尾巴呢？

真的，恶也还有一个未来！最热的南方还未曾被人发现。

现在许多已经被称的极恶之物也不过十二尺宽、三个月久罢了！但是有一天世界会有更大的龙到来。

为使超人也得有他的龙，非超龙不足以称超人：许多炎热的太阳还得炙照卑湿的太古的森林！

你们的野猫必得演进为虎，毒蛙为鳄：因为好猎人必得有好猎物！

真的，善良者正直者啊，你们有许多可嗤笑处，尤其是你们对于所谓“魔鬼”的畏惧！

你们的灵魂对于伟大太陌生了，你们会觉得善里的超人也是可怖的！

你们这些智者与学者啊，你们将逃避智慧之炎日，而超人却正在那里高兴地洗浴自己的裸体！

你们这些我所亲见的高等人啊！这是我对于你们的疑惑与我的秘密的笑：我猜到你们仍会喊我的超人做魔鬼！

唉，我对于这些高等的人和最好的人已经厌倦了：我渴望从他们的“高处”上升得更高些更远些，直达超人！

当我看见这些最好的人裸着的时候，我不禁战栗起来：于是我的翼载着我飞往辽远的未来去。

往更辽远的未来去，往艺术家从未梦想过的更南的南方去：在那里，神们以穿衣为可羞！

啊，邻人们啊，同伴们啊，我愿你们化装着打扮起来，虚荣的，可敬的，如那些善良者正直者一样，——

我也要化装坐在你们一起，——使我不能认出你们或自己：这是我最后一宗人间的智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最沉默的时刻

朋友们，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呢？你们看出我被扰乱了，被推进着，不自愿地服从着，而准备离去，——唉，准备离去你们！

是的，查拉斯图拉必得再回到他的孤独里去：但是这次归洞的熊是不快乐的！

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呢？谁命令着我呢？——唉，我的发怒的情妇要我如是；它已向我说过了；我曾把它的名字告诉过你们吗？

昨夜黄昏时候，我的最沉默的时刻曾向我说话：这便是我的泼悍的情妇的名字。

事情如是发生的：——因为我必得全部告诉你们，使你们对这匆匆离去的人不致心肠太硬！

你们知道睡着的人之恐惧吗？

他从头到脚地害怕了，因为他沉落着而梦正开始。

我向你们说这句话当一个譬喻。昨夜在那最沉默的时刻，夜沉落了，梦开始了。

时针前进着，我的生命之钟呼吸着，——我从不曾觉得我四周如此沉默过；因此我的心害怕了。

于是我听到这句无声的言语：“查拉斯图拉，你知道那个吗？”——我听到这低语便惊呼起来，血退出了我的面孔：但是我不做声。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查拉斯图拉，你知道那个，但是你不说出！”

我终于用挑战的态度答了：“是的，我知道那个，但是我不愿说出！”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查拉斯图拉，你不愿意吗？真的吗？别把你自己藏在这挑战的态度之后罢！”——

我竟孩子似地哭泣而战栗起来，我说道：“唉，是的，我很愿意，但是我如何能够呢！

免除我这个罢！这是超乎我的力量的！”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你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查拉斯图拉！说出你的话而死去罢”——

我答道：“唉，那是我的话吗？我的谁呢？我等候着一个比我有价值些的人呢；我还不够资格因它死去呢。”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你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你还不够谦卑。谦卑之皮是最厚的。”——

我答道：“我的谦卑之皮真是一切都忍受过了！我住在我的高度之下：我的峰顶多高呢？谁还不曾告诉我。但是我很清楚我的深谷。”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啊，查拉斯图拉，谁必得移山，也移深谷与平原。”——我答道：“我的说教还不曾移过山，还不曾达到人群。不错，我曾向人群去，但是我还不曾达到人群。”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你知道什么呢？露珠之降在草上是在夜间最沉默的时刻。”——

我答道：“当我发现了而遵循着我自己的路途时，他们讥笑我；真的，我的两足曾战栗呢。

他们向我说：‘你从前不识路，现在竟不知如何走路了！’”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他们的讥笑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一个忘却了服从的人：现在你应当发号施令！

你不知道谁是大家需要的人吗？那便是指挥大事业的人。

完成大事业，是难的：但是更难的是指挥大事业。

这是你最不可原谅的固执：你有权力，你却不愿统治。”——

我答道：“我缺乏狮吼以发布命令。”

于是一个低语向我说：“最沉默的言语引起大风暴。轻盈的鸽足带来的思想指挥着世界。

啊，查拉斯图拉，你应当像那应当来到之物的影子似地走着：你将命令着。命令的时候，你成为前驱。”——

我答道：“我害羞。”

于是那无声言语又说：“你必得成为孩子而不知道害羞。

青春之高傲还在你身上；你的青春来得很迟：谁要成为孩子，便得克服青春。”

我考虑了一会，战栗起来。最后我重述着我的第一句答语。“我不愿意。”

于是我四周有一个笑之爆发。唉，那笑声如何地撕碎我的内脏而劈开我的心啊！

那无声的言语最后一次说：“啊，查拉斯图拉，你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但是对于你的果实而言，你自己还不够成熟！

所以你必得再回到孤独里去：使你变成软熟的。”——第二次笑声爆发了，又逃走了：于是我四周又宁静下来，如两重宁静一样。我躺在地上，四肢流着汗。

——现在你们听到一切了，知道我何以必须回到孤独里去的原因了。朋友们，我不曾隐瞒什么。

我把这个都告诉了你们了：我这最慎秘的而愿意永远慎秘的人。

唉，朋友们，我还得有话向你们说，我还有东西赠给你们！但是我为什么不给你们呢？

我悭吝吗？——

查拉斯图拉说完这些话以后，他想到他就将离去朋友们，痛苦之权力抓住了他，使他呜咽地哭起来；任何人也不能安慰他。可是夜间他仍然留下了朋友们而独自别去。

旅行者

午夜，查拉斯图拉取道岛之中脊出发，以便第二天清晨到达那边海岸：因为他想在那里乘船。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海湾，外来船舶常在那里下碇；它们把那些想由幸福之岛渡海去的人们带走。查拉斯图拉在登山的途中，回忆着他自青春时候到现在的许多孤独的旅行与许多爬登过的山脊和峰顶。

“我是一个旅行者与登山者，”他向他的心说，“我不爱平原，我似乎不能作长时间的静坐。

无论我将遭遇什么命运与经验，——旅行与登山总会是不可少的成分：因为到头来，一个人所经验的只是自己。

我隶属于机缘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什么事情能发生在我的命运里，而不曾属于我过呢！

我的‘我’——它只是回向我来，它和它的四处飘泊的散在万物与机缘里的各部分，终于到家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更多的一些事。我现在面对着我最后的绝巅，面对着最后为我保留着的。唉，我必须登上我的最艰险的山道！唉，我已经开始了我的最孤独的途程！

但是凡我的同类都不规避这样的时刻。这时刻对他说：现在你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达到你的伟大的路！绝巅和巨壑现在交混在一起了。

你走上达到你的伟大的路！自来你的最危险的，现在成为你的最后的庇护所。

你走上达到你的伟大的路，现在临于绝地便是你的最高的勇敢！

你走上达到你的最伟大的路。这里不会有一个人悄悄地追随你！你自己的脚，抹去你后面路上铭记着的“不可能”。

假使一切的梯子使你失败，你必须在你的头上学习升登，否则你怎能向上呢？

在你的头和你的心上学习升登！现在你心中的最温柔必须成为最坚强。

对自己太姑息的人，最后从姑息得病。赞美使人坚强的一切罢！我不赞美涌流着奶油和蜜的国土！

远观而遐视，才能周知一切的事物。这是每个登山者必不可缺的倔强。

那求知者和瞪视着眼睛的人，除了表皮的理由，能看见什么呢！

哦，查拉斯图拉哟，你当热望探察一切事物的前后背景：所以你必须升登在你自己之上——向上，向上，直到你看见了你的星辰在你之下！

是呀，下视着你自己甚于下视着你的星辰！只那我称为我的绝巅，为我保留着的最后的绝巅。

查拉斯图拉一面登山，一面心里这么说，以苦心的箴言慰藉着心灵。因为他心中的剧痛为从来所没有。当他登到了山顶，看哪，一片远海展开在他的面前了；他静静地站着沉默了很久。高峰上，寒夜冷森，天宇澄明，星光烂然。

我明白了我的命运了，最后他悲切地说。好罢！我已预备停留！现在我最后的孤寂开始。

唷，这在我下面的阴沉而悲愁的大海！唷，这阴沉的梦呓的绝望！唷，命运，唷，大海哟！现在我必须向着你们下降！

我面对着我的最高迈的高山，面对着我和最遥远的途程，因此比之于以前的下降，我更要下降到更深的苦痛里，甚至于到苦痛最幽深的深渊！我的命运如是意欲。好罢！我预备停留了。

“最高的山从何处来的呢？我从前曾发问过。以后我知道它们来自海里。

这个证明被写在它们的岩石和峰顶上。最高者之达到它的高度，从最低处开始。”——查拉斯图拉在那寒冷的山巅上如是说；当他走近了海而终于独自在岩石之间的时候，他感到长途旅行的疲倦。而热望更充满着他。

“一切睡着，”他说；“便是海也睡着了。它的眼睛奇特地惺忪地望着我。

但是我感觉到它的呼吸是温热的。同时我觉得它正幻梦着。梦中，它在硬枕上翻腾着。

听吧！听吧！它如何地喃喃着不快的回忆啊！也许是不幸的预告吧？

唉，黑暗的怪物，我为你悲哀了，我因为你而恨我自己了。

唉，为什么我的手这样无力呢！真的，我怎样地愿意把你从恶梦里救出啊！”——查拉斯图拉一面说，一面又忧郁地刻毒地笑自己。“怎样！

查拉斯图拉，”他说。“你竟想向海唱安慰之曲吗？

唉，查拉斯图拉，你这好心肠的疯人，盲目的信任者啊！

但是你一向如是：你亲昵地接近一切可怕之物。

你要抚爱一切怪物。一点温热的呼吸，一点柔软的脚毛：——而立刻你就准备爱它引诱它。

爱，只要是爱生物，是最孤独者的危险！我爱里的疯狂和谦卑真是可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又第二次地笑了：但是那时候，他想到被弃的朋友们；——他好象在他的想念里对他们犯了罪一样，便对自己的想念生气。可是他正笑时，忽然立刻又哭泣起来：——查拉斯图拉因愤怒与热望而哀哭着。

一

当水手们知道查拉斯图拉在船上以后，——因为同时幸福之岛上另一个人也趁这船过海去，——他们都起了一个很大的期待心与好奇心。但是查拉斯图拉两天不曾发言，他被悲哀所冻住，所噤住；他既不反应别人的目光，也不答复问题。直到第二天的夜晚，虽然他还沉默着，他的耳朵却已重开：因为在这自远处来，往更远处去的船上，是有许多奇特的冒险的事可听的。查拉斯图拉是一切爱长途旅行者爱与危险同住者的朋友。看吧！当他正听着的时候，他的舌头终于松缚了，他心里的冰终于解冻了。于是他开始如是说：你们这些勇敢的寻求者，探险者啊，你们这些在可怖的海上与狡猾的帆同航的人啊——你们这些醉于谜和爱好黄昏的人啊，你们这些让灵魂被笛声诱到叛逆的湾港去的人啊：——

因为你们不愿用怯懦的手握住一根线而摸索着；因为你们如果能够猜想，决不会去归纳。——

我只向你们才愿说出我亲见的谜，——最孤独者之幻象——我最近忧郁地严重地咬着嘴唇在灰色的黄昏里走着。许多太阳都为我西匿了。

我的路固执地在剥蚀的泥土中上升着，一条恶意的寂寞的无草无木的小径：一条山径，它在我挑战的脚步下锐叫着。

我的脚嘶哑地踏着沙沙作嘲弄声的石子走着，压碎使它溜滑的石子：这样，它勉强自己向上去。

向上去：——反抗着拖它向下，向深谷的精神，这严重的精神，我的魔鬼和致命的仇敌。

向上去：——虽然严重的精神半侏儒半鼹鼠似地瘫坐在我身上，使我也四肢无力；同时他把铅滴倾入我耳里，铅滴的思想倾入我脑里。

“啊，查拉斯图拉，”他一字一咬地讥刺地说“你智慧之石啊！你把自己向空高掷，——但是一切被抛的石块，必得落下！

啊，查拉斯图拉，你智慧之石，被抛的石，星球之破坏者啊！你把自己向空抛掷得很高，——但是一切被抛的石块，必得落下。

啊，查拉斯图拉，你被判定被你自己的石块所击毙：你把石块抛掷得很远——但是它会坠落在你自己的头上！”

于是侏儒沉默起来；而很久不发言。这沉默重压着我；真的，虽然我和他有两个人，但比我一个人还孤独些！

我登着，登着，梦着，想着，——但是一切都重压着我。我像一个病者：刚因为他的恶劣的痛苦而疲乏入睡，却又被一个恶劣的幻梦惊醒来。——但是我身上有一件东西，名叫勇敢：它一直是失望之杀戮者。这勇敢终于吩咐我站住，说道：“侏儒！你或是我！”——因为勇敢，攻击时的勇敢，是最好的杀戮者；一切攻击中，必有战乐。

但是人是最勇敢的兽：所以他克服了其他一切的兽。他在战乐奏着的时候，克服了一切痛苦；但是人类之痛苦是最深邃的痛苦。

勇敢也杀戮深谷旁的昏眩：在什么地方，人就不是在深谷旁呢？他不是只要望一望，——便发见深谷吗？

勇敢是最好的杀戮者：它也杀戮怜悯。怜悯是最深的深谷：一个人看到的痛苦的深度，同于看到生命的深度。

勇敢，攻击时的勇敢，是最好的杀戮者：它也杀戮死亡；因为它说：“这曾是生命吗？好吧！再开始一次吧！”

在这种格言里，战乐是很多的。让有耳的人听吧。——二

“站住吧，侏儒！”我说。“我！或是你！但是，我是我俩中的强者：你不知道我最深的思想，你不能藏孕它！”——

接着，那减轻我身上的负担的事发生了：因为这侏儒从我肩上跳下，这疏忽者！他坐在我面前一块石上。在我俩站住的地方，恰有一个柱门。

“侏儒！看这柱门吧！”我又说：“它有两个面貌。两条路在此会合：但是谁还不曾走到它们的尽头。

那向后退的长路：延伸着一个永恒。这向前进的长路——这也是一个永恒。

这两条路互相背驰，直接冲突：——而这柱门却是它们的会合点。柱门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刹那’。

但是如果有人遵循任何一条路，——永远前进着：侏儒，你相信这两条路永会冲突吗？”

“直的一切必说诳，”侏儒轻蔑地低语道。“一切真理是弯曲的；时间自己也是一个环。”

“你，严重的精神啊！”我愤怒地说了，“别轻率地回答我吧！否则我把你这跛者抛在你正坐着的地方，——别忘记我背你到高处！

看看这刹那吧！”我继续说。“从这刹那之柱门起，一个长无尽头的路向后去：我们后面有一个永恒。

万物中之能跑者不应当已经跑完了那条路吗？万物中之能到达者不应当已经到达了完成了而过去了吗？

如果一切都已存在过了：侏儒，你对这刹那作何解释呢？——这柱门不也应当已存在过了吗？

万物不是如此地纽结着，为使这刹那挽着未来的一切吗？

而也决定了它自己吗？

所以，万物中之能跑者：它们应当再遵循前面这条路！——

这个在月光下蠕行的蜘蛛，这月光，柱门下低说着永恒的万物之我与你，——不应当都已存在过了吗？

——我们不应当再来跑完前面这条路，——这鬼魅光临的长路吗？我们不应当永恒地再来吗？”——

我用渐低的声音如是说：因为我怕我自己的思想与思想后的思想。忽然我听到一个狗在我俩旁叫吠了。

我曾听到一个狗这样叫吠过吗？我的思想向后跑了。是的！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我最远的童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曾听到一个狗这样叫吠过。并且我看见它毛竖颈伸地战

栗着，在那最死寂的午夜，在那狗也会相信有鬼的午夜：——于是我怜悯起它来。正当那时候，一轮满月死寂地在屋上出来，它停着不动，这灼红的球——宁静地停在平屋顶上，像在别人的财产上一样：——因此，这又使狗害怕了：因为它也相信偷儿与鬼魅之存在。我又听到它叫吠，我又对它起了怜悯之心。

现在侏儒哪里去了呢？柱门呢？蜘蛛呢？和一切的低语呢？我曾做梦吗？我醒了不曾？

我忽然发现我独自站在粗野的岩石间，在最荒凉的月光下。

但是一个人躺在那里！看啊！那毛竖的狗跳跃着，呻吟着。——它看见我走近，——它又叫吠起来：——我曾听到一个狗这样叫吠着呼救吗？

真的，我那时候看见的一切，我从不曾看见过。我看见一个年青的牧者，喘着气，面部痉挛着，歪扯地扭动着身体，一条粗黑的蛇悬在他的口外。

我曾在一个面孔上看见过这样极度的厌恶与灰白的恐怖吗？他也许曾睡熟了？于是这蛇爬入他的喉内——而紧咬着。

我用手去拖这蛇，我拖着：——枉然！我的手不能把它拖出牧者之喉。于是一个喊叫从我口里爆发出来："咬吧！咬吧！

咬去它的头吧！咬吧！"——我的恐怖，恨恶，厌弃与怜悯如是喊，我的一切善恶异口同声地从我口里喊出来。——

我四周的勇敢的寻求者，探险者啊！你们这些在可怖的海上与狡狯的帆同航的人啊！谜之爱好者啊！

给我猜透我亲见的谜吧，给我解说这孤独者之幻象吧！

因为这是一个幻象，一个预象：——我在这比喻里看见的是什么呢？谁是那迟早要来的人呢？

谁是那蛇悬口外的牧者呢？那忍受最黑暗最痛苦之物的是谁呢？

——但是，牧者果然照我的呼喊所忠告的咬了；他用全力咬了！他把蛇头吐出很远：——而自己跳起来。——

他不再是一个牧者，也不是一个人，——他变形了，而且顶着圆光。他笑着！大地上任何人不曾如他一样地笑过！

啊，兄弟们，我听到一个不似人笑的笑声，——现在一个干渴，一个不可满足的渴望，吞食着我。

我对于那个笑声的渴望吞食着我：啊，我怎能忍受着生活下去呢？我又怎能忍受着现在就死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意外的幸福

查拉斯图拉心里藏着这种谜与痛苦，飘过了大海。但是当他别离了幸福之岛与朋友们，四天以后，他已经克服了他的整个痛苦：——他胜利的足跟坚定地重新站在他的命运上。于是查拉斯图拉向他的快乐的心说：我现在又孤独了，我愿意如此，独自与清明的天与自由的海在一起；而下午又重新围绕着我。

从着我第一次找到我的朋友们，是在一个下午，第二次也是在一个下午：——一切光最宁静的时刻。

因为各种还在天地间旅行着的幸福，找寻一个光明的灵魂，作它的安居

所：幸福使光更宁静些。

啊，我的生命之下午啊！有一次，我的幸福也降到谷里去，找寻一个安居所：于是它找到那些坦白的仁慈的灵魂。

啊，我的生命之下午啊！我什么都牺牲了，只为着要取得那唯一之物：我的思想的活花园与我的最高希望的晨曦！

有一次，创造者曾找寻同伴与他的希望之孩子；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他不先自己创造他们，他不能找到他们。

所以我在工作刚半时，我向我的孩子们走去而回到他们一起：为着这些孩子，查拉斯图拉必得完成自己。

因为一个人从心的深处钟爱的，只是自己的孩子与工作；伟大的自爱所在的地方，便有孕育的征兆：这是我发现的。

我的孩子们在同一种风的吹拂下，彼此挨挤地在他们初期的春天里绿着；这是我的园中与我的最肥的地上的树木。真的，这种树密种的地方，便是幸福之岛！

但是，有一天我会移植它们，而分别地栽种着：使每个都学到孤独，高傲与谨慎。

我要它多节地，弯曲地，刚里有柔地傍海立着，一个不可克服的生命的活灯塔。

在那大风暴奔流向海的地方，在那山之长鼻饮海的地方，每个都得轮到它的日间值班与夜间值班，使它被认明被试验。

它必得被认明被试验，使人知道它是属于我的族类与后代：——使人知道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意志之主人，说话时也是沉默的，给与时如不得已而取得一样：————使它将来成为我的同伴，成为查拉斯图拉的共同创造者共同庆祝丰收者：——一个把我的意志，——万物之更圆满的完成，——写在我的表上的人。

为着它与它的同类，我必得完成自己：所以我现在逃避幸福而自献于一切恶运；——使我得最后一次地被认明，被试验。

真的，我离去的时候到了；旅行者的影子，最长的居住与最沉默的时刻——一切都向我说："现在简直是时候了！"风在钥匙孔里吹着，向我说："来吧！"门狡狯地自开，向我说："去吧！"

但是，我被我的对于孩子们的爱所绊住、热望，爱的热望，设了这陷阱给我，使我成为孩子们的俘虏，使我因他们而失去自己。

热望——对于我而言，便是失去了自己。孩子们，我占有着你们！这个占有中，应有一切安全而无热望。

但是我的爱之太阳在我头上燃烧着，查拉斯图拉在自己的汁里煎熬着，——那时候影子与疑惑曾在我上面飞过。

我现在已经希望严霜与寒冬到来："啊，让严霜与寒冬再使我发抖使我牙战吧！"我叹息了：——那时候冰雾由我身上上升。

我的过去突破了它的坟茔，许多活埋的痛苦醒了：——它们化着装，在尸衣里睡足了。

所以，一切以信号向我说："现在是时候了！"但是，在我的深谷动荡以前，在我的思想咬我以前，我不曾听到。

唉，我的思想啊，出自深谷的思想啊！什么时候我才会有能耐，听到你

的挖掘而不战栗呢？

当我听到你挖掘时，我的心跳到口里来！哑寂如深谷的你啊，你的哑寂要窒息我！

我从不敢把你唤到面上来：藏孕着你，我已够受了！我还不够强，没有狮子的最后的勇敢与放肆。

你的重量足够使我害怕：但是有一天，我要有狮力狮吼唤你到面上来！

当我在这方面克服了我自己以后；我还得在一个较伟大的事里克服自己；而胜利将是我的完成之印！——

直到那时候，我继续在不定的海上漫游着；机缘，蜜口的机缘阿谀着我；我前后地望着，——我仍不见尽头。

我最后决斗的时刻还没到来，——也许现在正来着呢？

真的，海与生命以恶意的美望着我！

啊！我的生命之下午啊！哺前的幸福呵！大海中的碇泊处啊！不安定中的和平啊！我如何地不相信你们呀！

真的，我不信任你们的恶意的美！我如情人一样，不信任一个太柔媚的微笑。

如这妒忌者温柔地而又坚决地推开他的爱宠一样，——我也这样地推开幸福的时刻。

幸福的时刻，离开我吧！你出乎意外地带了一个幸福到来！我却正准备接受最深的痛苦：——你的到来，多不是时候啊！

幸福的时刻，离开我吧！你毋宁在我的孩子们那里找寻安居所吧！快些！把我的幸福在哺前祝福他们吧！

夜晚已经近了：太阳西匿了。去吧，——我的幸福！——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他整夜地等候着他的恶运：但是，他枉然地等着。夜仍然是明静的，而幸福却越走越近。但是，天快破晓的时候，查拉斯图拉心里笑起来，他讽刺地说："幸福追逐着我。这是因为我不追逐妇人的缘故。而幸福是一个妇人。"

日出之前

啊，我头顶上的天，无滓的深邃的天啊！光之深谷啊！当我望着你时，我因神圣的希望而战栗着。

跃到你的高度上，——那是我的深度！藏在你的纯洁，——那是我的天真！

神被他的美所遮掩：同样地，你也藏着你的星球。你不发言！这样，你向我宣示你的智慧。

今天，你沉默地在怒海上为我而来：你的爱与羞涩向我的激怒了的灵魂说话。

你美丽地向我走来，藏在你自己的美里，你用无字的语言向我说话，用你的智慧显示着自己：

啊，为什么我不曾猜到你灵魂里的全部羞涩呢！日出以前，你已经向我走来，向这里最孤独者走来了。

我俩向来是好朋友：我俩共有着我俩的悲哀，恐惧与深度。太阳也共属于我俩的。

我俩不交谈，因为我俩知道得太多了：——我俩沉默地互看着，用微笑

交换我俩的知识。

你不是我的火放出来的光吗？你不是我的知识之姊妹灵魂吗？

我俩曾同学到一切：同学到怎样超出自己，升华自己和无云的微笑：————自远处用明亮的眼睛无云地向下微笑，而禁锢，目的与错误在他们下面雨似地冒汽着。

当我独自漫步着的时候：在夜里，在迷惑的路上，我的灵魂需要什么弃饥呢？我登山时，如果不是找寻你，我在峰顶上找寻谁呢？我的一切旅行与登山，只是策拙者之必要与下策：——我整个的意志想独自飞翔——向你飞翔！

什么东西比那些飞过的云与使你混浊的一切更可恨些呢？我甚至恨我自己的恨恶，因为它也混浊了你！

我恨那些飞过的云，那些爬行的贼似的野猫：它们夺去我俩的共有物，——一个无限的肯定与亚们。

我俩厌恶那些依违两可者和好事者，那些飞过的云：它们是不彻底者，不知道从心底祝福，也不知道诅咒。

我宁愿藏在桶里，只看见一块小天，宁愿逃在深谷里，简直没有天，不愿看见你这光明之天，为飞过的云所混浊！

我常常想用闪电之金线系住它们，使我能像雷一样，在它们罐似的腹上擂鼓：————一个发怒的擂鼓者，因为他们从我偷去了你的肯定与亚们！我头顶上的天，无滓的光之深谷呵！——因为它们从你偷去了我的肯定与亚们。

因为我喜欢闹响，雷声与风暴之诅咒，而不喜欢慎重的多疑的猫的安息：而在人群里，我也最恨那些悄步者，不彻底者和踌躇不定的飞过的云。

“不知祝福须学诅咒！”——这清晰的教训从光明的天降给我，这星球便在黑夜里也在我的天上发光。

但是，我是一个祝福者一个肯定者，如果你，无滓的天，光之深谷啊，在我旁边！——我把我的肯定与祝福，送到一切深谷里去。

我成了一个祝福者与一个肯定者：而我曾因此奋斗过，我曾是一个奋斗者，使我有一个终于有自由的手去祝福。

但是我的祝福是：高出于每一物件，像它自己的天，圆屋顶，蔚蓝的钟与永恒的信心一样：而如是祝福者也是被祝福的！

因为万物都在永恒之泉受过洗礼，超出善恶以外；善恶自己也不过是逃遁的影子，雨天的痛苦与飞过的云。

真的，当我说：“万物之上有机缘之天，天真之天，偶然之天，放肆之天”：这不是一个渎亵而是一个祝福。

“偶然地”，——这是世界上最古昔的贵族称号；我把它还给一切事物；从目的之奴籍里解放出来。

当我说：“万物之上，或万物之本身里，并无‘永恒的意志’”，我是把这个自由与这个天的晴明像蔚蓝的钟似地放在万物之上。

当我说：“万事中一件事是永不可能的，——合乎理智”，我是把这个放肆与这个疯狂放在这个“永恒的意志”之位置上！

不错，一点点理智，一粒智慧的种子，从这星球播散到那星球，——这酵是被混在万物里的：为着疯狂，智慧被混在万物里！

一点点智慧，诚然是可能的；但是在万物里，我找到被祝福的信心：以致它们宁愿在——机缘之脚上跳舞。

啊，我头顶上的天啊！无滓的高爽的天啊！我觉得你是纯洁的，因为你无所谓理智之蛛，也无所谓理智之网：——

因为你是一个神圣的机缘的跳舞场，因为你是一个神圣的骰子与赌博者的神桌！——但是你羞红了。难道我说了什么不可出口的事吗？难道我想祝福，却反渎亵了吗？

或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而你害羞吧？——你吩咐我离去，莫再多言，因为白昼到来了吗？

世界是深邃的：——远过于白昼所能想像地深邃。许多事情是不应在白昼前说出的。白昼到了：我们分别了吧！啊，我头顶上的天啊！羞涩而热烈的天啊！，啊，你，我的日出以前的幸福啊！白昼到了：我们分别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侏儒的道德

一

查拉斯图拉登陆以后，他不径往他的山与他的洞府去，他仍到处漫游着，询问着这件事那件事；他自嘲道：“看吧，这是一条多曲的返于源泉的河！”因为他想知道：在他远去的时期内，人间又发生了什么！人变大了呢，或是变小了。一次，他看见一排新屋；他诧异地说道：

“这些屋是什么意义呢？真的，任何伟大的灵魂决不会建筑它们作自己的象征！

也许一个蠢孩子从玩具盒里拿出来的吧？我希望别一个孩子又把它们收入玩具盒里去呢！

这些房间：人类可以进出吗？我觉得它们似乎是为丝制的玩偶，或贪吃的而被吃的猫做的。”

查拉斯图拉站着沉思一会。最后，他悲哀地说了：“一切都变小了！

到处我看见一些低矮的门：与我等高的人还可以过去，但是——他必得俯着！

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我的不必折腰的故乡，——不必向侏儒们折腰的故乡呢？”—…查拉斯图拉叹息了，望着辽远的地方。——就在这一天，他给讲说关于侏儒的道德。

二

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而张开着我的眼睛：他们不能原谅我的不妒忌他们的道德。

他们追着我吠咬，因为我向他们说：小道德，对于侏儒们是必要的，——因为我始终不了解侏儒们之存在是必要的。

我在这里，像一个在陌生的饲场里的雄鸡，雌鸡们也啄我；但是我并不因此对他们怀恨。

我对他们很有礼貌，如对于小小的烦恼一样；我觉得对于小物件竖起尖刺，那是刺猬的智慧。

当晚间围炉的时候，他们都说着我。——他们都说着我；但是却不曾有人思索着我！

这是我刚才学到的新沉默：他们的喧闹在我的思想上展开一件外衣。

他们互相喊道："这忧愁的云向我们要什么呢？当心别让它给我们带来一种传染病吧！"

最近，一个妇人抓住她的孩子，不让他走近我："让孩子们避开吧"，她喊道；"这种眼睛可以灼焦孩子们的灵魂。"

我说话的时候，他们咳嗽着；他们相信咳嗽是对于烈风的反抗；——而他们全猜不到我的幸福的呼吸！

"我们还没有时间给查拉斯图拉，"——他们如是反对着；但是一个"没有时间"给查拉斯图拉的时代，又值得什么呢？

即令他们都称誉我：我能安睡在他们的称誉上吗？他们的称誉对于我是一条棘带：便是我解去了它，它还是刺我。

而这也是我自人群中学来的：称誉者装作报答的模样，实在呢，他还想再多取得些！

问问我的脚，是否喜欢他们的称誉与阿谀的音乐吧！真的，它不愿按照那滴答的拍子跳舞，也不愿站着不动。

他们尝试向我赞颂自己的小道德，而引诱我；他们想用小幸福的滴答来说服我的脚。

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而张开着我的眼睛：他们已经变小了，还将变小些：——他们的变小，由于他们的幸福与道德的学说。

因为在道德上，他们也要谦虚，——因为他们要安逸。但是只有谦卑的道德，才与安逸调和。

不错，他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学着走路前进：这是我所谓跛行。——这样，他们成为一切忙碌的人的障碍。

他们中间许多人前进时，却用硬颈向后瞧望：我愿意碰撞他们。

脚与眼睛不应说诳，也不应互相拆穿谎话。但是侏儒们的诳语是很多的。

他们中间有些人"意志"着，大部分是"被意志"的。有些人是诚实者；大部分是坏的演戏者。

他们中间有不自觉的，非情愿的演戏者，——诚实者是稀少的，尤其是诚实的演戏者。

他们很少男性的特点：所以妇人们使自己男性化；只有男性十足的人，才能拯救妇人里的女性。

而这是我在他们中间发现的最坏的伪善：命令者也假装着服务者的道德。

"我服务，你服务，我们服务。"——统治者的伪善也如是歌唱。——如果最高的主人仅是最高的仆役，多不幸啊！

唉，我的好奇的目光也曾发现他们的伪善；我猜透了他们的苍蝇的幸福和向阳玻璃窗上的营营。

多量和善的地方，我就看见同量的软弱。多量正义与怜悯的地方，我也看见同量的软弱。

他们相互间的圆滑，公平与慎重，有如光滑的圆粒，公平与慎重。

谦虚地选择一个小幸福，——这是他们所谓"安命"！同时他们已谦虚地斜瞟着另一个小幸福了。

在他们的愚蠢中，他们最由衷地希望一件事：别人不侵害他们。所以他

们对别人体贴而善于应付。

但是这就是怯懦，虽然这也被称为“道德”。

当这些侏儒们偶然粗暴地说话的时候，我只听到他们的呼声，——因为每一阵风使他们音哑。

他们是狡猾的，他们的道德有精巧的手指，但是他们没有拳：他们的手指不知道弯曲成为一个拳。

他们认为道德可以一切谦虚而驯服：这样，他们使狼变成狗，人变为最好的家畜。

“我们把椅子放在中间，”——他们的满意的微笑告诉我：——“隔濒死的角斗者与欢喜的猪豚距离相等。”

但是这就是平庸：虽然这也被称为节制。——三

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掷落许多语言：但是他们不知道取得，也不知道保持它们。

他们奇怪我的到来，不是为着责骂荒淫与恶；真的，我的到来也不是为着教人谨防小偷！

他们奇怪我不曾准备训诲他们和刺激他们的智慧：好像他们中间的狡猾者还不够多，可是那些狡猾者的声音如石笔似地响着！

当我说：“诅咒在你们身上的一切怯懦的魔鬼吧！它们喜欢呻吟，交叉着手而崇拜。”

于是他们喊道：“查拉斯图拉是无神的。”

而他们的安命之教授喊得更响些；——但是我却正喜欢向他们的耳朵叫道：“是的，我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

这些安命之教授！卑鄙癣疥与病疾所在的地方，他们便虱似地爬行着；我的厌恶阻止我压碎他们。

好吧！这是我给他们的耳朵的说教：“我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我问，谁比我更无神些，使我喜悦他的教训呢？

我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我的同类何在呢？我的同类是那些给自己一个意志，而不知道所谓安命的人。

我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我在铁锅里煮着一切机缘。待到机缘被煮得恰到好处，我才欢迎它做我的养料。

真的，许多机缘岸然的走近我：但是我的意志用更岸然的态度向它们说话，——立刻他们在我前面跪下：——

而哀求在我这里找到安居所和热烈的心，阿谀地向我说：‘看啊，查拉斯图拉，只是朋友才是这样访问朋友啊！’”

任何人不倾听着我，我何必多说呢？所以我要向风喊叫：“侏儒们啊，你们永会变小些！你们这些安逸者，会粉屑似地剥落尽的！你们还会死灭：——

由于你们许多小道德小省略与小安命！

你们太敷衍了太退让了：这本是你们生长的土地！但是一棵树想长高，它必得抱着硬石，长出强韧的根！

你们省略之物，正帮助着织成人类的未来的网；你们的无为也是一个蜘蛛网与一个生活于未来的血上的蜘蛛。

小有德者啊，你们取得的时候，如同偷窃；但是，便是对于骗窃者，荣

誉也有说话的份儿：‘只有不能抢掠的地方，才行偷窃。’‘这是给与的。’——这也是一个安命的学说。但是我向你们这些安逸者说：‘这是拿来的，它将从你们那里渐渐地多拿来些！’唉，为什么你们不抛弃了你们的‘半意志’呢！为什么你们不立意懒惰如你们立意行动呢！

唉，了解我的话吧！‘做你们所想做的事，——但是先成为一个能够意志的人吧。

爱你们的邻人如爱自己吧，——但是先成为自爱的人吧。

——先成为用大热爱与大轻蔑爱自己的人吧！’”异端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任何人不倾听着我，我何必多说呢？这个时候对于我还太早了！

在这个人民里，我是我自己的前驱与黑巷里的鸡唱。

但是他们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也到了！一刻一刻地，他们变得更小些，更穷些，更不育些，——可怜的盆草与瘠地啊！

不久，我会看见他们如干草与草场似地站着，真的，对于自己也生了厌倦。——他们毋宁需要火而不需要水！

啊，被祝福的雷火之时刻啊！啊，日午前的神秘啊！——有一天我使它们成为飞奔的火，成为火焰作舌的预知者：————有一天它们会用火焰的舌预言着：那伟大的日午来了，近了！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在橄榄山上

严冬，一个恶客，同我坐在家里；我的手因他的友好地握手而变得苍白。

我尊敬这恶客，但是我喜欢让他独坐。我喜欢跑开，当然跑得紧，我离开了他——我以温热的足，和温热的思想，跑到大风平息的地方——到了我的橄榄山上太阳照耀着的一隅。

在那里我嘲笑我的严肃的宾客！但也喜欢他；因为他肃清了我屋子里的苍蝇，并平息了一切小声的喧嚷。

一两个蚊子的嗡吟，他不以为苦；他使一切道路岑寂，所以在那里，夜里的月光也感到恐怖。

他是一个严厉的客人，——但我尊敬他，不向他祈祷如虚弱者之对于大肚子的火神。

即使冷得齿战，也比崇拜偶像强！——和我同类的人如是意欲。尤其是我怨恨一切烟雾蒸腾的火神。

我所爱的，我在冬天比在夏天更爱他；我嘲笑了我的敌人，当现在的寒冬住在我的屋子里，我嘲笑得更热烈了。

真的，更热烈地，甚至于当我爬到床上——：甚至于这时我的隐秘的幸福也嘲笑而嬉戏；甚至于我欺诈梦也嘲笑。

我是一个爬行者吗？在我的生涯中我永没有爬行在权力的面前；假如我躺下，我是为爱而躺下。因此，甚至于在我的冬时的床榻，我也是欢喜的。

一张贫乏的床榻比一张丰软的床榻更使我温暖，因我嫉妒着我的贫乏。在严冬我的穷乏对我最忠心。

我以一种恶事开始了我的一天；我以冷浴嘲弄着严冬：以此我的严厉的客人怨怼了。

我也喜欢以一支蜡烛照耀他，所以最后他让青天从暗灰色的曙光中显现

出来。

尤其在早晨我做着恶事：在早晨，吊桶在井里响动，马匹在灰巷里喷着热气。——这时我焦急地期待，直到最后澄清的天空现出来，这须发皓白的冬时的天空，这沉默的冬时的天空，它甚至于常常闷闭了冬天的太阳！

我从它学习了我的长久的澄清的沉默了吗？或者它从我学习了吗？或者我们各自发明？

一切善事的来源有千端——一切恶剧，为快乐而存在：他们何能仅仅做一次！

一种善事和恶剧便是这种长久的沉默，并如冬时的天空一样，从光辉的脸上以圆睁的眼睛窥望。

——如同冬时的天空一样，闷闭了自己的太阳，闷闭了自己的不屈不挠的太阳的意志：真的，我已将这种技艺和这种严冬的恶剧学习得很熟练了——那是我最爱的恶剧和技艺，我的沉默学会了不以沉默而泄露了自己。

以言词和骰子的喋喋，我巧胜了这严厉的期待者：我的意志和目的当避开这些严肃的监视人。

没有人能窥见我的深处和我的穷竟的意志——因此我为我自己希求着长久的清澄的沉默。

我看出许多伶俐的人：遮蒙着他的脸面，使他的水溷浊，使人不会看到那底里。

但更伶俐的不信仰者和击破核桃壳者，正临到他：正要从他捕捉了严密隐藏的鱼。

但在我看来，最智慧的沉默者是光明、勇敢、透澈的人们：他们的底里是这么深沉，即使最澄清的水也不能把它显露——你须发皓白的冬时的天空，你圆睁着眼睛的沉默者哟！

你便是我的灵魂和快乐之天上的标本。

我必须不隐藏我自己，如吞没金子的人，怕他们搜出我的灵魂来吗？

我必须不踩高跷走路；使我周围的嫉妒者和残害者不会注意到我的长腿吗？

这些灵魂，烟熏的，窒息的，委惫的，发霉的，阴郁的，他们的嫉妒如何能忍受了我的幸福！

我仅愿意指示他们以我的绝峰上的冰雪和严冬，——不愿指示他们以我的太阳之带围绕着的山岳！

他们只听见我的严冬暴风雨的咆啸：他们不知道我也如同南方的热风一样，也渡过了温暖的大海。

他们可怜我的灾祸和偶然：但我的道路是这让偶然随意来吧！它如同幼孩一样的纯真！

他们如何能忍受我的幸福，假使我不将灾祸。严冬的困苦，熊皮小帽，和雪天的外衣，包裹在它的周围！

假使我不可怜这些嫉妒者和恶意者的慈悲！

假使我自己没有在他们的面前太息，并与冰冷谈话，并隐忍地让我自己被包围在他们的慈悲里！

这便是我的灵魂的聪明的恶剧和慈善，它并不隐匿了自己的严冬和雪风；它甚至于也不隐匿了自己的冻疮。

有一种孤寂是病弱者的逃避所；另有一种孤寂则是远避疾疫的安全室。

所有那些我周围的可怜的斜眼的无赖汉，让他们听着我为冬天的寒颤和太息吧！

在这样的寒颤和太息之中，我逃离了他们的闷热的屋子。

让他们为我的冻疮而对我同情和悲叹：我们将看着他会冻死于知识的冰窖！——他们如是悲叹。

同时我以炽热的足在橄榄山上这里那里的行走：在橄榄山上太阳照耀着的一隅，我唱歌，我嘲弄着慈悲。——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离开

查拉斯图拉这样汗浸地游历了许多民族和不同的城池，又绕道回到了他的高山和洞府。

但是看哪，在行路的时候他不觉走到了伟大城池的大门了。这里一个满嘴白沫的傻子，张着两手，向他奔来，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也就是人民所谓“查拉斯图拉之猿”的那个傻子：因他曾经从查拉斯图拉学到了某种言语的转折和音调，也无意识地搬用了查拉斯图拉的智慧的宝藏。这傻子对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哦，查拉斯图拉，这里便是伟大城池：这里你失去了一切而一无所得。

你为什么踏着这里的尘土？爱惜你的步履吧！宁唾于城门而转回去！

这里是一切高洁思想的地狱：这里一切伟大思想被活活煎熬，被碎断蒸煮。

这里一切伟大的感情都凋败了：这里只有骷髅的哀鸣！

你嗅到精神的庖房和肉铺的臭味了吗？这里不是蒸腾着一切被屠杀的精神的热气吗？

你不见那些灵魂悬挂着如干瘪而污脏的破布吗？

但他们却从这些破布中制造新闻！

你不听见吗，这里，精神如何地成为一种言语的游戏？精神呕吐着可憎厌的言语的污水！他们也从这言语的污水制造新闻。

他们互相追逐而不知何往！他们互相煽惑而不知所谓！他们敲击着他们的金色铜，他们叮当着他们的黄金。

他们畏冷却从蒸馏水中寻求温暖！他们畏热却从冻结的精神寻觅清凉；他们都从舆论受病和受伤了。

这里是一切贪欲和罪恶之家；但这里也有道德；有许多有用的，实用的道德。

许多道德有着办事员的手指和耐于文坐和期待的肥臀，以装饰女郎的乳房和腰肢为光荣。

这里在军队之神的面前，也有很多虔信，很多正教，实行谄媚。

“从上头落下来勋章和光荣的唾沫；所以没有勋章的人都仰望着上头。

月亮有它自己的朝堂，朝堂有自己的月光之牺牲；所以乞食的人民，怀着乞食的道德，祈祷着一切从朝堂里面降下来的。

我服役，你服役，我们服役”——一切有用的道德对王子如是祈祷：最后这功绩勋章就会簪在尪弱的胸脯！

但月亮围绕着一切世俗的东西回旋：王子也围绕着一切最世俗的东西回

旋——那即是小贩的黄金。

军队之神不是金块之神；王子计划着——但小贩子处理着！

哦！查拉斯图拉哟，在你的心中一切都是灿烂，刚强，而美丽！吐唾于这小贩子之城而转回去吧！

这里血液在血管中流动：腐败，微温，而凉薄。吐唾于这巨城，这里是一切废物流汇的大陋窟！

吐唾于这缩压的灵魂与弱的胸脯之城池，这尖突的眼睛与胶粘的手掌的城池——吐唾于这恶棍之城池，这厚脸皮，这笔之奸雄与舌之奸雄，这太热衷的野心家的城池：——

这里一切残缺，畸形，贪欲，无信，烂熟，黄病，脓溃而有毒：——吐唾这巨城而转回去吧！

但在这里，查拉斯图拉说：你的言语，你的同类，我久已厌恶！

为什么在泥塘边住得这久，直到你自己成为一只青蛙和一只蟾蜍？

不是有一腐败的、凉薄的血，奔流在你的脉管里，所以你才学会咯咯鸣叫和咒骂吗？

为什么你不到森林里去？为什么你不耕种土地？大海中不是充满了葱绿的岛屿吗？

我蔑视了你的污蔑；假使你是警告我——为什么你不警告你自己呢？

只是为爱，我的污蔑和警告的鸟才展翅飞腾；但不是从泥沼中飞腾！

你满嘴白沫的傻子哟，他们称你为我的猿猴！但我称你为我的不平鸣的猪。由于你的不平鸣，甚至于破坏了我对于傻子的赞美。

最先使你不平鸣的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十分谄媚你：——所以你生在污水旁边，你可以有更多的不平鸣的理由，——你可以有更多理由报复！你懒怠的傻子哟，你的报复便是你的全部的嗔怒；我看透了你了！

你的傻话伤了我，即使你说着真实！假使查拉斯图拉的言语一百倍真实，你还是永远错误地应用了我的言语！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于是他眺望着这伟大城池而太息，并且沉默得很久。最后他如是说：我不单是厌恶这傻子，我也憎恨这伟大城池。无论何处都无所可善，也无所可恶。

悲哉，这伟大城池！但愿我看见了那烧灭它的火柱吧！

即使这样的火柱也必在伟大日午之前来到。它有一定时刻和一定命数。——傻子哟，在临别的时候我对你说这教言：自己不能再爱的地方自己应当——离开！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于是离开了这傻子和伟大城池。

唷！在这草地，最近还苍翠绚烂的植物，都已萎黄而凋残了！我从这里带了多少希望之蜜到了我的蜂房里去呢！

那些青年的心都已经苍老了，——甚至于没有老，只是倦怠。平庸，懦弱：——他们宣言："我们又成为虔信了。"

最近我看见他们在清晨时以奋勇的步履跑向前去：但他们的知性之足已受得倦怠，现在他们甚至于嫉恨他们的晨间的豪气！

真的，从前许多人举足如同跳舞者；我的智慧中之大笑向他们瞬目示意：——于是他们思索了自己。现在我甚至于看见他们爬向十字架去。

从前他们围绕着光明和自由，鼓翼飞翔如同蚊蚋，如同青年诗人。但渐老而渐冰冷：现在他们已经是神秘者，是呢喃者，是懦夫了。

或者他们的心情使他们绝望了吗，因为孤寂吞灭了我如同一只巨鲸？或者他们的耳朵渴求很久而无听于我，和我的喇叭的鸣奏，和我的先驱者的叫喊？

唉！仅有少数人永远神气充溢的快活；在这少数人的精神中也有着忍耐。但其余的人都是怯懦！

其余的人：那总是占大多数，是平凡，是多余，是过剩的人——他们全是怯懦：谁是我的同类也将遇到我的同类的经验：所以他的最先的伙伴必是死尸和丑角。

但其后的伙伴，是自称为他的信徒的人们，是怀着很多的爱，很多的呆气，很多的健壮，虔敬，而有生气的大众。

我在人类中的同类，无论何人，都不当将他的心情因附于这些信徒们。无论谁知道了轻躁而怯懦的人类种族，当不会相信这样的春光和野花灿烂的草地！

他们能做别的，但愿他们也意欲别的吧。一样一半，破坏了全体。树叶残凋了——为什么要哀伤那个！

哦，查拉斯图拉哟，让它们死灭和凋落，并且不要哀伤！

最好也以暴风猛吹着它们！

哦，查拉斯图拉哟，猛吹着那些树叶——使一切凋残的东西更快地离开了你！

我们又成为虔信了——那些叛教者如是自白；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于还畏怯于如是自白。

我看着他们的眼，——当前他们的脸和红面颊，我说，"你们又是返于祈祷的人们！"

但祈祷是可耻的！不是于一切人为可耻，乃是对于你，对于我，对于有着良知的人们。

为你，祈祷是可耻的！

你很知道，有一个怯懦的魔鬼在你心中，他乐意随便打拱画十字：——他说服你："有着一位上帝！"

因此你属于怕光一类的人，属于在光辉中不能安居的人：现在你必须每天更深地插入你的头在黑暗和雾气之中！

真的，你选择的时候很好！因为恰在现在夜游鸟也在外面飞翔。一切怕光的人们的时候来了，黄昏和夜宴的时候来了，——但是并没有宴！

我听到而且嗅到：他们佃猎和出发的时候已经来到，但不是野兽的佃猎，乃是对于驯顺的，跛脚的哀鸣的，轻柔走路的和小心祈祷者的佃猎。

一种捕捉灵魂的伪善者之佃猎：——一切心的捕鼠机已经安置好了！无论何处我揭开了帷幔，总有夜蛾突飞出来。

或者它同别的夜蛾蹲伏在那里？因为处处我都嗅到了密秘的小会社；有着密室的地方，其中即有着新的皈依者，有着皈依者的恶臭。

他们长夜聚坐会谈："再让我们如同小孩子一样并说着亲爱的天父啊——虔信的制造粮果者败坏了口与胃腑了。"

或者他们在长夜中看着一只巧猾而潜伏的十字架的蜘蛛，这蜘蛛同蜘蛛们宣讲着智虑，并教训着"在十字架下面是张网的最良的地方"。

或者他们整日持着钓竿坐在泥沼旁边，因此而自以为深奥；但无论谁在没有鱼的地方捕鱼，我甚至说他们还不如浅薄！

或者他们快乐地虔信地从圣歌之作者学会演奏竖琴，那圣歌的作者最喜欢自己弹唱以媚少女：——因为他已倦怠于老妇人和老妇人的赞美了。

或者他们也从博学的妄人，学会发抖，这妄人在黑屋子中期待着幽灵的降临，——而知灵却完全跑开了。

或者他们凝听年老浪游，模仿了悲风和悲声吹笛者；现在他如同风一样的悲啸且在悲调中宣讲着悲哀。

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成为守夜者：他们知道如何吹奏号角，知道在夜中逡巡并惊醒了一切长久熟睡的老东西。

昨夜在我的园墙那里，我听到了关于老东西的五句话：这话甚至于从这么衰老、悲惨、枯槁的守夜者的口中说出。

"他不足做一个照顾孩子们的父亲：人类的父亲比他强！"

"他太衰老了！他现在已不能照顾他的孩子们了。"——别的守夜者回答。

"那末他有孩子吗？这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来证明！我很久就盼望他来彻底地证明。"

"证明吗？好像他证明过了什么似的！他不喜欢证明；他只是竭力使人信仰他。"

"对啦！他最欢喜信仰！对于他自己的信仰。那是老人的道路！在我们也一样！"

——这两个守夜者和光之恐怖者如是交谈，并悲切地吹奏了他们的号角！这便是昨夜在园墙那里发生的事。

但在我，我心因大笑而绞痛，我心好像要破裂了；它失了位置，因下沉到横隔膜。

真的，那真要我的命；——所以我忍着笑，当我看见了驴子酩酊，听见守夜者如是怀疑上帝。

一切如是的怀疑不是过去很久了吗？现在谁还敢在白天惊醒了这样古老的沉睡的怯光的东西！

一切古代的诸神已经结束——真的，他们有了一种善而快乐的神圣的结束！

他们没有像缠绵的迟暮那样的死去——虽然人民说了谎话了！正相反，他们却大笑而死！

最不信神的言论来自上帝，——他说“只有一位神！除我以外你不当有别的神！”——老拧恶胡子的神，一个嫉妒者，他如是忘却了自己：——于是一切神都大笑，在宝座上摇震，并大声叫喊：“那不正是神圣的吗，有诸神而没有上帝？”

让有着耳朵的都听着吧。——

查拉斯图拉在心爱的斑牛镇如是讲说。从这里他还有两天的路程到他的洞府和动物们身边；他的灵魂因为归期的接近而不断地欢喜。

归来

哦，孤寂！孤寂哟，我的家！我作为一个陌生人，生活于陌生的远方太久了，以至于不能无泪回到你这里。

现在你抚摩我如同母亲一样吧；现在，你如同母亲一样对我微笑！现在，你正好说“从前如同旋风一样飞奔离开了我的是谁呀！

谁在临别的时候叫出：我与孤寂同住得太久；因此我忘记了沉默！现在你知道沉默了吧？”

哦，查拉斯图拉哟，我知道一切：你孤独的人，我知道你在众人中间比之与我同在更孤独！

现在你懂得这了；寂寞是一事，孤独又是一事！在人们中间你永远是不惯而陌生。

甚至于当他们爱你的时候，你也是不惯而陌生：总之他们要求被姑息的待遇！

在这里，你在你的家和你的屋子里；你能自由说话，自由主张；这里一切隐藏的幽闭的感情不是可耻的。

这里万物抚爱地和你我谈并谄媚你：因为万物想跨你而驰。你也跨着一切的寓言，驰向一切的真理。

在这里你可正直而恳切地对万物说话：真的，它们以为那是赞美，当一个人坦白地和万物说话。

否则那便是寂寞。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还记得吗？当你的鹰在空中啼叫，你站在树林里面，在死尸的旁边，犹疑而茫昧不知去向：——这时你说：让我的动物们引导着我吧！我看出来在人们中间比在动物中间更危险：——那便是寂寞！

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还记得吗？当你坐在你的岛上，好像酒醴之源泉对于空桶，你在焦渴者之中赠贻和分送：

直到最后独你一人焦渴地在饱饮的人们中间，并悲泣在黑夜：“夺取不是比赠贻更幸福吗？偷盗不是比夺取更幸福吗”——那便是寂寞！

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还记得吗？当你的最宁静的时刻来到而且驱策你前进，这时它以恶的低语说：“说话而死灭！”

这时它使你厌恶你的一切期待和沉默，并以你的“卑屈的勇敢为可耻你那

便是寂寞！”——

哦，孤寂哟，我的家！你的声音何等甜美而温柔地和我说话！

我们信爱，相敬；我们坦然地至诚相待。

在你，一切都是开朗而光明；在这里甚至于时间也以更轻快的步履奔跑。因为时间在黑暗中比在光明是更沉重的负荷！

这里一切存在的言语和言语之宝库，忽然为我打开：这里一切存在想变成言语，这里一切生成从我学习着说话。

但山下的那边——一切讲说都是徒然！那里忘却和离开是无上的智慧：那我现在是明白了！

想理解人心中的一切必须把握着一切。但我的手又不屑把握那一切。

我甚至于不喜欢呼吸他们的呼吸；唉，我生活在他们的喧声和恶气味中太久了！

唷，我周围可祝福的宁静！唷，我周围清澄的气韵！这宁静如何从深脑中呼吸了清新的空气！这可祝福的宁静如何地静听哟！

但山下的那里——那里讲说着一切，一切都被误解了。那里人以洪钟宣扬着智慧，市场上的小商人即以铜钱的叮当扰乱了他。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但无人知道如何去理解。一切都落在水里；但无物落在幽深的泉水。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但无物奏效和成就。一切都咯咯发声，但静静地在巢中孵的是谁呢？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一切都说成碎片。在昨天对于时间和时间的牙齿还是坚硬的，到了今天却已嚼啐，含在今日的人们的嘴里。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一切都被泄露了。在从前一切名为秘密，名为深奥灵魂的秘密的，到了今天都属于街上的喇叭手和别的飞虫。

哦，奇异的人类哟！你黑巷里的喧声！现在你又在我的背后了：我的最大的危险伏我自己的背后！

在姑息和容忍之中永远隐伏着我的最大的危险；一切人类都愿意被人姑息和容忍。

怀抱着压缩的真理，以傻子手，与被愚弄的心，富有慈悲的小谎言——我如是生活在人们中间。

我曾经化装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反抗我自己而容忍了他们，并愿意说服我自己：“你傻子哟，你不懂得人们！”

当人生活在人们中间他不认识他们：人类有着太多的前景，——那高瞻远瞩的眼光有什么用处！

从前我是傻子，他们错认了我，我姑息了他们，甚于姑息我自己，我常常为这种姑息对我自己复仇。

从头到足都被毒蝇螫遍了，如同被恶之雨滴蚀空了的石头：我如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仍然对我自己说：“一切微末东西之微末是无罪的！”

尤其是那些自名为善的人，我看出是最毒的苍蝇；他们毒螫一切天真的，他们玷污一切纯洁的；他们如何能公正地待我！

生活在善人中间的人——慈悲教会他说谎。慈悲为一切自由的灵魂制造窒息的空气。因为善人的虚妄是不可测度的。

我在那里学会了隐藏着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财富：因为我看出一切都是心

灵贫乏的人。都是我的慈悲之谎话：我知道了一切的人。

——我看见而且嗅到一切人，那有充足精神的，那有太多的精神的。

他们的顽强的哲人：我叫他们为哲人，而不顽强，——所以我也学会了使用暧昧的言语。他们的掘墓者：我叫他们为研究家和实验家，所以就学会了以语言作游戏。

掘墓者为自己而掘出疾病。在陈腐的瓦砾下面有着恶气味。

人不当搅动了沼泽。人当生活在山上。

我以幸福的鼻孔又呼吸着山上的自由清气。最后我的鼻孔总算从一切人类之臭味得救了。

山风触鼻如同醇酒，我的灵魂打喷嚏了。打喷嚏而在胜利中高叫着：“祝你健康！”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三件恶事

一

在梦里，在最近清晨之前的梦里，我站在一座半岛上——在世界之外；我持着一具天秤而称量世界。

唉，紫色的曙光来得太早了：她以她的光辉将我惊醒，这嫉妒者！她总是嫉妒我的晨梦之光辉。

我的梦觉得世界是如此：可以被有时间者测算，可以被精巧的衡量者称量，可以被刚强的羽翮飞到，可以被神圣的解谜者猜透。

我的梦，一个勇敢的水手，一半是船，一半是旋风，沉默如同蝴蝶，强毅如同雕鹰：它今天何以有着忍耐和安闲而称量了世界！

那嘲弄着一切“无限世界”的我的智慧，我的欢笑的，清醒的，白昼的智慧沉默地对它说：“力所在的地方，那里数量成为支配者，因她有着更大的力。”

我的梦不喜新，不守旧，不畏惧，不祈求，确信地沉思着这个有限的世界：——如同一圆的苹果自跃入我手，一成熟的金苹果，有着温润柔滑的皮：世界如是对我呈献了自己：——

如同一株阔枝刚直的树向我示意，枝干盘曲，如同旅客可以休止的凭椅和足凳；世界如是耸立于我的半岛：——

如同纤手捧持着的珠宝箱——使欣慕的眼光极喜欢的珠宝箱：今天世界如是呈献于我的面前：——

——它还不是一种谜足以恐吓人类的爱，也不是一种解答，足以使人类的智慧睡眠：——今天，在我看来，世界所谓的恶事便是一种善的，人间的事。

我如何地感谢我的晨梦，因为我今天早晨可以称量了世界！这个梦，这心的安慰者，如同善的人间的事一样的临到了我！

在白昼我可以做同样的事！学习和模仿了它的优点，所以我现在愿意将三件最恶的事放在天秤上，极尽人情地好好称量了它们。——教人祝福的人也教人诅咒：世界上最可诅咒的三件事是什么呢？我愿意把它们放在我的天秤上。耽欲，求权力之热狂和自私：自古以来这三件事是最被诅咒有最坏的恶名——我愿意极尽人情地好好称量了它们。

那么，起来吧！那里是半岛，那里是大海——它毛发粘粘地欢悦地汹涌

着向我这里来，这我所爱的老而忠信的千头怪兽！
那么，起来吧，这里我在澎湃的大海上把持着天秤：我也挑选一个见证人——挑选了你，你海上的孤树，我所爱的浓香馥郁的繁枝之树！——现在从什么桥上过渡到未来？由于什么压迫使高者屈身于低者？什么吩咐了最高者仍然向上？——现在这天秤平衡而稳定！在一端我投下三种沉重的问题，另一端则放着三个沉重的答案。
二
耽欲：对于一切穿着马毛衬衣的肉体的蔑视者是一种毒刺，是一种熘型柱；被一切遁世者诅咒如同“这世界！”因为耽欲嘲笑而愚弄了一切混沌和诡伪的说教者。
耽欲：对于贱氓是煎烤的温火；对于朽木和发臭的破布是炽热的火焰。
耽欲：对于自由的心是自由而无邪，是地上的花园之快乐；是未来对于现在的满溢的感谢。
耽欲：仅仅对于衰败者是一种甜的鸩毒；对于有狮心的人却是一种大慰藉。是谨慎存储着的醇酒。
耽欲：是最崇高的幸福和最崇高的希望之幸福的范本。因为对于许多人结婚和超于结婚是许可的。
——对于许多人比之于男人和女人更不相知：——男女之互不相知更没有人能够充分明白！
耽欲：——但我要以我的藩篱防护了我的思想，甚至于防护了我的用语：恐猪仔和浪子突破了我的花园！
求权力之热狂：这最是铁心者的灼热的鞭子；最残酷者为残酷者保留着的痛苦；这是焚尸场的阴沉的火焰。
求权力之热狂：攒聚在最重荣的民族身上的可恶的牛蝇；一切动摇的道德之叱骂者；它骑在一切马匹和一切矜骄之上。
求权力之热狂：这破坏且粉碎了一切凋残而空廊者的地震；这白色棺椁的破坏者；这反对未成熟的答案的发光的疑问。
求权力之热狂：在它的炯眼之前，人类爬行，卑辱，和怨怼，且变得比猪和蛇还卑下：——直到最后他心中叫出了无上的蔑视。
求权力之热狂：无上蔑视的可怖的说教者，它在一切的城池和帝王的面前宣讲：“滚你的！”——直到一种回声从他们叫出来“滚我的！”
求权力之热狂：它甚至于甘甜地超升到纯洁，到孤独，到自足的高度，炽热如同大爱之涂绘紫色的幸福于地上的天国。
求权力之热狂：当最高迈者渴望屈服于权力，谁还称它为狂热呢？真的，在这样的渴望和卑辱之中没有病或不健全！
孤独的高迈不会永远仍然孤独和自足；高山可以下降到峡谷，高风可以吹临到平原！
唷，谁能知道这种渴望的适当的名字和称号呢？查拉斯图拉从前称这不可命名者为——“赠贻的道德”。
其后发生了这事，——真的，那是第一次发生！——他称自私为可祝福，那从强力的灵魂流出的卫生的健康的自私：——从完全的，美丽的，胜利的，创造的肉体所附属的强力的灵魂，在它的周围，一切都成为一面明镜。

这柔韧动人的肉体，这跳舞者，它的标本和象征便是自己享乐的灵魂。这样肉体和这样灵魂的自己享乐自称为“道德”。

这样的享乐以善恶之言自己屏障如同圣化的丛林；以自己的幸福之名从自己放逐了一切可侮蔑的。

也从自己放逐了一切怯懦的；它说：怯懦——那便是恶！在它看来，那永远悲愁者，叹息者，不幸者，贪小利者都是可污蔑的。

它也蔑视了一切在不幸中凝视的智慧：真的，也有着在黑暗中开花的智慧，一种黯黑的智慧，它永远叹息：“一切皆虚空！”

它以羞怯的怀疑为可鄙，它以那些认誓不认人的人为可鄙：它也以过度怀疑的智慧为可鄙，因为这就是怯懦的灵魂的道路。

它以阿谀的、狗样的、降伏的、乐天安命的人为卑下；也以有着降服的、狗样的、虔信的、和阿谀的、乐天安命的智慧为卑下。

它憎恨而厌恶，那永不自卫的人，那吞咽了有毒的唾沫和恶视的人，那太忍耐的人，那长久受苦的人和太柔顺的人：

因为这便是奴隶的态度。

这可祝福的自私，它吐弃一切种类的奴隶：无论他们是在诸神和神圣的步武之前卑躬，或在人类，在无智的人类舆论之前屈膝！

一切卑辱的，一切屈膝的，那有着不自由的，眼的和缩压的心的，那虚伪的，归顺的种类，那以大而怯懦的嘴唇亲吻的，它都叫作恶。

一切奴隶和衰老而倦怠的人们的机智；尤其是说教者全部恶劣的，狂妄的，大过伶俐的愚昧，自私都称之假冒的智慧！

但这假冒有哲人，这说教者，厌世者，和生性是阴柔是奴性的人民——唉，他们如何地误用了自私！

他们还把误用自私认为是道德，并名为道德！因此一切厌世者和怯弱者和十字架上的蜘蛛们，他们以充足的理由如是愿望着“无私”！

但对于那些人们，这时候现在来到了，这大转变，这裁判之剑，这伟大的日午：这时许多事情常被启示出来！

真的，那宣讲着我是健全而神圣的，并祝福了自私的人，这预言者，他也宣讲着他所知道的：“看哪，那时候到了，那已逼近了，这伟大的日午！”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重力之精灵一

一

我的舌头——是人民的舌头：我太粗糙地，坦率地为安歌拉的兔子们讲话：对于一切墨水之鱼与笔头之狐狸，我的话仍然更新奇。

我的手——是呆子之手：悲哉，一切桌子和墙壁和供呆子描画和涂鸦的地方！

我的足——是奔马之足；因此我在木石上践踏而驰骤，在田地里来往，我是爱急走的一个魔鬼。

我的胃——确是一种鹰之胃吗？因它喜食小羔羊的肉。真的，它是一种鹰的胃。

我现在是：食着天真的东西，并切望奋飞，我到一切之外；能说这本质中没有鹰的本质么！

尤其是我是重力之精灵的一个敌人，那便是鹰之本质：真的，决死的敌

人，大的敌人，先天的敌人！唷，我的敌意不是无所不至了吗？

因此我能歌唱一首歌——也愿意歌唱：虽然单我一人在空屋子里，我必须唱给我自己听。

真的，有着别的歌者，只是屋子里充满了人的时候，他们的嗓音柔软，手指有表情，他们的眼光闪动，心情清醒；但我不是他们的同类。

二

教人飞腾的人有一天将移去了一切的界标；一切的界标将会飞腾；大地将从他重新受洗，命名为轻灵者。

驼鸟急驰，速于奔马，但他也用力地插入它的头在沉重的地里：不能飞腾的人也是如此。

重力之精灵如是意欲：大地和生命对于他是沉重的。但我如是教人，凡能如同鸟一样成为轻灵的人必须自爱。

真的，不与病者和染疫者之爱同在。与他们同在，甚至于自爱也发恶臭！

我如是教人：自己必须学习以卫生而健康的爱爱自己：自己才会动心忍性，而不会神不守舍。

这里神不守舍自命为“自己的邻人爱”。自古以来这样的话是最甚的谎话和欺诈，尤其在那些觉得世界是沉重的人们中间。

真的，学习自爱，这不只是为今天和明天而有的戒律。这宁是一切技艺中最精最巧，最新，和最坚忍者。

这便是重力之精灵的工作：使一切财宝对于他的占有者严密隐藏，在一切金银窖中唯自己的财宝最后挖出。

差不多还在摇篮里面他们即给我以沉重的言语和评价。他们称这礼物为“善”和“恶”。因为它，我们的生被饶恕了。

这便是重力之精灵的工作：将小孩子们叫拢来，禁止他们自爱。

我们——我们忠心地在辛苦的两肩，背着所给与我们的重负，走过了崎岖的群山！假使我们流汗，我们就被告诉：

“是呀，生命是难于负荷！”

只有人类自身才是难于负荷，因为他背了太多的不相干的言语和评价在自己的两肩。他如同骆驼一样跪下，让他自己好好驮上重载。

尤其是能负荷重载的最强毅的人，脑中充满了威严。他背负了太多的不相干的言语和评价在自己的两肩：现在生命对于他好像是一堆沙土。

真的！甚至于属于我们自己的也是难于负荷！人类心中的许多内在的东西也是如同海蚌一样，——可厌恶，滑腻，不易把捉——所以必须有珠光美丽的壳为那些东西辩护。甚至于也必须学习这种技艺：有一个壳，一种可爱的外表，和巧黠的愚昧！

再者，在人类心中有着许多的欺诈，许多壳还显得微小，无用，太是一个壳了。

很多隐藏的慈爱和权力永远没有被人测透；最精选的美味觅不到赏味者？

唯女人中之卓绝者知道这：少许的肥和少许的瘦——唷，在这少许之上悬挂着多少命运啊！

这便是重力之精灵的工作：使人不易发见，在一切人中尤不易发见了自

己；精神常常欺蒙了灵魂。

但发见了自己的人说：这是我的善与恶：因此他使妄谈”一切皆善，一切皆恶”的鼹鼠和侏儒沉默了。

真的、我不喜欢那称一切为善，称这世界为至善的人们。

我叫他们为“一切之满足者”。

“一切之满足”，赏味一切，但不是赏味最佳之味！我敬重曾经学会说：“我”和“是”和“否”的倔强而固执的舌头和胃腑。

咀嚼而消化一切的东西——那正是猪的本质！只有驴子和驴子一类的生物永远知道说着“是呀！”——

我的赏味要求这：深黄和火红——那混合了血液和一切颜色。但洗洁了他的屋子的人也向我泄露了一个洗洁了的灵魂。

有些人爱僵尸，有些人爱幽灵；两者都是血和肉的敌人。

唔，两者都如何地违反了我的赏味！因为我爱血！

我不愿居住在人人吐唾和厌弃的地方；这便是我的赏味。宁肯生活在强盗和伪证者中间。无人在自己的嘴里衔着金子。

但一切吮痰者更使我厌恶；我所知道的在人类中最可厌恶的生物，名为谀佞：他不意欲爱，但愿寄生于爱。

我名仅有一种选择的人为不幸福：不成为恶兽，便成为恶家畜。我不愿和他们建立了我的神龛。

我也名那些必须永远期待的人为不幸福，——他们都违反我的赏味——所有税吏，小贩子，帝王，和一切地主和商人们。

真的，我也学会了期待，学会了彻底地期待，——但只期待我自己。我也学会了在一切之上站立，行走，奔跑，跳跃，攀登，和跳舞。

这就是我的教言：愿意有一天能够飞腾的人必须首先学会站立，行走，奔跑，攀登和跳舞：——因为人不能由飞腾学习飞腾！

我学会了踏着绳梯达到许多窗子，以敏捷的两腿攀登到一切的高桅：坐在知识的高桅上对于我好像是不小的幸福！——

在高桅上暴鸣如同小火焰：真的，一种小的光辉，但对于遭难的水手与船破落水的人们，却是一种伟大的安慰！

从不同的道路和方式我达到了我的真理；我不是仅有一种梯阶登到我游目骋望的高处。

我不愿向别人问着我的路，——那总是违反我的赏味！

我宁肯问着并试炼着道路的本身。

所有我的途程都是一种探求，是一种试炼：真的自己必须学习回答了这样的探问！这便是我的赏味：

——非善，非恶，只是我的赏味而已，关于那，无所用其羞愧和隐秘。

这里是我的路——你的路在何处呢？我如是回答了那些问我这道路的人们。因为这道路并不存在！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一

我坐在这里期待，在破碎的旧榜和半写就的新榜之中。我的时刻何时来到呢？

我下降的时刻，我毁灭的时刻：我愿意再走向人类去。

我现在期待着那时刻：最初必是我的时刻的征兆来到——这征兆是与鸽子之群同在欢笑的狮子。

同时我自言自语如同闲适的人。没有人告我以新的事物，所以我对我自己说起我自己。

二

当我到了人们那里，我看出他们高踞在古代的傲慢之上，他们都想着他们久已知道了什么是人类的善和恶。

在他们看来一切关于道德的谈论好像是一种古老而陈腐的事情；愿意安睡的人，就寝之先讲谈着善恶。

我搅扰了这种昏睡，当我教人无人知道何为善恶：——除掉了创造者！

但创造者是创造人类的目标并给大地以意义和未来的人：只有他能建立了善和恶。

我吩咐他们推倒了他们的讲坛，一切古代的傲慢所踞坐的交椅；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伟大的道德家，他们的圣哲，他们的诗人，他们的救世主。

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阴郁的哲人，嘲笑那些踞坐如黑色幽灵的人，使他们离了生命树。

我坐在他们的伟人们的墓道上，甚至于在死尸和鹫鸟的旁边——我嘲笑一切他们的过去，和过去的腐烂而残败的光荣。

真的，我如同忏悔的说教者，如同傻子，我暴怒而破坏了一切他们的伟大的和渺小的！

他们的至善也如此渺小，极恶也如此渺小！因此我发笑了。

因此我的诞生于山头的“智慧的渴望”，连笑带吼。真的，一种粗犷的智慧——一种有着猛冲的健翮的渴望。

她常常带着我飞腾向上，在大笑之中心！于是我扶摇直上，如同沉醉于太阳之欢喜的一枝箭！

我飞到了梦想不到的未来，到艺术家所想像不到的更炎热的南方；那里诸神裸体跳舞，以一切的衣饰为可耻。

（我如是以比喻和隐语木讷而言如同诗人：真的，我惭愧于我仍然不能不是一个诗人！）那里，在我看来，一切的生成好像是诸神的踏舞，是诸神的嬉戏，世界自由而无限制，一切都归真返朴。

那里，好像是无量神祇一种永久的自己解放，和自己归真；好像是无量神祇的一种可祝福的自己冲突，自己和解，自己再造。

那里，在我看来，一切的时间，好像是瞬间之可祝福的嘲弄；那里自由是必然，幸福地戏弄着自由的毒螫。——

那里，我也发见了我古代的魔鬼和巨敌，那重力之精灵，和他的创造品：强迫和戒律，必须和结果，目的和意志，善和恶。

在那里，跳舞者能跳舞于它之上，超越于它之外，不是必然的么？在那里为轻捷为美丽的原故，鼹鼠和蠢拙的侏儒不是必要的吗？

三

我也在那里从大道上拾起了超人这个字，也看出人是必须超越的一种东西。

也看出人是一个桥梁，而不是一个目标，那欢喜于自己的日午和黄昏的人，是把它当作远到新的曙晓的进程——

欢喜于伟大日午的查拉斯图拉之道，欢喜于我高悬在人们之上如同紫色晚霞一样的教言。

真的，我也使他们看见了新的星辰在新的夜里；在白昼和黑夜和云影之上我张开了大笑如同五色绚烂的华盖。

我教他们以我所有的梦想和热望：将人心中的碎片，和谜，和可怕的偶然组合而为一体：如同，一个诗人，一个解谜者，一个偶然之救济者，我教他们创造未来，我教他们在这样的创造之中救济了过去。救济人类的过去，改变了一切“它已如此”，直到意志说：“但我愿意它如是！我将愿它如是！”

我称这个救济：我教他们只是称这为救济。

现在我期待着我的救济——那我可以最后一次走向人们去。

我愿意再走向人们去：我将在人们中间沉落和灭亡；我愿意给他们以我的最富裕的礼品！

我从下沉的太阳学习了这，那充裕博大的太阳哟！当它沉没的时候，它从自己的无尽藏倾泻金光于大海！所以最贫乏的渔人，现在都摇荡着金桨：从前我看了这，我忍不住喜欢得流泪了。

查拉斯图拉也将如同太阳一样的沉落：他现在坐在这里期待着，在破碎的旧榜和半写就的新榜中间。

四

看哪，这里是一张新榜！但同我持着它到峡谷里，到人类之心的我的弟兄们在何处呢？

我对于遥远的人们的伟大的爱如是要求：“别姑息你们的邻人！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

因此你看：有着这多超越之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但仅仅一个丑角知道：人也能被跃过！

甚至于在你的邻人中超越了你自己：有力量夺取的你不当忍受了给予，这便是你的权力！

你对人所做的无人能对你做。看哪，这里并没有报酬！

不能命令自己的人不当服从。许多人能命令自己，但于自己服从仍然差得很远。

五

高贵灵魂之族类如是愿望：他们愿意一切不白得，至少是生命。

流氓才愿望着白得的生命：在我们则生命已自给，我们永远想到什么是

我们所能给予的最高的还报！

真的，那是一句高贵的格言："生命所期许的，我们愿意对于生命保持着那期许！"

自己不当在对于快乐没有贡献的地方愿望着享乐！自己不当愿望享乐！

因此寻求享乐和无垢是极可耻的事。两者都不愿被寻求。

自己当有着它们——但自己宁肯寻求罪恶和苦痛！

六

哦，我的兄弟们哟，头胎儿子永远是被牺牲的。现在我们便是头胎儿子！

我们都在不可视见的圣坛上流血；我们都被烧烤去祭奠古代的偶像。

我们的最优良者仍是年青：这引动了年老者的食指。我们的肉体是温软的，我们的皮只是羔羊的皮：我们如何不能引动了古老的偶像崇拜者的馋涎！

这古老的偶像崇拜者，仍然居住于我们自己的心中，他烧烤了我们的最优良者做成他的宴筵。唉，我的兄弟们哟，头胎之子如何不被牺牲呢！

但我们的同辈如是意欲；并且我爱那些不想望保全自己的人们，我以我的全心的爱去爱那些下降而死灭的人们：因为他们走向着超越。

七

要真实——少有人能真实！能真实的人仍然不愿真实！但至少善人是能真实的。

唷，那些善人们！善人们永不说出真理。因为如是修善便是心中的一种疾患。

那些善人们，他们退让，他们自己屈服；他们的心复述着自来所说过了的，他们的深处的灵魂服从：但服从的人，并不听自己！

善人所谓的一切的恶必须汇拢来产出一种真理。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的恶足以产出这种真理了吗？

勇敢的冒险，长久的怀疑，残酷的否定，厌恶，当机立断，一切这些都没有汇拢来！但真理是从这样的种子产生的！

自来在坏良心的旁边生长出一切的知识！你们的求知者哟，粉碎，粉碎了这陈旧的榜！

八

当水面钉了木桩，巨流上搭起了浮桥，这时候，真的，说着"一切在流动"的人，是无人相信的。

甚至于笨汉也反对他。"什么？"笨汉说，"一切流动吗？

本桩和浮桥静静地在巨流上面呢！"

"在巨流上面一切都是固定的，一切事物之评价，浮桥，概念，一切的'善'和'恶'：这些都是固定的！"——凛冽的冬天到了，巨流冻结了，这时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怀疑了。这时说这话的已不单是笨汉了："万物不是静静地停住吗？"

"万物根本是静静地停住"——那是一种适用的冬天的教理，一种不生产的时代的善，冬眠者和炉火旁边的懒汉的优良的慰藉。

"万木根本是静静地停住"——但自来的春风，反对了这种教理。

春风是一只不知耕犁的牡牛——一只凶猛的牡牛，一个破坏者，它以它

的暴怒的角破烈了冰块！这冰块又冲破了浮桥！

哦！我的兄弟们哟，现在看吧，万物不是在流动了吗？一切栏板不是落到水里去了吗？

谁还固持着“善”和“恶”呢？“悲哉我们！快哉我们！春风猛吹着！”我的兄弟们哟，如是宣讲遍及一切的大街小巷吧！

九

有一种古老的迷妄——那名为善和恶。自古以来，这迷妄之轨道，当在预言家和占星家周围旋转。

从前的人信仰预言家和占星家；因此人相信“万物是命定的：你应当，因为你不能不！”

其后人类又怀疑了所有的预言家和占星家；因此他们相信，“万物是自由的：你能够，因为你意欲！”

哦，我的兄弟哟，自来关于命数和未来，仅有着迷妄而不是真知；因此关于善恶也只是迷妄而不是真知！

十

“你不当偷盗！你不当杀戮！”从前这样的诫命被称为神圣：在这诫命之前人类屈膝而低头，并脱去了自己的鞋子。

但我向你们：在这世界上还没有比这神圣的诫命更凶的强盗和杀戮者吗？

在一切生命中没有强盗和杀戮者吗？称这样的诫命为神圣，因此他们不也是——杀戮了真理了吗？

那反对和劝阻了生命而被称为神圣的，不是一种死之教言吗？哦，我的兄弟们哟，为我粉碎，粉碎了这古旧的榜！

十一

这是我对于过去的同情，我看见它被弃了，——被弃于每一新时代之怜恤，之精神，之放肆；新世代使一切已存在的作为自己的桥梁。

一种伟大的元宰会兴起来，一种巧黠的怪物，他以慈悲和敌意捩转和扭动一切过去；直到它成为他的一座桥梁，一种先兆，和传令使，和雄鸡的晨鸣。

但也有着别的危险和别的同情：凡是贱氓，他的记忆是返于自己的祖先一，但时间已和他的祖先绝缘。

过去如是被弃：因为总有一天流氓成为支配者，并沉溺一切时间在浅水里。

哦，我的兄弟们哟，因为总有一新的高贵还缺乏。那高贵当反对一切贱氓和一切暴君，并将“高贵”这个字重新塑在新榜上。

要有一种新的高贵，许多高贵的人们，许多种高贵的人们还缺乏呢；或者如我从前在比喻中所说的：“那正是神性；

有着诸神而没有上帝！”

十二

哦，我的兄弟哟，我圣化你们而指示你们一种新的高贵：你们当成为未来的创造者，滋生者，和播种者：——真的，你不能如同商人一样以金钱购买得高贵；有着卖价的都无价值。

因为你们的光荣不是你们从何处来，而是你们向何处去；让这是你们的

新的光荣吧，——你们的意志和你们脚的意愿超越了你们！

真的，并不是你们供奉一个王子，——现在王子们算什么呢！——也不是你们为王子的屏藩使他的地位更巩固。

也不是你们的族类在宫廷里面成为有礼貌，也不是你们都学会了华丽装饰，如同银色的丹顶鹤一样，长久站立在浅沼里！（因为能够站立，在一般廷臣乃是一种特殊的恩典；至于被许可坐下乃是他们死后才有的幸福！）也不是被称为神圣的一种圣灵引导了你们的祖先到了我并不赞美的天国！（因为有着那恶木——十字架——的地方，那里即无可赞美的东西。）真的，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圣灵总如同临阵一样，引导着他的武士——山羊和母鹅。迷信的人，和谬见的人总是走在最前面！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的高贵不当向后流盼，乃是向前凝视！你们当是从一切父母之邦，和祖先之国土被放逐！

你们当爱着你们的孩子们的国土：——在最遥远的海上没被探险过的国土！让这种爱是你们的新的高贵吧！我吩咐你们向着那里扬帆前进！

为你们的孩子们，你们当矫正了你们是你们的祖先的孩子。你们当如是救济了所有的过去！我将这种新榜高悬于你们之上！

十三

“为什么人要生活？一切都是虚空！生活——那是鞭打枯草；生活——那是自己燃烧了自己而不能得到温暖。”——

这样古代的讹说仍然当作“智慧”传下来；因为它是陈旧而发霉，所以它更被尊重了。

发霉也就成为高贵了。

孩子们会如是说：因为火烧灼他们，所以他们怕火！在智慧之古书里，有着很多的孩子气。

那永远鞭打枯草的人，如何敢来诽谤了鞭打！堵塞住这样愚人的嘴吧！

这样的人们坐在桌子旁边，什么也没有带来，甚至连优良的饥饿都没有带来：——于是他们诽谤：“一切都是虚空！”

但我的弟兄们哟，饮食得很好确不是虚空的技艺！为我粉碎，粉碎了这永不快乐的人们之榜！

十四

“在洁净者看来，万物皆洁净”——人民如是说。但我对你们说：“在猪仔看来，万物皆猪仔气！”

因此恐怖的幻想者（他们的心已下垂了，）宣言：“世界之自身便是一个污脏的怪物。”

因为他们都是不净的心；尤其是那些遁世者，除非他们从背面观察了世界，不会有和平或休息！

我当那些人面说，虽那声音很不快：世界如同人一样的有背面，——这是很真实的！

世界上有很多污脏：这里很真实的！但世界之自身不以此而是一个污脏的怪物；但那种话语中间有许多智慧，即世界有着很多恶臭：甚至于憎恶也生出了翅膀，和空想的能力！

在最优良者之中也有着一些可憎恶的；最优良者也仍然是必须超越的一种东西！

哦，我的兄弟们哟，那种话语中也有许多智慧，即世界有着很多污脏！

十五

我听见虔信的遁世者对他们的良知反复说着这样的格言，真的，他们无过或无罪，——虽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恶或更有罪的事了。

“让世界自成其为世界好了！别指摘它！”

“让愿意阻塞，和剜刺，和剐割，和剥削人民的人随他的便好了：别指摘它！由此他们愿意学习放弃了这世界。”

“为你自己的理由——你应当阻塞和闷闭了你自己；为这世界的理由——因此你会学习放弃了这世界。”

哦，我的兄弟们哟，击碎，击碎了那些虔信者之陈旧的榜！撕碎了这些愤世嫉俗者的格言——

十六

现在人民在一切黑暗的小道上低语：“博学的人忘记了一切强烈的贪求。”

我看这新榜甚至于高悬于市场之上：“智慧使人倦怠，无物有一刻的价值，你不应欲求！”

哦，我的兄弟们哟，为我粉碎，为我粉碎了那种新榜！厌世者和死之说教者和狱吏将它高悬起来；因为看哪，它也是一种对于奴隶的箴言！

因为他们学得坏，不是学到好处，学习一切都太早也太急；他们吃得很坏：所以们他的胃腑受伤了！他们的心便是一种损伤的胃：它劝造着死！真的，我的兄弟们哟，心便是一个胃！生命是一派快乐的源泉，但对于损伤的胃，那悲愁之父，在他们心中说话的人，一切泉水，都是有毒的。

求知：在有着狮子的意志的人，那便是快乐！但对于自己仅仅是被意欲的人则成为倦怠，一切的浪涛都对他戏弄。

弱者之本质总是如此：在路途上迷失了自己。最后他们的倦怠发问：我们出发到何处去呢？一切都是一样！

人在他们的耳边这么讲说，他们最喜欢：“无物有价值！

你们不应当意欲！”但那是一种对于奴隶的箴言。

哦，我的兄弟们哟，查拉斯图拉临到了一切行路倦怠者如同一阵新爽的暴风：他将使许多鼻子打喷嚏！

我的自由的气息甚至于透过墙壁而到监狱里，到一切禁锢的精神！

意欲解放人！因为意欲便是创造！我如是教人。唯一的你们应当学习的，只是创造！

你们应当从我最先学习的也只是学习法，优良的学习法。——让有耳朵的人听着吧！

十七

这只船停泊在这里——它要到那边去，或者到虚无——但谁愿意进到这种“或者”去？

你们中无一人想乘这死之船舶！那么你们如何会倦怠于世界呢？倦怠于世界么！甚至你们也没有从大地引退！我觉得你们更贪恋大地，更爱着你们自己的大地之倦怠！

你们下延着嘴唇不是徒然的了：——其中仍然有着一种渺小的尘世的愿望，在你们的眼睛里，——不是浮着不可忘却的世俗的欲望之云影的吗？

在大地上有许多优良的发明，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快乐的：为此大地是很可爱的。

有许多如是的发明，如同妇人的乳峰一样：同时是有用，同时是快乐的。

但你们厌世的人们哟，你们大地之懒惰者！应当有人用鞭子鞭策着你们！应当有人用鞭子再使你们的两腿活泼。

假使你们不是为大地所厌弃的残废而耄老不幸者，那么你们便是巧黠的懒汉或贪食者，潜行的，夜之徘徊者。假使你们不愿意欣快地奔跑，那么你们应当死灭！

查拉斯图拉如是教人：人不当求为不可治愈者的医生，所以你们应当死灭！

但作一个结束，比写一篇新诗必需更大的勇敢：这是一切的医生和诗人所知道的。

十八

哦，我的兄弟们哟，有着倦怠所铸成的榜，有着腐败的迟怠所铸成的榜：虽然他们的说话是一样，它们却要求被听得两样。

看着这里这个凋毙的人！他距离他的鹄的仅仅咫尺；但他倦怠得固执地在尘土中躺下了，这勇敢的人！

他以倦怠而呻吟于道路，于大地，于鹄的，于他自己：他将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这勇敢的人！

现在太阳烧燃在他上面，狗子们在舐他的汗：但他们固执地躺在这里，宁愿渴死！

离他的鹄的仅咫尺，而愿意渴死！真的，这个英雄，你们必须倒拖着他的头发到他自己的天国。

但是他仍然让他躺在他所躺下的地方，睡眠是个抚慰者可以带着冷的，淅沥的雨滴临到他。

让他躺下直到他自己醒来——直到他自己弃绝了一切的倦怠，直到他的倦怠彻底教训了他！

我的兄弟们哟，只注意呵退了他身边的狗子们，懒怠的狐群和一切雍容的毒虫——一切“受过教育”之成群的毒虫，他们饮宴着一切英雄的血汗！

十九

我划一个圈圈和神圣的界在我的周围；我登山越高，跟我的人越少：我建立了永久神圣的山系。

哦，我的兄弟们哟，无论你们同我升登到何处，留心着，恐怕一种寄生虫也附在你们的身上！

一种寄生虫：那是一种蛀虫，一种爬行而畏缩的蛀虫，它用力吮吸你们隐秘着的创口和伤痕。

这便是他的狡猾：它猜道了在什么时候升登的灵魂倦怠：在你的烦恼和厌恶里，在你的敏感的谦卑里，它建筑了他的可憎恶的巢。

在强毅者疲弱，高贵者柔和的地方——那里，它建筑了他的可憎的巢；寄生虫寄生在伟大者有着微小隐秘的创痕的地方。

什么是一切存在之最高尚者，什么是一切存在之最低卑者？寄生虫便是最低卑者；但越是高尚者越是喂养了寄生虫。

因为有最长梯子的灵魂，能降到最深的地方：他如何能免于寄生虫的寄生呢？

最丰裕的灵魂，在本身中能向前奔跑和遨游。最贫乏的灵魂则为快乐而将自己投于偶然之中！

存在之灵魂投入于生存；占有之灵魂寻求达到愿欲和渴望：——灵魂从自己逃脱，又在更大的范围中追及了自己；对于最智慧的人，最易为愚昧所引诱。

在最自爱的灵魂的心中，万物有自己的逆流和顺流，有自己泡沫，有自己的洪涛：——唷，最高迈的灵魂如何能免于最恶的寄生虫的寄生？

二十

哦，我的兄弟们哟，我是残酷么？但我说：已经倒的，应当把它推落！

今日的一切——已经坠落而残败；谁愿保持它？但我却愿意把它推落！

你们知道石头滚过峭壁的快乐吗？看着吧，今日的人类，如何地正滚到了我自己的绝壑！

哦，我的兄弟们哟，我是更伟大的演奏者的序曲！一个例子！也照着我的例子做吧！

你们不教他飞腾的人，我请你教他——更快地坠落！

二十一

我爱勇士；做一个剑客还不足，——人必须知道对谁使用了宝剑！

自持和离开，那当是更伟大的勇敢，所以人当为更有价值的仇敌而自重！

你们只当有可憎恨的仇敌，而不当有可蔑视的仇敌：你们当骄傲于你的仇敌。我已经如是教训过你们了。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当为更有价值的仇敌而自重！你们必须从许多事情离开——尤其是从许多贱氓离开，他们以关于人民和民族的喧声絮聒在你们的耳边。

拭目以看他们所谓的“赞”和“否”吧！那里越对的，越错。谁观看了也会暴怒。

观看，和拔出刀子来——在这里两者都是一回事：所以快离开了到森林里去！并将你们的宝刀收鞘。

走你们的路吧！让民族和人民走他们的路，——真的，黑暗的路，没有一点希望的微光！

那里让商人们去统治吧，那里一切仍然灿烂的是商人们的金子。已不再是帝王的时代：今日之自称为人民者已不当有帝王。

看看这些民族吧，他如何恰如商人们的作为：他们从各种垃圾堆拾取蝇头之利！

他们互相陷害，互相欺骗，他们名之曰“情谊”，哦，古代是可祝福的，那时人民自己说：“我将做民族的支配者！”

因此，我的兄弟们哟，优良者当支配，最优良者也意欲支配！有着与此不同的教言的地方，那里便缺乏最优良者！

二十二

假使他们的面包不值什么，唉！他们哭求什么！他们的生命维持才是他们的当得的消遣！他们的生命将是艰难的。

他们是食肉兽：在他们的工作之中——便有着劫掠，在他们的获得之中，——便有着欺骗！因此，他们的生命将是艰难的。

他们应当成为更佳的食肉兽，更精敏，更伶俐，更像一个人：因为人是最佳的食肉兽。

人类曾经掠夺了一切动物的道德：所以在一切动物中人类是有着最艰难的生命。

只有飞鸟仍然超过了人类。假使人类学习了飞腾，唔，他的劫掠之欲望能飞到什么高度呢！

二十三

我但愿男人和女人是如此：男子适于战争：女人适于生育；但两者却适于以头和两腿跳舞。

其间没有跳舞的日子是一种损失。没有带来欢笑的一切真理都是虚伪！

二十四

注意着你们的婚约，别是一种不良的婚约！你们订约太匆促了：所以，随后便是婚姻之破裂！

但婚姻之破裂强于婚姻之屈服和婚姻之欺骗！——一个妇人如是对我说："真的，我破弃了婚姻，但当初是婚姻破弃了我！"

我看出了怨偶是最仇恨的：他们以全世界作代价使每个人都不再独自前行。

为那原故我愿正直的人们互相告语："我们相爱：让我们注意如何维持我们的爱！或者我们的誓约是一个错误吗？

给我们一种条件和一种小结婚，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适合于伟大的结婚！匹配总是一件大事。"

我如是劝告一切正直的人们；假使我劝告而且说着别的，那么我对于超人和一切未来的爱是什么呢？

哦，我的兄弟们哟，不单是驱策你们自己向前，且驱策着你们自己向上，因此婚姻之花园会帮助你们！

二十五

在古代的种族中生长起来的智人，看哪，最后他寻求着未来之泉水，寻觅看新的种族了。

哦，我的兄弟们哟，不久新的种族兴起来，新的泉水奔注到深渊。

地震堵塞了许多泉水，引起很大的焦渴，但它也燃烧了内心的力和隐藏的事物。

地震使新的泉水涌出。在古代民族之颠覆之中，新的泉水也迸涌出来了。

无论谁叫出："看哪，这里是为许多焦渴者而有的泉水，是为许多渴望的人们而有的心，是要应用许多工具的意志：即刻许多人聚拢在他的周围。——即许多热望进取的人。

能命令的人必须服从——那是一种试炼！唷，那么长久的追寻，长久的猜详，长久的失败，长久的学习，和长久的一再试炼！

我如是教人，人类社会是一种进取，一种长久的追寻，但它寻求一个支配者！

我的兄弟们哟，一种进取，没有条件！我请你们毁灭，毁灭了那柔心人

和骑墙派的教言！

二十六

哦，我的兄弟们哟，在什么人身上隐伏着全人类未来的大危险？那不是在善人和正义者的身上吗？——

因为那些人的心理感到而且说出：“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善和正义，我们也有了善和正义，悲哉，那些仍然在追求善和正义的人们！”

凡恶人所能做出的伤害，而善人的伤害却是最致命的！

凡愤世嫉俗者所能做出的伤害，而善人的伤害是最致命的伤害！

哦，我的兄弟们哟，从前有人看透了善人和正义者的深心，他们：“他们是法利赛人。”但人民并不理解他。

善人和正义者也不能理解他，他们的心已被禁锢在他们的良心里。善人之痴愚乃是无底的伶俐。

这是真理，善人必须钉死了自树其德的人！

但第二个人窥见了他们的国土，窥见了善人和正义者之国土、心情，他发问：“谁是他们最仇恨的？”

他们最仇恨创造者，创造者破坏了旧的评价和评价之榜，这破坏者，那法律之破坏者——他们称他为罪人。

因为善人不能创造；他们总是没落的起始：——他们钉死了写新评价于新榜上的人，他们为自己而牺牲了未来——他们钉死了全人类的未来！

善人——他们总是没落的起始。

二十七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也都理解这种教言了吗？理解了从前我所说过的“末后人”了么——

在什么人身上隐伏着全人类未来的最大的危险？那不是在善人和正义者的身上吗？

我请你们粉碎，粉碎了善人和正义者！——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也理解这种教言了吗？

二十八

你们从我逃开了吗？你们害怕了吗？你们为这种道而颤栗吗？

哦，我的兄弟们哟，当我吩咐你们粉碎了善人和正义者之榜，只在这时候我使人类航行在崇高的海上。

直到现在，大恐怖，广阔的眼界，心中的疾苦，厌恶和呕吐，这些都临到了他了。

善人教你们以虚伪的海岸和虚伪的安全；你们诞生，抚育于善人的欺骗之中。一切都被善人诬枉，歪曲。

那发见了“人类”的国土的人也发见了“人类之将来”的国土，现在你们当是我的水手，勇敢而坚忍吧！

我的兄弟们哟，别失时机，学习着别失时机吧！大海上起了暴风雨，许多人寻求着你们将他们救起！

大海上起了暴风雨：海中包有了万物。前进吧！你们勇敢的海上冒险家哟！

祖国算什么！推进我们的舵，直向我们的孩子们的国土所在的那边去！那边，风浪更大，我们伟大的渴望的风浪哟！

二十九

“为什么这样坚硬？”有一天黑炭对金刚石说，“我们不是很亲近了吗”？

为什么这么柔软？哦，我的兄弟们哟，我如是问你们：你们不是我的兄弟们吗？

为什么这么柔软，这么顺从，和退让？为什么在你们的心中有这么多的否定和拒绝？为什么有这么少的不屈于命运的色彩在你们的面貌上？

假使你们不愿成为反宿命论者而且不挠不掘，将来你们怎能将我战胜？

假使你们的坚强不能爆炸而割裂，而粉碎为碎片，将来你们怎能和我创造？

因为创造者是坚强的。并且你必须以那为幸福，即将你的手压在千载重荷之上，如同在蜜蜡之上。——

必须以那为幸福，在千载之意志上书写，如同在铜板上书写，——其实是比铜板更坚固，比铜板更高贵。唯有最高贵者是全体坚强。

哦，我的兄弟们哟，我挂这新榜在你们之上：“成为坚强者吧！”——三十

哦，你，我的意志哟！你，一切需要的枢纽，你我的需要哟：免于我有着一切微小的胜利吧！

你，我所谓命定的，我的灵魂之天命！你在我之内！你在我之外，为一种伟大的命运保持着我吧！

我的意志哟，为你的最后，而爱惜着你的最后的伟大——使你可以在你胜利的时候而不屈挠！不为自己的胜利所征服了的是谁呢？

唉，在沉醉的新晓，谁的眼睛没有变得昏黑？唉，有胜利的时候，谁的脚没有震颤踉跄——不能站立！

有一天我可以在伟大的日午完备和成熟：完备和成熟如同灼热的矿石，如同闪电的云，如同膨大的乳房：——

为我自己和我的最隐秘的意志而完备：一张弓热望着它的箭；一支箭热望着它的星！——

一颗星完备和成熟于它的日午，被毁灭的太阳之光箭在燃烧，射透，和祝福！

一轮太阳，一种不屈不挠的太阳的意志，准备在胜利的时候毁灭！

哦，意志哟！一切需要之枢纽，你，我的需要哟！为一种伟大的胜利而保持着我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新愈者

一

查拉斯图拉回到他的洞府之后不久，一天他从他的床上跳起来，可怕地叫喊，如同一个狂人；就好像别的一个人仍然躺在床上，不想起来。查拉斯图拉继续如是叫喊，所以他的鹰和蛇惊怖地看着他，附近洞穴和巢窟里的生物——飞的，走的，跳跃的，也都溜开了。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起来，我的幽深的思想哟，从深处起来呀，你久睡的大爬虫哟，我是你的雄鸡和晨光，起来，起来呀！我的呼声，不久将叫醒了你！

张耳而听：听啊！因为我想听听你！起来！起来呀！这里有着足以使一切坟墓谛听的雷霆！

擦去了你的两眼的惺忪，和一切幽暗，和盲昧！也用你的眼睛听着我：我的声音，甚至于是生而盲者的明目散！

你醒来，你应当永远保持着清醒。那不是我的习惯从熟睡中叫醒了老祖母们；又告诉她们再睡下去！

你自己移动，伸腰，和喘气了吗？起来！起来呀！你不应当喘气，只对我说话！查拉斯图拉叫你，查拉斯图拉这无神者！

我查拉斯图拉，人生之辩护者，受苦之辩护者，循环之辩护者——我呼叫你，我的最幽深的思想哟！

胜利哟，你来了，——我听见你来了！我的深处在说话，我将我的深处移到光明里！

胜利呐！来这里！给我的手——哈，啊哈哈！——荷荷，憎恶，憎恶，憎恶！唉唉！悲哉！

二

查拉斯图拉刚说了这些话，他跌倒了，如同一个死人，如同死了一样，躺着很久。

但当他苏醒过来，面色惨白而战栗，并仍然躺着；很久，他不食，也不喝。这种样子继续了七天；他的动物昼夜不离开他，除了鹰不时出外攫取食物。它将它所攫取的和掠得的放在他的床榻上：所以最后查拉斯图拉简直躺在金黄，赤红的水果，葡萄，红苹果，甜菜，和松楸之间了。在他的脚边，摆着两只羔羊，那是那只鹰很困难地从牧人那里抢来的”

最后，在七天之后，查拉斯图拉从床榻上起来，拿一个红苹果在手里，闻它，并觉得它的味很香。于是他的动物们想着这是对他说话的时候了。

“哦，查拉斯图拉哟，”它们说，“现在你已经闭着眼睛躺了七天：你自己不再站起来吗？

出了你的洞府吧：世界如同花园一样期待你。浓香馥郁的清风寻觅你；一切的溪水也欢喜追随你。

自从你孤独地躺了七天，万物都渴望着你——出了你的洞府吧！万物都想做你的医生呢！

或者你有一种新知了吗，一种苦辛而悲哀的新知？你如同发酵面粉一样地躺着，你的灵魂膨胀，出乎它的范围之外了。”

哦，我的动物们哟，查拉斯图拉回答，如是说下去，让我听听！听了你的言语，使我新爽；在我看来，有着言语的地方，即有着如同花园一样的世界。

言语和音调如何可爱啊！言语和音调不是永远隔离的两件事物中间的游虹和桥梁吗？

不同的灵魂各有着不同的宇宙；每个灵魂对于别的灵魂乃是别的世界。

在最相似的物之间，错觉说着最巧妙的谎；最小的罅隙是最难度过。

在我——怎能有一种我外之我？我外本来什么也没有！但在听着音乐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多么甘甜的忘记啊！

人类可以在其中恢复的万物，不都是给予名称和音调了么？讲话便是一种可爱的愚昧；因此人跳舞于万物之上。

音调之虚幻，和一切讲说，是如何地可爱！我们的爱，伴着声音跳舞于绚烂的虹彩之上。

——“哦查拉斯图拉，”这时他的动物们说，“在如同我们一样思想的人们看起来，万物都在跳舞：它们出来，张开两手，欢笑，逃跑——并且循环。

万物方来，万物方去，存在之轮，永远循环。万物方生，万物方死；存在之时间，永远运行。

万物消灭了，万物又新生了；存在之自身永远建造同样的存在的屋宇。万物分离而相合；存在之循环对于自己永久真实。

存在念念相生；围绕着这之轨道，永远回环着那之星球。

任何一点皆是宇宙的中心。永恒的路是螺旋形的。”

哦，你们喋喋者和手风琴！查拉斯图拉回答，并且又微笑了。你们怎能知道在七天之所必能完成了的！——

你们怎能知道那怪物爬到我的喉咙里并哽塞了我！但我咬下了它的头，并将它吐弃了。

你们——你们已经以那做一首歌曲了吗？但现在我躺在这里，仍然为那咬下和吐弃弄得精疲力竭，仍然为我的自救而致病。

你们都观察了这之全部了吗？哦，我的动物们哟！甚至于你们也是残酷的吗？你们喜欢看我的大苦痛如同人们一样吗？因为人是最残酷的动物。

自古以来，人类看出这是大地上最高尚的幸福：看悲剧和斗牛，和磔刑；当他发明了地狱，看哪，那便是人类的地上的天堂。

当伟大人物叫喊，即刻渺小的人都跑向那里去，并伸着最贪欲的舌头。但他称那为他的“慈悲”。

渺小的人，尤其是诗人——他如何热烈地在文字上控诉了生命！听听他，但别放过，听听他在一切控诉中的贪欲！生命以炯眼征服了这样的生命的控诉者。“你爱我吗？”她这不知耻者说：“待一会，我还没有功夫理你。”

人类对自己是最残酷的动物；在一切自称为罪人，为背负十字架者，为忏悔者的心中，别忽视了他们在怨诉和控诉之中的纵欲！

我，我自己——因此我想做人类的控诉者吗？唉，我的动物们，我自来只知道人类心中的最恶，对于他们心中的至善，乃是必要的。——一切最恶的便是他的最善的权力，是最高创造者的最坚致的石头；所以人必须成为最好也最坏：——

不是由于我被绑缚在这惨痛的火刑柱上，我才知道人类是最恶的，——乃是我叫喊着人类没有叫喊过的叫喊：

“唉，人类的最恶也是十分渺小！唉，人类的至善也是十分的渺小！”

对于人类的大憎恶——那爬到了我的喉咙，并且阻塞了我。预言家所预言了的：“一切都相似，无物有一刻的价值，智慧使人窒息。”——那也爬到了我的喉咙，并且阻塞我。

漫漫长夜，一种致命的倦怠，致命的悲哀，踉跄在我的面前，以打呵欠的嘴说话：“你所倦怠的渺小的人类永远循环”——我的悲哀如是张口说，并蹩躠着它的脚，并且也不能安睡。

在我看来人类的大地成为坟墓；它的脑部下陷；在我看来一切生存着的都成为人类的尘土，取为骨骸，成为一种霉烂的过去。

我的悲叹坐在人类的坟墓上，不能站起，我的悲叹和疑问日夜啁啾，哽咽，咬啮，和怨言。

“唉，人类永远循环，渺小的人类也永远循环！”

从前我看见过他们的裸体，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都太相似，太人类，——甚至于伟大的人也太人类了！

甚至于最伟大的人也太渺小！——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憎恶！甚至于最渺小的也永远循环，——那就是我对于一切存在的憎恶！

唉，憎恶，憎恶，憎恶！——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且悲歌而震栗；因他回忆到他的疾病。于是他的动物们阻止他再往下说。

“别再说了，你新痊愈者！”——他的动物们说，出去吧，那里世界如同一座花园期待你。

去到玫瑰花丛，蜜蜂之群，鸽子之群那里去！尤其是到歌唱之鸟禽那里去，从他们学习了歌唱！

歌唱于新痊愈者最适宜；健康的人才可以谈话。当健康的人也想歌唱的时候，这时他比之于新痊愈者更意欲着别的歌唱。”

“哦，你们多言者和手风琴，静静地！”查拉斯图拉回答并向他的动物们微笑。“你们怎能知道我在七天之内我为我自己所求得的安慰呢！

我必须再歌唱——我为我自己求那种安慰和那种痊愈：因此你们愿意作一首歌曲吗？”

“别往下说了”，他的动物又对他说；“你新痊愈者哟；最好你自己先预备了一具新的竖琴。”

查拉斯图拉，因为新的诗歌是需要新的竖琴相伴奏的！

哦，查拉斯图拉哟，高唱而洋溢，以新的诗歌愈合了你的灵魂；俾你可以担负任何人所没有的你的伟大的命运！

哦，查拉斯图拉，你的动物看透了你是什么人，并必须成为什么人。看哪，你是永久循环的说教者——这就是你的命运！

你必须是教训这教理的第一人，——这伟大的命运怎能不是你的危险和疾病！

看哪，我们知道你的教理；万物永久循环，我们和万物一齐；我们已生存了无量次，万物合我们一起。

你教人，有一种“生成之大年”，有一种大年中之巨人；那必须如同一种沙漏永远翻新，永远流转。

所以一切那些年代在最伟大之处相似，也在最渺小之处相似，所以我们自己在大年中也在最大之处，和最渺小之处相似。

哦，查拉斯图拉哟，假使你现在死了，看哪，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你将如何对你说话：——但你的动物们还求你暂时不要死！

但愿你说话，无畏而自满，因为一种大的重负和压迫当脱离了你，你最坚忍的人！——也如同肉体一样地速朽。

但是我所缠绕着的因果之纽带循环着，——它将再创造了我，我自己属于永久循环之因果律。

我与这太阳，这大地，这鹰，这蛇，重新再来，——但不是一种新的生命，或更好的生命，或相同的生命：

我永远成为这‘一致而同己’的生命重新再来，在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事物之中再来教人以万物之永远循环！——

再来讲说人类和大地之伟大的日午，再来向人类宣讲了超人。

我说我的道。我的道破坏了我：我的永恒的命运如是意欲，——我如同

先驱者一样地死灭！

现在已是向下者自己祝福的时候了。如是完结了查拉斯图拉的下降。”——当动物们说了这些话，它们沉默着，想着查拉斯图拉会回答了什么。但查拉斯图拉不但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沉默，且闭着眼，平静地躺着，如同睡眠的人；虽然他并没有入睡；因为正在这时候，他的灵魂在默想。但这蛇和这鹰当它们看出他如是宁静，为尊重他周围的这伟大的宁静，它们小心地退开了。

查拉斯图拉又走过了群山和森林，寻觅又寻觅，终于无处寻觅到他所寻觅的人——那感到大绝望而叫喊求救的人。在路上他心中快活而感谢。他说，“今天万物如此美好，已将今天所开始的不良的早晨修正了。我寻到何等新奇的对谈者！

现在我要长久咀嚼万类的言语，如同咀嚼良好的谷粒；我的牙齿将它们磨红和磨碎直到它们如同乳一样地流到我的灵魂里！”——但当路途绕过了山岩，即刻景象又变了，查拉斯图拉走到了死之国土。这里高耸着黑色和紫色的悬石，没有草木，没有鸟雀的声音。那是一切动物，甚至于猛兽所绝迹的的峡谷，只有一种可恶的，臃肿的，惨绿的毒蛇的种族没死在这里，当它们老惫了的时候。因此牧人们名这为“死蛇之谷”。

查拉斯图拉又浸沉在黑暗的回忆里，因为以前他好像曾到过这样的峡谷。一种沉重压在他的心上，所以他走得缓慢了，越更缓慢，最后他站立着。但其后他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一种东西，坐在路旁，似人非人，总之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看见了这样的一种东西，他即刻感到了大羞辱。他的头发根都愧愤得发红了，他侧视着一边并举起他的脚正要离开这个不祥的地方。但这死寂的旷野发声了；从地下发出一种声音，幽怨和悲鸣，如黑夜中被堵塞了的流水的幽怨和悲鸣；最后它成为一种人的声音，人的说话如是呼叫：“查拉斯图拉！查拉斯图拉！解答！我的谜！说罢，说罢！什么是对于见证人的复仇？我诱你转来；这便是平滑的冰！看看罢，看看罢，你的骄傲不会折断了腿呀！

你骄傲的查拉斯拉图哟，你以为你智慧！那么解答了我的谜罢，你善于解谜的人！这谜就是我，说吧，我是谁？”

查拉斯图拉听了这些话，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慈悲克服了他：他即刻跌倒如同长久抵抗了伐木者的橡树，突然地，沉重地，甚至于使想推倒了它的人们都吃惊。但即刻他又从地上站起来，他的面貌变得严肃了。

“我很知道，”他说，带着一种钝浊的声音，“你是上帝之刺杀者！让我走罢。

你最丑陋者哟，谁看见你，透彻地看见你，那使你难堪，你对这种见证人复仇！”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且就要离开；但这“四不像”抓着他的衣裾之一角又开始怨忿和申说。“住下！”他说。

“住下——别走开！我猜透是什么斧头将你砍倒在地上。

哦，查拉斯图拉哟，祝贺你，你又站起来了！

我很知道，你最明白上帝之刺杀者是如何。住下，坐在我的旁边，这当不是徒然的。

除了你，我去寻觅谁呢？坐下罢！但别看我！尊重我的丑陋罢！

他们逼迫我！现在你是我的最后的逃避所。并不是他们的仇恨，并不是他们的逮捕！

唷，我嘲弄这样的逼迫，我骄傲而欢喜！

自来最被逼迫的人们不都是成功了么？越逼迫人的人越容易追随别人！但那是他们的慈悲——

我为逃避了他们的慈悲，才逃来觅你。哦，查拉斯图拉哟，保护我罢，你，我的最后的避难所，你是唯一看出了我的人！

你看出刺杀者是如何。住下！假使你要去，你急躁者，那么别从我的来路去。那不是好路。

你嗔怒我么，因我拉长说了这多话？甚至于我劝告你？但我要你明白，那是我，这个最丑陋的人。

——他有着巨大、沉重的足。我所到的地方，道路都是坏的。我踏着一切的路到死和荒芜。

但你沉默地从我旁边过去，你害羞，——我看得很明白：因此我知道你是查拉斯图拉。

别的人但愿给我以他的安慰，他的慈悲，在言语和态度上。但为那我还不够为一个乞丐；这你很明白！

我太丰富，丰富于伟大的，可怕的，最丑陋的，最不可言说的！哦，查拉斯图拉哟，你的羞耻，使我光荣！

我很困难地从慈悲之压迫中逃出，——我可以觅到现在唯一教训着慈悲是唐突，是专擅的人，——即你自己，哦，查拉斯图拉哟！

无论是上帝的慈悲，是人类的慈悲，那总是对于谦恭的袭击。不援助比去救济的道德更高贵。

但现在慈悲被一切末屑的人称为道德：——他们不知尊敬伟大的不幸，伟大的丑陋，伟大的失败。

在一切这些之上我窥望着，如同一只狗窥望着锦羊之群的背部。他们都是末屑的，有良好的毛，良好的意志的顺民。

如同鹭鸶昂头沉思，蔑视地俯临着浅湖，我也如是望着灰色的小浪和意志和灵魂之前后推拥。

好久以来，末屑的人民即是公理的专擅者：因此最后他们也成为强权的专擅者；——现在他们教人：‘只有末屑的人民所谓的善才是善。’现在只有从他们中起来的说教者所说的才是真理，他是末屑人民的新奇的圣人和辩护者。他自己说‘我——便是真理’。

很久以来，傲慢者助长了末屑人民的矜骄——他教训了不少的错误，当他教人：‘我——便是真理’。

傲慢者得到礼貌的回答了么？——哦，查拉斯图拉哟，但你从他的旁边过去，并说：‘否！否！第三个的否！’

你警告人关于他的错误；你是第一人提防了慈悲！——不是一切人，不是无一人，乃是警告了你自己和你的同类。

你以伟大的受苦者的羞耻为可耻；真的，当你说：‘从慈悲降下来一片浓重的黑云，小心啊，你们人们！’

当你教人：‘一切创造者都是坚强的，一切伟大的爱超出他们的慈悲之上’：哦，查拉斯图拉哟，在我看来，你是多么准确的气候之征兆！

但你自己——也警告着反对你自己的慈悲罢！因此许多人正来觅你，许多受苦的，怀疑的，失望的，盲昧的，冷冻的人们。

我警告你也反对你自己。你曾经猜透了我的最善，最恶的谜，即我自己，和我所做过的。我知道那将你砍倒了的斧头。

但他——不能不死：他以无所不知的眼睛观看，——他看见人类的深处，看见一切他的隐秘的耻辱和丑陋。

他的慈悲不知耻：他爬到我的最污垢的角落。这最明察，最深入，最慈悲的人不能不死。

他看见我：我愿对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复仇——否则，我自愿死掉。

上帝明察一切和人类：所以他不能不死！这样一个见证人不死，是人类不能忍受的。”

最丑陋的人如是说。但查拉斯图拉站起来，并预备走开：因为他在脑腹的深处他感到凄冷。

“你四不像哟，”他说，“你警告我别走你的路。我以赞美我的路感谢你罢。看罢那里是查拉斯图拉的洞府。”

“我的洞府广大而深邃有着许多角落；那里，隐居的人觅到了他的最隐僻的地方。紧接着洞府，有着爬行的，飞翔的，跳跃的生物们的一百处洞窟和小道。

你将你的投掷出来，你不在人们和人们的慈悲之中生活了么？好罢，如同我一样！你将从我学习；惟有实行者才能学习。

先同我的动物们谈话！最骄傲的动物和最智慧的动物，它们会是我们两人的适当的顾问！”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走开了，比以前更沉思也更迟缓；因为他问自己许多事情，而不知如何回答。

“真的，人类是如何地贫乏，”他心里想着。“如何地丑陋，如何地哮喘，如何地充满了隐秘的羞耻！

他们告我人类颇自爱。唷，这种自爱必是何等的伟大！有多少反对了自爱的侮蔑！

但这个人自爱甚至于如同自己蔑视，——他是一个伟大的爱者和伟大的蔑视者。

我还没有看到彻底蔑视了自己的人：彻底蔑视甚至于是高尚。唉，我听见了他的叫喊的，或者便是这种高人罢？

我爱伟大的蔑视者。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自愿的乞丐

查拉斯图拉离开了最丑陋的人，他觉得凄冷而且孤寂：因为凄冷和孤寂的思想起于他的心中，所以他的四肢也冰冷了，但当他行走又行走，上山又下山，有时候经过了碧绿的草地，也经过了溪水已经干涸了的荒旷的沙沟，他又忽然变得更温暖和更快活。

“我碰到什么了？”他问着自己，“一种温热而活泼的东西鼓舞我；那东西必在这附近。

我已经不孤弱了；不相知的伙伴和兄弟们遨游在我的周围；他们的温热的呼吸轻触着我自己的灵魂。”

但当他周围侦察要寻觅他的孤寂之慰藉者，看哪，有许多牝牛站在高丘上，越临近他们，使他的心情越温暖。但这些牝牛好像在热心地听人演说，

并不理会有人来到。查拉斯图拉再往前进，于是他分明地听到有人在牝牛中间说话；显然地牝牛们的头都向着说话的人。

查拉斯图拉跑上去将牝牛们驱散；因为他恐怕有人在这里受害，那不是牝牛之慈悲所能救济的。但他揣测错了；因为，看哪，那里有一个人坐在地上，好像正在对那些动物们讲演，一个和平的人，一个山上的说教者。“你在这里寻求什么呢？”查拉斯图拉惊讶地叫起来。

“我在这里寻求什么？”他回答：“同你一样，你这扰乱和平者；那就是说，我寻求大地上的幸福。

“为那目的，我喜欢从这些牝牛学习。我告诉你，我已经和它们说了半早晨的话，现在大约它们要答复我了。为什么你驱散了它们呢？

除非我们改变而成为牝牛，我们将不能进到天国。因为我们应当从它们学习：反刍。

真的，人得到全世界而不反刍，那又有何益？他当不能弃绝了他的悲愁。他的伟大的悲愁：现在那叫做憎恶！现在谁的心，的嘴，的眼都不是充满了憎恶呢？你也一样！你也一样！但看看这些牝牛！”

这山上的说教者如是说，并转而看着查拉斯图拉——因他以前是和蔼地注视着牝牛的——：这时候他又掉换了话头。

“我同他说话的这人是谁？”他惊叫着并从地上跳起来。

“这是没有憎恶的人，这是查拉斯图拉，这是大憎恶之克服者，这是查拉斯图拉的眼，的嘴，的心。”

他如是说，同时眼光洋溢着，吻着查拉斯图拉的手，好像突然从天外得到了赠礼和珠宝的人。但牝牛们凝视着这一切而且惊奇。

“别说我罢，你奇异的人；你可爱的人哟！”查拉斯图拉说并抑制着自己的柔情，“最先说说你自己！你不是曾抛掷了伟大财富的自愿的乞丐么？

他以财富和自己的富裕为可耻，他逃到赤贫者那里，以他的丰裕和好心赠贻了他们。但他们不接受他。”

“他们不接受我，”自愿的乞丐说，“真的，我看你很知道。

所以最后我走向动物，走向牝牛们去。”

“那么你当知道适当地给与比适当地夺取是如何的困难，”查拉斯图拉说，“并且这乃是一种技艺，——慈爱之最后的，最精的，卓越之技艺。”

“尤其是在现在，”自愿的乞人回答：“在现在，一切卑贱的，都成为叛逆，而不易接近，并且自己走着自己的傲慢的道路。

真的，你知道，大的，恶的，长久的，漫延的，流痞和奴隶的叛乱的时代已经来到：那叛离扩大又扩大！

现在一切的恩惠和末屑的赠贻激怒了卑贱者；大富裕者都警备着罢！

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滴沥者，如长颈大腹的瓶：——这瓶就随时都可以被人打断。

空虚的贪婪，乖戾的嫉妒，愤怒的复仇，庸俗的矜骄；一切这些都跳到我的眼前。穷人是有福的，这已不再真实。天国乃是与牝牛同在。”

“为什么天国不与富人同在呢？”查拉斯图拉试探地问，同时驱散了亲切地嗅着这和平的人的牝牛们。

“你为什么试探我？”那人回答，“你比我还明白。哦，查拉图拉哟！谁驱使我到赤贫的人那里去？那不是因为我憎恶最恶富的人们么？

我怀着冷眼和厌恶的思想，憎恶有罪的富人，他们从污秽中拾取微利，——憎恶恶臭冲天的这些贱氓。

憎恶这些镀饰的，虚伪的贱氓，他们的祖先是扒手，是食腐肉之鸦，是有着与娼妓无别的怨怒而淫荡而懒怠之妻的拾破褴者。

上层社会是贱氓，下层社会也是贱氓，现在贫与富是什么！我不知道那种区别——于是我逃离得更远，更远，更远，直到我到了牝牛们这里。”

这和平者一面说，一面喘息而流汗：所以牝牛们又惊奇了。但查拉斯图拉仍然微笑望着他的脸，——并且沉默地摇着他的头。

“你山上之说教者，当你说着这么剧烈的言语，你自己太兴奋了。这样的剧烈并不是你的口也不是你的眼所做得出的。

我想也不是你的胃！一切所谓的暴怒和仇恨和嗔怒也和你的胃不能相容。你的胃要求是柔软的东西：因为你不是一个屠户。

在我看来，你好像一个素食者，一个食植物和树根的人，或者你咀嚼谷粒。但一定地，你有你的享乐，你喜爱吞蜜。”

“你猜透了我！”这自愿的乞丐回答，心情也轻爽了。

“我喜爱蜜，我也咀嚼着谷粒；因为我寻求着有着甘美的味，它呼吸芳洁的东西，也是需要时间的东西，为温柔的怠惰者和懒汉，那会是一天的工作和一月的工作。

真的，牝牛们是卓越的；它们发明了反刍并躺在太阳光中。它们也禁戒一切使心情沉重的思想。”

“好罢，”——查拉斯图拉说，“你也该看看我的动物们，我的鹰和我的蛇，——现在，大地上还没有它们的同类。

看哪——那边是到我的洞府的路：今晚做我的宾客，并同我的动物们谈谈动物们的幸福——

直到我归来。因为现在一种求教的叫喊使我匆遽地离开了你，你也当在我的屋子里觅到了新鲜的，冰凉的，蜂房之金蜜，尝尝那蜜罢！

你奇异的人，你可爱的人哟，现在离开了你的牝牛群罢——即使对于你很是难堪，因它们是你的最热心的朋友和教师。”

“但有一匹牝牛是我所最爱的，”自愿的乞丐回答。“哦，查拉斯图拉哟，你比一匹牝牛更温良更可爱。”

“离开，离开罢！你无用的谄媚者！”查拉斯图拉戏谑地叫出，“为什么你以这样的赞美，这样的谄媚之蜜语唐突我？”

“离开，离开罢！”他又叫起来，并向这温和的乞丐举起了手杖。但他已迅速地走开了。

影子

刚刚这自愿的乞丐匆忙地走开，查拉斯图拉又孤独了。这时他听到后面一种新的呼声：“站住！查拉斯图拉，等一会！那是我，真的，哦，查拉斯图拉哟，那是我，你的影子呀！”但查拉斯图拉没有站住；因为在山上的拥护和嘈杂，使他忽然变得激怒了。“我的孤寂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说。

“真的，那太多了；这山上的蜂群；我的王国已不是在这世界；我需要新的群山。

我的影子叫我么？我的影子算什么呢！让它追赶我！我愿意——逃离了它！”

查拉斯图拉心里如是说，且向前奔跑。但影子紧迫着他。所以那时有着三个奔跑者，一个跟一个，——即最先，自愿的乞丐，其次，查拉斯图拉，第三，他的影子。但他们跑了不久，查拉斯图拉渐渐觉到了他的愚蠢，他即刻消去了激怒和憎恨。

“什么！”他说，“最突然的事不是总发生在我们老隐士和圣人们之间么？

真的，我的愚蠢曾经在群山中长大了！现在我听见六支老傻子的腿紧相追赶！

查拉斯图拉当恐惧于他的影子么？我想，它究竟比我有着更长的腿。”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心与眼充满了欢喜，静静地站着，并急遽地转身——看哪，以此他差不多将他的影子摔倒在地上，他的影子如此紧随着他的脚踵，他是如此的软弱啊。查拉斯图拉严肃地观察了这影子，他好像被一种突然出现的，这么细瘦，黧黑，空廓，凋敝的这跟随者的样子所震惊了。

“你是谁呢？”查拉斯图拉热烈地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你自称为我的影子？你并不使我喜欢。”

“原谅罢，”影子回答，“那正是我；假使我不能使你喜欢——那末，哦，查拉斯图拉哟！我赞美你和你的优良的赏味。

我是一个漫游者，曾跟随着你的足踵行之；总是在走路，但没有鹄的，也没有归着：所以我虽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永久，但已无异于永久温游的犹太人。

怎么？我必须永久在走路么？必须被一切大风吹卷，无定，四方飘零么？哦，大地呀，你对于我未免长得太圆了！

我曾经落在一切平面上，如同倦怠的沙土，我熟睡在一切镜子和玻璃窗上：从我拿去一切，没有一物给我；我渐渐淡薄。我差不多成为一种幻影。

哦，查拉斯图拉哟，我追随着你游历得很久；虽然我从你隐匿了我自己，我仍然是你的最良的影子：你所在的地方，也有我。

我和你漫游于最遥远，最冷酷的世界，如同自愿憧憬于冬天的屋顶和雪上的幽灵。我和你深入一切的禁地，一切最坏和最远的地方：假使我有着所谓的道德，那就是我不惧怕任何的禁制。

我和你粉碎我的心所敬重的；我推倒了一切的界石和偶像；我追逐了最危险的愿望——真的，我横跨过一切的罪恶。

我和你都不有学会信仰了，言语和价值和伟大的名号。当魔鬼丢掉了他的皮，他的名号不也剥落了么？因为那也是皮。

或者恶鬼的自身也就是一张皮。

‘无物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我如是对我自己说。我投掷身心没入最冰冷的水里。唷，因此要如此我常常如何地裸立在那里，如同赤色的蟹。

唷，我的一切善，一切羞耻，一切对于善的信仰，都到何处去了！唷，从前我所有的欺诈的天真，善人之天真与善人之高贵的虚伪都到何处去了！

真的，我常常紧跟着真理之脚踵！真理之脚踵踢着我的头。有时候我想着我说谎，但是看哪！只在这时候我击中了——真理。

许多事情对我启示！现在我不理会了。我所爱的已不存在，——我如何还爱我自己？

‘如我之所爱而生活，否则即完全不生活’！我如是意欲；甚至于最神圣者也如是意欲，但是，唉，我如何还有着我所爱的？

我还有鹄的么？还有我的帆所推向的港湾么？

还有一阵好风么？只有知道向着何处航行的人，才知道好风，知道于他有益的顺风。

留下给我的是什么呢？一种倦怠而焦躁的心；一种不安定的意志；飘忽的翅膀；一种破折的脊骨。

这寻觅着我的家；哦，查拉斯图拉哟，你知道么这种寻觅觅着了我；它吞灭了我。

‘何处是我的家？’我询问而寻觅，已经寻觅，而没有觅到，哦，永乐的去处，哦永久的无处，哦永久的——徒然啊！”

影子如是说了，查拉斯图拉为他的话而绷着脸。“你是他的影子！”最后他恳切地说。

“你自由的精神和漫游者哟，你的危险颇不小！你有很坏的白天：注意更坏的夜晚不要再来罢！

对于你这样无所归着的人们，好像监牢才是幸福。你看过被俘获的罪人怎样睡眠了么？

他们安静地睡，他们享受他们的新的安全。

提防着吧，恐怕最后，一种褊狭的信仰，一种无情的，酷烈的蛊惑俘获了你！因为一切褊狭而固定的，现在正诱惑你，试探你呢。

你失去了你的鹄的了。唉，你怎能摆脱而忘却了那种损失？因此——你也失去了你的进路！

你可怜的漫游者和感伤者，你怠倦的蝴蝶哟！今晚你想有一个休息的处所和一个家么？

假使愿意，那么到我的洞府里去！

那边是到我的洞府的路。现在我就要快离开你。如像一个影子已经附在我身上了。

我愿独自一人奔跑，使我的周围又变得光明。因此我必须走得很远而且快乐。但在晚间，在那里和我跳舞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日午

查拉斯图拉又继续奔跑，但他没有觅到任何人，他仍然孤独，永远只觅到了自己；享受而留下了自己的孤寂，想着的好思想，一点钟一点钟的过去了。但当日午的时候，太阳照射在查拉斯图拉的头上，他经过一株盘缠错节的古树，为葡萄藤的热爱的拥抱而隐藏了自己，以此正对着这漫游者，成熟的葡萄，累累高悬。他忽然觉得口渴，想摘食葡萄呢。刚伸出了手，他又想起别的事情——他想在这日午的时候，躺在树旁睡眠。

查拉斯图拉随即躺下；在缤纷绿草的宁静和神秘之中，他忘记了口渴且熟睡了。因为如同查拉斯图拉箴言之所说：“此一事比别一事更必要。”只是他的眼睛仍然睁着：——它们不倦怠观赏和欣羡这古树，这葡萄藤之爱情：但在睡梦中查拉斯图拉如是对自己说：注意！宁静罢！现在世界不是成为美瞒了么？什么事情对我发生了呢？

睡眠在我身上跳舞，如同一阵薰风，不可视见地跳舞在微漾的海上，轻飘，如同羽毛一样的轻飘。

它不使我闭眼，它使我的灵魂清醒。真的，如同羽毛一样的轻飘。

它劝我，我不知道怎样，它亲切地抚慰我，压抑我。是呀！它压抑我，所以我的灵魂倦怠了。

我的奇特的灵魂如何地成为倦怠而舒缓！不是第七日的晚间，在日午的时候来到了么？

现在它不是在优良的和成熟的事物之间享受太久了么？

它更舒展，更舒展地伸腰！它静静地躺着，我的奇特的灵魂哟，它品味过了太多良好的事物；黄金的悲哀压抑着它，它歪着嘴了。

如同停泊在静港里的一支船；——它倦怠于长途和汹涌的海浪，现在正要靠岸。陆地不是更可信仰的么？

这样的一支船靠近海岸，拽近海岸：——所以一匹蜘蛛从船上到陆地织着它的丝，那已足够，不需要更强的绳索。

我现在如是信仰、信托、期待，如同静港里这样的一支倦怠的船，紧靠着大地，以最细的游丝和大地连结着。

哦，幸福哟！哟，幸福哟！哦，我的灵魂哟，你愿歌唱么？你躺在草地上。但这时是神秘的尊严的时刻，没有一个牧童吹奏着箫管。

那么，注意！炎热的日午，熟眠在田野。别歌唱！宁静罢！世界是美满了。

你松树鸟，哦，我的灵魂哟，别歌唱！甚至于你不要低语！看哪，宁静罢：这年老的日午熟睡了，它唼喋着它的嘴唇；现在，在此刻，它不是在饮着幸福的甘露了么？

饮着黄金的酒，黄金的幸福之棕色的甘露，他的面容在变动，他的幸福发笑了。如同一位神的发笑。宁静罢！

为幸福，如何微小的幸福！即可以满足！从前我如是说，且以我自己为智慧，但那是一种亵渎。我现在学会了。傻子的说话更智慧。

否，正是细小的事，最温和的，最轻微的事，一种蜥蜴的蠕动，一次吸息，一阵轻拂，一眨眼——微小造成了最良的幸福。宁静罢！

什么事情发生了；听听！时间流过去了么？我不是落下了么？听听！我不是落在永恒之泉水被面了么？

什么事发生了？注意，它刺我——唉——刺到心里了么？刺到心被了！唷，粉碎了，粉碎了，我的心，在这样的幸福之后，在这样的一刺之后！

什么？世界不是恰在现在成为美满了么？成为圆而且熟了么？哦，黄金的圆而且成熟——它飞向何处去？让我追赶它！快些！

宁静罢！”（这里，查拉斯图拉伸腰，并觉得他已熟睡了。）“你睡眠者，你日午的睡眠者哟，起来罢！”他对他自己说。“你年迈的腿哟，站起来！这正是时候，是更急切的时候；许多平坦的大道期待着你！

你现在睡眠于你的满溢；睡多久呢？一半的永恒！好罢，现在起来，我的年老的心！在这样熟眠之后多久，你可以醒来？”

（但是他又熟睡了，他的灵魂反对他，并防护了自己，但又再躺下。）“唷，让我休息，宁静罢！现在世界不是成为美满了么？

唷，这黄金的圆球！”

“起来！”查拉斯图拉说，“你时间之小窃盗，你懒汉啊！什么？你愿意伸腰，打哈欠，叹息，落在深的泉水被面么？哦，我的灵魂哟，那末你是谁！”（这里，他变得恐惧了，因为一道阳光从天空而射到他的脸

上。）“哦，我头上的苍天，”他叹息而且坐起来，“你注视着我么？你听到了我的奇特的灵魂了么？什么时候你将饮着落在地上万物之甘露——什么时候你将饮着这奇特的灵魂？

你永恒之源泉哟，你快乐而恐怖的日午之深渊，什么时候你将我的灵魂吸回归你？”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从树旁他所休息的地方站起来，好像从奇异的酒醉中醒来。并且看哪！那里太阳仍然照耀在他的头上。因此人会想到查拉斯图拉没有睡得很久。

致礼

查拉斯图拉在徒然的寻觅和温游之后重回到他的洞府，这时天已晚了。当他离他的洞府大约二十步远，出乎意外的事又发生了：他又听见大声求救的叫喊。啊，奇哉！这次的叫喊却是从他的洞府里发出来。那是一种长而复杂的特殊的叫喊，查拉斯图拉分明地听出来许多声音合在一起；虽然在远处听来，那好像从一个人的嘴里叫出来似的。

因此查拉斯图拉一直奔向他的洞府去，但是看哪！在那种前奏曲之后，何等的一种表演期待着他！因为他白天所碰到的人们都聚拢来坐在那里了；左边的王，和右边的王，老魔术家，神父，自愿的乞丐，影子，明智者，悲哀的预言家和驴；最丑陋的人则戴了一顶王冠并围上了两条紫色的腰带——因为他也是如同一切丑陋的人们一样喜欢自己装扮，爱漂亮呢。

当中则站着查拉斯图拉的鹰，激怒而不安，因为他们问它太多的，它的矜高所不屑回答的问题；智慧的蛇仍然缠绕在它的脖子上。

这些一切查拉斯图拉都在大惊愕中看到了；于是他怀着有礼貌的好奇心，轮流考查每个宾客，谈着他们的灵魂，又重新感到惊奇。同时这些聚拢来的人都从他们坐位上站起来，虔敬地期待着查拉斯图拉说话。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你们绝望的人们哟！你们奇特的人们！我所听见的就是你们的求救的叫喊么？现在我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觅到了他，那我今天白天所没有觅到的人：高人！

高人坐在我的洞府里！我为什么要惊奇！我不是以我的蜜之赠礼和幸福之号召诱致他们到我这里来么？

但在我看来好像你们都是不调和的伴侣，当你们聚会在这里，你们呼叫求助，你们使彼此的心烦恼。必须有一个人最先来到——那使你们重新欢笑的人，一个快乐的丑角，一个跳舞者，一阵风，一个顽皮的女孩，一个老傻子；——但你们作如何想呢？

你们绝望的人们哟，原谅罢，在这样宾客的面前，我说这样不值得说的平凡的言语！但你们还不知道什么鼓勇了我的心情！

那便是你们和你们的特点：因为看见了绝望的人，人人都成为勇敢！鼓励一个绝望的人——人人都想着自己有充足的强力！

你们已经给与我这种强力——一种良好的赠礼，我的宾客们哟！一种正直的宾客之赠礼，好罢，不要斥责我，当我也向你们呈献了我的礼品的时候。

这是我的王国和我的领域；所有属于我的人，今夜晚都是你们的。我的动物们将侍候你们；我的洞府便是你们的住所！

和我同住的人不当绝望；在我的境界之内我保持一切人免于野兽的危

害。这是我献给你们的第一件礼品：安全！

第二件礼品便是我的小指头。当你们有了它，你们便有了全手，是呀，也有了全心！欢迎、欢迎，我的宾客们！”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以爱和痛苦而欢笑。他的宾客们，则在这样的致礼之后一再鞠躬，并虔敬无声；但左旁的王以他们的名义回答他：“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这样给我们以你的手，你的致礼，我们认得你是查拉斯图拉。

你在我们的面前卑屈了自己；你差不多损伤了我们对于你的尊敬了：谁如同你一样地能够这样矜高地自卑：那抬举了我们，那使我们心眼一新。

只要看到了这，我们即愿快乐地升登比这还高的高山。我们是更热诚的追求者；我们要看看什么使我们黯淡的眼睛生光辉。

但是看哪！现在一切我们的求救的叫喊已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心神坦然而欢喜。我们不缺乏使我们心情放肆的勇敢！

哦，查拉斯图拉哟，大地上生长的东西比高迈而强毅的意志还给人以更多的欢乐：那是植物中之最美者。这样的一株树，使全部的风景都改观。

哦，查拉斯图拉哟，同你一样地生长起来的人，我们将他比作杉松——孤高、沉静、坚韧而严整，最优良有用的木材！

——但在树梢上，以强健苍绿的树枝，伸张于自己的领域，问着强毅的风的问题，暴风雨的问题，一切最高处的问题。

——也更强毅地回答，一个征服者，一个胜利者：唷！谁不当常升登到高山来看看这样的树林：

哦，查拉斯图拉哟，悲哀者，和失望者，也以你的树而快活了：甚至于不安者也看到你而成为坚定，且愈合了他的心情。

真的，现在万目睽睽都望着你的山和你的树；一种伟大的渴望已经兴起，许多人学习询问：难是查拉斯图拉？

你随时以你的歌唱和蜜滴在你们的耳边的人们，一切隐居的人们，独隐者和偕隐者，都同时在心里说：

‘查拉斯图拉还活着么？现在不值得活着了，一切都一样，一切都虚空，除非我们与查拉斯图拉同在！’

‘为什么他宣言了这久还不到来？’许多人如是的询问；孤寂将他吞灭了么？或者我们应当觅他去么？

我现在孤寂的自身已成熟而破裂如同坟墓破裂不能再掩藏着墓中的尸体。处处可以看见复活的人们。

哦，查拉斯图拉哟，现在波涛汹涌又汹涌围绕着你的山了。无论你怎样的高峻，许多人必会升到你这里；你的小舟当不会长久停在陆地上。

我们绝望的人们现在来到了你的洞府，且已不再绝望：那是更高强的人们正在来寻觅你的一种预告和一种吉兆！

因为他们正走在路上，那些人类中，神之最后的残余，那便是说一切大渴望、大嫌厌，大餍足的人们——

一切不再生活下去，除非再学会了希望的人们——除非他们从你，哦，查拉斯图拉哟，学会了伟大的希望！”

左边的王如是说并拉着查拉斯图拉的手，意在和他亲吻；但查拉斯图拉拒绝了他的致敬，且惶恐地后退，好像逃避一样地突然离开了，不一刻又回来，又以清澄的、考察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宾客，并如是说：

“我的宾客们哟，你们高人们哟，我愿意说率直的德意志话，并率直地对你们说。我在这里群山上所期待的并不是你们。”

（“率直的德意志话而且率直地说么？啊，慈悲的上帝哟！”这里左边的王对自己说；“那是很明白的，这个从东方来的圣人并不知道可爱的德意志人！”

但他的意思是用德意志话并愚钝地说——好罢，这还不是这些日子中的最坏的赏味！）“真的，你们可以是高人们，”查拉斯图拉继续说，“但为我——你们的高迈还不足，你们的强毅也不足。

为我，那便是说，为我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那是沉默了，但也不总是沉默。假使你们都属于我，那还不如我的一支手臂。

因为如同你们一样以病弱而柔软的两腿行走的人，无论他自己觉得或不觉得，总在一切之上想望着被姑息的待遇。

但我并不姑息我的臂和我的腿，我并不估息我的战士们：你们怎能适合作我的战争呢？

和你们，我当会失去了我的胜利的机会。假使你们听了我的轰隆战鼓，你们中许多人当吓得伏在地下。

还有，为我，你们的美丽也不足，你们也不够是优种。我需要净朗而平滑的镜子来映照了我的教义；在你们的面上，甚至于我自己的面貌也被歪曲。

你们的两肩负着许多重累，许多回忆；许多不祥的侏儒潜伏在你们的洞穴的角落。在你们的心中也有着隐秘的贱氓。

虽然你们是高人，是高人的族类，但在你们的心中仍有着许多歪曲和变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铁匠能为我将你们锤正和锤直。

你们只不过是桥梁；更高的人从你们上面渡到彼岸，你们站着，如梯子一样：别怨怒那登在你们之上而达到了他自己的高度的人！

有一天会从你们的子孙中为我生出了真实的儿子和完全的后嗣：但那时候还遥远呢。你们不是我的遗产和名义所属的继承者。

我在这里的群山上所期待的不是你们；也不是和你们我可以作最后一次的下降。你们来到我这里不过是更高的高人正来觅我的预兆而已；不是你们所谓的神之残余，不是大渴望，大嫌厌，大餍足的人们；否！否！第三个否！我在这里群山上期待着别人，非他们我不愿轻举了我的足；我期待更高强的人们，更优胜的人们，更快乐的人们；期待身心严整健全的人们，欢笑的狮子们必会来到！

哦，我的宾客们，你们奇特的人们哟，——你们听到我的孩子们的什么了么？他们正来觅我了么？

同我谈谈我的花园，我的幸福岛，我的新的美丽的族类——为什么你们不同我说说这些呢？

我向你们的爱希求这种宾客的赠礼，你们对我说说我的孩子们。我为此而丰富，我为此而贫乏：我有什么不有给与呢？

为此一事，我有什么不愿给与：为这些孩子们，这些活着的植物，这些我的意志和我的最高希望之生命树！”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又突然停止了：因为他的渴望来了，由于他的心的震动，他闭着他的眼睛和他的嘴。他的宾客们也都沉默了静静地站着发愣，

只有那个老预言家在以脸色和两手作势。

晚餐

在这里这预言家打断了查拉斯图拉和他的宾客的致礼：他即刻如同一个不愿失却时光的人忙上前去抓着查拉斯图拉的手，大叫起来："但查拉斯图拉！你不是说过，这一事比别的事更必要么？

好罢，现在这一事对于我比别的一切更必要！

直言之：你不是请我们晚餐么？这里是许多远道的来人。

你该不是单单以空言宴飨了我们？

此外你关于冻死、溺死、窒息死、还有别的肉体的危险都想得太多了：但没有想到我的危险，即死于饥饿的危险。"——（这预言家如是说。查拉斯图拉的动物们听了这话，都就惊愕地跑开了。它们看出所有他们白天带回家来的东西当不能满足预言家一人的食量。）"同样也死于焦渴，"预言家接着说。"虽然我听见了流泉潺潺如同智慧的言语——那就是说，我十分迫切地焦渴于酒！

没有人如同查拉斯图拉一样生来便是饮水者。水不适宜于衰老而倦怠的人们：我们需要喝酒——只有酒给我们以迅速的恢复，和奋进的健康。"

恰在这时候，预言家渴望着酒，左边的王，那沉默者，又得到说话的机会了。"关于酒，"他说，"我们已预备，我和我的兄长，右边的王：我们有着足够的酒。

整整一驴驮，所以什么也不缺少了，除掉了面包。"

"面包么，"查拉期图拉笑着回答。"隐士们所没有的正是面包。但不专靠面包而生，也靠着些羊羔肉，我却有两只山羊羔。

它们即当宰杀，并精心烹调。也不缺少能供健食者和知味者食用的树根和果子——也不缺乏胡桃，和可以破壳的谜。

不一会我们当有着一顿美餐。但无论谁与我们共餐，必须共同工作，即使是帝王们。因为同查拉期拉图在一处，帝王也可以是一个厨子。"

这种提议大家都同意了，只有自愿的乞丐反对吃酒、肉和香料。

"听听这个饕餮的查拉斯图拉！"他谐谑地说："人到了高山和洞府为的是这样的饱餐么？

现在我确明白他从前所教我们的话：'有节制的贫穷是可赞美的！'以及为什么他将乞丐们都除外。"

"快乐罢，"查拉斯图拉回答，"如同我一样。随你的意，你殊胜的人！蔬食、饮水、赞美着你自己的烹调——假使只那才使你高兴！

我只是属于我自己的一类人的法律；我不是一切人的法律。但属于我的人，必须有着坚强的骨头和轻捷的足——

欢喜于战斗和饮宴，不爱忧郁，不是朦胧，赴宴如同赴最艰难的工作，必须强壮而健全。

最优良的都属于我和我自己；不给我们，我们得去夺取：——夺取最优良的食物，最澄清的苍天，最刚强的思想，最美丽的女人！"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了，右边的王回答："奇哉，曾有人听见智丰者的嘴里说出这么聪敏的事物么？

真的，在智慧者的心中是最奇特的，只要他彻底聪敏，不是一头驴子。"

右边的王如是说并且惊奇；但那支驴恶谑地回答着"唏——哈"以此开始

了很长的晚宴，即历史上所谓的晚餐。在这里除了更高的高人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谈到。

一

当我最初走向人们去，我做了一种隐士的愚蠢，一种大愚蠢：我在市场上出现了。

在那里我对一切人说话，我如同对着空无说话。在晚间，踏绳者和僵尸是我的伙伴；我自己也差不多是一具僵尸。

但在新晓，一种新的真理照耀着我：于是我学会说："市场和流氓和流氓喧声，和流氓的长耳，那与我有什么相干！"

你们高人们哟，从我学习着这罢：在市场上没人相信高人们。假使你在那里说话，至美尽善！但流氓眼说："我们都相等。"

"你们高人们"——流氓眼说——"没有高人们，我们都相等；人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相等！"

在上帝面前么！——但现在上帝已死。但在流氓的面前，我们并不愿相等。你们高人们哟，离开市场罢！

二

在上帝面前么！——但现在上帝已死！你们高人们哟，这上帝便是你们的最大的危险。

自从他躺在坟墓里的时候，你们才又新生。只有现在伟大的日午来到，只有现在高人们成为——支配者！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明白这话了么？你们恐惧；你们的心晕眩了么？这里的巨壑向你们张嘴了么？这里，地狱之狗向你们狂吠了么？

你们高人们哟！向上面前进罢！只有现在人类未来之高山感受大的痛苦。上帝已死：现在我们热望着——超人生存！

三

现在最渴切的人发问："人类如何维持？"但查拉斯图拉是第一，是唯一的人，他发问："人类如何被超越过？"

我只注意超人；他——但不是人——是我的第一而且是唯一的注意，——不是邻人，不是最可怜者，不是最受苦者，不是最良好者。

哦，我的兄弟们哟，我所爱于人类的就是人类是一种向上和一种向下。在你们心中也有着使我可爱，使我可希望的。

你们高人们哟，你们感觉到蔑视，这使我有希望。因为伟大的蔑视者是伟大的虔敬者。

你们的失望是很光荣的。因为他们没有学会乐天安命，没有学会末屑的权术。

现在末屑的人成为支配者；他们都宣讲着乐天安命，和谦卑，和聪明，和勤苦，和思虑，和末屑道德之一长串的如此如此。

无论什么，只要是妇人的，是奴隶的，特别是流氓的谬种：——这些在

现在都将支配了人类的命运。——哦，厌恶！

厌恶！厌恶！

这些问了又问，永不疲倦：“人类如何能最良好，最长久，最快乐地自己维持？”因此他们是今日之支配者。

哦，我的兄弟们哟，超越了这些今日之支配者，这末屑的人民！他们对于超人是最大的危险！

你们高人们哟，超越了这末屑的道德，这末屑的权术，这末屑的思虑，这蚂蚁的嗡嗡，这可怕的舒服，这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再绝望而不乐天安命。真的，你们最高人们哟，我爱你们，因为你们不知道今日如何生活！因此你们的生活——最优胜！

四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有勇敢么？你们有决心么？不是在见证人面前的勇敢，乃是即使上帝也不敢正视的鹰与隐士的勇敢？

冷心者、执拗者、瞎子和醉汉，不是我所谓的有决心的人。以必胜之心临恐惧；以矜高之情临深渊：这才是我所谓的有决心！

以鹰的炯眼看透了深渊，——以鹰的利爪紧抓着绝壑：这才是我所谓的有勇敢。

五

“人是恶的，”——一切最智慧的人们，为安慰我而如是对我说。唷，那在现在还真实么！因为恶是人类的最优的力。

“人必须成为更善而更恶，”——我如是宣说。为达到超人的最善，人类的最恶是必要的。

那对于末屑的人民之说教者，可以是最适宜的：他受苦并担负人们的罪过。但我欢喜于以最大的罪过当作了我的最大的安慰。

但这些事不是为长耳朵说的。一切的话并不适于一切的嘴。这是精美而遥远的东西！不是绵羊的小蹄所能攫到。

六

你们高人们哟，你们以为我活着是纠正你们所作的错事么？

或者你们以为我是为你们受苦的人们预备更妥贴的床榻？或者为他们不安的，迷路的，登山失道的人们，指示了新的和更容易的便道？

否！否！第三个否！越是你们族类的更多更好的人越当死灭——因为你们的生活总当更不幸，更艰难。惟有——

惟有人到高迈之处，闪电轰击他，摇撼他：他的高迈足够接触了闪电！

我的心和我的热望向着遥远的事物！你们的许多末屑的复杂的短促的悲愁于我算什么呢！

我说你们受苦还不够！因为你们只从你们自己受苦。你们还没有从人类受苦。你们不承认，那你们是说谎！你们谁也没有受过我所受过的苦。——

七

闪电不能摧毁，我还不满足。我不想将它移开：它当学习为我而工作。

我的智慧积累如云，渐渐成为更凝重，更浓黑。所以有一天智慧当生出电火来。

对于今日之人们我不是光，也不是被称为光。我要使他们目盲：我的智慧之迅电哟，挟出他们的眼珠来！

八

别意欲超乎你的能力以外的东西：意欲超过能力以外的人们有着一种恶劣的虚伪。

尤其是当他们意欲着伟大的事件的时候！因为他们唤醒了对于伟大事件的不信，这些巧妙的制造伪币者和舞台戏子！

直到最后他们欺骗了自己，侧目而视，流脓溃烂，以大言夸耀的道德，以辉煌虚伪的行为，曲解了是非。

你们高人们哟，在那里要小心！因为在我看来，除了正直以外没有什么更宝贵，更稀罕的了。

今日的时代不是贱氓的时代么？贱氓不知道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无枉，什么是正直，贱氓永远是无知的歪曲，他们永远是说谎话的人。

九

你们高人们，你们勇敢的人，你们心怀坦白的人，别相信这时代！将你们的理智严守秘密！因为现在这时代正是贱氓的时代。

从前贱氓学会无理而信仰——谁能据理驳斥了他们的信仰？

在市场上姿势使人信服。但理智反使流氓致疑。

假使真理在那里胜利，那么以很好的怀疑问着你自己："是什么倔强的谬见在那里获胜了呢？"

也提防着博学家！因为他们不生产，所以他们仇恨你！他们有冷酷而凋敝的眼睛，那种瞥视可以使一切鸟禽脱落羽毛。

这样的人大约很自负于不说谎：但不能说谎与爱好真理仍然相去很远。提防着罢！

没有了热病中的迷妄仍然与真知识相去很远。我不相信冷静的心中的一切，不能说谎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十

假使你要到高处，用着你自己的两腿罢！别让你自己被人背着到高处；别让你自己骑在别人的背上和头上！

你跨上了马背了么？你现在飞快地驰向你的鹄的了么？好啊，我的朋友！但你的跛脚仍然同着你骑在马背上！

当你到了你的鹄的，你下了马：你高人哟，即使你在你的高处，但你将跌倒了！

十一

你们创造者，你们高人哟！自己只能孕育自己的孩子。

别让你们被欺骗或被说服！你们的邻人是谁呢！即使你们为你们的邻人而工作，——你们仍然不是为他而创造！

你们创造的人们哟，我请你们忘却了这"为"字：你们的深处的道德是愿意与"为"，"以此"，"因为"等等了无关系。你们当塞耳不闻这虚伪的渺小的言语。

"为自己的邻人"这只是末屑的人民的道德：那里他们说着"同气相求"，"同类相亲"——他们没有这权利也没有这权力来谋你们的自求！

你们创造的人们哟，在你们的自求之中有着孕育的预知和先兆！无人能看见的，你们的果实，你们以你们的全部爱庇被，爱护，和抚养了它。

你们全部的爱所在的地方，即你们的孩子所在的地方，亦即你们的全部道德所在的地方！别让这种虚伪的评价欺骗了你：你的工作，你的意志，便是你们的邻人！

十二

你们创造的人们，你们高人们哟！生子者受苦：临产的人不净。

问问妇人们：自己生产，不是因为生产使人快乐。使母鸡咯咯，使诗人歌唱的是痛苦。

你们创造的人们哟，你们心中有很多的不净。那是因为你们不能不做孩子的母亲。

一个新生的孩子：唷，多少新的不净也到了这世界！走开罢！已经生产的人当洗洁了自己的灵魂！

十三

别要求超于你们的能力以外的道德！别寻求不可能的事情！

走着你们的祖先的道德的步履么！假使你们祖先的意志不和你们向上，你们怎能向上？

让头胎的儿子小心着恐怕他成为末胎的儿子！在你们祖先的声音之中，你们不当企图成为圣人。

他的祖先醉心于妇人，于烈酒，于野猪肉；他如何能要求自洁？

那当是一种愚昧！真的，我想，那是太愚昧了，假使他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妇人的丈夫。

假使他修建了修道院，大门上榜示着："成圣之路"——我仍然要说：为什么！那是一种新的愚昧！

他曾经为自己修建了忏悔和避难所：那于他是最好的罢，但我并不相信！

在孤独里也生长着无论何人内心所有的——也生长着人类的兽性。以此于许多人，孤独是不宜的。

在大地上还有比在旷野中的圣人更污秽的东西么？在他们身上不单是恶魔放肆——也一样野兽横行。

十四

你们高人们哟，我常常看见你们如同一跃失败的老虎，羞怯地，惶愧地，拙劣地潜藏起来。你们一掷而失败。

但你们投掷骰子者，那有什么关系！你们没有学会玩耍和大笑，如同人之必须玩耍和大笑！我们不是永远坐在玩耍和大笑的大桌子旁边么？

假使你们在伟大的事情中失败了，因此你们自己便是失败了么？假使你们自己是失败，因此人类便是失败了么？假使人类也是失败：好罢，别在意！

十五

越是更高的本质更不容易成功。这里，你们高人们哟，你们都不是失败了么？

欢喜罢；那有什么关系？仍然有多少的可能啊！学习自己欢笑，如同人之应当欢笑！

你们半破碎的人们哟，那有什么稀奇，你们失败或半成功！人类的未来不是在你们的心中挣扎和勉力进取着么？

人类的最遥远，最深、最高的精神，人类的巨大的力量，——这些都不是在你们的酒樽里冒泡了么？

许多酒樽破裂了，那有什么稀奇！学习自己欢笑，如同人之应当欢笑罢！你们高人们哟，仍然有着多少的可能啊！

真的，有多少已经成功！大地上小的，美好的，完全的，成就的东西如此地丰富！

你们高人们哟，将小的，美好的，完全的东西放在你们的周围。它们的黄金色的成熟可以使心愈合。美满的事物教人以希望。

十六

自来在大地上什么是最大的罪恶？那不是他的说话么，他说："悲哉，那些在大地上欢笑的人们！"

他自己没有在大地上觅到欢笑的理由么？假使如此，只是因他的寻觅不好。即使小孩子也能觅到欢哀的理由。

他，爱得不够：否则但愿他也爱我们欢笑的人们！但他憎恨而叱骂我们；他许可我们以哀伤和切齿。

人当不爱，必须诅咒么？那在我看来好像是不良的赏味。

但他这么做了，这绝对者。他从睡眠中来。

真的，他爱得不够；否则，但愿他不再暴怒于因为他并不被爱。一切伟大的爱，并不热望着爱：——它热望着更多的。

避开一切这样绝对者的道路！那是可怜的，病弱的族类，一种贱氓的族类：他们怀着恶意面对人生；他们对于世界，有着毒恶的眼。

避开一切这样绝对者的道路！他们有沉重的足和阴郁的心；——他们不知道怎样跳舞。

大地对于这样的人如何会是轻舒？

十七

一切良好的事物都曲折地达到了它们的鹄的。它们都如同猫一样地耸腰，心中咪咪鸣叫于临近的幸福。一切良好的事物皆欢笑。

一个人的步履说明了他是否走在自己的路上。看着我如何走路！引近于自己鹄的的人跳舞着。

真的，我没有成为一尊石像，我也没有木拙地，愚蠢地，坚硬地在那里如同一根柱子；我爱飞快地奔跑。

虽然在大地上有沼泽和凝重的悲愁，但捷足的人甚至于跑过泥塘，并且跳舞，如同在平滑的冰场。

我的兄弟们哟，将你们的心更高更高地举起来罢！但别忘记了你们的腿！也高举了你们的腿，你们优良的跳舞家，假使你们能倒立在头上那更妙了！

十八

这大哭者之王冠，这玫瑰花之王冠：我戴上了这王冠，我圣化了我的大笑，现在我还没有看出别人有着充足的魄力。

查拉斯图拉这跳舞者，查拉斯图拉这轻捷者，他摇震他的羽毛，预备奋飞，示意一切鸟禽，整备而停当，一个幸福的，有着轻灵之精神的人！

查拉斯图拉这预言者，查拉斯图拉这真实的大笑者，非不忍耐者，非绝对者，一个喜欢前跳和飞跳的人；我自己戴上了这王冠了！

十九

我的兄弟们哟，将你们的心更高更高地举起来罢！别忘记了你们的腿，也高举起你们的腿。你们的优良的跳舞家，假使你们能倒立在你们的头上那更妙了！

即使在幸福中，也有着沉重的动物，有着自始即破脚的动物。他们奇妙地奋力推动着自己，如同要勉强竖立的一头象。

但为幸福而愚蠢强于为不幸而愚蠢。拙劣地跳舞，强于颠踬地走路。所以，你们高人们哟，我请你学会我的智慧：甚至于坏的东西也有着两面良好的底边。

甚至于最坏的东西也有着两支良好的跳舞腿：所以你们高人们哟，从我学习站在你们自己的固有的退上！

忘却了一切忧愁的叹息，忘却了一切庸俗的悲哀！唷，今日之时代贱氓之丑角是何等的悲哀！但今日之时代正是贱氓的时代。

二十

如同山洞中奔突出来的巨风一样的罢：它在自己的音乐中跳舞；大海在它的足下战栗而跳跃。

它给驴子们以翅膀，它哺乳牝狮子们：赞美那善良而刚强的精灵罢，那如同一阵暴风雨一样地临到了一切的现在，临到了一切的贱氓。

它反对一切荆棘之头，昏迷之头，反对一切凋贱的树叶和芜草：——赞美这粗犷的，纯善的，自由的暴风雨之精灵，它在沼泽和悲愁之上跳舞如在青草地上跳舞！

它仇恨肺痨病的贱氓之狗，仇恨一切阴郁之族类：——赞美这一切自由精灵中之精灵罢，这欢笑的暴风雨，它吹扬灰沙在一切悲观主义者和病死鬼的眼睛里！

你们高人们哟，你们心中最坏的事乃是你们无一人学会跳舞如人之应当跳舞——跳舞超乎你们自己之外！失败于你们算什么呢！

仍然有着多少的可能！所以学习超乎你们自己之外而大笑！高举起你们的心罢，你们优良的跳舞家，更高，更高呀！

也别忘记了畅快地大笑！

这大笑者之王冠，这玫瑰花之王冠，我的兄弟们哟，我投送这王冠给你们，我圣化了欢笑！你们高人们哟，我请你们学习——学习欢笑罢！

（尹溟译）

前言

献给理查·瓦格纳

为了，鉴于我们审美大众的特殊性质，我对集中在这篇论文里的思想会引起的种种可能的怀疑、兴奋和误解，要敬而远之；而且，为了我能够怀着同样静观的快感——这种快感像我兴高采烈的时光之化石似的在每一页上都留下标志——来写此文的前言；因此，我设想您，我最敬爱的朋友，接受这篇论文的那一刹间；您，也许是在冬雪的黄昏散步之后，在书名页上见到那被幽囚的普罗密修斯，读到我的名字，便立刻相信；无论此文的内容是甚么，作者总有一些重要而动人的话要说，况且他把他的一切感想对您诉说，好象是当面倾谈那样，他也只能写下适合于当面倾谈的话。于此，您将记得，当您酝酿您那篇辉煌的贝多芬纪念文时，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时的恐怖和激昂情绪中，我同时正专心致力这篇论文。但是，如果有人以为我的专心是审美的陶醉而非爱国的热情，是怡情的游戏而非英勇的挚诚，那就错了；这种读者，在认真地读完这篇论文之后，将会愕然发现；我们要讨论的是多么重要的德国问题，我们把这问题恰好正确地放在德国的希望之中心地位。然而，或许这种读者见到一个审美问题被这样严肃地处理，毕竟会觉得欠妥，尤其是如果他们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闲事，不过是系在“生活的庄严”上可有可无的风铃；仿佛无人能体会到所谓“生活的庄严”之对立面有什么意义。我应该告诉诚恳的读者，我相信艺术乃是人类所了解的人生底最高使命及其正确的超脱活动，现在我将这篇论文摘给他们——我在这条路上的崇高的战友们。

一八七一年岁末．于巴塞尔。

假如我们不仅达到逻辑的判断，而且达到直觉的直接确定，认为艺术的不断发展，与梦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这两类型有关，正如生育有赖于雌雄两性，在持续的斗争中，只是间或和解；那么，我们对于美学将大有贡献。这两个名词，我们假借自古希腊人，它们使得明敏的心灵能领悟到希腊艺术观的深奥的秘仪，当然不是在概念上，而是从他们的极其明确的神象上从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希腊艺术神，我们认识到，古希腊世界，阿波罗的雕刻艺术和狄奥尼索斯的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之间，就其起源和目的来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这两种如此不同的倾向彼此并行，但多半是公开决裂。互相刺激而获得不断的新生，在斗争中使得这种矛盾永久存在，而“艺术”这个共同名词不过是表面上为它们架桥梁；直到最后，凭借希腊“意志”的玄妙奇迹，这两者又结合起来，终于产生既是狄奥尼索斯型又是阿波罗型的阿提刻悲剧艺术作品。①为了更深体会这两种倾向，让我们首先把它们看作两个分歧的艺术境界，梦境与醉境，这两种生理现象显出一种对照，类似阿波罗型与狄奥尼索斯型的对照。鲁克勒提乌斯（Luorotius）曾设想：庄严的神象，首先是在梦中对人类的心灵显现的，伟大的雕刻家也是在梦中见到这些超人灵物的辉煌形体。假如你向这位古希腊诗人询问诗的创作之秘密，他同样会提出梦境，正象亨斯·萨克斯（Hans Sachs）在善歌者（Meistersinger）中所说的那样，对你指教：朋友呵，这正是诗人的责任；

去阐明和记下自己的梦境。
信我吧，人间最真实的幻影
往往是在梦中对人们显现；
所有的诗艺和所有的诗情
不过是对现实之梦的说明。

①尼采在本文中以美神阿波罗的属性代表造型艺术的静美，以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书信代表音乐艺术的兴奋，他使用“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名词甚多，为了便于理解，我把前者简译为“梦神”或“梦境”，后者为“酒神”或“醉境”。

梦境的美丽的假象，——在梦的创作方面，人人都是美满的艺术家，——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甚且是诗的主要成份，我们在下文将会论及。在梦里，我们尝到直接领会形象的乐趣，所有梦中形象都对我们倾谈，无一是不重要，无一是多余的。但是，即使梦境的现实达到最高度时，我们仍然感到梦的若明若灭的假象，至少我的经验是如此；至于这假象的频繁及其常态，我可以征引许多例子以及诗人的话作证。爱好哲理的人，甚至有一种预感；在我们生息于其间的客观现实之下，隐藏着另一种绝对不同的现实，它也是一种假象。叔本华就认为：有人间或把人类和事物看作仅仅是幻影和梦景，这种天才就是哲学才能的标志。所以，美感敏锐的人

对梦境现实的关系，正如哲学家对生活现实的关系那样；他是一个精细而乐意的观照者，因为他从这些画景上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他凭借梦中的经历来锻炼自己对待人生。这不仅是他亲自体验到了然于心的，愉快亲切的画景而已，而且一切严肃的，悲哀的，愁闷的，忧郁的情绪，突然的障碍，命运的揶揄，不安的期待，总之，人生的整部“神曲”及其“地狱篇”，都掠过他眼前，不是仅仅象镜花水月，因为他就在这些情景中生活着，苦恼着，然而仍不免有昙花一现的假象之感。也许，不少人会象我那样记得，他们在梦境的危难和恐怖中，有时会自策自励而往往成功地喊道：“是梦吧，我索性梦下去呵！”我也曾听说有人能够一连三四个晚上继续经历同一个梦的前因后果：这些事实提供了明证，可见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底层，转化为梦境，我们在梦中体会到深深的欢欣和愉快的必然。

古希腊人把这种梦中经验的愉快的必然，体现在阿波罗神的身上，因为阿波罗是一切造型能力之神，同时也是预言之神。阿波罗，就字源来说，意即“灿烂的神”，乃是光明之神，掌管我们内心幻象世界的美丽假象。这是更高的真理，是与不可捉摸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美满境界，是对自然在睡梦中治病救人的作用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就是预言能力乃至一切艺术的象征，由于这点，生活才有意义，才值得留恋。然而，要知道，有一条微妙的界线，是梦景所不能超越的，否则就会产生病理作用，我们会把假象误认为平凡的现实，——我们在想象阿波罗的形象时不可忽略这点；这位雕塑之神表现出适度的自制，并无粗野的激情，而有智慧的静穆。他的目光必须“光如旭日”，才合乎他的来源；即使当他勃然震怒或神色沮丧时，他的美貌也不失为圣洁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把叔本华论及藏在“幻”（Maja）的幛幔中的人的话应用于阿波罗身上：“正如在无边无涯、洪涛起伏、澎湃怒吼的海洋，舟子坐在船上，托身于一叶扁舟；同样，在这痛苦的世界里；孤独的人也只好安心静座，信赖个性原则（Prinoipium individuationis）以支持”（见意志及表象的世界第一卷）。其实，我们可以说，这种信赖自我和安心静坐的精神在梦神阿波罗身上获得最崇高的表现；我们也可以说，梦神自己就是个性原则的尊严的神象，他的表情和神色都对我们说明了“假象”的一切愉快和智慧，以及它的美。

叔本华在这篇文章中又给我们描写，当一个人对认识现实的方式突然感到惶惑，当他所根据的定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似乎遇到例外时，他会感到多么可怕的惶恐。假如，在这惶恐以外，还加上当个性原则崩溃时，从人底心灵深处，甚至从性灵里，升起的这种狂喜的陶醉；那末，我们便可以洞见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本性，把它比拟为醉境也许最为贴切。或是在醇酒的影响下原始人和原始民族高唱颂歌时，或是在春光渐近万物欣然向荣的季候，酒神的激情便苏醒了；当激情高涨时，主观的一切都化入混然忘我之境。所以，在德意志的中世纪，常常有积聚成群的歌队巡游各地，载歌载舞，这也是由于这种酒神冲动。在圣约翰节和圣维托斯节的歌舞者中，我们再见到古希腊酒神节歌队的面影，他们的前期历史溯源于小亚细亚，远至巴比伦和崇奉秘仪的萨刻亚人（Saka A en）。有些人，因为缺乏经验，或者思想迟钝，自以为心灵健康，带着讥讽或怜悯说这种现象是“民间病态”，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这些可怜虫当然料想不到，他们的所谓“心灵健康”，同酒神歌队的热烈的生机洋溢相比，显得多么惨白如幽灵！

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再次得以巩固，甚至那被疏远、被敌视、被屈服的大自然也再次庆贺她与她的浪子人类言归于好。大地慷慨地献出礼贡，猛兽和平地从危崖荒漠走来，酒神的战车装饰着百卉花环，虎豹在他的轭下驱驰。你试把贝多芬的“快乐之颂”绘成图画，你试用想象力去凝想那些惊惶失措伏地膜拜的芸芸众生。你便能体会到酒神的魔力了。此时，奴隶也是自由人；此时，专横的礼教，和“可耻的习俗”，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顽强敌对的藩篱，蓦然被推倒；此时，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人不但感到自己与邻人团结了，和解了，融洽了，而且是万众一心；仿佛“幻”的幛幔刹时间被撕破，不过在神秘的“太一”面前还是残叶似的飘零。人在载歌载舞中，感到自己是更高社团的一员；他陶然忘步，混然忘言；他行将翩跹起舞，凌空飞去！他的姿态就传出一种魅力。正如现在走兽也能作人语，正如现在大地流出乳液与蜜浆，同样从他心灵深处发出了超自然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是神灵，他陶然神往，飘然踯躅，宛若他在梦中所见的独往独来的神物。他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而俨然是一件艺术品；在陶醉的战栗下，一切自然的艺术才能都显露出来，达到了“太一”的最高度狂欢的酣畅。人，这种最高尚的尘土，最贵重的白石，就在这一刹间被捏制，被雕琢；应和着这位宇宙艺术家酒神的斧凿声，人们发出尼琉息斯（Eleusis）秘仪的呐喊：“苍生呵，你们颓然拜倒了吗？世界呵，你能洞察你的创造者吗？”①①酒神祭是古希腊民间信仰的一种秘仪，在神话传说上，它与厄琉息斯“地母祭”

的秘仪有密切关系，两者都与古希腊农业生产有关。

二

直到现在，我们曾把梦境和它的对立面醉境看作两种发乎自然，并无人工参与的艺术创造力，在这些力量中，发乎自然的艺术冲动，获得最方便最直接的满足：一方面是梦境的绘画境界，它的美满是不依赖个人的知识高超和艺术修养的；号一方面是醉境的现实，它也是绝不尊重个人能力，甚或竭力把个性摧毁，然后通过一种神秘的万类统一感来救济他。对这两种自然的、直接的艺术境界而言，每个艺术家都是“摹仿者”，换句话说，他或是梦神式的梦境艺术家，或是酒神式的醉境艺术家，或者最后既是梦境的又是醉境的艺术家，例如希腊悲剧作家；就悲剧家而言，我们不妨设想，他初时沈湎在酒神的醉境和神秘的忘我之境，孑然一身，离开了狂歌纵饮的群伍；然后，由于梦神的梦境的感召，他自己的境界，也就是说，他与宇宙根源的统一，立刻在他眼前显现为一幅象征的梦景图画。

一般性的前提和对照既已说明，现在让我们进而研究古希腊人，看看发乎自然的艺术冲动在希腊人中间发展到何等高度；因此，我们便有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和估计希腊艺术家对其原型的关系，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谓“摹仿自然”。虽则古希腊人有不少写梦作品和记梦奇谈，我们讨论他们的梦却只能凭猜测，即使不无恰当的论断。试想他们洞烛隐微不爽丝毫的造型眼力，试想他们对色彩的坦率鲜明的喜爱，我们就不禁设想（后世人们应引以为耻）：甚至他们的梦也有线条、轮廓、颜色、布局等等的逻辑关系，也有一种类似最精美的希腊浮雕的连环画景。而且是这样的美满，所以我们颇有理由，——假如可以用比喻来说。——去称做梦的希腊人为荷马，称荷马为做梦的希腊人。这总比现代人在谈及自己的梦时竟敢自比为莎士比亚，有更深远的意义。反之，我们不必凭猜测就可以肯定：醉境中的古希腊人和醉境中的野蛮人之间，当然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古代世界所有地方，姑且不谈现代世界，从罗马到巴比伦，我们可以指出到处都有酒神祭式的节会，不过这些类型的节会之于希腊类型的节会，至多是像跳羊怪舞的长胡子萨提儿（这个名称和特征取自山羊）之于酒神而已①。所有这些节会的核心，几乎尽是性欲的过分放纵，它的狂潮淹没了一切家庭生活及其可敬的传统；最粗野的兽性蓦然解放，直至酿成情欲与残暴的猥琐的混合；我往往觉得，这堪称为真正的“妖女的淫药”。然而，有时候，古希腊人对于那些从海陆各方传入希腊的节会的狂热激情，似乎完全有了杜渐防微的对策，只要在这场合梦神阿波罗的威严赫赫的形象升起来，他拿出美杜莎的头颅②便可以慑服任何一种比顽蛮怪诞的酒神节会更为危险的力量。梦神这种威严迫人的风度，就体现在多里斯的艺术上，而永垂不朽。然而，一旦酒神的冲动终于从古希腊人的性灵深处发泄出来，拓开一条去路，两者的对抗就更加困难，甚或是不可能；那时候，狄尔斐之神阿波罗的威力减缩了，只好及时地同强敌和解，从他手上夺去那毁灭性的武器。这次和解是希腊宗教崇拜史上最重要的关

键；我们无论在何处察看，都可以见到这件大事所引起的变革。两个夙敌已经和解，划清了今后各人应守的界线，有时候还互相馈赠致敬的礼物，但是其间的鸿沟毕竟没有架上桥梁。然而，假如我们见到，在这和平条约压力下，酒神的魔力以甚么样子出现，那末，我们试拿希腊酒神祭秘仪的狂欢纵饮，同巴比伦萨刻亚节那使人退化为虎猿的陋习比较一下，就可以在酒神祭中领悟到基督教的救世节和变容祭的意义了。在佳节良晨，灵性第一次有了艺术性的庆典，个性原则的毁灭第一次成为一种艺术现象；在这场合，情欲与残暴相结合的猥琐的“妖女的淫药”也失效了；唯独酒神信徒的离奇混合的二重性情绪，使我们想到哀极则破涕为欢，乐极则喟叹呻吟的心理现象，正如良药使我们想到毒鸩。这是欢乐极时的惶惑惊呼，或者恨海难填的眷恋哀鸣。在希腊的节会，性灵仿佛露出一种伤感的迹象，为了自己之化整为零掀起一丝喟叹。这些二重性情绪的酒徒的歌声和舞姿，是荷马时代希腊人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尤有甚者，酒神祭音乐激起人们的惶惑和恐惧。虽则我们似乎一向承认音乐是梦境的艺术，但是，严格谈来，这不过是指节奏的律动而言；为了表现梦境境界，便发展了节奏的造型能力。梦境音乐其实是音调方面的多里斯建筑艺术，仅仅是富于暗示的音调，例如竖琴之音。然而，酒神祭音乐，乃至一般音乐的组成成份，例如，音调之惊心动魄，歌韵之急流直泻，和声之绝妙境界，都被慎重地除掉了，被目为非梦境的因素。在酒神颂歌中，人的一切象征能力被激发到最高程度；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情绪迫不急待地发泻出来——“幻”的幛幔被撕破了，种族灵魂与性灵本身合而为一。现在，性灵的真谛用象征方法表现出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象征世界，肉体的一切象征能力一起出现，不但双唇，脸部，语言富于象征意义，而且丰富多彩的舞姿也使得手足都成为旋律的运动。于是，其它象征能力随之而发生，音乐的象征能力突然暴发为旋律、音质与和声。为了掌握如何把这一切象征能力一起释放，人必须业已达到忘我之境，务求通过这些能力象征地表现出来。所以，酒神祭的信徒，唯有同道中人能够了解。梦神式的希腊人看到这些酒徒，将感到何等惊愕呵！而尤有甚者，惊愕以外加上疑虑，隐约感到这种情绪毕竟是自己所熟识的，不过自己的梦神意识象一幅幛幔似的掩遮着眼前的陶醉境界！

①萨提儿（Satyr）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山林荒野之灵，纵欲好饮，代表原始人的自然冲动，在酒神祭时，古希腊农民庆祝丰收，往往头戴羊角，足穿羊蹄形靴。扮成萨提儿，舞踊作乐。这就是希腊戏剧最原始的雏型。

②美杜莎（Medusa），希腊神话中的妖女，其发为蛇蝎，人见之则成为化石，后为阿波罗所杀，用她的头作成武器以慑服敌人。

想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梦神阿波罗文化的艺术大厦一砖一石拆除，直至见到它所凭借的基础。首先，我们发现那些庄严的奥林匹斯神象高据这大厦的山墙上，他们的事迹被刻成光辉四射的浮雕，装饰着腰壁。虽则阿波罗不过是与诸神并列的一介之神，没有优越地位的权利，但我们不应因此感到迷惑。因为整个奥林匹斯神界，总的说来，是从体现在阿波罗神身上的那种冲动诞生的，所以，在这一意义上，阿波罗堪称为神界之父。那么，由于甚么不可思议的要求而产生如此辉煌的奥林匹斯神界呢？

若是有人怀着别种宗教信念去接近奥林匹斯诸神，想从他们那里寻找道德的高尚，神圣的虔洁，超肉体的灵性，慈祥的秋波，他势必怅然失望，立刻掉首而去了。因为这里没有甚么使人想到遁世，灵性，清规戒律的东西：这里我们只听到精力充沛生意盎然的凯旋，这里存在的一切，不论善恶，都被奉若神明。所以，静观的人，站在如此奇妙的生机充溢的景象之前，定必愕然失措，他要抚心自问：这些豪放不羁的人们到底饮了甚么奇方妙药，而能够这样乐生，所以他们不论向哪里看，都见到海伦（Holena）的微笑，而她正是他们自己在“情海浮沉”的生活的理想画景？然而，我们必须向业已掉首不顾的静观者高声疾呼：“别跑开，请先听听古希腊民间智慧怎样阐述这种以如此妙不可言的欢乐展开在你眼前的生活”。有一个古老故事说：“昔日米达斯（Midas）王曾很久在林中寻找酒神的伴侣，聪明的西列诺斯（Se -lenus），但没有找到。当西列诺斯终于落到他手上时，王就问他：对于人绝好绝妙的是甚么呢？这位神灵呆若木鸡，一言不发，等到王强逼他，他终于在宏亮的笑声中说出这样的话：朝生暮死的可怜虫，无常与忧患的儿子，你为什么强逼我说出你最好是不要听的话呢？世间绝好的东西是你永远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乌有。但是，对于你次好的是——早死。”

奥林匹斯神界对这民间智慧的关系是怎样呢？就象临刑的殉道者对于自己的苦难感到一种狂喜的幻觉。

现在，奥林匹斯灵山仿佛对我们敞开，露出它的根基来了。希腊人认识了而且感觉到生存之可怖可惧；为了能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在恐惧面前设想这灿烂的奥林匹斯之梦的诞生。那面对着自然暴力的绝大恐惧，那无情地统御着一切知识的命数，那折磨着伟大爱人类者普罗密修斯的苍鹰，那聪明的奥狄普斯的可怕命运，那驱使奥瑞斯提斯去弑母的阿特柔斯家族灾殃；总之，一切野鬼山神的全部哲学，以及它使得忧郁的伊特鲁利亚人终于灭亡的神秘事例，——这一切，都被希腊人借赖奥林匹斯的艺术的缓冲世界一次又一次战胜了；这一切毕竟被遮掩住，从眼前隐退了。为了能生活下去，由于这个迫切的要求，希腊人必须创造这些神灵；我们不妨设想这创造的过程大致如下，快乐的奥林匹斯神统，是通过梦神的爱美冲动，慢慢地从原来的恐

怖的铁旦神统①演变而成的，正如蔷薇的蓓蕾从多刺的丛林葩发那样。假如希腊人不是从荣光高照的希腊神灵得到生存意义的启示，试问这个如此敏感，如此热衷于欲望，而独能担当大难的民族怎样能够忍受人生呢？正是这种产生艺术，使得生活丰富多彩，引诱人活下去的艺术冲动，促使奥林匹斯神界诞生，希腊的“意志”就以这神界为明镜，照见自己容光焕发。所以，神是人生的印证，因为神本身也过着人类的生活，——这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神正论。生存在这样的神灵之煦光下，才使人感到生存本身值得追求。对于荷马的英雄，真正的悲哀莫大于身死，尤其是早死：所以现在我们不妨把西列诺斯的警句颠倒过来，以论希腊人：“对于他们。最坏的是早死，其次是终有一天会死。”这种哀鸣一旦发出之后，便再度听到短命的阿客琉斯的响应，他就抱怨秋叶飘零似的人生变幻，和英雄时代的日益衰微。旷世英雄本不该眷恋人生，何况他宁可生而为奴隶。然而，希腊的“意志”，到了梦神出现的阶段，这样热切地渴望现世生活，这位荷马英雄又觉得自己与生存意志吻合为一，所以生的哀歌也就成为生的礼赞②。

①据古希腊神话，铁旦神族是宙斯统治以前的神统，被宙斯推翻，尼采在本文中使“铁旦”这词，往往指希腊文明时代以前的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自然冲动、自然道德观等等。

②在荷马史诗中，英雄阿客琉斯知道自己命短，便哀叹人生之无常，及他死后，又谓宁可生而为奴隶，也不愿死而为鬼。

到此，我们应该指出：现代人所渴望去静观的这种和谐，亦即人与自然的合一（席勒使用“素朴”这术语来表示这意境），绝不是这样简单的，自然自发，仿佛难免的一种境界，也不是在任何一种文化门前必然见到的人间乐园。只有浪漫主义时代才相信这点；当时，人们想象艺术家有如卢梭的爱弥儿。妄想在荷马身上发现象爱弥儿那样在自然怀抱中养育出来的艺术家。凡在艺术上发现有“素朴”的场合，我们都认为这是梦神文化的最大效果，这种文化往往必须首先推翻原始的铁旦王国，杀掉魔怪，然后凭它的有力的幻象和可爱的幻想，战胜了静观世界底阴森可怕的深渊和悲天悯人的敏感。可是，我们就甚少能达到这种心醉神迷于假象之美的素朴境界，荷马的崇高真是不可言诠：他个人对待梦神型的民间文化，正如个别梦境艺术家对待一般人民与自然的梦想能力那样。所谓荷马的“素朴”，只能理解为梦境幻想的绝对胜利，它是自然为了达到目的而常常使用的一种幻想。幻象掩障了真正的目的，当你伸手去把握这幻象时，自然就借你的幻想达到它的目的。在希腊人，“意志”要求在天才和艺术境界的美化作用中静观自己；芸芸众生为了颂扬自己，必须首先觉得是颂扬；他们必须在更高境界里再看见自己，而无须这完美的静观世界来督促或责备。这就是美之境界，希腊人在那里见到反映自己的面影——奥林匹斯神灵。凭借这种美之反映，希腊的“意志”就能对抗它在艺术方面的悲天悯人的才能和智慧；而荷马这位素朴艺术家便巍峨矗立，象一个凯旋碑！

四

关于这种素朴的艺术家，若以梦境为喻，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试设想一个做梦的人；他沉湎于梦境而不愿惊扰其梦，对自己说："是梦吧，我索性梦下去呵！"我们由此可以推断：他在梦的静观中体验到一种深刻的内心快感；另一方面，为了能在静观中心满意足地梦下去，他必须完全忘掉白昼现实以及迫人的忧患。所以，凭解梦神阿波罗的指导，我们对这一切现象可以作如下的阐明：虽然在生活的两面，在醒和梦中，前者确实似乎是无比地更可取，更重要、更可贵、更值得体味，而且是唯一身受的生活；然而，若论我们身为其现象的存在之神秘根源，我坦白地主张我们对于梦也应予以相当的重视，虽则这似乎是奇谈妙论。

因为我在性灵方面愈觉察出这种万能的艺术冲动，见到它力求表现为假象并且通过假象而得救的热情，我便愈觉得有必要作如下的形而上学假设：真正的存在和太一，这种永劫和矛盾，同样也需要醉心的幻影，快乐的假象，不断地来救济它；我们既然置身在这种假象中，而且是由它构成的，就势必觉得它是真正的虚无，是时间、空间、因果的无穷变幻，换句话说，是经验的实在，假如我们暂时不看自己的"实在"，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经验的实在，和一般的世界的实在，看作太一所不断显现的表象，那就不妨把梦看作假象的假象，从而看作原始的假象快感之高度的满足。正因此故，性灵的心灵深处对于素朴艺术家和素朴艺术品，亦即对假象的假象，感到难以形容的愉快。拉斐尔是这些不朽的素朴艺术家之一，他在一幅象征画中，给我们绘出假象转化为假象的过程，素朴艺术家以及梦神文化的原始过程。在他的画"耶稣变容"的下半幅，凝神的孩子，失望的仵工，困惑不安的信徒，反映出原始而永恒的痛苦，世界的唯一根基，画中的"假象"就是万物之源的永恒矛盾的反照。现在，从这一假象，宛若袭来一股芬芳的天香，升起了一个新的虚幻的假象世界，但是置身于第一个假象中的人们却视而不见——它是飘荡在最纯粹福乐中的浮光，它是在身心舒畅时睁目惊叹的观照。这里，在最崇高的艺术象征中，我们体会到了梦神的美之世界及其根基，西列诺斯的可怕的警句，我们凭直觉领悟到这两者的互相依存。然而，梦神再度以个性原则之化身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唯有这样，才能完全达到太一的终极目的，它通过假象而得救了。梦神以他的崇高姿态对我们指出，这个痛苦的世界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通过它，一个人才不得不产生救苦的幻觉。

于是，在静观自得中，他安坐在这慈航，渡过苦海。

这种个性原则的崇拜，作为一般强制的道德律来说，只有一条规律——个性规律，也就是说，守住个人的范围，亦即希腊人所谓适度。德行之神阿波罗，要求他的信徒们凡事适可而止，为了有节有度，则须有自知之明。所以，除了审美的要求以外，还提出"认识自己"

和"慎勿过分"这些要求；同时，自矜与过份被视为非梦神境界的真正恶

魔，从而是梦神以前的原始铁旦时代的特征，梦神以外的蛮邦世界的特征。普罗密修斯因为以铁旦神族之爱来爱人类，所以应该被苍鹰啄食；奥狄普斯因为解答斯芬克斯之谜的过分聪明，所以应该陷入纷乱的罪恶旋涡。狄尔斐之神阿波罗是这样的解释希腊古史的。

同样，在梦神式希腊人看来，酒神文化的影响就似乎是铁旦的和野蛮的了，但同时他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在心灵深处与那些倾覆了的铁旦神统和英雄们息息相通。不仅如此，他也觉得他的一切生活，尽管是美丽的、适度的，毕竟建筑在痛苦与知识之根基上，而酒神文化却对他揭露了这根基。试看，梦神就不能离开酒神而生存！那么，铁旦的和野蛮的教化之重要性，就不下于梦神的教化了。现在，试想这个以假象和适度为基础，以艺术为堤防的境界，酒神祭佳节的消魂荡魄的狂欢之声侵入这境界了，在这些歌声中，我们听到一切率性而行的大喜、大悲、大智、大慧、甚至镂心刻骨的呼啸；那末，我们试问：颂歌诗神阿波罗的幽灵似的琴音，同这恶魔似的民歌相比，还有甚么意义呢，在这种在陶醉中说出真理的艺术面前，假象之艺术的女神暗然失色！西列诺斯的智慧，对着这位静穆的奥林匹斯梦神高呼："哀哉！哀哉！"此时，安分守己的个人便陷入陶然忘我之境，顿然忘掉梦神的清规戒律了。过份变成真理，物极必反，悲中生乐，这是发乎性灵心中的呼吁。所以，每当酒神文化入侵之时，梦神文化就被扬弃，被消灭。然而，反过来也是如此。每当酒神的进攻受到挫败，梦神的威严就显得空前地盛气凌人。因此，以我看，我只能把多里斯境界和多里斯艺术理解为梦神文化的惨淡经营的堡垒。因为，如此顽强、冷漠、警卫森严的艺术，如此严格尚武的训练，如此冷酷无情的政治制度，唯有不断反抗酒神文化的原始野性，才能维持长久。

到此为止，我只发挥了我在本文章首的意见，即酒神与梦神两类型文化，新陈代谢而相得益彰，始终统辖着希腊天才。在梦神的爱美冲动统治下，荷马世界从青铜时代及其铁旦神统战争和严厉的民间哲学发展而成；荷马的"素朴"的繁荣又被酒神文化的滔滔狂潮淹没了；于是梦神文化起来反抗这种新势力，终于达到多里斯艺术和多里斯世界观的威严。这样，如果把希腊的古代史分为四大艺术阶段，我们现在就有必要进一步去探索这些发展和进步的终极目的，否则我们也许以为那最后达到的时代，多里斯艺术的时代，就是这些艺术冲动的高峰和归宿。到了那时代，阿提刻悲剧和酒神祭戏曲的崇高而著名的艺术作品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们是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目标；久经波折之后，这两种倾向终于庆贺这段神秘的姻缘，产生了这个孩子——她既是安提戈妮（Antigone），又是嘉珊德拉（Cassandra）①。

①在希腊悲剧中，安提戈妮是维护传统道德坚强不屈的女性，嘉珊德拉是所谓"蛮帮"的女子，这里，前者代表梦神文化，后者代表酒神文化，希腊悲剧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

五

现在，我们接近研究的真正目的了，我们的目的在于认识酒神兼梦神型的天才及其艺术作品，至少先要了解其初步的神秘结合。到此，我们将首先探讨这颗新芽怎样先在希腊世界出现，后来又发展为悲剧与酒神祭曲。关于这点，古希腊人自己就给我们一个象征的答案。

他们把荷马和阿奇洛科斯的像并列刻在雕塑，饰物等等之上，视为希腊诗歌的始祖和持炬人，他们深深感到只有这两个匠心独运的同辈天才值得尊重，因为一股热情之流从他们发源，流遍希腊晚期的全部历史。荷马，这个潜心默想、白发苍苍的诗人，现在愕然看着狂放豪迈，驰骋人间的尚武诗人阿奇洛科斯的慷慨激昂的才华，现代美学只能把这解释为第一个客观诗人与第一个主观诗人分庭抗礼。这种说明对于我们无甚帮助，因为我们认为主观的艺术家不过是可怜的艺术家，而在各种艺术和艺术高峰尤其需要首先克服主观成份，从自我解放出来，制止个人的意志与欲望。真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作品，如果没有客观性，没有纯粹的超然的静观，我们就不相信它是真正艺术。所以，我们的美学必须首先答复这样的问题，就各时代的经验而言，所谓抒情诗人言必及"我"，总是对我们有声有色地歌唱自己的眷恋爱慕，那么这种诗人又怎能算是艺术家呢？比之荷马，阿奇洛科斯以他的愤恨轻蔑的呐喊，如醉如狂的热情，使我们惊心动魄；那么，号称第一个主观艺术家的他，岂不是非艺术家吗？然而，在这情况下：又怎样解释人们对他的崇敬，甚至客观艺术之策源地狄尔斐的不同凡响的神喻也尊他为诗人呢？席勒从心理方面观察，阐述他的创作过程，他自己虽然不能解释，但这似乎是可靠的。他承认，创作活动之前预备阶段的心情，并不是先在眼前或心中有一连串依照思维程序排列起来的映象，而毋宁是一种音乐情调。（"在我，感觉初时并没有明确固定的目的，这是后来才形成的。我先有某种音乐性的心情，只有在这之后才产生诗的思想。"）此外，让我再指出一切古代抒情诗最主要的一种现象——往往抒情诗人与音乐家自然而然结合于一身甚且同是一人。就这点来说，现代抒情诗，在相形之下，就好象没有头颅的神象了。所以，根据上述的审美形而上学，我们可以说明抒情诗人如下。首先，抒情诗人，作为醉境艺术家，是完全同"太一"及其痛苦和矛盾彼此一致的；设使音乐堪称为世界的复制或再铸，就不妨说抒情诗人模仿太一而制为音乐。但是，现在在梦神的感召下，他见到音乐变成象征的梦景。于是，原始的痛苦模糊恍惚地反映在音乐上，又通过假象获得救济，便产生第二次的反映，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或范本。艺术家在进入醉境的过程中，已经扬弃了他的主观性。现在，使他感到自己与宇宙心灵同化的那幅画景，成为这样的梦景：它体现了假象世界的原始矛盾，原始苦恼，乃至原始快乐。所以，抒情诗人的"我"是从他心灵深处发出的声音，现代美学家所谓抒情诗人的"主观性"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幻想而已。当第一个希腊抒情诗人阿奇洛科斯对吕甘伯斯

（Lyoambas）的女儿表示热恋又表示蔑视之时①，我们不仅见到他的热情如醉如狂地悸动，我们还见到酒神和他的侍女们，见到酩酊大醉的阿奇洛科斯陶然的睡态，正如欧里庇德斯在“酒神侍者”中所描写的在高山草地上日中高卧那样。现在，梦神走近来了，用月桂枝触他一下，于是睡诗人的酒神音乐的魔力便发出如画的火花，这就是抒情诗，它的最高发展的形式谓之悲剧与酒神祭曲。

①诗人阿奇洛科斯是女奴之子，他爱上了吕甘伯斯的女儿妮娥布利，吕甘伯斯不允许他们结婚，诗人写了几首讽刺诗，以泄其悲愤。

造型艺术家，乃至与他近似的史诗诗人，沉湎在形象的纯粹观照里。酒神型音乐家则无需形象，他自己就是纯粹观照的原始痛苦及其原始反响。抒情的天才独能感觉到一个画景象征世界从神秘的玄同忘我之境中产生。这一境界另有一种色彩，一种因果，一种速度，与造型艺术家和史诗诗人的世界绝不相同。因为后者生活在这些画景中，而只有在画景中才欣然自得，他静观万象，秋毫不爽，却依依不舍，乐此而不疲。甚至愤怒的阿客琉斯的形象，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幅画景而已。他怀着追求幻梦的快感来欣赏阿客琉斯的愤怒表情。所以，在这幻影的掩护下，他就不致与诗中人物共甘苦，同呼吸。反之，抒情诗人所描写的画景不是别的，正是他本人，而且仿佛只是他自己的各种投影，因此他好象就是宇宙的运动的中心，可以高谈自我，不过，这个“我”，当然不是清醒的实践中人的“我”，而是潜藏在万象根基中唯一真正存在的永恒的“我”，而凭借这个我的反映，抒情的天才就能够洞察万象的根基。现在，我们再假定：他在这些形象中也见到自己是非天才，换句话说，见到他的“主体”，他那一股主观的热情与激动，对着某一在他看来似乎是真实的对象而发；那时，抒情的天才就仿佛与非天才结合为一，而天才仿佛是自动地说出“我”这个字。然而，这个表面现象再不能把我们引入迷途，虽则有些人确实会被它迷惑，而把抒情诗人称为主观诗人。其实，热情磅礴，既爱人类又恨人类的阿奇洛科斯，不过是天才的一个幻影而已；此时此际，他已经再也不是阿奇洛科斯，而是世界天才假借阿奇洛科斯其人象征地说出自己的原始痛苦；但是具有主观意志和欲望的人阿奇洛科斯，却无论何时也不能是个诗人。然而，这位抒情诗人也不一定只能见到通过阿奇洛科斯其人反映永恒存在的这一现象；希腊悲剧就证明了：抒情诗人的幻想世界，同这种当然与它有密切关系的现象，相去甚远。

叔本华并不隐瞒抒情诗人的审美静观是哲学上一个难题，但是他自以为找到了答案，但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答案。不错，在他关于音乐的深刻哲理中，他独能掌握了断然解决这难题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我依照他的精神解决了这问题，而不损及他的令名。然而，他却描述抒情诗歌的特性如下：“一个歌者的知觉所意识到的，是意志之主体，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志向，有时是一种解脱了满足了的欲望（快乐），多半是一种被抑制的欲望（悲哀），而经常是一种情绪，一种热情，一种激动的心情。然而，与此同时，看到周围的大自然，歌者就一起觉得自己是纯粹无意志的知识之主体；此时此际，他的未经破坏的安静心情就恰好和常被限制、常未满足的欲望形成对照。这种对照的情感，这种交替的情感，是一切抒情作品所表现的，而主要是构成抒情心境的因素。在这场合，纯粹知识出现了，仿佛是来解救我们于欲望及其压力；我们跟上去，但仅仅是一刹间罢了。欲望，想起我们个人的目的，

就往往重新把我们从安静的观照中带走，可是眼前那对我们显示纯粹无意志的知识的美景，总是再次引诱我们离开欲望。所以，在抒情诗歌和抒情心境中，欲望（个人目的的利益）与环境所唤起的纯粹静观是奇妙地彼此混合的。我们将要探索和设想这两者的关系。主观的心情，意志的影响。把观照的环境染上自己的色彩；环境又反过来把它的色彩反射于意志。真正的抒情诗就是这整个忽合忽离的心境的再现。”（《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第三卷）那么，如此说来，抒情诗就好象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艺术，难得达到目的，只有妙手偶得之而已；真的，抒情诗就被说成一种半艺术，它的本质在于欲望与纯粹静观，亦即非审美的与审美的心情之奇妙的混合，——谁不会这样了解这段描述呢？我们不妨断言：叔本华仍然把艺术分成主观的与客观的两类，以这对照作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主客对照尤其不适合于美学；因为主体，即艺术的根源。然而，只要主体是个艺术家，他就已经摆脱了他个人的意志，而且仿佛已经成为一种媒介，以便唯一真正存在的“主体”通过它来庆贺自己在假象上获得救济。因为，不论对我们是褒是贬，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这点；艺术，这部喜剧，不是为着改善我们、教育我们而演出的，我们也不是这艺术世界的真正作者。反之，我们不妨说：对这位真正作者来说，我们不过是他的美丽画景和艺术投影，我们自居为艺术品，在这一意义上有莫大荣幸；——因为，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存在和世界才是永远合理——但是，当然，我们对自己的意义的认识，同画中战士对画中战斗的认识，几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我们关于艺术的一切知识，根本是十分虚渺的，因为求知的我们并不就是“存在”本身，——存在才是这部艺术喜剧的唯一作者和观众，是它替自己准备了这永恒的娱乐。唯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同这世界的原始艺术家融合为一的时候，他才能窥见一点艺术的永恒本质；因为，在这场合，他才象神仙故事所讲的魔画，能够神奇地翻转眼睛来看自己。这样，艺术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诗人兼演员又是观众。

六

关于阿奇洛科斯，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他曾把民歌传入文学中，由于这功绩，希腊人普遍地评定他值得同荷马并列的特殊地位。但是，民歌同梦神型叙事诗对照之下是甚么呢？它岂不是梦神与酒神相结合的Perpetuum vestigum（永恒的迹象）吗？民歌广泛流行于所有民族之间，而且不断滋乳蕃生，日益壮大，足证性灵的这种两重性艺术冲动是多么强大，它在民歌中留下痕迹，正如一个民族的秘仪活动赖其音乐而流传后世。真的，历史可以指证：民歌最丰富的时代往往是受酒神祭潮流冲击得最猛烈的时代，我们应该常常把这浪潮当作民歌的根源和先决条件。

然而，我们要首先把民歌当作反映世界的音乐镜子，当作是原始曲调现在找到对应的梦境而把它表现为诗歌。所以曲调是第一性的和普遍性的。从而可以在多种歌词中受到多种客观化。再则，照民间的天真的想法，曲调是最重要最必需的因素。曲调自动地产生诗歌，而且是不断地新陈代谢。民歌的乐章形式就证明是如此——这一现象，我以前往往愕然不解，及后我终于找到如下的说明。凡是以这原理来研究一部民歌集子（例如，“儿童之魔笛）的人，将会发现无数的例子：不断滋生的曲调怎样向周围撒播如画的火花，五彩斑烂，瞬息万变，有如天花乱坠，表现出细水长流的史诗所完全没有的一种力量。从史诗的角度来看，抒情诗的既不均衡又不整齐的画景是不值得一顾的，忒潘德（Ter - pander）时代阿波罗祭的庄严的史诗朗诵者就是这样宣判它的罪状。

因此，我们在民歌创作中，看见语言紧张到极点，以模仿音乐。所以，从阿奇洛科斯起，开始了抒情诗的新世界，它根本上是同荷马史诗的世界相反的。这样说来，我们已经指出了诗与音乐、词句与声音之间的关系：词句，画景，概念，现在找到了类似音乐的表现，而且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判别希腊民族语言史上的两个主潮，视乎他们的语言是模仿现象和想象的境界，抑或是模仿音乐的境界。你只须深究荷马与品达的语言在色彩、句法、词汇上的不同，便能了解这种对照的意义。真的，显而易见，在荷马与品达之间的时期，奥林匹斯秘仪的笛声定响彻希腊，甚至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当音乐已经极其发展之时，这笛声还能荡气回肠，使人陶然若醉，而且在其发展的原始阶段，确实曾激发当时人们的一切诗歌表现方法去模仿它。我请您注意今日一种常见的，而为我们美学所反对的现象。我们常常能体会到：一首贝多芬交响曲使得各个听众不得不用比喻来描述它，即使一篇乐章所产生的种种画景在结构上是如何狂乱斑烂，甚至矛盾百出。搜索枯肠来评论这样的结构，而独忽略了一个确实值得阐明的现象，今日美学的能事尽在于此。不错，纵使这位音乐诗人用形象来说明他的制作，例如，他把某一交响曲命名为“田园交响曲”，或者把其中一乐章称为“溪边景色”，另一乐章称为“乡人欢聚”。这些名称也不过是从音乐产生的象征标题而

已，——也许并不是指音乐所模仿的对象，——至于醉境音乐的内容，这些标题并没有告诉我们甚么。其实，放在别种画题旁一比，它们也没有甚么特独的价值。现在，我们要把这音乐通过形象爆发的过程，让与那些朝气蓬勃、富有语言创造力的民族了。以便推测乐章式的民歌是怎样形成的，一切语言表现力是怎样由“模仿性音乐”这个新原理激发的。

因此，假如我们不妨把抒情诗看作模仿性音乐通过形象与概念闪出的光辉，我们就要追问：“音乐在象征和概念之镜中以甚么形式出现呢？”它作为意志出现（叔本华所指的意志），也就是说，作为审美的、纯粹静观的、无意志的心情之对立面。然而，这里我们必须尽可能严格判别本质与现象这两个概念。因为音乐就其本质来说绝不能是意志，如果音乐是意志，它就会完全被排斥于艺术领域之外了，因为意志是自在的非审美因素；虽然如此，但是音乐在现象上却表现为意志。因为，为了把音乐现象表现为形象，抒情诗人就需要一切热情的激发，从喁喁细语以狂呼怒号。在必须用梦境象征来表达音乐的这种冲动下，他就不得不把全部自然，连同他自己，只当作永恒的意志欲望，憧憬。但是，当他凭借形象以阐明音乐之际，他自己始终是处在静海无波似的静观之梦境中，虽则他通过音乐媒介来观照的周围事物是纷纭错乱的。真的，当他通过音乐媒介来看自己时，他觉得他的形象好象有一腔热情未得满足。他的志向，憧憬，呻吟，欢笑，都好象是象征，他可以借此来阐明音乐。这就是抒情诗人的现象；作为梦境天才，他是通过意志的形象来阐明音乐的，但是他自己完全摆脱了意志的欲望，而成为洞烛秋毫的慧眼。

在以上所论，我们坚持：抒情诗依存于音乐的精神，正如音乐有独立的主权，不必依赖概念，但仅仅容忍它们为伴。抒情诗所能表现的，莫不包涵在音乐的广大一般性和普遍有效性中，音乐迫使诗人运用比喻。因此，语言绝不能把音乐的世界象征表现得恰到好处，因为只有音乐能够象征在太一之中心的原始矛盾和原始痛苦，所以它能象征在一切现象以外和以前的领域。反之，一切现象之于音乐毋宁是象征而已；所以，语言既然是现象的表现工具和象征，它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揭示音乐的深奥之处，语言在企图模仿音乐时只能在表面上同音乐接触；同时抒情诗以一切动听的词藻也不能使我们更深地体会音乐的最深刻的意义。

七

现在，我们必须使用上述一切艺术原理，以便在希腊悲剧之起源这个可谓“迷宫”中找到去路。我想我颇有理由来说，悲剧起源这问题直到现在尚未认真地提出，更谈不上解决了。虽则古代传说，这件褴褛破衣，曾经东补西缝，可是一再把它撕破。古代传说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希腊悲剧是从悲剧歌队产生的，初时不过是歌队，仅仅是歌队而已。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探察这种悲剧歌队的核心，把它当作真正的原始戏剧。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于流行的艺术理论，说歌队是理想的观众，或者说歌队代表人民以对抗剧中的贵族分子。后一种解释，在许多政治家听来是使人兴奋的，它认为雅典平民把颠扑不破的道德规律体现为人民歌队，这歌队常常克服了帝王们的愤怒的暴行与专横。这一说虽然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予以有力的阐明，可是对悲剧起源问题却无甚影响，因为人民与帝王的一切对立，总之，任何社会政治范围，是在悲剧的纯粹宗教根源之外的。然而，以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的歌队的古典形式而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若果说诗人预料到“立宪国民代议制”，那真是“亵渎神明”，但是就有人不怕亵渎神明。古代政治制度在实践上（in praxi）并没有立宪国民代议制，而且可以料想，他们也不曾在悲剧方面“预料”到这种制度。

奥·威·希勒格尔（A．W．Sohlegel）的原理，比歌队政治根源说更有名；他劝说我们不妨把歌队看作观众的精华，即所谓理想的观众。这种见解，同向来谓悲剧本来不过是歌队的传统说法对照起来，就真相毕露，显得是粗浅的、不科学的、但是堂皇醒目的学说。然而，这一说之所以堂皇醒目，不过是由于它的概括的警句形式，而且德国人对于所谓的“理想的”一切怀有真正的偏爱，所以使人骤然惊愕。但是，我们一旦拿我们熟识的剧场观众同古希腊歌队比较一下，看看能否从今日的观众想象出类似悲剧歌队的情形来，我们定必惶惑不解。我们将默然否定这一说，我们不但怀疑希勒格尔的假设未免大胆，而且不相信希腊观众会有完全不同于今人的特点。我们始终认为：真正的观众，不管是何种人，总是知道自己在欣赏艺术作品，而不是面对着经验的现实。但是希腊歌队却不得不把舞台形象当作真人。

扮海神女儿的歌队就要真的相信自己亲眼看见普罗密修所，并且认为自己就是剧中的真神。

若果观众象海神女儿那样，认为普罗密修斯是现身临场的真神，难道他们便是最高级最纯粹的观众吗？难道所谓理想的观众有责任走上舞台，从严刑中解放普罗密修斯吗？我们相信观众的审美能力；我们认为，一个观众愈能把艺术作品当作艺术来看，就是说，从审美观点来看，他就愈是合格的观众。但是，希勒格尔的说法却告诉我们：完善的、理想的观众不是以审美态度来对待剧中世界，而是身体力行，实际参予其中。我们不禁要叹道：希腊人呵，你们推翻了我们的一切美学，然而，既熟识了这点，以后讲到歌队

时，我们还要提及希勒格尔的话。

然而，毫不含糊的古代传说却驳倒了希勒格尔。原来的歌队是没有舞台的。因此这种悲剧原始形式的歌队；与那种理想观众的歌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试问有何种艺术是从观众这概念引伸出来的呢？有何种艺术的真正形式相等于自在的观众呢？无戏的观众，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罢了。我们认为，悲剧的诞生恐怕既不能以群众对于道德思想的重视，又不能以无戏的观众这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如此肤浅的概括甚至没有触到它的边沿。

席勒在有名的“墨西拿新娘”的序文中，曾对歌队的意义流露一种极其可贵的见解，他认为歌队是一堵活的藩篱，悲剧用它来围着自己，以隔绝现实世界，以保存它的理想领域和诗的自由。

席勒以这个重要武器同自然主义的庸俗概念，同一般要求于剧诗的妄想，作斗争。虽则显然舞台时间不过是人为的，布景不过是一种象征，韵律语言显然带有理想的性质，但是一种错误观点还在广泛流行，说我们不应把这些舞台惯例仅仅看作诗的特权而予以容忍。然而，这些“惯例”却是一切诗的本质。采用歌队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以便向艺术上一切自然主义光明磊落地宣战。——我想，正是为了席勒这种见解，我们这个自命为优秀的时代想出了“伪理想主义”这毁谤的名词。然而，另一方面，我恐怕，今人之崇拜自然和崇拜现实，已经走到与一切理想主义对立的另一极端，换句话说，走进蜡象陈列室的领域了。蜡工也算是一种艺术，正如今日某些流行的小说那样。然而，虽然有人主张以这种艺术来战胜歌德席勒的“伪理想主义”，我们却不必为此担忧。

席勒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认为：希腊萨提儿歌队，原始悲剧的歌队，所常常遨游的境界，确实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一种远远超出凡夫行径之上的境界，因为希腊人为这种歌队虚构了一种假设的自然状态的空中楼阁，而把假设的自然人物放在它上面。悲剧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当然它自开始便已被免除了使人痛苦的现实写照。然而，它并不是一种随意放在天壤之间的幻想的世界，它倒是正如希腊人信仰奥林匹斯及其神灵那样真实而可信的世界。酒神祭歌舞者萨提儿，就生活在神话和崇拜保证之下宗教所认可的一种现实中。希腊悲剧以萨提儿开始，他是酒神祭悲剧的智慧之喉舌——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是不可思议的，正如一般人不了解悲剧起源于歌队那样。

我试提出这样的命题，这种假设的自然生灵萨提儿之于有教养的人，正如酒神祭音乐之于希腊文明那样；——我们也许从这里找到研究的起点。关于希腊文明，理查·瓦格纳（RichardWagner）曾说过：音乐夺去了它的光辉，正如太阳之下爝火无光。同样，我相信，有教养的希腊人在萨提儿歌队面前会自惭形秽，而且，在酒神祭悲剧的直接影响下，城邦与社会，总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消除了，让给一种溯源于性灵的强烈的万众一心之感来统治。在这里，我已经指出了，每部真正的悲剧总留给我们一种超脱的慰藉，使我们感到，尽管万象流动不居，生活本身到底是牢不可破，而且可喜可爱。这点慰藉明明白白地体现为萨提儿歌队，为自然人歌队，他们仿佛根深蒂固地生存在每个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尽管时代迁移，民族更替，他们还是亘古长存，始终不变。

深思熟虑的希腊人就以这种歌队来安慰自己。这种人的特性是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独能以慧眼洞观所谓世界历史的可怕的酷劫，默察大自然的残酷的暴力，而动不动渴望效法佛陀之绝欲弃志。艺术救济他们，生活也通过艺术救济他们而获得自救。

在醉境的狂欢中，日常生活的清规戒律一旦打破，这期间就有一种恍惚迷离的意境，它淹没了一切个人的过去经验。正是这个忘忧的洪沟，分隔开日常生活的世界与醉境的现实。

然而，我们一旦再度意识到日常世界之时，我们就不禁作呕，觉得这尘世可厌，于是一种遁世绝欲的心情便由此产生。在这一意义上，醉境中的人就颇象哈姆雷特，这两种人终有一朝洞察世事的真谛，他们恍然大悟了，便厌弃一切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绝不能改变永恒的世界真相；在他们看来，时运不济，世风日下，如果期望他们移风易俗，那是可笑而可耻的。

真知灼见毒杀了行为，行为需要幻象的蒙蔽；——这就是哈姆雷特给我们的教训，而绝不是患得患失，无所适从，终于一事无成的醉生梦死之徒的假聪明。这绝不是患得患失，不，这是真知灼见，是洞观惨淡的真实，是熟思一切引起行为的动机，在哈姆雷特是如此，在醉境中的人也是如此。此时此际，一切慰藉都无补于事。他的憧憬业已超过了死后的来世，也超过了冥冥中的神灵，早已把生存，乃至神灵，永生，彼岸所反映的光辉生活，弃若敝屣。一旦觉悟了所见的真理，哈姆雷特举目回顾，便见生存之恐怖或荒唐，他恍然大悟奥斐里亚的命运的象征意义；现在他能了解山灵西列诺斯的智慧了，他满怀厌世的情绪。

然而，正当意志陷于巨大危险的关头，艺术就到来做救苦救难的仙子，只有她能够把生存之恐怖与荒唐所引起的厌世思想化为表象，使人赖此能够生活下去。这些表象就是崇高与滑稽，崇高是以艺术来克服恐怖，滑稽是以艺术来解脱可厌的荒唐。酒神祭曲的萨提儿歌队，是希腊艺术治病救人的功绩；在酒神祭的缓冲世界中，上述的激情暴发得以尽量宣泄。

八

萨提儿和近代牧歌中的牧童，两者都是对原始自然因素的怀眷之产物。然而，希腊人多么坚定而果敢地拥抱林野之人，而现代人却多么腼腆而畏缩地戏弄慢吹横笛、多情善感的牧童的媚态。希腊人在萨提儿身上见到的，是未受知识玷染，未入文明门阈的自然；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就把萨提儿同原始人混为一谈。反之，萨提儿是人类的本相，是人类的最高最强的激情之体现，是因接近神灵而乐极忘形的饮客，是与神灵同甘共苦的多情的伴侣，是宣泄性灵深处的智慧之先知，是自然的万能性爱之象征，希腊人往往对它另眼相看，肃然起敬。萨提儿是崇高的如神的生灵；尤其是在暗然魂消的醉境中人看来，萨提儿定必仿佛如此。我们的牧童，那盛装的赝品，就会使这种人反感。可是看到坦率豪放的性灵的壮丽笔调，他便欣然留恋，掀起崇高的快感。这里，人类的本相业已洗尽文明的铅华；这里，真正的人，长胡萨提儿，露出了本色，向神灵欢呼。在他面前，文明人就萎缩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态。

席勒关于悲剧起源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认为歌队是一种有生命的垣墙，它抵抗现实的进攻；因为它，萨提儿歌队，描绘出生存，比文明人描绘将更真实，更重要，更充分，尽管后者通常自命为唯一的实在。诗的领域并非在现世之外，象有些诗人所幻想的空中楼阁那样。恰好相反，诗是现实的不加粉饰的表现，因此它必须抛弃文明人所假设的那种现实的伪装。性灵的内在真实与冒充为唯一实在的文明虚伪之间的差异，等同事物的永恒核心，即物自体，与全部现象界之间的差异。正如悲剧以其超脱的慰藉指示出：即使现象不断毁灭，生存之核心却万古长青；同样，萨提儿歌队的象征以比喻方法业已表现了物自体与现象之间的原始关系。现代人的牧歌里的牧童，不过是他们所妄称为自然的一切教养之写照；但是酒神祭的希腊人却追求最强有力的真实和自然，所以他们见到自己变为萨提儿。

这群纵饮的酒神信徒是在这样的心情和认识下狂欢作乐的：醇酒的力量使得他们就在自己眼前起了变化，所以他们在幻想中见到自己仿佛是再造的自然精灵，是萨提儿。后来悲剧歌队的结构就是在艺术上模仿这种自然现象，这里当然需要分开酒神祭观众与变态的与祭者。不过我们必须时常记住：阿提刻观众在歌队身上重新发现自己的面影，观众与歌队毕竟不是对立的：因为大家一起不过是一个伟大崇高的载歌载舞的萨提儿歌队，或者都是让萨提儿歌队代表自己而已。在这一点上，希勒格尔的见解启示了更深刻的意义：他认为歌队是“理想的观众”，因为他们是唯一的旁观者，剧中幻境的旁观者。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是没有观众这概念的，希腊的剧场是一个同心弧形建筑物，观众的座位层层高叠。使得人人确实能够忽视其周围整个文明世界，在大饱眼福之际，幻想自己是歌队中的一员。那末，照这一意义来说，我们不妨把原始悲剧最早阶段的歌队称为醉境中人的自我反映；这一现

象最明显的例证莫如演员的体验：一个演员，如果真是有才能，总能见到他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幌动在眼前。萨提儿歌队主要是酒神祭群众所见的幻影，而舞台境界则是萨提儿歌队所见的幻影。这幻影的力量如此强大，足以使人眼花缭乱，看不见“现实”的印象和周围座上有教养的人们。希腊剧场的形式令人想到一个寂寞的山谷，舞台的建筑有如灿烂的云彩，酒神的顶礼者挤拥在山上，从高处俯视这景象，——一个壮丽的圆场，酒神的形象就在它中间出现。

我们这里为了阐明悲剧歌队所述的这种艺术原始现象，同学者们对于艺术初步发展过程的看法比较起来，几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然而，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独能见到自己周围尽是栩栩如生的形象，而且他独能洞观这些形象的秘奥，这点是再确实不过的。由于现代批评才能的一种特殊缺点，我们往往有把审美的原始现象想象得太复杂太抽象的偏向。对于真正的诗人，一个隐喻不是一个修词格，而是代替概念宛然在他面前幌动的一个心象；对于诗人，一个性格不是由许多特点组成的一个整体，而是在他眼前昭然夺目的一个活人，诗人所不同于画家的看法，只在于他独能见到生活与行为之连续不断而已。为甚么荷马比其他诗人写得更昭然若睹呢？因为他目睹得更多。我们谈诗谈得太抽象了，因为我们都是劣诗人。

审美现象毕竟是简单的；只要一个有能力不断见到周围的活跃生机，不断生活在一群精灵的包围中，他便是诗人；只要一个人能够感到有使自己变成别人，并且借用其肉体和心灵来说话的冲动，他便是戏剧家。

酒神祭的兴奋，能够使一整批人都参予这种艺术才能。使他们见到自己周围是一群精灵，而又知道自己与他们心心相印。悲剧歌队的这种体验，是戏剧的原始现象；你见到自己就在你眼前起了变化，然后你行动起来，好象你真的占有别人的身体和别人的性格似的。这种体验发生在戏剧发展的开端之时。在这场合，歌队和诗朗诵者就有所不同，朗诵者并不和他的形象融合为一体，而是像画家那样以静观的眼光置身于事外来观察他们。在这场合，个人确实已经舍弃了自我而进入异己的性质中。况且，这种现象显然是带有传染性的；一整群人都感到这样的变化。所以，酒神颂曲本质上与各种合唱曲不同。手持桂枝，庄严地走向阿波罗大庙，一边唱着进行曲的处女们，始终不变她们的常态，而且保持她们的市民姓名；但是酒神颂歌队却是变态人物的歌队，他们的市民身世和社会地位都被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已经变成了超时间的，生存在一切社会之外的神的仆役。其余一切希腊抒情合唱曲不过是阿波罗祭独唱者的极度强化而已，但是在酒神祭曲中却是一群不自觉的演员，他们彼此之间都见到自己发生变化。

这种魔力是一切戏剧艺术的先决条件。在这魔力下，酒神祭饮者看见自己变成萨提儿。

而且，又以萨提儿的地位来观照神，也就是说，他在变化时看见身外的一个新幻象，这是他的心情达到了梦境的高峰。到了这新幻象，这出活剧便完结了。

照这观点来看，我们必须把希腊悲剧看作酒神歌队不断在梦境幻象中再三突变。所以，那些交织在悲剧中的合唱部分，就仿佛是全部所谓对白——即，整个舞台境界，戏曲本部——的娘胎。在连续突变中，这个悲剧根源就放射出戏剧的幻境，这幻境完全是梦境，既是梦境，所以带有史诗的性质。

然而，另一方面，它是醉境心情的具体化，并不就是梦境的假象救济；反之，它显示个人的毁灭以及个人与万有根源的结合。所以，悲剧乃是醉境中的认识和影响具体化为梦境，因此悲剧与史诗之间隔着一个深渊。

希腊悲剧的歌队，兴奋的酒神祭群众的象征，照我们的解释已获得充分阐明，然而，因为我们习惯了现代舞台尤其是歌剧的歌队的功能，我们就不能了解；为甚么，照传统的说法，希腊悲剧的歌队比“剧情”本身更古远，更根本，真的，更重要呢？再则，既然歌队不过是卑微的仆从的角色，真的，初时不过是由扮成羊形的萨提儿组成，我们就不能同意歌队的地位优越和来源古远这种传统说法。况且景前的歌池对我们还是一个谜。虽然如此，我们终于达到这样的认识；景和剧情不过被当作一种幻象，而唯一的“现实”正是歌队，它自动产生这幻想，而以舞蹈、音乐、语言等一切象征手段来歌颂它。歌队在幻觉中看见他们的君王和主人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以他们始终是仆从身份的歌队，他们看见这位神灵如何受过苦难，如何被人称颂，所以他们自己并无行为。然而，虽则他们对神的态度始终是仆从的态度，可是他们毕竟表达出性灵底最高的、醉境的情绪；因此，他们象性灵那样，在心荡神驰之时说出了神的托喻和至理名言。他们是神的难友，同时也是从宇宙心灵里道破真理的智者。由此便产生这个幻想的，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形象，聪明而又有灵感的萨提儿的形象。

萨提儿比起酒神来可以说是“哑角”；他是性灵及其最强烈的冲动之写照，是性灵本身之象征，同时也是发乎性灵的艺术和幻想之宣令使；他一身兼为音乐家，诗人，舞蹈家和梦想家。

按照这种认识，按照传统说法，酒神虽然是真正的主角和幻象的焦点，当初，在悲剧的远古时代，他并不真正登场，而只是假定他在场罢了，那就是说，悲剧本来只是“歌队”，而不是“戏剧”，后来人们才尝试把这位神当作真人来扮演，使得这个幻想的形象和他的光辉的氛围可以有目共睹。于是狭义的“戏剧”便开始形成。现在，酒神祭歌队另有任务，他们要把观众的心情激发到醉境狂热的程度，所以，当悲剧英雄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并不把他看作一个带面具的难看的人物，而当作是他们在心神恍惚中所见的幻影。您试想象：阿德墨脱（Admetus）在沉思默想他新亡的妻子亚尔琪斯提（Aloestis），以至形如枯木，心若死灰①；急然间，一个蒙面的少妇向他走来，身材体态都象他的妻子；你试想象：他突然焦急得发抖，激动地较量她的形状，终于本能地断定她就是他的亡妻；——那么你就体会到一种与此类似的情绪：那就是当酒神祭观众看见神走上舞台，而感到宛若与神同甘共苦时的那种情绪。他不由得要把他心灵中若即若离的整个酒神形象，赋予他眼前那个带面具的演员，从而把演员的现实化为一种超自然的非现实。这就达到了那掩盖现实世界的梦境境界，于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比旧世界更清楚、更明了、更能感人、而又更象幻影的世界，便在我们眼前诞生，再诞生，不断变化。因此，我们在悲剧中见到两种完全相反的风格；语言、情调、说话的活泼和流畅，分成两种完全相反的表现领域。一方面是酒神歌队的抒情诗，另一方面是梦神戏剧的幻境。现在，酒神的激情既已具体化为梦神的景象，这些景象便再也不是像歌队的音乐那样的“一片永恒的海洋，一种变幻的生存，赤热的生命”（歌德的“浮士德”）。它们再也不是像受了灵感的酒神信徒在神将降临时所预感到的那种可以意会而不可以目睹的力量。现

在，剧中的情景显得像史诗那样清楚而明确。现在，酒神再也不是凭灵感之力来说话，而是像史诗英雄那样差不多用荷马的话来交谈。

①据希腊神话，费拉王阿德墨脱寿命不长，其妻亚尔琪斯提代他死以延寿，后赫拉克勒斯与死战斗，把王后夺回，带回阳间。欧里庇德斯曾根据这神话作成剧本。

九

凡是属于希腊悲剧中梦神成份的对话部，在表面上总是简单的、明晰的、美丽的。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对话是希腊民族性的反映，希腊人的天性在舞蹈方面也显露出来。因为，虽则在舞蹈时他们的最大能力还是潜伏未发，但是在变化万千丰富多采的动作中已泄漏了消息。例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英雄的对话就以梦境艺术的精确性和明晰性使我们惊叹，所以我们立刻以为业已洞见了他们的生存的秘奥，不免诧异那通向秘奥的道路是这么短。然而，我们暂且不谈那露于表面显而易见的英雄性格——它到底不过是像投在暗墙上的光影，也就是说，完完全全是现象而已。反之，让我们深入到那反照在这光辉镜面上的神话吧，我们会突起体验到一种与惯常的光学现象恰好相反的现象。当我们竭力注视太阳之后眼花缭乱地转身避开，我们就感觉到眼前有许多帮助视力恢复的暗黑点。反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英雄的光辉形象，简言之，其化装的梦神成份，却是人窥见了自然的秘奥和恐怖之必然结果，他们仿佛是用来治疗久居恐怖黑夜而至失明的眼睛的光点。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相信掌握了所谓“希腊的乐观”这庄严卓越的概念之真谛，但是在今日我们居然随处都会遇见一种错误的见解，说是这种乐观乃是安枕无忧的愉快心情的结果。

希腊悲剧中最悲哀的形象，不幸的奥狄浦斯，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乃是一个高尚人物的典型，他虽则聪明过人，却命定要犯错误，受灾难，可是，尝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对他周围的人们发挥一种神秘的造福的力量，甚至在他死后，这力量还是有效。诗人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这个高尚的人并没有犯罪。一切法律，一切自然秩序，甚至这道德世界，都因他的行为而毁灭，甚至通过这行为产生一个更高的神秘的影响范围，它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就是诗人想告诉我们的东西，因为他同时是一个宗教思想家。作为诗人，他给我们写出一个离奇复杂的公案的纠纷。裁判者一节一节地逐渐解决了这公案，而毁灭了自己。

希腊人对于这种辩证的解决感到真正的最大快乐，所以一点乐观精神弥漫着全剧，缓和了人们慄然预料这公案的结局的恐惧心情。在“奥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我们也见到同样的乐观，不过它变得无限崇高罢了。这老人受尽千灾百难，完全象一个苦命人那样顺天安命地经受一切遭遇，然而现在我们见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快慰从天而降，这使我们觉得：这位英雄在他的纯粹被动态度中达到了最高的主动性。其影响远远超过他生时，可是他前半生自觉自愿的努力和追求，反为导他陷入被动地位。所以，奥狄浦斯传说的公案纠纷，在世人眼中是复杂得不可思议的，却逐渐得到解决，——于是，在这天命的辩证发展中，我们感到一种最深刻的人间的快慰。假如我们这解释合乎诗人的本意，我们还得追问这是不是已经说尽了这神话的一切涵义。这里，显而易见，诗人的全部意图不过是给人一幅光辉的画景，让我们在窥见

黑暗的深渊之后接受自然治疗的光明。奥狄浦斯是自己父亲的凶手，自己母亲的丈夫，奥狄浦斯是斯芬克司之谜的解答者！这神秘的三联命运毕竟告诉我们甚么呢？有一种原始的民间信仰，尤其是波斯的民间信仰，说聪明的妖教僧只能从乱伦的交配生育出来。想到解谜和娶母的奥狄浦斯，我们就会立刻得到解释。大凡在某种预言的魔力打破了现在与未来的界限，破坏了顽强的个性原则，总之，道破自然的内在魔谜的场合，就必先有一种非常的反自然现象，例如奥狄浦斯的乱伦，作为前因；因为，若不是违反自然，也就是说，苦不是以非自然来克服自然，人怎能够强迫自然交出它的秘密呢？我在奥狄浦斯的可怕的三联厄运中看出这个道理，他解答了自然之谜，二重性的斯芬克司之谜，就必须以试父娶母的行动打破最神圣的自然秩序。真的，这个神话好象要在我们耳边私语，告诉我们：聪明，尤其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聪明，乃是反自然的坏事；谁凭自己的聪明把自然抛入毁灭的深渊，谁就势必身受自然的毁灭。“聪明之锋芒反为刺着聪明人，聪明是一种反自然之罪行”——这就是这神话对我们高声疾呼的可怕的话。然而，希腊诗人象一绪阳光照射到这神话的壮丽肃穆的绵侬（McmB non）巨象上，于是它突然发出清音①——索福克勒斯的歌曲。

①绵侬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最美丽的男子，照晚期的传说，他后来参加特洛亚战争，为阿客琉斯所杀。底比斯附近有一巨象，据说是绵侬的像（其实是安密诺斐斯的像），朝阳照射到它上面，便发出音乐之声，大概是因温度变化气流波动所引起——译注。

让我以奥狄浦斯的被动性的光荣同普罗密修斯的主动性的光荣对照一下，思想家埃斯库罗斯在剧中要告诉我们的，可是他作为诗人只能让我们自己从他的象征描写去揣摩的这种思想，少年歌德已经用他的普罗密修斯的豪言壮语给我们指出来了：我坐在这里，塑造人

照我的形象，
人类，必须和我相象，
要饮泣，要哀伤，
要享乐，要身心舒畅，
而独不把你放在心上，
正象我那样。

人类达到了铁旦似的高度，便自己去争取文明，强迫神灵同他们结盟，因为人类有足以自负的智慧，在手中掌握着神灵的生存与界限。然而，在普罗密修斯的颂歌（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它是歌颂渎神行为之作），最可惊叹的一点，是埃斯库罗斯的深厚的正义感：一方面是果敢的“个人”受尽无限痛苦，另一方面是神灵的末日定必到来况且已有朕兆，这两个痛苦境界的力量促使双方和解而产生辩证的统一；——这一切有力地暗示了埃斯库罗斯世界观的中心要点，他认为“命数”（Moira）乃是统治着神与人的永恒正义。试想深思的希腊人的秘教有其牢不可破的哲理基础，而且他们的种种怀疑论有时甚或向奥林匹斯神灵突然进攻；那么，埃斯库罗斯这样大胆地把奥林匹斯神界放在他的正义天秤上来衡量，那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希腊的艺术家，在想到这些神灵时，不免模糊地感到神与人是互相依存的；正是埃斯库罗斯的“普罗密修斯”象征着这种感想，这位铁旦艺神觉得自己具有果敢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创造人类而且最低限度能够毁灭神灵，凭他那高度的聪明是可

以做到的，当然他因此就不得不永远受苦来赎罪。伟大天才的这句壮语“我能”，即使以永恒痛苦为代价来换取，也是值得的，这是艺术家的严肃的自豪感：——这就是埃斯库罗斯的剧诗的精华和灵魂。另一方面，索福克勒斯在“奥狄浦斯”一剧中则高唱圣者的凯旋歌的前奏曲。然而，埃斯库罗斯这样解释这个神话，还未能说尽它深不可测的恐怖；艺术家喜爱发展，艺术创作喜爱反抗灾难，这毋宁是在黑暗苦海中反映的星光云影而已。普罗密修斯的故事是全亚利安族的原始财产，是该族的深刻悲壮的方华之佐证。真的，普罗密修斯的神话之于亚利安天才，实含有特殊的意义，正如人类堕落的神话之于闪族那样，这两者之间有着兄妹的亲属关系，这点决不是没有可能的。普罗密修斯神话的前提，是天真的先民对火的过高估价，以为火是一切新兴文化的真正护守神。然而，若果人类要自由自主地控制火，而不是仅仅依靠皇天的赐予，例如靠雷电燃烧或者靠阳光生热，而取得火，那在沉思的原始人看来便是亵渎神明，是盗取神物。所以，这第一个哲学问题便立刻引起神与人之间痛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仿佛在一切文明的门前放置一块拦路石。人能够获得的最美好最贵重的东西，他必须先犯罪而后得之，而又必须自食其后果，换句话说，神灵受到冒犯，定必降下源源不绝的苦难和哀伤来磨折高瞻远瞩的人类。这一种以犯罪为荣的沉痛思想，就同闪族人关于人类堕落的神话有天渊之别了。闪族的观念把好奇，炫夸欺骗，不堪诱惑，淫荡行为，简言之，把一系列主要是女性的激情，当作祸患之根源。反之，亚利安观念的标志，却在于把主动犯罪看作普罗密修斯主要德行的这种崇高观点；与此同时，它又发现悲壮悲剧的道德基础是替人类的不幸辩护，替人类的遗失及其因此而蒙受的苦难辩护。万物根源所蕴含的灾难，——这点，深思的亚利安人并不想以巧辩蒙混过去，——宇宙心灵所怀蓄的矛盾，在他看来显然是由于种种不同世界的交错混乱，譬如说，神界与人界，这两者分别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正因为它们分庭抗礼，所以势必各因其个性而经受痛苦。当个人英勇地努力追求共性，当他试图跨过个性的界限，从而使自己变成唯一的宇宙生灵时，他定必经受那隐藏在万物本质中的原始矛盾，也就是说，他越轨了，因此受苦。所以，亚利安人把法律上的犯罪（Der Frevel）看作是男性的，闪族人把道德上的犯罪（Die Sunde）看作是女性的，正如原罪是男子犯的，而本罪是女子犯的。再则，“浮士德”的女巫歌队唱道：我们没有算得丝毫不爽；

总之女人走了一千步长，
尽管她们走得多么匆忙，
男人只须一跃便能赶上。

你若了解普罗密修斯传说的思想核心——即，一个奋发有为的人物势必犯罪，——你就会同时感到这悲壮的观念带有非梦境的成份。因为梦神抚慰个人的方法，正是在人与人之间划下界线，再三要求人必须有自知之明和自制之力，从而使人记得这界线是最神圣的宇宙规律。然而，为了这种梦境思想倾向不致使形式冻结成象埃及艺术那样僵硬和冰冷，为了在努力把个性的波动纳入一定流径和范围时不致使动荡的思潮成为止水，那末，醉境激情的洪波必须随时冲破那片面的梦境“意志”，冲破包围着希腊世界的一切渺小堤防。于是，骤然高涨的醉境激情的洪潮就汹涌起各种个人思想的小波浪，正象普罗密修斯的兄弟，铁旦族阿特拉斯（Atlas），背负大地那样。同样，这

种铁旦似的强大冲动，仿佛要做个阿特拉斯来负起一切个人，用铁肩把个人抬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这种冲动就是普罗密修斯性格和酒神性格的共同点。就这点来说，埃斯库罗斯的普罗密修斯乃是酒神的伪装，同时，就上述的正义感而言，明眼人不难看出诗人业已泄漏了普罗密修斯的家世：他是个性原则之神和正义界限之神阿波罗的后裔。所以，普罗密修斯是二重人格，是梦神性与酒神性相结合，因此，这种二重性可以用个抽象公式来说："存在的一切是合理的，而又是不合理的，而且两者都有同等权利。"

"这就你的世界！斯所谓世界！"（"浮士德"）

据确实无疑的传说，雏型的希腊悲剧以酒神受难的事迹为唯一主题，而且在很长时期剧中唯一人物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然而，我们也很有把握地说，直到欧里庇德斯时代，酒神一向是悲剧英雄，其实一切有名的希腊悲剧人物，普罗密修斯，奥狄浦斯等等，不过是原来的英雄狄奥尼索斯的化装而已。这些化装后面藏着一位神，这就是为甚么那些有名人物往往具有惊人的、典型的"理想性"的主要原因。我不知谁曾说过：任何个人作为个人来说都是滑稽的，因而不是悲壮的；由此可见，希腊人一般不可能容忍个人出现在悲剧舞台。事实上，古希腊人确实似乎有此感想；因为，一般地说，柏拉图对"理念"（Idea）与"映象"

（eidolon）或形象的区别和评价，是根深蒂固在希腊人心中的。借用柏拉图的术语来说，我们不妨这样论述希腊的舞台形象，真实的酒神以各种姿态出现，化装为一个仿佛陷于个人意志之网罗中的战斗英雄。在这场合，这个出场的酒神其语言行动都好象一个错误、挣扎、受苦的人。一般地说，他表现得像史诗人物那样明确而清楚，这不得不归功于梦神阿波罗，因为梦神通过这象征现象对歌队指出它的酒神心情。然而，其实这个英雄就是秘仪所崇奉的酒神，是曾亲身经历个性化之痛苦的神。据一个神秘的神话说，酒神儿时曾被铁旦神族肢解而死，就在这情况下被崇奉为狄奥尼索斯·宰割裂尸（Zagreus）①；那就是说，这样的解体，亦即酒神所受的苦难，是如同气化、水化、土化、火化那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个性化情况看作一切痛苦的根源和主因，它本身就是一种不愉快的经验。这个酒神的微笑产生奥林匹斯诸神，他的眼泪产生人美；作为被解体之神，酒神就具有二重性格，残酷野蛮的恶魔和温柔良善的君主。然而，秘仪信徒们总希望酒神再度获得新生。我们可以预言这次再生是个性化的终结。秘仪信徒们以嘹亮的庆祝歌声来迎接第三个酒神的降生。全凭这一希望，这个支离破碎分裂为无个体的世界的容貌，才焕发出一诸欢乐的曙光。德墨脱地母（Demeter）的神话便是这种情绪的象征：地母娘娘沉溺在永恒的悲哀中，只有当她听说她将再一次生产酒神时，她才第一次再尝到欢乐的滋味。照上述的观点来看，我们业已接触到一种深刻而悲壮的世界观的一切因素，以及悲剧的神秘教义；那就是"万物一体"这个基本认识，以及个性化是灾祸之主因，艺术是一种快乐的希望，只有打破个性的隔阂才能期望恢复原始的统一，等等概念。

①据希腊神话，宰割裂尸原为宙斯的私生子，希拉嫉妒，命铁旦神族把他肢解，雅典娜取出他的心脏还给宙斯。宙斯吞下这心脏，后复与德墨脱地母产一子，名为酒神宰割裂尸，以纪念死者。

上文已经指出：荷马史诗是奥林匹斯文化的诗章，歌咏这种文化对铁旦族战争威胁的胜利。现在，在悲剧诗歌的强大影响下，荷马神话再度诞生；这种轮回说明的奥林匹斯文化也同时曾被一种更深刻的世界观战胜。倔强的

铁旦普罗密修斯对奥林匹斯的暴主预言：有朝一日，他的统治将受到最大危机的威胁，除非宙斯及时地同他和解。我们在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中看到宙斯惊惶万状，忧虑自己的末运，终于同普罗密修斯结盟。于是，以前的铁旦世代终于从冥土起来，重见天日。狂放而坦率的性灵哲学，以真理的毫不掩饰的态度，正视着那些飞舞而过的荷马神话；它们在哲学女神的闪电似的目光下惨然变色，悚然颤抖了，直至酒神祭的艺术家以巨灵之掌强迫它们为这位新神服务。酒神的真理便占据了整个神话领域，当作它的知识之象征，并且宣告这一措施。一半靠公开的悲剧庆节，一半靠隐闭的戏剧性秘仪祭，但是往往披着旧时神话的外衣。是甚么力量拯救普密修斯于魔爪之下，把这个神话变成表达酒神智慧的工具呢？是力士赫拉克勒斯似的音乐之力量：音乐，在悲剧中达到最高表现时，便能够以一种新的最深刻的意义来解释神话；这一特征我们认为是音乐的最大功能。因为每个神话总有这样的命运：它会逐渐潜入所谓忠实的狭隘范围内，于是后世某些人竟然把它当作有史可稽的一件事实。现在，希腊人已经踏上康庄大道，可以把他们全部神话的青春梦想巧妙地、任意地翻成一种实用史料的青春期史。因为，这是宗教之灾亡往往必经之路，即，在清规戒律的严厉而合理的监视之下，宗教的神话前提就被系统化而成为历史事件的总结，于是人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维护神话的威信，但同时又竭力反对神话的自然发展和成长；因此，人们对神话的热情逐渐消灭，宗教对历史根据的追求便代之而兴。现在，新生的酒神音乐的精灵便抓住了垂死的神话；在他手上神话又若枯木逢春，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颜色，发出使人向往超自然世界的芬芳。然而，最后一度色香焕发之后，神话便蓦然萎谢，残叶凋零，不久之后，那些玩世不恭的古人像鲁奇安（Luoian）之流再捡起随风飘散凋残褪色的落红。通过悲剧，神话取得了意味深长的内容和最有表现力的形式；象一个受伤的英雄，它再次挣扎起来，它的全部残余精力，它垂死时的泰然自若，在它的眼睛里发出最后的强烈的光辉。

渎神的欧里庇德斯呵，你想再度强迫这垂死者替你服役，是何居心呢？在你无情的铁腕下，它死了；于是你使用一种伪装的神话赝品。它象赫拉克勒斯的猿猴那样，只好穿起古装，粉墨登场。因为神话死在你手上。所以音乐之精灵也弃世了，即使你贪得无厌搜掠所有音乐芳园，你也只能罗掘得一种伪装的音乐赝品。因为你抛弃了酒神，梦神也就抛弃了你；即使你要从龙潭虎穴狩捕所有潜伏的热情，将他们咒禁在你的范围之内，即使你为了你的英雄的谈吐磨利口枪舌剑，可是你的英雄只有矫揉造作的假情，只能说出言不由衷的假话。

（待续）

希腊悲剧的灭亡不同于她的姊辈艺术：她为了一种难解的纠纷自杀而死，所以是悲壮的牺牲。其余的艺术则尽其天年，善终辞世。要是说愉快的善终应该是留下盛昌的儿孙，安然撒手尘世；那末，姊辈艺术的末日，就是这样一种愉快的善终：她们漫漫地衰老而死，在弥留之日，还有茁壮的儿孙站在眼前，以果敢的姿态急不暇待地昂起头来。然而，希腊悲剧一死，到处都深深感到莫大的空虚。正如昔日在提伯玩斯时代希腊舟子们在荒岛上听到凄厉的哀叫："大潘神死了！"同样，在悲剧的末日，希腊遍地都可以听到凄凄切切的哀悼："悲剧死了！诗歌也随之而灭亡！滚开，滚开你们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的后辈！滚到地府去，在那儿还可以饱餐一顿你们先辈大师的剩菜残羹！"

然而，在悲剧死后，一种新的艺术繁盛起来，它奉悲剧为先妣，为主母。人们诧异地觉察到她酷肖她母亲的容貌，可是那是她长久在垂死挣扎中的愁容。欧里庇德斯亲身经历过悲剧的垂死挣扎之苦。这种后起的艺术叫做阿提刻新喜剧。悲剧的蜕化的形式还留存在它上面，好象是悲剧非常悲惨的暴卒之纪念碑！

从这种渊源关系，不难理解，为甚么新喜剧的诗人们对欧里庇德斯抱着这样热情的倾慕。所以，我们也不再诧异斐勒蒙（Philemon）的愿望：他说只要他能够在冥土中拜访欧里庇德斯，他宁愿立刻自谥，但愿他能确实知道人在死后仍有理性。然而，如果我们只要简单扼要地说明，而不要求穷其究竟，欧里庇德斯与米南德（Menander）及斐勒蒙有甚么共同的地方，是甚么使他们这样兴奋地去模仿；那末，我们只须指出：欧里庇德斯把观众带上舞台。如果你知道，在欧氏之前，普罗密修斯悲剧作家们塑造英雄人物时取材于甚么，把现实的真面影搬上舞台的做法和他们的意图相去多么遥远；那末，你对于欧氏这种背道而驰的倾向，就会恍然大悟了。全凭他的力量，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得以从观众座席闯入舞台；戏剧这面镜子，以前只反映粗豪雄伟的线条，现在却照出了惨淡的真相，甚或有意地再现自然的败笔。奥德修斯，古代艺术中的典型希腊人，现在，在新兴诗人们的笔下，业已沦落为格拉库罗斯之流的形象；从此之后，这种和气的狡猾的家奴便占据了戏剧趣味的中心地位。阿里斯托芬的"蛙"所以推崇欧里庇德斯，是因为欧氏的家常便药挽救了悲剧艺术于浮夸的臃肿病。这功绩首先表现在他的悲剧人物上。现在，观众在欧里庇德斯的剧中真是如见自己的面影，如闻自己的欬咳，而且欣然赏识剧中人的话说得这么美好。然而，不仅欣赏而已，你还可以向欧里庇德斯学习讲话的技巧；他同埃斯库罗斯论战时，就以能言善辩自豪，去观察，辩论，取得结论。要之，他通过改革日常语言为"新喜剧"创造了条件。因为，从此之后，陈言俗语怎样在舞台上表达得恰到好处，就再不是一个秘密了。平凡的市民，是欧里庇德斯一切政治希望所寄托，现在已有了发

言之权，但是以前却是由悲剧中的神人，和喜剧中的醉鬼萨提儿或人妖，来决定语言的性质。所以，阿里斯托芬剧中的欧里庇德斯所引以为荣的一点，是他刻划出最普通、最熟识、最平凡的生活和追求，而且人人都有能力予以评判。现在，如果说所有平民大众都能够独立思考，能够非常慎重地管理土地财产和进行诉讼，这都是他的功劳，和他以智慧启迪民众的辉煌成绩。

现在，新喜剧就面对着这样有准备、有教育的平民大众，因此欧里庇德斯俨然成为新喜剧的歌队长，不过，在这一回，观众的歌队还有待于训练罢了。一旦这种歌队受过训练，能够唱欧里庇德斯的调子，一种棋逢敌手似的戏剧便兴盛起来，那是描写勾心斗角以智取胜的新喜剧。然而，歌队长欧里庇德斯还是不断博得称誉；真的，为了要从他学得更多一点，甚至有人宁愿自杀，殊不知悲剧的诗人们，像悲剧那样，从此寂灭了。然而，自从诗人之死，希腊人也抛弃了对不配的信仰，不但不信仰理想的过去，且亦不信仰理想的未来。那句有名的墓志“像老人那样轻浮任性”也适用于衰老的希腊化时代。片刻的享乐，机智，轻率，烦躁，是那个时代的至尊之神；现在是第五等级，奴隶阶级，当权了，最低限度在精神状态上是如此；假如现在还有甚么“希腊的乐观”可言，那就是奴隶的乐观而已；奴隶没有甚么重大的责任心，没有甚么伟大的憧憬，他们重视目前远甚于过去或未来。正是这种虚伪的“希腊的乐观”，激怒了基督教时代最初四百年间那些深思而可畏的志士；在他们看来，这种女性似的逃避责任与困难，这种懦夫似的贪图安逸，不但是可鄙的，而且是尤其反基督教的精神状态的。这种精神的影响由来已古：流传了数百年的希腊古代世界观，不屈不挠地始终保持着一些淡红的乐观色彩，仿佛从来没有过公元前六世纪的文明，悲剧的诞生，秘仪的崇拜，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里图的哲学，仿佛从未产生过那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固然，我们不能说这些现象每个都是从这种衰老的、奴性的贪生求乐之心理产生的；固然，它们显然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为其存在的根据。

我们在上文说过，欧里庇德斯曾把观众带上舞台，同时使观众确实有能力评判戏剧；这种说法，会使人误解，以为以前悲剧艺术对观众的关系，是不正确的，也会使人贸贸然赞扬欧里庇德斯这一急进的倾向，认为他建立了艺术作品对观众的正确关系，比索福克勒斯向前迈进一步。然而，所谓“观众”毕竟是一个名词罢了；它并不是一个同次常数。艺术家有甚么义务要迎合这种仅仅以数量见胜的群众力量呢？如果他觉得自己在才能和志向上都比每个观众高明，那末他为甚么要尊重那些才能较低的群众的舆论，甚于尊重最有才能的个别观众呢？其实，再没有一个希腊艺术家，象欧里庇德斯那样，以孤傲和自负来对待他的观众了；当群众拜倒在他脚下时，他自己竟然以崇高的倔强精神，公开抨击他自己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他所借以获得人心的。如果这位天才，对于舆论的地狱，稍存敬畏之心，他也许在失败的打击之下，早在他事业的中途，一蹶不振了。由此观之，我们说欧里庇德斯把观众带上舞台，是为了使观众确实能有批判能力，——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假说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以便了解他的倾向。反之，如所周知，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终其一生，甚至死后很久，都甚孚众望；由此可见，就欧里庇德斯的前辈而论，断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对观众的关系是不正确的。那么，是甚么强大的力量，驱使这位才气磅礴而又不断努力创作的诗人抛弃了诗坛盛誉和民众爱戴，离开了这阳光随处长空无云的锦

锈前程呢？他对观众有甚么稀奇的考虑，以致反对观众呢？他怎能够因为太尊重观众，以致轻视观众呢？

关于方才提出的谜，我们的解答是：欧里庇德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比一般群众高明得多，但是只有两个观众他甘拜下风。他把群众带上舞台，唯独对这两个观众，他却敬之为他的艺术的合格判官和导师。遵从他们的指导和劝告，他把一切情感，激情，经验之世界，即以前每次演出坐在观众席上的无形歌队的内心世界，移入剧中人物的心灵中。当他为这些角色寻找新语言和新情调时，他要对他们的要求让步；当他一再被观众舆论否决时，唯有从他们的话里。他听到对他作品的合情合理的宣判，听到胜利在望的鼓励。

这两个观众之一，就是欧里庇德斯自己。是思想家欧里庇德斯，而非诗人欧里庇德斯。

我们可以说，欧里庇德斯的非常丰富的批评才能，正如莱森的那样，即使不产生，也会不断妊育着一种接进创作的艺术冲动。欧里庇德斯就是怀着这样的才能，怀着他光辉而灵敏的批判思想，坐在剧场，努力去认识他前辈大师的杰作，一点一滴，逐行逐句推敲，如同鉴识一幅褪色的油画那样。于是，在这里，他体会到一些为洞识埃斯库罗斯悲剧之秘奥的专家们所能预料的特点，他在埃氏悲剧的字里间看出一些深不可测的东西，表面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浅显。同时在背后是一种神秘的深奥，甚至无限的深奥。即使最浅显的人物形象，也往往带着慧星的光尾，仿佛暗示着一些飘渺朦胧的意义。同样的朦胧的暮色，笼罩着悲剧的结构，尤其是在歌队的目的上。况且，道德问题方面的答案还是多么使人疑惑！神说的处理也颇成问题，泰运与否运又分配等这么不均等！甚至在这些旧悲剧的语言方面，也有许多使他反感，至少是莫明其妙的东西；尤其是他发现一些简单的关系未免夸张过甚，平凡的角色也用上过多的比喻和浮夸的词藻。所以，他坐在剧场里，忐忑不安的思索；作为一个观众，他承认他不能了解他的先辈大师。然而，如果他认为了解乃是欣赏和创作的主要根源，那末他就要追问，要环顾四周，看看是否别人也象他那样思考，也象他那样感到这种深不可测的奥妙。然而，许多人，连带最优秀的人们。只用一个不信任的微笑回答他；便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他解释，为甚么大师们总是对的，尽管他抱着怀疑和异议。于是，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他找到另一个观众了，这个观众不了解悲刚，所以不尊重悲剧。同这观众联合起来，摆脱了孤立的情况，他就敢于展开反对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艺术作品的残酷斗争；——他不是以论战者的姿态，而是以悲剧诗人的身份提出他自己的悲剧的概念，来反抗传统的概念。

一二

在指出这另一个观众的名字之前，让我们稍停片刻。回忆一下上文讲过的，埃斯库罗斯悲剧本质中一些不调和与不可测的因素所产生的印象。试想我们自己对悲剧歌队和悲剧英雄所感的诧异，我们总觉得，这两者同我们的习惯，甚至同传统，都是不调协的，——直到我们重新发现这种二重性原来是希腊悲剧的根源和本质，是梦神型与酒神型两种彼此交错的艺术冲动之表现。

从悲剧中排除这种原始的万能的酒神成份，并且在非醉境的艺术、道德观和世界观上建立一种新的纯粹的因素：——这就是现在了如指掌地揭露在我们眼前的欧里庇德斯的倾向。

在晚年时代，欧里庇德斯自己，在一部神话剧中，向他同代人大力提出关于这种倾向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酒神文化毕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是不是应该用暴力把它从希腊地土上连根拔除呢？诗人告诉我们：要是可能的话，当然要拔除；但是酒神太顽强了，他的最聪明的敌手，有如“酒神伴侣”一剧中的潘透斯，在无意中也着了他的迷，后来就在迷惑中奔赴自己的末运。老先知卡德谟斯（Kadmua）和提列西亚（Tiresia）的判断，也好象是这位老诗人的判断：即使最聪明的人的考虑，也不能推翻古老的民间传统，以及这种不断传播的酒神崇拜，其实对这样神奇的力量，最好是采用至少一些外交性的慎重措施，虽则酒神对如此冷淡的顶礼，往往有可能勃然大怒，结果会把这外交使节化为龙，正象剧中人卡德谟斯所遭遇的那样。这就是诗人告诉我们的话。他毕生在悠长的岁月里，以英勇的魄力反抗酒神，而到头来还是颂扬他的敌手，并且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事业之历程，正象一个眼花缭乱的人，只为了避开可怕的、再也不能忍受的眩晕，反而从高塔上失足堕地那样。这个悲剧“酒神伴侣”，就是对他的倾向的实行之一种抗议，可是呵，他的倾向业已付诸实行！惊人的事件发生了：当诗人要收回成命时，他的倾向已经取得胜利。酒神已经被斥逐出悲剧舞台，一种魔力，借欧里庇德斯为喉舌把他斥退了。因为，甚至欧里庇德斯，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一个伪装人物，通过他来发言的那位神，不是酒神，也不是梦神，而是一个崭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这是一种新的对立。酒神倾向与苏格拉底倾向的对立，希腊悲剧艺术作品就在这一对立上碰得粉碎了。现在，欧里庇德斯妄想以他的后悔来安慰我们，他没有成功。堂皇的庙宇已成废墟，破坏者的悲叹对我们有甚么用处呢？即使他承认这间是最华丽的庙宇，又有甚么用处呢？即使世世代代的艺术批评把欧里庇德斯化为龙，以示惩罚，可是这样可怜的赔偿能使谁满意呢？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苏格拉底倾向。欧里庇德斯就是以它为武器来斗争，而战胜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的。

欧里庇德斯的计划，就其实施的最高理想来说，是把戏曲只放在非酒神

倾向的基础上；那末，我们就要追问，其目的何在呢？试问，如果戏曲不是在酒神祭的神秘暮色时从音乐胎中诞生，此外还有甚么形式的戏曲呢？只有史诗剧了吧。但是，在史诗的梦境艺术领域里，悲剧的效果当然是达不到的。因为悲剧效果与史诗事迹的题材是不相配合的。真的，我可以说，歌德在他筹划的“瑙丝嘉雅”一剧中，就不可能把第五幕末场这牧歌人物的自杀写得富有悲剧效果。梦境史诗的表现能力，是非常伟大的，它可以凭借假象的快感和假象的救济，使得最可怕的事物在我们眼前化为幻境。但是史诗剧诗人，正如史诗朗诵者那样，就不能与诗中情景完全融合了；他始终抱着冷静的、无动于中的静观态度，冷眼旁观面前的景象。同样，史诗剧的演员归根结蒂还是一个朗诵者；内心梦境的情热尽在他的一切行动上，所以他并不全是一个演员。

那么，欧里庇德斯的戏曲对梦境戏曲的理想之关系是怎样呢？正如年青一辈的朗诵者对旧时代人严肃的朗诵者那样罢了。在柏拉图的“伊安篇”中，一个青年朗诵者讲及自己的心情：“当我讲到悲哀的事情，我满眶是热泪；当我讲到可惊可怖的事情，我毛骨悚然，心脏悸动。”在这里，我们再也见不到史诗对假象的神往，也见不到一个真正演员的无动于衷的冷静，这种演员达到最高演艺时，往往成为一种假象和假象的快感。欧里庇德斯属于那种心悸发耸的演员：他计划时是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他实施时是动情的演员。不论在计划或实施，他也是一个纯粹艺术家。所以，欧里庇德斯的戏曲是又冷又热的东西，它既能冻结，也能燃烧；它不能达到梦境史诗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它尽可能去除醉境情绪的成份。所以，为了能够产生效果，它就必须使用一种新的刺激，那是都不在梦神型和酒神型这两种特殊艺术冲动的范围内的。这些新刺激就是以冷静的奇思代替梦境的静观，以如火的热情代替醉境的陶醉，况且这些思想和热情都是模仿得极其忠实，绝不是弥漫着艺术气氛的。

所以，我们既已详细知道，欧里庇德斯想把戏剧只放在梦境因素的基础上而没有成功，他的非梦境倾向反流为非艺术的自然主义倾向，那末，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探讨欧里庇德斯的审美苏格拉底主义的性质：他的最高审美原则是“唯知为美”，这可以媲美苏格拉底的格言“唯知是德”。欧里庇德斯拿着这个标准在手上，来衡量戏曲的一切成份——语言，性格，戏曲结构，歌队音乐——而按照这个原则订正它们。我们在习惯上往往认为，欧里庇德斯的诗比诸索福克勒斯的诗是缺点和退步，而这点多半是他的深入的批判过程和大胆的判断之结果。欧里庇德斯的序幕，可以作为这种合理主义方法的后果的例证。再没有甚么比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序幕更违反今日的舞台技巧了。在一剧的开始，总有一个人物登场来自报家门，说明剧情因由，以前曾发生甚么事情，甚至以后在剧情发展中将会发生甚么事情；现代剧作家定必认为这种手法是恶意的，不可饶恕的破坏悬宕效果。不错，我们既然知道不久将发生的一切事情，谁肯耐心等待它实现呢？——何况一个预言的梦总是同后来发生的事实吻合，这样的因果关系决不会使人兴奋的。然而，欧里庇德斯却完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他的悲剧效果绝不是靠史诗的悬宕。靠引起你对现在与未来之事猜疑莫决的兴趣，它倒是靠雄辨和抒情的重大场面，在这种场面，主角的激情和辩才扬起波澜壮阔的洪潮。一切都是为激情，而不是为剧情作好准备：凡是不为激情而设的，就被视为不足取。然而，妨碍观众欣赏

这种场面的最大阻力，是作者未曾向观众交代一个关键，或者剧情的前因后果中有一个脱节。既然观众必须揣摩这个那个人物有何用意，或者这种那种倾向和企图之冲突有何前因，他就不可能全神灌注在主角的行为和苦难上，也不可能提心吊胆地与剧中人同甘苦共患难。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运用最巧妙的艺术手段，在头几场中就把了解剧情所必需的开发线索，好象是无意中交到观众手上：——这是高明的艺术家所见长的一个特点，它仿佛遮掩了必不可少的公式，而使之仿佛是偶然流露。然而，欧里庇德斯仍然认为，他看出：观众在头几场中，尤其焦急要解答剧情的前因后果，那么他就势必忽略了诗的美和情节的激情。所以，欧里庇德斯在情节面前加上序幕，借用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的口来交代剧情：这人往往是一位神灵。他仿佛要对观众保证剧中的情节，消除人们对于神话之真实性的一切怀疑，正象笛卡儿要证明经验世界之真实性，就只能诉诸神之诚实无欺。欧里庇德斯在悲剧收场上也曾一再使用这种神灵的诚实，以便对观众保证剧中英雄的归宿；这就是声名狼藉的“神机妙算”（Deuex ma china）的任务①。由此可见，这种戏曲抒情的现在，即“悲剧”本身，是处在史诗的回顾与史诗的展望之间。

所以，欧里庇德斯，作为诗人来说，首先是他自己的自觉认识的回声，而正是这点使他在希腊艺术史占居这样显著地位。就他的批判创作活动而论，他定必常常觉得应该把亚拿萨哥拉著作开章这句话灵活运用于戏曲上：“泰初万物混淆，然后理性出现，创立秩序。”亚拿萨哥拉首倡voAua（理性），在哲学家中他有如“众人皆醉我独醒”。欧里庇德斯也许认为自己对其余悲剧诗人们的关系也是处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万物的唯一统治者和安排者“理性”仍被排斥于艺术活动之外，万物始终是混淆，处于罗始的浑沌状态。所以，欧里庇德斯必须当机立断，所以，他必须以第一个清醒者的姿态来批判那些醉汉诗人。索福克勒斯曾谓埃斯库罗斯做了正确的事，虽则是无意为之，但是欧里庇德斯当然不会持此见解。反之，他却认为，埃斯库罗斯正因为无意为之，所以做了错误的事。同样，英明的柏拉图就多半只用讽刺的态度谈论诗人的创作能力，因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识力；他把诗人的能力与预言家和解梦人的天赋才能同列，这就是说，诗人在失去自觉忘掉理性之前，是不会有创作能力的。

欧里庇德斯企图对世人指出这种“不知不觉的”诗人之对立面，正象柏拉图曾经指出那样；我也曾说过，他的审美原则“唯知为美”，可以媲美苏格拉底的格言“唯知是德”。因此，我们不妨认为，欧里庇德斯是审美苏格拉底主义的诗人。然而，苏格拉底是第二个观众，他不了解旧悲剧。因而不尊重它，欧里庇德斯同他联合起来就敢于做一种新艺术的先驱者。既然一切旧悲剧都在这种新艺术上碰得粉碎，那末审美苏格拉底主义乃是一种毁灭性的原理；但是，既然这斗争的矛头指向旧悲剧中的醉境因素，那末我们就不妨把苏格拉底看作酒神的敌手。他是起来反抗酒神的新奥斐斯，虽则他命定要被雅典法庭的酒神侍女们撕死，但是他也不得不把这位强大的神灵赶走。想当年，酒神受伊多尼王吕库尔戈斯（Lyourgus）迫害而逃走时，他就藏身在海洋的深处得以幸免，这就是说，他潜入秘仪崇拜的神秘洪流中，后来这洪流逐渐泛滥全世界。

①欧里庇德斯，往往在剧情的纠纷难以解决的场合，运用舞台机器，吊下一个扮神仙的角色，来解决困难，正如我国旧戏中的“神仙打救”。

苏格拉底同欧里庇德斯的倾向有密切关系，当时古代人也曾注意及此。雅典有个流行传说，最动人地说明了这种可喜的锐感。据说苏格拉底常常帮助欧里庇德斯作诗。每逢有机会列举当时的人民鼓动者时，“古风旧德”的拥护者们往往把这两人双提并论，认为当时一种颇有问题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渐趋退化，昔日有益身心的马拉松精神因此被牺牲，这都归咎于这两个人的影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谈及这两人时，就往往带着半愤怒半轻蔑的调子：——这会使现代人大为诧异的，今人宁可牺牲了欧里庇德斯，但是看到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喜剧中被说成是第一个主要的诡辩者，是一切诡辩倾向的镜子和总结，必定为之惊讶无已。因此，今人唯有宣布阿里斯托芬的罪状，称之为诗坛上放荡荒唐的亚尔西巴德，聊以自慰而已。这里，我并不想替阿里斯托芬的深识灼见辩护，以反驳这种诽谤，我将继续从古人的观感方面来证明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德斯的密切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尤须回忆一下：苏格拉底因为反对悲剧艺术，所以不看悲剧，只有当欧里庇德斯的新剧上演时，他才到场观看。然而，狄尔斐的神谕却把这两人双提并论，这种密切关系是有口皆碑的：这神谕就称苏格拉底为最聪明的人，但同时断定欧里庇德斯在斗智的比赛中应得第二名奖。

索福克勒斯名列第三，他自诩比诸埃斯库罗斯做了更正确的事，而且正因为他知道甚么是正确的，所以毅然为之。这三人之所以同样被称为“有识之士”，显然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明确的知识罢了。

关于这种对知识和见识的空前的新估价，苏格拉底曾说过最精辟的话，他发现自己是唯一自认为无知的人；他怀着批判的心情走遍雅典，拜访过最伟大的政治家，演讲家，诗人，艺术家，但处处唯见人们以知识自负。他愕然发现，所有这些名人对于自己的业务也没有真知灼见，他们只靠本能执业罢了。“只靠本能”，我们凭借这句话可以接触到苏格拉底倾向的要点和核心。苏格拉底主义以这句话非难当代的艺术和当代的道德。苏格拉底以探索的眼光到处观察，而只见到处尽是真知的贫乏，偏见的猖獗，他便推断当代情况之所以荒谬恼人，主要是由于缺乏真知灼见。从此以后，苏格拉底就认为他有移风易俗的责任，他以清高孤傲的气宇，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道德之先驱者的姿态，孑然一身走入另一世界之中，我们倘能以肃然起敬的心情触到他的衣边，也引为莫大幸事了。

关于苏格拉底问题，我们往往陷于异常的疑难；而正是这种疑难，不断鼓舞着我们去认识古代这种最可疑的现象的意义和目的。是谁敢于独持己见来否定希腊的天才呢，象荷马、品达、埃斯库罗斯、斐狄亚斯、伯理克斯、乃至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等等天才，岂不是使我们肃然起敬，视为文化的最深渊壑和最高峰岭吗？是甚么魔力竟敢于把这剂魔药泼倒在尘埃呢？是甚么神人呢，甚至万物之灵长的歌队也要对他高呼：哀哉！哀哉！

你已经破坏，

这美丽世界，以铁拳一击，

它倒塌下来！

（歌德：“浮士德”）

所谓“苏格拉底的护守神”这个奇怪现象，提供我们解决苏格拉底的真髓这问题的秘钥。尤其是在他的莫大才智有所不递的场合，那时就出现一种神启的声音，使他获得稳固的根据。这种声音来临时，往往是劝阻他的。这种直觉的智慧，在极其反常状态中出现，在某些场合，不外是为了阻止他的知觉的认识。在所有创造旺盛的人物，直觉总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知觉则起着批判和劝阻的作用，但是在苏格拉底则不然，直觉是批判性的，知觉是创造性的：——这真是一件大怪事per defeotum（遗憾得很）！真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一切神秘天才的一大defectum（憾事），所以苏拉格底堪称为特种的非神秘派，他的推理天性因妊育过久而发展到极点，正如神秘派的直觉智慧发展到极点那样。然而，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推理倾向却不像他的直觉，它绝不会自相矛盾，它畅流无阻，显出一种自然而然的能力，如同我们只在最伟大的直觉能力中可能发现而欺观止的天赋能力那样，凡是在柏拉图著作中稍为领略过苏格拉底的天真而稳健的处世之道的人，都会觉得在苏格拉底背后仿佛有苏格拉底主义理论之巨轮在飞转，而必须从苏格拉底之为人，立杆见影来观察它。然而，苏格拉底无论在甚么场合，甚至在法官面前，总是正气凛然，坚持他的神圣使命，可见他自己也已经预感到这种关系了。真的，在这场合，既不能驳倒他，也不能嘉许他的直觉分析的影响。由于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他终于被传到希腊国家公审法庭前，人们只能要求一种判罪方式，就是放逐。人们大可以把他驱逐于国境外，好象是一个莫名其妙不可解释的谜，那末后世就没有理由来谴责雅典人做了这件不名誉的事。但是，雅典人却对他宣判死刑，而不徒是放逐，就好象是苏格拉底自甘赴难，以洞烛秋毫之明从容就义那样。他临刑时泰然自若，有如柏拉图在另一篇中所描写的，他在一群饮者中最后离开酒会，迎着曙光，奔赴新的来日那样泰然，当时喝得酩酊大醉的饮客还留下来，睡在靠椅上和地板上，梦着苏格拉底这个真正爱情至上论者。临死的苏格拉底成了高尚的希腊青年的理想，一种空前的新思想；要之，这个典型的希腊青年柏拉图就五体投地，拜倒在他的形象之前，他的向往的心灵燃起热烈的钦佩。

试设想苏格拉底的巨灵之眼凝视着悲剧，可是这眼中并无艺术灵感的醉心狂热的光辉；试设想他的眼未尝愿意以愉快的心情来观照醉境的深渊；——那么，它在柏拉图之所谓“崇高而又极受赞美的”悲剧艺术中定必只能窥见甚么呢？显然是一种有因无果，有果无因的，不合理的东西罢了；况且，一切悲剧是这样杂乱无章，它对于爱好沉思的人定必引起反感，而对于多愁善感的心灵，定必是危险的火种。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只能了解一种诗——伊索寓言，而这种诗他无疑是带着微笑的默许来欣赏的，正如在“蜜蜂和母鸡”这寓言中老好人格尔伯特赞美着诗歌那样：

从我你看到了，多么有利；
对着没有多大知识的人，
用一个寓言来说明真理。

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甚至并没有“说明真理”，更不用说能诉诸“没有多大知识的人”了，所以为哲学家所不取；他所以厌恶悲剧就有这两重理由。象柏拉图那样，他认为悲剧属于诱惑人心的艺术之列，它只写娱乐的而不写有用的事情，所以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切戒和毅然弃绝这些毫无哲理的诱惑。他成功了，年青的悲剧诗人柏拉图就首先焚掉他的诗稿，然后做苏格拉底的学生。然而，每当他的不可克服的天才起来反抗苏格拉底的训诫时，这些力量加上他的伟大性格的压力，往往是这样强大，足以强迫他的诗才流入新的前所未有的河道。

上述的柏拉图便是一个实例。柏拉图之非难悲剧和一般艺术，并不落后于他的先师之天真的冷嘲热讽，可是为了满足艺术的要求，他也不得不创造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却同现成的而为他所否弃的那些艺术形式有着内在的关系。柏拉图对古代艺术的主要非难是：艺术是对一种假象的模仿，因此属于比经验世界为低级的领域。这论点首先不是针对这种新的艺术作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柏拉图竭力走出现实界，而高谈“理念”是这伪现实界的基础。

然而，思想家柏拉图却因此走上迂回的道路，终于达到他作为诗人始终觉得安适的一个立足点，而索福克勒斯和所有老辈艺术家就是从这一立足点来庄严地抗议他的非难。如果说悲剧吸收了以前的各种艺术，这说法在特殊意义上也适用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它从混合一切现成的形式和风格而产生出来，它动摇于叙事、抒情与戏曲之间，散文与诗歌之间，因此打破了统一语言形式这条严格的老规律。犬儒学派的作家们沿着这条道路就走得更远了。他们以丰富多彩的风格驰骋于散文与韵文之间，而达到“狂妄的苏格拉底”的诗情画意，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模仿他。柏拉图的对话录宛若苦海慈航，拯救了遇难的古代诗歌和她的儿女，它们挤在这一隅之地，战战兢兢地服从这舵手苏格拉底；现在他们驶入一个崭新的世界，沿途的风光奇景是

永远看不完的。真的，柏拉图留给千秋万世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原型，小说的原型；这种形式可以说是无限提高的伊索寓言，在这里诗对于辩证哲学的从属地位，正如后来数百年间哲学对于神学那样，这就是说，处于ancilla（奴婢）的地位，也就是柏拉图在超凡入圣的苏格拉底的驱使下强迫诗陷入的地位。

这里，哲学思想长满在艺术之上，强迫它依附辩证法的主干。梦境的倾向已经在逻辑三段论的外壳里化成蛹。我们在欧里庇德斯方面也见到类似的情况，此外还见到醉境成份转化为自然主义的情感。苏格拉底、柏拉图戏剧中的辩证法英雄，使人想起类似欧里庇德斯悲剧英雄的气概：他们都必须用理由和反驳来维护自己的行为，所以往往有丧失我们的悲剧同情之危险；因为谁会误解辩证法本质中的乐观成份，即每次结局的祝捷欢呼，而独能在冷静的清醒和自觉中呼吸自如呢？这种乐观成份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直至它跳入资产阶级戏剧的深渊而丧命。我们只须看看苏格拉底格言的恶果，他说："德即是知，犯罪是由于无知，有德的人定是快乐的人。"悲剧的灭亡就是由于这三个乐观主义基本公式。因为，现在有德的英雄必须是个辩证法者；现在德与知之间，信仰与德性之间，必须有必然的明显的结合；现在，埃斯库罗斯的先验的正义观，业已沦为所谓"诗的主义"这浮浅狂妄的原则，及其惯用的"神机妙算"了。

现在，面临这个新的苏格拉底乐观主义舞台境界，歌队和一般悲剧的全部酒神音乐基础将变成甚么样呢？歌队本来是偶然产生的东西，是悲剧起源所残留的一种早已无用的迹象；况且我们已经知道，歌队只能被理解为悲剧和一般悲壮因素的成因。关于歌队的难题，早已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在他的剧中，悲剧的醉境基础已经开始崩溃了。他再不敢信托歌队来负担戏曲效果的主要任务；反之，他限制它的活动范围，以致歌队几乎与演员处于同等地位，假若把它从舞池提升到舞台上，因此它的特性当然完全被破坏了，虽则亚里士多德还是赞同这样处理歌队。歌队地位的改变，索福克勒斯无论如何是以实践来支持的，而且据说甚至以一篇论文来推荐。这就是歌队走向毁灭的第一步，毁灭的各个阶段以惊人的速度相继而来，从欧里庇德斯，阿伽同直到新喜剧。乐观主义的辩证法以三段论的鞭策把音乐驱逐出悲剧之外，也就是说，它破坏了悲剧的本质，因为悲剧只能被解释为醉境心情的表现和图解，为音乐的具体象征，为醉境陶醉中的梦境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假定反酒神的倾向甚至在苏格拉底以前已经发生作用，不过在他身上取得特别明显的表现而已；那末，关于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现象，毕竟表示甚么呢，我们就不应畏避而不谈这问题。以柏拉图的对话录而论，我们固然不能把这现象看作仅仅是瓦解性的否定势力。虽然无疑苏格拉底的倾向的直接影响促使酒神悲剧瓦解，但是苏格拉底的深刻的生活经验令我们不得不追问：是否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必然只有对立的关系呢，是否"艺术家苏格拉底"的诞生这句话就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呢？

这位专横的理论家，对于艺术间或有遗憾和空虚之感，有一半非难甚或自悔失责之感。

他在狱中曾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在梦中往往见到一位神灵常对他说："苏

格拉底呵，练习音乐吧。”直至他的末日，他也这样安慰自己：认为他的思辨乃是最高的音乐艺术，而且不相信梦神对他暗示的是指“平凡的通俗音乐。”终于在狱中，为了问心无愧，他甚至同意练习他所不甚尊敬的音乐。他这种心情之下，他作了一篇“阿波罗颂歌”，而且把几个伊索寓言写成诗体。那是一种类似鬼神告戒的声音督促他去练习音乐；由于他的梦神的意识，他象一个野蛮君主那样，不能了解神的高贵形象；由于他的无知，他险些儿亵渎了神明。苏格拉底梦中的神灵的话，不过是对逻辑之局限性的怀疑的一个信号罢了。所以，他必须反躬自问：“也许我所不了解的东西并不就是不可理解的吧？也许还是一个知识王国是逻辑学者不得其门而入的吧？也许艺术恰恰是知识所不可缺少的补充和相关之物吧？”

一五

关于最后这几个疑难问题，我们现在必须阐明，苏格拉底的影响怎样象苍茫暮色逐渐深浓，笼罩着世世代代，直至于今日。甚或直至于未来；这影响怎样促成艺术的推陈出新，最抽象、最广泛、最深刻意义的艺术创作；——这影响之恒久也正是艺术之恒久的保证。

在能理解这个道理之前，在确实证明一切艺术在本质上是依赖从荷马到苏格拉底那些古希腊人之前，我们必须考察一个古希腊人，正如雅典人考察苏格拉底那样。几乎每个时代和文明阶段都也曾一度愤愤不平地竭力摇脱古希腊人的束缚。因为，后世一切独创的，显然独竖一帜的，人所真诚赞美的作品，在希腊作品相形之下，仿佛突然丧失了色彩和生气，萎缩到失败的仿作甚或歪曲的模拟之地步。所以，人们那由衷的愤恨，时不时发泄出来，反对向来胆敢把一切非本国东西都称为“野蛮”的那个傲慢的小民族。我们要追问：希腊人是甚么人物呢？——他们虽则是没有甚么可以夸耀。只有昙花一现的历史光荣，只有贫弱可怜的政治制度，只有实属可疑的风俗优点，甚至还有秽德丑行的污名；可是他们竟敢在其他诸民族中要求才华出众的荣誉和优越地位。可惜我们不幸而不能找到一杯鸠酒，毅然解脱这样的小人之心：因为嫉妒、诽谤、仇恨在我们心中酿成的一切毒液，都不足以消灭他们可以自负的威信：所以，我们在古希腊人面前不免自渐形秽，肃然起敬。除非我们重视一个真理高于一切，而且我们敢于对自己承认这一真理：即，古希腊人象一个御者那样，在手中执着我们的和其它民族的文化之缰索，但是破车驽马毕竟是劣质，而且不配这御者的光荣；——除非我们承认这点，否则谁敢驱破车而临深渊，并以此为乐呢？须知希腊人象阿喀琉斯那样善跳，所以能够一跃而跳过这深渊。

为了授予苏格拉底以这样领导地位的荣誉，那只须认识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物的典型——理论家的典型。我们第二个任务是去洞察这种理论家的意义和目的。象艺术家那样，理论家对于现存事物也感到无限的快慰；象艺术家那样，这种快慰保护他免陷于悲观主义的实践道德观，不致象猫眼那样只在黑暗中闪烁。每当一个真理被揭露之时，艺术家往往以狂喜的目光凝视着在揭露之后还有甚么东西隐藏在幕后；可是理论家一经揭露真理，便沾沾自喜，他的最大快乐在于只靠自己的力量探索而不断成功的揭露之过程。如果科学只崇奉那一位裸体女神，而不顾其他神灵，世间也就不会有科学了。因为，这样一来，科学的信徒们就会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人要凿穿大地。谁都知道，即使尽毕生的最大努力，也只能掘入深不可测的大地的皮层，而且后来者的发掘不难就在他眼前填满了他所凿的洞；所以，如果第三者独自选择一个新地点来探凿，那就显得是聪明的做法了。设使现在有人证明了对点是不能用这直接方法达到的，那末，谁还愿意在这旧洞里发掘下去呢，除非他寻得了珍宝，或者发现了自然规律，而还不知满足。因此，最诚实的理论家

莱森曾大胆自白，说他关心真理之探索甚于关心真理本身：这一语道破了科学的基本秘密，使得科学界为之震惊，甚或为之愤怒。

当然，他这种独到的见解，若不是睥睨群侪，实是过份坦率。不仅如此，它还有一种发人深省的设想。这种设想最先表现在苏格拉底身上，——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认为思维凭借因果律的引线，便可能达到存在之深不可测的渊源，而且思维不但能认识存在，甚且能变革存在。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的设想以直觉授给科学，而且屡屡引导科学达到它的极限，到了这极限，科学就定必突变成艺术：其实这就是只能凭借这种手段才达到的目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一思想的光辉下来看苏格拉底，我们便觉得，他是第一个不仅凭这种科学直觉之指导而生，而且尤有甚者，为之而死的人；所以临死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一个借知识与理论超脱死亡恐怖的人物，乃是科学门前的一个标识，它提醒每个人科学的使命，也就是说，科学使生存显得有意义因而是合理的。因此，当然，如果理论有所不递，那就毕竟还须使用神话。我刚才甚至指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科学的终极目的。

你一旦看清楚：在科学的神秘论者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的派别相继而兴，一浪接一浪，于是一种料想不到广泛的求知欲普及于全知识界，仿佛求知是一切得天独厚的人们的特殊任务，这就把科学引入汪洋大海之中，从此它一去不返。由于求知欲的普及，一个共同的思想之网第一次笼罩着整个世界，而且大有穷究整个太阳系的规律之展望；——如果你看清楚这一切，以及现代科学的高得惊人的金字塔，你就不禁要设想，在苏格拉底身上见到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和漩涡。因为，试想那种普遍倾向所使用的无数力量之总和并不是为知识服务，而是为实践的，也就是说，为个人与民族的利己目的服务。大概，在遍地兵燹和不断移民当中，乐生的本能已经大为削弱，以致自杀成风，个人或许还有劫后残存的责任感，正象非支（Fiji）群岛的蛮族认为子杀其父，友杀其友是一种责任。于是，一种实践的悲观主义可能产生一种残忍的道德观，认为大屠杀是出于怜悯；——况且，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处不论从前和今日都有的，凡是在任何形式的艺术，尤其是宗教艺术和科学艺术还未出现，以治疗或预防这种败德窳风的地方，莫不有之。

针对这种实践的悲观主义而言，苏格拉底是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自谓相信万物的本质皆可以洞悉，认为知识与认识具有万应灵丹的能力，而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在苏格拉底式的人们看来，深入万物的秘奥，辨别真知灼见与假象错觉，乃是最高尚的，甚至唯一真正的人类天职。所以，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等手段，就被重视为在一切才能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恻忍之心，自我牺牲，英雄主义，乃至极难达到的“心如止水”，即梦神式希腊人所谓“涵养”

的境界；——在苏格拉底以及直至今日赞同他见解的后继者看来，这一切都导源于知识的辩证法，从而是可以传授的。凡是体验过苏格拉底认识论的快感，而觉得这种求知快感不断扩大其范围，势将包万象的人，总会从此感到；最强烈的鼓励乐生的刺激，莫如对一切知识“竭泽而渔，不容漏网”的占有欲。对于有此种抱负的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俨然是一种崭新的“希腊的乐观”和生存的幸福之导师，这种幸福竭力表现于行为上，尤其是

表现为对贵族青年所施的“思想助产”①和人格陶冶上，其目的在于促使天才终于诞生。

①苏格拉底以助产术比喻用辩证问答使人明确地认识心中漠然存在的思想和概念，这谓之思想助产。

然而，科学受了强烈的幻想鼓舞，一往无前地奔赴它的极限，于是蕴藏在它理论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因为，科学领域的圆周有无数的点，至今尚丝毫不能想象这领域能否彻底测量；所以才德兼备的人，未到人生之中途，便接触到这圆周的边缘，由此看入渺茫的所在。一旦慄然见到理论到了科学的极限便蟠虬乱转，终于咬住自己的尾巴，于是，一种新的认识，悲剧的认识，突起浮上心来，那就需要艺术的保护和救济才能忍受得住。

古希腊人使我们眼界开朗而清新，现在让我们看看周围世界的最高境界。我们目睹苏格拉底所代表的永无厌足的乐观的求知欲，突变为悲剧的听天由命和艺术的自我陶醉；但是这种求知欲在较低的阶段上当然是与艺术为敌，尤其是对酒神悲剧艺术势必深恶痛绝，苏格拉底主义与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对抗可以为例。

现在，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扣现在与未来之门：这种“突变”是否将导致天才的不断新生，尤其是使学习音乐的苏格拉底能够成功吗？这笼罩万象的艺术罗网，无论名之为宗教或名之为科学，是否将越织越密，抑或命定被自命为“现代”的蛮风和狂澜撕成碎片呢？

我们忧心忡忡，但并不绝望，且稍待片刻，冷眼旁观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与变革吧，然而，这场斗争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即使旁观者也要挺身而出的。

一六

在上述的历史例证中，我们努力阐明这点：悲剧决然是随着音乐精神之灭亡而灭亡的，所以它也决然只能凭借音乐精神而复活。为了缓和这耸人听闻的危言，另一方面为了指出这种认识的来历，我们现在必须扩大视野，面对着现代的类似的现象；我们必须走入那场斗争的中心。我刚才说过，贪得无厌的乐观的求知欲与悲剧艺术的自我陶醉之间的斗争，是在现代世界的最高境界里进行的。我将放下其它反对倾向不谈，因为它们一贯反对艺术，尤其是反对悲剧，现在又凭借其必胜的信心猖狂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戏剧艺苑中只有趣剧和舞剧之流稍为茂盛，然而一花独放，尚且未必人人欣赏它的色香。我将只谈对悲剧世界观最有威信的抗议，我是指滥觞于始祖苏格拉底的那种最主要的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然后，我将随着即列举那些势力，在我看来，它们足以保证悲剧的再生，甚或对德国的天才提供前程似锦的希望！

在投入斗争中之前，让我们以已经占有的知识武装起来。有人辛辛苦苦推断艺术起源于单独一个原理，仿佛一切艺术作品同出于一个不可缺少的生命根源；我却不然，我始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两位希腊艺术神灵，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我看出他们是其内在本质和最高目的皆不相同的两个艺术境界之生动活泼的代表。我把梦神阿波罗看作“个性原则”所化身的天才，只有依赖这原则才能真正获得假象的救济，但是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秘的欢呼之下这种个性化的魔力就破灭了，于是那条通向“万有之母”，通向万物核心的道路便敞开。

这种巨大的对立，象一道洪沟分隔梦神的造型艺术与酒神的音乐艺术，在现代伟大思想家中只有叔本华一人看得如此清楚，所以他无须这两个希腊神灵象征的指导，也能看出在各种艺术中唯独音乐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古远的根源，因为音乐不象其他艺术，它不是现象的复制，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所以它对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而言是超自物的，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关于这一最重要的美学见解，（严格的说，真正的美学是从它开始的），理查·瓦格纳曾予以保证，肯定它是永恒真理。他在“贝多芬论”中曾断言：音乐的评价，必须依照不同于一切造型艺术原理的审美原理，一般地说，不应该根据美这范畴来评论；虽则今日有一种错误的美学，依据一种腐化堕落的艺术，习惯了那只适用于造型艺术的审美概念，要求音乐产生与造型艺术相同的效果，换句话说，要求音乐能唤起对美的形式的快感。根据这一巨大的对立，我觉得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希腊悲剧的本质，从而深刻地揭示希腊的天才，因为我毕竟相信我能运用一种魔力，可以超出今日流行的美学术语之外，使悲剧的基本问题鲜明地浮现在我心中。因此，我对于希腊人的特性获得非常深刻的体会，使我不禁觉得：那些自命不凡的希腊古学研究，至今还是捕风捉影，只满足于肤浅的认识而已。

我们不妨以一个问题来接触这个基本问题：当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艺术力

量，梦境与醉境，一起发生作用之时，将产生甚么美感效果呢？或者更简单地说：音乐对于形象和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理查·瓦格纳，特别关于这个问题，盛赞叔本华的阐明是不可超越地明晰和精辟。叔本华在下面这段中讲得最为详细，我试征引他的全文如下：——“按照这一切，我们可以把现象界或自然界与音乐看作是同一东西（按，指意志）的两种不同表现，因此意志是这两者的类似之唯一媒介；要了解那种类似，就需要对它有所认识。所以，如果把音乐看作世界的表现，那末音乐便是一种最高度的共同语言；它对概念的普遍性之关系，决不是抽象概念的空洞的普遍性，而完全是另一种的；它含有极其清楚的明确性。在这点上，音乐就颇象几何图形和数目了，后两者是一切可能的经验对象之共同形式，而且是a pri - ori（先验地）可以应用于一切事物的，但仍然不是抽象的，而是显而易见和极其明确的。种种可能的追求、激动、意志之表现，人类心灵中一切经历，凡是被理性划入所谓感情这个广泛否定概念中的一切，都可以用无数可能的旋律表现出来，但总是表现为只是形式而没有物质的普遍性，总是依照物自体而非依照现象，俨然是无形体的现象的内在灵魂。音乐对一切事物本质的这种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明下述的事实：对任何一种场面、行为、事件、或环境配上适当的音乐，就好象给我们显示了它的奥妙的意义，好象是对它予以最正确最清楚的注释；同样，凡是心醉神往于交响乐的印象的人，总仿佛见到人生与世界的种种可能的事件荡漾于胸中，但是如果仔细一想，却又不能指出这乐曲与荡漾胸中的事件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上文说过，音乐与别种艺术的区别在于：音乐不是现象的复制，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不是意志的适当的客观化，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从而它对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而言是超自然物，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所以，我们大可以把世界称为具体化的音乐，正如把它称为具体化的意志那样；因此就不难说明，为甚么音乐能使每一画面，甚至使现实生活和世界的每一情景，立刻显出更深远的意义。当然，音乐的旋律越肖似某一现象的内在精神，则其意义便越深远。基于这点，我们就能够配上音乐使诗成为歌，使一般表演成为舞剧，或者使两者成为歌剧。这种人生片段之画景，配上音乐的共同语言，并不是非和音乐结合，或者完全符合不可的。它们对音乐的关系，不过像随意举例以说明一个一般概念罢了。它们以现实的明确性来表现的，音乐则以纯粹形式的普遍性来说明。因为，旋律在某种程度上有如一般概念，乃是现实的一种抽象。现实界，因而个别事物的世界，对概念的普遍性和旋律的普遍性两者，提供了视觉的对象、特殊和个别的事物、单独的情形。但是这两种普遍性在某些关系上是彼此相反的：因为概念不过是以从知觉抽象得来的最初形式来概括事物，好象是从事物剥下来的外壳而已，所以它们是实实在在的sbstraota （抽象）；反之，音乐却提供了先于一切形象的最深入的核心，或者说，事物的心灵。这一关系用繁琐哲学者的术语来说明最为恰当：概念是univerB salia postrem（后于事物的普遍性），而音乐则提供universalia ante rem（先于事物的普遍性），而现实界则是universalia in re（在事物中的普遍性）。然而，一般地说，乐曲与表演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能成立，如上文所说，在于这两者不过是同一世界的内在本质之完全不同的表现。设使在特殊情形下，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也就是说，设使作曲者能够用音乐的共同语言来表现那构成某一特殊事件之核心的意志活动；那末，这种歌的旋律，这种

歌剧的音乐，才是富有表情的。然而，由作曲者发现的这两者之间的类似点，必须出自他对理性所不能领悟的世界本质有直接认识，而决不应该凭借概念有意地作间接模仿；否则音乐便不能表现意志本身的内在本质，而仅仅是不实不尽地模仿意志的现象而已。一切专事模仿的音乐作品就有此毛病”（“意志及表象之世界”）。

因此，根据叔本华的学说，我们可以把音乐理解为意志的直接语言：我们感到我们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去塑造那有声无形但生动活泼的精神世界，并且我们要用类似的寓言把它形象化。另一方面，在真正符合的音乐的影响下，形象与概念便取得更高度的意义。所以，醉境艺术往往对梦境艺术的能力产生两种影响：音乐先引起对醉境普遍性的象征性直观，然后音乐也使这种象征形象显出其最高度的意义。从这些不言而喻又可以深究的事实，我便推测音乐有产生神话（即最富有意义的寓言），尤其是悲剧神话之能力：神话就是以象征来表现醉境的认识方式。关于抒情诗人的现象，我曾经讲过：在抒情诗方面，音乐如何竭力争取用梦境形象来表现它的性质。现在，试设想音乐在最高阶段势必力求达到最高度的象征化。

我们就应该认为音乐也大有可能为它特有的酒神智慧找到象征化的表现方法。但是，除了向悲剧和一般悲壮性这些概念以外，试问我们向哪里去寻求这种表现方法呢？

从一般依据假象与美的单纯范畴来理解的艺术特质，老实说，是不能推断“悲壮”这概念的，只有从音乐的精神我们才能理解个人毁灭时的快感。因为唯有依据个人毁灭的特殊事例，我们才能明白醉境艺术的永恒现象，这种艺术表现了那仿佛隐藏在个性原则后面的万能的意志，那在现象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生。悲壮所引起的超脱的快感，乃是本能的、无意识的酒神智慧的舞台术语罢了：悲剧英雄，意志之最高表现，为我们的快感而被否定了，因为他不过是现象，便是意志的永生不会因他的毁灭而受影响的。“我们信仰永生。”悲剧这样喊道。而音乐就直接表现永生这观念。造型艺术却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在造型艺术，梦神以歌颂现象的永恒光荣来克服个人的苦恼，美战胜了生活固有的苦恼，痛苦可谓业已从性灵的容貌上消失了。反之，在醉境艺术及其悲剧的象征中，性灵却以坦率挚诚的声音对我们喊道：“学我的榜样吧！在瞬息万变的现象中，我是永远创造，永远求生，历万劫而不朽的根源之母！”

一七

醉境艺术也要使我们相信生存的永恒快乐：不过我们寻求这种快乐不应在现象之中，而应在现象背后。我们应该知道：存在的一切必须准备着悲惨的没落；我们不得不进窥个人生存中的恐怖，可是我们不应因恐怖而麻木不仁。一种超脱的慰借使我们暂时逃出了沧桑世变的纷扰。我们在这短促的一刹间真的成为“万物之源”本身，感到它的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慰。现在，我们觉得这些斗争、痛苦、万象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多得不可胜数的生活方式在生存竞争中彼此冲突，因为普天下的意志像荒郊野草茂密繁生。正当我们仿佛同生存之无限欢欣合而为一之际，正当我们在醉境的陶醉中期待这种快乐永垂不朽之际，在这一刹间，我们就深感到这种痛苦的锋芒的猛刺。纵使有恐惧与怜悯之情，我们毕竟是快乐的生灵，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众生一体，我们就同这大我的创造欢欣息息相通。

现在，希腊悲剧起源的历史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希腊的悲剧艺术确实是从音乐精神诞生的。我们相信，我们还是第一次以这一思想公平地论断歌队的原本的、不可思议的意义。

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对于上述的悲剧神话或剧情的意义，希腊诗人们不曾有过明确的概念，更不用说希腊哲学家了。悲剧英雄的语言似乎比他们的行为更为肤浅，他们的话完全没有恰当地体现了剧情的意义。然而，情节的结构和直观的形象却比诸诗人笔下的语言和概念显示出更深刻的智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形，譬如，哈姆雷特的语言也就比他的行动更肤浅；所以，如上所述，哈姆雷特的教训就不能从他的语言，只能从深入静观和通观全剧来领会。至于希腊悲剧，——当然今日我们只能看到剧本，——我甚至指出：因为剧情与台词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不难误会，以为悲剧是浅薄无聊的，其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就设想它的效果比古人所指证的更为浅薄。因为我们容易忘记：诗人在语言方面达不到的那种神话的最高净化和理想境界，他作为创造的音乐家随时可以达到！当然，我们必须苦心钻研去恢复悲剧音乐效果原有的感染力，才能体会到真正悲剧所特有的无比的一些快慰。然而，甚至这种悲剧音乐的感染力，也除非我们变成了古希腊人才能感受：因为古希腊音乐在其全部发展史上，同我们所喜闻乐听的无限丰富的现代音乐比较起来，我相信，在我们听来也不过象年轻腼腆的音乐天才初露才华的歌曲罢了。埃及祭司们曾说过：古希腊人永远是孩子，在悲剧艺术方面他们也不过是孩子，他们不知道一种多么崇高的玩具由他们亲手创造出来，于是——被破坏了。

音乐精神向象征化和神话化方面的努力，自从抒情诗发生以至阿提克悲剧时代，不断增强，一旦达到盛极一时，便突然中断，仿佛从希腊艺术领域上消声匿迹；但同时这种努力所产生的醉境世界观却在秘仪中永垂不朽，而且虽屡经变革，每况愈下，却还能够吸引严肃的人们。它会不会终有一天再

从这神秘的深渊升起来成为一种艺术呢？

到此，我们要解答一个问题，那种势力，悲剧因它的反抗而灭亡的，是否无论何时都有充分力量来阻止悲剧艺术和悲剧世界观的复活呢？如果说古代悲剧是因辩证的求知欲和科学的乐观主义之影响而离开了它的正轨，这件事实就会令我们断定理论的世界观与悲剧的世界观之间有着永恒的斗争；唯有在科学精神已到了日暮途穷，它自命的普遍有效性被证明为毕竟有限之后，我们才能指望悲剧之再生。我们可照上述意义用学习音乐的苏格拉底来象征悲剧的文化。与此相反，我们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最先在苏格拉底身上显现的那种信仰——对自然界之可知和知识之万能的信仰。

你想起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科学精神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便会立刻想到神话是被它摧毁的了；由于神话的毁灭，诗被逐出她自然的理想故土，变成无家可归。如果我们并没有说错，音乐有从自己再产生神话的力量，我们将会发现科学精神也踏上了反抗音乐之神话创造力的道路。这情况发生在新阿提刻酒神颂的发展过程中，它的音乐不再表现内在的本质，不再表现意志本身，而只用概念来直接模拟现象，大致描出它的轮廓罢了。真正的音乐天才便厌弃这种本质上已蜕化的音乐，正如厌弃那摧残艺术的苏格拉底倾向。阿里斯托芬明辨是非的直观能力是中肯的：他对苏格拉底本人，对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对新酒神颂诗人的音乐，都抱着同样厌恶之情，他在这三个现象中见到一种堕落文化的标识。这种新酒神颂把音乐粗暴地化为模拟现象的画景，例如，模仿战争或海上风暴之声，因此当然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完全被剥夺了。因为假如音乐只靠强迫我们去寻找生活情景或自然事件与某些旋律或特殊音响之间的外在相似，才能唤起我们的快感；如果我们的理解力只满足于认识这些相似点；那么，我们就会陷于一种无法接受神话感染力的心情，因为神话乃是一种特殊的，无限深刻的普遍性和真理，其意义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醉境音乐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意志的共同明镜，一切显著的事情一旦在这面镜子上折射，我们就立刻感到它展开而成为永恒真理的反映；反之，写声的新酒神颂画景则会立刻剥夺了这类显著事情所蕴含的神话意义，于是音乐变成现象的粗劣临模，因而比现象本身更贫乏可怜；由于它的贫乏，我们感到它贬低了现象，例如，模拟战争的音乐充其量不过是进行曲，军号曲等等而已，我们的想象力就被这些浅薄东西缚束住。所以，写声的音乐，无论就任何关系而言，都与真正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处于对立地位：它使得贫乏的现象更为贫乏，但是醉境音乐却使得个别现象更加丰富，扩大而成为反世界的画面。然而，非酒神精神的伟大胜利却在于：因新酒神颂的发展，它使得音乐日益疏远，而把它降为现象的奴隶。欧里庇德斯，就更高的意义来说，可以称为一个完全非音乐性的人物，因此他是新酒神颂音乐的热烈拥护者，象强盗那样爱好挥霍，滥用这种音乐的一切效果和风格。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而注意到自索福克勒以来在悲剧方面流行的性格表现和心理描写，我们就看见这种反神话的非酒神精神在活跃。现在，性格再不是扩张为永恒的典型；反之，性格必须个别地刻划，经过艺术的轻描淡写，浓淡分明，使得一切线条极其明确，所以观众一般不再觉得这是神话，而感到描写的迫真和艺术家的摹仿能力。这里，我们也见到个别现象战胜普遍性和诗人的近乎解剖手法的个别描写的爱好；我们已经呼吸到理论世界的气氛，那里科学知识被目为高于艺术对普遍规律的反映。沿着性格描写的路

线的运动迅速继续前进，当索福克勒斯还是描写全面性格并且运用神话来予以细致发展之际，欧里庇德斯已经只刻划在激情暴发时所表现的显著的个性特征；在阿提刻新喜剧则只有一种表情的面影：轻率的老人，受骗的王八，猾狡的家奴，千篇一律，反复出现。音乐的神话创造精神于今安在呢？劫后残存的音乐，不是兴奋的音乐，便是回忆的音乐，换句话说，它不是对迟钝衰弱的神经的兴奋剂，便是写声的画景。至于前者，所配的歌词对它几乎没有甚么关系；欧里庇德斯的英雄和歌队一旦开始歌唱，便已经是放荡不羁了，何况他的卤莽的后继者更不知达到甚么地步？

然而，这种新的非酒神精神在新悲剧的结局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旧悲剧的结局上，你总能感到一种超脱的慰藉；没有这，悲剧的快感就无从解释。也许在“奥狄普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你还听到一种从彼岸传来的最纯粹的和谐情调。现在，音乐天才既已逃出悲剧，严格地说，悲剧也就与世长辞；因为人们还能够从甚么源泉来吸取这种超脱的慰藉呢？

所以，人们只好向尘世寻求解决悲剧失调的方法，英雄饱受命运磨折之后终于得到好报，美满的姻缘，或者皇天的赐福。英雄变成了格斗奴隶，在他惨遭痛击遍体鳞伤之后，主人偶或予以自由。“神机妙算”代替了超脱的慰藉。我并不是说，悲剧的世界观在任何场合都被这种入侵的非酒神精神彻底粉碎，我们只知道，它已经逃出艺术的领域，仿佛潜入冥土，变成一种蜕化的秘仪。然而，这种精神的摧枯拉朽的风暴扫荡着希腊民族性的最广大领域，它以“希腊的乐观”的姿态出现。上文已经讲过，这不过是一种衰老的、无生产力的生存欲望而已。这种乐观是古代希腊人的庄严的“素朴”之对立面。就上述的特征而论，它应该被理解为从黑暗深渊里长出的梦神文化的花朵，是希腊意志因为反映了美而取得对痛苦和痛苦之智慧的胜利。另一种“希腊的乐观”的最高贵形式，即亚历山德里亚派的乐观，是理论家的乐观；它显出我从非神酒精神推断的那些征兆，它同酒神的智慧和艺术作斗争，它竭力溶解了神话，而以世俗的调和来代替超脱的慰借藉，其实是代以它自己的一种“神机妙算”，亦即使用机关妙药的神，也就是说，众所周知为高度利己主义服务的自然精神之力量，它相信它能以知识改造世界，以科学指导人生，而居然能够把个人禁锢在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最狭范围内，因此人们便欣欣然对人生说道：“我爱慕你呀，你是值得结识的人儿。”

一八

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贪得无厌的意志，凭借笼罩万物的幻象，把芸芸群生拘留在人生中，强使他们生存下去。有人被苏格拉底的求知欲所桎梏，妄想借此可以治疗生存的永久伤痕；有人迷恋于拓展在眼前诱惑人心的艺术美之幻幕；有人陶醉于超脱的慰藉，以为在现象的旋涡之下有一道川流不息亘古长存的永生之流，而绝不提及意志每一刹间在手边都有更一般的但总是更有力的幻象。这三个幻象阶段，总之只有得天独厚的人才能体会，这种人一般地感觉到生存的沉重负荷，深恶而痛绝之。所以需要寻找一些刺激来麻醉自己，以忘却生存的不愉快。所谓“文明”的一切，就是用这些刺激剂制成的；照其成份的比例，主要在苏格拉底文化，或艺术家文化，或悲剧文化，如果允许我用历史的例证，那就有亚历山德里亚文化。或希腊主义文化，或印度（婆罗门教）文化。

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陷于亚历山德里亚文化的网罗中；它所目为理想的人物，是具备最高知识能力，努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苏格拉底就是这种人物的原型和始祖。我们所有教育方法最初就以这种理想为目的；其余一切生存方式都在它旁边艰苦挣扎，仿佛是一种姑且允许的而非其所欲的生存。很长时间，有教养的人只以学者的姿态出现，实属惊人；甚至我们的诗艺也不得不从渊博的仿作演绎出来，即就韵律的主要作用而言，我们也见到我们的诗体不是出自乡土之音，而是源于博学雅言的艺术试作。浮士德，现代文明人的典型，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可是在真正的希腊人看来，定必是多么不可思议：浮士德贪得无厌地攻究一切学术，为了求知的冲动而献身于巫术与魔鬼。我们只要把浮士德放在苏格拉底旁边来比较，就不难明白：现代人开始预料到这种苏格拉底求知欲的极限，所以对着沧茫的知识之海悠然向往彼岸。歌德有一次讲到拿破仑，便对厄克尔曼说：“是的，好朋友，在事业方面也有一种创作力。”他天真得可爱地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人，非理论家总是可疑可畏的人物。所以，我们还需要有歌德的聪明，才能发现这样一种惊人的生存方式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原谅的。

现在，我们不要回避苏格拉底文化核心中隐藏着的东西——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是的，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这种乐观主义的果实已经成熟；如果社会染上这种文化的细菌深入骨髓，逐渐在热情和欲望的袭击下开始发抖；如果信仰一切尘世幸福，信仰这种普遍智育之前途，一旦变为不得不追求这种亚历山德里亚式的尘世幸福，乃至乞灵于一种欧里庇德斯式的“神机妙算”！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亚历山德里亚文化必须有一个奴隶阶级，才能维持长久，但是它以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否定这一阶级的必要性；因而，一旦“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光荣”这些诱惑和安慰的话业已失效，它便逐渐走向可怕的毁灭。野蛮的奴隶阶级是可怕不过的，他们已经觉悟到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正义，而且准备复仇，不但为自己，而且为世世代代。面临这威胁

的风暴，谁还敢满怀信心，诉诸我们的苍白虚弱的宗教呢？现代宗教基本上已经蜕化为学术信仰；所以神话，一切宗教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各方面都陷于麻痹状态；甚至在神话领域，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曾目为败坏社会的病菌——已经获得了统治权。

当潜伏在理论教化核心中的祸患逐渐使现代人感到不安，当他焦急地搜索枯肠寻找避祸的方法，那怕对这些方法不甚信仰，因而开始预料到自己的结果，那时，有些博学多才的伟大人物已经煞费苦心地使用科学武器来证明一般科学的局限性和条件性，从而决然否定科学自称普遍有效性和普遍目的性之夸谈。由于这种证明，以前自命凭借因果律就可能探究事物之秘奥的思想，才第一次被视为一种幻想。康德与叔本华的非凡勇气和智慧终于取得了最难得的胜利，战胜了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也是我们文化的根基。这种乐观主义依赖不加考虑的aeternao veri - taates（永恒真理），相信一切宇宙之迷都是可知的，可解的，并且把时间、空间、因果完全当作普遍有效的绝对规律。反之，康德却证明：其实这些范畴的作用不过是把纯粹现象，幻（Ma C ja）之产物，提到唯一最高实在的地位，以现象代替事物的真正内在本质而已，因此事物本质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的；也就是说，象叔本华所云，这不过是使做梦的人睡得更香甜（“意志及表象之世界”）。随着这种认识开创了一种文化，我不妨称之为悲剧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智慧代替了科学作为最高目的；不受科学之惑乱欺骗的大智大慧，以冷静的目光综观世界，竭力以同情的博爱视世间的永恒痛苦有如自己的痛苦。试设想：方兴未艾的世代具有此种大无畏惧的眼光，此种英勇的壮志；试设想：这些屠龙之士，以果敢的步伐，以傲岸的英姿，毅然拒绝这种乐观主义的病态学说，以便“坚决地生活”，美满的生活；——那末，岂不是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以严肃畏惧的情绪来锻炼自己，就必然要求一种新艺术，超脱的慰藉之艺术，也就是说，要求悲剧，做自己的眷属、做海伦吗？他会跟着浮士德喊道：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间那唯一的艳影？

但是，既然苏格拉底文化，在两方面被摇憾了，只能以发抖的手执住它的权威王杖：它初则担心自己的结果，而且终于开始料想到它的末运了；继则，因为它对它的论据的永远有效性再没有以前那样天真的信心；——那真是一个悲惨的景象：它活跃的思想不断眷恋追求新的艳影，要拥抱她们，但又大吃一惊，突然把她们放弃，象靡斐斯托突然放弃那些诱惑的蛇妖①。这当然是“崩溃”的朕兆，今人往往称之为现代文化的根源悲剧。也就是说，理论家对自己的结果感到恐惧和不满，再不敢信赖生存的恐怖冰流。他战战兢兢踯躅岸上，他再也不敢求全，全总带着事物的自然暴力；他被自己的乐观主义观点骄纵惯坏了！况且，他觉得，一种建筑在科学原理上的文化，一旦开始显得不合理，也就是说，在结论前知难而退，就势必遭到毁灭。今日的艺术已显出这种普遍的困难：他们徒然依赖一切伟大创造时代和创造天才作为榜样；人们徒然搜集全部“世界文学”放在现代人周围以安慰他；人们徒然使人置身于历代艺术风格和艺术家中间，以便一一命名，象亚当给走兽命名那样；然而，读者始终是饥肠辘辘，“批评家”则愁眉苦脸，没精打彩，象亚历山德里亚的学者们那样，他们毕竟是图书馆员和校勘者，可怜让书上尘埃和误刊错字弄得失明。

①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一场。

一九

我们若要说清楚地说明苏格拉底文化的主要内容，莫若称之为歌剧文化；因为在这领域里，这种文化尤其天真地流露出它的目的和观点，如果我们以歌剧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事实同梦境的和醉境的这两种永恒真理比较，我们将为之惊讶。我首先想起抒情调（stilorappresentativo）和吟诵调（recitativo）的起源。谁能相信：当达·帕勒斯特里那的无比地崇高神圣的音乐已经兴起的那个时代，人们竟然接受那里虚有其表而绝不虔肃的歌剧音乐，而且对它怀着如此热烈的爱好，仿佛它是一切真正音乐之复活？另一方面，谁会把这样迅速发展的歌剧爱好，归咎于佛罗伦斯社会的寻欢作乐和剧坛歌手的虚荣心呢？在同一时代，甚至在同一民族中，这种爱好半音乐性吟诵调的热情，与中世纪基督教圆顶教堂似的达·帕勒斯特里那的谐调，同时发生：这种现象，我们只能归因于吟诵调的本质中含有一种协助的艺术以外的倾向。

听众希望能听清楚音乐之下的歌词，歌者就满足他的希望，因为歌者与其是唱歌，毋宁是说话，在半唱半说中加强感伤词句的印象。感染力既加强，他就使人更容易了解歌词的意义，从而战胜了余下一半的音乐，现在威胁着他的特殊危机是他有时一不留神会过分强调了音乐。这就势必破坏语言的感染力和字句的明晰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往往感到一种冲动，要唱出音乐的调子和表演歌喉的造诣。在这场合，“诗人”来帮助他了，诗人知道怎样供给他许多机会来作抒情的感叹，字句的反复吟哦等等，——在这些地方，歌者现在处于纯音乐气氛中，就可轻松一些，不必兼顾歌词了。只是半唱的情感动人的语言，完全唱腔的感叹调子，彼此交替（这是抒情调的特色之所在），时而诉诸听众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时而诉诸他的音乐感：——这种迅速变化的唱法，是极其不自然的，而且本质上是同梦境和醉境的艺术冲动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推断吟诵调的起源乃是在一切艺术本能的范围之外。由此观之，吟诵调应该界说为史诗朗诵与抒情诗吟诵相混合，当然这绝不是内在的稳定的相混合，因为两种完全差异的成份是不能达到这情况的，这是象镶嵌细工表面上粘在一块罢了。

这样的粘合在自然领域和经验领域中没有前例。然而，这并不是吟诵调发明者的意见。他们自己及其时代宁肯相信；这种抒情调已经解答了古代音乐之谜。奥斐斯，安斐翁，甚至希腊悲剧之巨大影响，只能以此解释。这种新风格被目为最动人的音乐，古希腊音乐之苏醒：真的，照一般通俗解释，荷马世界是原始世界，所以他们可以纵情梦想，以为再度落到人类发源的乐土，在那里音乐也必然具有无可超越的纯粹性，力量，以及诗人们在牧歌剧中那么动人地吟咏的那种纯洁生活。这里，我们洞见这种真正现代艺术——歌剧——的内部发展。这里，艺术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要求，但这是非审美的要求：憧憬着牧歌的生活，相信史前时代有爱好艺术的良善的人们。吟诵调

被视为重新发现的原始人的语言；歌剧被视为新从寻获的牧歌式或史诗式好人的国土，那些好人一举一动都同时遵从着自然的艺术冲动，一言一语至少唱出一些东西，所以感情稍有波动，便立刻尽情高歌一曲。当时的人文学者就用这种乐土艺术家的新塑形象，来反对教会之视人为本身腐化堕落的生灵的陈旧观念。在今日这对我们固然是无足轻重；所以，我们应该说，歌剧是良善人们所提出的相反信条，但与此同时，它也对悲观主义提供一点安慰，当此人生无常触目惊心的时代，正是仁人志士深深感到悲观失望的。对我们今人来说，只须了解：这种新艺术形式的内在魔力及其起源，在于满足一种完全非美感的需要，在于以乐观精神对人类本身的礼赞，在于认为原始人是天性良善爱好艺术的人们，——这一歌剧原理，已经逐渐变成一种迫人的、可怕的要求，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当前，我们再也不能忽视这点。“良善的原始人”要求他的权利：一个乐土的远景呵！

此外，我还要提出一个同样明显的证据，以证实我这样的观点：即，歌剧和我们的亚历山德里亚文化建立在同一原理上。歌剧是理论家的产物，是批评界中外行人的而不是艺术家的产物：那是全部艺术史上一件最惊大的事实。绝无音乐修养的听众要求首先必须听懂歌词，所以认为，只有当发明了一种唱法，其词句支配着对位的旋律，有如主人支配奴仆那样，那时才能指望音乐的再生。因为，据说词句远贵于伴奏的旋律系统，正如灵魂远贵于肉体。在歌剧初兴之时，合音乐、绘画、诗歌于一炉共冶，就是依照一般不懂音乐的外行人的粗野意见来处理的。依照这种美学的精神，在佛罗伦斯外行人的上流社会里，那些托庇的诗人和歌唱家从事最先的试验。人没有艺术能力而为自己创造一种艺术，正因为他本身是不懂艺术的人。因为他不能揣摩醉境音乐的深奥，所以他的音乐趣味就变成了欣赏抒情调中容易了解的热情之绮声艳语，和歌唱艺术的靡靡之音；因为他没有能力见到幻象，所以他强迫舞台布景师和装饰艺术家为他服务；因为他不懂得掌握艺术的真正身质，所以他便依照自己的艺术趣味幻想出那种“爱好艺术的原始人”，也就是说，在热情的影响下歌唱和吟诵诗句的人们。他梦想回到当热情足以产生歌和诗的古代，仿佛感情向来就能够创造出艺术性作品似的！‘歌剧的前提是一种关于艺术创作过程的错误信念，其实就是牧歌式的信念：以为凡是有所感触的人都是艺术家。就这种信仰而言，歌剧便成为艺术上庸俗趣味的表现，于是以理论家的乐观主义欣欣然对艺术发号施令。

假如我们想把上述对歌剧起源有影响的两种观念合为一个概念，我们就不妨说“歌剧的牧歌倾向”；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只使用席勒的术语和解释。席勒说：“自然与理想，或者是悲哀之对象，假定前者已丧失而后者未达到；或者是快乐之对象，假定这两者都是实在的。第一种情形提供狭义的哀歌，第二种情形提供了广义的牧歌。”这里，立刻引起注意的是这两个概念在歌剧起源上的共同特点：我们会感觉到，理想并非未达到，而自然也并非丧失。就这种感想而言，人类有个原始时代，其时人接近大自然的心灵，在自然状态中同时达到人类的理想，处于乐园的善行和艺术气氛中；这就要假定我们人人都是这样完美的原始人之后裔。其实，我们都是他们的忠实的肖象，不过我们必须抛掉一些东西，才能再度认识自己就是原始人的面影：这就视乎我们是不是自愿舍弃多余的学问和多余的文化了。文艺复兴时代有教养的人们，用歌剧来模仿希腊悲剧，以便回到自然与理想之和谐，回到牧歌的现

实；他利用希腊悲剧，象但丁利用维琪尔，靠他引路达到天国之门；同时从这地点，他独自摸索，继续前进，从模仿悲剧这种最高希腊艺术形式走向“恢复一切文化遗产”，走向模仿人类的原始艺术境界。在理论文化的核心，这些大胆的尝试具有何等愉快的信心啊！——我们只能说，这是出于一种聊以自慰的信仰：以为“自在的人”永远是德高望重的歌剧英雄，永远是吹笛轻歌的牧童，即使他间或真的一时丧失常态，但他总是终于恢复本色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乐观主义的结果，仿佛是从苏格拉底世界观的深渊升起的一绪香气袭人的云霞。

所以，歌剧的特点绝不带有哀歌的遗恨千古的悲痛，反而表现出永远恢复的欢欣，牧歌生活的闲情逸致，而人至少可以暂时把牧歌生活幻想为现实生活。然而，人也许一朝恍然大悟，明白这种假想的现实不过是无聊幻想的游戏，若以真正自然的可怕严威予以衡量，若以人类初期的原始实况予以比较，任何人都会厌恶地喊道：幻象，滚开！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你以为只要高声一呼就可以斥退这种无聊的歌剧，象斥退幽灵那样，那末你就错误了。谁要消灭歌剧，就必须负起反对亚历山德里亚乐天思想的斗争；这种思想对它所喜爱的概念这样天真地发表意见，其实它就是这些概念的特殊艺术形式。然而，如果一种艺术形式完全是在审美范围之外产生的，如果它不过是从一半道德范围潜入艺术领域，从而只能偶然瞒过我们它的杂种血统，你能期望这种形式对艺术本身有甚么作用呢？这种寄生的歌剧形式，若不以真正艺术为营养，又能吸取甚么乳浆呢？这种最高的而且可谓真正严肃的艺术使命，也就是说，使肉眼不致见到黑夜之恐怖，以假象的灵药救人于意志冲动之痉挛；——这个使命，在牧歌生活的诱惑下，在亚历山德里亚思想的谄谀下，就会蜕化而变为空虚涣散的玩物丧志，我们岂不能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吗？在这样的混合风格中，醉境的与梦境的永恒真理将有甚么结果呢？这种风格，象我已经分析的，乃是抒情调的因素：音乐被目为奴仆，歌词被目为主人；音乐比诸肉体，歌词譬如灵魂；其最高目的，正如以前阿提刻喜剧的音乐那样，最多不过是以声写情而已。音乐业已完全抛弃它作为醉境之明镜的真正光荣，既已成为现象的奴婢，就唯有模仿现象的形式因素，以线条和比例来促使一种浅薄的快感活跃起来。仔细观察，便不难看出歌剧对音乐的致命影响是与现代音乐的普通发展彼此一致的。潜伏在歌剧根源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居然以惊人的速度僭夺了音乐的醉境之世界使命，给它打上玩弄形式和娱乐性质之烙印——这一转变，只有埃斯库罗斯悲剧英雄之转变为亚历山德里亚乐天人物差堪比拟。

然而，在上述的例证中，我们已经正确地把酒神精神之消失、同极其明确的但尚未阐明的希腊人之转变和退化联系起来；那末，假如有个最可靠的朕兆，保证相反的过程，即：在今日的世界，酒神精神方在逐渐苏醒，我们心中将恢复多么热烈的希望呢！赫拉克勒斯的神力绝不可能永远为翁珐梨王后效劳，在安乐窝中消磨壮志！从德意志精神的醉境根基，有一种力量兴起来，这力量既然与苏格拉底文化的古代条件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既不能用它来说明，也不能以它为借口；反之，这力量对于苏格拉底文化似乎是莫明其妙甚或极端敌对的东西。当然，我是指德国音乐，如众所周知，主要是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等音乐泰斗。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今日的苏格拉底求知主义将如何对付这个来自无底深渊的魔灵呢？不论以歌剧旋

律的乐谱灵符，或者凭追逸曲和对位辩证法的如意算盘，都不能找到一个咒语，用它的三倍强光使这魔灵就范，强迫它说话。试看今日的美学家，带着特制的“美”之网罗，去驱散或者捕捉在眼前转动、飘忽莫测的音乐天才，在激动之下，要用“永恒美”或者“崇高”等概念予以判断：——这是多可伶的景象啊！我们只须亲眼在近处看看这些所谓音乐赞助者，他们不厌其烦地赞叹：“美哉！美哉！”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是真的像在美之怀抱中抚育的自然宠儿呢，抑或不过是以骗人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粗野不文，或者以审美的借口来维护自己的感情贫乏。我想到奥托·扬（OttoJahn）可以为例。然而，让这个伪善撒谎者当心德国音乐吧！因为音乐确实是在我们全部文化中唯一纯粹、清洁、净化的火之精灵，伟大的以弗所哲学家赫拉克里图曾说火是万物所从出，万物所回归，循环往复的根源。今日我们所称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正确的审判官酒神的面前！

再则，让我们回忆一下：康德与叔本华已经使得出自同源的德国哲学精神可能指定科学苏格拉底主义的界限了，从而破坏了它沾沾自喜的生存欲，既已限定了科学，就引进一种无限地更深刻更严肃的道德观，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称之为概念化的酒神智慧。那么，德国音乐与德国哲学之一致，这奥妙到底指示我们甚么呢？可不是指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唯有从希腊的先例来推测，始能了解这种生活的涵义吗？对于我们站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界线上的今人，希腊人的楷模还保持着无比价值，因为以前一切转变和斗争在那儿留下其典范的痕迹；不过现在我们要颠倒次序来经历希腊天才的各个伟大主要时代，例如，从亚历山德里亚时代倒退到希腊悲剧时代。同时，我们也会感觉到：好象悲剧时代的诞生不过表示德国精神之返回自己，在强大入侵势力长期间强迫它奴役于其治下，过着绝望的野蛮生活之源泉，它敢于在所有民族面前高视阔步，无须罗马文明牵着它学步了，只要它能够坚定地学习一个民族，学习古希腊人——向希腊人学习毕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和出众的优越。今日正当我们经历着悲剧的再生，而只患不知它从何处来，也不了解它往何处去的时候，我们再没有比今日更需要那些最高明的先师吧？

有朝一日，在大公无私的评判者面前，就可以判断：德国精神在甚么时代和何人身上一向是最坚定地努力向古希腊人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满怀信心，承认歌德、席勒、温克尔曼的学术探讨应该特别表扬，那末我们就不得不补充一句：自从他们的时代，继他们的奋斗的直接影响之后，从同一途径进窥希腊文化和古希腊人的努力，却莫明其妙地日渐衰微。难道为了使我们对德国精神不致完全失望，就不该作出如下的结论吗？我认为，甚至这些战士既不能进窥希腊性格的核心，也不能在德国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建立持久的盟约。所以，不知不觉间看到这个缺点，也许会使得诚恳的人们丧失信心，怀疑到我们能不能跟着那些先驱者在这条文化路上跨进一步，或者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因此，自从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关于希腊人的文化贡献的论调，极其严重地每况愈下。在各种各样学术的和非学术的阵营中，可以听到一种优越感的怜惜的口吻，或者在别的场合，卖弄毫无用处的词令，说甚么“希腊的和谐”，“希腊的美”，“希腊的乐观”等等。甚至在那些以努力汲尽希腊文化泉源来裨益德国文化为其光荣使命的团体，在高等教育机关的教授们当中，人们也认为最好是及时地适当地同古希腊人妥协，往往竟至于抱着怀疑态度放弃希腊的理想，甚或完全与古学研究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在那些团体中，还有些人尚有余力冀图做个可靠的古籍校勘者，或精细的语言发展史鉴定者，他或许也冀图“从历史上”把希腊古学同其它古学一起研究，然而总是依照今日有修养的编史家的方法，而且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气。所以，当我们高等教育机关的实在教育功能再没有比今日更低落更薄弱的时候，当今日的纸张奴隶“新闻记者们”在一切有关文化方面都战胜了教授们，而教授们只落得重复以前常常经历的转变，在自己的范围内还是那样风流潇洒，用新闻记者的口吻来说，正象一只飘飘然风雅的蝴蝶翩翩飞舞的时候；在今日那样的时代，有教养的人们，目睹酒神精神之苏醒和悲剧之复兴的现象，安得不感到痛苦的惶惑呢？这现象只能用类推方法从向来未阐明的关于希腊天才的深奥原理才能体会。从未有过一个艺术时代，象今日那样使我们目击所谓文化与真正艺术那么彼此疏远而且互相对立。为甚么这样不健康的文化如此厌恶真正的艺术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害怕在艺术手上遭到毁灭。然而，整个文化类型，换句话说，苏格拉底——亚历山德里亚文化，既已达到象我们现代文化那样纤巧脆弱的极端，它可不是已成强弩之末！如果象歌德和席勒那样的英雄们，尚且不能打破引向希腊灵山的魔关，如果他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尚且只能绻恋遥望，而不能再进一步，象歌德的伊斐格尼亚从荒凉的托鲁斯山，隔洋兴叹，遥望故乡那样；那末，那些英雄的后辈又能希望甚么呢？——除非这道魔关，在更生的悲剧音乐的神秘声中，蓦然对他们自动打开，露出迄今一切文化努力尚未触及的另一方面。

谁也不能企图削弱我们对将临的希腊古风复兴之信心，因为唯有凭借这

信心，我们才能希望德国精神通过音乐的圣火净化而更新。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指望甚么东西，在今日文化衰微荒落的时代，唤起我们对未来一些慰藉的展望呢？我们徒然盼望找到一颗茁壮的根苗，一角丰沃的土地：到处尽是尘埃，沙石，冷落，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苦闷孤独的游人象征，最好莫如席勒（Du A rer）所描绘的“同死神和魔鬼作伴的武士”了，——这个武士，身披铁甲，目光闪闪，神色粗暴，泰然自若对着他的可怕的伴侣，可是毫无希望，孑然一身，带着彪犬，骑着骏马，踏上恐怖的征途。我们的叔本华就是席勒笔下的武士：他没有多大希望，但是他依然追求真理。你找不到一个象他那样的人。

然而，我们衰落文化如此触目惊心的荒凉景象，一旦接触到酒神的魔力，将突然发生变化！一阵狂飚扫荡着一切衰老、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把它们卷入一股红尘中旋转，象一只苍鹰似的把它们带到云霄。我们惶惶然四顾，要寻找业已消失的一切：因为我们只见一件东西，仿佛从下界突然升入金色的光辉里，这样丰茂青翠，这样生气勃勃，这样依依不舍。悲剧就端坐在生机蓬勃、苦乐兼并的情景中间，庄严肃穆，悠然神往；她在倾听一支遥远的遥远的哀歌，歌中唱到“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Wah - ne，Wille，Wehe　（幻想，意志，痛苦）。是的，朋友，同我一起信仰酒神的生涯，信仰悲剧的再生吧。苏格拉底式人物的时代过去了，您且戴上常春藤的花冠，拿着酒神杖在手上，如果虎豹躺在你脚下摇尾乞怜，您也用不着惊奇呵！现在，放胆做个悲剧英雄吧，因为您必将得救！您得要追随酒神信徒的行列，从印度走到希腊！武装起来，准备作艰苦的斗争，但是您要信赖您的神灵的奇迹！

二一

让我从劝告的口吻转回到适宜于沉思者的心情，再说一遍：我们只能从古希腊人知道，悲剧的突然而神奇的苏醒对于一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表示甚么意义。同波斯作战的希腊人，是一个信奉悲剧秘仪的民族；这个敢于作战的民族，就需要悲剧精神作为不可缺少的灵药。谁能想象：这个民族，经过几个世纪来深受酒神之灵最剧烈的震动，刺激到心灵深处之后，竟能够同样剧烈地流露出最朴素的政治热情，最自然的家乡之爱，最原始的战士气概呢？固然凡是在酒神的热情显然如野火燎原的场合，往往可以看到：这种热情在摆脱了个性桎梏之后，首先表现为逐渐侵害政治本能，浸假而成为对政治冷漠甚或敌视；但是，在另一方面，显然建国之神阿波罗也是个性原则之神，若不肯定个人性格，也就不可能有国家观念和乡土观念。对于任何民族，只有一条道路从秘仪纵欲走向佛教节欲。佛教的教义，为了能够做到看破色空，就需要超空间，超时间，超个人的难得的入定境界；同时，这些境界又需要一种哲学，教人以想象来克服中间状态的难以名状的抑郁。由于政治冲动的绝对优势，一个民族也必然陷入极端世俗化的道路，罗马帝国就是这条道路的最显著最可怕的表现。

在印度与罗马两条迷途中间，不得不有所抉择，希腊人居然能够独辟蹊径，另外发明第三条道路，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百年大计，但是正因此而得永垂不朽；——固然神所爱者早死，万物莫不如此，但是他们也断然因此与神一起永生。人不应期望一切最高贵的东西都有皮革那样的耐久韧性；譬如，罗马民族性所固有的坚强持久，也许不能算是美满性格所不可缺少的属性之一。但是，如果我们要问：是甚么灵方妙药使得希腊人，在鼎盛时代，尽管酒神祭冲动和政治冲动非常剧烈，却不会因为静坐参禅，或者因为穷兵黩武，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世界荣誉，以致精疲力竭；反之，他们独能制出这种绝妙的佳酿，有如既能激起热情又能发人深醒的名贵芬醇，——那么，我们不得不想起悲剧的伟大力量。它能鼓舞、能净化、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机，唯有当我们目击它在希腊人中间，成为一种防疾治病的万灵之药，成为最强悍不屈和最顺天由命的两种民族性之间的调和剂，我们才能揣摩到悲剧的最高价值。

悲剧吸收了最高的音乐感染力，所以它直接把音乐带入完美之境，在希腊人如此，在我们也是如此；但是它也一起提供了悲剧神话和悲剧英雄。悲剧英雄象铁旦族的力士掮起整个醉境的世界，解除了我们的负担；同时，另一方面，凭借这种悲剧神话，悲剧就能够通过悲剧英雄，救济我们于强烈的尘世眷恋，并且亲手指点，提醒我们还有一种彼岸的生存和一种更高的快乐；对于这，奋斗的悲剧英雄早有预感，准备以死亡，不是以胜利，来接受。悲剧，在音乐的普通效果与敏感的酒神祭观众之间，树立一种崇高的象征——神话，从而使观众产生一种幻觉：仿佛音乐不过是描写神话造型世界

的兴奋的最高手段。依赖这种高尚的幻觉，音乐就可以使人手舞足蹈，毫无顾虑地放荡形骸；没有这种幻觉，音乐本身也不敢这样放纵。所以，神话一方面使我们免受音乐迷惑，另一方面给予音乐以最大自由。音乐也授予悲剧神话以动人的、可信的哲理意义，作为答礼；否则，不假音乐之助，语言和形象就不能达到这种意境；凭借音乐，悲剧观众尤其亲切地预感到：这条通过毁亡和否定的道路，将引向一种最高的快乐，所以他在想象中如闻万物的深渊对他隐约细语。

如果我凭上述几个命题，业已说明了这难解的观念，也许只是初步的，只有少数人能了解的说明；那末，我就不能不鼓励我的朋友们作进一步的探讨，请他们根据我们共同经验的另一例证，准备去认识一般性的命题。凡是需要靠剧情的画景、演员的语言和情感等等的帮助，才能欣赏音乐的人，我决不对他们提及这个例证，因为他们都不是谈音乐象说本国语言那样，即使有了那些帮助，也不过只达到音乐感受的门前，不能登堂入室，许多人，例如格尔维纳斯（Gervinus），甚至从未由这条道路走到门前呢。然而，唯独日夕亲炙音乐，在音乐中如在母亲怀抱，接触事物时总无意中联想到音乐的人们，我定必向他们陈述。我要对这些真正的音乐家提出一个问题：您能设想一个人不需要台词和画景帮助，能够倾听“愁斯丹和绮瑟”①的第三幕，就象听完一场伟大交响乐，而不致神劳魂瘁，象倦飞之鸟展翼而毙吗？这个人正所谓把耳朵贴近世界意志的心房，感觉到狂热的生存要求从这心房流出，如急湍轰响，或如小涧淙淙，注入世界的一切静脉里，他岂不是会忽然间昏过去吗？以个人的脆弱可怜的尘躯，他怎能忍受那来自“宇宙黑夜之广大荒漠”的无数欢呼和哀鸣的回响呢？一旦听到这种超脱的牧歌舞曲，他可不是欣然景从，要飞返天乡吗？然而，如果这样的作品，听众能够全部领略，而不致否定个人的生存；如果这样的创作，作家能够苦心写成，而不致毁了自己；我们以甚么理由来解释这矛盾问题呢？

这里，在我们最高的音乐兴奋与这种音乐之间，有悲剧神话和悲剧英雄为屏障：——它们其实是只有音乐能够直接陈述的最普遍的事实之象征。但是，如果要我们有纯粹酒神式生灵的感情，这种象征的神话，即使在我们身边，既不妨碍我们，也不引起注意，决不会使我们霎时间充耳不闻uniB versalia anterem（先于事物的普遍性）的回响。然而，在这场合，为了恢复身心俱瘁的个人，梦神的力量立刻发挥出来了，施以赏心悦目的幻景的灵药：突然间我们仿佛只见愁斯丹（Tristan）动也不动，没精打彩，自言自语说道：“旧调重弹罢了，它唤醒我甚么感想呢？”以前它感动我们，象从生存心中发出的深沉的喟叹，现在却似乎只是告诉我们，“这苦海是多么寂寞空虚！”以前我们屏息静听，但愿在感情挣扎中死去，生死之间只有一发相连，现在我们耳闻目睹的，只是那个受伤致命、一息尚存的英雄绝望地喊道：“憧憬啊！憧憬啊！垂死还要憧憬，为了憧憬而不死！”以前在饱受凄怆欲绝的悲痛之后，一声画角的欢呼，便刻骨镂心，使我们悲哀到极点，现在快乐的库温那尔（Kurvenal）隔开我们与这“欢呼”，面对着绮瑟（Isolde）所乘的一叶孤帆。尽管我们深深感到同情的哀伤，但这点同情心总多少救济了我们，得免世界的原始痛苦，正如神话的象征画景使我们得免目击最高的世界观念，正如思想和台词使我们得免放任无意识的意志横流旁溢。壮丽的梦境幻觉，使我们觉得：仿佛这音乐境界，变成了造型境界，在我们面前出现，仿佛愁

斯丹和绮瑟的命运，也不过是用最柔软可塑的泥土在那里捏塑而成。

①“愁斯丹和绮瑟”是十二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传奇。康威尔的武士愁斯丹同他的舅母绮瑟发生恋爱，经过悲欢离合的遭遇，愁斯丹不得不离开绮瑟，漂泊异国，他垂死之时，要求绮瑟渡海来同他见面，以白帆为信号，但是奸人告诉他悬的是黑帆，愁斯丹遂饮恨而死。这传奇有多种版本，瓦格纳把它编成歌剧。本文讲的是指这歌剧。

所以，梦神的力量，从我们手上夺去醉境的普遍性，使我们喜爱个别的东西；它把我们的同情心桎梏在个性上；它以个性事物来满足我们渴望伟大崇高形象的美感；它把个人生平展示给我们，鼓舞我们去沉思默想其中蕴涵的生活真谛。集形象、概念、道德教训，共鸣情感等巨大力量之大成，梦神的威力就能拯拔人们于秘仪纵欲的自我毁灭，引诱他们跨过醉境过程的普遍性，而走入幻觉之中，以为自己见到一幅孤立的世界画景，例如，愁斯丹和绮瑟；而且通过音乐，他们就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深入。梦神的治病魔力有甚么做不到的呢？

它甚至能使我们产生幻觉，好象酒神真是为梦神服务，而且能够提高梦境的效果；真的，好象音乐根本是描写梦境内容的表现艺术。

由于成功的戏曲与它的音乐之间获得预期的和谐，戏曲便达到了最高度的，为话剧所不能冀及的壮丽景象。因为在舞台上生动的形象，各自划出律动的线条，在我们眼前简化为一条曲线这么清楚，所以这些线条的交错，甚至在丝毫不爽配合舞步的和声变化上，也可以听出来。我们通过和声变化，直接领悟到事物的关系，是耳闻目睹，绝不是抽象地体会；我们通过它，也认识到：一个性格或一条律动线条的本质，只有在这些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清楚。

既然音乐这样有力地强迫我们比以前见得更广更深，使得剧情在我们眼前展开，象一片最纤巧的薄罗：舞台的境界便无限地扩张，显现在我们反心内视的慧眼之前，仿佛由里及表予以阐明那样。使用文字的诗人，即使努力要做到从内部展开和阐明眼前的舞台境界，可是他以歌词和概念这些不完备的手段来间接说明，又怎能提供这样的效果呢？固然，歌乐悲剧也要使用文字，但它同时兼用音乐，——歌词的基础和根源，——所以能够给我们从里及表地阐明歌词的发展。

然而，关于上述的过程，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指出：那不过是一种壮丽的假象，即上述的梦境幻觉。我们靠它的影响而得免于醉境的感情压抑和过度兴奋而已。其实，音乐对戏曲的关系毕竟恰好相反：音乐是实在的世界理念，戏曲仅是这理念的余晖，是它的孤立的阴影。

所谓律动线条与人物形象之一致，音乐谐调与人物性格之一致，正确地说，是同我们在欣赏歌乐悲剧时所设想者恰好相反。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把人物形象写得慷慨激昂，生动活泼，从里及表地予以阐明，但是形象始终不过是一种现象，从现象引向真正的实在，引向世界的心灵，是没有桥梁的。然而，音乐是世界的心声，纵使无数这类现象可能通过这种音乐而出现，但是它们永远不能竭尽音乐的妙谛，而往往只是它的表面写照罢了。关于音乐与戏曲的微妙关系，用灵肉对立这种完全错误的庸俗见解，当然不能说明甚么的，反而把一切扰乱；可是这种非哲学的浅薄的二元论，却似乎已成为我们美学家所乐意接受的信条，——天晓得是甚么原因——至于现象与物自体

的对立，他们就一无所知，或者不知为甚么不愿意探讨。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断言：悲剧的梦境因素，凭借它的幻象，业已完全战胜了音乐的醉境的原始因素，从而可以利用音乐来达到它的目的，也就是说，使音乐最清楚地阐明戏曲；可是，当然必须补充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即，在最重要的关键，这种梦境幻象会遭到破灭，烟消云散。戏曲，借赖音乐的帮助，便在我们眼前展示，一切形象和动作都从内部予以清楚的阐明，所以我们宛若目睹机杼忽上忽下，织成锦帛；——于是戏曲达到一个完整的效果，在一切梦艺术效果以外的效果。在悲剧的总的效果上，醉境因素再度占了优势。悲剧的收场就带有一种在梦境艺术领域中不能听到的调子。因此，梦境幻象便显露出它的真相；它在悲剧演出时，竭力遮掩真正的醉境效果，但是这效果是这样有力，结果甚至把梦境戏曲推到另一境界，于是它开始用酒神的智慧说话了，甚至否定了自己和它的梦境景象。所以，悲剧中的梦境因素和醉境因素的微妙关系，其实可以用梦神和酒神的兄弟关系来象征：酒神讲的是梦神的话，但是梦神也终于讲出酒神的话，于是悲剧和一般艺术的最高目的便达到了。

二二

请关心的朋友单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部真正的歌乐悲剧的效果。我想，我已经从两方面描写了这效果的现象，所以您现在能够说明您的经验了。您会记得：看到在您面前表演的神话，您觉得自己被提高到一种“全知”的境界，仿佛您的视觉能力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能力，而是能够洞烛内蕴的，仿佛现在您凭借音乐的帮助，目击意志的沸腾，动机的斗争，激情的澎湃，一切了如指掌，宛若见到无数生动活泼的线条和图形在眼前，因此您能够潜入下意识情绪最微妙的秘奥之处。正当您感到自己对具体化和形象化的要求达到最高度时，您就同样明确地觉得：这一系列的梦境艺术的效果，还是不能产生无意识的静观的幸福心境，象造型艺术家和史诗诗人，也就是说，真正梦境艺术家，以其作品所能唤起的那样；这种心情，就是在无意识的静观中达到的个性（individuatio）境界之明证亦即梦境艺术的高峰和精髓。您看到形象化的舞台境界，可是您否定它。您见到眼前的悲剧英雄具有史诗的明确性和美，可是您对英雄的灭亡感到快慰。您极其深入地了解剧中情节，可是您愿意逃入不可知的境界。您觉得英雄的行为合情合理，可是当这些行为促使英雄灭亡时，您反而更为精神抖擞。您对于英雄所受的苦难悚然惊心，可是您预感到英雄将带来一种更强烈的快乐。您比平时见到更广更深，可是您宁愿视而不见。我们如何推究这种奇异的自我分裂，这种梦境高峰的崩溃呢，它可不是由于酒神的魔力吗？这种魔力虽则表面上掀起梦境情绪，使它达到顶点，却能够强迫过分的梦境力量为它服务。所以，悲剧神话只能理解为以梦境艺术为媒介的酒神智慧之象征；神话把现象界引到它的极限，直到它否定自己，而竭力再度投奔真正唯一的实在之怀抱，于是它象绮瑟那样，似乎要高唱它的超脱的辞世曲了：在欢乐之海的

澎湃波涛中，
在大气之流的
宏亮回声里，
在宇宙呼吸的
吹拂的一切，
沉溺了，淹没了。
无常识的，最高的狂喜！

所以，我们从真正审美观众的自身经验，可以想象出悲剧艺术家本身：他象一个多产的个性化之神，塑造出他的人物形象，在这意义上，他的作品就很难说是“模仿自然”了；另一方面，他的强大的醉境冲动吸取了整个现象界，以便预示在现象的彼岸，因现象的毁灭，将出现太一怀抱中之艺术根源的最高快感。当然，关于梦神和酒神亲如兄弟的关系，他们如何重返故乡，以及观众的梦境的或醉境的兴奋，我们的美学家不能撰一词，可是他们却不厌其烦地缕述英雄与命运的斗争，道德世界的秩序之胜利，悲剧所起的感情

净化作用，而视之为真正的悲壮。这种老生常谈，使我想到他们可能是毫无美感的人，他们在听悲剧时，堪称为卫道之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没有人提出一种关于悲剧效果的解释，根据艺术实况，根据审美活动，以推断观众的心理。有时，人们认为“怜悯与恐惧”是庄严剧情所促使的，减轻痛苦的感情渲泄；有时，认为我们看到良善高尚的道义的胜利，看到英雄为道德的世界观而牺牲，便感到扬举和兴奋。固然，我深信，对于大多数人，悲剧的效果正是这点，而且仅仅是这点；但是，由此可见，这些人，连同对他们解释的美学家，并没有把悲剧作为最高的艺术来欣赏。所谓病理的渲泄，亚里斯多德的catharsis - ，——语文学家不知应该把它归入医学的，还是道德的现象，——使人想起歌德那有名的猜断。他说：“我对于病理学不大感兴趣，我也从未成功地写出任何一种悲剧场面，所以我与其探讨，毋宁避免这个问题。

也许这是古代人的另一优点吧：在他们最高的感染力不过是一种审美的游戏；在我们，就必须借助于逼真的描写，始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就歌乐悲剧而论，我们往往发现最深的感染力其实只是审美的游戏。现在根据我们这辉煌的经验，就可以肯定歌德的意味深长的问题，现在根据我们这辉煌的经验，就可以肯定歌德的意味深长的问题，所以我们颇有理由相信：现在我们可以初步成功地描述悲剧的原始现象。现在，如果还有人总是高谈那些在美感领域以外的代替的效果，觉得自己不能超过病理学道德学的解释，他定必对自己的审美能力感到失望；那末，我们就劝告他依照格尔维诺斯（Gerinus）的方法解释莎士比亚，努力去探讨诗的正义，这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随着悲剧的再生，审美观众也复活了。以前，代替他们坐在剧场里的观众，往往是道貌岸然自命博学的quid pro quo（鱼目混珠）的怪人，即所谓“批评家”。以前，在他的范围内，一切都是矫揉粉饰的生活假象。演剧的艺术家真不知如何对付这样吹毛求疵的观众；所以演员，以及鼓舞他的剧作家或曲作家，都要煞费苦心地在这样无聊、自负、不识鉴赏的观众身上，寻找一点残余的情趣。然而，向来就是这类“批评家”构成观众：中学生，小学生，甚至最无害的妇女，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教育和刊物养成这样的艺术观。艺术家中的优秀份子，对付这样观众，唯有指望唤起他们的道德宗教情操；在其实应该以强烈艺术感染力使真正观众心荡神驰的场合，剧作家反而要乞援于道德世界的秩序，或则要鲜明地刻划一些重大的，至少是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社会倾向，例如，爱国运动或战争时代，国会辩论或犯罪裁判，使观众忘记了挑剔而被这类感情吸引；——这已经去艺术的真正目的甚远，而必然直接陷于对这种倾向的迷信。然而，向来一切假艺术所遭遇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这些倾向非常迅速地衰落了，譬如，使用戏剧为民众教育的手段，这种倾向，在席勒时代是严肃对待的，现在已落于不足为训的古风废习之列。当批评家雄霸于剧场和音乐厅，当新闻记者控制了学校，报纸支配了社会，那时艺术便沦为茶余酒后的闲谈，审美批评被目为结团虚荣、狂乱、自私、加以毫无创见的可怜虫之手段。叔本毕曾用豪猪来比喻这种人的性格；其结果，是艺术从来没有被人谈论这么多，但受人敬重这么少。然而，我们还能够交上一个懂得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的朋友吗？让每个人照自己的感想答复这个问题吧：他无论如何会用他的答案表示他对“文化”的认识，要是他至少肯尝试解答这问题，而不是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的话。

另一方面，许多得天独厚的人，虽则已经逐渐变成批评的蛮子，有如上述，但他们也许还会谈谈例如“罗恩格林”①的成功表演对他们产生那料想不到莫明其妙的影响：不过这也许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手在指点他，提携他，所以当时使他激动的种种不可思议，无可比拟的感觉，始终是独立的，宛若一颗神秘的星光，在刹间一闪之后，便熄灭了。然而，唯有那时，他才揣摩到审美观众的心情。

①罗恩格林（Lohengrin）是德国中古时代一种传奇中之男主角，瓦格纳著有歌剧“天鹅骑士”（Schwanenritter）传世，其主角即为罗恩格林。

谁想严格地考验自己是不是类似真正的审美观众，抑或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家之列，只须抚心自问，他欣赏舞台上表演的奇迹时的感触如何：他是否觉得他那坚持严格心理因果律的历史意识受到侮辱呢，他是否善意地承认这些奇迹是儿童所喜闻乐见，但对他格格不入的现象呢，抑或他能从其中取得一些别的经验？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测量他了解神话的能力毕竟有多少。神话是集中的世界画景，作为现象的缩写来说，是不能缺少奇迹的。然而，很有可能，几乎每个人在严格检查之下，总觉得自己被现代文化的历史批判精神腐蚀得这么深，以致只有在学术上，通过间接的抽象，才相信昔日也许有神话存在。但是，没有神话，则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失掉它的健康的、天然的创造力，正是神话的视野，约束着全部文化运动，使之成为一个体系。正是依赖神话的救济，一切想象力，一切梦境的幻想，才得免于漫无目的的彷徨。神话的形象，必须是肉眼不见，但无所不在的护守神灵：在神鬼的庇佑下，年轻的心灵逐渐长成；凭鬼神的指点，成年人明白了自己的生存和斗争的意义；甚至国家也承认，最有力的不成文法莫过于神话的根据，它保证国家与宗教的联系，证明国家从神话观念长成。

另一方面，我们试设想不靠神话指导的抽象的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道德，抽象的正义，抽象的国家；我们试设想，不受本国神话约制的艺术想象力如何想入非非；我们试设想这样一种文化：它没有固定的神圣的发祥地，而命定要耗尽它的一切潜能，要依靠一切外来文化艰苦度日，——这就是今日的时代，苏格拉底主义因为铲除神话而招致的恶果。今日，丧失神话的人们，总是饥肠辘辘，徘徊在过去时代中，竭力去探寻，去掘发一些根苗，哪怕是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探掘。我们如饥如渴的现代文化的强烈的历史兴趣，我们集无数其它文化之大成，我们如火如荼的求知欲；——这一切表示甚么呢，可不是表示丧失了神话，丧失了神话的故乡，丧失了神话的母怀吗？试问这种文化的狂热不安的兴奋，不是像饥者贪得无厌，饥不择食，还像甚么呢？这样一种狼吞虎咽，不知餍足的文化，即使接触到最滋补最有益的东西，也往往把它化为“历史与批评”，试问谁愿意给它更多一些营养呢？

我们也定必为德国民族性惨然感到失望，如果它已经陷入这种文化的樊笼而不能自拔，甚或与之同化，像我们触目惊心地见到文明的法兰西就是这样情况。长久以来，法国的最大优点和巨大优越性的原因，在于人民与文化之一致，但是今日我们见到这点，反而不禁为自己庆幸：我们那颇成问题的文化，向来与我们民族性的高贵心灵，毫无相同之处。反之，我们的一切希望，都无限眷恋地寄托在一点认识：即，在忐忑不安的文化生活和痛苦挣扎的教育制度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精力充沛的原始力量，当然它仅在伟大时代偶或有力地骚动起来，然后再度陷入梦中，梦想着未来的苏醒。德国

的宗教改革，就是从这深渊里成长起来的，在它的赞美诗中，第一次听到德国音乐的未来旋律。路德的赞美诗的音调，是这样深刻、勇敢、感情丰富，非常温柔美好，宛若在阳春已临近时，从茂密的丛林里，传出酒神祭第一声迷人的呼唤，酒神信徒的热情磅礴的行列，就以赛过它的回响答复这呼唤，我们为德国音乐感激他们，我们为德国神话的再生也将感激他们。

我想，我现在必须带引乐意追随的朋友到一所高处，让他独自静观。那儿他只有三数伴侣，我将鼓励他喊道：我们必须紧紧跟住我们的辉煌的引路者古希腊人呀！为了澄清我们的美学知识，我们事前向他们借用两个神灵形象，每个统辖着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由于他们彼此接触，相得益彰，我们从希腊悲剧上获得一个概念。由于这两种原始艺术冲动的显然缺裂，希腊悲剧的崩溃过程似乎是势所难免的，希腊民族性的衰落及其变质，同悲剧的崩溃过程如响斯应，这就唤起我们严肃的深思：艺术与人民，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在根基深入必然紧密地同根连理。悲剧的崩溃同时也是神话的崩溃。在崩溃之前，希腊人不由自主地，必须把他们的一切经历，立刻同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真的，只有通过这联系，他们才能了解往事；所以，在他们看来，甚至当前的事件也必然是subspecie aeterni（属于永恒范畴），就某种意义来说，是超时间的。然而，国家乃至艺术，也投入这超时间的洪流中，以便解除目前的负荷和热望，以便憩息一下。甚至一个民族，——何况是一个人，——究有多少价值，也全视乎它能在自己的经验上打下多少永垂不朽的印记；因为，仿佛是这样，它才能超凡脱俗，这样，它才显出它对时间之相对性，对人生之真谛，对人生之哲理的无意识的内心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开始从历史上认识自己，并且摧毁它周围的神话堡垒，那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往往带来一种断然的世俗倾向，使它背弃了往昔生活的无意识的哲理，及其一切道德结论。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了神话的毁灭；所以必须毁灭了这两者，才能脱离故土，在思想、习俗、行为的荒漠中无拘无束地生活。甚到那时，这种超脱的冲动，还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崇拜，即便是衰弱的崇拜：那是力求生存的科学苏格拉底主义；但是，在其较低阶段，这种冲动只能引向热烈的探索，而逐渐消失在各处积累的神话和迷信之地狱中：希腊人端坐在这地狱中央，依依不舍，直至他晓得，象格里库卢斯（Griculus）那样，以希腊的乐观和希腊的无忧来掩饰自己的狂热，或者以某些阴森的东方迷信来完全麻醉自己。

自从亚历山德里亚—罗马古学，在难以说明的长期中断之后，终于在十五世纪复兴以来，我们今日触目惊心地接近了这种情况。同样盛旺的求知欲，同样不知餍足的发明之乐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加以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现在的轻浮崇拜，或者对当代，对一切sub specie saeculi（属于世俗范围）事物的麻木不仁的疏远；——这些朕兆，使人想到这种文化之核心中有同样的缺点，想到神话的毁灭。移植一种外国神话，不断成功，而不致无可挽回地伤害树木，似乎是绝不可能的；这颗树有时也许是相当壮健，靠惨淡斗争足以再度排除一切异己因素，可是在惯常的情况下，它定必萎弱不振，或者根枯叶茂。我们十分看重德国民族性的纯粹而强健的核心，所以我们敢于期望它排除那些勉强移入的异己因素；我们认为，德国精神将有可能从新作自我反省。或许，不少人认为，德国精神的斗争必须从排除罗马因素开始；从而，他们在

最近这次战争的胜利战果和浴血光荣中，看到这种斗争的一点表面准备和鼓舞；然而，在竞争热情中，必须找到一种内在要求，才能始终无愧于这条路上的崇高对手，无愧于路德以及我们的伟大艺术家和诗人们。但是，您切莫以为：没有我们的家神，没有神话的家乡，无须“恢复”德国一切遗产，也可能参与这场斗争。如果德国人畏缩不前，环顾四围，要找一个引路人领他回到久别的故乡，因为他再也不认识故乡的道路；那末，他只须倾听酒神的灵禽的快乐迷人的啼声，它正在天上翱翔，愿意给他指点前途。

在歌乐悲剧的特殊效果中，我们要举出梦境幻觉：我们靠这幻觉，才得免于陶醉音乐中，并与之合一，同时，我们的音乐激情，便在这梦境领域以及其间的鲜明的缓冲境界，得以尽量渲泄。因此，我们认为：正是通过激情的渲泄，剧中的缓冲境界，即戏剧本身，才从里及表地显得了如指掌，达到一切其它梦境艺术所不能翼及的程度；所以，既然这种艺术仿佛附在音乐精灵的翅膀上凌空飞去，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力量达到最高的扬举，从而梦神与酒神的兄弟般的同盟，就是这两型艺术的目的的高峰。

当然，正当音乐从内部予以阐明之际，梦境的光辉画景是不能达到低级梦境艺术的特殊效果的。史诗的雕刻的效果，强使静观者默然神往于个性化的境界，在戏曲方面就不能实现了，尽管戏曲是更生动更鲜明。我们欣赏戏曲，用洞察的慧眼深入其内部激动人心的动机境界；但是我们仍觉得，仿佛只是一个象征世界掠过眼前而已，我们自以为已经揣摩到它的最深刻意义，但愿拉开它，像拉开帐幔，看看幕后的真相。最鲜明如画的地方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因为它好象显露了，而同时也隐藏了一些东西；正当它似乎以其象征的启示，鼓舞我们去撕破帐幔，以暴露其神秘的背景之际，那充满光辉的景象，却迷住我们的眼睛，阻止它去看深一步。

谁没有体验过这种情况；既不得不看，又同时向往视野之外的东西；谁就很难想象，在欣赏悲剧神话之际，这两种过程明明是同时并存，同时感受的。真正的审美观众会证实我的话；我认为，在悲剧的特殊效果中，只有这种并存现象最值得注意。现在，如果把观众的审美现象转化为悲剧艺术家的审美过程，您不难明白悲剧神话的起源了。悲剧神话，具有梦境艺术那种对假象和静观的快感。但同时它又否定这快感，而在这鲜明的假象世界之毁灭中，得到更高的满足。悲剧神话的内容，首先是歌颂战斗英雄的史诗事件。然而，英雄的厄运，极惨淡的胜利，极痛苦的动机冲突，简言之，西烈诺斯智慧之明证，或者用美学术语来说，丑恶与和谐，往往再三出现在许多民间文学形式中，尤其是在一个民族的精力充沛的幼年时代：——这种莫明其妙的特点从何而来呢，难道人们对这些东西真的感到更高的快感吗？

因为，虽然生活中确实有如此悲惨的遭遇，但这事实很难说明一种艺术形式的起源，设使艺术不仅是自然真相的模仿，而且其实是自然真相的哲理说明，为了战胜自然而创造的。

悲剧神话既然主要是属于艺术范围，它也就完全参予一般艺术美化现实的哲理目的。然而，如果它以受难的英雄形象来表现现象界，它到底美化了甚么呢？它绝不可能美化了现象界的“现实”，因为它对我们说：“你看这个！留心细看呀！这是你的生活！这是你们生存时计上的时针！”

那么，神话指示出这种生活，是为了替我们美化它吗？否则，我们将如何解释，甚至这样的形象也带给我们审美快感呢？我讨论的是审美快感，我

也深深知道：除了审美快感以外，许多这类形象间或还能唤起一种道德快感，例如怜悯，或道义胜利之类。然而，如果你认为悲剧效果完全出自这种道德根源，像许久以来在美学上所认为当然如此，那末，你切莫以为，你因此就对艺术颇有贡献。因为艺术首先必须坚持它范围内的纯粹性。为了说明悲剧神话，第一个要求是：它的特殊快感。必须在纯粹审美范围内寻求，而不应侵入怜悯和恐惧，或道德崇高等领域。然而，丑恶和不和谐、悲剧神话的内容，又怎能唤起审美快感呢？

现在，我们必须勇往直前，跃入艺术哲学的领域。所以，我要重复我上文的命题：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与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在这一意义上，悲剧神话的功能，就在于使我们相信：甚至丑恶与不和谐也是一种艺术游戏，意志便以此自娱，而永远充满快乐。然而，这种难以领悟的醉境艺术的原始现象，在所谓“音乐的不和谐”的特殊意义上，立刻显得无比地明晰，而且可以直接体会；正如，一般地说，唯有以音乐同世界对照，我们对于所谓为世界辩护的审美现象之意义，才能有一个概念。悲剧神话所唤起的快感，与音乐上不和谐所唤起的快感，本是同出于一个根源。酒神祭的热情，及其在痛苦中体验到的原始快感，就是音乐与悲剧神话的共同根源。

借助于音乐的不和谐关系，我们岂不是能够同时把悲剧效果这个难题基本上简化了吗？

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所谓“意欲看悲剧，而同时又憧憬着视野以外的东西”是甚么意思。就音乐上的不和谐而言，我们不妨指出这种心情的特征如下：我们愿意谛听，而同时又憧憬着听觉以外的东西，向往无限的境界，对了如指掌的现实感到最高快乐而神飞天外。这种现象，使我不由得想到：必须把这两种心情看作同一的醉境现象，我们不断地看到个性世界忽而建成，忽而毁掉的儿戏，仿佛原始的快感在横流旁溢，正如玄秘的赫拉克利图把创造世界的力量譬作顽童嬉戏，这里那里叠起石块，筑成沙堆，而又把它推翻那样。

所以，为了正确的估计一个民族的醉境能力，我们不但要想到他们的音乐，而且要把他们的悲剧神话视为这种能力的第二佐证。至于音乐与神话的密切关系，也同样必须设想：一者的蜕化衰落，势必引起另一者的凋败。一般地说，神话之衰微，往往表示醉境能力之削弱。然而，关于这两者，试看德国天才的发展，便毋庸置疑。在歌剧上，正如在我们那无神话存在的抽象状态，在堕落为娱乐的艺术上，正如我们凭概念指导的生活方面，我们都见到苏格拉底乐观主义，它既否定艺术，又虚度人生，幸而还有一些使我们快慰的征兆。虽然如此，但德国精神还睡在深不可测的渊壑中，安然无恙，奥妙莫测，还保持着醉境力量，如同一个好梦正浓的武士；酒神祭的歌声，从这深渊飘送到我们的耳朵，教我们知道：这位德国武士，在快乐而庄严的梦境中，尚且梦着他的原始的酒神神话。你不要以为：德国精神已经永远失掉它的神话故乡，因为它依然清楚地听到灵岛的啼声在诉说故乡的美景。有朝一日，它一旦从酣睡中觉醒，朝气焕发，那时它将斩蛟龙，杀掉狡猾的侏儒，唤醒勃伦希德（Brunhild）①，——那时甚至沃顿（Wotan）②的长矛也不能阻止它前进！

我的朋友，您是相信酒神音乐的，您也知道悲剧对我们的意义。在悲剧中，我们见到悲剧神话从音乐里再生——在诞生时，我们能希望到一切，而

忘掉最痛苦的事情。然而，使我们大家感到最痛苦的，是德国天才离家去国，为狡猾的侏儒们效劳，屈辱久矣！您是明白我的话的，最后您也将了解我的希望。

①德国神话史诗中之一女王。

②德国传说中一武士。

二五

音乐与悲剧神话同是一个民族的醉境能力之表现，而且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两者都溯源于梦境领域之外的一个艺术领域；两者都美化了一个境界，那儿，在快乐的和谐中，一切不和谐的因素和恐怖的世界面影都动人地消逝了；两者都信赖自己的极其强大的魔力。玩弄着哀感的芒刺；两者都以这种游戏来证实甚至有个“最坏的世界”。在这场合，酒神比起梦神来，就显然是永恒的本源的艺术力量；要之，他唤起了整个现象界，在这当中，必须有一种新的美化的假象，才能使得个性化的世界永远栩栩如生。如果我们能设想“不和谐”化身为人——否则人是甚么呢？——那末，为着生存下去，这种不和谐的化身，就需要一种壮丽的幻象，以美的面纱来罩住它的容貌。这就是梦境艺术的真正目的；我们把这美丽幻景的无数表现统称为梦境艺术，它们在每一刹间都使得一般生活值得留恋，而且驱使我们去体验最近的未来。同时，凡是人从万有之根源，从世界的醉境底层，所能意识到的，都可能被梦神的美化威力再度克服；所以这两种艺术冲动，不得不依照永恒正义之规律，按严格的互相比例，各自展开其威力。当酒神的威力以我们所目睹之势，高涨起来，梦神也定必披上云彩，降临到人间，未来的世代行将见到他的最丰富最美丽的效果。

然而，任何人也一定可以凭直觉知道这效果的必要性，只要他一旦，哪怕是在梦中，觉得自己回到古希腊的生活中。踯躅在伊奥尼亚颀长的柱廊下，仰望轮廓鲜明的天涯，身旁灿烂的雕塑反映着自己的美化的风姿，周围的人们在庄严地游行，或者温柔地走动，唱着和谐的清歌，踏着律动的舞步；——在美的不断流入中，他怎能不举起双手对着梦神阿波罗喊道：“幸福的希腊人啊！在你们中间酒神狄奥尼索斯定必是多么伟大呀，如果提洛斯之神阿波罗认为必须以这样的魔力来医治你们的酒神狂热！”然而，对于怀着这样心情的人，雅典的老人也许会用埃斯库罗斯的崇高的目光望着他，说道：“好奇的来客啊！您也应该说：这个民族受过多少苦难，才能够这样美呀！可是，跟我去看悲剧吧，和我一起在这位神灵的庙坛献上祭牲！”

（根据Alf red Baeumler编的“尼采全集”卷一译出）（缪朗山译）

（一）

一、存在客体的导师

无论我以善或恶的眼光来看人，总觉得每个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刻意倾力保存人类。这当然不是出于任何对人类同胞爱的情操，而只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再也没有任何比这本能更根深蒂固、更冷酷无情和更不可征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质。

虽然我们早已预备习惯用一般短浅的眼光去严格区别我们的邻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善的或恶的。但当我们来做一个统计，并且多花些时间思考整个问题时，将不敢相信这种界定与区别，最后便只得不了了之。即使是最有害的人，或许也仍会去关心保存人类（包括最有益的人），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或者用不含人类早已腐化衰退的刺激去影响别人。

憎恨，常导致灾害、贪婪、野心以及其他所谓邪恶的东西——属于保护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制度，一个相当浪费、且大体说来非常愚昧的制度，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证明了使人类得以保存至现在。我亲爱的同胞和邻居们，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活到目睹人类遭遇那能危害人类也许使人类早在数万年前便已灭绝而现在连上帝都无法挽救的“难以想象”的、“非常严重”的不利处境。要满足你最好或最坏的欲念，最好是去经历一场大难，不管是什么样的历练，都可能使你在某方面成为人类的高瞻远瞩者与施舍者，人们可能赞颂你，相反的，也许嘲弄你（不过你将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有资格嘲弄你的人）。有一天，当他们恍然大悟时，他们会找回失去的良知，嘤嘤泣诉他们的不幸与羞耻，并投入真理的怀抱。

或者我们会笑自己，如同笑那最实在的真理。因为对于真理的最高体验及所知仍嫌不足；即使是最具天才的人依然无法能望其项背！不过，笑声仍是充满希望的。当那句“人类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算什么！”箴言被纳入人性之中，当最后的解脱捷径一直摆在你面前时，也许笑声和智慧便联结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唯一的“欢悦的智慧”）。无论如何，那总是两回事。同时，当存在的喜剧自身尚未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时，则它依旧是属于悲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

这些道德与宗教的创立者、努力追求道德价值的鼓吹者和唤醒良知的导师们的新风貌究竟暗示着什么？他们一直是那一方面的英雄，他们虽然也看到其他方面，但是由于太过关心自己这一面，以致这些英雄之于那一面就好象是一种活动的布景或机器，扮演着密友及心腹侍从的角色，随时为那一面作服务的准备（例如，诗人便常是某些道德或其他什么的仆从）。很明显的。这些悲剧性的人物也会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虽则他们自命是在为上帝的利益而工作，仿佛是上帝的使者似的。他们也会促时人类的生命，同时助长生命中的信仰。

“活着是值得的，”他们都如此喊道。“生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东西，它们

被深深隐藏着，对这些重要的东西要小心啊！”这些鼓舞的话同样支配着最高贵的人和最卑贱的人，也就是这个鼓舞一直激发着理性与热情精神，保存了人类。这些动机既造成如此辉煌的成就，便力图用它所有的力量使我们完全忘掉那仅仅是一个刺激、本能、愚昧和无根据的行为。

生命是应该被热爱的，为了……！人应该有益于自己和邻人，为了……！所有这些“应该”和“为了”暗示了一切，甚至将来！由于那些都是必然而没有经过构想，不自觉地发生的行为，所以应使其成为有构想而且是经由理性的最后支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伦理学家便自告奋勇地在存在中作策划的导师，为此，他还发明了另一个不同的存在。这样子，新的机械便将旧的普通“存在”吊离旧的普通枢纽。

不！他不希望我们笑那存在，或者笑我们自己、他自己。对他来说，个人总是个人，有些东西自身始终是一个无限，人类既非是一个“整数”，也不是一个“零”。不管他的发明与价值是多愚昧，多执着，以及他是如何严重地误解了自然之道并予以否定——所有的伦理制度迄今一直是如此愚昧和违反自然到很深的程度，故而他们任何人都足以使人类毁灭——无论何时何地，那“英雄”都会跃然登台，而且有新的寻获：相同人物的可怕笑声，以及许多人对那思想的捧腹大笑。

“是的，活着是有价值的！是的，我应该活下去！”生命和你我大家再次对自身引起兴趣。不可否认的，迄今为止，“笑声”、理性和自然总算居于那些伟大的策划导师的上风。

最后，存在的短暂悲剧终会再度转变成永恒的喜剧，还有“一连串的笑声”。由于这个“矫正的”笑声，人的本性已整个地为策划存在的导师们的新风貌所改变——人的本性现在成为一个附加的必要条件，即那些导师和“策划教义”的新风貌的必要条件。

人已逐渐变成一个耽于空想的动物，他必须比其他的动物践行更多的存在状况：人必须时时刻刻相信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若是没有周期性的对生命产生信心、相信生命中的理性，则人类也不可能有如此繁盛。人类也一直再三宣告：“有些东西着实是不可以笑的。”

而最有洞察力的博爱主义者也加上几句说“不仅是好笑的与欢悦的智慧，还有悲剧的智慧，都会用它崇高庄严的无条理角度来评价保护人类的方法和必然性！”

因此，你了解我吗？我的兄弟！你是否已了解这个新的兴衰律？我们也将会有属于我们的时代！

二、知性的良知

我经常重复同样的经验，而总是要作一番新的努力去抵制它，虽然事实如此，但我着实不愿相信：大多数的人均缺乏知性的良知。真的，我似乎常感觉到，在作此请求时，一个人在大都市里就象在沙漠中一样地狐独。每个人都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你，并且用他的尺度来评证这个好、那个坏，而当你说他们的衡量并不十分准确时，没有人会羞愧而脸红，也没有人会对你表示愤怒，他们对你的怀疑也许只是付之一笑。说真的，大多数的人并不觉得相信这个或那个并依以为生。而没有事先去了解赞成和反对的最确实理由，事后这些理由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困扰，这是鄙俗而不齿的——即使是最有天赋的男人和最高贵的女人也常在这“大多数的人”之中。

但是，对我来说，善良、高雅和天才又算什么呢，假如在一个人的信仰和判断中，他的这些美德有丝毫的懈怠，假如他不能坚持那份真实作为最内在的渴求和最深切的需要，那就可以区别一个人的高低！

在某些虔诚的人当中，我发现到令我嫌恶的理由，并且以此对待他们：至少他们的败坏的知性良知会以同样的态度背叛他们自己！但是站在重复一致的论调和所有不可思议的、不明显不确定的存在里面，不去追问，不因欲念而战栗，且欣然地接受问题而不憎嫌提问题的人（甚至使他愉快到生倦的地步）——这就是我所认为的鄙俗而不齿，也是我在每个人身上首先要找的情境。有些愚人或其他的人常一再地要说服我说，只要是人，他就会有这种情感。

我想这就是我特殊的“不正当的风格”罢。

三、高贵和卑贱

对于卑贱的人来说，一切高贵的、宽怀大量的情操都显得是不当的，因为最高等的与最上流的皆是不可信的。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话时，他们会眨眨眼并且似乎想要说“无疑的，一个人不能看穿所有的墙还是有好处的”。他们嫉妒高贵的人，就好象他经由诡秘的方法而找到利益似的。当他们都十分率直地深信没有自私的意图和报酬时，他们视高贵的人为一种傻子，他们轻蔑他的快乐，并且嘲笑他眼中流露出来的辉光，“一个人怎能乐于处在不利的地位，一个睁着两眼的人怎么会希望遭遇不利的境况！那一定是他受了高贵的人的影响，理智有了毛病。”他们如此想，随即现出轻蔑的脸色，就象他们轻视从他固定的意念中得到疯狂的喜悦一样。大家都知道，卑贱的人只想保持他看得见的利益，而且这种观念比最强的刺激（并非企图不正当的行为）还强烈——那就是他的聪明和妙想。

和卑贱的人比较起来，比他高等一点的便显得更无理性——因为高贵、宽怀大量和自我牺牲的人事实上都经不起他自身的刺激，而且当他处于巅峰状况时，他的理性就会整个低落。一只动物，它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它的幼儿，或者在交配的季节里跟随异性临艰履险，毫不顾虑危险与死亡。它的理性会暂时中止，因为它将所有的喜悦都贯注在幼儿和异性身上，而由喜悦而产生的畏惧强烈地支配它，它便显得比平常笨拙，就象高贵及宽怀大量的人一样。

他既具有如此强烈的喜悦和痛苦的感觉，则理智若不是该在它们面前保持缄默，就应当屈就为它们服务。他的心跑到脑子里去了，一个人如此诉说“激情”，那是非理性或乖张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是空想而独断的，他总是会冒犯那些受“食欲激情”支配的人，他明白那诱惑在这里是扮演着暴君的角色，但是他不了解，譬如说，一个没有爱的知感的人，怎么会拿他的健康和荣誉作赌注下在这盘赌局里。

高等一点的人在致力于尝试特殊的事情、通常不影响别人的事情和似乎并不美好的事情时，他们的价值标准会和一般人不一样。但在他这特殊的尝试表现中，大部分的信仰仍无异于常人的价值标准，他还是希望他信仰的价值标准和一般人同样明确。如此一来他就变成不可理解和不切实际。这些人很少有足够的理性去了解并与平常一般人相处，因为对大部分高等一点的人而言，他们深信自己具有隐藏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激情”，而且他们对此信念极为热衷并大力辩护。

假如这些特殊的人不了解自己本身就是特殊的，则他们又怎能去了解卑贱的人，并且正确地评估一般平常的人？！这也是他们常认为人类愚蠢、失当和胡思乱想的地方，对世界的疯狂充满了惊讶，而不明白“有一件事是必需如此的”——这就是高贵的人永远不当之处。

四、哪个保存了人类

最强与最坏的人迄今一直超越在人类的最前面：他们总是使睡着的人们再度振作起来（井然有序的社会常使人类的激情昏昏欲睡）。他们一再唤醒人们要有和新的东西作比较、有冒险反抗和热衷于未曾尝试的追求等等的精神，他们逼使人们提出新的看法去对抗另一个看法，提出新的理想计划去对抗另一个理想计划——使用权力，用倾覆界碑，尤其用虔诚的侵犯，甚至也用新的宗教与道德！

而同样的“弱点”也依旧在每个新的传教士和导师身上——新的东西往往会使征服者声名狼藉，虽然它会使自身显得更精炼，而且不会立即使肌肉得以运动（由于这个缘故，应该不致造成如此声名狼藉！）。

无论怎样，新的东西总是在企望克服邪恶的环境之下产生，它尝试去倾覆旧的界碑和旧的虔诚，“只有旧的才是好的！”。每一个时代的好人都能深入旧思想的根底，并孕育其果实，他们也是时代精神的耕耘者。但是每块土地最后都变成干涸，而且邪恶的犁头也会一再地光顾。

现在有一个在基本上就犯了错误的道德理论，它十分著名，尤其是在英国，根据这个道德理论，“善”与“恶”的判断是以它“得当”与否的经验累积为凭藉，所谓“善”就是能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但事实上，“恶”的刺激所带给人类相当程度之适当而且在不可缺少的保存维护上，其影响是与“善”一样的——只是它们作用不一样罢了。

五、绝对的责任

所有的人都觉得需要最强烈的字眼和音调，最动人的举止风度，为的是去影响支配别人，而这是无法侥幸的。革命的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传教士，所有这些人一提到“责任”，事实上，他们也老是提到具有绝对性质的责任——没有这种责任的人就没有感伤的权力（他们很清楚这个权力）！他们就想攫取劝诫某种绝对不可避免的道德哲学，或要同化许多宗教，一如马志尼（Mazzini）所作的。

因为他们要得到人们的绝对相信，就必须先要绝对相信他们自己（基于某些在其自身中至极而无可争论的支配与提升）。这样，他们的跟从者与下属便会乐于感觉并宣告他们自己。这里我们就会产生最天然的，其中大部分也是道德启蒙运动和怀疑论的最有力的对手，不过他们毕竟不多；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任何以利益诱导服从的地方，便会有许多那些对手，当争论和荣誉似乎都在阻止它时。

当一个人想到身为一个君主或一个党派、组织、甚至财团的工具时，他会感到很可耻，而希望只是这个工具、或者在他自己和大众面前是如此。这种人企需一种在任何时刻都能诉求的感伤性的原则——一个绝对“应该”的原则，一个人可以不必感到羞愧地去服从自己，而且表现自己是受支配的。所有更高尚的卑屈很快地会把握住那绝对不可避免的，而那些要将责任的绝对性质抽掉的人才是致命的敌人：“端正”

向他们要求这个（原则），而且不只是端正。

六、尊严的失落

冥想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形式上的尊严。正式且庄严的冥想形式使得冥想的人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而且人们也不再能接受一个古老作风的智者。

当我们走在路上，在旅途中，或在处理各种事务的场合，我们匆忙地思想，甚至在处理最重要的事务时也想。我们企需一点休息准备的时间，甚至一个小小的宁静。好象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部在不停转动的机器，即使在不如意的状况下，它依然在活动。以前，这种情形只有当一个人在某些场合要思想时他才会知觉到——那也许是例外——现在他想要变得更加聪明，并且将他的心志聚集在一个思想中。为此，他拉长脸，停下脚步，就像一个祈祷者——不，当思想“来时”，他依旧会在街上站立几个钟头（用一只或两只脚）。

这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七、费心的工作

对于目前要拿道德的问题作为研究主题的人而言，眼前正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

在任何时期、任何人（伟大的或渺小的个人）身上，所有的情欲都必须单独去考虑，个别的去跟踪探寻。一切人们对事物的理性态度、价值观念与诸般解释都必须是明明白白的！

迄今为止，所有那些曾为存在添加许多色彩的东西都缺乏一个历史：我们是在哪里找到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以及羡慕、良知、怜悯与残酷的历史呢？甚至一个法律的比较历史也同惩罚的比较历史一样付诸阙如。对于将日子区分为若干劳动、娱乐及休息等时间的一般观念是否曾经作过探讨呢？我们是否了解道德对于营养之物的影响？是否有一种营养哲学（人们不断反复地大声呼吁赞成或反对素食主义，便证明了还没有一种这样的哲学）？人类自治方式的生活，例如修道院的生活，其经验有没有收集起来？有没有人宣布过婚姻与友谊的辩证法？对于日常的生活习惯，商人、学者、艺术家和工人，他们之中有没有人去思想过？需要我们去想的实在太多了！

对于诸多事情，人们只是径直视为人类的“存在状况”而已，而之所以如此认为的理性、情欲及习惯等因素，他们是否有去一探究竟？在单独观察各种不同程度的发展上，关于人类的刺激方面已有所收获，而且尚有进展。根据不同的道德趋势，那些最为花费心血的人将会完成更多的成就，这对整个世代以及有系统地合作的世代学者们是需要的，为其可将已完成的资料和观点在作透彻的研究。理性对于不同的道德趋势所作的决断同样是真实的（“有什么理由使这个基本道德的判断与标准之最高价值的太阳照耀在这里，而彼处又是另一个太阳？”）。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工作，就是要指出所有这些理性所犯的错误，并对以往迄今的道德判断的整个本质作一决断。假定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则一切问题的绝大部分批判就要放置于最前面的地位了（不管科学是否处在一个完成人类行为目标的立场，而在它证明了它能将那些批判弄掉或废止）接着便是一连串的实验过程，而在实验过程中，每种英雄行为自身都得到了满足。一个历经几世纪的实验常常被放置在先前那些伟大的工作与奉献之历史中的不显眼处。

科学迄今仍未建立起它巨大的架构，不过那个时刻终会来临。

八、无意识的德行

人的特性在于有意识——尤其是当他对周遭的环境感到十分清晰时更是如此认为——此外，我们也可从人们只倾心于在进展中的律则而排斥其所不解或一知半解的人类之赋性此一事例中略窥一二；由于“意识”本身的敏锐和灵巧，故而往往使得一些更敏锐、更灵巧的人也会有懵懂而不自觉的时候，就好象是意识的特性背后并没有隐藏着什么似的——亦有如在爬虫类动物的鳞片上作精致的雕刻（如果把那些雕刻品看成是装饰品或爬虫的护甲，则都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透过显微镜才有办法看个清楚。故而，只有具备像动物一样的视觉，才可能把那些雕刻看成装饰品或护甲。但是，谁会具有动物的视觉呢！）举个例来说，我们有智慧、野心和敏锐的触觉，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些。其实，我们也曾具有过更大的智慧、野心和敏锐的触觉，但是这一切——我们的鳞片——存在的时候，显微镜还没发明呢！而直觉道德会说：“好极了！他至少认为无意识的道德是可能的——这样便能使我们心满意足了！”

唉，你们这些毫不精密的生物呵！

九、我们的冲创

人性在其早期就具有了许多的东西，但由于是在刚萌芽的初期，尚很微弱，以致它并未注意到已具有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日后突然都很明显地呈现出来，也许是数世纪罢——就是这段时间，使得那些东西变得强壮而成熟。

对某些人而言，在某些时期，似乎会整个缺乏这个或那个天赋，这个或那个德性；不过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罢，若是我们有时间等待，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总有一天，他们会将先人们自身尚不知晓的内在本性表白在世人面前。当然，也时常会有儿子背叛父亲的，这样在他有了儿子之后，则最好是不要太早了解他自己。

在我们的内心都隐藏着整个花园和耕地，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我们都是活火山，终会有爆发的时刻——至于什么时候，当然没有人能知道，甚至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预测。

一○、人类的隔代遗传

我最爱想到在一个时代里的少数人，他们有如过去文化的回光突然浮现，他们的影响力并不随时代而消灭，就象一个人与其文明的隔代遗传，因此，他们仍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现在的人觉得他们似乎很陌生、稀少与特别，而对于觉得是这些力量孕育他们去面对一个不同的相对世界的人而言，他必须为他们辩护，尊崇他们，并使他们的东西达到更成熟。

为此，或许他会成为一个伟人，不然就是一个疯狂的怪人（假如他不及早一起毁掉的话）。

以前，这些稀少的特质是很普通的，因此常被视为平常，认为他们和一般人不可能如他们一样伟大，因为发狂与孤独对他们并不构成危险。主要是他们生活在旧式的家庭中，而且古老的刺激冲击造成他们那种气质，而在种族的特性、习惯和价值观念改变太快的环境中不可能有这种隔代遗传。

人类所含藏的进化推展力量，其行进的速度好似音乐的拍子，就我们目前的处境来说，进化的“行板”是绝对需要的——一如热情的拍子和缓慢的精

神——保护家庭的精神也是如此。

一一、意识

意识是人类与生具有的秉赋中最晚也是最近发展的，因此也是最为粗略与这些发展中最没有力的一环。无数的错误皆源于意识，它，诚如荷马所说的“不在乎命运”，常导致一个动物或一个人比其预期的还要提早崩溃。要是保护的本能不那么强而有力的话，就无法作到一个有如调节装置的功能；用乖张的判断，睁着眼做梦，肤浅和轻率，简单地说，只用意识，人类就必定会走向崩溃和毁灭，或者若是没有前者那些因素，人类早就比后来更糟糕！

在一个机能尚未完全形成与成熟之前，对有机生物是有危险的，假如它能完全压制的话那是最好！而意识就是这样完全地压制着一切，而且丝毫没有一点得意！人们认为这就是人的精髓，是他身上持久的、不变的、究极的与最原始的东西！意识被视为是既定与固定的，它没有“成长与间歇性”！它是“有机生物的单独个体”！——这个对意识的可笑的高估及误解，也有其由于完成太快而阻碍其发展的巧妙效用。因为人类相信他们已经占有意识，他们在获得它时并没有给予自身增添什么麻烦——不过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在人类的眼中，一个完全新的问题正在产生，而且还不容易清楚地辨认：使知识在我们身上具体化并成为一种本能。——惟有那些认清迄今为止只有错误在我们身上具体化，而所有我们的意识都与这个错误有关联的人才看得见这个问题！

一二、学问的目的

是否学问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最多可能的快乐和最少可能的痛苦，假如快乐与痛苦有非常亲近的关联的话，那么，它们两者之一的最大可能将作如何的要求呢？而对另外一个必然也会得到的最大可能又是如何？要想体验“至高无上的欢乐”，则必须也要有“悲伤至死”

的准备。也许就是这样了吧！至少斯多葛学派是认为如此，他们一贯主张将快乐减到最低程度，这样可使生命中的痛苦也减到最低程度。（当一个人用“贞洁的人是最快乐的”这句话来表示其看法，那就象学校的布告栏给学生看一样，这个诡辩的复杂问题还是留给伶巧的人罢。）

目前我们仍然有选择：不是在短暂无痛苦中的最少可能的痛苦（毕竟社会主义和所有的政治家们总不能堂堂地向人民保证稍多的痛苦），便是最大可能的痛苦，以为一个充满前所甚少尝试的高尚欢乐与享受的成长代价。如果你选择前者，你要将承受痛苦的能力压制并减到最低点，也必须把承受欢乐的能力压制并减到最低点。

事实上，人们可以利用学问将两者的目标更向前推进，也许我们尚不十分清楚学问有能力阻挡人们去享乐，应使他更冷静、更庄严和更能克制自己。但是，它也可能转变成最大的痛苦制造者！——不过，或许我们会同时发现它的反作用力：它有使另一个新的欢乐的星球世界发光的无限能力。

一三、力量意识论

凭着我们的好恶，我们常将自己的力量使用在别人身上，以造成有益或有害的结果。就造成害处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力量感觉到对方所造成的损害，因为痛苦远较快乐容易使人感受，痛苦总是要追究它的起因，而快乐则只图保持现状而从不往后看。就造成益处而言，即要善加对待那些随时准备依赖我们的人（意即那些人已习于将我们想作他们存在的理由），我们要

增强他们的力量——如此我们也增强了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要使他们明白这种优势是在于我们的力量，这样，他们会更安于现状，且对我们的力量之敌更怀敌意并与之争斗。

无论我们为行善或行恶而牺牲，我们行为基本价值是不会改变的，甚至即使是为了正当的理由而拿我们的生命作赌注，有如殉道者为了教会。对我们的渴望力量，或为了保护我们的力量而言，它确是一种牺牲。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会觉得他“获得了真理”，而为了保持这种感觉，他是如何地不让许多的“获得”溜掉！他之所以没有将之抛弃，是为了能使他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意即在那些“缺乏真理”的人之上！固然，当我们在为恶时是很少有欢乐可言的，一种纯粹的欢乐只有在行善时才能得到——那是我们仍然缺乏力量的征侯，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缺点，它才背叛了坏脾气。它为自己、也为我们已有的力量带来危险和不定，而且报复、轻蔑、惩罚和挫败的气氛使得我们的视界变得很阴沉。也只有那些对力量意识最怀疑，并对它渴望的人才喜欢在反抗的个人身上盖上力量的印戳——那些看见被征服的人便当作是施舍的对象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和厌烦。

一个人是如何习于适应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不过也和尝试有关，即他也许较喜欢慢慢地适应或者是突然地适应，也许较喜欢安全的或危险的，并有勇气去增强他的力量。——他往往要根据自身的性情才能找到这种或那种适应习惯。一件轻易得来的战利品对高傲的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认为只有精神没有崩溃的人才可能是他们的敌人。同样地，也只有遇上相当棘手的，他们才会为受害受难者全力以赴，固然那些人并不值得他们的如此拚劲和高傲，不过，他们藉此机会向与他们相颉颃的人表现出自己是多么地谦恭殷勤！

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应该表现的时候，争拚与奋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荣耀的。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未来这些具有“骑士身份”的人会使自己习于去向别人表现非常谦恭有礼的风度。而对那些并不很高傲也不希求去征服什么的人来说，同情是一种很愉快的感受；而轻易得来的战利品——那些受难者，在他们也算是一件很迷人的东西。有人说，同情是属于轻浮女人的美德。

一四、什么叫爱

渴望财产和爱情的欲念，这两者各有什么不同的关联呢？也许它们只是同一个刺激的二种名称。一种情况是，从他们先入为主的观点率然诬蔑。另一种情况是，从不满和渴望、并因此美化为“善”的观点来观察。我们对邻人的爱，是不是一种对新的“财产”的追求？同样地，我们对知识的爱，对真理的爱，以及一般对于新奇的追求这些都算不算？

我们已逐渐厌倦于老旧与安稳地拥有的东西，而再度伸出我们的手。即使是在风景最美的地方，当我们住了三个月之后就不再那么喜爱了，而任何十分辽阔的海岸都会引起我们的贪念和妄想。所拥有的东西大部份都因拥有而变小了，我们的快乐试图经由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变新而维持其自身（仅仅是拥有）。当我们对拥有的东西产生厌倦的同时，我们也对自身产生厌倦（在我们拥有太多东西的时候便会感到痛苦）。看到任何人有了困难，我们会欣然利用机会去帮助他而不有所企图，一个仁慈或有同情心的人都会这样做，而他依然会将催促他去获取新的东西的欲念称作“爱”并且乐在其中（好

象新的获得物向他推荐它自己）。

异性之间的爱很明显的背叛了它自己，一如拚命追求“占有”：情人总是希望绝对而且单独地拥有他所追求的对象。他企求对他的灵魂和身体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要单独地被爱，并且统御及驻留在另外一个灵魂里。当她认为这样着实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被排除于他所心爱的一切之外；当她认为这个情人已看到其他情敌的贫乏困穷，却只想守住他的金库好象是所有的“征服者”之中最轻率与自私的；当她最后认为，对这个爱人自身而言，这个世界不但显得冷淡、苍白和无意义，而且他已准备不顾一切要扰乱所有的秩序，并置别人的利益于不顾时，他非常惊讶于这种对财产的残酷欲望以及不正当的性爱，一直是被“美化”与“神圣化”到这种程度。是的，和自我本位相反的爱的概念，应该从这个爱推原起，当它也许确是在我本位最不适合的表示时，更应如此。

在这里，很明显的，一无所有的人和渴望拥有的人已经限定了语言的用法（当然，这在以前是很多的）。那些受“拥有许多而且太多”之惠赐的人，例如那最可爱与最被爱的所有雅典人，便确是常将“狂暴的魔鬼”这个名词漏掉一个字。不过，厄洛期（Eros，希腊爱神）总是笑这些斥责的人——他们一向是他最宠爱的。当然，在地球上到处都有一种爱的趋向，在这种趋向中，两个人相互间的贪求便导致屈服于一个新的欲望和贪念；而在一般人中，高等一点的人便想望有一个优势的立脚点以跨在别人之上。总之，谁知道这个爱？谁体验过？它的正确名字就是友情。

一五、在距离之外

这座山使整个地区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很迷人，而且显得很有意味，在我们对自己如此诉说了几百遍之后，便不经三思地对它表示激赏之意，好象它是魅力的赐与者，我们幻想着它自身必将是这个地区中最迷人的部份，因此我们毫不憬悟地就去攀登它。突然间，围绕我们的山仿佛就从我们的幻梦中失去了魔力。

我们早已忘了许多的伟大，就象许多的善，只希望隔着某些距离让人看，而且它完全来自低下的一面而非高上的一面——只有它会这样做。也许你知道在你的邻居里面，有许多人只有从某个距离才能看到并发现他自己是有耐心、有魅力和有朝气的，那是他们的自觉被蒙蔽了。

一六、越过木板

在和羞于表达感受的人们交往当中，一个人必须要会掩饰、装糊涂。任何突然变得很体贴、很热心与很兴奋的人都会令他们吃惊并感到厌恶，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看穿了他们的秘密。假如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要表达他的亲善之意，那么就最好设法让对方笑，或说些无伤大雅而风趣的话题，这样，他们的感受便能凝聚，而且恢复平静。不过，在讲这些话之前，我要先给你们一个提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彼此之间曾是如此地亲密，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扰我们的友情和同胞爱，除了仅有一块小小的木板横隔在我们之间，当你正准备踏上这块木板的时候，我问道：“你要越过这块木板来到我这里吗？”那么你就不想过来了，虽经我再三请求，而你还是默然不动。这样一来，高山大河以及能令人阻隔与疏离的一切障碍便都介入到我们中间，纵使我们想要再互相来往也没有办法了。

不管怎样，现在当你想起这块小木板的时候，除了啜泣和讶异，你再也无话可说。

一七、贫穷的刺激

任何方式都不可能使我们在穷人身上制造出一种非常富裕或者华丽的德行来。不过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将贫穷归诸于一种必然性，这样，它就不会带给我们痛苦，因此我们也不再对命运摆出一副责难的面孔。一个聪明的园丁会将花园里小溪流的水引到喷泉美女雕像的手臂上，如此，他刺激了穷困者——而他不像园丁需要那个美女雕像！

一八、古代的骄傲

我们的身上已不再有古代那种高贵的气质，因为在我们的观感里已经没有古代那种奴隶。一个没落的希腊贵族发现到，一向高高在上的他们和在最下层的群众之间竟然隔着如此无法测量的活动范围和距离，他甚至很难真切地看到奴隶（即使是柏拉图也没有完全看到）。现在的人则不然，因为我们已习于“人类平等”的理论，虽然它自身并不平等。

有一种人不能随意行动，也没有自己的时间——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卑贱的，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很重的这种奴性。依照我们的社会秩序和活动范围来看，现代人的奴性和古代人的奴性在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希腊哲学家都是怀着一种秘密感觉度过他的一生，这个感觉即是奴隶比想象中的人民还要多很多，也就是说，除了哲学家之外，每个人都是奴隶；当他们想到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看起来也象个奴隶时，便马上神气起来。我们不知道，也不能有这种神气。“奴隶”这个字对我们一点作用也没有，即使在我们微笑的时候。

一九、罪恶

去测试最好的人生和最富饶的民众与国土，并且问你自己：一棵骄傲地向天空生长的树是否能免于暴风雨的侵袭？是否能免于被冷落及反对？如果有一个对伟大的生长、甚至德行有利的环境，是否各种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便都不会属于这个“有利”的环境？毒药能摧毁一个虚弱的人，同时也能使健壮的人更加坚强——而他并不把它当作毒药。

二○、愚昧的尊严

数千年以来，凡是人类所作的最细心的事都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因为这样，细心将失去它所有的尊严。固然细心确实是必需的，也将是普遍与平常的，而一个较为挑剔的尝试会觉得这个必需性等于是一种粗俗。正如同一个真理或科学的专制将会提升虚伪的价值，细心的专制也能促使一个崭新而高尚的人类变成十分杰出。

追示高尚——那也许意味着一种愚行。

二一、致无私的教师

一个人的美德之所以被称为“善”，并不是因为那德行对他本身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那德行如我们所期许，并对我们及整个社会有好处。当我们在赞美那些美德时，每个人多少总有一点不自私及“非自我本位”的心态！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些美德（如勤勉、服从、纯洁、同情和公正）对具有它的人早就造成不小的伤害，就像在他身上一些太过强烈的刺激不能和其他理性的刺激相协调一样。如果你有一项美德、一项完美而积极的美德，而对这项美德并不是只有一种刺激在针对它，那么你将成为这项美德的牺牲品！当然，别人还是会因为你的美德而赞扬你。一个勤奋的人虽然会因为他的勤奋而损害到他的见地或者精神上的清新与创意，但是他依然会受到褒奖。

年轻人对他份内的工作“鞠躬尽瘁”是可敬的，同时也是可惜的，因为他忽略了“对个人而言，固然是死不足惜，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这种牺牲我们当然感到惋惜！而更大的惋惜是，还有人持另一种想法，即认为他自身的保证与发展比他服务社会的工作还重要！”我们之所以惋惜这个青年，并非因他本身之故，而是惋惜他是一个奉献的“工具”，没有想到自己所谓的这个“好人”，因他的死而使社会有损失。也许我们会跟着想到一个问题，即假如一个人在工作时对自己多照顾一点，使自己能生存久一点，这样对社会的利益是否就比较大呢？——事实上，我们常会很轻易地便承认某个利益，但我们也尊重别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既然有牺牲的造成，那么就很明显地证明了人类是相当具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从一方面来说，当一项美德被称赞时，我们是在称赞那美德中有助益的性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各项美德中的盲目与控驭的刺激不愿被局限在个人一般利益的界限内，简而言之，我们称赞的是美德中的非理性部分，由于这个非理性，个人才允许自己化成“整体中的一个机能”。称赞美德就是称赞对个人私下的伤害，也是称赞剥夺个人最高贵的自爱情操与细心照顾自己的权力的刺激。

为了教导并养成合乎美德的习惯，美德所带来的一连串影响均已昭然若揭，这也表示了美德和个人的利益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也有此关联！一种工具的典型美德，例如盲目地一味勤奋，表明了致富与荣耀之道，也是沉闷和情欲的有利解药，但我们却漠视它的危险，一个相当大的危险。

教育始终是以这种方式在进行：它拚命用一连串的利诱去铸造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或某种模式，当这种模式变成一种习惯、刺激及情欲，它便控驭了这个人，使他处于和自己的基本利益相反的立场，只是“为了大家好”。我经常看到盲目地一味勤奋的确能创造财富和荣耀，不过，许多高尚优雅的器官也同时被这唯其能创造财富和荣耀的美德给剥夺了。所以那真正是抗拒沉闷和情欲的主要权宜之计，同时使感觉迟钝，使执拗的精神接受新的刺激！（在所有时代中最为忙碌的我们这个时代里，除了更多的财富和更加的勤奋之外，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从这伟大的勤奋和财富之中去制造一切；甚至我们需要更高的天才去抛弃财富甚于获得它——这样，我们才能“绵延后代”！）如果这种教育成功的话，那么个人的每一项美德便都成了“公用设施”，并且个人的不利也将干涉到他的最高目的。

也许某些心理分析美学会阻碍成长，或者甚至导致早死。站在同样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想到其他服从、纯洁、同情和公正等美德也都一样。

我们若称赞一个有自我牺牲和无私之美德的人——他将不会耗费他的所有精力与理智去谋求个人权力的护持、发展、提升及扩张，而自觉活得很谦虚、很冷淡或很讽刺——这个称赞绝对不是发自无私的精神！“邻人”若称赞他无私，那是他们能“从中得利”！假如这些邻人是“无私的”，就会拒绝去破坏他的权力，伤害他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阻止这种自私的出发点，尤其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以“不滥加善名”来表明他们的无私！在这里，要指出那个目前高高在上的道德概念一个基本上的矛盾：这类道德的动机与它的原则正相反！道德既想以此证明它自己，却又以道德的批判来反驳它！“你应舍弃自己，并将自己当作牺牲品一样地奉献出来。”这句箴言，为了不与其自身的道德概念相矛盾，便应该由、也只能由自己舍弃本身利益的人来宣告，而那个人也许在作个人自我牺牲的要求中便导致他自身的崩溃。不管怎样，一旦当邻人（或社会）为了其“公用利益”而赞许利他主义时，那和正好相反的主张“你应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牺牲别人亦在所不惜”就会马上被提出来应用。因此，“你应该”和“你不应该”其实都是出自同一口吻的说教。

二二、上帝是为国王而存在的

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开始安排今天的工作，以及此刻仍在安睡中的我们仁慈君王的贺宴罢。陛下，今天的“天气”不好——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说不好，不要提“天气”。今天我们将忙一整天，多少该谨慎一点，并且要使贺宴多少比平常热闹一点。也许陛下龙体违和，我们应该告诉他一件好消息：昨天晚上蒙田先生已经抵达，他知道该怎么样针对陛下的不适编些令人愉快的笑话——陛下患结石病。

我们将招待几个人（人！——他们之中的那个鼓气的老青蛙，假如听到这个字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我不是人，”他会说，“不过就是那东西本身。”）——招待时间将比令大家高兴的还要长。有充分的理由要告诉那个在他的门上写满诗句的诗人，“他若进来这里，则我会尽主人之谊；他若不——谢天谢地。”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以一副无礼的态度说一些无礼的话！也许这个诗人对他的失礼处会有一番谅解，他们都说他的诗胜于他的人。那么，就让他继续对他们多作一些辩解，并且尽可能从这世界引退（无疑的，那就是他有教养的无礼的含意！）在另一块土地上的君主终归是比他的“诗”更有价值，即使——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我们低声闲聊着，而整个宫廷相信我们是一直在工作，甚至累得头痛（灯火尚未在窗里点燃之前我们还看不到亮光）。听！那不是钟声吗？岂有此理！舞会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巡回区域！我们必须临机应变——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日子而作即兴演奏，今天，让我们一如整个世界所作的同样再作一次！就这样，我的美好早晨的梦想破灭了，大概是由于钟楼所传来刺耳的钟声的缘故罢，而钟声带着奇特的神气宣告此刻正是第十五个钟头。看来梦中的上帝似乎要使我的习惯成为一种快乐——我的习惯是以适当的安排开始一天的生活，并能胜任愉快地将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就象个君主似的。

二三、腐化的特征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随时都会发生而被称之为"腐化"的社会现象之下列特征：第一、任何地方的腐化很快就会形于表面，五花八门的迷信一向占着上风，一般民众平常的信仰与其相形之下便显得苍白而了无生气，因为迷信是属于下层阶级的一种"自由思想"——他能从中选择某种适合自己的形式和教条，他有这个权利。那些对古老宗教及气氛怀有崇高敬意的人，对这种腐化的现象深表不满——他们一向也决定语言的用法，而他们对迷信，甚至那些"最自由的人"的评价非常低。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一种"启蒙运动"的征兆。

第二、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受迷信的摆布，应该归咎于它自身的"懦弱无能"

（effeminacy），譬如对战争的兴趣在这个社会已明显地减小，现在人们渴望舒适的生活就象以前追求军事和体育的荣誉一样。人们习于忽略一个事实，亦即往昔在战场或竞技场上争取辉煌成就的整个民族的精力与热情，现在都已变成无数私人的情欲了。事实上，在"迷信阶段"，人人所使用的精力，就质与量而言，均较往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以前所做不到的（意即未能充分发挥）。也就是因为处于"懦弱无能"的状态，以致悲剧在各处此起彼落，激烈的爱与恨也由此产生，知识的火焰炙热燃向天空。

第三、就象在改正对迷信和懦弱无能的非难一样，习惯上人们总认为腐化时期是一个他们显得较柔顺、残酷的行为也比以前大大的减小、更老实与强健的时期，对于这种赞扬一如那些非难我都无法同意。我只能姑且这样说，即残酷现在变得较高尚化，而且它的那套古老形式已逐渐不被接受，但是在腐化时期，它诉诸言语举止所造成的伤害和折磨却是达于极点（这是它目前唯一的缺点，而它自己喜欢这个缺点）。大致说来，腐化时期的人较富于机智，也喜欢造谣中伤，他们现在都用短剑或埋伏之外的其它方式来谋害人——但他们甚获人们的宠信和好评。

第四、当"道德"衰坏时，那些被称为专制者的人，便现身露面，他们是"个人"中的佼佼者，也较为早熟。不过在某个短暂时期，这些水果中的水果还是会好坏相杂地悬挂在树上——就是为了这些水果才让这棵树存在！而当这衰坏达于极点时，那些专制者之间也会引起同样的冲突斗争，结果就兴起一个凯撒，这个最后的专制者，他将人们为争取独立主权而奋斗所得的成就据为已有，并因而断送了这个独立的主权。在他那个时期，个人都普遍的甚为成熟，因此"文化"也丰硕且有很高的成就。但是这并非由于他个人的缘故，虽然在那高度文化中的人喜欢以故作他们的一切皆为他所赐的姿态来向凯撒献媚；事实上是由于社会表面的不安与劳苦，故而他们需表面上的平

静。在这个时期，贿赂和叛逆的行为也达于极点，因为人们爱“自我”甚于爱那个陈旧不堪的“祖国”。所以若要维护这项需求便只有一个办法，不然就是起来反抗这个可怕的动荡不定的命运；一旦有财势的富豪表示准备要施舍金钱时，便最好赶紧伸出高贵的手。人们只为眼前而活，对于将来少有确定的展望，每个自欺者都怀着一种心理在玩一种简单的游戏——人当然只有为“眼前”所迫才会去干坏事或行贿，并且还得为自己保留美德与未来。

这些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他为人做的事较别人为他做的少，因为他觉得自己就象那不可测的未来一样，终日惶惶不安。同样的，这些人也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专制者，因为专制者深信自己有能力处理任何状况（他既不以人们所了解的来估计，也不以人们的利益为着眼点）。不过专制者或凯撒即使在胡作非为时，也深深明了个人权力的重要，为了表示个人的道德，他们常会关心地提起，甚至与其相结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也希望人们认为他是如拿破仑曾以高尚的语调所说的——“我有权力以不变的‘本我’来回答一切对我的反对和不满，我是超出整个世界的，所以任何人不能与我相提并论，我希望大家也顺从我的想法，并且将它视为是一件单纯的事，假如我在什么地方有所逾越的话。”拿破仑有一次这样对他的妻子说，当他的妻子问起他对她的忠诚时。

腐化时期也就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季节——我的意思是指个人，未来的播种者、精神拓殖的开拓者，以及国家与社会之联合架构的创建者。腐化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其丰收时期被咒骂的字眼。

二四、不同的不满

无力和柔弱常使人感到不满，但却能巧妙地美化人生并增进其深度。而使人大为不满的——对那些不满者之中较有丈夫气概的人而言——则能巧妙地改进和保护人生。前者显示出他们的弱点和柔弱的性格，即他们心甘情愿让自己暂时受骗，甚至忍受一时的狂热与忘形。不过，大致说来，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而且也一直为这无法医治的不满所苦恼。还有，他们也是那些想要用鸦片或镇静剂来获得慰藉者的赞助人，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也厌恶那些把医生看得比牧师（他们会助长痛苦的延续）重要的人。

如果从中世纪以来在欧洲要是这种不满的人没有剩余，那么欧洲人的不断“应变”的显著能力就一点也不会产生了。由于大为不满者的要求太广泛，而且实在太谦卑以致无法抗拒其最后的静默。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这个国家里有极大规模的不满，而且其应变能力已经消失了好几世纪。以中国人对生活的改进和保护的尺度，倘若他们能首先根绝过于病态的、虚软的和柔弱的不满，以及在我们身上也仍然极为浓厚的浪漫精神的话，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城邦政治的崇拜者便可以轻易地为中国的现况引进一些东西，为中国人带来“快乐”。

欧洲是一个病弱者，他应该为好在有为它的不治及不断应变所受的苦痛而感激。而由于这些延续不断的新形势，以及这些同样延续不断的新危险、痛苦与代用品，最后终于引发出一种对天才同样会有，总之也是所有天才之母的知性敏感。

二五、知识并非先天注定的

在这世界上有不少愚钝的谦卑，当一个为其所苦，他就永远没有资格作一个知识的门徒。事实如此——当这种人一旦理解到任何惊人的东西时，他

转身就跑，并对自己说：“你一定是欺骗了自己！你聪明到那里去了！这不可能是真的！”接着，他又不多加注意地去看、去听，像遭受恐吓似的一味逃离这个惊人的对象，并且设法尽可能将它忘掉。因为他的基本法则是：“我不愿看见那些与我们平常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东西！难道我是为发现新的真理而创造？那早已有太多的前人作了。”

二六、什么是生存

生存——它一直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排除任何会趋向死亡的东西。

生存——对我们自身变成病弱、衰老的一切是冷酷无情的，而且不只是对我们自身。

生存——它的意思是对将死的人、可怜的人和年老的人毫不留情？也就是一种持续的谋害？

而古代摩西曾说过：“你不应杀害！”

二七、自我舍弃者

自我舍弃者将要作什么呢？他努力朝向一个更高的世界，他要比所有肯定的人飞得更高、更远、更久——他扬弃了许多会阻碍他飞行的东西，而有些东西对那人来说并不是无价值的，可是他却不喜欢，他因渴求提升的欲望而牺牲、这个扬弃，正就是于他将变成有形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有人称他为“自我舍弃者”，而他就如此这般地站在我们的面前，身体包裹在带头巾的僧袍里，仿佛是披着粗毛衬衣（粗毛织成的衬衣，为苦行者的一种穿着——译注）的灵魂。他相当满意于自己给予我们的影响，他要继续对我们隐藏他的欲望、他的骄傲和他要逾越我们的企图。是的，他比我们所想象的聪明，而且对我们如此谦恭有礼——这个肯定者！这就是他，即使在他自我舍弃时仍喜欢我们。

二八、为最好的特质所伤

我们的强烈观点有时会引导我们如此迢迢向前，以致我们无法再忍受我们的弱点，结果我们因那些观点而亡。或许我们已预知会有这种结果，不过我们还是不愿稍改初衷，接着我们会更加努力面对那个乐于自我们身上免去的东西，还有我们的冷酷无情（也是我们的伟大处）。像这样的体验——最后必定会花费我们的一生——是那些伟大的人物对别人以及他们的时代所产生之共同影响的一种象征。由于他们尽了最大的能力，也由于那只有他们能做到，故而他们破坏了许多虚弱的、不安的、进化的和“自愿”的东西，而且自身也受了伤害。事实上，也许他们会打倒整个弱点，当然那也只能造成伤害而已，因为它们之中最好的将被接受，并且视其为单独的加以吸饮，而因为它是一种太强烈的饮料，以致他们喝了之后失去了理性和利己之心。由于他们的大醉，而在醉梦的引导下走向整条错误的歧途，以致落得头破肢断。

二九、危险的说谎者

当人们开始在法国斗争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①时，跟着当然也有人为它辩护，而我们便再度看见时常见到而又不愿见到的一幕——①三一律，亚里士多德所提倡之古典戏剧构成的法则，即时间、地点和剧情三者缺一不可，在戏剧学上称为“三一律”。

为了他们的法律应该存在，人们就常用虚假的理由强迫自己服从，只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已习于接受法律的权威性，而且也不希望所有的一切再有任何变动。人们对每个流行的道德观念和宗教都采同样的态度，而且一向

如此。当人们开始要斗争习惯并寻求理智和意图时，隐在习惯背后的理智和意图便只有在暗中增添。这里一直隐藏着保守主义者伟大的欺瞒——他们是危险的说谎者。

三○、名人的喜剧

有名的人都需要声望，例如所有的政治家，他们不经深思便舍弃了他们的伙伴和朋友——从某个人身上他们想要获取一份他的道德的光彩的反映，从另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则要得到那种每个人都知晓，而且他身上尚不明显的引起恐惧的力量；为了能舒舒服服地在太阳下取暖，他们从第三者身上窃取他的声望，因为那对他们想暂时轻率和偷懒一下的目的是有利的——事实是他们已坠入陷阱而不自知。

在他们的邻居里，他们一会儿支使空想的人，一会儿支使老练的人，一会儿支使沉思的人，一会儿又支使喜欢夸张的人，就好象他们在支使自己一样。不过，一转眼他们就不再需要那些人了！而当他们的环境和外界不断地消失时，似乎所有的东西便挤进这个环境里来，并且想要成为里面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来说，他们很像大都市。他们的声望一直不断地在变，就像他们的性格一样，因为他的变动方式需要这种变动。他们在实际行为上或在假扮贵人的舞台上时而展露这个、时而炫耀那个，而我们在前面说过，他们的那些伙伴和朋友便等于是这场戏里面的道具管理员。

在另一方面，他们所指望的必定还保留许多在远处更加坚定与辉煌的东西——而这个有时候也需要喜剧和舞台表演。

三一、商业与高尚

就像读书和写作的艺术一样，买卖在现在来说是件很平常的事，每个人都在接受它的训练，即使他不是一个生意人，也是每天在练习这种艺术。正如同在从前人类还没有开化的时期，每个人都是，而且每天都在练习打猎的艺术，打猎成了一件普通的事情。不过，当它最后演变成为权贵们的一项特权时，（经由使它成为一种高级的嗜好而日常必需的活动的手段），也就失去了它的平易与普遍的特色。所以或许将来有一天买卖也会落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可以想象到日后社会上不会有买卖的行为，而这种艺术在社会上也将完全失去它的需要性。如此一来，可能会有一种现象发生，即不受普通一般法律支配的人会视买卖为一种高尚的情趣而耽迷于其中。届时便只有商业取得崇高的地位，而那些贵族们就会如同一向在战场或政坛上所表现的那样敏捷地争夺商业；同时在另一方面，政治的价值也许就完全改变，甚至它将不再是属于有地位的人的事业。可能有朝一日，大家会发觉我们所造成的一切竟是如此粗俗，就象所有标题为“知识的堕落”的政党文艺和日常文艺一样。

一○八、新的奋斗

自从佛陀寂灭后，人们在一处山洞中展示他的形象达数世纪之久——一个非常可怕的形象。

上帝死了，但是人类会构筑一个千年不坏的山洞，在山洞里人们会展示他的形象。

而我们——我们仍然必须克服他的形象！

一○九、让我们留心

让我们留心，不要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活的实体。究竟它自身能扩延至

何处？它用什么来给养自身？如何成长与茁壮？我们十分清楚有机体是什么，并且想要将地球表面上我们知道显然是派生的、迟缓的、稀少与偶然的一切重新论释为本质的、普遍的与永恒的，一如他们称这个宇宙为有机体，那真令我恶心。

让我们留心，不要相信宇宙是一部机器，无疑的，它并非只是为了某一目的而构建的，我们赋予“机器”这个字眼太过于崇高的意义了。

让我们留心，不要假设宇宙间所有的一切都像日月的运行般那么有规律。事实上对银河的蓦然一瞥，常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在那里，是否甚少较天然或较对冲的运行，甚至那些一直被重力吸引而以直线绕行轨道的众星球也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天体排列是一个殊例，这种排列以及为此排列所限定之相对的永久性，又可能成为殊例中的殊例与有机体的构成因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世界的一般特性，便是予所有的永恒以混沌，这并非由于缺少必然性，而是因为缺乏秩序、架构、形式、美丽、智慧以及其他称之为美学上之人类属性的一切。以我们的理智来判断，不幸的特征反而愈发是法则，殊例并不是那个秘密的意图，而整个音乐盒一再地重复它那绝不能称之为旋律的调子——最后，这“不幸的特征”的表达已然是卷入非难中的人格化了。不过，我们又怎能擅自非难或赞美宇宙！

让我们留心，不要把无情和无理归因于它自身或与它相对的一边，它既不完美，也不美丽、高贵，亦不企求近似这些的一切，它完全不想模仿人！它完全不受我们的美学与道德上之判断的影响！它既没有任何自卫的本能，也没有其他的本能，甚至也不知道律则。

让我们留心，不要说大自然中自有律则，其中只有必然的事：没有发命令的人，没有遵从的人，也没有逾越的人。你知道，没有意图，就没有机会，因为只有在有意图构想的情况下，“机会”这个字才有意义。

让我们留心，不要说死与生相对。生只不过是死的一种，而且是非常少有的一种。

因此，让我们留心，不要认为这世界永远不断地在创造新的事物。并没有永久不灭的实体，物质正有如伊里亚特之神（the God of the Eleaties），是另一个误解。但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以我们的留心与谨慎作一了结？所有这些上帝的阴影要到何时才不再遮蔽我们？我们要到何时才会有完全不被敬如神明的本性？何时才能以纯粹的、新近发现与挽回的本性，还我本来的面目？！

一一○、知识的起源

从来知识分子只是在制造错误，而有些错误经事实证明对于人类是有用的。他或者与那些错误采取一致的步调，或者承袭它们，以更进一步的成功为自己与后世子孙而奋斗。那些被遗留下来，并且几乎已成为人类的财产与绊脚石的信念，其错误的教条，诸如：有永久不朽的东西，有相等的东西；有物体、实体、肉体等，我们所见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就是绝对好的。只有在最近，才有否认与怀疑这种观念的人应之而起；也只有在最近，真理使自身变成好象是知识的最弱形式。看起来，想要和真理一致仿佛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的有机组织体都被弄反了，所有其较高的功能、各种一般的感觉，以及对感觉的认知能力，均与其最初之具体且基本的错误（更甚者，那些观念）变成了据以断定通过纯粹

逻辑的整个领域之“真”与“假”的知识标准。因此，概念的“力量”

并不依其真实的程度，而端赖其古老的傳袭、具体的表现，以及生活的特色。

在生活与知识似乎将起冲突之处，绝不会有严重的争论，因为否认和怀疑一直被视为是疯狂的，例外的思想家，比如伊里亚特人（The Eleaties），他们则不顾这些，一直保持着与自然的错误相对的一面，并且相信使这些相对的东西存在是可能的：他们认为哲人是具有不活与普通性之直觉洞察力的人，由于对那种颠倒之知识的特殊能力，他们遂深信其同时也是生活的准则。为了肯定所有的一切，他们必须欺骗自己的一切：他们将不具人格的性质与不变的永恒性归于自己，误解了哲学上的个人之本性，否认在认知作用中刺激所能发挥的力量，并把理性看成是一种完全自由与自创性的活动；他们没有留意到，即使不用正确的方法，他们一样能自圆其说。纯真与怀疑论二者更一步的发展，终于造成这些人的难堪，而他们也不得不依赖原始的本能和凡有感情知觉的人都会犯的基本错误来生活与判断。

只要有两句格言都显得适合人生的地方，就会有更敏感的纯真与怀疑论产生，因为两者都能同时适应基本上的错误，所以对于生活应该采取怎样的功利态度便会时有争执；同时，也证明了新的格言虽然不见得有用，但至少也是无害的，就象是在一场纯粹娱乐的游戏中，双方各显其智性的反应罢了。人类的脑子里逐渐充满了这种看法与信念，于是在混乱之中乃导致权力的酝酿、贪图和斗争。为“真理”而奋斗，不仅是发自实事求是与享受喜悦的心，而且其中还羼有许多其他的动机，这个纯粹智性的追求，往往会变成是一种吸引、一种召唤、一种责任或一种荣誉——认知并追求真理，最后使得自身也成为众多要求中的一项要求。从这时起，不仅是信念，即连审察、否定、不信与反对也都形成了一种力量；一切附属于知识的“邪恶”本能均各归其位，并要求赋予认可、有益和尊崇的美名，最后乃以善的姿态呈现。

如此一来，知识乃成为生命自身的一部分，而生命则变成一种不断成长的力量，直到最后，认知作用便和那些原始、根本的错误发生相互冲突，同样的冲突也落在生命、权力，以及同一个人的身上。追求真理的动机和那些求生的错误在思考者的身上造成第一次的冲突（现在，这个动机也证明了本身将成为一种求生的力量），而和这冲突的重要性相形之下，其余的一切就显得不足轻重了。在这里，提出关于生命的最后一个问题，而首次的意图乃被迫要以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

敏感的真理究竟能具体化到什么程度呢？——这是问题，也是尝试。

一一一、逻辑的起源

逻辑是由人类脑中的何处产生的呢？无疑而且很不逻辑地，其范围起初必然极为广泛。

然而却有无数的人（无论已死或未死），却都不象我们这样能够推论，虽然或许他们比我们接近事实！举例来说，就生存的可能性而言，那些因无法对食物和对他有危险的动物之间辨出“相似”之处，而推论得太慢或太过慎重的人，比起另一些在同样情况下却能立即看出其一致性的人，要显得渺小多了。

不过这种分辨相似和一致孰占优势的倾向——一种不合逻辑的倾向，由于没有一件东西本身是平等一致的，乃导致首先创造了逻辑的整个基础。如

此一来（为了使物质的概念能够产生，一切便不可避免地投向逻辑，虽然以最严格的意义而言，根本就没有一物是真正与它有关的），经过长时间的进展之下，事物改变的过程必然会被忽略，而我们依然不得知其详。再者，那些对事物的看法并不正确的人，比那些看见每件事都“在变迁之中”的人要较占优势。就其本身看来，每一种在作结论时所表现之高度的慎重性，和每种怀疑的倾向，对于生命皆有极大的危险。

除非相反的倾向——即确定而非延缓的判断，以格外的努力来加以促成，否则人类便不可能存留。逻辑思想的过程以及现代头脑的推论和欲念的挣扎过程相符，而后者本身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我们通常只对挣扎的结果有所体验，现在其原始的机械性却已如此迅速而秘密地发生在我们身上。

一一二、因果

我们会说，那是一种“诠释”，然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我们对于较为古老的知识与科学的“描述”罢了；我们也只是描述得比较好一点——对于诠释，我们则做得和前人一样少。

我们发现，天真的人和古老文化的探索者，对于许多方面的自然递嬗只看到二点：“因”与“果”。我们赋予自然的运行一个完美的概念，但是对这概念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知识却付之阙如。眼前每个事件一连串的“因”可说是十分完全，而我们常断定必须以这个或那个为前导，乃是为了让别的因素能连接得上——不过，我们也并未因此而掌握到什么。奇怪的是，譬如说，每个化学变化的过程似乎是一项“奇迹”。就如同宇宙间万物的运行一样，没有人能“解释”那个引起反应的刺激。我们当如何解释呢？我们只是在玩弄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诸如线、面、体、原子以及可分割的时间和空间等。当我们初次赋予所有的事物以概念（我们的概念）时，又是如何使诠释成为可能呢？

我们可以将科学视为乃是要把一切可能的事物予以人性化，并从不断描述事物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学得更正确地描述自己。因和果，大概再也没有这样的二元性了；事实上，在我们眼前有一种连续，因它之故而孤立了一部分——正如同我们在观察一个运动时，常将它视为是许多孤立的片段一样。因此我们未曾确切地看到过它，而只是推论它。许多的“果”

由于不连贯而将我们导入错误；但对我们而言，那也只是一个不连贯而已，而在那断裂的片刻，过程的大部分都被我们错过了。

理智可以看到因与果的相连贯，也可以看到事物的转变并非是依照我们的概念模式。事物自身任意地分崩离析，而将因果的概念置之一旁，并否定所有的制约。

一一三、有毒的学说

为了使科学的思考得以推展，我们必须将许多事物结合起来，并且各别地设计、练习与培养所有需要的力量！不管怎样，当它们被局限在科学思考范围内相互牵制时——（它们的作用有如毒药一般，譬如，怀疑的刺激、否定的刺激、等待的刺激、分解的刺激等。）——其孤立常能导致甚于当前的极为不同的影响。

人类的许多牺牲都为此刺激所犯的错误而奉献，以学得去了解它们的存在，并将之视为有如人体各具功能的器官一样！而我们离那观点仍极遥远：艺术家的力量和生命的智慧，须和科学的思考相合作，俾能造成一种更高的有机（器官功能）系统。而因为这系统，那些我们眼前所知的学者、医生、

艺术家和立法者将显得令古人有憾！

一一四、道德的扩延

我们描绘一张新的图画——靠着过去的经验帮助，立刻便能目睹——总是要依靠我们的忠实和公正。道德的经验是唯一的经验，即使是在感官知觉的领域里。

一一五、四种错误

人是被错误教导出来的：第一，他总认为自己不够完美。第二，他赋予自身丰富的想象力。第三，他觉得在动物和大自然之间，自己是处在一种虚假的境况。第四，他不断建立并接受新的价值标准，俾使任何时候的人类之动机和行为均能显得十足的高尚与尊贵。若是我们忽略了这四种错误所促成的影响，就表示我们也忽略了人性、人情和“人的尊严”。

一一六、群体的直觉

当我们面对一项道德观念时，会发现一种价值观和人类的动机与行为发展的层次顺序，而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发展的层次顺序可以说明一个社会团体或群众对其各种需要的表达——在其利益关系上，何者居先、何者是第二、第三——亦是对于任何人之价值权威性的准绳。

个人经由道德而被教导成为群体的一个机能，并且视其自身的价值仅只是一种效用。当一个社会团体和另一个社会团体的生存之道不一样的话，则其道德观念也就有所差别。至于不管将来群众、团体、社会以及国家等在基本上的转变如何，我们可预言的是，道德观念的歧异仍将存在。

道德观念乃是群体的直觉而深植于个人内心者。

（三）

一一七、良知的群体刺痛

人类在过去那段漫长而遥远的岁月所遭遇到良知意识上的刺痛是有别于今日，人们只对某个意念或某个动作有反应，而且都有自尊心。法理学的教授们均是以个人独立与适意的情绪来作为探讨的缘起，好象权力的根源从初始便存在了。但是在整个人类生命漫长岁月中，没有比感觉到自身的独立无依更叫人害怕的了；要独行，要感觉那份自主，既不指使谁，也不受谁的指使，只是单纯地代表个人——对任何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惩罚，而无乐趣可言，他注定“要成为一个个体”。自由的思想被视为是不安的体现。

当我们把律令和种种法规的限制看作是一种束缚与损害时，从前的人却视自我本位的利已心态为一件痛苦的玩意，而且是真正的邪恶。一个人若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感或者塑造自己，那是十分惹人厌憎的。类似的行为也被视为疯狂而不正常，因为所有的不幸与恐惧均和孤独有关。那时候，“自由意志”常会和内心的愧疚纠缠在一块，而一个人的行为愈少独立性，便会有愈多群体的直觉。他的行为并不表现其个性，而尊重伦理道德甚于自己。所有伤害到群体的行为，不管个人是有意或无意造成的，都会在他的良心上造成刺痛——还有他的邻居以及整个群体！——就是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大大地改变了思想的模式。

一一八、善意

当每一个细胞将自身转变成一种更强的作用时是道德的吗？是的，它必须如此去做；当较强的细胞去同化别的细胞时是邪恶的吗？不，同样的，它也必须如此去做。那是需要的，因为它必须有充裕的补偿去寻求再生，因此我们必须依据强者或弱者所感受到的善意来辨别并取得天赋本能与顺从的直觉。

强者内心交融着喜悦和贪婪，他要将某些东西转变成自己的功能，而同样内心洋溢着喜悦和渴望贪婪的弱者则会乐意成为一种功能，——前者在本质上是有憾的：一种看到弱者就想并取的兴奋。总之，我们该记得，“强”与“弱”二者乃是相对的概念。

一一九、反对利他主义

我了解许多人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而且乐于渴望成为一种功能。他们全力以赴，而且对那些他们自身所能成为的功能具有极为敏锐的嗅觉，在这一类人之中，有些女人将自身转变成某个男人的功能（那功能在他身上并不发达），进而成为他的钱包、他的念头、或者社交活动。这些女人总是竭尽所能地将自身插入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有机体内，而如果不成功的话，她们就会变得焦急、恼怒、并将自身吞没。

一二○、灵魂的健康

有一项著名的医学道德信条——开奥斯的阿利斯东（Aris - ton　Chios）

所立的——说："美德即是灵魂的健康。"真要说起来，或许我们应该将它改为："你的美德即是你的灵魂的健康。"因为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本身是健康的，故而想要以这种方式来界定一切的努力最后均遭到了失败。进一步来说，你必须知道自己的目标、能力、动机、以及心灵中各种奇妙的幻想，俾能了解自己的身体究竟有多健康。

我们有各种不同形体的健康，有些人极力想出风头、表现自己，有些人不了解"人类平等"的精义，更有许多人则根本就对真正的健康一无所知。所以此刻我们应当改变过去对健康和患病的那套观念，同时将各种特殊的美德均涵盖在健康的范围里面；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对某人而言健康者，对另外的人则或许反而是不健康。

最后，这个大问题依旧存在：

我们是否可以不受疾病的影响而发展自己的美德呢？或者，我们的自觉和求知行动是否并不一定要有健全或患病的灵魂；简言之，是否纯粹追求健康的意志并不是一种偏见与懦弱，而或许是一种极为巧妙的野蛮和落伍？

一二一、无庸争执的生命

我们应体、面、线、因与果、动与息、形式与内涵的要求，而将自己安排在一个能适应的世界。若是没有这些信念，便无人能够生活下去，不过，只是未经证明罢了。

生命是无庸争执的，因为其中也许原本就有错误。

一二二、基督教中道德怀疑的要点基督教也曾对启蒙运动有过极大的贡献，并且教导了道德的怀疑论——以一种十分深刻而有力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与巧思去非难与激怒。

它去除了个人对其美德的自信（这些美德造就了古代许多伟人），并将那些自认十分完美、且总是以斗牛士的姿态高视阔步的凡夫俗子自地球上消灭净尽。当我们受训于这所怀疑论的基督教学校，读到若干古人（譬如辛尼加和伊壁鸠鲁）有关道德方面的著作时，会领受到一种愉快的优越感，并且心中充满了神秘的内在直观与洞察——对我们来说，就好象一个小孩在老者面前说话——我们乃更明白美德是什么！

再者，我们曾把同样的怀疑论运用在所有宗教性的场合与经历中，诸如罪恶、忏悔、感恩、灵化等，并且"允许虫儿将洞穴掘好"而当我们在阅读所有基督徒的著作时，便会有同样微妙之优越与直观的感受。因此我们对宗教的感受也就更加深刻！

这正是我们好好去认识他们与描写他们的时刻，因为抱持古老信念的虔诚者已都不存在了；至少，为了知识，让我们来保存他们的形象与典范。

一二三、知识并非只是工具

要是没有这种热情（它是我用来追求知识的）科学应该会走得更远。事实上，科学也确是在没有这种热情的状况下，不断地成长茁壮至今。

对科学的诚信或偏好支配着目前的现状，其余在本质上属于绝对的偏向与兴致则很少作自我揭露；科学被视为并非一种热情，而是一种状态与"思潮"。事实上，人们是抱着较多的好奇心和些许虚荣心去适应它，它甚至能满足许多不知该如何打发闲暇的人，他们不想一直读书、整理资料、观察和作记录，"对科学的兴致"不过是他们的无聊消遣罢了。教宗里奥十世（Pope Leo X·）曾赞颂过科学，他指出科学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声誉和荣耀，亦是一

项幸与不幸的工作，最后他说："没有了它，一切人类的理想就失去了坚固的基础，甚至即使有了它，人们依然感到十分不安！"不过这位相当倾向怀疑论的教宗也和其他教会里赞颂科学的神职人员一样，尽可能地压抑自己对科学的那份热中，若是有人能从他的话语中推论出何者对这样的艺术热爱者是值得注意的（他将科学置于艺术之上），则无论如何，只有礼貌地略而不提那些他将之置于所有学问之上的东西："揭露的真理"以及"灵魂的拯救"——此外，还有什么可与生活中的荣耀、声誉、娱乐和安全相比呢？

"科学是某种次级品，它并非是究极或绝对的，也和热情的情绪无关。"这个看法深藏在里奥十世的内心里——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关心科学！在古代，科学是没有什么赞美与荣耀可言的，因为即使在最热中的信徒当中，追求美德永远是第一要务；而人们也认为当他们歌颂知识是追求完美人格的最佳工具时，便已给予它最高的赞美了。

知识要求并不只是一项工具，这在历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

一二四、无限的范畴

我们将桥梁拆掉，甚至将土地毁坏，登船离开陆地！

啊，小船呀！要小心！此刻你身处大海之中，虽然它并不老是白浪滔滔，有时也会荡漾着金黄色的波光，静谧地有如柔和的梦幻一般；但是当潮水汹涌而至时，你便会感受到大海的浩瀚无涯；同时，没有比"无限"更为可怕的了。

噢，那自觉十分自由的可怜小鸟，现在开始要奋力挣脱这牢笼了！

呵，如果你染患了对陆地的思乡之病——仿佛在那里有更多的自由——那么就不会再有"陆地"的存在了！

一二五、上帝存在的条件

"没有智者，上帝便无法存在。"路德①言之有理。

但是"没有愚者，则上帝仍能勉强维生。"——幸好路德没有那样说。

①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神学家，中世经的宗教改革者。

一二六、疯子

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疯子大清早手持提灯，跑到菜市场，不断地大喊："我找到上帝了！我找到上帝了！"由于四周的人均不信上帝，遂引起一阵骚动；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走错路了？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件案子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而将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怎么办？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那儿不会更冷吗？

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清晨点亮提灯吗？难道我们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坟穴者吵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的腐臭吗？——即使连上帝也会腐坏！

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

的凶手？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神圣与万能的他如今已倒卧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不会对我们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为伟大的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历史之中！”

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讶异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的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的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目睹！”

同一天，那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并吟唱他的Reguiemaeternamdeo，而当有人问他缘由时，他总是回答说：“假如这些教堂既非上帝的陵墓，也不是纪念馆，那么，究竟是什么玩意？”

一二七、反对基督教

决心反对基督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动机，而是兴趣。

一二八、危险的果断

基督徒要揭发这个世界之丑恶与败坏的决心，已经造成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

一二九、神秘的诠释

对神秘的诠释被视为相当深奥的，其实那些诠释者不过是不作肤浅的表面探究工夫罢了。

一三○、基督教与自杀

基督教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将自杀的极度欲望当作其权力的杠杆来运用，它提出二种自杀方式，并赋予他们最高的尊严与（对来生的）希望，而以严厉的恐吓来禁止其他的欲念。

不过，殉教和苦行者的慢性自绝则是被允许的。

一三一、格言

一项难以避免的假设——人类必须经常倒退回顾——终会比对某些非真实信念（如基督教的信）的严谨信仰更有力量。毕竟——那是指一万年以后的事。

一三二、祈祷的价值

祈祷是为那些永远没有任何自己思想的人而设的，对于他们来说，灵魂的提升是不可知的，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在神圣的处所、或生命需要获得平静与某些尊严的重要场合，这些人会做什么呢？因为至少他们不会扰乱安静，那些宗教创始人的智慧均已藉着祈祷的信条而灌输给他们，就好象嘴唇的长期刻板工作，并配合一种记忆的努力，加上一套制服，以及依照规定的手、脚和眼所摆的姿态，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他们会象西藏人一样，口里不停地喃喃念着经文，或者有如贝那拉斯①，人们一边掐指，一边低诵神的名号（如在读祈愿经文时，要念毗湿奴②的名号一千遍），或者他们也会一边数念珠，一边祈祷；总之，他们都会在某个时间里全神贯注地作一件事，并且表现出一副坚忍的态度，至于祈祷模式则完全是为那些一心想要提升自己的虔诚教徒们的功德利益所设计的。不过，即使一连串庄严的字句和

音声，以及呆板而肃穆的礼拜仪式能有益于他们，还是会有他们烦恼的时候。

就算这些少数人（在每个宗教里，真正诚笃的人毕竟少有）知道应该如何帮助自己，但在精神上贫乏的大多数人则是一无所知的，若是禁止他们的喃喃祈祷，就无异于剥夺他们的宗教，因此，新教乃带来了光明；而所有那些宗教之所以会要接受这种人，则是因为他们在祈祷时会保持其手、脚、眼，以及各个器官的静止，使他们美化于一时——看起来更像个人！

①贝那拉斯（Benares），印度北部一城市，位临恒河，为印度教之圣地。

②毗湿奴（Vishnu），为印度教三大天神之一。

一三三、悲观主义者亦即受害者

当“玄秘”不乐于实体取得上风时，一项人们所犯已久的大错其所造成的后果就会暴露出来了。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布到相当广大的区域，乃是因为印度人之极端与近乎排斥饮食的习惯，以及因此而导致精神衰弱的结果所造成的。

也许近代欧洲人的不满被认为是因“这是属于我们祖先的世界”所引起的，由于德国人在欧洲所作之尝试的影响，整个中世纪逐被取来吸饮；而中世纪的黑暗也意味着欧洲的酒精中毒。

德国人之不喜欢生命，在本质上乃是对于寒冷天气的一种抱怨。

一三四、最古老之笃信的余波

没有头脑的人会认为意志是一种操纵一切的东西，而意愿则是较单纯而可自明的，证之任何事都是如此；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问题的细节，只要是有意愿的感觉便可满足他，这不仅是因为他倾心“因”“果”的观念，而且他也深信自己所了解的“因”与“果”之间的关系。

意志对他而言，是一种奇妙的操纵力量，而相信意志有如因之于果，就等于相信了这奇妙的操纵力量。事实上，当人们目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直觉地认为是意志产生了如“因”一般的效果，而个人的意愿则隐在幕后操纵——机械论的概念不合他的胃口。因为人类在绝大部分的时候只相信“人”（而不相信“物”、“力”、“质”等之类的东西），因果观念已经成了他的基本信仰，并且施之于所有的世事之中。“绝无没有因的果”和“有果必有因”的定理可算是少数普通定理的一个归纳。

叔本华的假说“凡是存在的皆为有意志的东西”已将原始的神话抬置于王座之上，他似乎从来就不想对意志作解析，因为他和一般人同样地深信所有意志作用的当下即现以及单纯性。现在我提出如下的主张来驳斥叔本华的说法：第一，由于意志可以提升，因此痛苦和快乐的理念是需要的。第二，痛苦和快乐时所感受到的生命激扬之情，是对思维力的一种诠释，同时也时常在不知不觉之中控驭着我们，故而同样的激情也可以诠释为一种痛苦或快乐。第三，惟有具备理性者才有快乐、痛苦和意志可言，而大部分的生物均谈不上这些。

一三五、罪恶的起源

目前在基督教普及或曾经盛行的地方都能感受到一种犹太式的情结和捏造虚假，就整个基督教道德的背景来看，其实基督教是企图将整个世界“犹太化”。其在欧洲的成就达到何种程度，可以极精确地追溯到有殊于我们的古希

腊精神——一个没有罪恶感的世界——之中，虽然每一个时代与杰出的个人都会有过去同化一切的意愿，但是“只有当你悔改时，上帝才赐福给你”这句话却会令希腊人觉得好笑或生气。

他会说：“只有奴隶才会有这种情愫。”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伟大、全能、同时也是充满仇恨的神，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他的力量之大，因此任何的伤害均不可能施及他的身上，除了与荣耀有关者之外。每一项罪恶都是对敬意的贬损，对崇高的冒渎！悔改、谪降、在尘世中打滚，凡此皆是他的恩惠所系之全部条件，也因而回复了他那神圣的荣耀！如果伤害是因罪恶以不同的方式所引起的，如果一种深刻的邪恶是因罪恶才蔓延扩散的，那么这邪恶就会像疾病一样，攻击与勒死每一个人——它不会使渴求东方天堂的荣耀遭受困扰；罪恶乃是对他的一种冒犯，而非对人类！

对于那些曾接受其恩惠的人所犯的罪恶，他也会淡然视之。在这里神和人被认为是各自独立的，相形之下，触犯后者的罪恶根本是不可能——所有的行为所以会被蔑视，那只是因为其超自然，而非自然之故；所以那种乍看之下并不甚起眼的犹太情结，却十分的不简单。

另一方面，希腊人也普遍都能接受罪恶亦有其尊严的思想，譬如普罗米修士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他们将尊严归结于罪咎的需要，因此乃创造了悲剧——一种艺术与欢乐，其最深刻的本质对犹太人而言仍是陌生的，纵使他有诗情的天赋和对庄严的喜好。

一三六、选民

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在这世界上的选民，因为他们是天生有高度道德感的民族（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具人类的自卑感）。犹太人对其君主和圣人均怀有一种狂热，就好象法国贵族对法皇路易十四的狂热一样——由于这份狂热，贵族们遂甘心忍受其君主的专制独裁。而为了要袪除这种感受（不对等的效忠之意义），便需要有效忠的权威和充分的权力，因此乃有专为贵族而设的登龙捷径。利用特权使他们得以在宫廷里提升自己的地位，并从高高在上的地位临视居于他们之下的一切——临视能忍受的一切——而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于是他们便有计划地逐渐搭高效忠的权力之塔，直至耸入云霄，然后再将属于自己的权力之最后一块盖顶的石瓦安置上去。

一三七、比喻

督只有可能在犹太人的图书里出现，我的意思是说，在他们的图书中老是布满了发怒的耶和华之幽深的雷云。从阴暗可怕的黑幕里透出些许微弱的光芒，那是“爱”的奇迹，也是最不当之“慈悲”的微笑。这里只有基督能梦想他的彩虹和天国的梯子，沿着梯子上帝得以降临人间。然后在别的地方，晴朗的天气与太阳则被视为是很平常而不足为奇的。

一三八、基督的错

基督教的创始人认为没有什么比人类的罪更能令人类罹受如此大的痛苦，其实他错了，错在他认为自己没有罪，因此他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这样，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其子民之烦恼的极大同情与怜悯，而发明罪的人本身当然不会有什么大烦恼！但是基督教徒后来终于知道了该如何去表现他们教主的正义，并将他的错误净化为“真理”。

一三九、情欲的色彩

即使像使徒保罗①那样的人，对于情欲也以邪恶视之。他们从学习中只知道在自己身上有着不洁、偏见和不完整的心灵，因此，他们理想中的目标就是对情欲作一番剖析；而在神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完全净化的情欲。

①保罗（Paul），是耶稣的大弟子，十二使徒之一。

更加快乐，同时也更加纯洁与神圣。

希腊人则和保罗及犹太人不一样，他们先标出自己的理想，然后顺着理想很正确地去发挥情欲，并且加以珍惜、提升、美化与崇拜。很明显的，他们在情欲中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自身的而现在的基督教徒呢？他们是否希望在这方面变成和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否可能变成犹太人呢？

一四○、太过于犹太的

如果上帝想要成为一个爱的对象，则必须先放弃审判与正义——即使是仁慈的审判也不能成为爱的对象。

基督教的创始人对这方面——作一个犹太人——的美妙感受揭示得太少了。

一四一、太过于东方的

什么？神会爱世人，如果世人信他而对不信他的人投以威吓的眼光的话！

什么？一位全能的上帝对于世人的感受竟然是有条件的爱！

爱甚至并没有去支配崇敬的心与报复的意念！

这一切是多么东方式！

“如果我爱你，与你又有什么相干呢①？”这句话可算是对整个基督教一个很够份量的批判了。

①这话的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并不要求是互惠的——英译注。

一四二、乳香

佛陀说：“不要阿谀施舍于你的人！”

让我们将这句话拿到教堂里去复诵一遍——那将立刻使教堂里面的气氛净化。

一四三、多神论的最大效用

由于个人揭示了自己的理想，并从其中导引出自己的律则、快乐和权利，故而乃被视为人类最可怕的离经叛道和对其自身的盲目崇拜。事实上，少数如此甘冒不韪的人总是要对自己辩护一番的，他们通常都是以这种口气说：“不是我！不是我！而是上帝！我只是他的媒介罢了！”惟有在上乘的艺术与创造上帝的立场中（如在多神论的教义里），这种意念才会获得解放，同时变得十分纯洁、完美和高贵，因为它本身原是一种普通而不重要的行动，类似顽强与嫉妒。

反对意念倾向个人的理想，这是每个道德观念的首要律则。只有一个准范：“人”，而每个人也都相信有这么一个准范，并且是最高的准范。但若是能撇开自身，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准范，一个神不能否认或冒渎另一个神！在这里，个人第一次被承认，个人的权利也第一次受到重视。对上帝、英雄、各种超人、平凡的人以及在人之下的诸如妖精、半人半兽与魔鬼等的创造，正是辩护个人的主权与自私的最佳前导：敬重诸神的自由最后也被用在个人对法律，习俗和邻人的尊重上。

相反的，一神论，其坚信只有一个真正的人类之教义，最后导致只有一

个真神的信念（除了惟一的真神，其余的神都是伪造的），这种论调也许曾对过去的人类造成极大的危险——人类曾遭受惰性之过于发达的威胁，此刻我们能看得出来，许多动物在很久以前便受到这种威胁（退化），而那些动物在它们的类群之中都只相信一种真正的动物或者典范，并且很坚决地将它们的习俗道德转变成自身的一部分。

在多神论的教义里，已经为人类的自由思考与多向思考建立了一个榜样：使自己新生的力量永远是更新颖与更个性化的。固然，只有人类适用这个榜样，若就动物来说，它们是不会有远景和希望的。

一四四、宗教战争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跃进便是宗教战争，因为它证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虔诚地处理事物的概念问题。当人类的理智普遍地被各教派间敏锐的争论洗炼过后，其结果便引发了宗教战争：而一般民众也变得心思细密起来，即使是琐碎小事也看得很重要，并且很认真地以为这是可能的；“灵魂的获救”也许就在这一念之间。

一四五、素食主义者的危险

食用白米饭的普遍推广已迫使大家不得不去服鸦片和镇静剂，就如同食用马铃薯的盛行迫使大家猛喝白兰地一样，凡此皆造成一种敏感的后遗症，即是使思想和感觉均陷于麻木的模式。

这有点像那些促使思想和感觉变成麻木模式的人，譬如印度的经师们，不但本身奉行食素，而且还想使它成为大众遵行的律则，他们想因此扩增自身所渴望满足的需要。

一四六、德国人的希望

让我们不要忘记，人类的名称通常即是耻辱的代号。譬如鞑靼人，照其名称之本意而言，即是“狗”的意思，这是中国人给予他们的称呼。又如“德意志人”本来的意思是“异教徒”，这是哥德人在经过一番转变之后，对其大部分未经受洗的同族部落的称呼。根据他们所翻译的旧约圣经指出。

“异教徒”在希腊文中的本字是指“民族”的意思。要从因成为欧洲第一个非基督教国家而招致的耻辱之旧名称中，重新建立起德国人的光荣名号是可能的，对于这个目标，叔本华已给予极高的认定。马丁路德的工作也将因此而完成——他曾引导德国人反对罗马的权威，并对他们说：“这就是我！我不能又是别的！”——一四七、问题与答案

野蛮民族从欧洲人那里首先接受的是什么呢？——白兰地和基督教，欧洲人的麻醉剂。

又，是用什么手段而使他们如此迅速没落的？——欧洲人的麻醉剂。

一四八、宗教改革的起源地

正当全欧洲的教会均陷于极度腐败堕落的时候，德国教会可说是受感染最微少的。就是因为这缘故，所以德国乃成了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此亦表示即使是腐败才刚开始也令人无法忍受。

比较说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在马丁路德时期的德国人更象个基督徒了，彼时他们的基督教文化正如同娇媚艳丽的花朵含苞怒放——虽然为时甚短，只有一夜的光景，但是那夜所带来的风暴却结束了一切。

一四九、宗教改革的失败

希腊人始终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宗教，这证明了他们的高度文化甚至

在很早的时期便已具备；并且，那时候的人皆各有自己的思想，他们以不同的信念与希望的处方来治疗个人的苦恼。毕达格拉斯和柏拉图，或者再加上安庇多克利斯（Empedo - cles）和更早期之奥斐斯教的狂热信徒（the Orphicenthusiasts）等，他们均渴望建立一个新宗教，而前二人也都具有开宗立派的能力；我们用不着对他们二人的未能成功讶异，因为他们只是刚接触到开宗立派的堂奥罢了。每回，当全民之宗教改革运动失败而惟有宗教派系抬头时，我们可以断定，在群众里面必然有许多典型的人物开始要从愚钝的群体本能、道德与习俗中求得自我的解放。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北方获得成功，显示出和南欧相形之下，北欧是一直在倒退中，且依然要求生活必需品之种类与色彩的一致。如果南方旧世界的文化未被德国蛮族的混血种逐渐蛮化的话，则欧洲也不致于完全基督教化；因此之故，北欧也就失去了它的优越。

倘若个体愈加普遍与不受限制，或者个体的思维能善于运用，则对那些较单纯且程度较低的群众愈能发挥一定的影响。而当“反奋斗”背弃内在的“反需求”时，它同时也会要使自身获得满足与实现：反之，当强而有力且野心勃勃的自然只能带来一些有限而偏狭的影响的话，那么人们就会一直阻碍文化的提升——这在各种艺术和知识的领域亦然。

只要有统治的地方就有群众，而有群众的地方就需要有束缚；但是，有束缚的地方，独立的个体就不会多，而且会有群体的直觉与意识和那些个体对立。

一五○、对圣者的批判

难道人一定要以最残忍卑鄙的方式去取得一项美德吗？——一如同样有欲望与需求的基督教圣者，他们之所以忍受生命乃是认为他们的美德能令人感到自卑。

会产生这种影响的美德，我称之残忍卑鄙。

一五一、宗教的源起

纯粹形而上的需要并非是宗教的原始肇因（叔本华所主张的发端是后来的事）。在优越的宗教思想笼罩之下，我们已习于接受“另一个世界”的理念，并且经由对宗教之幻觉的分析而常常会有一种难过的空虚与缺乏感；然后，“另一个世界”便再度从这种感觉之中产生，不过，这时候它纯粹只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而非宗教的世界了。至于最初一般所得到的“另一个世界”的假设则并非是出自冲动或需求，而是在解释某种自然现象时所导致的一项错误，也是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难处。

一五二、最大的改变

一切的光彩和色泽都改变了！我们已无法了解早期的人类是如何去理解日常中最熟悉与触接最频繁的事物的，譬如，早上睡醒，是由于他们对梦的觉醒有不同的看法。整个人生也是一样，透过对于死亡与其意义的思索，会蓦然发现，我们的“死”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死亡。上帝照射在一切事物上的光彩均不一样，所有的决心和对将来的展望亦然，因为人们有得到神谕和神秘的启示，且相信预言。

对于“真理”，人们则是以另一种极为不同的态度去接受，因为在较早的时候，疯子曾被视为它的代言人——一件常会令我们悚然或发笑的事。至于不公平，则又造成另一种感受，因为人们并不只是害怕法律的惩罚与受到耻

辱，而更怕上天的报应。其实，在人类信仰撒旦的时光，曾有过多少的欢乐！当人们看见魔鬼就在身旁的时候，也曾有过几许激情！而当怀疑被视为一种最为危险的罪恶、对于永恒之爱的侮辱，以及对于一切善良、纯洁、崇高与仁慈的不信任时，又曾有过怎样的哲学呵！

我们不断去刷新有色彩的一切，但是和从前大师们（我是指古人）壮丽而叹为观止的色彩比起来，我们又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

一五三、诗人

“是我自己将那些独立而完美的悲剧造成悲剧；也是我，第一次将存在道德的困惑搞得一团混乱，并把它们打成死结；

因此，只有上帝才有办法解开——贺拉西如此祈求！

为了道德，我已经在第四回合的行动中杀死所有的神与上帝！接着在第五回合里我该作什么呢？我将去何处求得悲剧的开解！现在我是否一定要想出一个喜剧的收场？”

一五四、另一种危险的生命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而只是在迷迷糊糊地虚度生命。由于沉迷陶醉，你仍未从美梦中醒来——你的肌肉太无力、神志太不清，以致无法找到结实的阶梯！对我们而言，生命是一个更大的危险：我们是玻璃作的——啊，我们是否该把一切打倒！而如果我们跌倒，便一切都完了！

一五五、我们的欠缺

我们喜爱大自然的壮丽，并将它揭露在我们的面前，那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中缺乏人类的崇伟感；希腊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对大自然的感受和我们大不相同。

一五六、最有力的人

一个人若是要和他的那个时代相抗衡，并将其阻在历史之门前而要求有个说明，那非得全力以赴不可！他是否希望尽力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能。

一五七、说谎

他自省：他随时准备要说谎。

这里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舞台；只要想一想罗马人以诈欺所表现的成就！

一五八、不自由的特性

对一切事物探究到底是一种不自由的特性：它会使人一直张大眼睛盯着；如此，最后总会发现不少希望。

一五九、美德有其时尚

他的诚实常会令现在顽固的他后悔不已，因为顽固是时尚的美德，它和曾经流行的诚实不一样。

一六○、与美德交媾

我们也可以对美德不礼敬与谄媚。

一六一、致时代的崇拜者

弃逃的神父和获得解放的犯人都一直在做鬼脸，他们所想望的是不含过去的一瞥。

然而，你可曾见过那些知道从自己的一瞬可以反映出未来的人，以及对你——“时代”

（他们认为是不含未来的一瞥）的崇拜者——谦恭有礼的人？

一六二、自我本位

自我本位是我们心境的透视画法律，根据这项律则，距离近的东西就要显得大一点而且较为重要，距离远的则其尺寸和重要性就要缩小了。

一六三、胜利之后

胜利所带来的最好之事，莫过于解除了胜利者对失败的恐惧感。

“我何不去尝试一次失败？”他自言道，“我现在已有足够的能力接受了。”

一六四、寻求静息的人

我了解因为被黑暗所围绕而寻求静息的人——想要睡觉的人都是先使寝室黑暗，或者就是直接钻进洞穴里去。

给那些不知道而又想知道最需追求什么的人一个暗示！

一六五、舍弃快乐

曾经完全舍弃某些东西很久的人差不多可以想象得到一种极大的快乐——当他意外地再度遇到自己发现过的东西——而且这是每个发现者都会感受到的快乐！

我们要比那在阳光下躺得太久的蛇更聪明！

（四）

一六六、在属于自己的社会中

在天性与历史各方面均和我相接近的一切，不断地向我诉说、赞美我、安慰我且激励我；于是其他的我都没有听到，即使听到也立刻就忘掉了。

我们只能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社会里。

一六七、厌世与博爱

我们对某些人无法了解与接受时，就认为他们是有病的。厌世是太过于渴望博施济众与“同类相残”所导致的结果——但是，是谁叫你把人类当作牡蛎般地吞食的呢，我的哈姆雷特王子？

一六八、关于病人

“他的情况很糟糕！”——怎么回事！

“他在为渴望得到赞美，却发现无以维持而烦恼。”——简直不可思议！整个世界都在尊崇他，不仅在行动上，而且也以言词向他致敬！

“当然，不过他听不清赞美的声音。当朋友赞美他时，在他听来，就好象那个朋友在赞美自己似的；当敌人赞美他时，在他听来，又好象那个敌人在要求得到同样的赞美似的；最后，当其他的人——一定有许多这一类的人，毕竟他是如此出名！——赞美他时，他就会生气，因为他们既不和他作朋友，也不与他为敌。他会说：“我管那些人作什么，当正义站在我这边时，他们仍然会对我故作姿态！”

一六九、公然的敌人

在敌人面前所表现的勇敢是勇敢本身，一个人很可能虽有勇气但依旧是个懦夫或者优柔寡断的傻子。

拿破仑对他所认为“最勇敢的人”——穆拉特（Murat）的评语是：公然的敌人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若是他想成就其美德、英勇和喜悦的话。

一七○、跟随群众

一直跟随着群众的人，当然也是群众的赞颂者，但是，有一天他会成为群众的敌人！因为他跟随群众，是由于相信他的懒惰会得到好处，但是他没有想到，群众还不致于象他那么懒惰！群众是一直向前行进的！它不允许任何人站着不动！——而他喜欢站在原地不动！

一七一、声名

当许多人对一个人的感恩之情赶跑了所有的羞耻心时，于是声名也就诞生了。

一七二、嗜好的误解者

A：“你是个嗜好的误解者——大家都这么说！”

B：“当然！我从团体的角度观察而误解了每个人的嗜好——没有一个团体会原谅我这么做的。”

一七三、真正博学与故作博学

知道自己学识渊博的人会努力求其学问的清晰明白，而想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很博学的人则会将学问弄得晦涩难懂。大众对于见不到底的东西都认为是深奥莫测的，他们是如此胆怯而极不情愿地步入水中。

一七四、离异

议会政治，也就是指众人在五个主要的政治意见里作选择，并巧妙地巴结各阶层中显得比较独立与有个性、而且喜欢和他们的意见作对的人。总之，不管是一个人的意见压制众人的意见也好，或者是众人接受那五个意见也好，只要他与这五个众人的意见背道而驰的话，众人就会反对他。

一七五、关于雄辩

迄今为止，可曾有过令人心悦诚服的雄辩？

咚咚的鼓声，只要国王们在下命令时有这个法宝，他们必定会成为最佳的雄辩家与群众的领袖。

一七六、怜悯

可怜的统治（在此是指统治小帮的诸侯们——英译注）！

想不到他们的权力到现在竟然变成了请求，而这些请求听起来又仿佛是藉口似的！假如他们只是一味地说“我们”、或者“我的子民们”，则那个讨厌的古老欧洲就会发出笑声。

实在的，一个现代世界的司仪会尽量使小场面和他们合而为一，也许他会宣称“君主要服从暴发户”。

一七七、论教育

在德国，正缺少一种适合于较高水准的人的重要教育方式，是以成了较高水准的人的一个笑柄，但是这些人并不在德国境内笑。

一七八、致道德启蒙运动

德国人说话，题材皆离不开靡非斯特以及浮士德①这代表二个反对知识价值的道德偏见。

①靡非斯特和浮士德二者皆是德国传说的人物，前者是魔鬼，后者是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男子，后来歌德即根据这个传说写成“浮士德”一书。

一七九、思想

思想是我们心境的影子，故而总显得比较暧昧、空虚和单纯。

一八○、自由人的风光

自由人即使对科学也采取放任的态度——同时他们也被允许如此做，只要还有教会存在！迄今为止，他们还算很惬意。

一八一、带头与跟从

A：“只要二个人在一起，不管他们是什么命，一定是其中一个带头，另一个跟从，而前者在德行与知识方面也优于后者。”

B：“还有呢？还有呢？你那些话可以用在别人身上，却不适合我，也不适合我们！”

一八二、离群索居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说话不会太大声，写字也不会太大声，因为他害怕空洞的回响——厄科女神①的批判。

狐独的时候，一切的声音听起来都觉得不一样。

①厄科女神（the nymph Echo），希腊神话中住在森林的女神，因爱上Narcissus而遭冷落，其哀叹声留在山间成为回声。

一八三、美好将来的音乐

对我来说，第一流的音乐家应该是只知道最高快乐的哀愁而不知其他的哀愁。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音乐家出现。

一八四、正义

一个人宁可听任被抢，也比和一群稻草人在一起的好——这是我的感觉。而在任何情况之下那也仅仅是一个感觉，没别的！

一八五、贫穷

现在他贫穷了，但并非是由于失去一切的缘故，而是因为他舍弃了一切——还有什么好挂念的？他已习于去寻找新的事物。

那不知道自己缺乏自由之意志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

一八六、惭惶

他所做的一切都很杰出而且恰到好处——不过他仍然十分惭惶，因为例外与特殊原本就是他的工作。

一八七、无礼的表达

这位艺术家表达其理想——非常出色的理想——的方式很让我不高兴。语气激烈而且漫无边际，并且又是用如此粗鄙与夸张的手段，好象他是在对一群无知的群众说话似的。当我们研究他的艺术作品时，不免会有仿佛是“和粗鲁的人在一起”的感觉。

一八八、工作

工作与工作者是多么地接近，即使是在我们最为空闲的时候！忠实谦恭的话：“我们都是工作者”甚至在法皇路易十四的宫廷中也被视为一种讥刺与猥渎。

一八九、思想家

他是一个思想家，那也就是说，他比一般人更能简单扼要地掌握事物。

一九○、反致颂者

A：“只有相匹敌的人才可以互相赞美！”

B：“是的！”不过当那个人赞美你时会说：“你是我的对手！”

一九一、反辩护

要破坏理由的最不诚实的态度，便是故意以谬误的争论来为自己辩护。

一九二、好人

能区别脸上绽放慈祥光辉的好人和其他人的是什么？在一个新人面前，他们感到十分悠然自在，并且很快地令他心醉倾倒；因此他们希望他好，第一个念头是：“他令我高兴”，接着而来的，便是吞并的期望和拥有的喜悦。

一九三、康德的玩笑

康德想要作一项证明，即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沮丧失望，而那些“每个人”事实上并没有错——这是康德的一个秘密的玩笑。

他写文章反对有学问的人，而支持一般人的偏见；不过，他的文章是写给有学问的人而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一九四、“心灵开放”的人

那种人的行为可能都发自潜在的动机，因为在他的嘴边和伸展的手上总是有着可以传达的动机。

一九五、可笑的

看啊！看啊！他从人群中跑开——于是大家便跟在他后面，只因为他跑

在大家的前头。

他们真是群居性的动物！

一九六、听觉的极限

我们只听闻那些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

一九七、小心

人们并不见得喜欢彼此沟通，而宁可隐藏秘密。

一九八、骄傲的苦恼

骄傲的人甚至对助他前进的人恼怒——他很生气地看着他马车的马。

一九九、大方

慷慨大方往往只是富人胆怯的一种形式。

二○○、笑

笑是指幸灾乐祸，不过却是问心无愧。

二○一、喝采

在鼓掌喝采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噪音，即使是自己对自己喝采。

二○二、挥霍者

他计算过自己的财产，知道自己还是个并不穷的富翁；于是他像挥霍的自然之神一样，毫无理智地乱花他的精神心灵。

二○三、东方愚者的难题

平常他是个没有心思、不用头脑的人，但是往往会在意外的场合中想出一些坏点子。

二○四、乞丐与礼貌

“遇到没有门铃的时候，用石头敲门是很没礼貌的”——所有的乞丐和穷人都这么想，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他们这样想是对的。

二○五、需要

人们都以为需要是一切事物之因，然而事实上，它往往只是事物之果而已。

二○六、雨中沉思

下雨了，我想到穷人们彼此以毫不隐藏的关怀拥挤在一起，他们都随时准备并渴望将痛苦分给彼此，这样，即使是在恶劣的天气下，也可以有想象自己是值得同情的快意，这是穷人的真正贫困。

二○七、嫉妒的人

这是一个嫉妒的人——他并不想要孩童，他嫉妒他们，因为他已无法再成为孩童。

二○八、伟大的人

因为某人是个“伟大的人”，所以我们便不能贸然论定他是一个人。也许他只是一个儿童，或者是所有时代的善变者，或者是令人迷惑的女孩。

二○九、一种寻找理由的模式

有一种寻找我们的理由之模式，它不仅能使我们忘掉最好的理由，同时也引起我们对理性的普遍厌恶与唾弃——一种非常麻木的质问模式，而且真正是专横之人的手段！

二一○、勤奋的节制

一个人不可期求他的勤奋凌驾于父亲之上——那会造成一种病态。

二一一、秘密的敌人

要能随时保持有一个秘密的敌人——这是最高尚的人之道德也很少能提供的一种奢侈。

二一二、不要让自己受蛊惑

他的精神萎靡，老是如此急躁，而且说话结结巴巴的没有耐性；因此便很难察觉到存在于他灵魂之中的深呼吸与宽大的胸腔。

二一三、幸福之路

一位贤者问傻子寻求幸福的方法，傻子毫不思索地就回答，就好象人家问他去邻镇的路似的："赞美自己，而且要住在街上！""等一下，"贤者喊道："你要求得太多了，那些已足以让你赞美自己！"傻子回答说："但是一个人又如何能永远免于自卑地去赞美自己呢？"

二一四、有信即得救

美德只赐给那些对它有信心的人们快乐和幸福，而不赐给对它抱持严谨之怀疑态度的高尚之士。简而言之，这就是所谓的"有信即得拯救"！——请看仔细，并非美德能拯救！

二一五、理想与物质

你有一个高贵的理想，但是你是否高贵得足以建立一个庄严神圣的意志形象，而丝毫不显出粗俗的斧凿痕迹——这是对理想的一种冒渎与不敬？

二一六、声音的危险

极大的声音无法使敏感精巧的东西产生回应。

二一七、因与果

在果的面前，人们总是只相信果以外之其他的因。

二一八、我的反感

我不喜欢那些人，他们为了制造影响，总要像炸弹似地引爆，而在他们周围的人便有突然失聪之虞——或者更甚于此者。

二一九、惩罚的目的

惩罚的目的是要改进主持惩罚的人——这是为惩罚辩护的人之最高诉求。

二二○、牺牲

牺牲者对其所作之牺牲与奉献的看法和旁观者不一样，但是人们从不允许他们表达其看法。

二二一、体谅

父子彼此之间的体谅往往胜过母女彼此之间。

二二二、诗人与骗子

在骗子看来，诗人多半都是只认有奶的做干娘；而后者亦着实可怜可鄙，甚至不能无愧于心。

二二三、感官的替代

"我们也用眼睛来听，"一个耳聋的自白者说道，"而在盲者之间，耳朵最长的便为王。"

二二四、动物的批判

我害怕动物把人当作和它们一样的生物看待，并且因正常动物的误解而导致严重的危险——也许它们视人为一种荒谬的动物、可笑的动物，或不幸的动物。

二二五、大自然

“邪恶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自然便是邪恶！让我们成为邪恶罢！”——如此私底下去推断那些追求影响力的大人物，则往往会过于抬举他们为伟人。

二二六、怀疑者与其风格

假如人们心向着我们、相信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简单扼要的言词来叙述一件最激烈的事物。从另一方面来说，怀疑者用强调的语气表达，便会使事物显得鲜明有力。

二二七、谬论

他无法控制自己，因此女人就断定很容易控制他，并且脱离她的行列而去追他——可怜的人呵，在短时间内将成为他的奴隶。

二二八、反仲裁者

他企图调解二个坚决果断的思想家，正是所谓的仲裁人；但是他无法看到特立独行之士独特的一面，感觉近似与相同均是眼力不够的信号。

二二九、固执与忠诚

因为固执，他很快便掌握到那由可疑而变成明显的“动机”——他称这是一种“忠诚。”

二三○、缺少含蓄

他始终不能有所觉悟——那是由于他对自己所实践的善行从未保持缄默。

二三一、“努力用功的人”

理解力迟钝的人总认为迟钝能形成知识的一部分。

二三二、人生如梦

我们若非完全在梦中，便是以一种有趣的态度在作梦。因此，必须去学习在时兴的潮流中保持清醒——若非不完全，便付之以一种有趣的态度。

二三三、最危险的论调

此刻我所做的或忘了去做的，均和过去的许多大事一样有如所将来临般的重要——以深广的透视法来观察结果，则所有的行为都是同样的伟大或者渺小。

二三四、音乐家的慰语

“你的生命并未探入人们的耳朵，对于他们而言，你是虚度了无言的一生。而所有美妙的旋律、所有跟从或领导的狂热决心，也都对他们隐藏起来。要弄清楚，你并不是随着军乐在街上游行——不过那些善良的人们没有权利说因为那个缘故，你的人生就缺乏音乐。让有耳朵的人来听罢。”

二三五、气质与性格

有许多人极力将他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高贵，但是在气质上却并没有相对地提升——许多人则反是。

二三六、推动群众

对于想推动群众的人而言，是否他不需要舞台来展现自己？或者是他先不将自己表白得过于明显，然后等待在粗俗与单纯的时潮中，才将其个性与动机整个公开？

二三七、有礼的人

“他真有礼貌！”——是的，他随时都带着在贿赂塞伯勒斯①的小礼物；然而却又如此胆小，以致把每个人，甚至你和我，均当成是塞伯勒斯。

①塞伯勒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在冥府看门的狗，蛇尾三头，长年不眠。

这就是他的“彬彬有礼。”

二三八、没有嫉妒

他完全没有嫉妒之心，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个优点；因为他是想要征服尚未有人占据过，甚至大家都看不到的领域。

二三九、不快乐的人

一个不快乐的人足以使整个家有如阴云密布似的闷闷寡欢；只有靠奇绩才能使这种人绝迹！

快乐就不是象那样的传染病——这是怎么一回事？

二四○、在海岸上

我不想为自己构筑房子（我的快乐秘诀之一就是不要作一个有房子的人），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则我还是会构筑，就象许多罗马人一样将房子盖在面对大海之处——我非常愿意和那美丽的怪物共享些许秘密。

二四一、艺术家与作品

这个艺术家除了勃勃的野心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之，他的作品只不过是一面放大镜，提供给每个人从其角度去观看罢了。

二四二、属性

不管我对知识如何贪着，除了原本就属于我的之外，我无法吞并其他任何东西——那些东西里面有别人的属性在。

一个人怎么可能成为小偷或强盗呢？

二四三、“善”与“恶”的源起

他只能设法改进让我们能感觉“这是不好的”。

二四四、思想与文字

我们无法用文字将自己的思想完全表达出来。

二四五、以选择来赞美

艺术家选择他的主题，那是他的赞美之模式。

二四六、数学

我们要尽量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而非抱持“我们应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信念，将数学的精炼与严格带进所有的学问里面去。数学只是我们追求普遍与最高之人类知识的一项工具。

二四七、习惯

习惯会使我们的双手伶俐而头脑笨拙。

二四八、书籍

为什么没有一本书能使我们为它而舍弃其余所有的书？

二四九、知识寻求者的感叹

“噢，我的贪婪！以这种心灵来看一切，没有我不感兴趣的，除了整个欲望本身；透过许多个体，它将很乐于看到一切如同自身亲眼目睹一般，并且有如以自身的手去抓取一些什么。——自我唤回了整个过去，并且不想失去任何属于它的一切！噢，我的贪婪之火！我将从千百个个体中再生！”

二五○、罪恶

虽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甚至女巫自身，都认为巫术是一种罪恶；然而不管怎样，实际上罪恶并不在那里。因此它是和所有的罪恶在一起。

二五一、误解受苦者

伟人所受的痛苦和其崇拜者所想象的迥然不同。在某种濒于罪恶的时刻，他们为了和卑鄙与褊狭的人格挣扎而受的痛苦则更加厉害；简言之，这痛苦乃是来自他们对自身人格的伟大有所怀疑，并非来自因职责的需要而所作的牺牲或殉难。

只要普罗米修斯①是着实同情世人，而为世人牺牲自己，在他必然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与快乐的。但是在因此而嫉妒宙斯以及世人对他的敬爱二者之间，则普罗米修斯要饱受煎熬了。

①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的天神，因为由天廷盗火给人类而被天神宙斯捆绑于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老鹰啄食他的肝脏。

二五二、宁可欠债

“我们宁可欠人家钱，也不要把没有注明我们的印记之钞票付给人家！”——这是我们的所有权最喜欢的作风。

二五三、浪迹如归

有一天，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然后我们会为自己所曾付出的长途跋涉而感到骄傲。

事实上，当时我们并没有察觉到我们是在作远行，所以我们应该养成一种不管到哪里都视同如在家里一样的习惯。

二五四、排除困窘

给终全神专一的人可免于一切的困窘。

二五五、模仿者

A：“什么？你不希望有模仿者？”

B：“是的，我不希望人们跟我学步，而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在他自己的前面——如我所为者。”

二五六、皮质层

境界高的人会懂得模仿飞鱼的及时行乐，且嬉戏于浪头之上；他们认为一切最好的都在事物的表面——他们的皮质层。

二五七、得自经验

一个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多富有，直到他从经验中悟知，富人甚至可将窃贼玩弄于掌上。

二五八、机会的否定者

没有一个征服者会相信机会的。

二五九、远离乐园

“善与恶皆是上帝的偏见。”蛇说。

二六○、一加一

只有一个人的话，曾被认为是错的，真理始于两个以上的人——因为只有一个人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而若是有两个人便已无庸辩驳。

二六一、创意

什么是创作力？即是去观察尚未被命名、或者为大家所目睹却无法指出其为何物的东西；由于人们往往都是被引导的，故而惟有名称才能使一件东西成为“可见的”。

富创意的人大多也是事物的命者。

二六二、永恒之见

A：“一旦你退缩于生活之外，他们就会将你淘汰！”
B：“那是分享死人之特权的唯一方法。”
A：“分享什么特权？”
B：“毋须死亡。”
二六三、无关虚荣
当我们在恋爱中时，总想尽量隐藏自己的缺点，这并不是由于虚荣的缘故，而是耽心所爱的人会苦恼。真的，恋人们都想表现得像个上帝，而这和虚荣无关。
二六四、我们的行为
除了赞美责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二六五、至高无上的怀疑论
人类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人类无可辩驳的错误。
二六六、需要冷酷的地方
伟大的人对其低劣的德行和见解是冷酷无情的。
二六七、高瞻运瞩
一个志向高远的人，不仅要超越他的行为和判断，甚至也要超越公正本身。
二六八、是什么造成英雄的伟大
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
二六九、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一切的价值都必须重新评估。
二七○、你的良知在说什么？
“你要成为你自己。”
二七一、你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同情。
二七二、你还喜爱别的什么？
我的希望。
二七三、你认为谁较坏
那个老是要使别人感到羞耻的人。
二七四、你认为什么行为最具人性？
使人不感到羞耻。
二七五、什么是自由的保证？
不再对自己感到羞耻。
二七六、新年有感
我依然活着，我依然在思考；我必须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必须继续思考下去。“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如是说。
今天，每个人都随意地表达了他的愿望和挚爱的构想，当然，我也要衷心的提出我对自己的期许，以及今年初次在心中所引起的一些构想——这些构想将是我未来生活的基础、誓约和调味品。我要像追求美一样地更加去理解一切事物所不可缺的特性，我也要成为美的事物之一，让今后成为我所爱的！
我不想去从事丑陋的战争，也不想控诉什么，甚至不控诉控诉者。不要看我，让那成为我个人独自的否定！总而言之，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不管在

何时何地，只是一个肯定者。

二七七、个人之上帝

在生命里会有某个极点，在那里，尽管有我们一切的自由，以及或许多少我们会否定那在大化的美丽混沌中所有原始的理性和善念，我们仍是处在知识领域的险境中，并且必须去面对最艰难的尝试。

此刻，由于个人之上帝的概念初次以其最大的说服力将自身呈现在我们眼前，同时有最佳的倡导者支持它，因此当它明朗化身时，我们所接触的一切便都成了乃是为求至善至美而存在。每日或每一刻的生活似乎就只在渴望着这种境况的日新又新；一切都随它去，不管是好是坏，朋友、疾病与毁谤会造成的损伤，信件的遗失，脚的扭伤，对商店的橱窗的一瞥，一个激烈的争论，一本书、一个梦、一个迷惑的肇始，凡此种种，它自身均会立刻显现出来，一如某些“不许缺少”的东西——它充满了极深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着实有用！

去祛除我们自身对伊壁鸠鲁之上帝，以及某些不安而平庸之神的信念，会是一项更危险的考验吗？谁能知道自己头上的每一根细发？谁会对巧言令色的态度不感到恶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撇掉上帝（以及经济实用的天才），同时希望能满足自己所作的假设：我们本身对每个事务的解释与安排，在理论和实际的运用上均已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把自身智慧的灵巧想得太高，有时我们会非常讶异于美妙的和谐乃是由玩弄我们的手段而造成的——那种和谐似乎太适合我们了，以致不敢将它归功于我们自身。

事实上，常常有人在陪我们玩，那就是可爱的“机运”先生，他时而带我们起舞，而即便是全能的上帝也无法设想出任何比我们笨拙的双手所能胜任者更好的音乐。

二七八、死亡的沉思

生活在这一片混乱的街道、日常必需品和噪音之中，常带给我一种阴悒的愉快。有多少的享受、焦急和欲念，又有多少饥渴或酩酊的人生显现在此处的每一刻！对所有这些嘶喊、活跃而热爱生命的人们，它很快就会变得宁静！每个人的影子——他那黯淡的旅伴——总是站在他后面！就象是移之船将要启航前的最后一刻：人们彼此之间有着更多的话要说，而时间分分秒秒在催促，孤独沉默的大海在吵杂的喧嚷声中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对它的俘虏竟是如此贪婪和肯定！就整个生命的历程来看，如果说过去是一片空白，或者只是不值一提的小插曲，那么最近的将来便是一切：故而乃有这憎恨、这哭注、这充耳不闻以及自我扩展！

大家都想在将来独占鳌头成第一流——而死亡与其宁静则是对一切的未来唯五可以肯定的事！这种对一切均肯定且普遍的仅有之事是多么的奇怪，预习对人类丝毫没有作用，自认为死亡之兄弟的人们则是离死亡最为遥远！

看到人们一点也不想去思索死亡的概念，真使我十分高兴！我会乐于不厌其烦地去提醒人们深切关注对生命的概念之探讨。

二七九、星一般的友谊

以前我们是朋友，现在却彼此形同路人。虽则我们并不想公开或者隐瞒这件事，无论过去是否会为此感到羞耻，但是此刻我们应当仍然会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是两支船，各有其目的地和航线；可确言的是，我们会在途中相会。届时，如同过去一样地可以举行一场盛大的欢宴；而二只豪华的船便静静地息泊在同一港口之中，沐浴在同一阳光之下。如此一来，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而他们的目的地原来是同一个。但是各人的使命之强大力量，又迫使我们分开而驶入不同的海域，奔向不同的方位，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或许会再度相见，然而却不相识，因为不同的海域和不同的太阳已经改变了我们！

“我们必须互相成为陌生人。”是我们所要服从的铁则：就是这样，我们相互之间才会变得更加崇高庄严！也就是这样，以前我们的友谊之概念才会变得更加神圣！在航行的路线上，可能会有某些巨大而不可见的曲线或如行星运行般的轨道，因此其间会产生不小的差距，或者可将之视为途中的小舞台，我们应当将自己提升至这种境界！然而，我们的生命实在过于短暂，观察力过于受限制，以致无法对朋友之间的庄严可能性进一步的认识。

虽然我们相互之间必须要成为陆地上的敌人，但是相信我们的友谊会如天上的星星一般。

（五）

二八○、供思索者用的建筑物

内省是十分需要的。故而我们的大都市特别缺少一样东西——一个能让人沉思而又安静、宽敞与延伸极广的场所，这场所要有高而长的柱廊，以便在恶劣的天气与烈日下亦可活动；那里不能有车马及人声的喧嚣，更禁止任何大声的祈祷（即使传教士也不可以），这样，整个建筑物及其气氛方能表现出一种自我灵交和与世隔离的庄严肃穆。

当对于生命的沉思取代了对于生活的信奉唯谨的态度时，教会垄断个人反省的时代便已成了过去，而教会所建立的一切也表达了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对教会的建筑物表示十分满足，即使如果它们已失去其教会的目的。这些建筑物在诉说一个太过伤感与太过偏激的论调，仿佛它就是上帝之家和作为超自然的灵交之用的庄严处所；对我们来说，不信神的人能够由其自身想到我们心中所想的念头。

我们要让自己能化身成花鸟木石而与之沟通，而当我们流连于这些走郎和花园中时，也要同时能漫步于自身之中。

二八一、知道如何找出结尾

第一流的大师会懂得如何以一种完美的态度去找出终局，无论是就整体或者局部；他知道这就是一首曲子或一个思想的结尾，那则是一出悲剧或一个故事的第五幕。

至于第二流的大师则始终是无休止地在汲汲于寻找那最后的终局，同时也很少以一种高傲而又沉稳的态度向大海深处去挖掘，就象波多飞诺的山脊——热那亚湾①在那里吟唱它奔向终点之曲。

①热那亚湾（Bay of Genoa），位于意大利西北部一个著名的港湾。

二八二、步伐

知识分子的守旧主义往往会使得大人物背弃他所从出的民众或集团，其实，主要是他的思想步伐背弃了他们，因为他们无法跟上。

就拿破仑来说，他也十分懊恼于不能以“正当的”步伐来行走，在偶尔有必要的时候还得表现出一副王者的风范（虽然他多半时候只是一名军队的统帅）——高傲又兼唐突，令人非常尴尬。

看到有些作家们常常将其时髦的褶层长袍拖曳在地上行走，总觉得有些可笑，他们想要把脚遮盖起来。

二八三、开路者

我很高兴看到一切迹象均显示出一种更加雄壮与富有挑战性的时代即来将来临，最重要的是，它将再度为我们带来英雄般的荣耀！

因为必须作好准备，以迎接更高尚的时代，并且要生聚将来有朝一日所需要的力量，故而时代会将其英雄的气质带进知识的领域，并且为观念及其影响而战。为达此目的，此刻急需要许多勇敢的开路先锋（这些人不能是庸

碌之辈），他们是建设今日文明和都市文化的基本材料——知道如何在无形的活动中仍能获得满足并坚持到底之沉静、孤独而果断的人；天生有探究能克服自己的一切之气质的人；视伟大虚荣之振奋、单纯与轻蔑如同在胜利中对被征服者所表现之肤浅之虚荣的宽怀大量一样的人；对一切的胜利——有时机运会作弄——有着精确而独立之判断的人；更富危险性、创造性和欢悦的人！（我相信！要想体认一切存在之最大生产性和最高享受的秘诀就是去生活在危险之中！）将你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①的山坡上！将你的船驶入浩瀚无涯的海域！要活在与你相匹敌的人物甚至与自己交战之状态中！若是不能成为统治者或主人，就要作大盗或破坏者！当你自足于象胆怯的小鹿躲藏在森林中般的生活，时光将会过得很快。知识终将夺取属于她的一切，她想要统治与占有一切，而你要和她在一起寸步不离！

①维苏威火山，在意大利西南部，近拿不勒斯湾，为一著名的活火山。

而导致的（假如他们能看穿自己的底细，不知会作何感想）。

二八四、自信

一般来说，自信的人并不多见，而在这少数人之中，有些是不自觉地具备自信，有些则是对于知识的体悟有所偏差其余的人则必须先取得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无论他们作任何了不起的事，首先就是要和自己内在的“怀疑者”争论一番。

问题在于究竟要如何去说服这个内在的“怀疑者”呢？想要达到这目的，天才几乎可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很显然的，他们多半对自己不满。

二八五、精益求精

“你不想再祈祷，不再崇拜，不再耽于对无限的信仰——你不愿继续忍受，而在最高的智慧、德行与力量前遣散了你的思想。

在你的七个寂寞之处，没有永久的守护者和朋友；你离群索居而不向那满头白雪、心在燃烧的山望一眼；既不再有对你报复的人，也没有为你作最后之修改的人；对你不再有任何的理性和爱；不再有你疲倦之心的休息之所；你的艺术反对任何究极的静寂；你十分渴望战争与和平的循环不息。

断念的人呵，你是否要舍弃所有这一切？谁会赋予你力量去作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具备这种力量！”

有朝一日，会有某个湖拒绝把水流放出去，而在水泄之处设置一个水闸，如此一来，这湖的水就会不断地涨高。同样的，或许这种断念也会充实我们的力量，而靠着这个力量，能使断念本身得到新生；或许人类由此前进的基点也得以不断的提升，当他不再向上帝流泄。

二八六、离题

这里有许多希望，但是你能看到或听到它们什么吗？假如你没有在自己的心灵中经历一日的消长之过程？

我只能建议——别无他法！

去感化石头，使动物变成人类——你要我那样作吗？噢，假如你是石头或动物的话，那么你务必要去寻找你的奥费斯①！

①奥费斯（Orphus），希腊神话中弹竖琴的名手，据说其琴声可感动木石、动物。

二八七、喜欢盲目

“我的思想，”流浪者对他的影子说，“你要告诉我现在站在何处；但是不

管我走到哪里，都不可背弃我。我喜欢对于未来一无所知，而且不想因为没有耐心去对应允的事作尝试而感到难过。”

二八八、崇高的情愫

在我看来，除了少数由经验得知高尚的感受可以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人之外，似乎大部分的人均不相信崇高的情愫这一说，也许它只是暂时显现，最多不超过一刻钟。

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一个怀有高尚感受的人，企图将那崇高的情愫具体展现出来，到目前为止，这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梦想和迷人的可能性而已。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这种例子。尽管如此，或许某一天，人们还不能创造这样的人出来也说不定——当许多有利的条件形成时（这些条件目前连最乐观的机会也无法制造凑合）。

或许这种情况有如特殊例子似的已经存在我们的心灵，而我们时常会为此感到莫名的害怕。可能这也是未来人们的有利条件之一，在高尚与低下两种情愫之间有一种不断的激荡，进而会有忽上忽下的感受，这种情况就象是在登梯子，同时也有如置身于云端一般。

二八九、上船

当一个人认为他的生活与思想之模式中所充满的哲学之辩证是如何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时——意即有如一个温煦、赐福与令一切滋长的太阳特别照耀在他身上；它都如何使他能不随人赞美或责备，同时自足，富有且大方地布施快乐和慈惠；它是如何不断地将恶改变为善，使整个生命力充分发挥并开花结果，并且使令人不快的害群之物无法滋生——他会号啕不休！

噢，许多类似的新太阳便是如此产生的！另外，邪恶的人、不幸的人，与异常的人也当然各有其哲学、主张和阳光！对他们无须同情！——我们必须忘掉这种傲慢自大的心理，尽管长久以来人情皆习于且抱持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也不必为他们而鼓励任何自白者、驱邪者或宽恕者！

无论如何，新的正义总是需要的！还有新的解析、新的哲学家！

道德的国土是广大的！同时也有它的对地（antipodes）！而对地也有其存在的权利！

仍有另外一个或无数个世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上船！你们这些哲学家！

二九○、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崇高而稀有的艺术！

一个人从他的长处与弱点来观察其本性，然后依此本性拟定一套独创性的计划，直到一切都显得很艺术、也很理性，甚至连弱点也使眼睛着迷——运用那令人羡慕的艺术。此外，还有许多的第二天性在增加之中，而部分的第一天性则在减少，这是由于两者在日常工作与活动中因应不同之故。不曾减少的丑陋则一直被隐匿起来，并且被重新诠释为庄严高尚的新面目。而不愿形式化的诸多暧昧也被保留着作为透视之用，意即给那些较为冷僻而不可测的一面一个暗示。最后，当这项工作完成时，我们会发现这根本就是对同一个尝试——将之组织或塑造成整体或局部——的抑制与压迫。不管这项尝试是好是坏，最重要的是：它是一项尝试！这就够了。在自己的律令之拘束下而犹能体验到最高的愉快的，那便是他们强烈的傲慢之天性，而他们那强烈意志之激情在见到所有受过训练与被征服过的天性之后便会立刻为之大

减；即使他们有宫殿可建或有花园可设计，也不想去作解放天性的尝试。

反之，个性弱的人没有超越自己的能力，而且也憎恨风格的限制。他们觉得，如果将这种讨厌的束缚加在他们身上，则必定会使其变得粗俗不堪；只要他们受它使唤，他们就会成为奴隶，而他们憎恨受役使。这类知识分子（他们也许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总是关心对自己的塑造与诠释，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好，因为只有在这种态度之下，他们才能令自己愉快！

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人应当作到自己满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人的面目”完全忍受！那不满于自己的人便为此而随时准备向自己施加报复；如果我们一直忍受他那丑陋的面目，则我们这些旁人终会受到池鱼之殃，因为丑陋的面目会使人变得卑贱与可悲。

二九一、热那亚

我参观过这个城市，她的别墅区和娱乐场所，还有民众所居住的宽阔的高地与山坡。最后的结论是，我从过去的痕迹看到她的风貌：这个地方四处散布着大胆而专制的统治者的形象，他们曾经在此显赫一时，并且想将其显赫绵延千古——这一切都表现在他们已留传数世之久的各种宅第、建筑物和装饰上；也许他们对人生有着好感，但是对自己则向来就没有那么好感了。

我常常看到建筑营造者将眼光投注在周身远近所有的建筑物，以及城市、海和山顶上。

他以对一切的凝视来表达其权力和征服，并且希望一切均如其所愿、均为其所拥有——用他的凝视魔力。整个地方显得与这堂皇华丽以及渴望占有、剥削之贪求无厌的自我本位不配称；当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听到说已没有可供开拓的疆土，然而又为了渴望在自己原有的领域旁再添加新的土地，于是家族里的每个人便彼此斗争起来，想尽办法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凌驾别人的权威，并且在邻邦之间炫耀他的声望。再者，每个人也都想利用在建筑的表现与炫耀自己血统的风光上击倒对方而为自己一系赢得胜利。

当我们想着那表现出法律精神以及普遍乐于守法与服从之风格的城市建筑模式欺骗了我们，我们乃益加敬仰其必然是受到建筑营造者刻意压抑的原本重视平等与服从的习性。走到此地的每个角落，你都会发现到有一个孤单的人，他知道大海、知道冒险，也知道东方；他反对法律、嫌恶邻人，仿佛那些东西会因为与他有关联而烦扰到他拟的：他以嫉妒的眼光瞄着所有那些已经过时而奠立的一切；出于一种奇妙的念头（至少确实有这么个想法），他渴望将这一切重新建立，经由他的手而把他的思想灌输进去——如果：只要在一个充满阳光之下午的片刻中，让他那贪婪而忧郁的心满足一次，同时让属于他的一切都呈现在眼前。

二九二、致道德的传道者

对说教的人——并非说教本身——我想给予如下的忠告，如果你真的想要剥夺一切最佳事物的荣耀与价值，且一直以和过去同样不变的方式来叙述它们的话！

将它们置于你的道德之前，并且从早到晚诉说美德、宁静之心灵、正直公平，以及自然之赏罚的愉悦。因着你始终保持这种态度，所有这些善的事物终将最为博得大众的好感，但是裹在它们表层的金质也同时会逐渐褪损，更甚者，连它们内在的纯金也会变质成为铅块。

说实在的，你应该明白炼金术的还原艺术，以及最有价值之物的贬损！

试试看另一个秘方，只要一次，好使你不致所得与所欲相违：否定那些善的事物，将它们从大众的喝采声中抽取出来，并且打断它们想要散播开去的念头；让它们再度成为孤独者潜在的贞德，并且宣称“道德是一种受严格管制的东西”！这样，或者你会引来少数不平凡的人物——也就是英雄人物。然而其中也必定会有一些艰难却不令人讨厌之处！

这时候，我们最好不要以①艾卡德谈论道德的语气说：“我祈祷上帝将我从上帝的手中救出来。

①艾卡德（Meister Eckardt），德国人，近代神秘主义者。

光撩乱和惊恐的感觉。

二九三、我们的环境

我们都很清楚，那只对科学才不时投以一瞥、有如漫步浏览（以一种女人的步态，同时又象许多的艺术家一样），而对任何大小事物均持以冷酷无情的严谨态度，同时对一切的评估、判断与宣告均能迅速作决的人，常会制造一种令人眼令人尤其惧怕的是，这里（指科学的领域）的要求极为严格，而纵使你作得非常好也得不到奖赏。就象军中一样，在这里你只能听到非难和尖锐的叱责声。因为，凡事作得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作得不好则是例外而不应该。和别处一样，这里的规矩是，若是作得没有错就保持静默。

这种“科学的严谨”和最佳之社会交际的风度一样会使新进的初学者感到惶恐；能适应它的人，便会喜欢待在这种明洁、有力与高度充电的环境——雄壮的环境之中。别的地方于他是不够纯洁与顺畅的，他怀疑，在那里其最佳艺术可能既不能有益于别人，而他也无从得到喜悦；在他而言，许多的谨慎、潜藏与克制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伟大与无用才会丧失力量！而在这敏锐和清晰的要素皆备之下，他方能具有完全的力量昂然高飞！他何必要在飞上去之后再飞下来降落湿漉的水中，在那里他须得游泳或涉水而行，同时又会沾污他的翅翼！——不！那里太不适合我们居住！我们是天生——情不自禁地——属于这种环境的，我们是光线的对手，要驾驭其上就如同其驾驭原子光一样；不要躲避太阳。迎向太阳！

当然，我们还力不及此。故而只有在可能的范围内倾力以赴，也就是说，将光明带给地球，我们要成为“大地之光”！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翅翼、自己的明快与严谨；如此，我们才能像个大丈夫，甚至有如可怖的烈火。让那些不知道如何藉我们的力量来使他们自己暖和与明亮的人害怕我们罢！

二九四、抗义对本性的诬蔑

那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的许多本性很快就变成一种病态，甚至一种丑陋的东西，他们曾诱使我们相信人类的本性与动机是恶的，他们是使我们对自己与所有人类之本性判断错误的罪魁祸首！也许有些人很轻易地就受其冲动（刺激）的摆布，但是他们则不然，因为他们害怕那想象中的本性之“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人类当中很少见到高贵之质的缘故；而凡此种种，皆不足以令我们害怕，且不认为自身有何可耻，进而毫不犹豫地自由飞翔——我们是生而自由的鸟儿！

不管我们到那里，自由和阳光都与我们同在。

二九五、暂时的习性

我喜爱暂时的习性，且认为它们是获取日常各种知识的无价法宝。为了配合这短暂的习性，我将我的性格、维持身体健康的活动、以及就我目视所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作了调整与安排。我总以为，这种安排终将令我永远满意，并且时时刻刻均有收获，故而不再作任何其它之想，不需去比较、轻蔑或憎恨什么。

但是，有一天习性会有终止的时候，届时好的一切会离我而去，不像有些东西引起我的反感（温顺地对我示好，仿佛我也对它友好似的），而好象我们彼此都很感激于共处的这段时光，并且握手相互道别。而新的习性已经在门口等候，同时我的想法——我是多么无法形容的愚笨和贤明！——亦然，即这个新的习性才是正确的，而且是最正确的。因此它之于我，就如同食物、念头、人类、城市、诗歌、音乐、教条、日常生活的安排以及生活的模式一样。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憎恨固定的习性，它有如一个专制的暴君随时在我身边，令人寝食难安；而当所有的事物似乎都离不开这习性时（譬如职务上的地位、与同一人之间的友谊、固定的住所、或者一致的健康状况），则生活中的气息顿时便仿佛整个凝结了。事实上，对我所有的疾病与苦痛，我打从心底感激他们，因为这些疾病与苦痛留给我许多可以逃避固定习性的后门。最不可忍受的、也是真正可怕的事，就是没有习性的生活，一直想要为所欲为的生活——那等于是我的放逐、我的西伯利亚。

二九六、固定的声望

一个固定的声望在从前是一件十分有用的东西。只要社会依旧是受群体意识的控制，则个人仍适于将他的个性与事业付诸一种固定不变的外表——即使它们并非那么真实。

“我们可以信赖他，他一直是保持那个样子。”这是处在社会的所有危险情况中所能发出之最有意义的赞许。社会很满意地感到它随时可以依赖这个人的美德、那个人的野心，甚至第三者的热情——它重视这些工具似的本性：坚持、固执、贞节、忠实——来作为一项可靠的工具以应付各种状况。这种价值观念在每个地方都被敬若传统习俗的道德一样，它教导了“属性”，并将所有的求新、求变之概念打入冷宫。一个人若毫不犹豫地向大众表白他认知的意志，反对从前的看法、并对那想要固定盘据在他身上的一切示以怀疑，则凡此均注定会使他声誉扫地。当麻木的观念当道时，那些对“固定的声望”无法苟同的思想家便难免遭受奚落的命运——因为我们目前仍旧是生活在这一类的禁制之下！而当一个人感到他是处在一个与千万人为敌的环境中时，对他而言，生存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

然而，那些千万人的良知或许正受着愧疚与不安的折磨：而在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之生命历程中，必定会有更多的自轻和不为人知的痛苦。

二九七、反驳的能力

今日大家都知道，能有容纳各种不同意见的雅量是文化所表现的一个好现象。有些人甚至还知道，高等一点的人不但不排斥敌对的一切，更时常去挑拨它，以测试自己是否也有被蒙蔽的偏心。但是对相反意见反驳的能力，和对传统、习俗、神圣的敌意所表现的坦然——它们更胜于上述二者（指对敌对意见的容纳与挑拨——译注）的能力——才是我们文化中真正伟大、新颖与可惊的成就，是所有解放的知识之步伐中的一大步……这个有谁知道？

二九八、一声叹息

我在路上蓦然涌现一个念头，于是很快地用简单而贫乏的字句将它捕捉起来，以免被溜掉，但是它在字句里面振翅挣扎了一番之后便死了。我详视之下，心里有几分明白：我若把鸟抓在手中不放，则怎么会有快乐可言呢？

二九九、我们应该向艺术家学习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没有吸引力的一切（我想它们本身并不如此）变得漂亮呢？也许医师有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譬如，他们会将痛苦的东西设法加以稀释，或者把酒和糖放进试杯中等等。不过我们更应该向艺术家学习，他们一直不断地在苦思积虑研究这方面的可行之道。

拉开和一切之间的距离，直到我们无法再同时目睹一切，直到我们进入到它们的里面以便看个究竟——或者从旁察看，有如用烛火观照一般——或者透过有色镜片、或落日余晖下审视——或者予它们一层完全透明的表皮；凡此都是我们要从艺术家那里学习的，并且要比他们更聪明，因为艺术家的这种优越能力常常会使他们自己在艺术终止而生命开始之处陷于停顿。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在生命中表现得像个诗人，尤其在许多琐碎细微的地方。

三○○、科学的前导

你是否相信，如果没有巫师、炼金术士、占星家和魔法师等人的前驱与先人——这些人的预言和警誓已先使得大家极力图谋制止这股力量（指科学）的兴起——则科学便会更有所进展？也许有些东西可以在知识的领域中完成，故而人们所允诺的比所能作到的要多许多？

大概整个宗教在过去某个遥远年代的出现，也是一种发展的前奏，就象科学的前奏在此所展示的一样，虽然并不完全如此。也许宗都有过某种方法，使个人能够享受一次在上帝的感应中得到完全的自足与自赎。

事实上，我们会问，在没有接受宗教训练和历史前导的情况下，人类是否已从自身的欲望之种种迹象中学到一切，并从自身之中得到充实？那普罗米修斯在欣然地偷盗火种给人类之后，是否又反悔了？——因为后来他发现，由于自己创造了光明，故而不仅人类，甚且连上帝也必须不停地工作。一切是否只是造物者所创的作品罢了？正如同所有思想家的幻觉、偷窃、高加索山、秃鹰、以及整个普罗米修斯的悲剧？

三○一、沉思者的幻觉

高等的人和低等的人不一样，前者比后者看得多、听得广，而且均能细心体会——这也正是人和动物、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之间的区别所在。

对于在人格上日臻成熟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愈来愈完满了。永远会有更多有趣的钓钩投向他，他的“兴奋剂”在一直不断地增加，还有快乐和痛苦也是一样——高等的人变得总是更加快乐，同时也更加不快乐。一种幻觉一直伴随着他，他始终以为自己是生命之伟大哑剧与音乐会的观众或听众；他称他的本性是富于沉思的天性，因此省察到自己还是个真正的创造者、且是生命的诗人——无疑的，他和戏剧中的演员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和在戏台前的纯粹旁观者或观众更加不一样。深入的沉思与反省对犹如诗人的他来说是一项比较独特的工作，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他有极强的创造力，那是演员或一般实行家所缺少的。

是我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想要制造一些以前并不存在的东西：整个不

断地增涨中的属于价值、色彩、评估、观察、肯定与否定的世界。我们立足其中的这个大组合，不断地在学习、实践，并接受新的诠释和意义。凡是经这个世界评价过的一切，未必有经过其自己本性的评价——本性永远是无价的——然而我们确曾赋予了它们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创造了一个一切以人类为主的世界！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知识，而当我们刚掌握到它时，转眼又立刻给忘掉了；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们这些沉思的人类，同时也低估了自己本身——我们既没有如自己所想象的骄傲，也没有如自己所想象的快乐。

三○二、最喜悦者的危险

要追求深刻的感觉和美好的尝试，要习于挑选最富于智性的一切，犹如点最适合我们胃口的菜肴一般。祝福有一个坚强、勇敢而无畏的心灵，以稳静的眼神和坚定的脚步，去走完人生的旅程；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恶劣的打击，就象迎接一场盛宴。对那尚未被人发现的世界和海洋充满憧憬与希望，要欣赏一切令人鼓舞欢喜的音乐，就象是勇者、士兵或航海家暂作小憩，舒畅一下筋骨，而当最大的喜悦来临时，所有的悲伤和阴郁便都一扫而空；谁不想拥有这份喜悦！那是荷马的喜悦呵！是他为希腊人与自己创造了上帝诸神！然而无可讳言的，若是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这种荷马的喜悦，则他必将陷于世上最痛苦的深渊中！唯有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在千古如斯的存在之浪冲袭的海岸上捡拾最珍贵的珠贝！而当一旦我们拥有了它，便会变得很容易感到种种的痛苦、最后且对痛苦十分过敏，只要有一点不快与嫌憎，便会使荷马唾弃人生。他实在无法解答一些年轻渔夫向他提出的一个笨拙的小谜题！那则小谜题便是最喜悦的人所会遭遇到的危险？！

三○三、两个快乐的人

这个人虽然年轻，但却懂得随遇而安，连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十分惊讶，因为尽管他一直在玩着最危险的游戏，然而却似乎从来不曾犯过错。他使我们想起一些擅于即兴演奏的音乐大师，听过他们表演的人都十分津津称道他们那双永不犯错的手，尽管那些人和一般凡夫俗子一样时常会犯错。然而他们都是技巧娴熟，而且能独出心裁，总是随时准备着将偶然想到的音调放进乐章结构中，并赋予新的意义和精神。

再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作任何事都不会成功，而一再的失败屡次将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和崩溃的边缘——如果他已脱离困境，便不会老是“鼻青眼黑”的。你想他会快乐吗？他早就决意将得失之心置之度外，“如果这件事不成功，”他对自己说，“也许那件事就会成功，而整个说来，我对失败的感激之情还胜于成功。我不是给自己造了一个铁头还加上牛角吗？那个制定价值之标准和生命之太阳的一切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比较了解生命，因为我是抱着随时会失去它的心情在挣扎，就凭这个，我便活得比你们充实！”

三○四、在行动中扬弃

那老是一再强调“不要作这个！断绝一切的念头！要克服你自己！”的道德体系非常令我讨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凡是“能鼓舞我，使我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去作某件事，除了只想一个人独力将它完成，其余什么都不想”的道德体系我便甚为喜欢。

不属于这个生命的一切会陆续疏离远退，他毫无怨尤，看着今天这个离

他而去，明天那个不告而别，就象每当一阵轻风吹来，拂动树梢，树上的枯叶便纷纷飘坠；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的离去，因为他的目光紧盯着理想与目标，既不旁骛，亦不后顾，浑然凝神专注。“行动决定兴废去留，在行动中，我们才有所扬弃。”——这真令我兴奋，我的信念乃因而飞驰神往。不过，我并不是刻意要张大眼睛去追求困乏，而是我实在不喜欢任何在本质上属于否定和自绝自弃的一切。

三○五、自制

那些讲道德的先生们都是先教人要将自己置于自身的掌握中，因此而使其得到一种古怪的疾病——对所有自然的本性和欲望的一种敏感。凡是会驱使他、怂恿他、引诱他或逼迫他的一切，不管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对这近乎自制的病态敏感来说似乎是危险的。他不再放任自己去相信任何直觉意识或者自由的飞翔，而改采一种戒备的姿态挺立，与自己相抗；他怀着不信任的锐利眼光将自身之堡垒的守望者之职务指派给自己。

是的，那时他将十分伟大，但是却无法见容于别人，甚至连他本身也难以忍受自己，他所得到的造成使他失去的更多！因为，假如我们想要学习一些自身原本就没有的东西的话，那么有时候就要能摆脱自己。

三○六、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会先择取适于他那非常敏感与智性之结构的一切事物、人物与立场，然后将其余的全部丢弃（在他的最大经验范围之内）；因为若不如此的话，那会对他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相反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则习惯于将小石子、小虫、玻璃碎片和毒蝎等东西囫囵吞吃下去，而丝毫不会有任何恶心的感觉——他的胃对所有吸进来的东西完全漠不关心。他使我们想起阿苏亚（Assaua）的阿拉伯宗派（由于这个宗派而使法国人得以横行阿尔及尔①），就和那些麻木的人一样，他也很乐于将他的麻木以及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所丢弃的东西，拿来展示给大家看——他自有其自己的“花园”。斯多葛学派的学说也许对随遇而安的人十分适合，而预料命运之神会允许他捻成“一条长线”的人，会在盛行伊壁鸠鲁学派之学说的社会里将自己安顿得十分妥当，所有从事智性工作的人一向都是如此！因为若是他们的“麻木”被没收的话，对他们来说，则无异是一项极大的损失。

①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地中海沿岸的港都，阿尔及利亚在二次大战前曾为法国人占据一段时间，故法风颇浓。

三○七、拥护批判

一些你以前最钟爱而奉如真理的东西，现在却视为错误，你将它们一脚踢开而以为获得了胜利；但是当你静下来而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常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时，也许你依然需要那些错误，仿佛它们代表了“真理”，就象人体的皮肤一样，它隐藏且遮盖着许多你看不见的东西。

是你的新生命而非理智，为你除去了那些想法，你不再需要它们，现在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调和，“无理性”象一条虫似的从它们之中爬到灯火亮处。

当我们在使用批判时，它并不是独断或非个人的——至少它证明我们具有一股蓬勃的劲力，藉此劲力以揭开那层皮肤。

我们要否定，我们必须有所否定。因为，在我们身上还有些东西想要肯定它自己，而那些东西或许我们尚未见过。也不清楚。

故而，我百分之百拥护批判。

三○八、每日的经历

你每日的经历是由一些什么构成的？看看包括在经历中的你那些生活习惯：它们是不是无数懦弱与怠惰等生活小节所造成的结果；或者是你的英雄与特殊理性的产物？虽然这两种情况差别很大，但是人们会给予你同样的赞美，而你在两种情况下也可能对他们同样有用。

不过，赞美、实利或体面等，或许能满足那些只求心安理得的人，但是却不能满足你这“缰绳的试验者”，有“良知自觉”的人。

三○九、走出第七个寂寥之处

有一天，流浪者关上身后的门，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哭了。他说：“噢，这个嗜欲和冲动都趋向真实、确定而不可见！我是多么的厌恶它！为什么这个消沉而善感的‘工头’要跟着我呢？我想休息一下，可是它不答应，并没有许多事务令我在此逗留不去！只要任何地方有我的阿米达花园，那么就会有新的离别和悲伤！我必须迈步向前行进，直到筋疲力竭，因为感到必须这么作，故而我常对那些无法挽留我的最美丽的一切投以无情的回头一瞥——因为它们无法挽留我！”

三一○、意志和浪潮

这浪潮是多么热切地来到这里，仿佛它是一个涉及某些东西而渴望得到解答的问题！它是如何地怀着可怕的恨意而深入到岩岸峭壁的每个角落里！它似乎想要完全占有某个人，又好象那里藏着某些极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它又慢慢地撤回了一些什么，依旧是带着兴奋的雪花白——它失望了吗？还是它找到了所追寻的东西？或者它只是故意作出失望的姿态？然而，另一个浪潮已接着过来了，比第一个还要急、还要野，而且它的心灵之中也似乎充满了秘密和寻宝的憧憬。就是如此，使浪潮生生不息，而我们也随着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呵，我不再多说了。

什么！你不相信我？你对我发怒，你这美丽的怪物？你害怕我会揭开你的秘密？好罢！

你尽管对我发脾气好了，尽可能高高举起你那碧绿而危险的驱体在我和太阳之间造成一堵墙好了——就是现在！说真的，眼前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救这个世界的碧绿的薄暮回光了。且尽情放纵，怀着喜悦和邪恶，你恣意吼叫，或者潜入海底，而将你那无尽的白发泡沫洒向他们——这一切于我完全雷同，于你亦然，而我是多么欣赏你的一切：我怎么会背叛你！

我对你说，我知道你和你的秘密，也知道你的种族！你和我其实是属于同一族类！你和我有着共同的秘密！

（六）

三一一、破碎的智慧

我们并不永远是那么勇敢，而当我们疲累的时候，和我们类似的人会如此悲叹道："要人使人类尝受痛苦真不容易，而那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不想让自己继续苦恼下去，隐居起来会比较好吗？和疯狂的群众生活在一起，以及为了赎偿个人所犯的罪（必须犯的罪）而和整个人类相抗是否会较不适合呢？傻子所有的是愚昧，虚荣者所有的是空幻，狂热者所有的是狂热，是吗？在重要的地方而有如此巨大的歧异会不合理吗？当我听到别人对我的怨懑——那种感受不就是我初次的满足感吗？是的，应该如此！我实在难和你取得协调，而真理则多半站在我这一方，因此你对我的损失幸灾乐祸！这是我的缺点、我的错误、我的幻想、我的困惑、我的泪水、我的虚荣、我的矛盾！你可以嘲笑我！笑得令你开心！我不反对事物的本性和律则——即使是缺点与错误也应该带来欢悦！任何人当他得到一个理念时，都会感到十分荣耀；尽管他的理念也许并不怎么新颖，但他还是会自认为了不起地跑到大街上去告诉每一个人说："看啊！天国就在眼前！"即使我身上的缺失甚多，我也不会逃避自己！没有一个人是完美而世界少不了他的！"

总之，如我们所说的，当我们勇敢的时候，我们并不如此想，我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勇敢的。

三一二、我的狗

我给我的痛苦取了一个名字，叫作"狗"。它真的像别的狗一样的忠实、有趣、伶俐，并且缠绕不休和不知羞耻，而我可以对它发脾气、作威作福，就像许多人对待他的狗、他的奴仆和妻子一样。

三一三、不画殉难者

我要学拉斐尔①一样，不再画殉难者的人像。有许多庄严的事物原本就不需要那种和冷酷相连一起的崇高气氛。假如我立志作一个崇高的死刑执行者，我的雄心是丝毫不会满意的。

①拉斐尔（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画家，与达语西、米开兰基罗并称文艺复兴三杰。

三一四、新的家畜

我要将我的狮子和老鹰留置在我身边，这样我可以随时得知我力量之强弱的征兆以为警惕。难道我今天一定要轻视它们而又害怕它们吗？或者，它们仰望我并对着我颤抖的情景会再度出现吗？

三一五、最后的一刻

暴风雨是我的威胁，我是否要有个足可毁灭我的暴风，一如毁灭克伦威尔②的风暴？或者，我是否要象灯火熄灭般地衰亡，那灯火并非为风所吹灭，而是由于其自身的枯竭——一盏燃尽的灯？更或者，要不要我先将自己击倒，以免"枯竭"？

②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及清教徒，曾于英国共和政治时代任护民官。

三一六、预言者

你或许无法猜想预言者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他们有一项很好的“天赋”，而若是你也有这份“天赋”的话，将会非常高兴——我则会置之一笑。

大自然的雷电风云不致于带给动物们太大的痛苦。一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动物具有预测天气的本能，譬如猴子（我们也可以在欧洲观察得到）。但是人类就不可能有这种本能，而这种本能让动物感到忧惧痛苦——这便是它们的“先知”！强大的阳电在云层的接触摩擦之下，会突然转变为阴电，亦即天气的变化是迅速而急促的，因此动物视天气为一种敌人而对它有所戒惧，并随时准备防御或战斗。它们通常是将自己隐藏起来——在它们的眼中，坏天气不是天气，而是一种它们已经感觉到在接近中的敌人！

三一七、回顾

我们对于过去的生命很少会象现在一样感到真正的悲怆，除了一味认为那是唯一可能而合理的事，而且完全是一种民族精神或社会思潮所致，而与生命的悲怆感无关——借希腊人的口吻来说。今日音乐的某些调子，不禁使我想起一个冬天、一个家，以及一个对自己心灵倾诉孤独的生命、和我曾同时生活于其中的感触：我真希望能够永远象现在这个样子。

不过，现在我明白了。那完全是一种悲情或激情，一种可以说是充满痛苦之勇壮和真正能令人得到慰藉的音乐——这并非是多年来我们的整个感受，其中仍有少部分乃是追求永恒的不朽感，否则，为了这个星球，我们岂不会变得太过“虚无飘渺”。

三一八、痛苦的智慧

在痛苦之中，除了喜悦外，同时还有智慧，它和前者一样，也是人类最佳的自卫本能之一。要不是这样，痛苦早就被祛除掉了；没有人不认为它是有害的，因为那正是它的本质。

在痛苦中，我听到船长命令道：“减帆！人类！”一个大胆的航海家必须知道如何在各种不同的水路上导航，否则他将驶不久远，因为大洋会把他吞没。同样的，我们也必须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控制精力；一旦痛苦发出预先警戒的信号，也就是要减速的时候了，因为某些危险或风暴即将来临，而我们要尽可能作好各项防备工作以避免受到风险。但是却有许多人，在接近严重的痛苦时，违反了命令，于是当暴风迎头袭来，他们便再也无法快乐，同时也神气不起来了。事实上，痛苦本身已经充分给予他们宝贵的时刻，奈何他们不能把握。

还有一些英雄好汉，他们是人类之痛苦的制造者，这少数人只需要和一般痛苦同样的代用品便可——而代用品并不能否定他们的伟大！他们是保存和推动人类的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反对骄矜造作、自以为是的安逸愉悦，并且毫不隐饰对这种快乐的厌恶。

三一九、经验的诠释者

在许多宗教的创始者与其传人之中皆缺少一种忠实的形式，他们从来不谈真正属于智性的体验。“我真正体验到什么？我的心灵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的理智、意识够清醒吗？我的意志是否已径自排斥了感觉的迷惑，并且很勇敢地防备着那虚幻的念头？”他们从来没人提出这些问题，迄今也没有

一个虔诚的教徒向他们提出质询。

他们总是想找一些和理性相背的事物，同时希望能很轻易的满足这个愿望；因此他们便制造一些“奇迹”或“再生”之类的经验，还有听到天使的声音什么的。但是我们则不一样，我们要的是理性，要的是时时刻刻仔细地体察我们的经验，就好象在研究一个科学的经验。我们更要属于自己的经验和经验主体。

三二○、再度会晤

A：我是否对你很了解？你在寻找什么吗？在眼前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何处是你安身立命之所？在何处你可以躺在阳光下，静享安宁，好证明自身的存在？让大家都如此——你的意思好象是说，只谈一般性的原则，关心别人和社会，不谈自己的心灵！

B：我所要求的更多，我不是个探寻者，我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太阳。

三二一、新的告诫

不要再对惩罚、责备和督促花费太多的心思！我们往往很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如果这件事作得对，那么许多别的事也都可以作到了；或许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会被他改变了！

我们还是多留意让我们驾驭未来的力量胜过他的力量罢！我们不要在直接的冲突中争斗——包括所有的责备、惩罚和求好的心。但是我们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凌驾一切！让我们为自己的形象添加更华丽辉耀的色彩！以我们的光亮令别人黯然失色！不！我们无意为他而使自身成为令人失色的人，就象那些掌惩罚之权而又愤懑不平的人！我们宁可站到一边去！让我们转过脸去看别的地方！

三二二、一个微笑

所有的星球只是一味在其心中打转的思想家不会是最有学问的。而那观察自身的内在，就好象是在探索一个无限的宇宙，并且将银河带进心中的人，同时也会知道银河是如何的不规则。他们将存在带入真正的混乱和迷宫之中。

三二三、命运的快乐

当命运使我们为了有时自己和敌人站在一起而起来战斗时，它会给予我们其最大的本能，我们乃因此注定要获得大胜。

三二四、平庸的生命

不，生命并没欺骗我！相反的，年复一年，我发现它更加的富裕充实、令人满意和神秘——就从那伟大的解放者拿着“生命也许只是思想家的一种体验”的想法为我解开了束缚之日起。而知识本身也许对别人看来会有些不同，譬如它可能是一个舒适的温床，或者一个逗乐的消遣，或者是一种无聊的玩意；但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充满危险和胜利的世界，在那里连英雄的情愫也有其斗技场和舞台。

“生命是获取知识的工具。”只要秉持这个原则，我们不仅会勇气百倍，同时还能尽情生活和开怀大笑！然而，有谁知道要如何尽情生活和开怀大笑？有谁不先去了解战争与胜利的整个意义？

三二五、什么是伟大

假如一个人无法感受到其力量和意志所施加于其身上的巨大苦痛，则他如何能成就伟大的一切？吃苦实在是一件小事，连许多纤弱的妇女和奴隶也

经常在这方面有不凡的表现。但是当我们承担起巨大的苦难，并同时听到其发出的衰号时，千万不要被内心的苦恼和怀疑所击倒——这才是伟大。

三二六、心灵与痛苦的治疗者

所有的传教士和神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坏毛病：他们都想劝说那病情很沉重而需要彻底严格治疗的病人。因为整个人类几世纪以来，均渴望聆听那些导师们关于人类的末日已经笼罩着地球的迷信说法，故而他们早就准备发出哀叹了。他们从生命当中再也找不出什么，而让每个人的脸上均挂上一副忧郁的愁容，仿佛生命真的是难以忍受似的。事实上，他们十分坚信生命，并且深爱着它，而许多未曾道破的阴谋诡计都是为了压抑他们所讨厌的一切，以及拔取痛苦与不幸的棘刺。

在我看来，人们似乎总是喜欢对痛苦与不幸夸大其词，就好象在渲染一件善行似的；而另一方面，对许多可以减轻痛苦的良方便策却又故意绝口不提，譬如说，削弱痛苦的程度、忘掉痛苦的念头、思想一些美好的过去或未来，甚至各种不屈的自尊心和耿耿的效忠心也都可以产生麻醉的效果——当一个人陷于极大的痛苦而意识模糊或人事不省的时候。其实我们十分明白应该如何在苦中加甜，尤其是加在心灵的苦楚里。同时亦在我们的勇气和庄严感，以及服从与认命的较为高贵的狂热中找到一个秘方。

人类的损失很少会持续一个钟头以上，一有损失，老天必然立刻会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补偿。传教士根本就从未梦想过去关心恶人的内在“苦痛”！他们一点也不欺瞒我们关于狂热激进者的不幸！是的，只有当激进者遭到不幸，他们才不欺瞒，因为他们太了解那些人的心中充满了快乐，但是他们对此却像死人般地沉默不语，因为这对他们的理论无异是一项有力的反驳，而根据他们的理论说法，快乐乃源于人类的绝情灭志。

最后，对于那些心灵的治疗者之秘方，以及他们对彻底治疗的劝告推荐，我们不禁要问：人生真的是如此充满痛苦与负荷，而必须以斯多葛学派的生活模式与麻不①来获取改善吗？我想我们还没有痛苦到必须接受斯多葛学派的病态作风！

①请参考本书三○六节。

三二七、太认真

对大部分的常人来说，知识分子有如一部弯扭、难解而杂音太重的机器，要转动它还真不容易。当他们和这部机器一起工作而它要慎重思考时，就会说它“太认真”了。唉，要慎思熟虑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项要命的负荷！

不管何时何地，当那愉快的动物——人——一陷入沉思，似乎就会失去幽默感，而变得“严肃”起来！而“只要有欢乐和笑声在，思考就不值一文。”一位反对“欢悦的智慧”的严肃动物如此发表他的偏见。好罢！就让我们证明那是偏见吧！

三二八、对愚蠢的伤害

认为自我本位（egoism）应该受到遣责的想法，以及拿这想法到处宣扬的行为，在大体上说来，确实已经伤害到自我本位（我再重复一千遍，即是指群众本能的倾向）了，尤其是剥夺其“心安理得”，和要我们在其身上寻找一切不幸的根源的作法，更是令其无以自明。

“自私是你生命的祸根。”讲道的人如此对千千万万的人训诲。而一如我

们所说过的，自我本位会伤害自私，会剥夺它的许多精神、欢乐、聪明和美丽，甚至会将自私毒死，使自私变形且成为无意义！另一方面，古代的哲人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恶的来源：自苏格拉底以降，思想家们都从不倦于作如下的说教“你的轻率和愚蠢、生活杂乱无章、对邻人随意盲从等都是你为何得不到快乐的原因；而我们思想家则是人世中最快乐的！”在此我们且不管对愚蠢的说教是否比对自私的说教来得正当，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愚蠢也因此而被剥夺了它的“心安理得”——是那些哲学家伤害了愚蠢。

三二九、闲暇与懒散

有一种印地安的野蛮，即在印地安人的血液中特有的野蛮，抱持着美国人追求黄金的狂热和透不过气来的敏捷（新世界典型的恶习），已经开始向欧洲大陆传播，同时也以一种缺乏知性的怪异生疏而扩展至各地。

现在的人多以休息为耻，即使是长时间的静坐思考也几乎会引起良心的呵责。思考乃是以码表来计时的，就如同在用餐时两眼所盯的只是报纸上财政金融方面的新闻一样：我们的生活和那些“害怕让机会溜走”的人一般无二“做任何事都可以，总比不做事的好。”这个原则也是每个文化以及较高等的人可能会因之而窒息的累赘。由于这些工人的匆忙，而今所有的形式皆明显地消失泯灭，因此形式本身的知觉，对于行动旋律的听力和视力和跟着丧失了。这一点我们可由近来风行的粗俗的简明中得到证明，在与知交换贴，或和朋友、女人、亲戚、儿童、老师、学生或王公贵族交往时，大家都要求这种简明——一个人无须再为了礼仪而费时费力，对于一些繁文缛节，或者在会话中所表现的才智，以及任何悠然之事亦然。

为了要在生命中有所收获，一个人往往会被迫去消耗他的智识，而使他疲累不堪：为了要扩张、或者抢得机先，因此必须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这样一来，则能够真诚交往的时间便显得极为有限：然而，人们对此已感到倦乏，不仅希望任其自然，而且还要以笨拙的方式到广阔的外界去伸一伸腿。如今，人们写信的方式相当跟得上时代，他们的风格与精神永远都是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在社会和艺术中有任何喜悦可言的话，那就是如同工作过度的奴隶们从自身所得到的喜悦一样。呵，我们这些有智识或无智识阶级之对“喜悦”的节制！呵，这种对所有的喜悦日益增加的怀疑！工作已经愈来愈压倒良知了，对于喜悦的欲望已经自称为“对娱乐的需要”，甚而已开始自觉羞愧。

“这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当人们被发现在偷闲时常会如此自辩。事实上，动作敏捷的人多半不会想到要对生命作一番沉思（意即带着思想和朋友去远足），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羞愧或不安之感。在从前，这可算是一种极端的反动，是因为有愧于心而激发的“行为”。

一个出身好的人往往会在被迫去劳动时将他的工作隐藏起来：而奴隶则要在他认为所作之事乃属鄙贱者的重压下才肯付出劳力。——“做事”本身便是可鄙的，“惟有在闲暇与战斗之中才有高贵和荣耀可言。”这就是古代的偏见！

三三○、赞赏

思想家不需要旁人的赞赏或喝采，只要他对自己的鼓掌——这是不可缺少的——有信心。有谁能够不需自己的鼓掌，或者其它诸般的赞赏吗？我对此十分怀疑。

三三一、耳聋比震耳欲聋好

在从前，一个人想要买卖东西，只需轻声叫唤便可以了，但是如今则不行，因为市场已变得太大，所以要用呼喊的。连嗓门大的人也得相互大声叫卖或叫买，而最好的器具常常是被嘶哑的声音所卖出的；若是没有这种市场的吼叫与嘶哑，也就不会再有任何天才的产生。

对思想家来说，显然这是个邪恶的时代，他必须学习在这两种噪音之中寻找自己的宁静，同时也得假装耳聋，直到最后真的聋了为止。若是他学不会这一点，便将有因不耐烦嚣与头痛而灭亡的危险。

三三二、邪恶的时刻

每一个哲学或许都曾有过片时的邪恶，那时他会想着：如果人们不相信我那辞穷的争辩，则干我什么事！然后，只爱恶作剧的鸟儿自他面前飞过，并鸣唱着："干你什么事？干你什么事？"

三三三、了解意味着什么

"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诅咒，要理解！"斯宾诺莎如是说，话是那么简洁而有力。

但是这个理解除了是能令其它三者使我们立即可以感知的形式之外，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期望嘲笑、悲伤与憎恨分离和对立的结果吗？在知识成为可能之前，这些冲动都必须先将其对事物之单方面的观点提出来。

这些单方面的观点将会导致冲突，因此时而会引起三方面权利的一种妥协、和约与认同，藉着认同的制衡，那些冲动便可维持本身的生存。我们这些执掌审判的人，便往往因此认定理解是某种调停、公正与善良的东西，是某种本质上与冲动相对立的东西；然而，究其源，它只不过是冲动在相互对立中的某种关系罢了。

长久以来，有意识的思考被认为是唯一的思考，到现在我们才逐渐明白，我们的知性活动多半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的；然而，我相信在彼此冲突中求生存的诸种冲动十分明白如何使它们被相互感知或引起伤痛——在此，或许我们可找到那令思想家殚精竭虑的激昂之情的根源。不错，在我们内心的挣扎中，或许是具备了相当的英雄气质；但是，至于神圣的东西、或如斯宾诺莎所想象的"永恒的自我安眠"则可确定是没有的。

有意识的、尤其是哲学家的思考是最为虚弱的，因此相对地也是最温和、最宁静的一种思考模式；如此说来，对于知识的本质最易误解的正是哲学家。

三三四、我们必须学习去爱

这是我们在音乐中获得经验：大致说来，我们必须先学习去听，全神贯注地听，然后辩别它的主题或旋律，我们必须使它将自身孤立如同生命一样，再充分发挥我们的意志，以便在它怪异时也能忍受；对于它的步骤和表现必须有耐性，对于它的古怪之处则勿予置评，如此，终会有我们习惯它的时候。当我们渴望它，而它也使我们知道如果缺少它我们便会思念它时，它便继续运用其魔咒与魅力，且愈来愈甚，直到我们成为它的谦卑而狂喜的爱人为止；我们要它、且一味地要它，并认为世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值得我们要求的了。

然而，不仅对音乐如此，我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学习爱我们所爱的每一

样事物。我们对于生疏之事物的体贴、耐心和理性总是要在最后才会得到报偿；亦即是，那些生疏的事物会慢慢揭去它的面纱，而呈现给我们一种崭新而不可名状的美丽——那是它对我们的殷勤致谢。那些爱自己的人也是藉着这种方法才学到的，因为没有第二条路可循。

爱也是必须学习的，我如是说。

三三五、向物理学欢呼致敬

有多少人知道如何观察？而在少数知道如何观察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知道该如何去观察自己？

“每个人和他自己之间的距离是最远的”——所有“缰绳的尝试者”都极不安地知道这点，而神对人类所说的“要了解你自己”可说近乎是一种讽嘲罢了。然而自我观察的论调是如此地迫切，遂可从人们对道德行为的本质之谈论与渴望中证明其为最佳的一种认知方式。

每个人似乎都会对你说：“怎么，我亲爱的先生，别管我的事！你还是去向会解答你的问题者求教吧，一个人去作他认为正确而该作的事，则其行为的本质便是道德！”

但是，我的朋友，你如何判断你的决定呢？你如何知道自己所作的是正确的呢？——“因为我的意识如此告诉我，意识绝不会欺骗我，因此由它首先决定何者是道德的！”——但是，为何你一定要听从意识的话呢？这种信念是否无法被更深的意识所触及？你是否对智性的意识一无所知？一个隐藏在“意识”背后的意识？在你作出“这是对的”的决定之前，在你的诸般冲动——喜欢或不喜欢、经验或非经验——之中必然有一段明显的发展过程；你必须质问“它是如何产生的？”

“真正迫使我听从它的究竟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听从它的话，就象一个勇敢的士兵接受长官的命令；或者像一个女人深爱对她施令的男人；或者像一个懦夫惧怕指挥的人；或者像一个傻子，他之所以跟从别人是因为他没有意见。总而言之，你可以因不同的缘故而听从你的意识。不过，最后你会因之而迷失你的本性。

不管怎样，我们务必要努力成为我们自己——为自己制定律令，创造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成为这世上所有律令和生存必需品的最佳学习者和发现者。再从某种意义——鉴于过去所有的理解和理想都是根基于对物理学的无知与排斥之上——来说，为了要成为创造者，我们还得先成为物理学者。所以让我们向物理学再三致意罢！此外，也要向迫使我们不断追求的“真诚”大声欢呼。

三三六、大自然的贪婪

为何自然对人性一直那么吝啬，而不让人类分享阳光的滋润——它尽可以依个人内在光辉的多寡而照需要的程度施与的？

为何没有一个伟人的起落能有如太阳的升沉一样，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在人类的生命中究竟有着多少些许的暧昧呵！

三三七、未来的“人性”

当我以未来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发现在现代人的身上竟然找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譬如像“历史感”之类的东西。这在历史上是一种新奇的趋势，假如这种萌芽期曾有数世纪之久，则或许早就培育出无数了不起的品种，而我们的古老地球亦能让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愉快了。然而，事实上我们这些

现代人却才着手打造那未来之炼——我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

对我们来说，几乎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情感问题，因为历史感依旧是显得如此贫乏与冷酷，并对一切滥施打击；对别人，它则是即将来临之年代的征候，在那些人眼中，我们的星球像是一个忧郁的病人，为了忘掉眼前的不适，乃提笔写他过去的青春时光。事实上，这便是崭新情感的一面。凡是知道如何将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作其自身之历史来看的人，便能感受到病人的痛苦、老人的怀旧、情人的夺爱、烈士的献身、英雄的迟暮等种种心境。而为了要能忍受这些诸般的悲伤，我们依旧得打起精神，作个在战斗之后仍能向黎明与喜悦欢呼的英雄。仿佛我们就是世纪的分水岭，过去一切知识和高贵美德的继承人，同时也是新贵族阶级的第一人，这些都是我们所未曾梦想过的。

要毅然承担人类所有的得失、新旧、希望、征服和胜利，将它们统统装进一个心灵里面，并且也蕴含在一种感觉之中；如此，便能达成人类前所未有的幸福——一种上帝的愉悦，充满了爱与力、泪和笑，那种愉悦就像黄昏的落日，不断地将其不绝如缕的充实与空虚遍注于大海！这种神圣而庄严的感觉，或许可称之为“人性”罢！

三三八、受苦的意志和同情

同情别人对你会有好处吗？或者是对被同情者有好处？我们暂且撇开第一项问题不谈。

我们所身受之最深的痛苦，别人几乎是无法了解与相信的。这样一来，那么即使我们和邻人同桌共饭，彼此之间也不免有隔墙之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被当作受苦者看待，则我们的痛苦便会沦为肤浅；去解除自身所不熟悉的（别人的）痛苦，乃是一种同情的天性；然则，我们“施惠者”比敌人更能贬损我们的价值和意志。在对不幸者所作的施舍之中，“施惠者”往往会有智性的轻率表现——他将自身扮成命运之神的角色，他实在完全不懂在你我内心深处被称为不幸的那种真正的痛苦和纠缠！

我内心的整个天则、新泉源的兴起、旧创伤的愈合、对过去的排拒等，凡此皆与同情者所想象的“不幸”无关。那种人只想救济施舍，而没考虑到个人有时也需要不幸，你我之需要恐惧、缺乏、贫穷、冒险、误解，就如同需要与这些相反的东西一样。说得神秘一点，通往个人的天堂之路总是要经过个人的地狱之欲念。是的，那种人是懂无知的，当“宗教的热情”命令他去济助别人，他便以最快的速度去办理，并且总是自认作得十分圆满！如果你以同样的宗教情绪对待别人，如果你不愿忍受你的痛苦并想阻止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幸，如果你把痛苦当作邪恶、可憎而应予消灭的，那么，你等于是剔除了同情的宗教而代之以另一种“自以为舒适的宗教”。

噢，你这个软心肠而舒服的人呵，你对人类的快乐知道得何其少啊！——因为快乐和不幸原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或者，在你身上则两者皆长不大！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面来，一个人怎么可能一直保持他的路程不变！某些呼喊或者什么诱惑往往会将我们引到歧路上去，我们很少去注意那些当它不存在时便会感到十分需要的东西。我知道有许多能使我走人歧途的高尚而值得赞赏的方法——这些方法还是最“道德”的呢！我确信，只需给我目睹一次真正的痛苦，那么，我也会迷失而不知所措！

假如有一个正在呻吟的朋友对我说："你看，我就快死了，只请你答应跟我一块死罢。"——或许我会答应，正如看到一个矮小的山地民族为了自由的生活而和大自然不断地在作奋斗与挣扎的情景，不免会使我油然生出将我的双手和生命一并献给他们的念头。

此刻，只要一有任何战事发生，则总是同时会有某种隐密的喜悦在最高贵阶层的人群中散播开来，他们会很高兴地赶着去面对死亡的新危险，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能为国捐躯，便可得到那梦寐以求的允许——允许他们逃避自己的责任与理想，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获得解脱的方便法门，一种心安理得的方便法门。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的道德却对我说："隐居起来罢，那样你才能够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必去了解那些似乎对你很重要的东西！将世界的扰攘和战争的喧嚣均当作是在对你喃喃低语！你也需要救助，同时也能完全了解那些人的痛苦，因为他们和你有着同样的不幸与希望。但是，我有朋友，真正的救助还是自助。"我要使他们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坚忍、更加单纯、更加愉快！我要教给他们某些现在少数人所知的东西，那就是快乐的友情！

三三九、女人似的生命

想要从一件作品当中看到极致的美，光靠所有的知识和意志是不够的，那还需要极为难得的良机——等待云头从高山绝顶之上移去，然后太阳接着照临。

我们切不可只从正面来看，我们的心灵本身必然得将它的面纱揭去，同时需要有一种外在的明白表达，这样俾能对自己有所掌握。

由于工作、行为、人类和自然等很少同时相联在一起的，因此我相信所有存在于它们之最级顶的必定都是最好的，而且那些东西只向我们展露一次。

希腊人曾祷告说："让所有美丽的东西再现且再现罢！"噢，他们如此向神明祈求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邪恶污浊的现实根本就不会供给我们美丽的东西。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尽管这个世界十分贫穷，但在美丽的时刻，它还会充溢着美丽的东西的。或许这就是生命最迷人的地方罢：它用一块镶金边的面纱遮盖自己的面目，面纱里面却含藏着承诺、反抗、谦恭、讽嘲、同情、诱惑……等种种的可能性。啊，生命是多么地像女人！

三四○、临终的苏格拉底

我十分钦佩苏格拉底的勇气和智慧。这个"亵渎神明、迷惑群众"而使那最傲慢无礼的年轻人也能感动得颤抖与啜泣的雅典人，不仅是一个唠叨的智者，在他沉默时，更是益发显得伟大。

我最欣赏的是，苏氏在临死前一直保持着沉默——或许那时他已进入一种神清气定的极高境界罢：也不知是毒药、死亡，还是虔诚、厌恶，或者其它什么缘故，反正他在最后一刻终于开了口："噢，克利多，我尚欠阿斯克利匹亚斯一只公鸡。"对明白的人来说，这句可笑而又骇人的"遗言"即意味着："噢，克利多，人生是一场漫长的病痛哪！"但是，果真是如此吗？像他那样一个旷达，而且在他的整个人生都表现得像个英勇的士兵般的人竟然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人生始终谨言慎行而不逾矩，并且对一切也从不下断语！苏氏曾因生命而痛苦，故而他也想对生命施予报复——以隐晦、可怕、虔诚而冒渎的警句。

苏氏是否甚至有对自身施以报复呢？在他那崇高的人格中，是否尚有丝毫的雅量呢？

噢，朋友，我们必须凌驾于希腊人之上！

三四一、最沉重的负荷

假如有个恶魔在某日或某夜闯入你十分孤独的寂寞中，且对你说："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或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仍将不断重演，绝无任何新鲜之处。然而，每一样痛苦、欢乐、念头、叹息，以及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无法言传的事情皆会再度重现，而所有的结局也都一样——同样的月夜、枯树和蜘蛛，同样的这个时刻以及我。那存在的永恒之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在沙漏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粒灰尘罢了！"

那个恶魔竟敢如此胡说八道，难道你不咬牙切齿地诅咒他？还是，若在以前的话，你也许会回答他："你真是一个神，我从未听过如此神圣的道理！"假如这种想法得逞，那么你就会被它改造，甚至被辗得粉碎。一切的症结端在于"你是否就想这样一成不变地因循苟且下去？"这个问题对你是一个重担！

或者，你宁愿安于自己和人生的现状，而放弃去追求比这最后之永恒所认定的更强烈的东西呢？

三四二、悲剧的起源

当查拉斯图拉三十岁时候，便离家到山上去。在那里十年，他从来没有精神枯闷或孤独而烦恼过，相反的，他生活得十分愉快。但是，最后他改变了心意。

在一个清新的黎明，他起身对太阳说道："伟大的星辰啊！假如没有那些被你的光明所滋润的人，则你又有何欢乐可言呢！十年来，你每天攀登我的穴居之处，要是没有我和我的鹰与蛇，你必然早就厌倦了自己的光明和这条行程罢。不过，每天早晨我们等候着你，汲取你那充溢的光明，因此我们祝福你。

看啊，我们如积蜜太多的蜂儿，已开始对我的智慧产生厌倦了；我极需要伸手来领受这智慧的群众，而我也愿意赠送或奉献我的智慧，直到聪明的人会再度因自己的疯狂而愉悦，穷困的人则再度因自己的财富而欢喜。

因此，我必须降至最深之处，就好象每到夜晚，你便行到海的背面，把光明送到另一个世界，啊，功德无量的星辰呵！我要像你一样地《下山》去——我将要前往的人间都是如此形容这种事。

祝福我罢，你那平静的眼丝毫也不嫉妒这无上的幸福！祝福这将溢的杯子罢，水将泛金地流泻出来，并把你祝福的回声散播到每个角落去！

看啊，这杯子又将转变成空的，查拉斯图拉又将再度为人。"

查拉斯图拉如是揭开其下山的序幕①。

①本节亦即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开宗明义的序幕第一节。

（七）

三四三、喜悦的含意

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上帝已死”；对于基督教上帝——已不值得信仰——的信念已开始抛弃其初次覆盖在欧洲的阴影。就少数人来说，他对这戏所抱持的怀疑的眼光是十分强烈与敏感的；似乎从云端射出了几许阳光，一些古老而深沉的信心也开始转变为怀疑——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旧世界似乎显得日渐黯淡、可疑、陌生与“老朽”。

大体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件事的本身太过伟大、太过遥远、太过超出人们的理解范围；且不必提许多已经知道什么东西被取代，以及什知东西此刻已经整个崩溃的人，在那些人的心中，对过去的信念早就一直在不知不觉地腐蚀着——只是因为碍于许多的东西（譬如整个欧洲道德）都根深蒂固地建基在那上面。

这个崩溃、毁灭和推翻的深广而无间断的进行过程，现在更加急迫了，此刻有谁了解到必须有如能疏导巨变的导师与先驱，或者黑暗与衰败时期的预言者之类的人挺身而起（而这在以前也许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天生是猜谜语的人，均在期待着，仿佛今天或者明天，答案就会在山上公布似的——并且被答案的矛盾所困惑。在我们这些未来世纪的初生婴儿与早熟孩童的眼中看来，那个一定会很快遮蔽整个欧洲的阴影想必已经来临。

我们是否依然（也许）受这件事的影响——并未完全悲伤或消沉，而是更有着无法描述之崭新的喜悦、欢乐、慰藉、活泼、勇气与黎明？事实上，我们这些哲学家与“自由人”深深感觉到自己像是被一个新生的旭日（“旧日上帝已死”的佳音）所照耀着，心中交杂着感激、惊喜、预感和期待之情。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更加开阔了，纵然还不够明亮，但我们的船毕竟终于能置诸大海去面对各种危险了；那属于我们的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之海”——乃再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三四四、我们可以虔诚到什么程度据说，由于某些理由的缘故，罪犯在科学的领域中并没有公民权；只有当他们自愿屈就一种假设的谦逊，一种为了体验而预备的立场、或是一种有限制的虚构，其通向知识领域的途径和其中特定的价值才能得到认可——不过，依然要加上一项限制，即这一切都必须接受警察的监督，由于我们的不信任，所以必须让警察来监督。

更确切地说，这岂不是暗示只有当罪犯不再是一个罪犯的时候，才能获准进入科学的领域吗？难道只有在一个人不再负有任何罪名时，才能接受科学精神的训练吗？大概是这样罢。我们看得出来，科学也必须以一种信仰为基础——“没有前提”就根本没有科学。我们无法预先断言“真理是否必要”这个问题，而必须在原则、信仰或确信可找到解释的诸般情况之下才可论定，“没有比真正更为必要的，与其相形之下，任何其他的事物皆只有次等价值而已。”这种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究竟是什么呢？是不让我们自欺的意志

吗？还是不欺人的意志呢？

假如我们被概括在一般的法则之下，那么追求真理的意志也可以解释为这种形态："我不欺骗——"，尤其是"我不欺骗自己。"可是，为何不欺骗呢？为何我们不能被欺骗呢？

我们必须注意到前后二个问题的原因是归属于十分不同的范畴：一个人不愿自己被骗，在这项前提下，被骗是有害的、危险或致命的，由此看来，科学是一种谨慎、预知与实用的延伸过程，大概有人反对这种看法罢。什么，不愿被欺骗真的会较少受到伤害吗？你如何认清生存的每一层面之特征，而能决定信与不信孰占优势呢？假若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科学应该由何处引出绝对的信仰？它所依据的坚信（真理）比其他的一切（包括各种坚信）都来得重要吗？要是真与不真二者均能不断证明自身的有用性，那么这种坚信就不会存在了。

无疑的，目前存在于科学中的信仰，在这种功利的计算中是不可能找出其根源的，纵然我们有"追求真理的意志"，但事实证明，那些作为最后都归于无效。在科学的祭坛上屠杀一了一个接一个的信仰之后，我们已对那种追求的执着十分了解，"追求真理的意志"并不意味着"我绝不允许多自己被欺骗"，然而我们别无选择——"我绝不欺骗，即使对自己也不欺骗！"——如是，我们乃达到了道德的领域。

因此，"为何要有科学"的问题便又导回道德的问题，如果生命、自然和历史是"非道德"的，那么道德的要旨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的，一个有深度意识的人会因其对科学的信仰，而断定一个和生命、自然、历史等迥然不同的世界；同时在他们确定这另一个世界之际，是否也要否认相对的眼前我们的世界呢？

我的看法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一直是基于一种形而上的信念，虽然在今日有些人不信神且反形而上，但是我们依然以一种古老的信仰（即基督教徒的信仰或柏拉图的信仰）而高举着劫余后的火炬，并坚信上帝即是真理，而真理是神圣的。问题是，如果它自身变得总是更加靠不住，如果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它自身是神圣而非错误、盲目与虚伪的——如果上帝自身成为我们最执拗的谎言呢？……三四五、道德问题

人格的缺点所带给我们的后遗症随处皆是：衰弱、怯懦、不值一顾、自我贬抑以及自我否定的人格，已不再适用于任何良好的事物——尤其不适用于哲学。

"无私"不管在那里都没有价值可言，而非常的问题便需要非常的关爱，唯有坚强、成熟、心灵稳固而基础深厚的人才足堪解决非常之问题的大任。就此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诠释，即一个思想家是站在关系到他的问题、他的命运、他的需求，甚至是他至高无上的乐趣等个人的观点上呢？或者，只是立于非个人性的，亦即他可以以一种漠然、探索的思想触手来感觉或攫取它们。就后者而言，我敢说必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因为非常的问题必然无法为怯懦之人或癞蛤蟆之辈所能解决，这与他们的胃口不合。为什么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即使在书籍中亦然）会在这种情形——亦即视道德为其个人之需求、感情、喜悦及情绪等诸问题——之下遵守道德？很显然的，到目前为止，道德根本就不会被视为一种问题，它一直被视为人类在猜疑、不和以及冲突之后所达到的基点，是思想家甚而可以自本身获得歇息，可以恢复其呼

吸而苏醒的安宁且神圣之地。

我未曾见过任何人敢非难这种道德价值的评估。在这种关节上，我甚至不曾见过科学之好奇的尝试，以及心理学家和历史学之吹毛求疵、暗中摸索的想象力。这二者均可轻易地触及一个问题，并抓住问题的侧面；然而却陷于弄不清楚自己所掌握住的究竟是什么。

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我发现到一些为了完成价值之评估与这些情愫之来龙去脉之整个历史的目的而所仅存的资料（这和对它们的批评及伦理体系的历史大相径庭）。在一个个案中，我竭力用各种方法来鼓舞这种历史的倾向和才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感到似乎一切均徒劳无功。从这些道德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英国人）处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几乎可以毋庸置疑的，他们本身经常会被一种界定的道德所影响，并且其行动有如穿戴甲胄者和为人随从一般地毫无意识——也许是仍旧真心诚意地重复着欧洲基督教普遍的迷信，即道德行为的特征乃是包括了自制、自贬、自我牺牲，或相互了解与同患共难。

这种前提一般的错误在于他们坚持人类，至少是文明人之间，对道德的某些主张要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他们归结这些主张即使是对你我而言，也是有所束缚的。或者反过来说，当他们明了道德的评价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必须是有别的事实之后，他们便又归结到任何道德都没有束缚力，而这两种结论都是同等幼稚的愚见。另外，他们所犯的更难解的错误是，他们发现并批评一个民族关于自身的道德可能会有的愚蠢见解，或者是人类关于一般道德的见解（他们于是论述其来源、宗教的约束力、自由意志的迷信以及种种类似的事项）；而他们认为仅仅凭着这些行为就已经批评了道德本身。

然而“你应该……”的这种法则之价值，以及关于这种法则的种种见解是绝然不同并且各别独立的；同时还必须由错误的杂草之中将其辨别出来，而它或许早已在错误里面根深蒂固了。就好象一种药方对一个病人的价值完全系于他对药物是否有科学上的认知，或者只是认为药物正如同老妻所能给予他的帮助而已。即使是在错误中亦可能产生道德；但是就此而言，其价值问题却根本就不曾被提起。故而，迄今还没有人查验过最著名的药方（称之为道德）之价值究竟如何，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最重要的便是要先对其存疑才行，而这正是我们的工作。

三四六、疑问的注解

难道你不明白吗？说真的，想要了解我们，一番努力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寻求适当的字汇，或者，也寻求他人的注意与听闻。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根据比较老式的措辞来看，我们或可自称为无神论者、不言神者，甚而非道德者，然而我们却不认为这些名词就可以将我们界定清楚，这三个名词合成的层面或可适用于我们，但一般人却无从想象。对于你们这些心存怀疑的朋友，你们根本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灵状态究竟如何。

不！我们对于那摆脱束缚而为自己寻求一种信仰和目标的人，或者由于其疑惑而殉难者，已不再有任何激情与痛苦的感受！我们早已完全坚信（且因为这种信念而变得冷酷无情）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是操之在神明的手中；同时也并非要依照人类的标准，一切才合理、慈悲、公正地进行，我们知道，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乃是个邪恶、不道德而且没有人道的世界——许久以来，我们根据自己的崇高希望和意志，换句话说，即根据我们自己的需

求而故意歪曲且虚伪地来解释这个事实。

人类是一种崇拜的动物，然而却也是一种怀疑的动物——因此对于这个世界并不如我们所相信的那么有价值这件事也就必然存疑了。如此地多疑！如此地哲学！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说破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价值的事实；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人坚信虚构的价值甚于真实世界的价值，这是十分可笑的——正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乃又收回迈出的脚步，就如同从人类空想及无理性的错误中折回来一样，这是长久以来都不曾被认清的。

这种错误在现代的悲观主义中仍有最后的表现：在佛陀的教诲中，有一种较为古老而强烈的表白；基督教也包含在内，但是正确地说来，它比较不明显而暧昧些，不过却依旧引人注目。就“人对世界”的整个态度而言，人是否定世界的法则，同时也是评定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是这个世界的法官。最后，他将生存本身放在天秤上衡量而发现它太轻了，因此我们逐渐领悟到这种态度的荒谬不当，并且感到恶厌。而当我们发现“人与世界”乃是平等并存，只不过由一个了不起的小字“兴”（and）将其分隔时，不禁要莞尔一笑了！

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嘲笑的同时是否已进一步鄙视了人类？因此，在悲观主义中也鄙视了我们所认知的生存？我们难道不曾因而怀疑到迄今凭着我们的崇敬而存在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或能忍受生命——以及我们自身这个世界之间是对立的？一种关心自身的冷酷、彻底而根本的怀疑，经常使我们欧洲人对其力量更感困扰，并且藉着这种只能作二择一的选择更使我们可以轻易地面对下一代，不是祛除你的崇敬，便是祛除你自己！后者将会成为虚无主义——但前者难道就是非虚无主义了吗？这就是我们对疑问的诠释。

三四七、信仰者与其对信仰的需要为了要夸示，一个人得要有多大的信心，他必须具有很强的“定见”，这种见解是他不希望有所动摇的，因为这样他才能掌握自己——亦是对他权力的一种测度（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是其弱点的测度）。

在我看来，欧洲旧大陆的大多数人，目前似乎仍然需要基督教，因为信仰仍然存在。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反驳神学的教义千百次；而一旦他需要时，却又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它为“真实的”，这是根据圣经上有名的“权力的证据”所说的。

有些人仍然需要形而上学，但亦急切“渴望确实性”，而这种确实性目前已在多数人当中注入了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因而也渴望着务必要得到某种稳定的东西（然而由于这种渴望的过于迫切，而使得确实性的建立反而更缓慢、也更疏略）——即使连这点也渴望能获得一种掌握和支持；简而言之，虽不能说是弱点的本能创造了宗教、形而上学，以及各式各样的信仰，但是至少维持了它们。事实上，在这些实证哲学系统的四周，萦绕着一种悲观主义的阴郁气氛，亦即某种厌倦、宿命论、幻灭、以及对新幻灭的恐惧——或者是明示的憎恨、愤怒和无政府主义的激荡，以及任何脆弱之感情的症状或口实等。

即使是拥有我们当代最聪明之士的敏捷周全，也会在可咒的角落和巷弄中迷失，举例来说，如Vaterlanderei（这是我对主战论者的命名，法国人称之为“盲目的爱国心”，德国人则称之为（deutsch），或者如巴黎自然主义者

小小的美学信条（仅仅使得自然的层面被揭发或更形显著，同时使人感到厌恶和惊愕——现在他们喜欢称这种层面为La verite vraie），或者如圣彼德堡形式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在不信仰中有信仰，即使为此而殉难者亦然）；凡此皆显示了对信仰、拥护、志气及支持物之类的需要。

对于缺乏意志的人而言，最渴望、最需求的莫过于信仰了。因为作为命令的情绪意志，乃是主权和权力之间一种有差别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愈是不知道应当如何下命令，便愈迫切渴望着接受命令，而且是坚决的命令——来自神祇、王公、特权阶级、医师、告白者、教义、政党意识等。由此，或许我们可以推论世界的二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之所以能兴起并且迅速扩张，实在是其来有自的；即由于特异的“意志弊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两种宗教均因意志弊病所过分夸大的渴望而发扬光大——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一句“你应该……”、一种含有失望的希望。这两种宗教在狂热分子意志薄弱的时候便成为他们的导师，因而也提供给无数人一种支持和运用意志之新的可能性，以及一种欣然的喜悦。

事实上，狂热是唯一可以激发弱者和优柔寡断者的“意志力”，以及整个知性体系的一种催眠剂；它先大量培养一种特殊的观点和特别的情感，而后才支配——基督教称此为信仰。当一个人达到他需要被命令的基本信念时，就自然成了“信仰者”。反之，一个人也可以想象得到自我决定的喜悦和力量，以及意志的自由，因此，这个精神便不需任何信仰，或任何对确实性的渴望，而习惯于藉着微薄的羁绊与可能性支撑自己，即使是在深渊的边缘也同样能振衣长啸，这种精神便是优越的自由精神。

三四八、学者的源起

欧洲的学者都来自不同的阶层与社会环境，就象一棵植物并不需要特定的土壤，故而在本质上他自然是属于民主思想的同类。然而这个起源却背叛了他本身。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目力训练到可以在知识性的书籍或科学的论述上认出学者知性的特质——他们皆有这种特质——则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几乎多半能瞥见这些学者及其家庭历史的背面，特别是其名称和职业的本质。

对于感受的表达，“终于证明了我已将它完成”，一般而言，祖先的血液与学者的本能在其可以目睹一切的隐蔽处证实了“所完成的工作”——证实的信念只不过是曾被劳工家庭景仰多年而称之为“好工作”的指标罢了。譬如：户籍员和各种办公室职员之子的主要工作便是整理各种资料，并将之放在抽屉中排列整齐。而一旦成为学者，他们便会有一种倾向，即将问题系统化之后，便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几乎可以算是解决了。有些哲学家则除了拥有一个能将事物系统化的头脑之外，便一无所有，而那种头脑还是其世袭职业所造成的一种本质。分类或归纳范畴图表的才能往往会背叛了某些事物，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其父母的子女，无非是毫无来由的。

一个倡导者的儿子，身为研究员也必然是一个倡导者，他一开始就会设法将这个观点带进他的案例中，然后再寻求站在正确的一方。人们可以由他们无邪的保证，认出新教牧师及教师的儿子——他们身为学者，当其案例被那份执着的热诚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已认定这些案例将可获得证实与认可——他们完全惯于人们的对其信任——这要拜其父祖的“行业”

之所赐！反之，一个与其商业环境及其种族历史一致的犹太人，对于人们对他的信任便绝无法习惯。就这件事情来观察犹太学者——他们全都十分

强调逻辑，也就是说，藉着各种理由强使他人同意——他们知道即使种族和各阶层的偏见反对他们，即使人们不情愿相信他们，他们更须去加以征服。

事实上，没有比逻辑更为民主的了，因为逻辑丝毫不尊重个人，并且甚至能把鹰钩鼻说成直鼻。（在此顺便对逻辑思想加以说明一下，关于"清洁剂"的知性习惯，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他们很可叹地一直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常常"洗头"。无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亦即，使一个民族能"讲理"一直是他们的习题。）三四九、再谈学者的源起

仅仅寻求自卫的本能是一种苦恼的表征，或者也是对真实的一种限制。生命的基本天性，旨在权力的延展，每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便常常会怀疑自己的自卫本能且加以牺牲。

当一些较为独特的哲学家，如期宾诺莎①在见过所谓自卫本能的生命特质之后，便一直处于苦恼的状态。我们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期宾诺莎的理论大有关联（尤其是进化论当中，令人难以相信的"为生存而挣扎"的片面之见的教条），可能由于多数探究者的出身有很深的关系，就这一层面而言，他们和一般人无二，他们的祖先也是贫穷卑微，由直接的经验而深切了解到生活的艰难。

①斯宾诺沙（spinozal1632 - 1677），为犹太商之荷兰人，理性主义哲学家，由于他的生活背景与宗教背景而使他建立一套"保全自己"的哲学。

在整个英国的进化论当中，一种窒息的气氛时刻笼罩着过度拥挤的英国，贫贱之人因穷困而散发出来的气味处处可闻，但身为一个自然的研究者，他应当从那可卑的人性角落里挣脱出来：然而，即使看遍各种愚行，我们会发现，在自然中困扰苦恼的状态也并不普及，只是多余之物罢了。为生存而挣扎仅仅是一种例外，一种为了生活而暂时抑制着意志；这种挣扎无论大小，在各处都会造成优势，会增加扩张，会形成一种与权力意志一致的力量，而这正是生存的意志。

三五○、对人类之笃信致敬

与教会相抗比之于反对雕刻师的普通而肤浅的规则更具深奥而冥想的性质；也就是说，愈是多疑的坏人，由于一直不相信生命的价值，并且也怀疑自身的价值——人类的一般本能，故而使得其官能的快感和"恻隐之心"也均与他们形成对立。

整个罗马教会乃是奠基于潜存人类天性中的南欧属性的怀疑态度（在北欧常被误解），而这种怀疑的态度则又是南欧人从东方传承过来的，同时还从那种神秘而古老的亚洲学习到沉思的精神。另一方面，新教则为一主张简单、文雅、注重表面（这方面北欧人的表现就显得比南欧人肤浅）之一般略含叛逆性的宗教（指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之所以兴起所含的本质——译注），仅管如此，然而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缘故，才首度将王权完整而庄严地交到"好人"（绵羊、骡子、鹅、以及各种肤浅的一切）的手中。

三五一、对僧侣的天性致敬

我想哲学家觉得自己与一般人（在今日社会的各阶层）对智慧的看法相差极远：慎重明辨、朴素宁静、虔诚恭敬以及乡下牧师的平易近人，凡此皆严肃而深思地疑视着生命——这也许是因为哲学家并没有尝试作和一般人或

乡下牧师一样的智慧追求。哲学家大概也是最后才明白到人们应该了解与他们相距颇远且为思想家所热衷的某些事物，而这些思想家必须经常生活在最大困难与最大责任的乌云中（因此他们无法看到事物的整个底细，更不必说有什么公正无私或客观的作为了）。

一般人崇敬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而就其不同的形象去塑造一种“圣者”的理想，他们每每对这类型的人予以最高的崇拜和赞颂——这些人拥有温柔、严肃、单纯、谦虚等僧侣似的性格——一般智慧所能给与的崇拜和赞颂其他的人，还有谁能像这些人一样地普受大众的崇敬？这些人与其阶级相配，地位崇高；由于他们善良而被挑选出来，奉献并牺牲——他们自身也相信自己为上帝而牺牲——在这些人面前，人们可以不觉有罪地倾吐他的心事，可以消除他的秘密、顾虑及一些更糟的事情（“和自己沟通的人”能祛除自己的心事，作“告白”

的人则可以忘掉心事）。在此有一不可缺少的，即是，对于污水和净水均需要有精神上的污垢，并且需要迅速的爱的交感，以及一颗强烈、谦逊和纯洁的心；他们乃牺牲了自己而使自己能适合这种非公共健康部门的服务，因为身为神职人员便是一种牺牲，并且永远是一种人类的牺牲。

一般人将这些因信仰而牺牲、沉默、庄严的人视为“智者”，亦就是成为圣贤之人，对其原来之“不信任”者亦改变成为“可信的”，谁会想要去剥夺人们那种表现与崇敬？不过为了对另一面亦公平起见，在哲学家眼中，神职人员依旧是被视为“人”而非“圣人”，因为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并不信仰“圣人”，而他们也已在这种信仰与迷信中找到了“人”。

希腊人在创造“哲学家”这个字眼时是十分谦逊的，而让那些最为傲慢的演员套上“智者”

的名词——这种极端傲慢且又自我夸耀的谦逊可说和毕达格拉斯与柏拉图如出一辙。

三五二、为何难以摆脱道德

一个赤身露骨的人通常难以入目——我说的是我们欧洲的男人（当然绝不是指欧洲女性）。如果一桌原来高高兴兴共餐的人，突然发现到他们被某种妖怪作法而脱去衣袍，我相信不仅原来的欢乐气氛会立即荡然无存，而且纵然有再好的胃口也会倒尽——似乎我们欧洲人总能摆脱这种“衣着”的伪装。

然而，“道德之士”的伪装，在道德法则及礼仪规范的表面，以及我们在责任、德行、公众情绪、荣誉和毫无私利之掩蔽下的行为，难道也不该有支持它的最好理由吗？我并非意味人性的弱点与卑怯，简言之，即是我们心中那邪恶狂野的兽性，应该加以掩饰；相反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身为驯服的动物，甚为屈辱可耻而需要道德的掩饰——欧洲人的“内在人格”很久没有足够的劣根性可以”让自己公然被见”

（因而成为美丽）。

欧洲人以道德来伪装自己，乃是因为他变成一种有病且跛足的动物，有很好的理由被驯服：因为他几乎是一种畸型、不完整、虚弱和愚蠢的东西……并非是被掠夺之动物的凶残，而是群居动物的十分平庸、忧虑与倦怠发现道德的伪装是不可缺少的。道德粉饰了欧洲人——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以更加显著而可辨明、更加重要、“神圣”的伪装——三五三、宗教的起

源

从一方面来说，宗教创始者的真正发明是建立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习俗，并使人们能够接受，沉浸其中而不知倦怠：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给与这种生活模式一种解释，并以其最高之道德观念来启发人们；因此，它成为人们为之挣扎，在某些情况下甚而置其生命于不顾的至善之物。

事实上，后者的发明比前者重要：第一、此生活模式往往已经与其他的生活模式杂然并存，然而却不明白其具体化的价值。一个宗教创始者的创意与输入，通常都以他见到并择取那生活模式，并为将可被利用的事实首度予以神圣化，以及能如何将它作一个圆满的诠释而揭露出来。譬如，耶稣（或保罗）发现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之一般人的生活，是一种谦虚、贞节与消沉的生活；他乃诠释这种生活，并给与最高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有勇气鄙视其他各种生活模式，摩拉维亚教徒①的宁静之狂热、神秘而隐藏的自信日益增加，最后终于准备好了要去“征服世界”（意指罗马及整个帝国的上层阶级）。

①摩拉维亚教（Moravian）新教教派之一的教徒，散布于捷克的Moravia地区。

佛陀也同样地发现到人类的同一类型，他发现到那些善良慈蔼的人，事实上是散布在每一阶级（指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的阶级——译注）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重要的是，这些人是无害的——由于怠惰、以及怠惰之人，而使他们过着节制的生活，几乎毫无所需，也毫无所求。他明白这一类型的人，由于其惰性，而不可避免地将会逐渐接受一种可允许其免于再入轮回受世俗之苦（亦即生、老、病、死等一般生命的过程）的信仰——这种“洞悉”便是他的天赋聪明。

宗教的创始者能够确实掌握住一般民众的心理，并且深深了解一种特定而平均类型的灵魂，而后者却始终未能憬悟到他们乃是同一类的人，是宗教创始者使得他们聚在一起。因此，宗教的创立永远是一种长期认知的仪式。

三五四、“人类的天赋”

当我们开始感知我们要用何种方法才能免除意识时，才会有意识——或更正确地说，便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感知之始，我们才以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讨论它（因此需要两个世纪的时间来赶上莱布尼兹事先提出的暗示）。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思考、感觉、希望和追忆，并且在各种类似的感知上均能有同样的“表现”，然而这种种却都不需要有“意识”。

整个人生就好象在镜中一样，无法看到它自己；事实上，人生中的绝大部分用不着对照镜子也一样能延续下去——即使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自由意志的生活亦然，虽然这种论调在年纪较大的哲学家听起来会颇觉痛心。如果意识是不必要的，那么它的目的为何？如果你听我的回答，这项假设或许也毫无理由；但在我看来，意识的敏锐和力量一直都与一个人（或动物）的沟通能力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和沟通之需要成正比——后者比较不易被了解，如同个人自身主宰着沟通的技巧，并明白其需要同时还必须依赖他人的需要。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整个种族以及世代之承袭有关，日常的必需品和需要长久以来一直驱使着人们与其伙伴沟通，并迅速而敏锐地明了彼此，最后终于得到一种剩余的权力和沟通的技巧。仿佛幸好他早已有所积聚，而现在就等待着一个继承者毫无吝惜地将其挥霍（所谓的艺

术家就是这些继承者，同样的，雄辩家和传道者、作家等亦然；这些人来自一长串继承的末端，总是“晚生”，而就其字面上的意思来说，他们的本性原本就是个浪费者（spuanderers）。

假如这个观察是正确的，我便可以进一步地推测，意识大体上是在必须沟通的压力下发展而成的，自始它就只有在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在上下主从的关系之间）才是必要而有用的，并且只按其实用性的比例发展。适当地说，意识仅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的纲，也只有因为如此，它才会发展至今，隐士以及如野兽般的人便不需要它。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和情绪等，都是在意识的范围之内（至少是一部分），结果便造成一种可怕而持续的“必须”主宰人类的命运——身为最有危险的动物，他需要帮助和保护，他需要友伴，他必须能表白他的苦恼，他必须知道如何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为了这些种种，他首先便需要“意识”，他必须“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我再重复一次，因为人就象各种生物一样，虽在不断地思考，但却不自知；思想之成为意识的本身不过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一部分或最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思想的意识以语言（亦即沟通的象征）便可表示，经由此，意识的起源也就揭露出来了。简而言之，说话语言的发展及意识（并非理性本身，而是成为自我意识的理性）的发展，乃是携手并进的。更进一步地说，人与人之间，不仅只有语言扮演桥梁的工作，而且还有容貌、压力和姿态等等，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我们那足以稳定这些感觉并仿佛要将其置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凡此皆依象征之凭藉以及与他人沟通之需要的增加比例而增加。

发明象征这种工具的人通常也是自我意识较为敏锐的人；人因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才会意识到自己——他仍然是在意识之中，而且愈来愈深刻，我的意思是说，意识并不适合属于一个单独生存的环境，而这毋宁是由于其社交与群居的天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关系着自治和群居的效用，它才得以巧妙地发展；结果，虽然其最佳之意愿乃在使每个人尽量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而我们每个人却都总是会意识到自身的非个人性，亦就是它的“一般性”；我们一想到它，常认为它好象会被意识的特性所压抑——藉着其中专制自大的“人类的天赋”——并解释为对于群体的透视。

基本上说来，我们的行为乃是偏于个人、独特而且完全单一的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旦我们将其转化为意识，它们就再也不是这副模样了，……就我所知，这是所谓的现象论和透视论：动物意识的天性，涉及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世界，只是表面和象征性之世界的注解——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皆因此而变为肤浅、贫乏与相当的笨拙；一种普遍化、一种象征、一种群体的特质，随着意识的进化，总是连结着一种巨大而彻底的曲解、虚伪、肤浅和普遍。

最后，逐渐在成长中的意识乃是一种危险，任何与最具有意识之欧洲人相处的人甚至还知道它是一种弊病。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可以测知它并非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照——我将这差异留给仍然被文法（一般的形而上学）圈套所困扰的认识论学者。它亦不能称为是“事物本身”与现象的对照，因为我们还不够“明白”如何去判定这种区别。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去感知的器官，或者“事实上”，我们所“知

道”（或相信、或想象）的和对人类有用的益处一样多，即使我们所称之“有用”根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最致命的愚行，终有一天我们会因而毁灭。

三五五、我们的“知识”概念

我在大街上得到这项解释。我听到有个人说“他认认我”，所以我自问：“人类从知识当中真正了解了什么？当他们追求“知识”时，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没有比追溯已知之事更奇怪的事了。而我们这些哲学家藉着知识是否真的能了解更多的东西？所谓已知，是指我们已经习惯一般的状况，不再对之感到惊异，任何我们所习惯的规则、所有我们置身其中时会感觉安适之事物——是什么呢？我们求知的需要不就是这已知的需要吗？去发觉任何奇怪、不寻常、或疑问之事物的意志，难道已经不再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了吗？难道不可能是恐惧的直觉责成我们去求知吗？难道那有所领悟的人只是因为他重获安全的感觉才使他愉快吗？

有个哲学家在追溯世界之“理念”时，想象着“已知”的世界：啊，难道不是为他早已知道、熟悉这个概念吗？因为他对于“理念”的恐惧少得多——哦，这个领悟者的节制，让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原则，以及他们对这个谜或就此而论之世界的解答！当他们再度在事物之中或事物之间找到什么时，或者在很不幸地为我们所深知的事物之背面（例如乘法表、我们的逻辑、意志和欲望）有了任何新的发现时，就会立即感到十分地高兴！

因为，“已知之事物乃是可明了的”，对于这点他们都一致同意。即使是那些领悟者之中最慎重的人，也认为已知之事物至少比未知之事物更易于了解，譬如说，从“内在世界”

以及“已认知的事实”发展到外在是经过一种极有规律的次序的，因为那是我们比较清楚的世界！错误中的错误！已知之一切是我们所习惯的，而我们所习惯的又是所有事物之中最难了解的，亦即，领悟到它是一个问题，感知它是奇怪的，遥远的，且在“我们的外部”。

自然科学的十足确实性和心理学以及意识因素之批判（大致上，这一类的学问皆被称之为非自然科学）相比较之下所得到的结论，乃是根据他们以陌生之事物作为客体的事实而定的，而这几乎就象是希望将所有不陌生的事物当作客体一样的矛盾与荒谬。

（八）

三五六、欧洲应该如何才会变得“更风雅”

设苦即使是在今日（在许多的中止停滞有待坚持的过渡时期），生活依旧几乎对每个欧洲男性坚持一种特定的角色——即他们所谓的使用；有些人拥有选择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由（一种表面的自由），然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被角色所甄选。

这样的结果是够奇怪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在年纪逐渐增长时，都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迷惑；他们本身便是：“一场好战”的牺牲品，他们忘了一旦自己“使命”被决定之后，就会随时为任性和专断所支配——也许还有许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然而一切都已太迟了！

若是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则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事实上乃是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是人为的天性。在生命中的某些时期，人们往往会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肯定而虔诚地相信：是他们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注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他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机会，也不知道其中的专横（命运决定一切）。

阶级、同业公会、及继承而来的世袭商业权威等，藉着这种信仰之助，培植出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高塔，使得中世纪显得极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样仍然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坚忍乃是世上最高层次之属）。但是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时代，即适当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会逐渐忘却这种信仰，而另一种冒昧的坚信和颇为矛盾的观点模式，便取代了前者而展露头角。雅典人的坚信便是培里克利斯①时代最显著的特色，而现今美洲人的坚信也已日渐成为欧洲人的坚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几乎什么事皆能作，几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时人人皆以自身作实验，去尝试全新的一切——以愉悦的心情去尝试，其中所有的天性乃皆消失而变成人为……。

①培里利斯（Pericles，495？—429·B·C·）希腊哲学家，雅典在其执政时期，曾开创一种极辉煌的文明，是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希腊人采纳了这种角色的信条——亦即艺术家的信条，如果你乐于如此称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验，如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转变，各方面皆不值得模仿；他们成为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并且为之心醉神迷；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最后甚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希腊的历史征服了罗马，而非如一般无知的人所说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

然而我所耽心而亦是目前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渴望去认知它），是我们现代人业已站在同一条道路上了；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开始自觉他所扮演的是个怎样的角色，而他又必须将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角色扮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已真正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了。

人类的新植物群和动物群于焉产生，这是在较稳定，较有限制的时代所

无法滋长的；于是每逢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时期，他们便可展露头角，而其中各式各样的“舞台剧演员”便是真正的主宰。正是由于此一类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愈来愈严重，结果使得他们变成无能为力：在所有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建筑的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为遥远的未来计划的勇气也已经受到挫折，因而具创造能力的天才乃开始缺乏。谁敢冒险承担完成黄金时代所订定的工作？基本的信念已经逐渐在消失，以个人所能拟定，应承和参与之自己计划中的未来为基础，而倾已所有作一种奉献、牺牲，结果，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如同一大建筑物中的小石子一般，为了达到其目的或效用，他首先得坚硬，他必须是块“石头”，而不是一个舞台演员！

简而言之——唉！这个事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会成为秘闻——以旧名词的意义来说，便是一个社会，此后不再被建造，也无法再被建造了；因为，要建造这种结构，样样缺乏，尤其是材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社会的材料，这是当前的事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同时是最短视，或许也是最不假，且无论就那一方面来看都是当今人类最嘈杂的一种，即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信仰、希望、梦想，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一些狗屁文章等，几乎都形成一种对立；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未来他们所用的口号：“自由社会”，在每张桌子、每面墙上皆可看到。自由社会？可笑！各位先生，你可知道他们凭藉什么来建造（这自由社会）？凭木制的铁！凭著名之木制的铁！甚至还不是由木头制成的……

三五七、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让我们不要计较那必须感谢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带给我们的真正哲学思想——他们是否也可以去计较整个民族的信用呢？我们能否说他们同时是“德国心灵”的作品？或者，就我们所习于思考的感觉而言，至少是一种象征，譬如说，如柏拉图的观念狂，他对于形式几乎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这是“希腊心灵”的明证吗？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是否有相当的异常；一如歌德无愧于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亦即俾氏所谓的“实用政治”？也许我们的哲学家甚而与“德国心灵”的需要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德国人？

在此，我提出三个例子。第一是莱布尼兹①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使他不仅比笛卡尔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须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可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

①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是理性主义的殿军。

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注解，他并不象休姆①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的，他在这个意识重大的注解中开始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尚未脱离这些界限）。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②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于逻辑的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之最后一项伟大的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

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罢了。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的革新中时，其中是否有任何原本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

是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是有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

或预测，我们为此而感激，同时也感到讶异；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兹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性，以及一般可被称之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会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较无价值。

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反对因果律的经验主义者。

②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是绝对的观念论者，他企图以辩证法来解答一切的问题，而且还以为真的“解答了”一切问题。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曾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和所有的拉丁民族相形之下）不将一切归因于那些“是——”，而归因于其意义更深而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于“存在”之概念的妥当性几乎毫不相信。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事例，因为我们并无意对人性的逻辑，亦即逻辑本身，亦即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的，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

第四个问题是，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的，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将会发生的事务乃是确然可以预见的；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亦即，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反之，倒是德国人（那些与叔本华同一时代的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之神性。

身为哲学家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之非神性乃是可明了、可探知，而且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作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常会失去哲学之沉着而变得十分激动。由此便可看出他那全然刚直的性格，他对“绝对而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欧洲意识最后而艰苦的胜利，亦是二千年来对真理之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于上帝之信念的那一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之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之道德观念自身和诚实的理念，甚至也日益谨严；无论其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之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是神的善与眷顾之明证，乃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是对世间之道德次序和其最终目的的一项证言。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则似乎每件事皆是天意，或者是神之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事素；凡此种种皆已成为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较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和可耻的，同时

也是虚弱、衰退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如此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之自我征服者的后裔。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以其对于叔本华的问题之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

自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的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亲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这属于次叔本华悲观论之较为特殊的难处下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

在此，我无意暗示艾德华·凡·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这个人；相反的，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或许并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最后甚至还“遗留”给他们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诈欺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自身多么久！

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其实际辩证之不幸和“个人噩运”为乐的班森（Bahnsen）之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属于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用以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尤其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于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处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变得令人作呕）。无论是班森或艾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提供我们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

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世界已在他眼中变得愚昧、盲目、疯狂，更充塞着种种的问题和困扰。而上述诸人之无法解释此一悲观的看法究竟只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例外呢，还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值此情况之下，其余处于最显著的位置者，诸如我们英勇的政策和兴高采烈的主战派（意即果断地以一项毫不具哲学观点的原则来评判一切——译注）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论证。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之身份，而非德国人。

三五八、低阶层者对精神之反抗

欧洲人发现自身处在一片辽阔的废墟中，其间某些东西仍高踞不下，有些则逐渐转为腐败阴暗，而大部分均已倾圮倒塌；这情景倒是很美——我们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些断垣残壁更美的景物呢？——四处还蔓生着高矮参差的野草。这儿是一座荒城的教堂废墟，我们目睹这座雄伟宗教建筑倒塌毁损，被夷为一片平地，人们对神的信仰已被推翻，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理想也在作最后的挣扎与奋战。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坚固的宗教建筑物——也是硕果仅存的罗马建筑！——它当然不是毁于一旦的，而是经过日久天长的地震摇撼，各种精神力量的贯穿、挖凿、噬啮和腐蚀，因此才造成整体的毁灭。

然而最令人纳罕与不解的乃是：当初贡献出最多最大的心力以保存维护此一教堂的人，竟然也是最不遗余力摧毁它的人——德国人。看来德国人实在并不了解一座教堂的本质和精髓何在。难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吗？还是因为信仰不坚才导致如此结果呢？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教堂的结构一概都是基于南欧特有的自由与慷慨的精神，同时也基于南欧人对自然、人类和灵魂的怀疑——另外也基于对人类经验的认知，这一点恰与北欧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就其时间的长久，或其所牵涉的范围来说，都是出于以“单纯”对抗“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一点，这乃是一种粗鄙但却老实的误解，颇值得原谅——人们并不明白一个胜利的教会之表达模式，而只见到它腐败的一面；他们误解了怀疑主义的高贵本质，错怪了每一个成功自信的教会权限之下所能允许的，几近奢侈的怀疑论调和包容力量。人们常常会忽略目前和一切基本问题的事实，即马丁路德被授与了不该具有的过分权力；他不但是个无可救药的短视者，更是个迷信而轻率的人，尤有甚者，他虽然发迹于人群之中，却缺乏来自领导阶层所遗传的特质，也毫无运用权力的天赋；因此他的一切努力和意欲重整罗马教会的企图，最后只落得一个并非有意，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展开毁灭行动的错误。

是马丁路德以真诚的愤慨将老蜘蛛经年累月所细心织成的扎实密网一扯为二；是他将教会中神圣的书籍分发给每一个人，而这些书籍终于落入了文献学者的手中，也就是说，每一种信仰的废除者角色都是由书籍来扮演。是他恢复了教士性生活的权力——但是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坚信在性方面不同于众的男人，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这一点正可无误地指出：人们大多持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亦即深信超人的存在——奇迹终会出现——芸芸众生之中必能有救世主应世而出，这些观念并非没有经过精心刻意的鼓吹提倡。马丁路德准许教士娶妻之后，教士也就丧失了听教徒告解的权利，这么一来，无异使教士抹杀了自身的价值，而教士最深刻的价值便在于他们有着一双神圣的耳朵，并且守口如瓶——严谨地保守教徒的秘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士。”——这项箴言背后隐藏的却是马丁路德对“高等人”的仇视，至于“高等人”的规则，又正是教会所一手订下的。马丁路德对自己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寻求的理想，不承认和自己有何关系；而对于堕落腐化更是厌恶之至——持着奋斗到底的决心。事实上，这个不可理喻的教士废除了homines religiosi的规矩；因此，他所提倡的教会规范，和他所极力反对的社会规范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便是所谓的“下层反抗”。

至于马氏的改革运动，演变到最后，或好或坏也大致可视为盖棺定论了——但谁又会天真到果真仅以此结论来决定对他的毁誉？马丁路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是“无知的”。如果人们愿意听信一项指定的道德说词，那么若要使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精神层面转变为肤浅的话，无疑的，就得赶在马氏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先采取措施才可。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便需抛弃安定，进而使精神生活、渴求独立的心愿，以及坚信有权追求自由和“自然”的心态动荡不已。若是人们想将宗教改革归功于今日所称誉的“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好处，他们就还得再加上一点说明，即现代科学也使得现代的学者堕落了，因为他们缺乏崇敬之心、羞耻之心和一种深度；现代科学还需对所有的天真率直和知识方面的坦白负责，简言之，这就是两世纪以前尚被

视为怪异，而迄今悲观主义仍未能令我们感染的“庶民精神”。

“现代观念”也属于北欧的下层反动人士，以对抗南欧较冷漠、混淆而怀疑的精神——他们最伟大的纪念碑是建筑在教堂内。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教堂究为何物，尤其是在和各种“政体”相形之下。教会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组织，它保障了阶级最高、也最精神化之人的安全。教会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阻止一切粗劣之权威的滥用，单就这一点看来，无论如何教会都是比“政体”更为崇高的组织。

三五九、报复知识以及其他的道德背景道德——认为它最具危险性和恶意的倡导者何在？

比方说，有一个素质不佳的人，这种人没有充分的知识（因此无法从其中获得乐趣），却有足够的文化背景去明了某些事实，他让人讨厌，对自己失望，此外还不幸地遭受一些所承袭之秉赋的愚弄和欺瞒，这种人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惭惶而坐立难安——说不定他还作过不少坏事——从另一方面而言（藉他无法消化的书籍），他无法制止自己不受更多的污染和伤害，因此乃成为一个虚荣而轻浮的人——被彻底毒化的人，因为对他来说，知识变成了毒药，文化变成了毒药，秉赋和孤独也都变成了毒药。对于如此素质不佳的人，其最后终会陷入发自习惯性的报复心理和倾向。

你认为他会找到哪一种百分之百迫切需要的必需品？以便能使他在自己的眼中超过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同时得到完完全全的报复快感，纵然是想象的也好。事实上，他所需要的通常是“道德”，这一点我敢跟你打赌。他绝对会挖空心思找出那些伟大的道德名词，并且高呼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什么正义啦、智慧啦、神圣啦、美德啦之类，说来说去，总不脱斯多噶禁欲主义的窠臼（斯多噶学说真会掩饰人们根本不曾拥有的特质啊！）；反正全是一些肤浅的表面，譬如沉默的智慧、和蔼、温柔之类的理想名目。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的确有少数的古圣先贤恪遵以上我所谓的“精神之敌”的特质；也由于这些杰出的人物，才造就出道德的非凡成就，引起热烈的反应，而构成了历史，圣奥古斯丁①便是一个例子。不过，对知识的恐惧，便完全不同于对知识的报复了。天啊！

这些原本邪恶的强大力量竟然再三地被转化为道德的根源！甚至干脆直接变成了道德本身！

试问，所有的哲学家不也都披着智慧的伪装——这真是最疯狂而妄大的伪装。但是，在印度或希腊，这种作法不就是隐匿的方式之一吗？或许有时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为了要使门徒学生得到启发与成长，便不得不尊崇某些谎言，并藉着对某人的信仰（很可能是错误的）来约束自己。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些作法都算是哲学家的隐匿方式；他们藏身其后以寻求比护，并躲避疲乏、岁月、冷漠和无情的压迫，这感觉仿佛有点死到临头的意味。动物不是也有这种本能吗？它们在临死前会离群索居，孤独地钻进山洞里，然后就会变得像个智者。……

①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为中世纪著名之神学哲学家，他不但是沟通希腊哲学和希伯莱信仰的思想家，更是创造基督教信仰深度的宗教家。

什么？智慧会是哲学家想逃离知识的隐匿方式吗？

三六○、两种混淆的动机

我想我最大的进步便是学会了如何分辨一个普通行为的动机，和一个具备特殊方向与目标之行为动机之间的差别。第一种动机乃是贮积庞大的力量，等待有朝一日能用得其所；第二种却正好相反，和前者相比，它显得一点也不重要，多半是无甚紧要的偶发念头罢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象一根火柴和一桶火药。无关紧要的偶发念头和火柴好比“目标”，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工作”；而对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庞大压力似乎多少有些漫不经心。

一般人对事物的看法通常因人而异，人们惯于在目标（或工作、感召）中寻找这种压力，这是最原始的错误想法——然则那仅是引领方向的力量而已；在此，舵手和船只的关系便混淆了。但是，问题并非一定是出在舵手，或者引领方向的力量上……“理想”、“目标”等不仅是一种托辞，也是一种隐匿的方式；它不希望别人说船只不过是顺着水流，无意中才到某地的罢？它想走某一路线，是因为它“不得不”这么走吗？这当然是出于一种引领方向的力量，但难道不是相当于一个舵手吗？在此，我们仍需对“目标”一词有更明确的概念。

三六一、演员的困扰

演员的困扰是最使我长期不安的问题，我无法肯定人们是否了解“艺术家”此一颇具危险性之名词的意义——一般人对这个名词的态度都过于宽大。

（演员们）毫无愧疚的虚伪，沾沾自喜地以伪善为一种权力的表现，抑制或抹杀所谓的“个性”，内心渴望着扮演何种角色，想戴何种面具，具有许多适应各种角色的能力，凡此种种皆已不再能满足狭窄的演戏一途了，这一切的特质大概也不独适用于演员一个罢？……这种本能将会影响到下层家庭和低阶级的人，他们必须在变动不定的压力和束缚下生活，他们必须不断地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得再三扮演各种不同的人物，久而久之，乃培养出极强的伪装能力，甚至可以称得上就是伪装的本身，仿佛扮演的是捉迷藏的鬼。而其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结果，这种能力便成为一种独断，无理和倔强，最后竟化为一种本能，并开始支配其他的本能，而成为演员或“艺人”（如小丑、老丑、傻子、仆役等，因为上述这些角色可以说是艺人的先驱，甚至是“天才演员”）同样的，在较高级的社会阶层里，也因类似的压力产生了另一种与前所述相去不远的人，这种人也只需以演戏的天赋来指挥其他的本能，譬如“外交能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以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如果能够拉下他的“尊严”的话，则必定可在戏台上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至于犹太人，一向是个极优秀的民族，我们因此应该期待他们活跃在最早期的世界历史里，因为那是最适于培养演戏人才的地方。

事实上，目前真正的问题：当今优异的演员之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吗？犹太人也是天生具有文学细胞的民族，正如同欧洲新闻界的首脑人物，也是以其演戏的才能才得以发挥权力的。这说明了一个有文学细胞的人必定也是个演员——他总扮演着“专家”的角色——最后终于扮演了“女人”的角色。试观女人的历史，她们不是自始至终都擅于演戏吗？如果我们倾听医生对女人行催眠术之后，或者如果一旦我们爱上她们（允许女人为我们作催眠）之时，她们通常都会泄漏出什么来呢？那就是她们即使在“牺牲自己”的时候，也“爱摆架子”。

女人真是充满了艺术气质呵！……三六二、我对阳刚的欧洲之信念

我们应该感谢拿破仑（而根本不是拜法国大革命之赐，但是一般人总把

它视为博爱与平等的象征）和那几个战事连连的年代，然而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之中，人类却并不喜好战争，但是战争却从不间断地绵延至今——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回到古老的烽火年代里，而依然保持今日的科学化，且将战争的规模扩大（譬如作战方式、军事人才、以及纪律、训练等等），则未来的人在回顾之余，必定会又敬又羡，认为那是一项完美的成就——因为这项军事荣耀是发自全国的运动，目的乃在抵抗拿破仑；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有如此的成就。

在拿破仑的观点中，总有一天，必定有人会在欧洲战胜商人和菲利士人（the philistine），甚至女人（因为女人已经受了基督教以及十八世纪毫无节制的精神之影响，而变得放纵了）。不过，更具影响力的要算是所谓“现代观念”了。而拿破仑却将现代观念和文化视为个人的敌人，同时藉着这种敌意，使自己成为文艺复兴以来最伟大的传承人之一。他将一种决定性的古代性格挖掘出来，当初有谁会料想到这种性格最后竟主宰了国家的运动，并为拿破仑——他想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使其成世界的女主人——的后继者肯定地接纳。

三六三、男女双方对爱情的偏见

尽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偏见作了许多的让步，但我绝不承认在爱情方面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平等这回事，理由是：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双方对爱情一词的解释各有不同——不论男女任何一方都不应武断地认定对方对爱情的感受和看法与自己相同。

女人所了解的爱，显而易见的，即是灵与肉的完全奉献（并不只是付出而已），这种奉献不问动机，毫无保留，甚至一想到附带条件或约束的爱，都会感觉羞耻和恐惧。这种毫无条件的爱正是不折不扣的“忠诚”——男人是女人的一切，认为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只想得到此一特定女人的爱，并认为站在男人的立场，要求完全的奉献并不足为奇——这的确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该抱持的观念。男人若是象女人那般地去爱人，最后一定会沦为奴隶；然而，女人若依自己的方式去爱人，则会因此而成为一更加完美的女人。

女人毫无条件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事实上，她也预料到对方并不见得会以同样的热情来作为回报，而他们也不会有为爱情放弃一切的念头。如果男女双方都为爱情牺牲自我，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也不敢肯定，很可能造成可怕的空虚吧？女人希望被男人当作拥有物一般地接收，一心一意想成为男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她希望有人向她“求取”，但是对方本身却不付出，只会因为不断地取得而更形富有——经由爱他的女人的奉献，他的力量、幸福和信心乃都相对的增加。女人奉献自己，男人接收。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凭藉任何社会的规约而打破这自然的男女之别，也不认为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尽管他们对这种不断在眼前出现的不可原谅、可怕、难以理解而不道德的现象非常希望能避免，但是依然不会有人挺身而出。因为爱情之被视为完整、伟大而圆满是极其自然的，而自然对永恒的事物而言，多少有些“不道德”。

在女人的爱里面也包括了贞洁，这是爱的定义之一；对男人来说，他虽可能遵守爱的忠贞，但那或许是出于个人不同的性情，故而感受不一样，忠贞乃成了不是他所必须具备的操守——而且在他心目中所占的份量实在太

小，以致一般人总是认为男人之爱情与忠贞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他们的爱只不过是一种纯粹想占有的欲望，绝非奉献或牺牲；奇怪的是，每当他有所获得之后，其占有欲也随之消失无踪。

事实上，倘若想要令男人的爱情能够持续不断，便需激起他嫉妒的意念，而引发其占有的念头（虽然他不见得真心想“占有”），当他受到挫折，心中的爱意便会增长——他不喜欢轻易被他征服的女人。

三六四、遁世者如是说

与人交往的艺术端视个人的技巧（这需要长期的训练），就好比参加一项宴席，如果有个饿得如狼似虎的人坐在席上，则任何食物对他来说，都是可口极了（正如魔鬼靡非斯特所说的：“给人经验的社会最差劲”），但是，毕竟很少人会饿成那种样子罢！唉，瞧我们的伙伴消化的多么艰苦啊！

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要象遭遇不幸时那般地拿出勇气来，大胆地去把握一切，同时还要能欣赏自己，而将所厌恶的东西统统塞在口中，然后硬吞下去。

第二项原则：“改善”对方。譬如说，可利用对对方的赞美而使他自我陶醉；或者是抓住他某些优点或“有趣的”特质，逐步将他所有的美德挖掘出来。

第三项原则：是自我催眠术。与人交往时，两眼紧盯着对方，就象盯着门把一样，一直到你的快乐或威胁感消失为止，然后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对一切置若罔闻，动也不动。这是个家庭处方，最适用于夫妻或亲人之间；经人多方试验的结果，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至理名言，但是尚未受到科学化的方法整理并列出公式。它最适当的名称是——忍耐。

三六五、遁世者又说

我们也需要和人交往，而且还得穿戴得整整齐齐，好赢得别人的青睐与尊敬，如此才能在社会立足；也就是说，我们混入一群伪装自己的人丛中，和那些小心翼翼的化妆舞会宾客一样，袪除了一切不光是由于我们的“衣着”所引起的好奇。当然，还可以运用其他的手段或方法与人接近。好比一个鬼，如果想把别人都吓跑，实在是易如反掌。又好比一个人抓住了那个鬼，却无法扣紧不放，那一定会把自己吓坏了。鬼可以从锁紧的门穿过，或在灯光熄灭后出现，或在人死之后显灵，而后者是极优秀之人死后所玩弄的技巧。

（于是，有个人不耐烦地问道：“你想我们活着忍受这些怪异、冷漠和死寂，那有何乐趣可言？包围在四周的是一片幽隐而晦暗不明的孤独，如果我们无法感觉自己会有何种改变，岂不虽生犹死——唯有在死后，我们才能够因获得生命而复活，这才是真正的活着，我们只不过是已死的活人罢了！”）

三六六、对一本渊博之书的一瞥

我们不属于那种单靠从书本中获取的知识来建立思想的人，相反的，我们比较喜欢在户外思考，一面散步、跳跃、爬上无人的山上手舞足蹈；要不然就在海边沉思，那时刻，便连野外的小径也显得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书籍、人、或是音乐之价值的第一个问题为：它会走路吗？甚者，会跳舞吗？……

我们很少看书，那是由于我们能迅速地看穿一个人是藉着何种方式获得思想——若有人是弯腰驼背地面对墨水瓶，终日埋头伏案的，必定一眼便可

瞧出来，又快又准！这种人甚至会坐出便秘的毛病；我敢打赌，连他那斗室里的气氛，以及低矮的天花板皆已泄漏了他的秘密。

每当我阖上一本很有深度的书籍之后，心中都会感激不尽，如释重负，……这种书通常会予人一种压迫感，然而“专家”们却满怀热忱，一本正经地驼着背（每个专家都会有驼背的现象）在研究不辍，同时对所阅读的书籍给与很高的评价。因此，每一本深奥的书都反映出一个被折磨得变了形的心灵。其实，任何一种职业多少都会扭曲人的心灵。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曾一起共度青春时光的挚友，他们选择了科学，也拥有了科学，然而，可叹啊！世事的变幻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天哪，如今他们却反过来，为科学所役使与占有。他们经年累月地置身隐蔽的一隅，而被挤入无知无感的境地，身受约束，同时被剥夺了平衡的心态，整个人憔悴衰弱得可怕——目睹此一情景，不禁令我们深为感动，无言以对。

任何技巧都会有良莠不齐的情形。有黄金铺成的地板，在其上方也许就有铅制的天花板，它不断地压迫着心灵，直到后者被压挤成奇怪而扭曲的形状才罢手。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无需白费心思地去考虑是否可藉着教育或其他方式来避免遭受扭曲的命运。世上任何种类的完美都得花高价才能购得，而它们的价格也许太昂贵了；其中一种情形是：某一行的专家非得同时付出以身为那一行的受害者为代价不为功。而你却想得到一个“比较合理”

的解释，总之是想简单方便些，不是吗，我的朋友？

好极了！不过接着你们会立刻找到另一些不同类型的人，除了工匠或专家，还有文学家，他们是多才多艺而善变的人，却并不驼背——因为这些人不象贩卖知识或文化的售货员。他们实在不算什么，然而却几乎“代表”了一切。他们扮演并“代表”专家，也表现出自己受人注目与尊重的一面。错了！亲爱的朋友！我宁可因你的驼背而祝福你！而你也和我的看法相同，鄙视那些文学家和文化寄生虫！你呢，却不知道该如何推销自己的学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无法以金钱衡量其价值的意见！这全因为你不想代表你所不具备的能力和身份！同时你只想成为自己才艺的主人，这都是你尊敬每一种专长的能力所致，还有，以无情的斥责来拒绝所有虚伪不实、具煽动性和表演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要不是绝对真实、有节制或训练、以及经不起考验的事物都无法使你信服。（即使天才也不能帮助人克服这种缺陷，只要曾留心注意最有天分的画家和音乐家便可明了其中的道理——毫无例外的，他们都曾技巧地藉着模仿别人的艺术创作风格，代替品，甚至原则的采纳等种种方式以达到剽窃的目的；说的更肯切些，他们并没有因此欺骗自己，也没有因良心不安而保持沉默。大家应该都知道，所有现代的伟大艺术家都会因良心的不安而感到十分的痛苦罢？）

（九）

三六七、如何区别艺术作品

凡是经过思考、写作、绘画、作曲，甚至建筑或塑造的作品皆属于个人的艺术，要不然就是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才艺：而即使是后者也蕴含了明显的个人才艺中所包含之信仰上帝的因素。因为，一个虔诚的人绝不可能孤寂——这名词乃是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所发明的。

综观艺术家的各方面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深刻而准确的辨认方法了：不论艺术家视其作品为个人的或大众的，也不论他是否“已将这世界遗忘”（此乃个人艺术的本质）——总而言之，一切均在于“遗忘”，亦即是对所有喧嚣的置若罔闻。

三六八、犬儒学派的讥诮论调

我反对瓦格纳的音乐乃是基于生理学的缘故。而起初我为什么要将这反对隐藏在艺术模式的名目下呢？“观点”在于我只要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整个人就无法轻松舒畅地呼吸，我的脚立刻会愤怒地反抗，因为它们所需要的是节拍、舞蹈和行走，脚首先需要音乐所赋予的欢乐，才能好好地走路、跨步、跳跃或舞蹈。

但是，每当他的音乐一响起，我的胃、心脏、血液，以及大小肠不也都在抗议吗？在其音乐影响之下，我不是不自觉地变得粗暴了吗？因此我自问；我的身体究竟想从音乐中得到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松弛”。凡是动物，其生理功能大致皆要藉着轻快明朗、毫无拘束又自信十足的旋律来作调剂；如此，沉重晦暗的日子才会经由明亮美好而调合的音乐而发出光彩。我的忧郁欣然地渴望在隐匿之处安歇，在完美的顶峰找到休憩之所，基于此，所以我需要音乐。我才不喜欢什么戏剧！更不中意那些剧中的狂欢所引起的高潮，对“观众”的心满意足亦不以为然。我为什么要喜欢演戏的那一套疯疯癫癫的戏法呢！

我这么说，别人一定能看出我心中是绝对反戏剧的：然而，瓦格纳却正好相反，他是个倾心于舞台和演员的人，也是最热中的戏迷，其对戏剧的狂热程度无人能及，甚至其他的音乐家也甘拜下风！……假若瓦氏的理论为：“戏剧是目标，而音乐则是达到目标的唯一途径。”然而他的行动却自始至终与理论大相迳庭：“姿态是目标，戏剧或音乐乃是达此目标的不二法门。”瓦氏把音乐当作阐述或强化戏剧情节和演员感官投入的手段，故而他的歌剧只不过是一些戏剧姿态的表现场合罢了！

瓦氏和所有伟大的演员及音乐家一样，具有所有艺术家的天生特质，包括自大、独断的性格在内。有一次，我曾颇费周章地向一位瓦格纳迷表明这种看法，并加述了几项理由；“要对自己更诚实些，现在我们又不是在戏院里面。即使在戏院中，我们也只有当置身群众之间时才会诚实，独处时则依然撒谎，甚至连自己都欺骗。我们前往戏院时，已把真正的自己留在家里，同

时也将所有的言论权和选择权都放弃了；只有与上帝共处在四面高墙之内的家中时，我们才有鉴赏的能力和勇气，一旦出门则迥然大变。从未有人把他最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带进戏院里去，甚至连为戏院工作的艺术家也不例外。这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男男女女、形式主义者、投票的动物、民主主义者、邻居、以及芸芸众生等。因此个人的艺术良心乃屈服在“广大群众”的喜好之下，其愚蠢亦产生了放肆而腐化的效果；某人受了旁人的影响，因而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我差一点忘了提那位瓦格纳迷是如何回答我基于生理学的观点而反对瓦氏音乐的理由，他说：“原来你不够健康，无法欣赏我们的音乐？！”）三六九、并存在我们心中的

我们决不可自己承认，在我们这些艺术家心中有某种奇特的差异；一方面在于个人的品味，另方面则在于个人的创造力，两者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愈来愈分歧，结果乃形成各自的成长——我是指，艺术家的心中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对立之等级、年龄、成熟度，以及腐败的程度？因此，穷其一生便会产生与他自己的耳朵、心灵相矛盾的作品，而和他的听觉与嗜好之所归截然不同，他自己则甚至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矛盾呢！

根据一项极其常见的经验显示，人的品味往往很轻易地便超过自身的能力，他甚至不曾估量一下是否有配合品味的能力，便眼高手低地作下去。不过，相反的情况多少也会发生——这一点我尤其想提醒艺术家们多注意。一个不断推出新作的人，亦就是所谓的“多产艺术家”，这种人除了终日闭门造车、埋头从事孕育和生产的工作之外，从来就不知用些心思去体认或见识一下新的事物，也根本没有时间去细想，将自己与作品相互比较一番；也从不打算运用他的评鉴力，反而将之置诸脑后，任其自生自灭；这种人或许终会生产出一些连自己也无法置评的作品来。故而他所说和所想的，无论是关于自身或作品方面都变得愚昧不堪。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对多产作家而言是十分正常的——从没有人听过孩子不如父母的事——这种法则甚至运用在整个希腊的诗歌与艺术的世界里面，而它本身却从未“意识”到这些。……

三七○、何谓浪漫主义

至少我的朋友或许还记得，当初我攻击现代社会的显著错误与夸张时，心中依然存着些许希望。我认为（谁知道是来自何种个人经验）：弥漫于十九世纪的哲学上之悲观主义实为一种有力思潮所产生的症状，乃起因于当时较大胆而充实丰富的生活内容；比起十八世纪的休姆、康德、康迪拉克，以及一些感觉主义者（sensualists），的确有所不同。因此，十九世纪对事物所采取的悲观观点在我看来，无异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特殊奢侈品，是一种最为昂贵、高级而危险的挥霍模式。不过，就当时财富泛滥的情况而言，它却不失为恰到好处的浪费。

同样的，我也以此向自己解释；德国音乐便是酒神（Diony - sus）对德国人心灵影响的表现。我想我在这种音乐中听见了地震的摇撼声音，那是起因于被埋藏地底多年的原始力量，在找到了出口后所爆发的威力造成的。然而却又不关心这种震撼是否就是自称文化的东西所引发的，显然我是误会了构成哲学的悲观主义和德国音乐的真正特质究竟为何——姑且称之为浪漫主义罢。什么叫作浪漫主义呢？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和哲学都可视为人们在成

长和奋斗的人生中用以为治疗创伤与帮助前进的凭藉。它总会先行料到将临的痛苦和受苦的人。但是受苦的人又分两类；一类是因拥有过度充沛的生命力而痛苦者，他们需要酒神的放纵艺术，同时也需要对人生采取悲观的观点与省察；另一类则是因生命力的衰退而痛苦者，这类人寻求休憩、安宁和平静，想藉着艺术和知识的助力而获得解放，要不然就借力于陶醉的快感、迷惘与疯狂来逃避。

所有艺术与知识中的浪漫主义均反映了后者（指受苦者——译注）的渴望和祈求，在他们的眼中，叔本华与瓦格纳都是属于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而当时我却误解了他们两人（不过他俩并不因被误解而有所不利）。充满丰沛之生命力的酒神和人类不只承认了那些可怕与令人起疑的奇观，甚至在面对恐怖的作为时亦能不以为意，更不消说毁灭、混乱以及否定等种种的奢侈了。在他们看来，凡是邪恶、无意识和丑陋的事物仿佛都领有执照，因而使得泛滥而充沛的生殖结实力量将每一个沙漠化为最繁茂的果园。

反之，最大的受苦者，亦即生命力最弱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要便是温和、平静与亲切的言行和思想。如果真有一种神，尤其是庇佑软弱有病者的“救主”，那必定是他们所最最期望欢迎的；同样的，他们也会需要可解释抽象之生存概念的逻辑学，因为逻辑能够平复人的痛苦，并给与信心；简言之，他所需要的是若干能排拒恐惧，并可在乐观的境域内寻到温暖、狭小而禁固的空间。

于是我开始逐渐了解到和酒神的悲观主义者相反的伊壁鸠鲁派学者——同样有“基督徒”的作风——只不过是欧洲人的一种典型，同时也是个浪漫主义者；我的目光也因探索那最困难而隐晦的追溯推论而愈形敏锐，而此种推论过程最容易产生错误——也就是由作品推论出作者，由行为推论出表现行为的人，从某种理想推出需要理想的人，以及从各种思想价值的模式推出迫切需要它的人。

就一切的美学价值而言，我现在已会运用这基本上的区别；每逢任何状况，我便问：“饥饿或者过饱会引发创造力吗？”刚开始之际，另一种辨别法也很值得一试（它的效果较为显著），亦即视其创作的动机是想求作品的扎实呢、不朽呢、为创作而创作呢，或者是求毁灭、改变、更新、与冀盼将来——适合众人的心理。不过，经过更仔细的审察之后，却发现这两种欲望本身都很暧昧不明，而只能靠前面所提较正确的概念来予以解释说明。

对于毁灭，改变或从众的欲望可能是泛滥力量的表达方式，但也可能是由于秉赋不佳、穷困与不幸而产生的恨意，它们势必会造成毁灭，原因是其所忍受的一切已然令其激动而愤怒不已。为要了解这种情绪，我们只需密切注意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可以了。

期求不朽的欲望同样需要双重的解释，一方面可能起因于感激和爱（源始于此的艺术可能是狂热的崇神派，譬如鲁本斯①的作品又可能是非凡的嘲讽派，比如海飞兹（Hafiz）；也可能是歌德的明朗温和派，将荷马式的光明和荣耀撒遍每一事物）。然而，它也或许是出自一种凶暴的意愿，那饱受痛苦折磨的人亟欲将他最属个人、最狭窄的特质和所受的痛苦，毫不保留地记下来，作为强制性的律法，以约束他人；他为了要向一切报复，乃将自己的痛苦痕迹铭刻在他人身上。

后者乃浪漫的悲观主义者最极端的形式，不论它是以叔本华的意志哲学

为代表，或是以瓦格纳的音乐为典范，都可以称得上是我们文化之命运中最后的一件大事。（或许另有一种迥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也就是古典的悲观主义——我有此种挥之不去的预感；不过，“古典”这个字眼却有些刺耳，它听来太陈腐、笼统而含混。我干脆称之为未来的悲观主义罢，因为它即将来临！我眼看它一步一步地接近！——噢，酒神的悲观主义。

①鲁本斯（Rubens，1577—1640），法兰德斯画家。

多么长久呢！说得保守些，直到一九○○年罢——这也算是我们的特异三七一、我们是难以理解的人

我们是否常常抱怨被人误解，受到错误的评断，遭人厌恶或毁谤中伤呢？那却正是我们的命运——唉，业已忍受了之处，若是我们不能忍受这煎熬，又怎么能赢得对自己的看重呢。

一般人往往将我们和其他人混为一谈，原因是由于我们不停地成长、不断地改变，每到春季依然蜕去旧日的外壳，永远都是那么年轻、高大而强壮，我们正如未来之人，将根部更有力地伸向深处——深入邪恶，同时也更加亲切地拥抱天堂，以宽广的枝叶吸收天堂之光。

我们象树一样地生长——这概念也和一切的人生同样令人费解——不只在一处，而是无处不在；不只朝一个方向发展，而是里里外外、四面八方皆至。同时，我们那有力的幼苗也正向上茁壮，扩展成枝条、叶片和根须；我们真的已无法依旧像以前一样自由自在地作任何事，也不能毫无牵挂地成为任何人……这也是我们的命运；纵然身处不幸，依旧向上发展——我们愈来愈接近光明！——我们引此为荣，并且不愿将此崇高的地位和命运与人分享……三七二、为何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以前的哲学家们都畏惧人的感官——或许我们健忘地已将这种畏惧抛诸脑后了？如今，所有的人皆是感官主义者，而我们正是当今和未来的哲学思想代表呢——这并非仅根据理论，而是经过实际的证明所导引出来的结果。反之，以前的哲学家认为，感官会诱使他们走出属于自己“理想”的冷静领域，而步入危险的南方岛屿上，故而害怕他们的哲学家德行会像见了阳光的雪一般地融化了。

“耳朵里的封蜡”几乎可谓当时哲学的写照，生命是乐章，而真正的哲学家却不再聆听，他弃绝了生命的乐章——古老的哲学迷信总认为所有的音乐全是女妖赛伦茜林丝的歌声。

此刻，我们应该以相反的态度来判断（说不定这也是错误的），那披着冷静苍白外衣的“理想”其实乃是比感官更加厉害的诱惑，他们一向以哲学家的“血液”为生，而将自己的感觉、甚至心灵（如果你相信）消耗殆尽。因此，那些前代的哲学家却是没有心肝的，以哲学的立场作研究思考皆是一种吸血行为。即使是斯宾诺莎，你们看他，难道不曾感到有一种深刻、难以理解而不安定的印象吗？诸君不见在此地上演的戏剧不是愈来愈苍白吗？——精神净化之举总是太过理想地展现于世人面前。难道你们没有想象到某些长期隐在背后的吸血鬼，起初找某个感官下手，事毕则一走了之，留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实际上，我所指的乃是哲学的范畴、公式和措辞而已（如果我说斯宾诺莎到头来只剩下白骨一堆，各位会原谅我吗？而当他被吸得一滴血都不剩之后，还谈什么爱，什么神？……）。总而言之，所有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多少都有点像疾病，就和柏拉图的情况相仿，没有细心的丰盈和危险的健康，恐

惧过份有力的感官，以及苏格拉底的智慧。

或许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不够健全之故，所以不能要求自己怀着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而我们之所以不畏惧感官又是因为——三七三、“科学”之偏见

根据阶级区分的法则，属于中等阶级知识分子之有学问的人，他们对于真正重大的问题都不屑一顾，就连疑窦之处也懒得去看一眼。但是，他们的勇气和前途也没有那么远大——最重要的是，他们因需要才成为探索者，至于内在的参与和着手的方式则皆大而化之，而恐惧和希望之情也是很快便归于冷却。举个例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所以如此热中地倡导其道，并为自己绘就一幅充满希望而无限美好的天空，还有他所梦想的“利已与利他主义”最后竟能达成和解——以上这些几乎全是令我们这类人不快的事——乃皆肇因于斯宾塞式之远景中的人道主义，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均应予以唾弃和连根拔除！

同时事实上，他们所认为的最高希望，在别人眼中只不过是一项惹人生厌的可能、一项斯氏未能预见的疑问罢了……

这道理和目前深为许多物质主义的自然科学家所满意的信念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对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相同意义与节度的世界，也是一个“真理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可藉着那微不足道之人类理性的助力而达到此一境界。什么，难道大家真的希望将生活降低至和简易计算表一般的模式，而成为一个坐在家里的数学家？毕竟我们不该试图剥夺这含混不清之角色的生存权利，因为，良好的审美能力自会阻止它，这种对一切事物均存敬意的审美能力是大家所想象不到的！

对这世界的解说，只有在各位维持自己的立场时才得正确，也只有这样，探索和研究工作才能以科学化的方式往前进行；在这种解说之中，数算、计算、秤重、目测和把摸等是仅有的探究方法。而这种方法，纵然不说它刻板愚昧，也未免有天真草率之嫌。反之不也很有可能吗？即生存之最表面、最外在的特质——亦即最显而易见的具体化——是否能被最先理解吗？各位所能了解的“科学化”的世界诠释方式可能也是最愚昧的；也就是说，是所有诠释方式中最不重要的。我之所以如此说，是为了向我那些搞机械的朋友们保证，今日虽然他们最爱与哲学家作融洽的交谈，并且绝对相信机械是一切生存结构的基础、是最首要和最终极的指导法规；但是机械世界也必然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

如果我们以如何计算、如何使之公式化的方法来衡量一首乐章的价值——这种“科学的”估评音乐的途径是多么令人厌恶呀！——那么教我们怎能去体会、了解、或品鉴其优劣呢？如此一来，我们就绝对无法从其中去发现到真正的“音乐”了！

三七四、我们的新“无限”

无论存在的远景延伸到多远，或者是尚有别的远景，更不论存在是否没有解释或没有“感觉”，都不致于会转变为“荒谬的”；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存在不见得都需要解释——对于以上这些正确而适当的问题，即使是一个最勤快、最仔细的分析家和最善于自省的学者都未必能提出肯定的答案；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人类的知识必然会目睹其未来的形式，甚至也只能看见此一形式。

我们无法看见角落的情景；想要得知其形式的知识以及其远景如何的念

头，只不过是一种无望实现的好奇心罢了。譬如有哪一种类的生命能够使时间倒流，或是能顺意地操纵时光使其前进或后退？（果真如此，就需有另一种生命的方向和别一种因果观念）。不过，至少目前我们远离了那荒唐的隐蔽角落。

反之，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已再度变得“无限”广大，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打消它具有无限之诠释的可能性了。然而那巨大的恐惧感又再度攫住我们——可是谁想仍旧将这不可知的旧世界之怪物奉为神明呢？同时又有谁会拿未来的“未知之事物”当作“未知之人”来崇拜呢？啊！在这种未知而又如此邪恶、愚昧的诠释中，已包含了多少强烈之可能性的诠释——天知道，这些合于人性的诠释委实太人性了……三七五、为何我们近似享乐主义

我们现代人对于最后之判决皆是小心翼翼的，我们之怀疑心态乃基因于等待着包含在每一坚强信仰中之良心的魅力和诡计，即使是在任何一个绝对的“是”与“否”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这该怎么解释呢？或许各位能从一个“一朝被火灼，十年余悸存”的小孩身上看出理想幻灭后的端倪。但是各位还可以在另一个较好的例子中看到：一个原本终日在角落中流连的人，他兴奋的好奇心受了蔽塞气氛的影响，而变得沮丧不振，后来却在与角落形成强烈对比的开阔广大的世界中发现到一片沃土。

因此，乃产生了一种迹近享乐主义的倾向，想要追寻知识，而又并未丧失发掘事物之可疑面的眼光；既对一些浮华不实的道德言行感到憎恶，同时也坚持一份拒绝所有粗陋而生硬之比较心态的个性，且引以为傲。另外，在追逐之轻率冲动中的松驰和疾驰的骑士之自制等也都令我们觉得骄傲；和过去一样，此刻我们仿佛是骑在一匹性情激烈而疯狂的战马上，若是稍有差池，则严重的危险将是不可免的……三七六、我们的迟缓期

艺术家和从事创作工作的人都如此觉得；他们对生命中的每一个章节——一个作品往往形成一个章节——均深具信心，而此刻终于功德圆满。他们也抱着“我们早有准备”的心理耐心地随时接受死神的降临，这并非生命枯竭的征候，而是一种秋之温煦和阳光的表现。这份特质在作品本身与作品的成熟度中，总比创作者来得迟缓，于是生命的步调可渐趋缓慢而沉重——带着浓密的芳郁潺潺流动——流入永恒的静止，也流入永恒静止中的信念……三七七、无家可归的人

今天的欧洲人当中，有些可以算得上是“无家可归者”，在我的记忆深处，对他们十分地怀念。因为他们的命运坎坷，一生潦倒，若能为他们设计一个安慰的激励则将是聪明之举，但是这样作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期待着未来，则又怎能安坐家中而不动？

在这个脆弱而衰颓的过渡时期中，排斥所有的理想能够使我们得到暂时的舒适和安逸，至于“现实”的问题，我们也不认为耐心地等待就会有结果。承载我们的冰层已然变得极薄，和风吹拂着，而我们这些无家的人则将代为打破这层薄冰、以及腐朽的“现实”……我们什么也没有“保存”下来，也不能再回到过去的年代；我们既不是完全“自由的”，因此便不必为“进化”卖力；我们也无需刻意禁止双耳去聆听市场的叫卖声和未来的警号声——那些“权利平等”、“自由社会”、“废除奴隶和君主制度”等的呼吁再也引不起大家的兴趣了。当然，我们也绝不认为，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正义、和平的国度便有什么

可喜的（因为在各种情况之下，这类国度是太中庸、太中国化了）；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喜欢危险、战争和冒险，而不愿妥协、被攫住、受阻或让步，同时且自诩为征服者；我们在考虑建立新秩序、甚至新奴隶制度（因为所有提升和强固“人”的制度都会掺有一种新的奴隶制度）的必要性。

我们得天独厚地生在这个处处标榜最人道、仁慈和阳光普照的世纪里，却由于上述的种种而感到痛苦不堪，不是很明显吗？遗憾的是，当我们提到这几个冠冕堂皇的字眼时，心底却更加不快，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们皆戴着假面具——徒然只是衰颓、枯竭和虚弱的表征罢了。一个病人用浮华俗丽的方式来掩饰他的伤痛，于我们又有何干？他尽可以将之虚饰成自己的美德，无疑的，这些弱点反而会使人显得彬彬有礼，呵，听听看，如此有礼、如此仁慈、如此公正并且如此“富有人情味”哪！

是的，我们十分清楚这些虚伪的小人和女人都需要这种说辞来作为他们的装饰和外衣！

我们自认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敢说我们如何地“热爱人类”；因此，像我们这种人便没有资格作演员了。一个若是受法国民族对性的过分敏感与急色所影响，则当其正大光明地与人接触时也不免会带着几分冶荡……，这就是人类！

难道在所有的老女人之中，还会有一个最惨不忍睹的老女人不成（除非这是“真理”，这问题留给哲学家去费心罢）？

不！我们并不爱人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几乎不够“德国化”（目前很流行这个名词），我们不会去支持国家主义或种族歧视，也不会因爱国的情愫在血液中窜升、沸腾而欣喜万分，因为目前欧洲的国家皆各自孤立，如被隔离似的。我们对此太过于没有成见、太倔强、太挑剔了；同时也太老练、太世故了。

我们宁愿住在山上，远离四季，生活在过去或未来之中，以避免一旦被任命为德国现行政体的见证人时，心中的怨气无处发泄；那是一个虚有其表华而不实的政体，此外，这制度为避免不旋踵而崩溃，乃植根于两种仇恨之间，不是很不必要的吗？难道它还想要在欧洲永垂不朽吗？

我们这些无家的人对“现代人”而言，种族或血统什么之类的均太复杂、太混淆了；故而我们多半不会陷入时下流行的种族狂热和自我标榜的情绪中；这也是德国情操的一项特质，使人终日捧着“历史意义”而变得顽固与谬误。我们都自封为优秀的欧洲人（这是个很尊贵的名衔），是欧洲最富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千年来身负欧洲思想重任的继承人。如此一来，我们也抛弃了基督教——只因我们曾喝它的奶水长大，只因我们的祖先是正直而不妥协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信仰情愿牺牲自己的财产、地位、血肉和邦国。而我们也照样做了。然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不信仰吗？为了所有种类的不信仰吗？不，绝不是！朋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潜藏在你心深处的“是”，比所有的“不和或许”更强烈，这便是令你与你的时代形成病态的缘故；当你飘洋过海、浪迹天涯时，也把它随身携带而去——于是，它乃再度成为鼓舞你的信仰！……

三七八、再度自我澄清

我们是一群心灵充实而丰沛的人，站在街上就象道喷泉，而让大家来汲取饮用；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适时地保证，使自己免于混淆和黑暗

——无法阻止这个时代丢掷其“时麾的垃圾”给我们，或者制止脏鸟将屎投在我们身上、孩童对我们的猥亵、倦歇旅人对我们的诉苦，凡此大大小小皆影响了我们。

不过，我们仍旧和往常一样，将一切的污秽废物均沉入心底——因为我们的心灵有如无底之深渊；然而我们也千万不要忘了自身要再次地过滤澄清。

三七九、傻子的插嘴

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个愤世疾俗的人；今日，对人类的憎恨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

一个人打从心底憎恨这个世界，只因为他喜欢这么作，而毫无理由可言——他会为此目的而捐弃对憎恨的蔑视之见——我们往往因“蔑视”某些东西，而得到多少无上的快乐、耐性和慈悲呵！甚者，我们也是“上帝的选民”，纯粹的“蔑视”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嗜好、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美德，我们是现代人之中最为时髦者！

反之，憎恨亦能扯平某些事，它使人面对面，在憎恨中包含了敬意；最后敬意演变成恐惧，而且是十分严重的恐惧。不过，我们是无惧的一群，是这个时代中最具智慧的人，同时也有如大智者一般地明了自己的优点而坦然无畏地挺立着。人们不易将我们斩首、令我们闭口，或把我们赶走，甚至也不会非难我们，或拿我们的书付之一炬。

这个时代宠幸知识，故而，它喜爱我们、需要我们，即使它知道我们是一群受到蔑视的艺术家。所有的人际关系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可怕的机诈，然则我们的慈悲、耐心、拘谨和谦恭皆使我们无法舍弃与人保持距离的成见。于是，我们乃更爱大自然，因为它无丝毫的世俗之气；同时我们也更爱艺术，因为它是艺术家得自于人类的灵感结晶——或者可说是艺术对人类、或他自己所开的一个玩笑……三八○、流浪者如是说

为了要盱衡我们的欧洲道德，同时也为了要和早期或未来的道德相比较，我们必须像旅人企图估测城中高塔之高度的作法一样：为达此目的而离城出外。

“关于道德之偏见的观念”，若是他们对偏见没有偏颇的想法（类似超越善恶的感官世界）的话，那么，就可算是已然在道德之外站了一个立足点，而为了要达到目的，我们还得不断地爬升、飞越——无论如何，在一些成例中，这种超越善恶的基石（对整个“欧洲”的解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衡量标准，已经变成我们血肉的一部分了。我们之渴望出外流浪或许是一种疯狂而殊为不智的“行径”——因为即使是我们这些思想家也自有其“不自由意志”的特殊表现手法——问题在于是否因此（出外流浪）便能到达所向往的地方呢？

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卓越的知识，则他的体态必然得十分轻盈，因为他必须飞越自身所处的时代，以成就一双盱衡千古的慧眼，而在慧眼中还含藏着一个美好的天堂。另外，他也必须奋力从当代欧洲人所把持、阻碍、压迫和抑制的环境中挣脱出来。像这样的“超人”，一定会先明了当代的最高价值标准何在，然后再设法凌越——这可测出他的实力——而且，不只是凌越他的时代，同时还有他对这时代的厌恶与反感、时代所带给他的苦难，以及他的不理智而罗曼蒂克的想法。……

三八一、理解的问题

我们写东西不只要让人了解，同时更要让人无法了解。无疑的，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正是作者的意图罢），它不希望被“任何人”所理解。

一个非凡的知识和尝试需要传达它的思想时，总会择人而为的，同时它也会树立藩篱以摒拒“其他的人”。所有美好的法意与风格皆有其源头；它们一面避到一旁，并拉长距离，以防止被“超越”，另一面却到处寻找知音者。我之所以对你诉说关于我的一切，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无知或爽朗的个性阻碍你对我的了解，朋友；我当然不希望我的爽朗会令你为难，虽然它能促使我迅速达成目标，不过，我认为在处理较为深奥的问题时，最好就象洗冷水澡一样，快快进去，快快出来。有人说不必太浸入水中，有些人则说水不必放太多——这皆是恐水病者的迷信，是冷水的大敌，那些人完全是一派胡言。

噢！极冷的水能令人尽快起身！顺便让我问一句：当我们对某些事物只略知一二、或仅作表面的接触时，是否往往会造成误解或错觉？是应当完全站在主观的立场呢，还是应当像母鸡孵蛋一样呢？至少在这种尴尬或棘手的场合中，我们多年可以突如其来地抓住个中的要领，除此别无他法……

最后，我的简扼还有另一种价值：在那些紧缠着我的问题中，我必须尽量说得简洁一点，以使后人不致听到太多的废话。尤其是对那不讲道德的人来说，他更必须谨慎小心以免毁了无知，我指的是某些笨蛋和男女佣仆，他们从人生当中除了只学到无知的单纯之外，其余一无所获。而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提升他们，鼓舞他们、使他们的生命充满热诚的激情。

我想再也没有那些热诚的笨蛋和男女佣仆受到甜美的鼓舞更能教人兴奋愉悦的了。依简扼的标准来看，我的话已经说得太多，我的无知常将我搞得一团糟，我对自己已无何秘密可言。

有时我会因此而感到羞惭，有时则更为此羞惭而感到羞惭。

或许我们这些哲学家在目前的知识界中之地位已逐渐势微——科学正在起飞茁壮，最有学问的人已然发觉到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但如果换是另一种情况的话——知道得太多——则一切会更加糟糕；不管怎样，我们的责任永远是以勿使自身陷于迷乱为止。虽然不可否认的，我们也知道许多其他方面的事物，但是毕竟和有学问的人比起来还是有差别。我们的需求不一样、历练不一样、成长不一样、体悟也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更多，也需要的更少。

一个知识分子究竟需要多少学养是没有公式可循的；如果有的话，也应当是偏向独立自主、反应敏捷、游历或冒险等方面的性向；他宁可活得贫穷而自由，而不愿生活富裕而不自由。同样的，一个优秀的舞者所需要的滋养，绝非是脂肪，而是力量和柔软度——我知道一个哲学家所渴求的也和优秀的舞者一样。因为舞是他的理想，他的艺术创作，而且与他个人的信仰差不多，同时也是他的“礼拜仪式”。……三八二、伟大的健康

我们，是一群崭新的、无名的、难以理解的产品，同时也是未曾试验过的初级品。总之，我们需要新的目标和新的手段，亦即是一个比过去更强壮、更敏锐、更坚韧、更快乐、更有胆量的健康。

这种人渴望去体验各种被认可的价值和希求，并且要航遍理想的“地中

海”一周；从这样的个人之冒险经验中，他想知道当成为其理想的征服者之时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象那些艺术家、圣者、使徒、立法者、学者、先知、奉献者，以及反叛旧形式、旧习俗的人所曾经感受过的一样。我们追求理想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伟大的健康”，并且还要不断地追寻下去，因为我们会不断地将它奉献出来，而且势必要如此！

现在，我们这些追求理想的冒险者，其勇气还胜于谨慎，丝毫不在意翻船的危险，故而，我们比其他一般人更为健康。我们涌向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没有人知道它的界限，其中充满了华丽、诡异、疑难、怪奇和圣洁，使我们的好奇心和欲求有如脱缰之马，不可控驭。天哪！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无穷的欲念了。在经过这样的体验和意识的探索之后，我们又怎样会以身为现代人而满足呢？我们用窃窃暗笑的态度来看现代人最引以自豪的理想和希望，对之感到既遗憾而又无奈，或许我们再也不会去看它们一眼。

在我们的眼前，有另一个奇特、诱人而危险的理想，对于这种理想，我们可不能随便劝人去追求，因为我们并不确知是否每个人都有这份资格和能耐——一个纯真（意即自然流露的力量和泉源）的人将一切庄严、美好、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玩弄于其掌上的理想。对有些人而言，这种充沛的理念已经包含了许多危险、毁灭、低俗，甚至是松懈、盲目和暂时的健忘等毛病。这种谦卑的超人性福祉和理想往往显得极不人道，譬如说，将之置于过去世俗之所有严肃之物旁，而与其源头、言语、音调、神情、道德，以及工作等相形之下，就好象是那些人最真诚的打油诗似的；不过，或许真正最严肃的一切才刚揭开序幕，问号早已划下，人类的命运已然转变，时针在移动，悲剧诞生了。……三八三、收场白

当我逐渐慢馒地划好了这个阴郁的问号，并想提醒我的读者关于……你认为这样好不好呢，我那已经等不及的朋友们？你若有意见，谁会不乐意依从你呢？

我的风笛和歌喉在恭候着，虽然我的声音已经有点嘶哑，但是就让它如此地唱下去罢！不要忘了我们是在高山之上！同时，至少你所听到的都是崭新的东西，而假使你听不懂它，或会错了唱游诗人的心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一直是“唱游诗人之咒”。对于他的音乐和旋律你将能听得更加清楚，而且也更能配合着奏曲而翩翩起舞。

你愿意如此吗？

（余鸿荣译）

第一章　“善与恶”、“好与坏”

一

我们应当归功于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的还有初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可惜他们并没有就此提出任何疑点。我承认，他们本身就是个疑点，他们甚至在写书之前就把一些基本观点提出来了——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些英国心理学家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人们发现他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内心世界中的龌龊部分暴露出来，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是些人类智慧的尊严最不愿意看到的部位，他们就是在这些习惯势力中，在健忘中，在盲目和偶然的思想网络和思想机制中，在任何一种纯粹被动的、机械的、反射性的、微不足道的和本质上是愚蠢的部位找寻积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心理学家总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是否是一种隐秘的、恶毒的、低级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贬低人类的本能？是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猜忌，一种对失意的、干瘪的、逐渐变得刻毒而幼稚的理想主义的怀疑？是否是对于基督教（和柏拉图）的一种渺小的、隐秘的、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愤忿和积怨？抑或是对于稀奇的事物、对于令人头疼的反论、对于存在本身的可疑点和荒唐处的一种贪婪的嗜好？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混合，其中含有少许卑劣、少许忧郁、少许反基督教、少许快感、少许对调味品的需求？……可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不过是些冷血的、乏味的老青蛙，它们在人的周围爬行跳跃，好像是在它们自己的天地中：在一个泥塘中一样。我很不愿意听到这些，而且我不相信这些。假如允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人能够是另外一副样子，希望这些灵魂的研究者们和显微观察者们能够是基本上勇敢的、高尚的、自豪的动物，能够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情感，并且训练他们自己为真理牺牲所有的欲望——为任何一种真理，哪怕是朴素的、辛辣的、丑陋的、令人不快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确实存在着。

二

那么就向那些想支配这些道德史学家的好人们致敬吧！可惜的是，历史精神本身肯定会背弃这些道德史学家，恰恰是历史上的全体好人自己弃他们于艰难境地！他们全体都遵循已经陈旧的哲学家习俗，基本上不用历史的方法思维，这点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撰写的道德谱系从一开始着手调查“好”的观念和判断的起源时就立刻暴露了其拙劣。他们宣称，“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的对象们，也就是这些行为的得益者们的赞许，并且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总于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就是什么好的一样。”我们立刻发现，在这第一段引言中已经包含了英国心理学家的特异性的全部典型特征。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益”、“遗忘”、“习惯”，最后还有错误，

所有这些都被当成了受人尊敬的依据，迄今为止比较高贵的人们甚至引以为自豪。就像引一种人类的艺术特权为自豪一样。这种自豪应当受到羞辱，这种尊敬应当被贬值：目的达到了吗？……我现在才看清了，这种理论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确定“好”的概念的起源：“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从这种保持距离的狂热中他们才取得了创造价值、并且给价值命名的权利：这和功利有什么关系！功利的观点对于维持最高等级秩序的热情、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的热情表达恰恰是如此陌生和极不适宜：此刻方才出现了那种卑微的热情的对立感觉，这种热情以每一种功于心计的精明，以每一种功利的算计为前提，——而且不止一次地，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永久的。高尚和维持距离的狂热，就是我们说过的上等的、统治艺术的那种持久的、主导的整体和基本感觉，与一种低下的艺术、一个“下人”的关系——这就是“好”和“坏”对立的起源。（主人有赐名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语言的来源理解为统治者威权的表达：他们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们用声音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下烙印，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将其立即据为己有。）从这个起源出发——“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为相关联：那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偏见。事实上，只是在贵族的价值判断衰落的时候，“自私”和“不自私”的这种全面对立才越来越被强加于人的良知，——用我的话说，群体本能终于用言辞（而且用多数的言辞）得到了表述。此后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本能才会在群众中变成主人，使对道德价值的评定形成，并且陷入上述那种对立（这就是目前欧洲的状况：如今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成见，成见正被看作是和“道德”，“不自私”，“公平”相等同的概念，而且已经具有了一种“固定观念”和脑病特有的威力）。

三

可是第二：那种关于“好”的价值判断的起源的假说除了在历史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外，在心理分析方面也是荒诞不经的。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却被遗忘了——怎么可能遗忘呢？也许这种行为的功利曾在某时失效？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这种功利在所有的时代都司空见惯，而且不断地得到重新强调；因此，功利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必然地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意识中。这样一来那种反对派理论倒是更为清晰合理了（那理论并不因此而更正确——）。例如赫伯特·斯宾塞就表述了这派理论：他认为“好”的概念就其本质来说与“有益”、“实用”相通，因此在“好”和“坏”的判断中人类总结并确认的正是他们关于有益——实用和有害——不实用的那些未被遗忘和遗忘不掉的经验。根据这种理论，“好”即是那种迄今一直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级的有价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价值的”效用。正像我所说的，这种解释方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四

有个问题为我指出了通向正确道路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是因为在词源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好”的词言文字：在这里我发现所有这些

名称都把我们引回到同一个概念转化——基本概念的等级含义往往是“高尚”、高贵”，由此又必然转化出含有“精神高尚”，“高贵”意思的“好”，含有“精神崇高”，“精神特权”意思的“好”；这一转化又总是伴随以另外那种转化，“普通的”、“粗俗的”、“低贱的”终于被转化成“坏”的概念，这后一种转化的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德文字“坏”本身；“坏”字（“Schlecht”）和“简朴”

（“Schlicht”）通用——请比较“直截了当”（“Schlechtweg”，直译：“坏的方式”），“简直不堪”（“Schlechter - dings”，直译：“坏的事物”）——因此“坏”

这个字起初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径直把简朴的，普通的人置于高尚的对立面。大约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很晚的时候，上述内容才转变为现在通用的意思。——这就为我的道德谱系的研究展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它之所以这么晚才被找到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上，民主的偏见对所有追根溯源的工作施加了障碍性的影响，甚至连那个看来是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也不例外，当然我在此只能是点出问题而已。那么这种偏见，一旦它燃起仇恨的烈焰，能给道德和历史造成什么样的特殊危害？这已由臭名昭著的布克尔事件表明了。

起源于英国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义在它的故乡的土地上再次爆发，激烈得有如一座喷发的火山，伴随着迄今为止所有的火山都发出的那种令人扫兴的、噪音过大的、粗野的、不容争辩的声音。——

五

说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其为一种安静的问题，它只是有选择地针对少数几个听众。同样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那些标志着“好”的词汇和词根至今仍然含有某种不同一般的东西，使高尚者据此感到他们才是上等人。他们固然经常根据他们对权力的考虑称呼自己（称为“强有力的人”，“主人”，“领主”），或者根据这种考虑的最明显的标志称呼自己，例如称为“有钱人”，“占有者”（这个意思取自阿瑞阿语，在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这些高尚者也根据一种典型的特性称呼他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他们称自己是“真实的”：最先这样做的是希腊贵族，其代言人是麦加诗人蒂奥哥尼斯。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词：esthlos的词根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是存在的，现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而后，经过一个主观的转变，真正就变成了真实：在概念转化的这个阶段，真实成了贵族的口头禅，而且彻底地包含在“贵族的”词义里，以示和被蒂奥哥尼斯认之为并描述为不诚实的下等人相区别——一直到贵族没落以后，该词才最终被保留下来用于标志精神贵族，与此同时该词也变熟、变甜了。在kakos和deilois这两个词中（a - gathos的反义词：庶民）都强调了懦弱：这也许是一个提示，循此方向我们必须去寻找意思清楚得多的aga - thos 的词源。拉丁文中的坏（malus）字可以用来指深肤色，特别是黑头发的人为粗俗的人，即在雅利安人以前居住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和成为统治者的黄头发雅利安征服者种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颜色；至少克尔特语为我提供了正好类似的情况——fin（例如Fin—Qal这个名词），就是用来标志贵族的，最后被用来标志好、高贵、纯洁、本原是黄头发，以此和肤色暗、头发黑的土著居民相对照。顺便说一下，凯尔特人纯粹是黄头发人种。有人（譬如维尔科夫）错把德国人种分布图上的那些暗色头发人种聚居地段同什么凯尔特人的后裔和

血缘联系在一起。其实，在这些地段居住着的是雅利安以前的德国居民（在整个欧洲情况几乎相同，从根本上说，被征服的种族最终再一次占了上风，在肤色上，在缺乏头脑上，甚至在智识本能和社会本能上，有谁赞成我们如下的观点，难道不是时髦的民主，难道不是更为时髦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现在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公社”这种最原始的社会形式的共同偏爱，难道它们的主旨不像是一种惊人的尾声，象征着征服者和主人种族的雅利安人甚至在生理上都处于劣势了吗？……）拉丁文字bonus我斗胆译为斗士；假如我可以将bonrs引溯到一个更为古老的词duonus（请比较bellum和du - ellum，以及duen - lum，在我看来，这中间好像保存了那个duonus），那么donus就可以译成与人纷争的人、挑起争端的人（duo），斗士：我们看到，在古罗马是什么使一个人形成他的“善良”。我们德国人的“好”本身难道不是标志“神圣者”，“神圣种族”的人吗？而且这难道不是和哥特人的人民（起初是贵族）的名称相一致吗？在此不宜阐述这些猜测的原因——

六

政治优越观念总是引起一种精神优越观念，这一规则暂时尚未有例外（虽然有产生例外的机会），当最高等级是教士等级的时候，这一规则表现为教士们喜欢采用一种向人们提醒教士职能的称呼来作为他们的共同标志。譬如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碰上了像“纯洁”和“不纯洁”这样的对立的等级观念，同样也是在这里后来产生了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好”和“坏”的观念。但是人们应该当心，不要立刻把“纯洁”与“不纯洁”这种观念看得过重、太广，甚至看成象征性的：古人类的所有观念都应当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堆我们几乎不能想像地粗糙的、笨拙的、浅薄的、狭窄的、直截了当的，特别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纯洁的人”的最初的意思不过是洗澡的人，拒绝吃某种感染腹疾的食品的人，不和肮脏的下层妇女睡觉的人，厌恶流血的人——只此而已，岂有它哉！此外，当然，从以教士为主的贵族的全部行为可以看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早期阶段，价值的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内向化、尖锐化。事实上，由于这种价值的对立在人与人之间最终扯开了一道鸿沟，就连精神自由的阿基利斯也难于毫不畏惧地逾越这道鸿沟。早在一开始就有某种有害的因素孕含在这种贵族气派中，孕含在这统治者的、疏远商贸的、部分是深思熟虑、部分是感情爆发的习惯中，其结果是各个时期的教士们都很快地、不可避免地感染上那种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可是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方法来医治他们这些疾病？——难道人们不能说这种医疗方法的最终结果已经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百倍吗？人类自身仍然在受着那些教士们的医疗方式的后果的煎熬！让我们试想某种饮食方式（禁忌肉类），试想斋戒、节制性欲、“向沙漠”逃循（维尔·米切尔式的孤立，当然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强饲法和营养过度，那里包含了医治禁欲主义理想的所有歇斯底里发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再试想，教士们的全部敌视感官的和懒惰而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依据苦行僧的和使用玻璃扣而且观念固执的婆罗门的方式实行的自我催眠术，以及对其根治术——虚无的、最后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厌倦（或者对上帝的厌倦——渴望和上帝结成一种神秘联盟是佛教徒所渴望的虚无，涅盘——仅此而已！）在教士们那儿一切都变得格外危险，不仅仅是医疗方式和治疗技术，而且还包括傲慢、报复、敏锐、放荡、爱情、权力追求、贞操、疾病——凭心而论，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上一句：只

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对人类和教士的生存来说基本上是危险的土地上，人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它的动物。

七

读者已经可以猜测出，教士的价值方式可以多么轻易地脱离骑士——贵族的价值方式而向其反面发展了。在每一次这种脱离发生时都有一个契机，都是发生在教士阶层和斗士阶层相互嫉妒、无法和解的时候。骑士——贵族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体魄，是一种焕发的、丰富的、奔放的健康，以及维持这种体魄和健康的条件：战斗、冒险、狩猎、跳舞、比赛等等所有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行动。贵族化教士的价值方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具有其它的前提：战斗对他们来说是糟糕造了！正如我们所知，教士是最凶恶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最无能。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才智又最为阴毒。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仇恨者总是教士，最富有才智的仇恨者也总是教士——在教士的报复智慧面前，其它所有的智慧都黯然失色。没有这种无能者提供的才智，人类历史将会过于乏味——让我们举个最重大的事例。在地球上，所有反对“高贵者”、“有力者”、“主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都不能和犹太人在这方面的所为同日而语：犹太人，那个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彻底地重新评定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的价值，也就是说，以一种最富有才智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补偿。这正适合于教士化的人民，这个有着最深沉的教士化报复心理的人民。正是犹太人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宠儿），而且咬紧了充满深不可测的仇恨（无能的仇恨）的牙关声称“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卑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忍受折磨者、遭受贫困者、病患者、丑陋者才是唯一善良的、唯一虔诚的，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这种犹太人对价值的重新评价。一想起这可怕的、祸及全体大众的首创，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战争挑战中最根本的挑战，我就记起我在另一场合（《善恶的彼岸》第一一八页）说过的话——即犹太人开始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那起义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此模糊不清只是因为那起义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八

——可是你们没有听懂？你们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需要两千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长期性的发展都很难观察、很难判断。可这是个大事：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从其它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是的！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既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拿撒

勒斯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阴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吗？这诱惑和迂回不正是导向那些犹太的价值和理想的再造吗？难道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的迂回，这位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敌和解救者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的最后目标的吗？这难道不算是报复的一种真正重大的策略所使用的秘密非法的艺术吗？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隐蔽的、缓慢的和严密策划的报复吗？以色列本身不正是这样被迫当着整个世界像唾弃死敌一样唾弃其报复的真正工具、并且让它钉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整个世界”，即所有以色列的敌人，都不假思索地吞下这诱饵吗？难道还有人能从精神的所有诡计中再想出一种更加危险的诱饵吗？什么东西的诱惑人、陶醉人、麻痹人、使人堕落的力量能和“神圣的十字架”这个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恐怖的自相矛盾、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无法想像的最后的残酷行动的神秘色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以这种情景，用其对迄今为止所有价值的报复和重新评定，不断地战胜了一切其它的理想，战胜一切更高贵的理想。——

九

——“可是您还谈论什么更高贵的理想！让我们顺应现实吧！人民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奴隶’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暴民’，或者说是‘百姓’，随便您怎么去称呼它，反正这胜利是由于犹太人而获得的，而发起的！任何其他的人民都未曾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历史使命。‘主人’被打败了，平民的道德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败血症（它已经在各个种族中融通蔓延），我不否认，无疑地，人类中毒了。‘拯救’人类于‘主人’的统治的事业正获全胜。一切都明显地犹太化了，或者基督化了，或者暴民化了。

（不管用什么词吧！）这种毒症在人类全身的蔓延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了，其蔓延的速度从现在起倒是可能不断地放慢，变得更细致、更微弱、更审慎——人们还有时间……如今教会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甚至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也许人们可以不需要教会？请回答吧。

看上去教会是在阻止和控制而不是促进毒症的蔓延？这正可能是它的有用之处。可以肯定地说，教会简直就是粗鲁村野的东西，是和细腻的智慧，和一种本来很时髦的趣味相对立的，它难道不应当至少自我完善一点儿吗？……它如今得罪的人要比它诱惑的人多了……假如没有教会，我们之中有谁会成为自由思想家？是教会而不是它的毒素在和我们作对……撇开教会，我们还是热爱毒素的……——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我的讲话的反应——他是一个诚实的家伙，反正他明显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在倾听我讲话，而且不容我沉默，可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十

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像中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

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高贵的价值评定方式则相反；这些价值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它只是为了更心安理得、更兴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其对立面。它们的消极的概念如“低贱”、“平庸”、“坏”都是在与它们的积极的概念相比较后产生的模糊的对照，而它们的积极的概念则是彻底地渗透于生命和热情的基本概念：“我们是高贵者，是好人；我们是美的、是幸福的。”如果说贵族的价值方式有过失，强暴现实，那么这种情况就发生于他们不够了解的领域，他们不是去了解实情，而是矜持地进行自卫：有时他们会错误地判断一个他们所蔑视的领域，比如平民的领域，地位低下的人民的领域。另一方面，人们也要考虑到，不管怎么说，蔑视的情绪、倨傲的情绪、自负的情绪的产生，人们对蔑视情景的伪造，这都远远无法和无能者以受压抑的仇恨向他的对手（当然是虚构的）进行报复的那种虚伪相比。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有过多的疏忽和轻浮，过多的不顾事实和不耐烦，夹杂着本来就过多的与生俱来的愉快心情，使这种蔑视能够把它的对象转变成真正的丑角和怪物。请注意，希腊贵族为了和地位低下的人民拉开距离，在所有有关的词句中加上几乎是仁慈的声调，怜悯、关怀、容忍这类的词一直不断地相互搅拌，并且包裹上糖衣，直至最后几乎所有和平民有关的词句就只省下了诸如“不幸”、“可怜”这类的表达（参见deilos，deilaios，poneros，mo - chtheros，最后两个词的本意认平民为工作奴隶和负重的牲畜）——而另一方面，“坏”、“低贱”、“不幸”这类词又没完没了地用一个单音，用一种“不幸”占优势的音色，轰击着希腊人的耳朵；这是古老的、更高贵的贵族价值方式的传家宝，即使在蔑视时也不会须臾背弃。“出身高贵者”的确感到他们自己是“幸福者”，他们不是先和他们的敌人比较，然后才来人为地造就他们的幸福，或者使人相信，或者骗人相信他们的幸福（所有充满仇恨的人们都惯于此道）。他们浑身是力，因此也必然充满积极性，同样，他们知道，不能把行动从幸福中分离出去，他们把积极行动看成幸福的必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和无能者以及受压抑者阶层的“幸福”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这些人感染了有毒和仇恨的情感，这些情感很快就被消极地表现为麻醉、晕眩、安宁、自由、“安息日”、修养性情和伸展四肢等。高贵的人生活中充满自信和坦率（“血统高贵”强调“真诚”，或许还有“天真”），而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任何隐晦的事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长于沉默、记忆、等待，擅长于暂时地卑躬屈膝、低声下气。这种仇恨者的种族最终必然会比任何一个高贵的种族更加聪明，而且它对聪明尊崇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它把聪明当做其生存的首要条件，而高贵者只是把聪明当作奢侈和精致的一种高雅的变味品来享受：——即使在这方面，聪明比起无意识的调节本能那样一种完美的功能性保障也早已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比起一种特定的不聪明来，比起某种更加勇敢的蛮干，哪怕蛮干会招灾树敌，比起那为所有时代的高尚灵魂都要重新认识的激怒、热爱、敬畏、感激和报复等等狂热的情感爆发来，聪明早已不再重要了。当一个高贵的人感受到怨恨的时候，这怨恨会爆发，并且消耗在一种瞬间的反应中，因此也就不会起毒化作用：此外，在许多场合下，高贵者丝毫不感到怨恨，而所有的软弱者和无能者却会毫无例外地感到

怨恨。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现代世界上有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米拉保，他记不住任何别人对他的侮辱和抵毁，他不能原谅别人，只是因为他把一切全忘记了。）这种人猛然一甩就抖落了许多寄生虫，而这些寄生虫却深入其他人的皮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才可能出现所谓的“爱自己的敌人”。一个高贵者已经向他的敌人表示了多少尊重！而这种尊重本身就是通向爱的桥梁……是的，他以己度自己的敌人，以自己的高标准要求敌人！是的，除了这种丝毫不值得蔑视，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敌人，他不能容忍其他种的敌人！试想，一个充满仇满恨的人构想出来的“敌人”

将是什么样的——这正是他的行动，他的创造：他构想了“丑恶的敌人”，构想了“恶人”，并且把它作为基本概念，然后又从此出发产生了余念，设想了一个对立面，即“好人”——

也就是他自己。

十一

正好相反，精神高贵者预先自发地创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从自身获得了这一概念，而后才由此引伸出一种关于“坏”的概念！这种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产生于不知魇足的仇恨的大锅中的“恶”——这看上去同样是“好”物概念的反义词的—“坏”

和—“恶”是多么不相同啊！前者是附产品，是一种附加成分，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是本源、是起点，在奴隶的道德观念中是原始的创造活动。可是在这里同样被称为“好”的概念并不相同：最好还是过问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谁是“恶人”。最确切的答案是：这里的所谓“恶人”恰恰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统治者，他们只不过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形态。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否定一点：谁要是把那种“好人”只认作敌人，那么他除了邪恶的敌人就什么也不认识。同样是这种人，他们被如此严格地束缚在习俗、敬仰、礼节、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缚在相互监视、彼此嫉妒之中，他们在相互态度的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如此善于思考，善于自我克制，如此温柔、忠诚、自豪、友好；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兽好不了多少，他们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高贵的种族不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了形成“野蛮人”的概念的痕迹，就连他们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显露出他们对于此种行为的一种意识，甚至是一种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辞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果敢打开了进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

好坏地树立起永恒的纪念碑。”）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敢”，这种不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淫欲和残酷的淫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者“汪达尔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权时激发的（现在又再次激发的）深刻和冷酷的不信任还总是那种无法消除的恐惧的尾声，许多世纪以来，欧洲怀着这种恐惧目睹了金发的日耳曼猛兽的震怒（虽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不用说血源上的联系了）。我有一次注意到赫西奥特的困难处境，当时他正思考文化时代的序列问题，并试图用金、银、铁来标志它们。他善于巧妙地处理光辉的、但也是如此可怖、如此残暴的荷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然后依序排列——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个英雄和半神的时代，这是贵胄们仍旧保留在记忆中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他们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属的时代，也就是那些被践踏者、被剥夺者、被残害者、被拖走和被贩卖者的后代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据说这是矿石的时代，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捣毁并沾满血污。假定，现在被当作“真理”的东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野兽驯化成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一种家畜，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对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借以最终羞辱并打倒了贵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那些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本身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其实，相反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仅是可能的，不！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些具有贬低欲和报复欲本能的人，这些所有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特别是所有前亚利安居民的后代，他们体现的是人类的退让！这些“文化工具”是人类的耻辱，其实是一种怀疑，一种对“文比”的反驳！人们完全有理由惧怕并防犯所有高贵种族内心的金发猛兽，如果有人能够领悟到，不恐惧则永远无法摆脱失败者、贬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难道他还会千百次地选择恐惧吗？这不正是我们的灾难吗？如今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人使我们受苦，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惧怕他，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了。虫“人”已经登台，而且是蜂拥而至。“驯服的人”、不可药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经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历史的意义，是“上等人”。是的，他们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和大批失败者、病患者、疲惫者、萎靡之间尚有距离，在这段距离之后，当今的欧洲正在开始发臭，因此他们觉得自己至少还是比较适度的，至少还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还是肯定生活的……

十二

此刻，我不拟压抑我的感叹和我最后的期望。什么东西是我完全无法忍受的？是我独自一人无法结束的？是令我窒息、使我忍受煎熬的？是恶劣的空气！恶劣的空气！是某种失败的东西在接近我，是我被迫去嗅一种失败者的内脏……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苦难、贫困、恶劣天气、久病不愈、艰辛、孤寂？人基本上是能够对付

其余这些困难的；人生来就是一种地下的、战斗的存在；人总是会不断地接触到光亮，不断地经历他的胜利的黄金时刻——然后就停留在那儿，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坚不可摧，这样急切准备迎接新的、更艰难、更遥远的战斗，就像一张弓，任何困难都只能使它绷得更紧。不过我时常得到恩赐——假设在善恶的彼岸当真存在着上界的恩赐者——使我能看一眼，而且也只能看一眼某种完美的、圆满的、幸福的、有力的、凯旋的、多少还能引起恐惧的东西！看一眼为人作辨护的人，看一眼人的那残存的、正在消失的机运，以便能够保持对人的信任！……因为事实是欧洲人正在变得渺小和平均，因为看到这种情况就使人厌倦……我们如今已不再能够看到任何会变得更伟大的东西。我们担心的是，人还在继续走下坡路，还在变得更仔细、更温和、更狡黠、更舒适、更平庸、更冷漠、更中国式、更基督化——毫无疑问，人总是在变得“更好”——这正是欧洲的劫难——在我们停止惧怕人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对他的热爱、尊敬、期望，失去了对人的追求，看到人就会事感到格外厌倦——这不是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我们对人感到厌倦了……

十三

言归正传，关于“好人”观念的另外一个起源，也就是仇恨者想像出来的那种好人，这个问题出需要有一个解。羊羔怨恨猛兽毫不奇怪，只是不能因为猛兽捕食羊羔而责怪猛兽。

如果羊羔们私下里议论说：“这些猛兽如此之恶，难道和猛兽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羊羔不能算是好的吗？”那么这样的一种理想的建立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尽管猛兽会投过讥讽的一瞥，它们也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并不怨恨这些好羊羔，事实上我们很爱它们，没有什么东西比嫩羊羔的味道更好了。”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一定量的力相当于同等量的欲念、意志、作为，更确切些说，力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欲念、意志、作为本身，只有在语言的迷惑下（理性语言对事物的表述是僵死的，是彻底的谬误），这种力才会显示为其它，因为语言把所有的作为都理解和错解为受制于一个作为着的“主体”。正像常人把闪电和闪电的光分开，把后者看一个主体的行动、作为并且称其为闪电一样，常人的道德也把强力和它的表现形式分离开来，似乎在强者的背后还有一个中立的基础，强力的表现与否和这个中立的基础毫无关系。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基础；在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行动者”只是被想像附加给行动的——行动就是一切。常人让闪电发光，那实际上等于给行动加倍，使之变成行动——行动：也就是把同样一件事一会儿称为原因，一会儿又称为结果。自然科学家也不强似常人，他们说，“力在运动中，力是始因。”我们的全部科学，虽然是极为冷静的，排除了情绪干扰的，但是却仍然受着语言的迷惑，而且始终没能摆脱那些强加上去的替换外壳，即所谓“主体”。

例如，原子就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同样，康德的“物自体”也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毫不奇怪，那些被压抑的、在暗中闪耀的报复和仇恨的情感利用了这样一种信念，甚至是空前热烈地信奉这样的信念：即强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弱者，猛兽可以自由地选择变成羔羊。这样一来，他们就为自己赢

得了把成为猛兽的归类为猛兽的权利……与此同时，那些被压迫者、被蹂躏者、被战胜者，他们出于无能者渴求复仇的狡猾在窃窃私语："我们要和那些恶人有所区别，让我们做好人！所有不去侵占、不伤害任何人，不进攻，不求报的人，所有把报复权上交给上帝的人，所有像我们这样隐蔽自己、避开一切罪恶，甚至很少有求于生活的人，像我们这样忍耐、谦恭、正义的人都是好人。"如果冷静而不带偏见地倾听，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不过是："我们这些弱者的确弱；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好。"但是这种就连昆虫都具有的最低等的智力（昂虫在危险时刻也会佯死，以免行动"过多"），这个冷酷的现实却由于无能的伪造和自欺而被包裹在退缩、平静、等待的道德外衣中，就好像弱者的弱原是他的本质，他的作为，他的全部的、唯一的、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真实存在，是一种自发的举动，是某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行动，一种功绩。这类人相信，一个中立的、随意选择的"主体"必然产生于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本能，这种本能惯于把所有的慌言都神圣化。上述主体，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灵魂，或许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好的信仰了，因为它使绝大多数会死亡的人，使各种各样的弱者和受压抑者能够进行高超的自我欺骗，使他们能够把软弱解释为自由，把软弱的这种或那种表现解释为功绩。

十四

有谁想上下求索一番、看看理想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谁有这份胆量？……好，让我们开始吧！这儿有一条缝，可以经常窥见这些阴暗的作坊。请稍候片刻，我的冒失大胆先生，您的眼睛必须先习惯于这变幻无常的光线，……好了，现在请告诉我，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

说出来您都看到了些什么，您这个最危险的好奇家伙——现在我是倾听者————"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听到的却更多。在那儿从每个角落里都发出一种审慎、狡猾、轻微的耳语。我觉得他们在说慌，每个声响都像沾了蜜糖般的柔软，他们说无疑软弱应当被当作功绩来称赞——您说对了，他们正是这样。"————还有什么？

——"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卑贱的怯懦应改为'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应改为'顺从'（根据他们对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他们称这个人为上帝）。弱者的无害，他特有的怯懦，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儿都被冠上好的名称，被称为'忍耐'，甚至还意味着美德；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接着说！

——"我敢断定他们非常悲惨，所有这些耳语者和躲在角落里的伪造者，虽然他们挤做一团取暖。可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悲惨是被上帝选中的标志，就像人们鞭打自己最庞爱的狗一样；或许这种悲惨还是一种准备、一种考验、一种训练；或许它竟是以黄金作为巨额利息最终获得补偿的东西，不，不是用黄金，而是用幸福补偿。他们把这种幸福称之为"极乐"。

——说下去！

——"现在他们向我解释说，尽管他们必须去舔强者和主人的唾沫（不是出于恐惧，绝对不是！而是因为上帝吩咐他们尊敬所有的上级），但他们不

仅比这个地球上的那些强者、主人更好，而且他们的‘境况也会更好’，至以有朝一日会更好。可是，够了！够了！空气污浊！空气污浊！我觉得这些制造理想的作坊散发着一股弥天大谎的气味。”

——“不，请稍等一下！您还没讲到这些黑色艺术家的绝招呢！他们能把任何一种黑色的物体造成白色的、牛奶般的、纯洁的东西。您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魔术的高超？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那最大胆、最细致、最聪明、最有欺骗性的手腕？请注意一下！这些满怀报复和仇恨心理的寄生虫，他们从报复和仇恨中究竟造出了些什么？您到底有没有听到那些词句？

如果只听他们的言谈，您是否会知道，这些人纯属忌恨者？”

——“我懂了，我再把耳朵竖起来（对！对！对！把呼吸也屏住）。现在我才听到他们已经一再重复过的话：‘我们这些好人——我们是正义者。’他们把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叫做报复，而称之为‘正义的凯旋’；他们仇恨的并不是他们的敌人，不是！他们仇恨‘非正义’，仇恨‘无视上帝’；他们信仰和期望的不是复仇，不是陶醉于甜蜜的复仇（荷马曾经说过，这种陶醉比蜜糖还甜），而是‘上帝的胜利’，是正义的上帝战胜不信上帝的人；这个地球上还值得他们爱的不是那些满怀仇恨的弟兄们，而是他们称之为‘充满爱心的弟兄们’，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地球上所有的好人和正义的人。”

——他们把那种在悲惨生活中给了他们安慰的、关于所谓的未来极乐世界的幻觉叫做什么？

——“什么？我听得准确吗？他们把它叫做‘终审日’，他们的王国，即‘上帝的王国’到来之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他们暂且生活在‘信仰’、‘爱’和‘期望’之中。”

——够了！够了！

十五

信仰什么？爱什么？期望什么？无疑，这些软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成为强者，有朝一日他们的“王国”也能来临，他们就把这个王国称这“上帝的王国”——他们事事处处都如此谦卑！可是为了获得在这个王国生活的经历，人必须活很长时间的、必须越过死亡，是的，必须获得永生才能够永久地在“上帝的王国”里使自己那“在信仰、爱期望中”渡过的尘世生活得到补偿。可是补偿什么？用什么来补偿？……我觉得但丁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凭着一种能唤起恐惧感的机灵在通往他的地狱的大门上写下了“我也是被永恒的爱创造的”，——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的天堂和“永恒的极乐”的大门上应当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让真理站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那个天堂的极乐又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出答案来了，但是最好还是请一位在这类事情上享誉很高的权威；托马斯·阿奎那，伟大的教师和圣人，来为我们证实一下吧，他用羊羔般温柔的口吻说道：“享福总比受罚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同样，在天国里，人们会因为亲眼看见恶人受罚而感到快乐。”如果读者愿意听，这儿有一位成功的神父用更强烈的语气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试图劝阻他的基督徒们不要公开地为所欲为——为什么？他非常激烈地写道：“上帝的拯救将给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欢乐，我们拥有的不是身强力壮的人而是殉道者，如果我们想要血，我们就有基督的血……但是想想看，在他凯旋归来之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吧！”

接下去他继续描绘那迷人的幻景：“是的，还有奇迹会发生——在那最后

的永恒的终审日。

异教徒从来就不相信会有那一天到来，他们讥讽地说，这整个旧世界连同它的历代居民就将毁于一场大火的那一天决不会到来。可是那一日的奇迹将会是多么宏大，多么广阔！那种景象将会使我惊讶，我将会怎样地大笑，欢乐，狂喜啊！我将会看到那些国王们，那些据称是伟大的国王们，和丘比特一道，和那些在黑暗的深渊中呻吟着的、接到升天通知的人们一道在天堂受到欢迎！我还将看到那些亵渎了耶稣的名字的地方行政官们在火焰中熔化，那火焰比他们出于对基督徒的仇恨而点燃的火焰还要炽热。我还将看到那些先知、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曾教导他们的学生说上帝对任何事都不关心，人并没有灵魂，如果有，那些灵魂也决不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躯体中。面对着聚在一起的学生们，那些哲学家将会羞愧脸红！此外我还将看到诗人们在审判员席前颤抖，这不是拉达曼陀斯的坐席，不是米诺斯的坐席，而是基督的坐席，是他们从未抬眼看过的基督！而后我还将听到悲剧演员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悲剧中他们的声音更加动人；还有表演家，他们的肢体在火中格外地轻柔。我还会看到四轮马车夫被火轮烧得通红！接下去可以看见体育运动员，他们不是在他们的运动场上，而是被推进火堆——除非我到那时也不想看这一场景，可是依着我的愿望我却要看个够，因为他们曾经把愤怒和怨恨出在上帝的身上；我会说："这就是他干的，那个木匠或者妓女的儿子（特图里安在这里模仿犹太人的谩骂，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在犹太法典中用的称呼是耶稣的母亲），那个不遵守安息日的人，那个有魔鬼帮助的撒马利亚人。他就是犹大出卖给你们的那个人，挨了一顿芦杆和拳头，污了一身唾沫，被迫喝了胆汁和醋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被信徒们秘密偷走的人，所以人们说他已经升天了，除非是园丁把他挪走了，以免来访的人群践踏他的菜地！这是何等样的景象！何等样的狂喜！哪个罗马执政官、会计官、教士能给予你这样的赠礼？可是所有这一切却属于我们，对于精神想像力的信仰勾画了这副图景。但是那些耳闻不见，目睹不到、心感不觉的事物究竟是些什么？我相信，这是比在马戏场、剧院、圆形剧场，或者任何体育场里所能感受到的更大的快乐。"——原文如此。

十六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好与坏"和"善与恶"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地球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虽然第二种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稳占上风，但是只要战争仍在持续，胜负的问题就悬而未决；甚至可以说，在此期间战争又升级了，因而它也就变得更深刻，更具有斗智的性质了，结果是目前也许还找不到更确切的标志来标记那超越这种对立的"更高级的自然力"，即更智慧的自然力，那种对立的另一真实的战场。这场战斗的象征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垂训千古，这就是"罗马人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罗马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更重大的战斗，更严峻的课题、更仇视的对立，罗马人把以色列人看成某种违反自然的反常怪物；罗马人认为犹太人"对整个人类充满了仇恨"。如果人们有权把人类的得救和未来同贵族的价值观，即罗马的价值观的无条件统治联系起来，那么罗马人的这种看法就是对的。可是反过来犹太人又是怎样看待罗马人的呢？有千百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观念，而我们只需再读一遍圣约翰的《启示录》，那文字史上最偏执狂热的发泄、那对良知的报复。请不要低估基督徒坚韧不拔的本能，他以此为这本仇恨之书贴上了爱

的信徒的名字，附加了他狂热地偏爱的那些福音信条——但是不管有多少文字上的诈骗，这里面潜藏着一个事实：罗马人曾经是强壮的、高贵的民族，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甚至梦想像罗马人那样强壮和高贵；罗马人的所有遗迹、每一个刻痕都是迷人的、庄重的，只要人们能够猜出其中的意思。反之，犹太人却是杰出的、充满怨恨的教士民族，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民俗道德天才，我们只需拿中国人和德国人这些有相似天赋的民族和犹太人相比，就可以感受到谁是第一流的天才，谁是第五流的，目前他们之中谁取胜了，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可是这里还有什么疑问？想想看，在罗马本土人们把谁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的化身，向之鞠躬礼拜——而且不仅在罗马，在差不多整整半个地球上，哪儿的人们变得驯服了，或者将要变得驯服了，那儿的人们就向三个犹太男人和一个犹太女人鞠躬（向拿撒勒斯的耶稣，向渔夫彼得，向地毯匠保罗，向玛丽亚，那个起初被称为耶稣的人的母亲）。这真是奇怪，罗马无疑是战败了。的确，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理想、高贵的价值观念曾经历了光辉夺目的复苏。罗马就像一个假死苏醒的人一样在那座新建的犹太式罗马城的重压下面蠢动起来，那新罗马俨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犹太教堂，它被称为“教会”。但是，很快地犹太教又一次获胜，这要归功于发生在德国和英国的运动，它被称为宗教改革，而实质上是平民的怨恨运动。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是：教会的重振和古罗马再次被置于古老的墓穴安宁之中。法国革命使犹太教再次取得了对古典理想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更深刻的胜利，因为从此，欧洲最后的政治高贵，那盛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精神，在民众怨恨本能的压力下崩溃了，地球上还从未听见过这样热烈的喝彩，这样喧嚣的欢呼！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根本无法预料的现象：古典理想本身现形了，在人类的眼前和意识中再一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它比以往更强大、更简单、更显著，它大声疾呼反对怨恨者古老的谎言口号：“多数人享有特权”，它反对底层意志、降尊意志、平均意志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志；它喊出可怕的担是令人振奋的反对口号：“少数人享有特权！”拿破仑的出现就橡最后一个路标才指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样。拿破仑，这个最孤独的人，这个蹦跚来迟的人，他具体地体现了高贵理想自身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思考，问题究竟何在：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十七

到此为止了吗？那些重大的理想对抗就这样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了吗？还是只不过推迟了，长时间的推迟了？……是否有朝一日那古老的、憋闷己久的火势必会复燃成可怕得多的烈焰？不仅如此，这难道不正是有人全心全力渴望的吗？甚至有人要求，以至努力促使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此时此刻有谁像我的读者一样刚刚开始思考，开始拓展思维，他还很难迅速地得出结论，而我则有足够的理由做出结论，因为还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很清楚我想要什么，我提出那句危险的口号是为了什么，那句口号写在我上一本书的扉页上：“善恶的彼岸”，至少我没有写上“好坏的彼岸”。

注意：

我想利用这篇论文为我提供的时机，公开并正式地表达一个愿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尔地同学者们提到过这个愿望，这就是：如果哪个哲学系想要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学术奖金来促进道德史的研究，那么我目前的这本书也许会对这项计划起有力的推动作用。鉴于这种可能性我想提出下列问题，以

供参考。这些问题不论是对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对于以哲学为职业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特别是对语源学的研究，给道德观念的历史发展带来的什么样的启示？"——此外，显然还有必要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即迄今为止的价值判断的价值这个问题）。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委托专业哲学家来充当代言人和协调人，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哲学、生理学和医学之间的那种本来是非常冷淡、非常多疑的关系变成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交往。事实上，所有那些历史研究和人种学研究所熟知的品行戒律，所有那些"你应当……"条款，都要求首先进行生理的阐释和说明，然后才能进行心理的分析，所有类似的问题都要首先经过医学知识的评判。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种品行戒律或"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无法精细地分解"价值目标"。比如某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生物的长久生存来说可能有明显的价值（对于这种生物提高适应特定气候的能力，或对于它维持最多的数量来说），但是对于造就一种更强壮的生物来说，它就不会具有同样的价值了。大多数的利益和极少数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价值观点，认定前者是更高的价值，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

第二章 “负罪”、“良心谴责”及其它

一

豢养一种动物，允许它承诺，这岂不正是大自然在人的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吗？这不正是关于人的真正难题所在吗？至于这个难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解决，这在那些善于充分估价健忘的反作用力的人看来，想必是更让人吃惊的事。健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惯性，它其实是一种活跃的，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是积极主动的障碍力。由于这种障碍力的存在，那些只是为我们所经历、所知晓、所接受的东西在其被消化的过程中（亦可称之为“摄入灵魂”的过程），很少可能进入意识，就像我们用肉体吸收营养（即所谓的“摄入肉体”）的那一整套千篇一律的过程一样。意识的门窗暂时地关闭起来了，以免受到那些本来应由我们的低级服务器官对付的噪音和争斗的骚扰，从而使意识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些许的空白，使意识还能够有地方留给新的东西，特别是留给更为高尚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留给支配、预测和规划（因为我们机体的结构是寡头式的）——这就是我们恰才说到的积极健忘的功用，它像个门房，像个灵魂秩序的保姆，像个安宁和规矩的保姆，显而易见，假如没有健忘，那么幸福、快乐、期望、骄傲、现实存在，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复存在。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这一障碍机关受损或失灵，那么这个人就像（而且不只是像……）一个消化不良的人。他将什么也不能够“成就”。恰恰是在这个必须要健忘的动物身上，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体魄强健的形式。这个动物为自己培养了一种反作用力，一种记忆，他借助这种力量在特定的情况下——在事关承诺的情况下，公开地表现出健忘。

因此，他绝不仅仅是被动地无法摆脱已建立的印象，不是无法消除曾经许下的、无法实现的诺言，而是积极主动地不欲摆脱已建立的印象，是持续不断地渴求曾经一度渴求的东西，是名符其实的意志记忆。所以在最初的“我要”、“我将要做”和意志的真实发泄、意志的行为之间无疑可以夹进一个充满新鲜事物、陌生环境、甚至意志行为的世界，而无需扯断意志的长链。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为了能够支配未来，人就得事先学会区别必然和偶然，学会思考因果，学会观察现状和远景，并且弄清什么是目的，什么是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学会准确地预测，甚至估计、估算——为了能够像许诺者一样最终实现关于自己的未来的预言，人本身就得先变得可估算、有规律，有必然性！

二

这就是责任的起源的漫长历史。我们已经看到，那项培养一种可以许诺的动物的任务包含了较近期的、作为先决条件和准备工作的任务，即先在一定程度上把人变成必然的、单调的、平等的、有规律的，因而也是可估算的。我称之为“道德习俗”①的非凡劳动，人在人类自身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所

从事的真正的劳动，人的全部史前劳动都因而有了意义，得到了正名，不管这些劳动中包含了多少冷酷、残暴、愚蠢、荒谬，但是借助于道德习俗和社会紧箍咒的力量，人确实会被变得可以估算。如果我们站在这一非凡过程的终点，处于树木终于结出果实，社团及其道德习俗终于暴露了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棵树木最成熟的果实是自主的个体，这个个体只对他自己来说是平等的，他又一次摆脱了一切道德习俗的约束，成了自治的、超道德习俗的个体（因为“自治”和“道德习俗”相悖）；总而言之，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长期意志的人，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颠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这个获得了自由的人，这个真的能够许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这个行使主权的人，他怎能不意识到自己比所有那些不能许诺，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都要优越？试想，他激发了多少信任？多少恐惧？多少尊敬？——他“理应”

被人信任、惧怕和尊敬。再试想，这个能够统治自己的人，他怎能不势所必然地也去统治周围的环境、自然，以及所有意志薄弱、不可信任的人？“自由”人，具有长久不懈的意志的人，也有他的价值标准：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尊敬或蔑视别人，他必然会尊敬和他同等的、强壮的、可信赖的人（即可以许诺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能够像自主的人那样对诺言抱审慎持重态度的人；他不轻信，他的信任就标志着杰出；他的话是算数可信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应付不测，甚至“抵抗命运”；同样，他也必然要随时准备用脚踢那些随意许诺的削肩的轻浮鬼，随时准备鞭打那些说话不算数的骗子。他骄傲地意识到，负责任是非同寻常的特权，是少有的自由，是驾驭自己的权力。这种意识已经深入到他的心底，变成了他的本能，一种支配性的本能。他会把这种本能叫做什么呢？他是否有必要为它找个名称？当然，这个独立自主的人肯定地会把这种本能称之为他的良心……

coc1①参见《曙光》第七，十三，十六页。coc2三

他的良心？……显然，“良心”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最高的，近乎惊人的形式）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和形式转换过程。如前所述，能够为自己称道，能够骄傲地肯定自己——这是一种成熟的果实，但也是近期的果实——这果实要酸涩地在树上挂悬多久啊！可是还有更长的时间根本看不到这种果实的影子！——没有人能够许诺它的出现，尽管树木已经具备了一切适应这种果实生长的条件！“人这种动物的记忆是怎么出现的？这半是愚钝、半是轻率的片刻理解力，这积极主动的健忘到底是怎么被打上记忆的烙印，一直保留到今天的？……”可以想见，这个古老的难题无法只靠温文尔雅的回答和手段得到解决；也许在人的整个史前时期根本不存在比人的记忆术更为阴森可怖的东西了。“人烙刻了某种东西，使之停留在记忆里：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这是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最古老（可惜也是最持久）的原理。有人还想说，在这个世上，只要哪以还有庄重、严厉、机密，只要哪里的人和民众还生活在暗淡的阴影中，曾经一度被普遍地许诺、担保、赞誉的那种恐怖的残余就会继续起作用：过去，那最漫长、最深沉、最严酷的过去，每当我们变得严厉”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大喝一声，从我们心底喷涌而出；每当人们认为有必要留下记忆的时候，就会发生流血、酷刑和牺牲；那最恐怖的牺牲和祭品（诸如牺牲头生子），那

最可怕的截肢（例如阉割），那些所有宗教礼仪中最残酷的仪式（所有的宗教归根结底都是残酷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个本能，它揭示了疼痛是维持记忆力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还应当算上全部禁欲主义行为：有些思想需要延续不断，无所不在，难以忘却，需要被“固定”下来，通过这些“固定思想”，以及禁欲程序和生活方式，给整个神经和思想系统催眠，目的是为了把这些思想从和其它思想的竞争中解脱出来，使其变成“难以忘却”的。人类的“记忆力”越差，他们的习俗就越是可怕。严酷的惩罚条例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他们花费了多少努力以克服健忘，并且在现代为眼下这些情感和欲念的奴隶们保留一些适用于社会共同生活的原始要求。我们这些德国人当然不会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特别残酷和铁石心肠的民族，更不会看成是一个特别放荡不羁和得过且过的民族；可是只要看看我们古老的惩罚条例就不难发现，造就一个“思想家的民族”需要进行何等的努力（我们要说，在欧洲人民中至今还可以找到最多的信任、严厉、乏味和求实精神，这些特性使得我们能够培养出各式各样的欧洲官人）。为了控制他们的暴民本能和野蛮粗俗，这些德国人用了可怖的方法维持记忆。想想古老的德国刑罚，比如石刑（据说是用石磨盘咂罪人的头）、车磔（这是惩罚术王国中德国天才的原始发明和专长！）、钉木刺、“四马分尸”、油煎或酒煮（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还在用此刑）、广泛使用的剥皮（“刀切皮”）、胸前割肉，还有给罪犯涂上蜂蜜，放在太阳下曝晒，让蚊蝇呆咬。借助着这些刑罚人们终于记住了五、六个“我不要”，人们就此许下诺言，以便能够享受社团生活的好处——确实！借助于这种记忆，人们终于达到了“理性”！——啊！理性，严厉，控制感情，所有这些意味着深思熟虑的暗淡的东西，所有这些人类的特权和珍品，它们的代价有多高啊！在这些“好东西”背后有多少血和恐怖啊！

四

可是另外那种“暗淡的东西”，那种对于负罪的意识，那一整套“良心谴责”，又都是怎么问世的呢？还是回到我们的道德谱系家们这儿来吧。让我再重复一遍（也许我还未曾提到过），他们毫无用处；他们只有自己那五柞长的、纯粹是“现代化”的经历；他们不了解过，也没有愿望了解过去；特别是他们缺乏一种历史本能，一种在这儿恰恰是必要的“第二预感能力”；——然而他们竟要写作道德的历史：这种尝试势必以产生和事实不符的结果而告终。以往的这些道德谱系家们恐伯连在梦里都未曾想到过，“负罪”这个主要的道德概念来源于“欠债”这个非常物质化的概念；惩罚作为一种回报，它的发展和有关意志自由的任何命题都毫无关系。当然，历史总是需要首先发展到了人性的高级阶段，“人”这种动物才开始把那些非常原始的罪行区分为“故意的”、“疏忽的”、“意外的”、“应负刑事责任的”，并且开始在对立的立场上进行量刑。那个现在变得如此般廉价，显得如此般自然、如此般必要的观念，那个解释了公正感的由来的观念，那个被迫承认“罪犯应当受到惩罚，因为他本来有其它的选择余地”的观念，它的的确确地很晚才出现的，是人的精练的辨别形式和决断形式；如果有谁把它挪到人类发展之初，他就是粗暴地曲解了古人类的心理。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一段极为漫长的时期里是不存在着刑罚的，因为人们能够使肇事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奉行的原则也并不只是惩罚有罪的人，而是像今天的父母惩罚他们的孩子那样，出于对肇事者

造成的损失的气忿——但是这种气忿是有限度的，也是可以缓和的，因为人们会想到任何损失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补偿，甚至使肇事者感到疼痛也可以做为一种补偿。这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也许现在已无法根除的观念，这种用疼痛抵偿损失的观念是怎么产生的？我已经猜到了：它产生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中。这种契约关系和“权利主体”的观念一样古老，而后者还涉及到买卖、交换、贸易、交通的基本形成。

五

上述这些事实使人一提起这些契约关系就会理所当然地对由这些关系造成和认可的古人类产生各种怀疑和抵触情绪；正是在这里需要许诺，正是在这里需要让许诺者记住诺言，正是在这里人会起疑心，也正是这里发现了冷酷、残忍、疼痛。为了让人相信他关于还债的诺言，为了显示他许诺的真诚，同时也为了牢记还债是自己的义务，债务人通过契约授权债权人在债务人还不清债务时享有他尚且“拥有的”，尚能支配的其它东西。便如他的身体，或者他的妻子，或者他的自由，甚至他的生命；在某些宗教意识浓厚的环境中，债务人甚至要转让他的后世幸福，他的灵魂得救的机会，乃至于他在坟墓中的安宁，例如在埃及，债权人让债务人的尸体在坟墓中也得不到安宁，而埃及人恰恰是讲究这种安宁。具体地说就是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的尸体随意进行凌辱和鞭笞，例如可以从尸体上割下和债务数量相等的肉等等：在早期，哪里有这种观念，哪里就有精确的、法定的、对每一肢体、对身体的每一部位的细致可怕的估价。所以当罗马的十二条法规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割肉多少并不重要：“若论割多割少，无异于诈骗一样”（Siplus minusve secuerent，ne fraud esto），我就认为这已经是进步了，已经是更自由、更大度、更罗马式的法律观念的明证了。让我们来弄清上述整个补偿方式的逻辑，这种方式实在是够怪诞的了。等量补偿实现了，但不是直接地用实利（不是用同等量的钱、地、或其它财物）来赔偿债权人的损失，而是以债权人得到某种快感来作为回报或者相应补偿。这种快感来自于能够放肆地向没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这种淫欲是“为了从作恶中得到满足而作恶”，这种满足寓之于强暴：债权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下，他就越是追求这种满足，而且这种满足很容易被他当作最贵重的点心，当作上等人才能尝到的滋味。通过“惩罚”债务人，债权人分享了一种主人的权利：他终于也有一次能体验那高级的感受，他终于能够把一个人当“下人”来蔑视和蹂躏；如果惩罚的权利和惩罚的施行已经转移到“上级”手里，他至少可以观看这个债务人被蔑视和被蹂躏。因此补偿包含了人对他人实施残酷折磨的权利。

六

在这个义务与权利的领域里开始出现了一批道德概念，如“负罪”、“良心”、“义务”、“义务的神圣”等等，它们的萌发就像地球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萌发一样，基本上是长期用血浇灌的。难道我们不能补充说，那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失去血腥和残忍的气味？就连老康德也不例外，他那“绝对命令”就散发着残酷的气味。同样是在这个领域里“罪孽和痛苦”第一次发生了阴森可怕的观念上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或许已经变得无法切断了。让我们再问一遍：痛苦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补偿“损失”？只要制造痛苦能够最大限度地产生快感，只要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损失而产生的不快能用相对应的巨大满足来抵偿：制造痛苦本来是一种庆贺，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债权人越是不满意

他的社会地位，他就越是重视这种庆贺。上述这些纯属推测，因为对这种隐秘的东西追根究底是很困难，也是很难堪的，而且如果有谁在这时突然抛出“报复”的概念，他就只能蒙蔽和混淆视线，而不是把问题简化（“报复”本身也正是要引导向同一个问题，即：“制造痛苦怎么会产生满足感？”）。我认为，驯服的家畜（比如说现代人，比如说我们）极力表现其谨慎，甚至于伪善，直到能够与构成古代人巨大欢快的残酷（这残酷简直就是他们所有快乐的配料）程度相抵。可是另一方面古代人对残酷表现出来的需求又是那么天真无邪，而且他们的这种“无所谓的恶毒”，或者用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恶毒的共感”，已经原则上被当成了人的正常的特性，从而也就成了为良心所真心诚意接受的东西！明眼人或许能发现，时至今日还有许多这种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欢快的残余。在《善恶的彼岸》中，甚至更早些时候，在《曙光》中我就小心地指出了：残酷在被不断地升华和“神化”，这种残酷贯穿了整个上等文化的历史，它甚至还在很大意义上创造了上等文化的历史。无论如何，人们在举行王侯婚礼和大规模公众庆典时开始不考虑对某人实行处决、鞭笞或火刑，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没有哪个高贵的家族不备专人，以供人随意发泄狠毒和进行残酷的戏弄（让我们回想一下公爵夫人宫廷中的董·魁克多这类人。如今我们在读他的书时舌头上还满是苦涩，甚至是痛苦，我们因此对这种痛苦的制造者感到非常陌生、非常不能理解——他们竟然心安理得地把董·魁克多的书当作最逗乐的书来读，他们简直要笑话死他了）。看别人受苦使人快乐，给别人制造痛苦使人更加快乐——这是一句严酷的话，但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强有力的、人性的、而又太人性的主题，尽管也许就连猴子也会承认这一主题：因为有人说猴子早已先于人类设想出，而且“表演”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残酷手法。没有残酷就没有庆贺——人类最古老、最悠久的历史如是教诲我们——而且就连惩罚中也带着那么多的喜庆！

七

不过，我阐述这些思想的意图绝不是要帮助我们的悲观主义者们向他们那走了调的、嘎嘎作响的、厌倦生命的磨盘上加水；相反，应当明确地指出，在人类还未曾对他们的残酷行为感到耻辱的时候，地球上的生活比有悲观主义者存在的今天还是要欢乐。随着人们对人的耻辱感的增长，人类头顶上的天空也就越来越阴暗。悲观主义者疲惫的目光、对于生命之谜的怀疑、厌倦人生者的冷冰冰的否定——这些都不是人类最狠毒的时代的特征。它们刚刚开始出现，它们是沼地植物，有了沼地才有它们，它们属于沼地——我指的是病态的娇柔化和道德化趋势，由于有了这种趋势“人”这种动物终于学会了对他的所有的本能感到耻辱。在变成“天使”的途中（我不想在此用一个更冷酷的字眼）人调理了他那败环的胃和长了舌苔的舌，这使他不仅厌恶动物的快乐和无邪，而且对生命本身也感到腻味，有时他甚至对自己也捂鼻子，并且很不和谐地同教皇殷诺森三世一道开列可厌事物的目录：“不洁的产物，在母亲体内让人恶心的哺育，人赖以生长的物质实体的败环，唾沫、小便、人粪等分泌物发出的恶臭。”如今，痛苦总是自然而然地被用作反对存在的第一条论据，总是对存在提出最重大的疑问，这使我们回忆起人们做相反的价值判断的时代。那时人们不想回避痛苦，相反，他们在痛苦中看到一种奇异的魅力，一种真正的生命的诱饵。或许那个时候疼痛不像今天这样厉害——我这样说为了安慰娇柔者——至少一个治疗过内脏严重发炎的黑人患者

的医生可以下这样的断言（黑人在这里代表史前人），炎症的程度会使体格最好的欧洲人感到绝望，可是黑人却无所谓。事实上，当我们数到前万名、或者前千万名文化教养过度的人时就会发现，人的忍受疼痛的能力的曲线奇迹般地突然下降。我相信，和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才子在一夜中所忍受的疼痛相比，迄今为止为寻求科学的答案而动用了计量器调查过的所有动物的痛苦都是不屑一顾的。或许现在还允许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残酷的欲望也不一定就要全部消失，就像如今疼痛感加剧了那样，这种欲望只需加上某种理想的、微妙的成分，也就是说，它在出现时必须被翻译成幻想的和精神的语言，并且要用简直难以想像的名称装扮起来，使最温柔伪善的良心也不会对它产生怀疑（一个名称就是“悲剧的同情心”，另一个名称就是“苦难的怀旧情绪”）。起来反对痛苦的不是痛苦自身而是痛苦的无谓，但是不论是对于把痛苦解释成整个神秘的拯救机器的基督来说，还是对于那些惯于从观望者、或者痛苦制造者的角度理解所有痛苦的天真的古代人来说，一种无谓的痛苦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在世界上创造出了，或者勿宁说中否定了，那隐蔽的、没有揭露的、无法证明的痛苦，于是当时的人就几乎是必须要发现众神这些所有高尚和低贱的中间人，简言之，就是要发现某种同样是隐蔽的、同样是在暗处的、而且是不会轻易地错过一场有趣的悲剧的东西。借助于这种发现，生命在当时和以后就一直被理解为造物；生命本身得到了正名，它的“不幸”也得到了正名。现在也许需要新的发现（比如把生命看成谜，看成认识论的难题）。“为一个神所喜闻乐见的任何不幸都是正当的”。这就是古代的感情逻辑？——说真的，这难道仅仅是古代的感情逻辑？众神被想像成残酷的戏剧的爱好者——噢！只需看看加尔文和路德就可以知道这古老的想像在我们欧洲的人性中延伸了多远！无论如何，除了从残酷中取乐，希腊人笃定不会向他们的众神呈奉更合适的造福配料了。那么荷马为什么让他的神轻视人的命运呢？此外，特洛伊战争以及类似悲剧的梦魔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疑问，对于众神来说，这就是喜剧了，而且因为诗人在史诗中比其他人都进行了更多的关于“神”的艺术创造，想必诗人本人也认为这是喜剧……可是后来的希腊道德哲学家们却认为神也抬眼关注道德问题，关注英雄主义和品德高尚者的自我折磨：“负有使命的赫拉克利斯”登台了，他对此亦有自知，因为没有观众的道德行为对于演员民族来说是不可想像的。这项当时主要是为了欧洲而完成的发明，这项关于“自由意志”，关于人之善恶的绝对自发性的如此之冒失、如此之危险的哲学发明，难道不是首先为了证明：神对于人的兴趣，对于人类品德的兴趣，是永不衰竭的吗？在这个世俗的舞台上从来就不允许开拓真正的新鲜事物、挖掘真正前所未闻的对立、现实、灾难：只有神可以预知这个完全由决定论控制的世界，因此神也很快就对它感到厌倦了——所以那些作为众神之友的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指望他们的神治理这样一种决定论的世界！古代世界基本上是公众的、开放的世界，这整个古代世界都充满了对“观众”

的柔情，当想到幸福时绝无法排除戏剧和庆贺——我们已经说过了，即使是在实行重大的惩罚时也是喜庆的！……

八

再重复一遍，我们已经看到，罪恶感和个人责任感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在

这种关系中第一次产生了人反对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了人和人较量的现象。我们发现，不管文明的发展水平有多低，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类关系存在。价格的制定、价值的衡量、等价物的发明和交换——这些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据了古代人的思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古代人的思想：从这里培育出了最古老的关于精确性的意识，同样，人类最早的骄傲，人对于其它动物的优越感也由此而产生。或许我们对于“人”（man - us）的称呼也是出于这种自我感觉的表达。人把自己看成是衡量价值的，是有价值、会衡量的生物，看成是“本身会估价的动物”。买和卖，连同它们的心理属性，甚至比任何一种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联合还要古老：在人们最原始的表示权利的方式中，恰恰是那些关于交换、契约、罪孽、权利、义务、协调等等的萌芽意识首先转化出最粗放、最原始的公共群体（和其它类似的群体比较而言），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比较、计量和估价权力的习惯。有鉴于这种笨拙的连续性，有鉴于这种蹒跚来迟，而后又固执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古代思想，人们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结论，即：“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价格”，“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清偿的”：这是正义的最古老和最天真的道德戒律，是地球上一切“善行”、“公允”、“好意”、以及“客观性”的开端。这种初期的正义是在大致上力量均等者中间通行的好意，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容忍，是通过一种协调达成的“谅解”，如果是关系到力量薄弱者，那则要通过强迫达到一种调和。

九

还是用史前时期来作比较（当然这个史前时期对于任何时代都是现存的，或者可能重现的），公社的存在当然也是为了其成员的那一重要的基本关系：也就是债权人和他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生活在一个公社里，享受着公社的优越性（那是何等样的优越性啊！我们今天往往会低估它！）。他们受到援助和保护，生活在平和与信任之中；他们不需要担心遭到危害和敌意，而那些公社“之外”的人，那些“不安分者”，却要担这份忧，——德国人懂得”痛苦“穏lend的原意是什么——人们恰恰是把这危害和敌意抵押给了公社，让公社去承担责任。如果换一种情况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如果公社是受骗的债权人，那么它会尽力地使自己得到补偿的。这里讲的情况是肇事者起码造成了直接损失，若撇开损失不谈，肇事者首先是一个“犯人”，一个反对整体的违约者、毁誓者，他的所作所为关系到他一向从公社生活享有的一切优惠和安逸。罪犯是个债务人，他不仅不偿还他获得的优惠和预支，而且竟然向他的债权人发动进攻：鉴此，他不仅要依照情理失去所有那些优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他记住，这些优惠的代价是什么。受了损失的债权人——公社，愤怒地把犯人推回到野蛮的、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他迄今为止一直受到保护，所以这种状态就使他备受打击——各种敌意都可以发泄在他身上。在文明发展的这个阶段上，“惩罚”的方式只不过是反映和模仿了人们对于可憎的、丧失了保护的、被唾弃的敌人的正常态度。罪犯本人不仅丧失了所有的权利和庇护，而且失去了获得任何宽宥的机会，他们受着战争法则和胜利庆贺的无情而又残酷的摆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各种形式的战争和战争的祭礼都在历史上呈现了惩罚。

十

如果一个公社的实力加强了，它就不会再把个别人的违法行为看得那么

严重；在公社看来，违法行为就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对整体的生存产生威胁；不幸的制造者将不再被当作“不安分者”而逐出公社，公众不再会像过去那样没有节制地拿他出气，——事实上整体从此开始小心谨慎地为不幸的制造者辩护，保护他不受那种愤怒情绪，特别是直接受害者的愤怒情绪的伤害。努力缓和违劣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的愤怒情绪，旨在限制事态的发展，预防更大范围的、甚或是全面的参与和骚乱；试图寻找等价物，用以调节全部交易；特别是越来越坚定地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对任何违劣行为实行抵偿，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把罪犯和他的罪行分离开来——所有这些行动都在惩罚规则的长期发展中刻下了越来越突出的痕迹。随着一个公社的实力和自我意识的增长，它的惩罚规则也就会愈益温和。任何削弱和处心积虑破坏这种惩罚规则的举动都会重新引出更严酷的惩罚方式。“债权人”越是变得富有，他就越是会相应地变得人性化起来，直到最后他拥有的财富的数量使他不再能承受损失为止。社会的权力意识也在考虑之列，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享受到它所能得到的最高级的奢侈，即对社会的损害者不施行惩罚。“其实我体内的寄生虫与我有何相干？那么让它们说话吧！让它们生活和繁殖吧！我还很健壮，不会受影响！……由于对损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允许无力赔偿者逃之夭夭”，所以提倡“一切都可以抵偿，一切都必须抵偿”的正义感消失了——就像世间所有好事一样，这种正义的消失是一种自我扬弃。我们知道这种正义的自我扬弃给自己起了一个多美的名字——它叫“宽宥”；很明显，宽宥已经成了最有权力者的特权，或者勿宁说，成了他的权利的彼岸。

十一

在此我不能不表示反对意见，否定近来尝试着在另外一种基础上——也就是在仇恨的基础上探索正义的起源的倾向。因为有人断定心理学家们会有兴趣就近对仇恨本身进行一番研究，于是就在他们的耳边吹风说：这株（仇恨的）植物目前在无政府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土壤中正生长得郁郁葱葱，当然像过去一样，它总是在背阴处才枝叶繁茂，就如同紫罗兰，只是气味不同罢了。物以类聚，毫不奇怪，恰恰是在这些圈子里往往可以看到那些坚持不懈的、以正义的名义美化报复的努力，就好像正义本来只不过是受害者感觉的延续，而且由于有了报复，逆反的情绪就会在事后受到完全彻底的尊重。对于上述议论我是最不会表示反对意见了。我甚至认为所有涉及到生理的问题的提出都是有功的。迄今为止，生理问题和那种反动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视了。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从怨恨精神内生长出来的这种新式的科学公正是为仇恨、嫉妒、猜忌、怀疑、积怨和报复服务的，一旦遇到其它的情绪，这种“科学的公正”就会当即失效，而代之以仇极怨深的腔调。在我看来，那些产生于其它生理价值的情绪，我指的是本原是主动的情绪，如统治欲、占有欲等等（参看E·杜林的《生命的价值》，《哲学教程》等），比起那种逆反在先，科学地估定和高估价值在后的情绪要高明许多。关于总的趋向就先讲这么多。说到杜林的关于应在反动感情的土壤中寻找正义的故乡的原话，我们应当用另一句生硬的反话来对映这句热爱真理的话，最后被正义的精神征服的土壤是反动感情的土壤。如果正义的人真的对于损害他的人都保持正义（而且不仅是冷淡地、有节制地、疏远地、无所谓地保持正义：保持正义永远是一种积极态度），如果在受到人身伤害、讥讽、嫌疑的情况下，正义直视的目光也不因此而黯淡，高贵、明达、既深邃而又温和的客观

性也不因此而减退的话，那么人就是达到了一种完美或极其练熟的境地——连明智的人也不曾有此奢望，对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轻信。固然，普遍的情况是：就连最正派的人也已经对少量的侮辱、暴虐、阿谀司空见惯了，所以他们能够睁眼看鲜血、闭目对公道。主动的、进攻的、侵犯的人总是比反动的人离正义更近百步；主动者根本不需要像反动者那样错误地、偏颇地评价事物；因此事实上进攻型的人总是具有更强烈、更勇敢、更高贵、同时也更自由的眼光，具有更好的良心。相反，我们应当已经猜到了，究竟是谁在良心里发明了“良心谴责”？——正是怨恨者！只要看看，对于法的运用和对于法的真正需求在历史上的哪个阶段里开始通行？是在反动者统治的阶段吗？根本不是！是在主动者、强健者、自发者、好斗者统治的阶段！如果不怕惹恼那位鼓吹家（他本人曾经坦白说“报复学说就像正义的红丝线贯串在我的全部工作和努力之中。”），那么我要说，从历史的角度看，世间一切法律都提倡斗争、反对相反的情绪；提倡主动进攻势力方面的战争，支持它们诉诸实力，以制止和约束反动者放纵的激情，强迫达成和解。哪里伸张和维护正义，哪里就有一股强大的势力相对立于从属的、软弱的势力（这势力可能是群体，也可能是个人）。强大的势力在寻找打消怨恨者怒气的办法：它们有时从报复者的手中挖出怨恨的对象；有时发动战争，打击破坏和平和秩序的人，以此来取代报复；有的设想、提议、必要时强迫达成和解；有时提出某种标准化的损失抵偿物，从而一劳永逸地使怨恨有的放矢。但是至高无上的力量用以反对敌意和怨恨的优势的最关键的一着还是：只要它有足够的力量，就要建立法规，强行解释，什么在它看来是合法的、正确的，什么是非法的、应当禁止的。在建立了法规之后，它就要把个别人或整个群体的越轨和肆意行动当作违法行为，当作抵制至高权力本身的行为来处理。这样一来，它就可以用这种违法造成的报失来转移它的从属者的情绪，从而最终达到和任何报复心理所想要达到的正好相反的目的：报复仅仅注意、仅仅承认受害者的观点，而至高的权力却训练人们的眼光在评价行为时要变得越来越不带个人情绪，甚至受害者本人的眼光也要如此，虽然就像我们所提到过的，这要在最后才能实现。由此看来，“正确”和“错误”的概念产生在建立了法规之后，而不是像杜林所想要的那样，从伤害的行为中产生。仅就正确和错误概念本身而言，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仅就某一种伤害、暴虐、剥削、毁灭行为本身而言，它们并不是自在的“错误”，因为生命的本质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在生命的基本功能中那些具有伤害性、暴虐性的、剥削性、毁灭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不能想像生命中没有这种特性。还有一点应更加提请我们注意：从最高的生理立场出发，只应当在例外的情况下实行法制，因为法制有时会限制发自力量之源的生命意志，使生命意志的总目标屈从于个别手段，屈从于为了创造更大的权力单位而实施的手段。把一种法律规范想像成绝对的和普遍的，不是把它当作权力联合体的战斗武器，而是把它当作反对所有战斗的武器（根据杜林的陈词滥调，任何意志都应当把任何其它的意志视为同调），这是一种敌视生命的原则，是对人的败坏和瓦解，是对人类未来的谋杀；是一种疲惫的象征，一条通向虚无的秘密路径。

十二

关于惩罚的起源和惩罚的目的我还有一句话要讲：有两个有区别的问题，或者说两个应当被区别开来的问题，它们总是被人们混为一谈。以往的

道德起源家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他们的作法一向很天真，他们随意从惩罚中找出一个“目的”，比如说报复、或者威慑，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目的归结为事物的发端、惩罚的始因，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但是，在研究法的发生史的过程中，“法的目的”应当是最后探讨的课题。当然，在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结论是经过努力，而且也只应经努力而得出，这个结论就是：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目的顺序的排列都全然不是一回事；所有现存的事物，不管它的起源什么，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在生物世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征服和战胜，因此所有的征服和战胜也就都意味着重新解释与重新正名，在这一重新解释与正名的过程中，以往的“意义”和“目的”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掩盖，甚至被全部抹掉。即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所有生理器官的用途，甚至认识了法律机构的用途，社会风俗的用途，政治习惯以至于艺术形式或宗教祭礼形式的用途，人们也并不会因此而了解它们的发生史——不管这一切在老派的耳朵听来是多么令人不舒服——，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自以为把握了事物、形式、机构的确有证据的目的、用途，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人们相信眼睛的被造是为了看，手的被造是为了握，同样，人们想像惩罚也是为了惩罚而被发明的。但是所有的目的、所有的用途都不过是一个事实的标志：一种向往力量的意志战胜了力量相对薄弱者，而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为这种意志的功能打印上意义。因此，一件“事”、一个器官、一种习惯的全部历史可能就是一串不间断的锁链，连接着各种重新解释和重新正名，至于这些解释和正名的起因本身并没有相互联系的必要，相反，它们的相继排列、相互交替只不过是偶然的因素使然。因此，一件事、一种习俗、一个器官的“发展”并不是朝着一个目标的发展的渐进过程，并不是一种逻辑的、简捷的、最节约人力财力的渐进过程，而是一个由比较深刻、相对独立、自发产生的征服过程组成的序列，在这个序列里还要包括出现在每个过程中的阻力，以自我保护和逆反为目标的形式转换，取得成效的对抗行动。形式是可变的，而“意义”的可变性更大……这在任何一个有机体内都不例外：每逢整个机体的主要生长期开始，机体各个器官的“意义”也随之改变；在有些情况下，个别器官的衰老和数量的减少（比如由于有些组成部分的死亡）可能是整体的完善和力量增长的征兆。我要说的是：就连意义和实用价值的部分失效、萎缩、退化、丧失、乃至死亡也是真实的渐进过程的条件，这个过程往往表现为一种向往更强大的力量的意志和方式，而且这种意志和方式贯彻往往不惜以牺牲无数微弱力量为代价，甚至连衡量“进步”幅度的标准都是根据为进步而付出的牺牲量来确定的。为了个别更强壮的人种的繁荣而牺牲大批的人——这也可能是一种进步……我特别强调这一史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主要是因为这个观点从根本上和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本能与时尚相悖，这种观点宁可固守无所不在的强力意志的理论，宁可相信事件发生的绝对偶然性和机械的无目的性。反对所有统治者和即将成为统治者的民主主义偏见，现代的薄古主义（我为一件坏事造一个坏字）逐渐地侵蚀到精神领域、最高精神领域里来了；在我看来，它已经战胜了整个生理学和生命学说，而且很显然它对这些学说的破坏是通过偷换一个基本概念，一个内在的主动性概念而实现的；反之，在那种民主主义偏见的压力下，人们把“适应”，也就是一种二流的主动性、一种纯粹的反应性，摆到优

先的地位。人们，比如说赫伯特·斯宾塞，就是这样给生命本身下定义的，他把生命称为一种对于外部环境的目的越来越明确的内在“适应”。可是这样一来就曲解了生命的本质——它的强力意志，就忽视了自发的，进攻型的，优胜的，重新阐释、重新建立和形成的力量（要知道，“适应”即是依据这种力量进行调整）的本质优越性；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有机体内那些通过生命意志显示了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高级官能的主导作用。读者或许还记得赫胥黎是怎样谴责斯宾塞的“行政虚无主义”的，可是目前的问题比“行政的”问题更紧要。

十三

回到惩罚这个课题上来，我们必须区分惩罚的两种不同的特性。首先是它的比较恒久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为习俗、仪式、“戏剧”，表现为程序中的某一严格的步骤；其次是惩罚的可变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为意义、目的，表现为对形成这种程序的期望。以此类推，这里没有别的前提。依照恰才阐述过的史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程序本身就会成为某种比它在惩罚方面的用途更为古老、更为早期的东西，而它在惩罚方面的用途只是被塞给、被强加给早已存在着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多余的程序的。简言之，事情并不像我们的天真的道德和法律起源家们一直想像的那样，他们以为创造程序是为了惩罚，就像人们以为创造手是为了抓东西一样。说到惩罚的另外那个特性，那个可变的特性，也就是惩罚的“意义”，在晚近的文化阶段（比如说在当今的欧洲），惩罚事实上早已不只是意义单一的概念，而是多种意义的组合。惩罚的全部历史，它的为各种不同的目的所用的历史，最后都集结为一体，难以分解，难以剖析，而且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对它根本无法下定义。我们现在没法断定，执行惩罚本来是为了什么，所有对全过程进行了符号式的压缩的概念都逃避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概念才能够被定义。可是从早些时候的一个研究看来，那个“各种意义”的组合倒还更容易分解，且更容易推演。我们现在尚且可以看到，组合的各因素是怎样根据每一个别情况改变它们的价值的，而后又是怎样重新组合，使得有时这种因素、有时那种因素压倒其它因素，跃据主导地位的。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单一的因素（比如说威慑的目的）也可能扬弃所有其它因素。为了使读者至少了解惩罚的“意义”其实是多么不确定、多么次要、多么偶然，并且使读者了解，同样一个程序是会怎样地被利用，被解释，被装扮，以便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我在这里列了一个提纲，这是我从一小部分偶然收集到的资料中抽象出来的：

为了消除破坏的危害性，防止进一步的破坏而实施的惩罚。

为了以某种方式（甚至用一种感情补偿方式）向受害者补偿损失而实施的惩罚。

通过惩罚来孤立破坏平衡的一方，使失衡现象不继续发展。

利用惩罚使那些惩罚的决策人和执行者产生恐惧感。

通过惩罚抵消犯人迄今享受的优惠（比如强迫他去矿山作苦役）。

用惩罚来排除蜕化的成员（在有些情况下排除整个族系，例如根据中国的法律，这是一种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一种维护社会模式的工具）。

把惩罚当作庆贺，也就是说对终于被打倒的敌人实行强暴和嘲弄。

通过惩罚建立记忆，不论是对受惩罚者而言（即所谓对他实行“改

造”），还是对于目击者而言。

惩罚作为当权者要求犯人支付的一种酬金，因为当权者保护了犯人免受越轨的报复。

只要强悍的种族仍然坚持报复的自然状态，并要求把这种自然状态当作它的特权，那么惩罚就要和这种报复的自然状态进行调和。

用惩罚向那个和平、法规、秩序和权威的敌人宣战，并且规定战争规范。据信这个敌人危害了集体生活，背弃了集体生活的前提，人们将把这个敌人当作一个叛逆者、变节者、破坏和平者，用战争赋予人们的工具和他作斗争。

十四

这个提纲肯定是不全面的，惩罚显然是被用滥了，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从中删除一种臆想的用途，尽管在民众的意识中，这是最主要的用途，——对于惩罚的信念如今虽已濒临崩溃，但是信念却恰恰在惩罚中不断地找到它最强有力的支柱。惩罚据说是具有价值的，为的是要在犯人心中唤起一种负罪感，人们在惩罚中寻找那种能引起灵魂反馈的真实功能，他们把这种灵魂反馈称为“良心谴责”、“良心忏悔”。但是这种臆测即使用于今天也是曲解现实、歪曲心理的，如果应用于人类最漫长的历史、应用于人的史前时期，那就更要差之里了！恰恰是在罪犯和囚徒中绝少有人真心忏悔，监狱和教养所不是这些蛀虫类喜爱的哺乳场所。所有认真的观察家都会赞同这一点，尽管他们总是不怎么情愿地、非常违心地说出这类的判断。总的来说，惩罚能使人变得坚强冷酷、全神贯注，惩罚能激化异化感觉，加强抵抗力量。假如出现这样情况：惩罚消耗精力，引起可悲的衰竭和自卑，那么这种结果无疑比惩罚的一般效果，比那种以干瘪、阴郁的严肃为特征的效果更不能令人满意。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思考一下人类历史以前的那数千年，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恰恰是惩罚最有效地阻止了负罪感的发展。至少从惩罚机器的牺牲者的角度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忽略，罪犯在目睹了法律的和执法的程序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我克制，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卑鄙的。其实他看到的无非是法在干着同样的勾当，只不过是以好的名义，以良心的名义干的，诸如刺探、谋骗、收买、设陷、那一整套精细狡诈的公安技巧、起诉艺术，更不要说那些为情理所不能容的劫掠、强暴、咒骂、监禁、拷打、谋杀，所有这些行动都不受法官的斥责和判决，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出于特殊的用途才有例外。“良心谴责”这种我们地球的植被上最神秘、最有趣的植物不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官、惩罚执行者本人，根本就不曾意识到他是和“罪犯”打交道，他认为他是在和一个惹祸的人打交道，在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不幸事件打交道，而那个将要受罚的人也感觉他的受罚是一种不幸，因此他在受罚时没有“内心痛苦”，只是觉得突然之间发生了某种未曾预料的事件，一种可怕的自然事件：一块岩石由天而降，把他砸碎，他已没有力量再进行抗争。

十五

斯宾诺莎曾经不无尴尬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这使他的注释家们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如基诺·费舍，正按部就班地曲解他在这里的原意）。有一天下午，不知是被哪段回忆所触动，斯宾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他本人

身上究竟还保留了多少那种著名“良心谴责”，斯宾诺莎把善与恶统统归结为人的幻觉，他顽强地捍卫他的“自由的”上帝的尊严，反对那些污蔑上帝做任何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亵渎者（“这可就意味着让上帝屈从命运，那上帝可就真的成了荒谬愚蠢之最了”——）。在斯宾诺莎看来，世界已经返回天真，返回到发明良心谴责以前的境地，可是在这一过程中良心谴责又变成了什么？“开心的反面”，他终于自言自语道。“一种悲伤，伴随着对过去某件出乎意料的事的想像。”①数千年来，那些遭到惩罚的惹祸者和斯宾诺莎别无二致，关于他们的“违法行为”，他们的感觉是“这次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而不是“我不该这么做”。他们经受惩罚就像人们患病、遭难、或者死亡一样，带着那么一种坚定的、不加反抗的宿命态度，例如俄国人在操纵生命方面至今仍比我们这些西方人更高明。倘若在那些日子里有一种对行动的批评，那就是一种才智，这种才智会对行动进行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首先在才智的增长中寻找惩罚的真实效用，应当在记忆的增长中寻找，应当在一种决心从此要更加审慎、更抱疑忌，更加诡秘地行事的意志中寻找，应当在意识到人对于许多事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明达中寻找，总之，应当在人类对于自我认识的增进中寻找惩罚的真实效用。无论是人还是野兽，它们通过惩罚所能达到的都无非是恐惧的增加、才智的增长、以及对于欲望的克制。因此，惩罚驯服了人，而不是改进了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还坚持相反的结论。（人云：“吃一堑长一智”。吃堑能使人长智，也能使人变坏。幸好吃堑往往只是使人变蠢。）coc1①《伦理学》第III卷Propos 18，School，1，2。coc2

十六

我不能再兜圈子了，应当初步阐述一下我自己关于“良心谴责”的起源的假说，这一假说乍听起来可能使我们感到耳生，需要我们反反复复地思索。我把良心谴责看作一种痼疾，人们罹患了这种痼疾是由于那个史无前例的深刻变迁给他们造成了压力，这种变迁将人永远地锁入了社会的和太平的囹圄。就像那些海中生灵的经历一样，他们被迫要么变成陆地动物以求生存，要么灭种绝迹，于是它们这些愉快地熟习了野蛮状态、战争环境、自由徘徊和冒险生活的半野兽们突然发现，它们的所有本能都贬值了，“暴露”了。过去它们一直是在水里浮游，现在它们必须用脚走路，必须“承担它们自身的重量：一个多么可怕的重量压到了它们身上！它们感到拙于进行最简单的操作。在这个新鲜未知的世界里，它们不能再依赖过去的那有秩序的、无意识的可靠动力来引导它们。它们被迫思想、推断、划算、联结因果——这些不幸者，它们被迫使用它们的最低劣、最易犯错误的器官：它们的“意识”。我相信，从前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痛苦的感觉，这样一种极度的不舒服，因为那些过去的本能并没有突然间中止它们的要求，只不过是现在要满足它们的要求已经变得困难罕见了。关键是它们必须为自己找寻新的、几乎是隐秘满足。所有不允许发泄的本能转而内向，我称其为人的内向化，由于有了这种内向化，在人的身上才生长出了后来被称之为人的“灵魂”的那种东西。整个的内在世界本来是像夹在两层皮中间那么薄，而现在，当人的外向发泄受到了限制的时候，那个内在世界就相应地向所有的方向发展，从而有了深度、宽度和高度。那个被国家组织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古老的自由本能侵害的可怕的屏嶂（惩罚是这个屏障中最主要的部分），使得野蛮的、自由的、漫游着的人的所有那些本能都转而反对人自己。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

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是"良心谴责"的起源。由于缺少外在的敌人和对抗，由于被禁锢在一种压抑的狭窄天地和道德规范中，人开始不耐烦地蹂躏自己，迫害自己，啃咬自己，吓唬自己，虐待自己，就像一只要被人"驯服"的野兽，在它的牢笼里用它的身体猛撞栏杆。这个为了怀念荒漠而憔悴的动物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冒险生活，一个刑房，一种不安定的、危险的野蛮状态，——这个傻瓜，这个渴望而又绝望的囚徒变成了"良心谴责"的发明者。良心谴责引发了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人类至今尚未摆脱这种疾病：人为了人而受苦，为了自身而受苦，这是粗暴地和他的野兽的过去决裂的结果，是突然的一跳一冲就进入了新的环境和生存条件的结果，是向他过去的本能，向那迄今为止一直孕育着他的力量、快乐和威严的本能宣战的结果。我们还须马上补充一点，另一方面，随着一个动物灵魂转向了自身，采取了反对自身的立场，地球上就出现了一些新奇的、深邃的、前所未闻的、神秘莫测的、自相矛盾的和前途光明的东西，从而使地球本身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上还需要有一个神圣的观众来给这场戏捧台。戏已开场，结局尚未可逆料。这场戏太精巧、太神奇、太有争议，所以不可能悄然无声地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小行星上演出。在赫拉克利特的"伟大的孩子"（别管他是叫做宙斯还是叫做机遇）玩的那些难以置信的惊心动魄的赌博游戏中，人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人给自己造就了一种兴趣、一种焦虑、一种希望甚至于一种信念，就好像人预示了什么，准备了什么，好像人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方式、一段序曲、一座桥梁、一个伟大的诺言……

十七

我的关于良心谴责起源的假说首先认定，那种变化不是渐进的、也不是自愿的。它不代表一种适应新条件的机构性发展；它是一种断裂、一种跳跃、一种强制、一种不可抗拒的灾难。它不容抗争，甚至也无法怨恨它。其次，我的假说还认定，把一直未曾受过约束、没有定形的民众关进一个紧促的模子里，这样一种以暴力开发始的行动，必将以暴力结束。所以，最早的"国家"就是作为一可怕的暴君，作为一个残酷镇压、毫无顾忌的机器而问世、而发展的，这个过程一直发展到民众和半野兽们不仅被揉捏、被驯服，而且已经定了形。我使用了"国家"一词，我的所指是不言自明的：有那么一群黄头发的强盗、一个征服者的主人种族，他们按照战争的要求，自行组织起来，他们有力量进行组织。他们毫无顾忌地用可怕的爪子抓住那些或许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却是无组织的漫游人种。地球上的"国家"就是这样起源的。我想，我们已经克服了那种让国家起始于"契约"的幻想。谁能发号施令，谁就是天然的"主人"，谁就在行动上和举止上显示粗暴。这种人要契约何用！这种生物无法解释，他们是命定的，没有始因，没有理性，没有顾忌，没有借口。他们闪电般地出现，太可怕，太突然，太令人折服，太"不寻常"，甚至都无法去恨他们。他们本能地造就形式、推行形式，他们是最漫不经心、最没有意识的艺术家。总之，他们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有新的东西兴起，这新的东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统治形体，它的各个机件和功能都是泾渭分明并且相互联系的，其中不能容纳任何不是早先从整体获得意义的东西。这些天生的组织者，他们不知什么叫犯罪，什么叫责任，什么叫顾忌。他们被那种可怕的艺术家——个人主义所驱使，这个人主义矿石般地坚定，

它善于以其“作品”使自己获得永久的承认，就像母亲善于以她的孩子使自己得到承认一样。良心谴责当然不是源发于这些人，这一点早已明确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不是他们的铁锤的打击和他们的艺术家的残暴把大批量的自由挤压出了世界，至少是赶出了视野，也就不可能有良心谴责这可憎恶的生长物。我们懂了，只有这残暴地迫使潜匿的自由之本能，只有这被压退回去的、锁入内心的、最后只能向着自己发泄和施放的自由之本能才是良心谴责的萌发地。

十八

我们应当注意，不要因为这个现象一出现就既丑恶又痛苦便不去加以认真思考。说到底，这就是那种积极的力量，那使暴力艺术家的作品更加出色、使暴力组织者建立了国家的力量。同样是这种力量，在这儿它内向、微小、狭隘、朝着倒退的方向，用歌德的话说就是处在“胸的迷宫”中，正是这种自由之本能，用我的话说就是强力意志，创造了良心谴责，建立了否定的理想。所以，那创新的、残暴的自然力的构成材料是人自身，是人的整个动物自身，而不是另外那个，另外那些，更伟大、更壮观的非凡人。这种秘密的自我强暴，这种艺术家的残酷，这种把自己当成一种沉重的、执拗的、痛苦的东西加以定形的乐趣——把意志、批判、对立和蔑视强加给自己的乐趣，一个甘愿分裂自己的灵魂所做的这种阴森可怕、充满恐怖欲的工作，这种为了从制造痛苦中获得乐趣而使自己受苦的工作，这种纯粹是主动的“良心谴责”最终是——我们已经猜到了——理想的和臆测的事件的真正母腹，它同时还娩出了大量新奇的美和肯定，甚至竟娩出了美本身……假如美的对立面不先自我意识自身的存在，假如丑不先对自己说：“我是丑的”，那什么又是美呢？这一暗示至少有助于解谜，有助于解释像无私、自我否定、自我牺牲这类对应的概念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暗示一种理想、一种美。读者这下子就明白了，我不怀疑，无私的人、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人所感受到的乐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残酷的乐趣。关于“非个人主义”这种道德价值的起源，以及这种价值的生长土壤的划定，我就先讲这些：正是良心谴责，正是自我折磨的意志为所有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提供了前提。

十九

毫无疑问，良心谴责是一种病，不过这是像妊娠那样的病。现在我们来寻找使这种病达到其最严重、最可怕的阶段的条件。我们将要看到，它原来是怎样问世的，这需要长长的一口气才能讲完，首先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论点。债务人和他的债权人之间的私法关系早已成为一个话题，现在它又一次，而且是以一种引起历史性关注和思考的方式，被解释成一种或许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最不能理解的关系，也就是说它被解释为现代人和他们的祖先之间的关系。在原始部落中——我们是在讲古时候——每一代新人都承认他们对于上一代人，特别是对于部落的最初奠基者负有一种法律的责任（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感情的纽带，尽管我们也不能毫无根据地否认这种纽带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早期社会认定，人种只有通过他们的祖先的牺牲和成功才能获得延续，而这些需要用牺牲和成功来回报。因此人们承认负有一种债务，而且债务还在继续扩大，因为作为强大精神而继续存在着的祖先们并没有停止以他们力量向他们的后人提供新的优惠和预付新的款项。是无偿的吗？可是在那个残酷的、“灵魂贫困”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无偿的。

那么怎样才能偿还它们呢？用祭品（开始是出于最低的理解力向他们提供食物）、用庆贺、用神龛、用礼拜、特别是用服从来偿还。说到服从，这是因为所有由祖先建立起来的惯例也成了他们的后人的规章和命令。可是人们能否还清这笔债务？这里存留着疑问，而且疑问还在步步增长，它时不时不问青红皂白地迫使采取重大的补偿措施，以某种巨额代价支付“债权人”，比如最有名的是牺牲头生儿，这可是血、是人血啊。根据这种逻辑，对于祖先及其强力的恐惧，对祖先负债的意识，必然地随着部落本身力量的增长而增长；部落本身越是胜利、越是独立、越是受人尊敬、为人惧怕，对于祖先的这种恐惧和负债意识就越是增长，从无反例！部落的每一步衰落，每一场不幸的失误，每一个退化的征兆，每一个即将解体的征兆都总是会减少部落对其祖先精神的恐惧，都会降低部落对其祖先的才智、预见和实力的评价。这种粗浅的逻辑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无非是：最强大的部落的祖先必终被不断增长着的恐惧想像成一个巨人，最后被推回到一种阴森可怖、不可思议的神的阴影中去：祖先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神。也许这就是神们的起源，也就是说源于恐惧！……如果有谁认为有必要补充说“也源于孝敬！”那么他的主张就很难为人类漫长的早期发展所证实，更不会被人类发展的中期所证实，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高贵的种族，他们事实上已经向他们的造就者、他们的祖先（不管他们是英雄还是神）连本带息地偿还了所有的品质，在此期间，那些品质已明显地为他们所拥有，那些高贵的品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众神的贵族化和“高尚化”（这和他们的“神圣化”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现在先让我们结束这个负债意识发展的全过程吧。

二十

历史教导我们，关于人欠着神灵的债的意识即使在“政体”的血亲组织形式没落了以后也未曾消失。就像人类从部落贵族那里继承了“好与坏”的概念，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对于等级划分的心理嗜好一样，人类继承了部落神灵和种族神灵的遗产的同时，也继承了还不清债务的负担和最终清还债务的愿望。（那些人口众多的奴隶的农奴，他们要么是被迫地，要么是由于屈从和通过模仿而接受了他们的主人的祭神礼。他们就变成了一个通道，这些遗产就通过他们向四面八方传播。）这种对于神灵的负债感持续发展了几个世纪，它总是随着人关于神的概念和人对于神的感情的演进而发展，而且现已发展到了高峰。（关于种族战争、种族凯旋、种族和解和融合的全部历史，一切发生在所有的人种最终纳入那个种族大融合之前的事情，全部都反映在关于神的起源说的混乱之中，反映在关于他们的战争、胜利与和解的传说之中。向着世界性帝国的前进也总是向着世界性神灵的前进，专制主义以其独立贵族的征服为某种形式的一神论铺平了道路。）作为迄今为止“最高神明”的基督教上帝的问世因此也就使得世上出现了负债感之最。假设我们终于进入了反向运动，那我们就可以毫不迟疑地从对基督教上帝信仰的减弱推论出：现在人的负债意识也已经相应地减弱了。是的，我们不应否认这样一种前景：无神论的全面最后胜利可能将人类从其对先人、对始因的全部负债感中解放出来。无神论和一种形式的“第二次无辜”同属未来。

二十一

关于“负罪”和“义务”这些概念与宗教假说之间的关系我就先简略地谈到这里。我有意不谈这些概念所经历的道德化过程，那将会使我们回到良心的

问题上去，而且肯定会回到良心谴责与神的概念的纠缠中去。从我上一节的结尾看，这样一个道德化的过程似乎从未出现过，鉴此，现在似乎理应停止对这些概念的议论，因为这些概念的前提——对我们的“债权人”，即上帝的信仰已经崩溃了。可怕的是，事实情况与此相距甚远。事实上，人们以其对于负债和义务概念的道德化加工，以其将这些概念推回到良心谴责中去的努力，尝试着扭转刚才描述过的发展方向，或者至少使发展中途停顿。现在正是要给一劳永逸地清偿债务这一前景泼泼冷水；现在就是要打消人对于铁的不现实的注意力，把这注意力弹回去；现在那些关于负债和义务的概念应当转向——那么对准谁呢？理所当然应当先对准“债务人”，因为良心谴责目前在他身上扎根，正在侵蚀他、捉弄他，而且像癌一样在向广度和深度蔓延，最后使得他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债务是无法清还的，所以赎罪也是徒劳无功的，从而形成了罪孽无法赎清的思想，即“永恒的惩罚”的概念。可是结果矛头又对准了“债权人”，现在人们开始诅咒人的始因，诅咒人种的起源，诅咒人的祖先（诸如“亚当”、“原罪”、“非自由意志”），或者诅咒自然，因其造就了人，因其搜集了恶（所谓“诅咒自然”），甚至诅咒只剩下价值真空的存在（虚无主义式的远离存在，渴望虚无，或者渴望它的“反面”，即另一种“存在”——佛教及其同类），直到我们突然站到了那种自相矛盾的、恐怖的急救措施面前。基督教的这一绝招使备受折磨的人类找到了片刻的安慰：上帝为了人的债务牺牲了自己。上帝用自己偿付了自己，只有上帝能够清偿人本身没有能力清偿的债务——债权人自愿地为他的债务人牺牲自己，这是出于爱（能令人相信吗？），出于对他的债务人的爱……

二十二

说到此读者已经猜到，所有这些说教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就是那种自找痛苦的意志，就是那种倒退回去的残酷。那个内向化的、被吓得返回自身的动物人，那个被禁锢在一个“国家”中以便驯养的囚徒，他在自然地发泄制造痛苦的欲望被阻止了之后，又发明了良心谴责，用以给自己制造痛苦。正是这个进行良心谴责的人以其倒退的残酷抓住了宗教假说，从而使他的自我折磨加剧到可怕的程度。对上帝负债的想法变成了他的刑具；他在上帝身上抓到了最终与他的真实的、未脱尽的动物本能相对立的东西。他指出这种动物本能，为的是把它们当作对上帝负债的证据，当作仇恨上帝、拒绝上帝、反叛“主”、反叛“父”、反叛始祖和造物主的证据。他把自己置于“上帝”和“魔鬼”的对立之中。他对一切都掷以否定：他否定自我、否定自然、否定他自身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他把从自身挖出来的东西当作一种肯定、一种可能的、真实的、生动的东西，当作上帝，当作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当作彼岸世界，当作永恒、永久的折磨，当作地狱，当作永无止境的惩罚和无法估算的债务。这种心灵残酷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志错乱：人情愿认自己是负债的、是卑鄙的、是无可救赎的；他情愿想像自己受罚，而且惩罚也不能抵销他负的债；他情愿用负债和惩罚的难题来污染和毒化事物的根基，从而永远地割断他走出这座“偏执观念”的迷宫的退路；他情愿建立一种理想，一种“神圣上帝”的理想，以此为依据证明他自己是毫无价值的。噢！这些神经错乱的、悲哀的野兽人！他们的想法有多么怪诞！他们的野兽行径一旦稍稍受到阻止，他们的反常，他们的荒唐，他们的野兽思想就会立刻爆发出来！所有这一切都非常之有趣，可是人们用一种应当受到严厉禁止的、黑色

的、忧郁的、神经衰弱的悲哀目光对这些深渊注视得太久了。无疑地，这是疾病，是迄今为止摧残人的最可怕的疾病。有谁还能够听见（可惜如今人们没有耳朵听这些！），在这苦难和荒唐之夜响起了爱的呼喊，这是心醉神迷的呼喊，是在爱中寻求解脱的呼喊，它慑于一种不可克服的恐惧而离去！在人身上有这么多的恐怖！地球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一所疯人院了！……二十三

上述这些应该足以说明“神圣的上帝”的来历了。只要看一看希腊众神就足以使我们信服，神的观念并不一定要产生出这种病态的想像，这种我们目前还不能回避的现象；事实上有许多比这种自戕自罚（近几千年来欧洲人已深明此道）更高尚的方法，可以用来编造关于神的故事。希腊众神是一些高贵而又能自主的人的再现。在他们那里，人心中的动物感到自己神圣化了，而不是在自我摧残，不是在对自己发怒！这些希腊人长久地利用他们的神来回避良心谴责，以便能够保持心灵自由的快乐，这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理解和基督教对它的神的利用方式相反。这些杰出而勇敢的孩子头儿们，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很远。一个不亚于荷马史诗中的宙斯本人的权威曾不时地指出，他们行事过于草率，有一次他说（这是阿基斯多斯的例子，是一个非常坏的例子）：“多么奇怪啊！那些凡人怎么会这样大声地抱怨我们这些神！”

“他们以为恶都是来源于我们，可是他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违抗命运，制造了他们自己的不幸！”

但是读者立刻注意到，就连这位奥林匹斯的旁观者和执法官也绝不因此而怨恨他们，不把他们想得很坏。“他们有多傻！”当他看到凡人的过失时这样想。“愚蠢”、“无知”、还有点儿“精神反常”——这就是为那些全盛时期的希腊人所认可的导致许多坏事和灾难的原因。愚蠢，而不是罪孽！……你们懂吗？不过，那些精神反常倒确实是问题。“是的，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是一些血统高贵、生活幸福、教育良好、地位显赫、气质高贵、品德高尚的人！”许多世纪以来，每逢一个高贵的希腊人用那些无法理解的残暴和恶行玷污了自己时，其余的希腊人，就会这样发问、最后他们会摇着头说：“他肯定是被一个神愚弄了。”这是典型的希腊式遁辞，当时众神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的恶行作辩护，众神成了罪恶的原因。在那个时候，人们不是惩罚自己，而是以更高贵的姿态惩罚犯罪。

二十四

显然，我在结束这章时有三个问题没有解答。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我，“你是否在这里树立了一个理想？还是破坏了一个理想？”那么我会反问，你们曾否多次地问过自己，在地球上每建立一种理想需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需要诋毁和曲解多少事实？尊奉多少谎言？搅乱多少良心？牺牲多少神？为了建造一个圣物就必须毁掉一个圣物，这是规律——如果有谁能够证明规律失灵，敬请指出。我们这些现代人继承了数千年良心解剖和动物式自我折磨的传统。在这方面我们具有长期的训练，也许是有艺术才能，最起码是有娴熟的技巧，这是我们所习惯的口味。人用“罪恶的目光”在他的自然倾向中搜寻了太长的时间，结果这些自然倾向终于和“良心谴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逆转这一方向努力是可能的，但是谁有足够的力量去做这件事？那需要把所有的非自然的倾向，把所有那些向往彼岸世界的努力，那些违抗感觉、违抗本能、违抗自然、违抗动物性的努力，简言之，把迄今为止的理想，全部敌视生活的理想、诋毁尘世的理想，总之，需要把所有这些同良心谴责联系起

来。如今，这些期望和要求能对谁去说呢？……对那些好人？——人们正是利用他们来反对自己的——顺理成章的还有那些懒散的、隐退的、虚荣的、昏庸的、疲倦的人们？有什么比人使自己获得尊严的努力更能侮辱人、更能如此彻底地把人分离开来？反之，只要我们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行事，像其他人一样“过活”，整个世界又会变得多么和蔼友善！为了达到那个逆转方向的目的，需要另外一些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的。那些被战争和胜利强化的精神，那些要求征服、冒险、危难、甚至于痛苦的精神；为了达到那个目的还需要习惯于凛冽的高山空气，习惯于冬季的漫步，习惯于各种各样的冰冻和山峦；为了达到那个目的需要一种高明的鲁莽，一种去认知的最自信的勇气，这勇气是来源于伟大的健康；一言以蔽之，为了达到那个目的需要的正是这伟大的健康！人如今还可能有这种健康吗？

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在一个比我们这个腐朽的、自疑的现代更为强盛的时代，那个怀有伟大的爱和蔑视的人，那个拯救世界的人，那种创造精神，还是会来临的；他那逼人的力量使他无处苟且歇息；他的孤独被人误解为逃避现实，而实际上孤独正是因为他投身现实、埋头现实、思索现实，因而一旦他离开现实、重见光明，就能够把现实从所有理想加给它的诅咒中拯救出来了，这个未来的人就这样把我们从迄今所有的理想中拯救出来了，就这样把我们从理想的衍生物中、从伟大的憎恶中、从虚无意志中、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了。

这一正午的报时钟声，这一使意志重获自由、使地球重获目标、使人重获希望的伟大决定，这个反基督主义者、反虚无主义者，这个战胜了上帝和虚无主义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到来。

二十五

可是我还要说什么？够了！够了！只有在这儿我应当沉默，否则我就会侵夺仅仅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权力，他比我年轻、比我强壮、比我“更代表未来”，这权力只属于查拉斯图拉，不敬神的查拉斯图拉。

（周红译）

1

您问我，哲学家都有些什么特性？……譬如：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仇恨生成观念，他们的埃及主义（‘of A’gyptiB cismns）。当他们把一件事物非历史化，sub specie aeterni①，当他们把它制作成一个木乃伊之时，他们自以为是在向它致敬。几千年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先生，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是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使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危险。死亡、变化、年代如同生育和生长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他们全都（甚至怀着绝望之心）信仰存在者。可是，他们得不到它，于是探寻它被扣压的缘由。“必定有一种假象，一种欺骗，使我们不能感知存在者，骗子躲在何处呢？”他们欣喜地大叫：“我们找到他了，他就是感性！

这些感官，它们一向也是如此不道德，正是它们向我们隐瞒了真正的世界。道德便是：摆脱感官的欺骗，摆脱生成，摆脱历史，摆脱谎言，——历史无非是对感官的信仰，对谎言的信仰。道德便是：否定对感官的一切信仰，否定人性的全部残余，所有这些全是‘民众’。做哲学家吧，做木乃伊吧，用掘墓人的表情体现单调的一神论吧！——尤其要抛开肉体，感官的这个可怜见儿的idéefixe！②它带有逻辑所指出、反驳、甚至无法反驳的一切错误，无法反驳是因为它如此狂妄，俨然作为真实的存在而行动了！”……①拉丁文：从永恒观点看。

②法文：固定观念。

2

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对赫拉克利特之英名刮目相看。别的哲学家派别拒绝感官的证据是因为它们显示了多与变。他拒绝感官的证据则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事物，仿佛事物拥有持续与统一似的。但赫拉克利特对感官也不公平。感官既不以爱利亚学派所认为的方式、也不以他所认为的方式说谎，——它们根本不说谎。只是在我们对它们的证据进行加工时，才在其中塞进了谎言，例如统一的谎言，物性、实体、持续的谎言……“理性”是我们窜改感官证据的根源。只要感官显示生成、流逝、变化、它们就没有说谎……但赫拉克利特在这一点上始终是对的：存在（Sein）是一个空洞的虚构。“假象”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正的世界”

只是简编造出来的……

3

——而我们的感官是多么精致的观察工具呵！譬如鼻子，还不曾有一个哲学家怀着敬意和感激谈论它，它暂时甚至是我们所支配的最巧妙的仪器，能够辩别连分光镜也辩别不了的最微小的移动。我们今天拥有科学恰好到了

这一地步，使我们下决心去接受感官的证据，——去学会锐化感官，武装感官，透彻思考感官。其余的是畸胎和尚未成形的科学，我是指形而上学、神学、心理学、认识论；或者形式科学和符号学说，例如逻辑与应用逻辑——数学。在这些科学中，实在性根本不存在，未尝是个问题；就象逻辑这样的约定符号到底有何价值的问题未尝是个问题一样。

4

哲学家们的另一种特性也同样危险，这种特性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到来的东西（可惜！因为它根本不会到来）设置为“最高的概念”，也就是说，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现实所蒸发的最后水汽一开始就作为开端。这又不过是他们那种崇敬的表现：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中生长出来，根本不允许生长而成……道德：一切第一等级的事物必须是causasui①。来源于他物被视为异议，被视为对价值的疑义。一切最高价值都属于第一等级，一切最高概念，存在者，绝对者，善，真，完美——这一切不可能是生成的，所以必须是causa　sui。但是，这一切也不可能彼此不等，不可能自相矛盾……于是他们有了“上帝”这个惊人的概念……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定为最初的东西，自因，ens　realissimum②……人类一定要认真对待病蜘蛛的脑疾！——他为之已经付出过昂贵的代价！……

①拉丁文：自因。

②最真实的存在。

5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我说“我们”是出于礼貌……）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把握视觉错误和假象的问题。从前，一般来说，人们把转化、变化、生成看作假象的证明，看作必定有某种引我们入迷途的东西存在的标记。今天，我们反过来看，恰好至于理性的偏见驱使我们设置统一、同一、持续、实体、始因、物性、存在的地步，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卷入错误，强制我们发生错误；我们可以根据严格的核算确定这里有错误。这种情形与巨星的运行并无二致：在后者，是我们的眼睛发生错误，在前者，可用我们的语言替错误作持久的辩护。语言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心理最退化的形式的时期：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便是理性——之时，我们便进入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之中了。他到处看见行为者和行为，他相信意志是普遍的始因；他相信“自我”，作为存在的“自我”，作为实体的自我，并且把对于“自我——实体”的信仰投射于万物——他藉此才创造了“物”这个概念……存在到处被设想、假托为始因；从“自我”概念之中方才引伸、派生出了“存在”概念……在开端就笼罩着错误的巨大厄运，误以为意志是起作用的东西，意志是一种能力……我们现在知道，它不过是一个词儿罢了……很久以后，在一个开化一千倍的世界里，哲学家们惊喜地意识到理性范畴操作中的可靠性、主观确定性，他们断定，这些范畴不可能源自经验，——全部经验都与它们相矛盾。那么它们源自何处？——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希腊，人们作出了相同的错误推论：“我们必定曾经在一个更高的世界里居住过（而不是在一个低得多的世界里，那算什么真理！），我们必定曾经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有理性！”……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东西比存在（Sein①）的错误具有更为朴素的说服力量，一如爱利亚学派所建立的那样，因为我们说的每个词、每句话都在为它辩护！——连爱利亚学派的对手

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概念的诱惑：德谟克利特便是其中一例，他发明了他的原子……语言中的“理性”：一个多么欺诈的老妪啊！我担心我们尚未摆脱上帝，因为我们还信仰语法……①在德文中，Sein又是系词“是”，日常语言中少不了它，所以有以下说法。

6

人们将感谢我，倘若我把一种如此根本、如此新颖的认识归纳成四个命题，我以此帮助人们理解，并向相反的见解挑战。

第一命题。将“此岸”世界说成假象世界的那些理由，毋宁说证明了“此岸”世界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不可证明的。

第二命题。被归诸事物之“真正的存在”的特征，是不存在的特征，虚无的特征，——“真正的世界”是通过同现实世界相对立而构成的：既然它纯属道德光学的幻觉，它事实上就是虚假的世界。

第三命题。虚构一个“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倘若一种诽谤、蔑视、怀疑生命的本能在我们身上还不强烈的话。在后一种场合，我们是用一种“彼岸的”、“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

第四命题。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不论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毕竟是一个狡猾的基督徒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表征……艺术家对外观的评价高于实在！并非对这一命题的异议。因为“外观”

在这里又一次表示实在，只是在一种选择、强化、修正之中……悲剧艺术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甚至肯定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他是酒神式的……

“真正的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

——一个错误的历史

一、真正的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可以达到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

（理念的最古老形式，比较明白、易懂、有说服力。换一种说法：“我，柏拉图，就是真理。”）

二、真正的世界是现在不可达到的，但许诺给智者、虔信者、有德者（“给悔过的罪人”）。

（理念的进步：它变得更精巧、更难懂、更不可捉摸，——它变成女人，它变成基督教式的……）三、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作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

（本质上仍是旧的太阳，但被雾和怀疑论笼罩着；理念变得崇高、苍白、北方味儿、哥尼斯堡味儿。）

四、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吗？反正未达到。未达到也就未知道。所以也就不能安慰、拯救、赋予义务：未知的东西怎么能让我们承担义务呢？……（拂晓。理性的第一个呵欠。实证主义的鸡鸣。）五、“真正的世界”是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理念，也不再使人承担义务，——是一个已经变得无用、多余的理念，所以是一个被驳到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

（天明；早餐；bon sens①和愉快心境的恢复；柏拉图羞愧脸红；一切自由灵魂起哄。）①法文：好的（健全的）感觉。

六、我们业已废除真正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假象的世界？……但不！随同真正的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

（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久远的错误的终结，人类的顶峰；《查拉斯图拉》的开头词。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1

一切激情都有一个阶段，当时它们只是致命的力量，当时它们以愚昧的重负把其牺牲者压倒——后来，过了很久，它们才与精神联姻，使自己“升华”。从前，人们因为激情的愚蠢而向激情宣战，誓将其灭绝，——一切古老的道德巨怪都主张“il faut tuer les passions①。这方面的最著名的公式见之于《新约》的山顶垂训，顺便说说，在那里，全然不是从高处看事物的。例如，那里在应用于性的问题时说：“如果你的眼睛恶意逗弄你，就挖掉它。”幸亏没有一个基督徒照此办理。灭绝激情和欲望，仅仅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这种愚蠢的不快后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本身就只是一种极端的愚蠢。我们不再赞美那样的牙医，他用拔掉牙齿的办法来治牙痛……另一方面，很显然，在基督教赖以生长的基础之上，“激情的升华”这个观念完全不可能形成。众所周知，最早的教会反对“才智之士”以维护“精神的贫困”：怎么可以期望它打一场反对激情的理智之战呢？——教会用不折不扣的切除来克服激情：它的策略、它的“治疗”是阉割。它从来不问：“怎样使欲望升华、美化、圣化？”——它在任何时代都把纪律的重点放在根除（根除感性、骄傲、支配欲、占有欲、复仇欲。）——但是，从根上摧残激情就意味着从根上摧残生命：教会的实践是与生命为敌……

①法文：必须扼杀激情。

2

这同样的手段，切除，根除，也被那样的人选用来与欲望斗争，他们的意志过于软弱，过于衰退，因而无能自立尺度；被那样的天性选用，他们需要la　Trappe①，用譬喻来说（未必是譬喻），需要某种最后通牒，在自己和激情之间设一条鸿沟。过激手段仅为衰退者所必需；意志的乏弱，确切地说，无能对一种刺激不作反应，本身只是衰退的另一种形式。

对感性怀着激烈的、殊死的敌意，始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征兆，籍此可以推测这位好走极端的人的总体状态。——此外，当这类天性不再坚强得足以经受激烈的治疗、驱走身上的“魔鬼”之时，这种敌意和仇恨才登峰造极。不妨回顾一下教士、哲学家以及艺术家的全部历史：反对感官的最恶毒的话并非出自阳痿者之口，亦非出自禁欲者之口，而是出自无能禁欲者、必须禁欲者之口……

①法文：苦修会。

3

感性的升华叫做爱，它是对于基督教的伟大胜利。另一种胜利是我们的敌意的升华。这就是深深领悟拥有敌人之价值，简言之，行动和推论一反从前之行动和推论。教会在一切时代都想消灭它的敌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却以为，我们的利益就在于有教会存在……现在，政治上的敌

意也有所升华，——明智得多，审慎得多，宽容得多了。几乎每个政党都明白，为了保存自己，反对党应当有相当力量；这一点适用于大政治。特别是一个新的创造物，譬如说新的国家，需要敌人甚于需要朋友：在对立中它才感到自己是必要的，在对立中它才成为必要的……我们对待“内心的敌人”并无不同，在这里我们也使敌意升华，在这里我们也领悟其价值。一个人只有充满矛盾才会多产；只有灵魂不疲沓，不贪图安逸，才能永保青春……没有什么比从前那种但求“灵魂宁静”的愿望，那种基督徒式的愿望与我们更加格格不入的了；没有什么比道德的母牛和良心安宁的肥腻福气更不叫我们眼红的了。谁放弃战斗，他就是放弃了伟大的生活……在许多场合，“灵魂的宁静”无疑只是一种误解，——是不会诚实地给自己命名的别的东西。不绕弯子、不带偏见地说，有这样一些情形，譬如说，“灵魂宁静”可以是一种丰盈的动物性向道德（或宗教）领域的温柔发泄。也可以是疲惫的开始，是傍晚、形形色色的傍晚投下的第一道阴影。也可以是空气湿润、南风和煦的标记。也可以是不自觉地为消化良好而心怀感谢（有时美其名日“博爱”）。也可以是病愈者的沉静，他重新品味万物，心怀期待……也可以是跟随在我们占支配地位的激情的一次强烈满足之后出现的状态，一次罕有的饱足的舒适感。也可以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嗜欲、我们的罪恶的衰老。也可以是懒惰在虚荣心引诱下披上道德的装饰。也可以是在一种模糊状态的长期紧张和折磨之后，出现的一种明确状态，哪怕是可怕的明确状态，也可以是行动、创造、劳作、意愿之成熟和熟练的表现，是平静的呼吸，是已经达到的“意志的自由”……偶像的黄昏：谁知道呢？或许它也只是一种“灵魂的宁静”……4

——我制定一个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一定规范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藉此来清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而且，它们声称“上帝洞察人心”，它们否定生命的最深最高的欲望，把上帝当作生命的敌人……给上帝逗乐的圣人是地道的阉人……“上帝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便在哪里结束……

5

假如一个人领悟了对于生命的这样一种反对（这种反对在基督教道德中已经变得近乎神圣不可侵犯了）的亵渎之处，那么，他因此也就幸运地领悟了一些别的东西，即领悟了这样一种反对的无用、虚假、荒谬、骗人之处。活着的人对于生命的谴责归根到底只是一定类型的生命的征兆，至于是否有道理，这个问题完全没有籍此而提出来。一个人必须在生命之外有一个立足点，用不同的方式，如同已经活过的一个人、许多人、一切人那样去了解生命，方能真正触及生命的价值问题。有足够的理由表明，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可企及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学之下谈论的；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当我们建立价值，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评价……由此可知，把上帝当作生命的对立概念和对生命的谴责的那种道德上的反自然，也还是生命的一个价值判断——什么生命？什么种类的生命？——我早已回答：是衰退，虚弱、疲惫、受谴责的生命。道德，如它迄今被理解的，如它最近仍被叔本华规定为“生命意志的否定”的，是把自己做

成一个绝对命令的颓废的本能本身，它说："毁灭！"——它是受谴责者的判断……6

最后，让我们再思量一下，说"人应当是如此这般的"这种话有多么天真。现实向我们显示了令人愉快的丰富类型，过度挥霍的形式游戏和形式变化，而某位可怜的囿于一孔之见的道德家却说："不！人应该是别种样子的。"……他甚至知道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可怜虫和伪君子，他在墙上画了幅自画像，说道："ec－ce homo①……然而，即使道德家只是向着某一个人说："你应当是如此这般的！"他也依然把自己弄得很可笑。个人是fatum②的一个片断，承前启后，对于一切既来和将来的事物是一个法则，一个必然性。对他说"改变你自己"就意味着要求一切事物都改变，甚至是朝后改变……然而确实有一些彻底的道德家，他们要人变成另一种样子，即变得有道德，他们要人仿效他们的榜样，即成为伪君子，为此他们否定这个世界！不要渺小的疯狂！不要适度的无礼！……道德倘若不是从生命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本身出发进行谴责，它便是一种特别的谬误，对之不必同情，便是一种蜕化的特性，已酿成无穷的祸害！……我们另一种人，我们非道德主义者，相反为一切种类的理解、领悟、准许敞开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轻易否定，我们引以为荣的是做肯定者。我们愈来愈欣赏那种经济学，它需要并且善于利用被教士的神圣愚昧和病态理性所抛弃的一切，欣赏那种生命法则之中的经济学，它从伪君子、教士、有德者等丑类身上获取其利益，——什么利益？——但我们本身，我们非道德主义者，就是这里的答案……①拉丁文：看这个人！

②拉丁文：命运

四种大谬误

1

混淆因果的谬误——再也没有比倒果为因更更危险的谬误了，我称之为理性的真正堕落。尽管如此，这个谬误却属于人类万古常新的习惯，它甚至在我们之中被神圣化，它冒着“宗教”、“道德”的美名。宗教和道德所建立的每个命题都包含着它；教士和道德立法者是那理性之堕落的始作俑者。——我举个例子：人人知道著名的柯纳罗①的书，他在这本书里把他的节食推荐为活得长寿、幸福（以及有德）的良方。很少书能够如此多地被人阅读，直到现在，在英国每年还要印好几千册。我毫不怀疑，几乎没有一本书（当然《圣经》除外）像这个如此好心肠的怪东西这样，造成这么多的祸害，缩短这么多的生命。其源盖出于：把结果混同为原因了。这个厚道的意大利人把他的节食看作他长寿的原因；其实，长寿的前提，即新陈代谢的极其缓慢，微乎其微的消耗，①Cornaro：生于1467年，死于1566年，曾著书谈自己的长寿秘诀。

才是他节食的原因。对于他来说，吃多还是吃少并非任意的，他的节俭并非一种“自己由意志”，他吃多就会生病。但是，倘若不是这种鲤鱼之躯，一个人就不仅最好、而且必须适量进食。我们时代的学者，神经力之消耗如此迅速，使用何纳罗养生法只会致自己死命。

Crede experto①。

①检验信条。

2

每种宗教和道德引为基础的最一般公式是：“做这个这个，不做这个这个——你就将幸福！否则……”每种道德、每种宗教都是这样的命令，——我称之为理性的巨大原罪，不朽的非理性。在我口中，这个公式转变为它的反面——我的“一切价值的重估”的第一个例子：一个发育良好的人，一个“幸运儿”，他必须采取某种行动，而对别种行动本能地踌躇，他把他生理上配置的叙序带进他同人和物的关系之中。公式：他的德行是他的幸福的结果……长寿、子孙兴旺并非德行的报酬，毋宁说德行即是新陈代谢的放慢，除了其他结果外，长寿、子孙兴旺、简言之柯纳罗主义也是此种放慢的结果。——教会和道德说：“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因罪恶和奢侈而灭绝。”我的重建的理性说：当一个民族衰微，在生理上退化，接踵而至的便是罪恶和奢侈（这意味着需要愈来愈强烈和频繁的刺激，犹如每个耗竭的天性所熟悉的）。这个年轻人过早地苍白萎靡了。他的朋友们说：某某疾病应负其咎。我说：他生病，他不能抵抗疾病，这本身已是一个衰败的生命、一种因袭的枯竭的结果。报纸读者说：这个政党用这样一个错误断送了自己。我的更高的政治说：一个犯这种错误的政党原已末日临头——它不复有自己的安全本能。任何意义上的任何一种错误都是本能衰退和意志解体的结果：差不多可以用这

来给恶下定义了。一切善都是本能——因而都是容易的，必然的，自由的。艰难是一种抗议，神与英雄属于不同的类型（用我的话来说：轻捷的足是神性的第一属性。

3

虚假因果关系的谬误。——人们始终相信自己知道何为原因，然而，我们从何处获得我们的这种知识，确切地说，获得我们拥有这种知识的信念的呢？从著名的“内心事实”领域，而迄今这类“事实”中没有一个已经证明是事实，我们相信自己在意志的行为中是原因；我们认为至少在这一场合当场捕获了因果关系。

人们也不怀疑一个行为的antecedentia①，它的原因，可以在意识中寻找，并且只要去找，就总能找到——作为“动机”，否则就不能自由地作此行为，也不能对之负责。最后，谁会否认一个想法是有原因的，“自我”就是想法的原因？……在这三个似乎作为因果关系的保障的“内心事实”中，第一个且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意志即原因；意识（“精神”）即原因的观念以及更后面的自我（“主体”）即原因的观念纯粹是派生的，是在意志确定因果关系为既定事实、经验之后产生的……在此期间我们已经更善于思考了，我们今天不再相信所有这些说法。“内心世界”充满着幻影虚光，意志便是其中之一。意志不再推动什么，所以也不再说明什么——它仅仅伴随着过程，它也不能缺席。所谓“动机”是另一个谬误。它纯属意识的表面现象，行为的伴随物；与其说它体现，不如说它掩盖了一个行为的前项。至于自我，它已经变成了寓言、虚构、文字游戏，它完完全全停止了思考、感觉、原望！……结论是什么？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的原因！这方面的全部所谓经验都见鬼去了！这就是结论！——而我们业已有教养地滥用了所谓“经验”，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作为原因世界、意志世界、精神世界的世界。最古老悠久的心理在这里起作用，它别无所为，对它来说，每个事件都是一个行为，每个行为都是一个意志的结果，世界化身为许多行为者，有个行为者（一个“主体”）悄悄潜伏在每个事件背后。人从自身投射出他最坚信不疑的三个“内心事实”，即意志、精神、自我，——他由“自我”概念才得出“存在”（Sein）概念，他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自我即原因的概念来设定“物”的存在。然后他在物之中始终只是重新找到他塞入其中的东西，这有何奇怪呢？——再说一遍，物本身，物的概念，仅是自我既原因的信念的一个反映罢了……甚至连你们的原子，我的机械论者和物理学家先生们，有多少谬误、多少退化的心理尚残存在你们的原子里！——更不必说“物自体”，形而上学家们的horrendum pudendum②了！精神即原因的谬误被冒充为实在！被立为实在的尺度！被称为上帝！

①拉丁文：前项

②拉丁文：可怕可耻的东西。

4

幻想原因的谬误。——从梦谈起：例如，由于远处的一声炮击而产生的感觉，却给这感觉追加一个原因（常常是一整部小型长篇小说，正是这梦者在其中担任主角）。其间感觉以一种回响的方式延续着，它仿佛在等待，直到原因冲动准许它进入前景，——从此不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意义”。炮击在一种因果关系的方式中，在一种时间的表面逆转中出现。

后来的动机说明被首先感受到，还伴随着仿佛在电光中一闪而过的成千细节，随后才是炮击……发生了什么？某一状态所造成的想象被误解成了这个状态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醒时也这么做。我们大部分通常的感觉——器官活动或受阻时的种种抑制、压力、紧张、爆发，特别是nervus sympathicus①的状态——都激起我们的原因冲动：我们希望有理由处于某某状态——好的状态或坏的状态。只是简单地确认我们处于某某状态的事实，这从来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只有当我们给这一事实提供一种动机说明之时，我们才容忍它，——即意识到它。记忆在这种场合无需我们知道就自动工作，唤来相似的既往状态以及与它们连合并生的因果说明（不是它们的因果联系）。当然，认为观念、伴随着的意识过程是原因，这种信念也是记忆造成的。某种因果说明的习惯由此形成，它实际上阻碍甚至杜绝了原因的研究。

①拉丁文：交感神经。

5

对此的心理学说明。——把某种未知的东西归结为某种已知的东西，这使人轻松、平静、满足，此外还给人一种权力感。未知之物使人感到危险、不安、忧虑，——第一个冲动便是要消除这种令人痛苦的状态。第一原理：随便哪个解释总比没有解释好。因为事情本质上只涉及要摆脱压迫人的观念，至于采用什么方法摆脱它们倒不太严格。未知之物借以解释为已知的第一个观念干得如此出色，以致人们把它"当作真理"。快感（"力量"）的证据是真理的标准。——所以原因冲动是由恐惧感决定和引起的。"为什么"的问题、只要可能，就不会是为原因而提供原因，相反是提供一定种类的原因——一种令人平静、解脱、轻松的原因。某种已知的、经历过的、铭刻在记忆中的东西被设定为原因，乃是这种需要的第一个结果。新的、未经历过的、陌生的东西则被拒绝承认为原因。——所以，被找来当作原因的不仅是一定种类的解释，而且是一种精选的、受偏爱的解释，籍之可以最迅速最及时地消除陌生、新奇、未曾经历之感，——是最通常的解释。——结果，一定种类的原因设定愈来愈占据优势，汇成体系。终于取得支配地位，也就是说，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和解释。——银行家立刻想到"生意"，基督徒立刻想到"罪恶"，少女立刻想到她的爱情。

6

整个道德和宗教领域都属于幻想原因的范畴。——通常的不快感的"解释"。它们是由与我们敌对的生灵造成的（邪恶的幽灵：最著名的事例——歇斯底里患者被误解为女巫）。

它们是由不能允许的行为造成的（把："罪恶"感、"犯罪"感强加于一种生理上的不适——人们总是找得到不满意自己的理由）。它们是作为对我们似乎不应当做、我们似乎不应当是的某种东西的惩罚和一个报应（叔本华以厚颜无耻的方式归纳为一个命题，在其中，道德显出真相，显现为生命的毒害者和诽谤者："每种巨大的痛苦，不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的，都证明我们罪有应得了；因为如果我们并非应得，它就不会降临我们。"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它们是作为轻率不慎行为的后果（激情和官能被设定为原因，被设定为"有过失的"；生理的痛苦加上别的痛苦被解释为"罪有应得的"）。——通常的愉快感的"解释"。它们是由相信上帝造成的。它们是由

行为端正的意识造成的（所谓的“良心清白”，一种生理状态，有时候消化良好与之如此相象，几乎难以区分）。它们是由事业的成功造成的（天真的错误推论：事业的成功完全不使一位忧郁症患者或一位帕斯卡尔产生通常的愉快感）。它们是由信仰、爱、希望等基督教美德造成的。——实际上所有这些冒牌的解释都是后继状态，仿佛是把愉快感或不快感翻译成了一种虚假的辩证法。一个人希望，是因为生理上的基本感觉依然强大充实；一个人相信上帝，是因为充实感和强壮感使他宁静。——道德和宗教完全属于错误的心理学：在每一场合都混淆了因果；或者把真理同信以为真的东西的效果相混淆；或者把一种意识状态同该状态的原因相混淆。

7

自由意志的谬误。——我们对“自由意志”概念不再同情，我们太知道它是什么了——它是神学家们所拥有的最臭名昭著的手腕，其目的是使人类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承担责任”，也就是使人类依赖于他们……我在这里只谈谈一切要人担责任的做法的心理实质。——无论何处，凡有要人承担责任的意图，往往可以发现那里有惩罚欲和审判欲的本能。如果某某状况被追溯到意志、目的、承担责任的行为，人就被剥夺了他的无罪的生成。意志学说实质上是为了惩罚，即为了寻找罪恶的愿望，而被发明的。整个古代心理学，即意志心理学，其前提是它的创始人即古代社会上层的僧侣想要给自己造成一种给人以惩罚的权利——或者说想要给上帝造成这种权利……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以便可以加以判决和惩罚，——以便可以成为有罪的。结果，每件行为必须被看作自愿的，每件行为的根源必须被看作有意识的（心理学中最基本的伪币制造藉此而被树为心理学原则本身……）今天，我们投入了相反的运动，我们非道德主义者尤其竭尽全力从世上清除罪与罚的概念，力求使心理、历史、自然、社会机构及其制裁纯洁化，当此之时，我们没有见到比神学家们的反抗更激烈的反抗了，他们继续倚仗“世界道德秩序”的概念，用“惩罚”和“罪过”来玷污生成的无罪，基督教是刽子手的形而上学……8

我们的学说只能是什么呢？——没有谁能把人的特性给予人，无论是上帝，社会，他的父母和祖先，还是他自己（这里最后所否定的观念的荒谬性，作为“知性的自由”，已为康德、也许还为柏拉图所教导过）。没有谁可以对以下情形负责：他存在了，他是被造成如此这般的，他处在这样的情形和环境之中。他的天性的宿命不能从一切已然和将然之物的宿命中解脱出来。他不是一个特别意图、一个意志、一个目的的产物，不能用他去试验实现一种“人的理想”，或一种“幸福的理想”，或一种“道德的理想”，——想要按照某一目的铸造他的天性是荒谬的。我们发明了“目的”概念，实际上目的缺如……某人是必然的，某人是命运的一个片断，某人属于全，某人在全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判决、衡量、比较、责难我们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判决、衡量、比较、责难全……然而在全之外只有虚无！——没有谁再要对存在的种类不可追溯到一个causa prima①承担责任，对世界是一个既非作为知觉、又非作为“精神”的统一体承担责任，这才是伟大的解放，——生成的无罪藉此才重新确立起来……迄今为止，“上帝”概念是对生存的最大异议……我们否认上帝，我们否认上帝所意味的要人承担的责任：我们藉此才拯救了世界。

①拉丁文：第一因。

人类的“改善者”

1

人们知道我对哲学家的要求，即站在善恶的彼岸，——超越道德判断的幻想。这一要求源自一种见解，我首次把这见解归纳成一个公式：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道德判断与宗教判断有一共同点，即相信不存在的实在。道德仅是对一定现象的阐释，确切地说，是一种误释。和宗教判断一样，道德判断属于无知的一个阶段，此时连实在的概念、实在与幻想的区别尚付之缺如，以致在此阶段上“真理”仅仅是指我们今日称为“想象”的东西。就此而言，道德判断从未被认真看待，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始终只包含着悖理。但它作为征候学却总是价值非凡：它（至少对有识之士来说）显示了文化和内心世界的珍贵实在，这一实在不太懂得“理解”自己。道德只是记号，只是征候学，一个人必须业已知道自己为何行动，才能从道德中获得益处。

2

我举第一个例子。在一切时代，人们都想“改善”人，道德首先是这个意思。然而，在同一个词眼下却隐藏着迥异的倾向。野蛮人的驯化和一定人种的培育都被称为“改善”。正是这些动物学术语才表达了实在——当然，典型的“改善者”即教士对此实在一无所知，并且宁愿一无所知……把驯化一头野兽称作对它的“改善”，在我们听来近乎一个玩笑。凡是了解驯兽场情况的人，都会怀疑动物在那里得到了“改善”。它们被削弱了，它们被弄得不太有害了，恐惧的沮丧情绪、疼痛、创伤、饥饿使它们变成了病兽。——教士所“改善”的驯化之人的情形与此毫无二致。在中世纪早期，教会事实上首先是一所驯兽场，人们到处捕猎“金发野兽”最美丽的标本，——例如，人们“改善”高贵的日耳曼人。可是，在这之后，这样一个被“改善”了的，被带入修道院的日耳曼人看上去怎么样呢？像一幅人的漫画，像一个怪胎。他成了“罪犯”，他蹲在笼子里，他被关在许多十分可怕的观念之间……他躺在那里，有病，虚弱，对自己怀着恶意；充满对生命冲动的仇恨，充满对一切仍然强壮幸福的事物的猜忌。简言之，一个“基督徒”……用生理学的语言说，在与野兽斗争时，使它生病可以是削弱它的唯一手段。教会懂得这一点，它败坏人，它削弱人，——但他自命“改善”了人……

3

我们来看看所谓道德的另一种情形，即一定种族或类型的培育。这方面最重大的例子是印度道德，作为《摩奴法典》而具有宗教效力。其使命是同时培育四种种姓，即僧侣、武士、农商和仆役（首陀罗）。在这里，我们显然不是置身于驯兽者之中了，必须有一种百倍温柔理智的人，才能哪怕只是构想出这样一种培育的计划。一个人从基督教的病房和牢狱的气氛转而步入这个更为健康、高贵、广阔的世界，不禁要深吸一口气。与《摩奴法典》相比，《新约》是何等可怜，它的气味是何等难闻！——但是，这种制度同样

必须是可怕的，——这一回不是为了对付野兽，而是为了对付它的反面，不可培育的人，杂种的人，贱民，而除了使他们生病之外，它又没有别的使他们软弱无害的办法，——这是在对付“多数”。也许没有比印度道德的这种防护条规更与我们的情感相抵触的东西了。例如第三谕令，“关于不洁的蔬菜”，规定允许贱民食用的唯一食物是大蒜和洋葱，与此有关的是，神圣的经文禁止给贱民谷物或含有种子的水果，以及水和火。该谕令还规定他们所必需的水不能从河流、泉源、水池中吸取，而只能取之于沼泽入口处或牲口踩出的坑穴。同时，他们被禁止洗衣物和洗澡，恩赐给他们的水只可用于解渴。最后，禁止首陀罗妇女帮助贱民产妇，也禁止贱民妇女生产时互相帮助……——这样一种保健警察机关倒不无成效：可怕的瘟疫，丑恶的性病，因而又有“刀法”，即规定男孩行割礼女孩切除小阴唇。——摩奴自己说：“贱民是通奸、乱伦和犯罪的产物（——这是培育概念的必然结论）。他们必须仅以尸布为衣，以破罐为食具，以锈铁为饰物，仅以恶精灵为膜拜对象；他们必须不得安宁地到处飘泊。他们不准从左往右写字，不准用右手写字；使用右手和从左往右仅是为有德者和有种姓者保留的权利。”

4

这些规定是富有教益的，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完全纯粹、完全本原的雅利安人性，——我们懂得了“纯粹血统”概念是与一个无害的概念相对立的。另一方面，也明白了在哪个民族中，对于这种“人性”的仇恨，贱民的仇恨，得以永恒化，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天才……从这个观点来看，《福音书》是头等文件；《以诺书》更是如此。①——基督教出于犹太根基，当然也仅是这片土壤上的作物，它体现了对于培育、种族、特权的反动：——它是卓越的反雅利安宗教：基督教鼓吹一切雅利安价值的重估，贱民价值的胜利，穷人和卑贱者的福音，是一切被践踏者、不幸者、失败者、被淘汰者对于“种族”的总暴动，——是作为爱的宗教的不朽的贱民复仇……

①《福音书》：《圣经·新约》的第一部分，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卷。《以诺书》：《旧约外传》的一种，借以诺之口讲述世界末日的异象和比喻。

5

培育的道德和驯化的道德在贯彻自身的方法上彼此都堪称完美。我们可以确立一个最高命题：为了创造道德，一个人必须有追求其反面的绝对意志。人类”改善者“的心理学，这是我探究得最长久的重大而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小小的、本质上很朴素的事实，所谓pia　fraus①，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第一个启发：pia　fraus是一切“改善”人类的哲学家、牧师的遗产。无论是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导师和基督教导师，都从不怀疑他们说谎的权利。他们不怀疑所有其他的权利……用公式来表达，不妨说：迄今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归根到底都是不道德的。

①拉丁文：尽职的欺骗。

德国人缺少什么

1

如今在德国人中，拥有精神已经不够了，还必须把它占为己有，滥用精神……也许我是了解德国人的，也许我可以哪怕向他们说一些真理。新德国代表大量遗传的和习得的才干，以致它可以长达一个时代地挥霍积聚的力量财富。这里并没有靠了它而占据统治地位的高级文化，更没有讲究的趣味，一种高贵的本能之“美”；却有较之任何欧洲国家所具备的更男子气的德行。许多美好的勇气和自尊，交往和彼此承担义务时的许多信义，许多勤奋，许多毅力，——以及一种遗传的节制，这种节制与其说需要障碍不如说需要刺激。

我补充一句：这里人们仍然服从，而服从并不使人感到屈辱……没有人蔑视他的对手……人们看到，我愿意对德国人公正：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对自己不忠实，——所以我也必须向他们提出我的异议。获取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一度被称为思想家民族，如今他们究竟还思索吗？——德国人现在厌倦精神，德国人现在猜疑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严肃态度——“德国，德国高于一切”，①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末日……“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在国外有人问我。我感到脸红，但以我即使在失望时也具有的勇气回答：“有的，俾斯麦！”——我岂能也承认今天人们在读什么书呢？……该死的中庸本能！

①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国歌中的一句歌词。

2

谁不曾忧伤地沉思过德国精神能是什么的问题啊！可是，将近一千年来，这个民族却任意使自己变得愚蠢了，没有一个地方，欧洲两大麻醉剂——酒精和基督教——像在这里这样罪恶地被滥用。最近竟然又添上了第三样，单凭这一样就足以扼杀精神的一切精致勇敢的敏捷性，这就是音乐，我们的被噎且又噎人的德国音乐。——在德国智力中有多少令人沮丧的笨重、拖沓、潮湿、睡衣，有多少啤酒！献身于最高精神目标的青年男子竟然缺乏精神性的第一本能，精神的自我保存本能——并且大饮其啤酒，这怎么可能呢？……博学青年的酗酒也许并没有给他们的博学打上问号，因为甚至一个大学者也可能没有精神，但是在别的一切方面都打上了问号。——在哪里看不到啤酒给精神造成的慢性堕落！在一个如今已经众所周知的事例中，我曾提及这样的堕落，我们德国第一位自由思想家的堕落、聪明的大卫·施特劳斯，变成了酒座福音和“新信仰”的作者……他在诗中并非向“褐色的美人”空发誓愿的——他效忠至死……。

3

我说过德国精神变得更粗鄙、更浅薄了。这么说够吗？——透彻地说，

它是一种使我惊骇的面目全非的东西，在精神事物中的那种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深刻、德国的热情正在每况愈下。不但知性，而且激情也在发生变化。——我在各地接触德国的大学，学者中盛行怎样的风气，当今的精神何其荒芜，何其满足和冷漠！倘若有人举出德国科学来反对我，那实在是一大误解——并且还证明他不曾读过我的一个字。十七年来，我不知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的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今日强加于每一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是秉赋更完满、更丰富、更深刻的天性找不到相应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我们的文化之苦于虚无，更甚于苦于自负的一孔之见者和片断人性的过剩；我们的大学与愿相违地是这种精神本能退化的地道工场。而整个欧洲业已具有一个观念——伟大的政治不欺骗任何人……德国愈益被视为欧洲的洼地①——我仍在寻找一个德国人，与他一起我可以按照我的方式严肃一下，——更急切地寻找一个德国人，于他一起我可以快活一下！偶像的黄昏：啊，如今谁能领悟，一位隐士正以一种怎样的严肃态度在这里休养！——快活是我们身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①。原文为Flachland，双关语，又可译为浅薄的国家。

4

倘若估算一下，不但德国文化的衰落了如指掌，而且也不乏这方面的充足理由。任何人的花费归根到底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一个人把自己花费在权力、大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一个向这些方面付出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超越的能量（他就是这种能量），那么，他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歌德的心灵为拿破仑现象打开，却对"解放战争"关闭……正当德国作为巨大力量兴起之时，法国作为文化力量获得了一种不同的重要性。在今天，精神的许多新的严肃、许多新的热情已经迁往巴黎；例如，悲观主义问题，瓦格纳问题，几乎所有的心理学问题和艺术问题，在那里比在德国得到无比精微透彻的思索，——德国人甚至无能于这种严肃。——在欧洲文化史上，"帝国"

的兴起首先意味着一件事：重心的转移。无论何处，人们都已经知道：在主要的事情（这始终是文化）上，德国人不再值得一提。人们问道：你们可要为欧洲提供哪怕一个够格的思想家、就像你们的歌德、你们的黑格尔、你们的亨利希·海涅、你们的叔本华那样？——不再有一个德国哲学家了，这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5

整个德国高等教育已经丢失了主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们忘记了教育、文化本身（而不是"帝国"）是目的，忘记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是教育家（而不是文科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亟需自我教育的教育家，有卓越、高贵的灵魂，每时每刻以身教言教体现日趋成熟、甜美的文化，——而不是文科中学和大学今日作为"高级保姆"提供给青年的那种博学的粗汉。除了极少数例外，缺少教育家，教育的这第一前提：德国文化的衰落由此而来。——我的可尊敬的朋友、巴塞尔的雅可布。布克哈特①是极少数例外之一，巴塞尔在人性方面的优越首先归功于他。——德国"高等学

校”事实上所做的是一种残忍的驯练，以求花费尽可能少的时间使无数青年男子适宜于、彻底适宜于为国家效劳。“高等教育”和无数——两者从一开始就是彼此矛盾的。一切高等教育仅仅属于例外者，一个人必须是特许的，才有权享有如此高级的特权。一切伟大事物、一切美丽事物从来不是公共财产：Pulch - rum estpaucorum hominum②——什么造成了德国文化的衰落？“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特权——“普及的”、通俗化的教育之民主主义……

①Jokob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文化史学家，尼采的好友。

②拉丁文：美属于少数人。

不要忘记，军事特权死板地强求高等学校过高的入学率，而这就意味着高等学校的衰落。——在今日德国，任何人都不再能够自由地给他的孩子以一种高贵的教育，我们的“高等学校”，包括其教师、课程、教育目标，全都安排好了一种最暧昧的中庸。到处盛行着一种无礼的匆忙，倘若二十三岁的青年人还没有“作好准备”，还不知道“主要问题”——从事什么职业？——的答案，便好像会耽误什么似的。——请允许我说，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他拥有时间，他支配时间，②拉丁文：美属于少数人。

他完全不去考虑“作好准备”的问题，——在高级文化的意义上，一个人三十岁时还是一个起跑者，一个孩子。——我们的拥挤的文科中学，我们的被造就得及其愚钝的众多文科中学教师，乃是一个丑闻，试图保卫这种状态，如海德堡的教授们最近之所为，也许是有原因的，——但并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6

我的本性是趋向于肯定的，它作出反对和批判仅是间接的、不情愿的，为了不失我的本性，我立即提出三项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起见，一个人需要教育者。一个人必须学习看，一个人必须学习想，一个人必须学习说和写：三者的目的都是一种高贵的文化，——学习看，就是学习使眼睛习惯于宁静、忍耐、让事物靠近自己；学习不急于作判断，从各个角度观察把握个别事例。对一个刺激不立刻作出反应，而是具备一种阻碍、隔离的本能，这是走向精神性的第一个预备教育。学习看，按照我的理解，接近于非哲学术语称之为坚强意志的东西，其本质的东西恰好不是“愿意”、而是能够作出决定。一切非精神性、一切鄙俗性都基于无能抵抗一种刺激——他势必作出反应，他顺从每个冲动。在许多场合，这样一种“势必”已经是病态和衰落，是枯竭的征兆，——几乎被非哲学的粗略用语名之为“罪恶”的一切，都纯属这种生理上无能不作出反应。——学会看有一种收益：作为学习者，一个人将会变得迟缓、猜疑、抵触。最后，他将带着一种敌意的平静听任每种陌生、新奇的事物靠近他，——他将对它们袖手旁观。洞开一切大门，猥亵地沉溺于每件琐屑的事情，随时投身入，冲入他人怀抱和他物之中，简言之，著名的现代“客观性”，是一种恶劣的趣味，是典型的卑贱。

7

学会想：在我们的学校里不再有这个概念。甚至在大学里，在真正的哲学学者之中，作为理论、实践、手艺的逻辑已经开始绝迹。人们阅读德国书籍，不再依稀记起思考需要一种技术，一种教程，一种获得技巧的意志，——不再依稀记起要学会思考就象要学会跳舞一样，思考是一种舞蹈……在

德国人中，谁还体验得到精神的轻捷的足带给全身肌肉的那种微妙的颤栗！——神态的僵硬呆板，动作的笨拙，已经成为德国人的特征，以致在国外人们完全把这看作德国人的天性。德国人没有触摸nuance①的手指……德国人也赡养了他们的哲学家，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畸形的概念残疾人，伟大的康德，这一点丝毫也不能表明德国人的优雅。——因为不能从高贵的教育中排除各种形式的舞蹈，用足、概念、文字跳舞的才能；是否还要我来说，一个人也必须能够用笔跳舞，一个人必须学习写？——可是在这方面，对于德国读者来说，我恐怕完全是一个谜……①法文：细微差别

1

我不可能做的事。——塞涅卡：或德行的斗牛士。——卢梭：或inimpuris naturalibus①回到自然去。——席勒：或萨金（sackingen）的道德喇叭手。——但丁：或在坟墓上作诗的鬣狗。——康德：或cant②，作为只能凭理性去了解的性格。——维克多·雨果：或荒谬之海上的法鲁斯岛③。——李斯特：或熟练的课程——关于女人。——乔治·桑：或lactea ubertas④，用德语说：具有“美丽风格”的乳牛。——米什莱（Michelet）：或脱掉外衣的慷慨激昂……卡莱尔：或悲观主义，作为放弃了的午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或令人不快的清晰。——龚古尔兄弟：或与荷马作战的两个埃阿斯。⑤奥芬巴赫的音乐。——左拉：或“散发恶臭的乐趣”。

①法鲁斯岛（Pharus）：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以其上灯塔闻名。

②英文：假正经。

③拉丁文：在自然的污秽中。

④丰富的牛乳。

⑤埃阿斯（Ajax）：腊神话中两个同名英雄，以勇敢著称。

2

勒南（Renan）。——神学，或由“原罪”（基督教）造成的理性的毁灭。勒南的证词，他一旦冒险要作出更普遍类别的肯定或否定之时，就立刻谨小慎微，四平八稳。例如，他想把lascience①和lanoblesse②合为一体：但lasscience 属于民主政体，这却是显而易见的。他毫无虚荣心地想要表现一种精神的贵族主义，但他同时又向相反的学说——卑贱者的福音——跪拜，而且不仅仅是跪拜……假如一个人骨子里仍然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乃至牧师，所有自由思想、现代观念、讽刺本领和左右逢源的随机应变又于事何补！勒南完全像耶稣会教士和忏悔神父一样，在诱惑方面颇有发明才能；他的精神不乏教士的那种准备好的微笑，——就象一切牧师一样。当他爱的时候，他才变得危险了。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用一种致命的方式崇拜……勒南的精神，一种使人神经衰弱的精神，对于贫困、患病、意志患病的法国更是一个厄运。

①法文，科学

②法文，高贵

3

圣佩甫①——毫无男子气；满怀对一切阳刚精神的渺小怨恨。四处游荡，纤细，好奇，无聊，好探听，——根本是女性人格，具有女人的复仇欲和女人的官感。作为心理学家，是一个流言的天才；这方面的手段层出不穷；没有人比他更善于搀和毒药和谀词。在至深的本能中极为粗鄙，与卢梭的愤懑一脉相承：所以是个浪漫主义者——因为在一切浪漫主义背后都有卢

梭的复仇本能在嘟哝和渴求。一个革命者，但可惜被恐惧控制住了。在一切有力量的事物（公众舆论，科学院，法院，甚至Port Royal②）面前毫无自由。激烈地反对一切伟大人物和伟大事物，反对一切自信者。一个诗人和半女人，尚足以感觉到伟大的威力；不停地蠕动，就象那条著名的虫子，因为它老觉得自己被践踏。像一个没有准则、立场和脊椎的批评家，以不信教的世界主义者的口吻谈论种种事物，却没有勇气承认他不信教。像一个没有哲学、没有哲学洞察力的历史学家，——所以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拒绝下判断，拿“客观性”遮掩自己。在一种更纤细、更有利的趣味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他对万物的态度有所不同，在那里他确实有面对自己的勇气和乐趣，——在那里他是大师。——在某些方面，他是波德莱尔的一个雏型。

①Sainte 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

②法文：皇家服饰。

4

《效法基督》①属于那种我拿在手里不能不起生理反感的书，它散发出一种永恒女性的芳香，一个人必须是个法国人——或瓦格纳分子——才能闻得惯……这个圣徒有一种谈论爱的方式，甚至使巴黎女人也觉得新奇。——有人告诉我，那位最聪明的耶稣会教士A·孔德，他想带领他的法国人绕道科学开往罗马，他在这本书上获得了灵感。我相信它：“心灵的宗教”……

①中世纪基督教修养读物，托马斯·厄·肯培著。

5

G·艾略特①。——他们失去了基督教的上帝，从而相信现在必须更加坚持基督教的道德：这是一种英国的首尾一贯性，我们不想因之而责怪艾略特身上的道德小女子。在英国，为了每一次小小的摆脱神学的解放，人们必定作为道德狂热分子以可怕的方式重新给自己贴金。这是那里的人们付出的赔偿费。——对于我们另一种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那么，他因此也就把他对于基督教道德的权力弃之脚下了。基督教道德决不是自明的，必须不顾那些浅薄的英国头脑而不断地揭露这一点。基督教是一个体系，对于事物的一种通盘考虑过的完整的观点。倘若破除了其中的一个主要观念——对上帝的信仰，也就粉碎了这个整体，不再有任何必要的东西留在手中了。基督教的前提是，人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对他而言孰善孰恶，他信赖上帝，唯有上帝知道。基督教道德是一个命令；它的根源是超验的；它超越于一切批评、一切批评权之外；唯有当上帝是真理之时，它才具有真理性，——它与对上帝的信仰同存共亡。——如果英国人事实上相信他们自发地、“本能地”知道孰为善恶，如果他因而误以为不再必须有基督教作为道德的担保，那么，这本身也只是受基督教价值判断支配的结果，是这种支配的强大和深刻的表现，以致英国道德的根源被遗忘了，以致这种道德的存在权的严格条件性不再被感觉到了。对于英国人来说，道德还不是一个问题……

①G·Eilot（1819—1880）：英国女作家。

6

乔治·桑——我读过《旅行书简》第一卷，就象卢梭写的一切东西，虚假，做作，诈呼，夸张。我受不了这种花哩胡哨的糊墙纸风格；就如同受不了贱氓想显示慷慨情感的虚荣心一样。当然，最糟糕的还是女人用男子气、

用顽童举止来卖弄风情。——她在这么做时必定是多么冷静，这让人受不了的女艺人！她像钟表一样上紧发条——并且写作……冷静得像雨果，像巴尔扎克，像一切浪漫主义者，只要他们在创作！而她会如何自我欣赏地躺在那里，这条多产的写作母牛，她身上具有某些坏的德国素质，就象她的师傅卢梭一样，并且无论如何只有在法国趣味衰败时她才可能出现！——可是勒南崇拜她……7

心理学家的道德。——不要制作廉价兜售的心理学！绝不为观察而观察！这会造成一种错觉，一种斜视，一种勉强而夸张的东西。抱着体验的愿望去体验，这是不行的。在体验时不允许凝视自己，否则每一瞥都会变成“邪魔的眼光”。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本能地提防为看而看；这一点也适用于天生的画家。他从不“依照自然”而工作，——他让他的本能、他的camera obscura①去筛选、压榨“事件”、“自然”、”经历”……然后他才意识到一般的东西、结论、结果；他不会从个别事例中武断地抽象出什么。——倘若换一种做法，譬如说，像巴黎大大小小的小说家那样制作廉价售兜的心理学，会怎么样呢？这好象是在伏击现实世界，每晚带一把稀奇玩意儿回家去……但是，人们只看到最后的出产是——一堆乱涂乱写的东西，充其量是一件镶嵌细工，反正是某种堆积、纷扰、俗艳的东西。其中，龚古尔兄弟做的事情最糟、他们不把三句话联在一起，尽管这三句话并不刺痛眼睛、心理学家的眼睛。——用艺术的观点看，自然不是样板。它夸张，它歪曲，它留下漏洞。自然是偶然物。

“依照自然”研究在我看来是一个坏的征象，它暴露了屈服、软弱、宿命论，——膜拜petits faits②是一个完全的艺术家所不屑为的。看看有什么东西，这是另一种灵魂所做的事，是反艺术的、务实的灵魂所做的事。一个人必须知道他是哪种人……①法文：摄影机暗箱。

①法文：琐事末节。

8

论艺术家心理。——为了艺术得以存在，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一种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首先须有醉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在此之前不会有艺术。醉的如此形形色色的具体种类都拥有这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醉的这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同时还有一切巨大欲望、一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醉；酷虐的醉；破坏的醉；某种天气影响所造成的醉，例如春天的醉，或者因麻醉剂的作用而造成的醉；最后，意志的醉，一种积聚的、高涨的意志的醉。——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出自这种感觉，人施惠于万物，强迫万物向已索取，强奸万物，——这个过程被称做理想化。我们在这里要摆脱一种成见：理想化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在于抽掉或排除细枝末节。把主要特征声势浩大地动员起来，这毋宁说是决定性的因素，以致其他特征这时便消失了。

9

在这种状态中，人出于他自身的丰盈而使万物充实：他之所见所愿，在他眼中都膨胀，受压，强大，负荷着过重的力。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改变事物，直到它们反映了他的强力，——直到它们成为他的完满之反映。这种变得完满的需要就是——艺术。甚至一切身外之物，也都成为他的自我享乐；在艺术中，人把自己当作完满来享受。——诚然，还可以设想一种相反的状

态，本能的一种特殊的反艺术家类型，——即这样一种类型，它使万物贫乏，黯然，患上痨病。事实上，历史充斥着这样的反艺术家，这样的生命饥馑者。这便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情形，例如是帕斯卡尔的情形：一个兼为艺术家的基督徒并不存在……请不要太天真，抬出拉斐尔或随便哪一些十九世纪同种疗法的基督徒来反对我：拉斐尔说着肯定，拉斐尔从事肯定，所以拉斐尔不是基督徒……10

我引入美学的对立概念，日神的和酒神的，二者被理解为醉的类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日神的醉首先使眼睛激动，于是眼睛获得了幻觉能力。画家、雕塑家、史诗诗人是卓越的幻觉家。在酒神状态中，却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于是情绪系统一下子调动了它的全部表现手段和扮演、模仿、变容、变化的能力，所有各种表情和做戏本领一齐动员。本质的东西依然是变形的敏捷，是不能不做出反应（类似情形见之于某些歇斯底里病人，他们也是因每种暗示而进入每种角色）。酒神状态的人是不可能不去理会任何一种暗示的，他不会放过一个情绪标记，他具有最强烈的领悟和猜测的本能，犹如他握有最高度的传达技巧一样。他进入每个躯体，每种情绪：他不断变换自己。——音乐，如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既是情绪的总激发，又是情绪的总释放，然而只是一个完满得多的情绪表现世界的残余，是酒神颂戏剧硕果仅剩的一种遗迹。为了使作为特殊艺术的音乐成为可能，人们悄悄阻止一些官能，首先是肌肉的官能（至少相对如此，因为一切节奏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是诉诸我们的肌肉）：于是，人不再立刻身体力行地模仿和表演他所感觉的一切。然而，这毕竟是真正的标准酒神状态，无论如何是原初状态；音乐则是以最相近的能力渐渐加工成的新产品。

11

演员、伶人、舞蹈家、音乐家、抒情诗人在其本能上是一脉相通的，原本是一体，但逐渐地专门化和分化了——直至竟然彼此冲突。抒情诗人和音乐家的联合，演员和舞蹈家的联合，持续最久。——建筑师既不表现酒神状态，也不表现日神状态：这里是伟大的意志行为，是移山的意志，是伟大意志的醉，这醉渴求着艺术。最强有力的人总是给建筑师以灵感；建筑师始终受到力的启发。建筑物应当显示出骄傲、对重力的胜利和强力意志；建筑风格是强力的一种能言善辩的形式，它时而循循劝诱，甚至阿谀逢迎，时而只是威严下令。具有伟大风格的建筑，表达了最高的力感和安全感。强力不再需要证明；它不屑于讨好；它严词作答；它不感到周围有见证；它生存着，对于与它对立之物的存在懵然无知；它立足于自身，宿命，法则中的一个法则：这便是伟大风格的自由。

12

我读过托马斯·卡莱尔的生平，这场不知不觉的闹剧，这篇对于消化不良状态的英雄道德诠释。——卡莱尔，一个大言不惭的家伙，一个迫不及待的雄辩家，不断被对于一种强大信念的渴望和无能为之的感觉搅扰着（这便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特点！）。对于一种强大信念的渴望并不是一种强大信念的证据，毋宁说适得其反。如果一个人具有这样的信念，那么，他可以允许自己享受一下怀疑论的奢华，因为他足够安全，足够坚定，足够自制。卡莱尔对具有强大信念的人物大唱崇拜高调。对不太单纯的人大发雷霆，以此麻痹自己心中的某种东西：他需要喧嚣。对自己不断持有一种热情

奔放的不诚实态度——这就是他的proprium①，他因此是并且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当然，他在英国正是因为他的诚实而大受赞赏……好吧，这是英国式的；考虑到英国人是地道cant②的民族，就不但可以理解，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了。卡莱尔本质上是一个英国无神论者，但他却以不是无神论者为荣。

①拉丁文：特色

②英文：假正经。

13

爱默生。——比卡莱尔开明、逍遥、复杂、精巧得多，尤其是幸运得多……是这样一个人，他纯粹本能地向精美食物靠拢，而把消化不了的东西留在事物中。与卡莱尔相比，他是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卡莱尔很喜欢他，尽管如此，还这么说他："他不给我们足够的东西来啃。"这话说得公正，但无损于爱默生。——爱默生有一种宽厚聪慧的快活性情，足以消解一切认真态度；他全然不知道他已多么年老以及他们将多么年轻，——他可以用维迦①的一句话来说自己："Yo mesucedo a mi mismo②。"他的灵魂总是能找到满足甚至感激的理由；他有时达到了那个老实汉子的快活的超然境界，这个汉子从一次情人幽会tamguam re bene gesta③返回，他感激地说：Ut desint vires，tamen eot lau - danda volu - ptas④。。"

①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

②我是我的继承者。

③心满意足地。

④拉丁文：虽然寻欢作乐是值得和称赞的，但是能力已经消失。

14

反达尔文。——关于著名的"生存竞争"，我目前认为，与其说它已被证明，不如说它是一种武断。它发生过，却是作为例外；生命的总体方面不是匮乏和饥饿，而是丰富。奢华乃至荒唐的浪费，——凡有竞争之处，都是为强力而竞争……不应当把马尔萨斯与自然混为一谈。——不过，假定真有生存竞争——事实上它发生着——那么，可惜其结果和达尔文学派的愿望相反，和人们或许可以同他们一起愿望的相反，也就是说，对强者、优秀者、幸运的例外者不利。物种并不走向完善：弱者总是统治强者、——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也更精明……达尔文忘记了精神（这是英国式的！），弱者有更多的精神……一个人需要精神，才能获得精神。——当他不再需要它之时，他就失去它了。谁强大，谁就放弃精神（在德国人们现在这样想："精神滚蛋吧，但帝国必定仍是我们的"……）。人们知道，我所说的精神是指预见、忍耐、狡计、伪装、巨大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是mimicry①的东西（所谓德行的大部分都属于这最后一项）。

①英文：模仿。

15

心理学家辨析。——这是一位知人行家，他究竟为何要研究人呢？他想在他们头上谋取小利，甚至是大利，——他是一个政客！……那一位也是个知人行家，而他对他们说，他不想借此获取任何利益，这是一位伟大的"无私者"罢。仔细看看吧！也许他是想获取一种更可恶的利益，即感到自己比人优越，可以俯视他们，不再把自己和他们混淆。这位"无私者"是一个蔑视人类

者；而前面那位却是人类，这是凭观察可以断定的。至少他把自己摆在平等的地位，他把自己摆进去……16

我由一系列例子而发现，德国人的心理节奏颇成问题，我的谦虚阻止我展示这些例子的清单。有一个例子对我却很有诱惑，使我要去论证我的命题：我怨恨德国人在康德及其“后门哲学”（如我所命名的）的问题上弄错了，——这不是智性正直的典型。——我不堪听的另一样东西是声名狼藉的“和”：德国人说“歌德和席勒”，——我担心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难道人们不了解这个席勒？——还有一个更糟的“和”；我亲耳（不过只是在我们的大学教授中）听到过叔本华和哈特曼①……①K·Hartmann（1842—1906）：德国哲学家。

17

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首先是最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但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因为它用它最大的敌意同他们相对抗。

18

论“良知”。——在我看来，今日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虚伪更为罕见了。我很怀疑，这种植物受不了我们文化的温馨气氛。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甚至在被迫接受另一种信仰时，也不放弃从前的信仰。今日人们放弃它；或者更常见的是，再添上第二种信仰，——在每种场合他们都依然是诚实的。毫无疑问，与过去相比，今日能够有数目大得多的信仰，所谓能够，就是说被允许，就是说没有危险。由此产生了自我宽容。——这种自我宽容许可有好多信仰，它们和平共处，——它们谨防自己丢丑，就象今日全世界都在做的那样。今日一个人怎样才丢丑？在他矢志如一的情况下。在他一条路走到底的情况下。在他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在他秉性纯正的情况下……我很担心，对于有些罪恶而言，现代人简直是过于懒散了，以致这些罪恶正在灭绝。一切以坚强意志为前提的恶（也许不存在无坚强意志的恶）在我们的温暖空气中正在蜕化为德行……我所知道的少数几个虚伪者是在模仿虚伪，他们就象当今几乎所有十岁儿童一样是戏子。

19

美与丑。——没有什么比我们对美的感觉更有条件，毋宁说更受限制的了。如果试图离开人对人的愉悦去思考美，就会立刻失去根据和立足点。“自在之美”纯粹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一个概念。在美之中，人把自身树为完美的尺度；在精选的场合，他在美之中崇拜自己。一个物种舍此便不能自我肯定。它的至深本能，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本能，在这样的升华中依然发生作用。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斥着美，——他忘了自己是美的原因。唯有他把美赠与世界，唉，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美……归根到底，人把自己映照在事物里，他又把一切反映他的形象的事物认作美的：“美”的判断是他的族类虚荣心……一个小小的疑问或许会在怀疑论者耳旁低语：人认为世界是美的，世界就真的因此被美化了吗？人把世界人化了：仅此而已。然而，无法担保，完全无法担保，人所提供的恰好是美的原型。谁知道人在一位更高的趣味判官眼里是什么模样呢？也许是胆大妄为的？甚至也许是令人发笑的？也许是稍许专断的？……“啊，狄奥尼索斯，天神，你为何拉我的耳朵？”在拿克索斯的一次著名对话中，阿莉阿德尼①这样问她的哲学情人。“我在你的耳朵里发现了一种幽默，阿莉阿德尼，为何它们不更长一些呢？”

①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后嫁给酒神狄奥尼索斯。

20

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我们立刻补上美学的第二真理：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了，——审美判断的领域就此被限定了。——从生理学上看，一切丑都使人衰弱悲苦。它使人想起颓败、危险和软弱无能；在它旁边，人确实丧失了力量。可以用功率计测出丑的效果。只要人在何处受到压抑，他就可估出某种“丑”的东西近在身旁。他的强力感，他的求强力的意志，他的勇气，他的骄傲——这些都随丑的东西跌落，随美的东西高扬……在这两种场合，我们得出同一个结论：美和丑的前提极其丰富地积聚在本能之中。丑被看作衰退的一个暗示和表征：哪怕极间接地令人想起衰退的东西，都会使我们作出“丑”这个判断。每种枯竭、笨重、衰老、疲惫的征兆，每种身不由己，不论痉挛或瘫痪，特别是解体和腐烂的气味、颜色、形状，哪怕最终弱化为一个记号——这一切都引起同样的反应，都引起“丑”这个价值判断。在这里，一种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人憎恶什么呢？毫无疑问，憎恶他的类型的衰落。他出于至深的族类本能而憎恶；在这憎恶中有惊恐，审慎，深刻，远见，——这是世上最深刻的憎恶。因为这，艺术是深刻的……

21

叔本华。——叔本华，这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德国人（如同歌德、黑格尔和亨利希·海涅，他是一个欧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本地事件，一个“民族”事件），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头等课题：他是一个恶作剧式的天才尝试，为了虚无主义地根本贬低生命，却把正相反对的判决，“生命意志”的伟大的自我肯定，生命的蓬勃形态，引出了场。他依次把艺术、英雄主义、天才、美、伟大的同情、知识、求真理的意志、悲剧都解释为“否定”或渴望否定“意志”的产物——除了基督教，这便是历史上有过的最大的心理学的伪币制造行为。仔细考察，他在这方面只是基督教解释的继承者，不过他尚知道把基督教所拒绝的东西，即人类伟大的文化事业，仍然在一种基督教的也就是虚无主义的意义上加以赞成（即作为通向“解脱”之路，作为“解脱”的前奏，作为激起“解脱”欲望的刺激剂……）。

22

我举一个例子。叔本华以一种忧伤的激情谈论美，——归根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座人们在上面继续走下去或渴望继续走下去的桥梁……在他看来，它便是从“意志”的暂时解脱——它吸引人们追求永久解脱……尤其是他把它评价为使人摆脱“意志的焦点”即性欲的救星，——他在美之中看到生殖冲动被否定……奇怪的圣人！我怕自然会借随便哪个人之口来反驳你。在大自然里，声音、颜色、气味、有节奏的运动等等的美究竟为何存在？是什么促使美显现？——幸而反驳他的还有一位哲学家。不亚于神圣的柏拉图（叔本华自己这样称呼他）的一个权威认为另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一切美都刺激生殖，——这正是美的效果的propriB　um①，从最感性的到最精神性的……①拉丁文：特性

23

柏拉图走得更远。他带着一种无罪感——为了具有这种无罪感，一个人必须是希腊人而不是“基督徒”——说，如果没有如此美貌的雅典青年，就根

本不会有柏拉图哲学：他们的流盼使哲学家的灵魂情意缠绵，荡漾不宁，直到它把一切崇高事物的种子栽入这片美丽的土壤里。又一个奇怪的圣人！——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要假定他们相信柏拉图。

他们至少会猜到，在雅典，是以不同的方式，特别是公开的方式从事哲学的。没有什么比一个隐士编织的蛛网，比斯宾诺莎式的amor intel lec - tualis dei①更不是希腊的了。按照柏拉图的方式，哲学毋宁可以定义为一场情欲的竞赛，对古老的性颠狂及其前提的深究和沉思……从柏拉图的这种哲学情欲里，最终生长出了什么呢？希腊竞技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辩论术。——我还想起一个反对叔本华而支持柏拉图的事实：古典法国的全部高级文化和文学，都是在性兴趣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在其中人们随处可以寻找献殷勤、性感、性竞争、“女人”，——决不会徒劳地寻找的……①拉丁文：神的知性之爱

24

为艺术而艺术①——反对艺术中的目的的斗争，始终是反对艺术中的道德化倾向、反对把艺术附属于道德的斗争。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然而，这种敌视仍然暴露了受成见的支配。如果把道德劝诫和人性改善的目的从艺术中排除出去，那么，不用多久就会产生一个后果：艺术完全是无目的、无目标、无意义的，简言之，为艺术而艺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宁肯全无目的，胜于有一个道德目的！”——纯粹的激情如此说。一位心理学家反问：全部艺术何为？它不赞美吗？它不颂扬吗？它不选择吗？它不是提拔吗？它以此加强或削弱某种价值评价……这只是雕虫小技？只是细枝末节？艺术家的本能全然不参与其事？或者相反：这岂非艺术家之所能的先决条件？艺术家的至深本能岂非指向艺术，更确切地说，指向艺术的意义——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怎么能把它理解为无目的、无目标的，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有一个问题：艺术也表现生命的许多丑的、严酷的、可疑的方面，——它岂非因此也好象诟病生命了？——事实上，有的哲学家就宣扬艺术的此种意义：叔本华把“舍弃意志”说成艺术的全部目的，把“生产听天由命的情绪”奉为悲剧的伟大功用。——但是，我早已阐明，这是悲观主义者的光学，是“邪魔的眼光”——：必须诉诸艺术家本身。悲剧艺术家传达自身的什么？难道不正是在他所显示的可怕可疑事物面前的无所畏惧的状态？——这状态本身就是令人热望的；凡了解它的人，都对它怀有最高的敬意。他传达它，他不得不传达它，只要他是艺术家，一个传达的天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对一种巨大的不幸，面对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而有勇气和情感的自由——这样一种得胜的状态，被悲剧艺术家选中而加以颂扬。

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战士庆祝他的狂欢节；谁习惯于痛苦，谁寻求痛苦，英雄气概的人就以悲剧来褒扬他的生存，——悲剧诗人只是为他斟这杯最甜蜜的残酷之酒。

①原文为法文：L’art pour L’art 25

偏爱一个人，为他的心灵敞开大门，这是慷慨的，但只是慷慨而已。人们发现有些心灵娴于高贵的好客，其上有许多遮严的窗户和紧闭的百叶窗板，却让其最好的房间空着。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等待着无人“偏爱”的客人……26

当我们传达自己时，我们便不再充分地评价自己。我们真正的体验全然不是饶舌的。它们尽管愿意，也不能够传达自己。因为它们缺乏语词。当我们把某种体验形诸语词时，我们已经失落这种体验了。在一切言谈中都有一点儿蔑视。语言似乎只是为平均的、中庸的、可传达的东西发明的。说话者业已用语言使自己平庸化。——从聋哑人和别的哲学家的一种道德出发。

27

“这幅美丽的画像多么迷人！”……这个女文人，不满，激动，心灵和内脏一片荒凉，每时每刻怀着痛苦的好奇心倾听从她机体深处低声发出的命令：“autliberiautlibri ①。”这个女文人，有足够的教养领悟自然的声音，哪怕它说的是拉丁语；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虚荣和愚蠢，哪怕在私下也用法语对自己说：“jemeverrai，jimelirai，jem’extasiera ietjedirai：Possible，quej’aieeutantd’esprit？”②……①拉丁文：孩子或作品。

②法文：“我将观看我自己，我将朗读我自己，我将迷恋我自己并且我将说：也许我真有如此的聪慧吧？”

28

“无私者”发表高论。——“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智慧、忍耐、冷静更容易的事了。

我们浸透了宽容和同情的油膏，我们以一种荒谬的方式而合理，我们宽恕一切。正因此我们应该更严格地坚持一点什么，正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培育一小点儿情绪的冲动，一小点儿情绪冲动的罪恶。这对我们并非快事；在我们之间，我们也许会嘲笑我们因此所提供的方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再也没有别的自我克服的方式：这是我们的禁欲主义，我们的赎罪”……变成自私的——

这是“无私者”的德行……

29

出自一次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怎样做到这一点？”——通过义务观念。——“谁是他在这方面的榜样？”——教人死记硬背的语言学家。——“谁是完人？”——国家官员。——“什么哲学提供了国家官员的最高公式？”——康德哲学：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

30

做蠢事的权利。——疲惫而呼吸迟缓的工作者，目光亲切，对事物听其自然：在现在工作的（以及“帝国”的！）时代，这种角色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可以遇到，如今他们也要求享有艺术了，包括书籍尤其报刊，——甚至美丽的自然，意大利……这些迟暮之人，有着“长眠的野蛮本能”（浮士德语），需要避暑、海水浴、滑冰、拜洛伊特……在这样的时代，艺术有权做纯粹的蠢事，——作为精神，诙谐和情感的一种休假。瓦格纳懂得这一点。纯粹的蠢事使人复元……

31

又一个养生问题。——尤里乌斯·凯撒用来防止疾病和头痛的办法：长途行军，简朴的生活方式，坚持住在户外，不停的操劳——一般说来是对付那种精致的、在最高压力下工作的机器的极端易损性的保养措施，这种机器名

叫天才。

32

非道德主义者的话。——没有什么比愿望着的人更违背一个哲学家的趣味了……当他仅仅在人行动时看见人，当他看见这最勇敢、最狡猾、最坚忍的动物迷失在迷宫般的困境中时，他觉得人是多么值得赞叹！他还鼓励他们……可是，哲学家蔑视愿望着的人和“愿望中”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一切愿望中的事物、人的一切理想。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能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便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虚无。甚或不是虚无，——而只是毫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疲惫的东西，从饮干的人生酒杯中倒出的各种渣滓……现实中的人如此值得尊敬，为何他一旦愿望，就不值得尊重了呢？他必须为他在现实中如此能干而受罚吗？他必须在虚构和荒谬的东西中放松四肢，以此补偿他的行动以及一切行动中的大脑和意志的紧张吗？——迄今为止的人的意愿史是人的partie honteuse①，应当谨防太久地读它。为人辩护的是他的现实，——它永远为他辩护。与随便哪个纯粹愿望中的、梦想中的、卑鄙地捏造出来的人相比，与随便哪个理想的人相比，现实的人何其有价值？——而只有理想的人才违背哲学家的趣味。

①法文：可耻部位（阴部）

33

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的价值取决于自私者的生理学价值：它可能极有价值，也可能毫无价值、令人鄙视。每一个人均可根据他体现生命的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而得到评价。确定这一点之后，他的自私有何价值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如果他体现上升路线，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而为了那个凭藉他而继续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的利益，可以极端地关心他的最佳条件的保持和创造。个人，“个体，”按照民众和哲学家迄今为止所理解的那样，肯定是一个错误。个人决非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中之一环”，决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条完整的路线本身……如果他体现下降、衰落、慢性的蜕化、疾病（疾病大多已经是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他甚无价值，而且最高公正要求他尽可能少向发育良好者挪用。他纯粹是后者的寄生虫……34

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衰落的社会阶层的喉舌，当他们义愤填膺地要求“权利”、“公平”、“平等”之时，他们仅仅受着他们的愚昧的支配，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受苦，——他们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们身上追根究源的冲动十分强烈：必须有人对他们处境不好负责……甚至“义愤填膺”本身就已使他们感到愉快，骂人对于一切穷鬼来说是一种满足，——它提供了一种小小的权力陶醉。即使抱怨和衷叹也能赋予生活一种魅力，使人可以忍受它。在任何抱怨中都有一种精巧的复仇，人们因为自己的坏处境、有的甚至因为自己的坏品质而责备与他们不同的人，就象责备一种不公正、一种不能容许的特权一样。“如果我是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混蛋”：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闹革命。——衷叹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是向别人衷叹还是向自己衷叹（前者如社会主义者，后者如基督徒），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依我们看也是无价值之处，便是应当有人对他受苦负责——简言之，便是受苦者为自己开一付解苦的复仇蜜糖。这种复仇需要是一种对于快乐的需要，其对象是可能的原因：受苦者到处寻找用

来发泄其渺小复仇欲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在自己身上寻找它……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可是，当基督徒谴责、诽谤、诬蔑“世界”之时，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社会主义工人出于这同一种本能而谴责、诽谤、诬蔑社会：“最后审判日”仍是甜蜜的复仇安慰——革命，就象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革命一样，只是被设想得更遥远一些罢了……“彼岸”——倘若它不是一个手段的话，为何彼岸总要诬蔑此岸呢？

35

颓废道德批判。——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使自私萎缩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一个坏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绝对适用于民族。一旦没有了自私，也就没有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择取对己有害的东西，受“无私的”动机吸引，这差不多为颓废提供了公式。“不谋私利”——这纯粹是一块道德遮羞布，用来掩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即“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这一生理事实……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之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质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巨大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的病态土壤上很快就滋生为茂盛的热带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有时候，这种长自腐烂中的有毒植物的气体会久远地、数千年地毒害生命……36

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力业已丧失之后，卑怯地依赖医生和医术苟活，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给他的病人开的不是药方，而是每天一服新的厌恶……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任——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执行于孩童和见证之中，因而能在辞别者还在场的情形下作一个真正的告别，同时也对成就和意愿作一个真正的估价，对生命作一个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弥留时刻演出的可怜复可怖的喜剧正好相反。千万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滥用临死者的软弱以强奸良心，滥用死的方式判定人及其一生的价值！——在这里，尤其要反对一切怯懦的成见，确定所谓自然死亡的真正价值即生理价值：它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非自然”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绝非死于他人之手，而是死于自己之手。只不过这是在最可蔑视的条件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进一言：我们不能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有时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除掉了自己，他便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

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37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所预料的，道德愚化的全部残忍性（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视为道德本身）拼命起来反对我的《善恶的彼岸》的观点了，我要谈谈这方面的有教养的历史。人们要我深思我们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作出的进步：和我们相比，一位Ce - sare　Borgia①确乎不能看作一个“更高尚的人”，一种我所说的“超人”……一个瑞士人，《联盟》的①十五世纪一红衣主教。

编辑，走得如此之远，在对从事如此冒险的勇气略表敬意之后，竟“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十分感谢！——作为答复，请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本身即已令人对之发生异议……我们现代人，极其脆弱，假其敏感，互相关怀备至，千思百虑，便在事实上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所体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所达成的这种齐心协力，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了，藉此我们似乎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然而，每个时代都这么想，也必定这么想。确实，我们不能置身于、甚至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状态：我们的神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是，这种无能所证明的不是进步，倒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晚期的状况，一种更软弱、更脆弱、更敏感的状况，从中必然产生出一种顾虑重重的道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没有我们的脆弱和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的“人性化”的道德也就立刻丧失了它的价值（没有一种道德自在地具有价值），我们自己就会蔑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现代人的裹着厚棉被、经不起一点碰撞的人性，在Cesare　Borgia的同时代人眼中必是一个笑死人的喜剧。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德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显得极其可笑……敌对本能和猜疑本能的减弱（这就是我们的所谓“进步”）只是生命力普遍减弱的结果之一：要苟延一个如此附有条件、如此迟暮的生命，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和审慎。在这里，人们互相帮助，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病人，又都是护士。这就叫做“德行”；在生命尚能有所不同的人们中，在生命更丰满、更挥霍、更洋溢的人们中，它的名称也有所不同，也许叫做“懦弱”、“可怜”、“老太婆道德”……我们习俗的柔化是衰退的一种结果——这是我的命题，如果愿意，也可说是我的革新；相反，习俗的严峻和可怕可能是生命力充沛的一种结果，因为如此才可以有很多冒险、很多挑战、很多浪费。从前是生命的作料的东西，对于我们却是毒药……淡漠也是坚强的一种形式，而我们是过于老迈、过于迟暮了，同样无能为之；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要人们警惕它的人），人们不妨称它为1’impres - sionisme morale①，它是一切颓废者固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那个试图借叔本华的同情道德赋予自身以科学形态（一个极不成功的尝试！）的运动，乃是道德领域的真正颓废运动，作为这样的运动，它与基督教道德深深地一脉相通。坚强的时代、高贵的文化把同情、“邻人爱”、缺乏自我和自爱看作某种

可鄙的品质。——时代是按照自身的积极力量而得到估价的——因此，那个如此挥霍和多灾多难的文艺复兴时代乃是作为最后一个伟大时代而出现的，而我们，我们现代人，却因为我们胆怯的自我操心和邻人爱，我们的勤劳、谦虚、公正、科学的美德（热衷于搜集，节俭，刻板），而成为一个衰弱的时代……我们的德行是由道德印象主义。

①法文：道德印象主义。

我们的衰弱所决定、所要求的……“平等”，一种事实上的雷同化，所谓“平权”理论仅是其表达方式，本质上属于衰落。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化，自我实现、自我提高的意志，我称这一切为庄严的距离感，它们是每个坚强时代所固有的。如今，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日益缩小了，——极端本身终于消失而成为雷同……我们的一切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非例外，都是衰落的必然结论和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竟至于支配了个别科学部门的理想。我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府一直存有异议，它们从经验中只了解到社团的衰败形态，并且完全不知羞愧地把自身的衰败本能用作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衰落的生命，一切组织力即分离、挖掘鸿沟、使人服从和指挥的力量的丧失，被今日的社会学公式化为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盼望的东西！……38

我的自由观。一件事物的价值有时候并不在于靠它所获得的，而在于为它所付出的，——它使我们所花费的。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机构一旦建立，就立刻不再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没有比自由主义机构更加严重和彻底地损害自由的东西了。人们诚然知道它们做了些什么：它们暗中损害强力意志，它们拉平山岳和沟壑，并将此抬举为道德，它们渺小、怯懦而又沾沾自喜地行事，，——畜群动物总是靠了它们而高奏凯歌。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就是使人类畜群动物化……这同一种机构只要它们还将以战斗争取什么，就会发生迥异的作用；它们就在事实上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自由。仔细看来，发生这种作用的是战争，为自由主义机构而进行的战争，它作为战争而使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以延续。而战争则导致自由。因为，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着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本能、好战喜胜本能支配其他本能，例如支配“幸福”本能。自由人有着何等自由的精神，践踏着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分子所梦想的可怜的舒适。自由人是战士。——在个人抑或在民族，自由依据什么来衡量呢？依据必须克服的阻力，依据保持在上所付出的努力。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恒久地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远，紧接被奴役的危险。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在“暴君”统治下领悟了无情的、可怕的本能，它要求最大限度的权威和自我训练（尤里乌斯·恺撒是最光辉的典范）；这在政治上也是真实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了。曾经有过一定价值、变得有一定价值的民族决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下变得如此的，巨大的危险把它们造就成令人敬畏的东西，危险教导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德行，我们的盾和矛，我们的精神，——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一个人必须有必要坚强，否则决不会坚强，——那些培育坚强、

最坚强类型的人的伟大温室，罗马和威尼斯类型的贵族社会，深知我所理解的含义上的自由：它是一个人所具有而又不具有的东西，一个人所想望的东西，一个人所赢得的东西……39

现代性的批判，——我们的机构已经毫无用处，对此大家都有同感。但是责任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丢失了机构由之生长的一切本能之后，我们也就丢失了这些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于它们。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三百十八节中业已把现代民主政治及其半成品，如同“德意志帝国”一样，判为国家的没落形式。凡有机构，就必有一种意志、本能、命令、反自由主义到了恶毒的地步；必有要求传统、权威、世纪以上的责任、无限延续的世代的团结的意志。如果有了这样的意志，那么，类似罗马帝国的东西就有了根基；或者类似俄国，它是今日有肉体活力、能够等待、尚可许诺一点东西的唯一权力，——俄国是欧洲可怜的渺小政治和神经过敏的对立概念，它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进入了一种批判状态……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从中长出、未来从中长出的那种本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如此不合它的“现代精神”了。人们得过且过，活得极其仓促，——活得极其不负责任：却美其名曰“自由”。把机构造就成机构的那种东西遭到蔑视、憎恨、排斥，只要听到“权威”这个词，人们就认为自己面临新的奴役的危险。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政党的价值本能中的颓废已达到如此地步：他们本能地偏爱造成瓦解、加速末日的东西……证据是现代婚姻。现代婚姻显然丧失了一切理性，但这并非要反对婚姻，而是要反对现代性。婚姻的理性基于男人的法律责任，婚姻因此而有重心，今天它却是双腿跛行。婚姻的理性基于它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质，它因此而获得一种音调，面对情感、激情和机遇的偶然事件，这种音调懂得为自己创造听觉。婚姻的理性也基于家诞所承担的选种责任。由于对爱情结婚的癖好持愈来愈宽容的态度，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婚姻基本状况：最初把婚姻造就成一种机构的那种东西已经消失。人们决不在一种过敏反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机构，如上所述，人们不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婚姻，——而是把它建立在性冲动、财产冲动（女人和孩子是财产）统治冲动的基础上，最后这种冲动不断为自己组织最小的统治单位——家诞，它需要孩子和后嗣、以便也在心理上保持权力、影响、财富的一个已达到的尺度，以便为长期使命、为世纪之间的本能团结预作准备。婚姻作为机构业已包含着对最伟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作为整体为自己向最遥远的世代作出担保，那么婚姻就毫无意义。——现代婚姻已经丧失其意义，——所以人们废除它。

40

工人问题。——愚昧，透底地说，作为今日一切愚昧的原因的本能之退化，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工人问题。不对确定的事物发问，本能的第一命令。——我完全看不出，自从人们把欧洲工人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究竟想拿他们干什么。他们情况相当好，用不着愈来愈多、愈来愈放肆地提出问题。他们终究是多数。在这里，一种淳朴知足的人、一种中国人类型本来会形成为阶层，这本来是合理的，简直是必然的，但这个希望已完全消逝。人们在做什么？——在竭力把这方面的条件毁于萌芽状态，——人们以不负责任的马虎态度根本毁坏了一种本能，凭藉这种本能，工人才能形成为阶层，

才能独立。人们使工人能武善战，给他们结社权和政治投票权。倘若工人如今已经觉得他们的生活乃是一种困境（用道德语言说即不公正），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再问一遍，人们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个目标，那么也就必须想要手段，如果一个人想要奴隶，却又去把他们教育成主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傻瓜。

41

“我指的不是自由……”——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放任本能更是一种灾难。这些本能彼此矛盾、干扰、破坏；我业已把现代定义为生理上的自相矛盾。教育理性要求，至少应使这些本能系统中的一个在铁的压力下瘫痪，以便允许另一个变得强大有力，起支配作用。在今天，也许只有对个人进行修剪，才能使个人成为可能，所谓可能也就是完整……事实却相反：正是那些条条缰绳都已松驰的人，在最激烈地要求独立、自由发展、laisser aller ①——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但这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我们现在的“自由”观念更是本能退化的一个证据。

①法文：自由放任。

42

何处必须有信仰。——在道德家和圣人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诚实更为罕有了；也许他们说的、甚至信仰的都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虚伪更加有利、有效、令人信服之时，本能的虚伪立刻变得无辜了：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原理。在另一种圣人即哲学家那里也有一整套手艺，他们只容许某些真理，即那种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批准的真理，——用康德的方式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是实际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就“真理”达成协议。——“你不应说谎”——直截了当地说：您，我的哲学家先生，要谨防说真理……43

说给保守党人听。——人们过去不知道什么，人们现在知道、能够知道什么——任何意义和程度上的退化、倒退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然而，所有牧师和道德家都相信那是可能的，——他们想把人类带回到、拧紧在一种过去的道德规范上。

道德始终是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①之床。连政治家们在这方面也模仿道德传教士：今天还有些政党在梦想万物象螃蟹一样倒行，以此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随意变成螃蟹。毫无办法，人们必须前进，也就是说，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个进程，通过阻碍，堵塞和积聚最后的蜕变，使之来得更猛烈、更骤然，他们不能做得更多了。

①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所开旅店里有一张铁床，旅客投宿时，他把身材高的截短，矮的拉长，使之与床等长。

44

我的天才观。——伟大如同伟大时代一样，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爆炸物；其历史的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积累、节省、保存着能量，——长久地不发生爆炸。如果紧张度过高，那么，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把“天才”、“事业”、伟大命运唤入世界。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公众舆论”有何相干！以拿破仑为例。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革命前的法国，原可以产生与拿破仑是相反的典型，但也产生了拿破仑。而因为拿破

仑是另一种人。是一个比法国的发展于蒸汽和戏剧中的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后裔，所以在法国他成了主人，在法国只有他是主人。伟大是必然的，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时代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几乎总是成为时代的主人，只是因为他们更强大、更古老，他们身上的积聚过程更悠久。天才与其时代的关系，犹如强与弱，年老与年轻的关系，比较之下，时代总是年轻、单薄、未成年、不可靠、稚嫩得多。——关于个问题，如今在法国（德国也一样，不过无足轻重）人们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在那里，一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理论，即milieu①理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近乎是科学的，甚至还颇得生理学家的信奉，这种情形“散发着臭味”，令人产生哀思，——在英国，顺应天才和“伟人”只有两条路：巴克尔（Buckle）的民主方式或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的危险是异乎寻常的；种种耗竭、贫瘠尾随着他们。伟人是一个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终结。天才（创作天才和行动天才）必然是一个挥霍者。耗费自己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自我保存的本能似乎束之高阁；汹涌的力的过强压迫禁止他有任何这种照料和审慎。人们把这叫做“牺牲精神”；人们赞美他的“英雄主义”，他对自身利益的漠不关心，他的献身于一个理想、一个事业、一个祖国：全是误解……他奔腾，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命定地，充满厄运地，不由自主地，就象江河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但是，由于人们在这种易爆物身上受惠甚多，所以他们也多多回赠，例如赠予一种高尚的道德……这诚然是人类感恩的方式：他们误解他们的恩人。

①法文：环境。

45

罪犯及其近亲。——罪犯类型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强者的类型，是一种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原，缺少某种更自由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在其中，凡属强者本能中进攻和防卫的素质均可合法存在。他的德行被社会拒之门外；他的最活跃的冲动只要在他身上出现，就立刻与压抑的情绪、猜疑、恐惧、耻辱交织在一起。但这几乎是促成生理退化的药方。谁必须秘密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做的事情，怀着长久的紧张、谨慎和诡谲心情，他就会贫血；而由于他从他的本能那里总是只得到危险、迫害和灾祸，他的情感也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了——他宿命地感受它们了。这就是社会，我们的驯良、中庸、阉割过的社会，在其中，一个来自山岳或海洋冒险的自然生长的人必然堕落成罪犯。或者近乎必然。因为在有些场合，一个这样的人证明自己比社会更强有力，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最著名的例子。对于这里所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具有重要意义——顺便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心理学家，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之一，甚至要超过我之发现司汤达。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肤浅的德国人，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发现这些被断了回到社会的归路的正直的重罪犯与他所期待的十分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让我们把罪犯的例子推而广之，设想那一种天性，由于随便哪种原因，他们得不到公众赞同，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有用，——怀着一种贱民的感觉：人们不是平等待之，而是把他们看作被放逐、无价值、起污染作用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思想和举动上都有地下生活者的颜色；他们身上的每样东西都比生活在日光中的人们苍白，可是，

几乎一切我们今日所赞扬的生存方式，从前都曾经生活在半坟墓的气氛中：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教士被看作最高的类型，每种有价值的人就会遭到贬值……我预言，这一时代正在到来，那时教士被看作最低的类型，看作我们的贱民，看作人的最不真实、最不体面的类别……我注意到，即使是现在，对于风俗的管理是地球上，至少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温和的，在这种条件下，每种怪僻，每种长久的、太长久的隐私（Q1nterhalb），每种不惯常、不透明的生存方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的精神革新者都有一个时期在他们额上烙印着贱民的苍白宿命的标记，并非因为他们被如此看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中。几乎每个天才都知道，“卡提利纳①式的生存”，对于已经存在、不再生成的一切的仇恨感、复仇感、暴乱感，是他的一个发展阶段……卡提利纳是每个凯撒的前生存方式。

①Catilina：古罗马贵族，其暴乱阴谋被西塞罗发现和挫败。

46

这里眺望自由无障。——如果一位哲学家沉默，可能是心灵的高潮；如果他反驳自己，可能是爱；说谎可能是认知者的一种礼貌。人们不无优雅地说：i1est indigne des grands coeurs dere’pandre le trouble，q u’ils ressentent；①不过必须补上一句：不害怕无价值的事同样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奉献她的敬意；一个“爱”着的认知者也许奉献他的人性；一位爱着的上帝变成犹太人……①法文：伟大的心灵去传播他们所感受到的颤粟是不值得的。

47

美非偶然。——即使一个种族或家族的美，他们全部风度的优雅和亲切，也是人工造就的，是世代努力积累的结果。人必须为美奉献巨大的牺牲，必须为之做许多事，也放弃许多事（十七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对于社交、住地、衣着、性满足必须有一个选择原则，必须爱美甚于爱利益、习惯、意见、懒散。最高原则：人独处时也不能“马马虎虎””——精美的东西是过于昂贵的，而且下述规律始终有效：拥有它的人和谋求它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一切财产都是遗产，凡非继承来的，都是不完善的，都只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西塞罗对男人和少年远比女人美丽感到惊奇，可是，数百年间，当时的男性为此美丽付出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在这里，不要弄错了方法，仅仅训练感情和思想是无济于事的（德国教育的巨大误解就在于此，它全然是幻想的），人必须首先开导躯体，严格维持有意味的、精选的姿势，一种仅仅同不“马马虎虎”对待自己的人共处的约束力，对于变得有意味和精选是完全足够了：两、三代里，一切业已内化。决定民族和人类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其余的东西……所以，希腊人始终是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事件——他们懂得，他们在做必须做的事情；蔑视肉体的基督教则是人类迄今最大的不幸。

48

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复归自然”，虽然它其实不是一种倒

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这样一种天性戏弄、并且有权戏弄伟大的使命……打个比方来说，拿破仑是一段我所理解的那种“复归自然”（例如在rebus tacticis①方面，尤其如军事家所知在战略方面）。——然而卢梭——他究竟想回到哪里？

卢

梭，他集第一个现代人、理想主义者和canaile②于一身；他为了能忍受他自己的观点，必须有道德“尊严”；由于无限的虚荣心和无限的自卑感而生病。连这个躺在新时代门槛上的畸胎也想“复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我之憎恶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这个理想主义者兼canaille的双料货的世界历史性表现。这场大革命所表演的流血闹剧，它的“不道德”，均与我无关，我所憎恨的是它的卢梭式“道德”——大革命的所谓“真理，”它藉此而始终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平庸的东西劝诱过来。平等学说！……但是决不会有更毒的毒药了，因为这个学说貌似出于公正本身而被鼓吹，其实却是公正的终结……“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正呼声，由此而推出：“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围绕着这个平等学说发生的恐怖和流血事件，给这个卓越的“现代理念”罩上了一种光辉和火光，以致革命如同奇观一样也吸引了最高贵的灵魂。归根到底，继续尊崇它是没有理由的。——我只看到一个人对它感到厌恶，就象必定会感到的一样——歌德……

①法文：迷阵战术。

②法文：贱氓

49

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复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克服十八世纪的巨大尝试，该世纪的一种自我克服。——他本身有着该世纪的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实在和革命（革命仅是非实在的一种形式）。他求助于历史、自然科学、古代以及斯宾诺莎，尤其是求助于实践活动；他用完全封闭的地平线围住自己；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与歌德意见正相反的康德用一种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烦琐哲学鼓吹这种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创造……歌德是崇尚非实在的时代里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在这方面与他性质相近的一切，——他没有比那所谓拿破仑的实在论更伟大的经历了。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因为在平凡天性要毁灭的场合，他们懂得去获取他的利益；一种无所禁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恶还是德行……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精神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全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它。

50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也是追求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一

切东西：理解和肯定一切，接纳每样东西，大胆的实在论，崇敬一切事实。何以总的结果却不是歌德，而是混乱，虚无主义的悲叹，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在实践中不断驱迫人回溯十八世纪的疲惫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博爱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性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莫非十九世纪，特别是它的末叶，仅是一个强化的野蛮化的十八世纪，即一个颓废世纪？那么莫非歌德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欧洲，仅是一个意外事件，一个美好的徒劳之举？——然而，如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伟人，就曲解了他们。一个人懂得不向伟人要求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人……

51

歌德是使我肃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他大约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件事，——我们对于“十字架”的意见也一致……常常有人问我，究竟为何要用德文写作，因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祖国这样糟糕地被人阅读。可是终究有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在今日被人阅读？——创造时间无奈其何的事物，为了小小的不朽而致力于形式和质料——我还从未谦虚得向自己要求更少。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我在这方面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师；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

（周国平译）

前言

我松了一口气。我在这篇文章里扬比才①而抑瓦格纳，这并非只是恶意。我借连篇戏言说出的事情可不能一笑了之。与瓦格纳决裂，对于我乃是一种命运；此后重又喜欢上什么，对于我乃是一种胜利。也许没有人更危险地与瓦格纳精神紧密相联，没有人更强硬地与之短兵相接，没有人更庆幸与之分道扬镳。一段漫长的历史！——想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段历史？——倘若我是道德家，谁知道我会怎样来命名它？也许叫自我克服。——但哲学家不喜欢道德家……他也不喜欢漂亮字眼……①比才（Bizet，1838—1875），法国音乐家，歌剧《卡门》的作者，生前未受应有之重视。

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那么，他凭什么去进行他最艰难的斗争？就凭那使他成为他的时代的产儿的东西。好吧！和瓦格纳一样，我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就是说，是颓废者。不同的是，我承认这一点，并且与之斗争。我身上的哲学家与之斗争。

最使我竭思惮虑的问题，事实上就是颓废问题——我有这样做的理由。“善与恶”不过是这一问题的变种。只要看一看衰退的征象，就可以理解道德——就可以理解，在它最神圣的名称和价值公式下面隐藏着什么：蜕化的生命，求毁灭的意志，极度的疲惫。道德否定生命……我必须有一种自我约束，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反对我身上的一切疾病，包括瓦格纳，包括叔本华，包括整个现代“人性”。——对于时代的、合时宜的一切，全然保持疏远、冷淡、清醒；作为最高的愿望，有一双查拉斯图拉的眼睛，从遥远的地方俯视人类万象——并看透自己……为这样一个目的——何种牺牲、何种“自我克服”、何种“自我否定”会不值得？

我的最伟大经历是一种痊愈。瓦格纳纯粹是我的疾病。

对于这种疾病，我并非没有感激之心。当我在本文中坚持瓦格纳是有害的这个命题时，我并不想否认，尽管如此，他对于一种人却是不可缺少的——便是对于哲学家。一般人没有瓦格纳也许过得去；哲学家却不能随便缺少瓦格纳。他应当是他的时代的不安的良心——为此他必须具备他的时代的最佳知识。然而，他到哪里去为现代心灵的迷宫寻找一个比瓦格纳更懂行的向导，更雄辩的心理学家呢？现代特性借瓦格纳之口说出它最知心的话，它即不隐瞒它的善，也不隐瞒它的恶，它忘掉了一切自惭自羞。反之，倘若弄清楚瓦格纳身上的善和恶，也就差不多估算出了现代事物的价值。——倘若今天一位音乐家说：“我恨瓦格纳，可我再也受不了别的音乐了”，我对此完全理解。但是，我也同样会理解一位哲学家，倘若他声明：“瓦格纳集中体现了现代特性。一个人必须首先是瓦格纳之徒，这无济于事……”

1888年都灵通信

1

昨天我——您会相信吗？——第二十遍听比才的杰作。我又是聚精会神，我又是乐而忘返。我的急躁竟被战胜，真令我惊异。这样一部作品如何使人完善！此时一个人自己也变成了“杰作”。——只要一听《卡门》，我便比任何时候更真切地觉得自己是个哲学家，是个好哲学家：那样耐心，那样幸福，那样充满印度味儿，那样坐得住……—一坐五个钟头：神圣的第一阶段！——可允许我说，比才的管弦乐几乎是我尚能忍受的唯一管弦乐了？那另一种管弦乐，如今最时兴的，瓦格纳的管弦乐，蛮横、做作又“清白无辜”，以此同时诉诸现代心灵的三种官能——我觉得那种瓦格纳的管弦乐是多么有害！我称它为西罗科风①我出了一身臭汗。我的好天气算完了。

①西罗科风，欧洲南部的一种闷热带雨的风。

在我看来，比才的音乐是完美的。它轻盈、柔顺、彬彬有礼地来临。它亲切可爱，它不使人淌汗。“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我的美学的第一原理。这种音乐是调皮、精巧、听天由命的；它同时仍然大众化——它具有一个种族的而非一个人的精巧。它丰富。

它准确。它建造，组织，完成。它以此与音乐中的节外生枝，与“无休止的旋律”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可曾在舞台上听到过更痛苦的悲叹？而且，这悲叹是如何表现的呵！没有皱眉蹙额！没有弄虚作假！没有堂皇风格的谎言！——最后：这种音乐把听众当作聪明的人，甚至当作音乐家——它在这一点上也与瓦格纳相反，无论何时，后者始终是世界上最无礼的天才（瓦格纳简直象是强迫我们——他喋喋不休地重复一件事，直到我们绝望——直到我们相信）。

再说一遍：当这位比才向我倾诉时，我就成了一个较好的人。也是一个较好的音乐家，一个较好的听众。一般来说，人还能更好地倾听吗？——我把我的耳朵埋到这音乐下面，我听到的正是它的动机。我仿佛觉得，我参与了它的诞生——在这场历险中，我临危颤栗，我又欣喜于这幸运的遭遇，比才对它也可不承担干系。——而且，真是奇怪！我根本没有希求它，或者没有意识到我其实多么渴望它。因为当时有全然不同的思想掠过我的头脑……可曾有人发现，音乐解放精神，为思想添上双翼？一个人愈是音乐家，就愈是哲学家？——抽象概念的灰色苍穹如同被闪电划破；电光明亮足以使万物纤毫毕露；伟大的问题伸手可触；宛如凌绝顶而世界一览无遗。——我正是在给哲学的激情立一界说。——问题已得解决，答案不期而至，如一小阵冰和智慧的雹雨……我身在何处？——比才使我多产。一切善使我多产。对于善，我没有别的感激方式，我也没有别的证明方式。

2

这部作品也在拯救；瓦格纳不是唯一的“拯救者”。人们借它而诀别阴湿

的北方，诀别一切瓦格纳式理想的迷雾。单凭情节就把我们从这迷雾中救了出来。在梅里美①那里，情节即已具有激情中的逻辑，直接的线索，严格的必然性；它具有热带的一切特征，尤其是空气的干燥和景物的澄澈（limpidezza）。这里的气候在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这里有另一种感性、另一种敏感、另一种明朗在说话。这种音乐是明朗的；但并不是法国的或德国的明朗。

它的明朗是非洲式的；它的头上笼罩着厄运，它的幸福短暂，突如其来，无须宽恕。我羡慕比才，因为他有这种敏感的勇气，这种敏感迄今为止在欧洲有教养的音乐中尚无法表现——这种南方的、褐色的、燃烧的敏感……它的幸福的金色午后多么宜人！我们极目眺望：我们可曾见过更平滑如镜的大海？——而摩尔人的舞蹈又多么令人恬静！在它弃满情欲的忧伤中，甚至我们的贪得无餍也如何一度懂得了餍足！——最后，这爱情，这复归于自然的爱情！并非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的爱情！并无森塔②式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种如同命运、如同宿命一样的爱情、嘲讽，天真无邪，残酷——而自然正在其中！这爱情，它的手段是战争，它的本质是两性间殊死的仇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造就爱情之本质的悲剧性幽默得到如此有力的表达，赋有如此可惊的形式，如同在这部作品结尾处汤·豪塞③的最后一声呼喊中那样：

是的！我杀死了她，

我杀死了我崇拜的卡门！”

①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比才的歌剧《卡门》即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

②森塔，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中的人物、是个多情的少女。

③汤·豪塞（DonJosè），《卡门》中男主角，因嫉妒而杀死他所爱的卡门。

——对爱情的这样一种理解（与哲学家相称的唯一理解）是罕见的：它使一部艺术作品独步于千百部作品之上。因为一般说来，艺术家的做法与世人一样，甚至更糟——他们曲解爱情。连瓦格纳也曲解了它。他们自以为在爱情中是无私的，因为他们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常常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为此却要占有这另一个人……在这里，甚至上帝也不例外。他与“我爱你，这与你何干”相去甚远——倘若人们不再爱他，他就变得可怕了。人们凭借爱的大话自视为神和人，但“爱是一切情感中最自私的情感，所以，当它受到伤害时，它是最不宽容的。”①（贡斯当）①引号内的话原文为法文

3

您已经看到这种音乐多么有力地改善了我吗？——完全象陆地包围内海一样被音乐包围着：①我有这一公式的根据（《善恶的彼岸》第二章）。复归于自然，健康，明朗，青春，美德！——而我终究是一个最堕落的瓦格纳之徒……我曾经有能力严肃地对待瓦格纳……啊，这个老魔术师！他向我们要了些什么花招！他的艺术端给我们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枚放大镜：人们往里瞧，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切都变大了，瓦格纳自己也变大了……一条多么机灵的响尾蛇！他一生向我们摇响“献身”、“忠诚”、“纯洁”这些大字眼，带着对贞洁的赞美，他从腐败的世界里溜了回来！——而我们对

之深信不疑……①原文为法文

——但是您不听我的？您宁要瓦格纳的问题，不要比才的问题？我也不低估瓦格纳的问题，它有它的魔力。拯救的问题甚至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问题。瓦格纳对任何问题都不象对拯救问题想得这样深：他们歌剧是拯救的歌剧。他的任何一个角色都总想着得救：时而是一个小男人，时而是一个小女子——这是他的问题。——而他多么奢侈地变换着他的主题！多么罕见、多么意味深长的转移！倘若不是他，谁又能教诲我们：贞洁带着偏爱拯救有趣的罪人（在《汤豪塞》中）？或者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旦结婚，就能得救，安居乐业（在《漂泊的荷兰人》中）？或者年老的风尘女子宁愿从童男得救（例如孔德里①？或者年轻的歇斯底里病人喜欢被她们的大夫拯救（例如在《罗恩格林》中）？②或者美丽少女最喜欢通过一位骑士得救。那骑士是个瓦格纳之徒（在《名歌手》中）？或者已婚女子也喜欢通过一位骑士得救（例如伊索尔德）？或者“年老的神”在道德上处处陷于窘境之后，终于通过一位自由思想家和非道德主义者得救（在《指环》中）？您对这最后一点深义尤为惊叹！您理解它吗？

我——谨防自己去理解它……人们从上述作品中还能得出别的教诲，对此我宁愿证明，不想反驳。一个人可以被瓦格纳式的芭蕾舞引向绝望——并且引向德行（仍见《汤豪塞》）！倘若不是适时地上床，会有最糟糕的后果（仍见《罗恩格林》）。一个人决不应该确切地知道，自己究竟是同谁结婚（仍见《罗恩格林》）。——《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颂扬一个完美的丈夫，他在某一个场合只有一个问题：“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早些把这告诉我？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回答是：

“我不能告诉你；
而你所问的，
你决不会经历。”

①孔德里，瓦格纳歌剧《帕西发尔》中女主角。

②此句由英译者J．N．Kennedy据上下文意思补。见《尼采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6页。

《罗恩格林》包含一个禁止研究和发问的声明。瓦格纳以此为基督教的观念“你应当并且必须相信”辩护。科学态度乃是最高、最神圣的罪行……《漂泊的荷兰人》鼓吹一种庄严教条：女人能稳住——用瓦格纳的方式表达即“拯救”——最不安稳的人。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个问题。假定这是真的，难道因此就是值得向往的吗？——被一个女人崇拜和稳住的“永世漂泊的犹太人”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仅仅停止了永世漂泊；他结婚，他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转入现实中：艺术家和天才（他们就是“永世漂泊的犹太人”）的危险就在于女人，女崇拜者是他们的克星。在感到自己被当作神对待时，没有一个人性格坚强得足以不被毁灭——不被“拯救”，他立刻就屈尊俯就女人了。——男人在一切永恒的女性面前是怯懦的，小女子们知道这一点。——女人的爱情，在许多场合，也许特别是在最负盛名的事例中，只是一种比较精致的寄生性，是在一个异己的灵魂里，有时甚至在一个异己的肉体里为自己筑巢——唉！“屋主人”的花费总是多么昂贵！

歌德在老处女般伪善的德国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在德国人眼里，他始终是不正派的，他仅仅在犹太女人中获得了由衷的钦佩。席勒，用伟大字眼

震荡德国人耳膜的“高贵的”席勒——他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责备歌德什么呢？《维纳斯山》；还有他创作了《威尼斯警句诗》。克洛普斯托克①就已经向他作过道德说教；有一个时期，赫尔德②在谈到歌德时喜欢用普里阿普斯③这个词。甚至《威廉·迈斯特》也被视为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征象。这“驯畜栏”及其主角的“毫无价值”使得尼布尔④之流大发雷霆，最后他终于发出一声浩叹，在他笔下，比特罗尔夫⑤许会如此悲歌：“一颗伟大的心灵损折了自己的翅膀，他舍弃崇高的事情，却在远为低贱的事情中寻求匠意，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然而，上流社会的少女尤其愤怒，德国的所有小宫廷、形形色色的道学家在歌德面前，在歌德的“肮脏灵魂”面前画十字。——这一历史支配着瓦格纳的音乐。他拯救歌德，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是以这种方式：他同时精明地站在上流社会的少女一边。歌德得救了：一席祈祷拯救了他，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超度了他……①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

②赫尔德（Herder，1744—1803），德国文学理论家，诗人。

③普里阿普斯（Priapus），希腊罗马神话中男性生殖力和阳具之神。

④尼布尔（Nieb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

⑤比特罗尔夫，《汤豪塞》中人物。

——歌德对瓦格纳会怎样想呢？——歌德曾经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威胁着一切浪漫主义者的危险、浪漫主义者的厄运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因为反复咀嚼道德悖理和宗教悖理而窒息。”简言之：《帕西法尔》。——哲学家还为之补充一个结束语。神圣或许是民众和女人尚能看到的仅有的较高价值，是为一切天性近视的造物而设的理想的平线。然而，对哲学家来说，任何地平线都是一个纯粹的误解，是在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危险，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希望——开始的地方关上了大门……说得客气些：哲学不是为多数人准备的，它需要圣洁①。

①此句原文为法文。

4

——我再谈谈《指环》的故事。理应在这里谈。它也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不过这回得救的是瓦格纳自己。——瓦格纳有半辈子之久相信革命，不过是象随便哪个法国人那样相信它。他在神话的古奥字迹中寻找它，他相信在齐格弗里德身上找到了典型的革命家。——“世上的一切不幸从何而来？”瓦格纳问自己。然后他象一切革命思想家那样答道：来自“旧的契约”。用德语说，就是来自风俗，法律，道德，公共机构，来自旧世界、旧社会建立于其上的一切事物。“如何消灭世上的不幸？如何废除旧社会？”唯一的途径是向“契约”（传统、道德）宣战。齐格弗里德是这样做的。他早就开始这样做了，非常之早：他的出生已经是对道德的宣战——他是通奸和乱伦的产儿……这一激烈特征的创造者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瓦格纳；他在这一点上修改神话传说……齐格弗里德一如其开始，继续向前：他只听从第一个冲动，他抛弃了一切传统，一切崇敬，一切畏惧。凡是不合他意的，他一律打倒。他无礼地顶撞一切神灵。但是，他的主要事业却是解放妇女——“拯救布仑希尔德”……齐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自由恋爱的圣礼；黄金时代的出现；古老道德之神界的黄昏——灾祸消弭了……瓦格纳的船只长时间兴致勃勃地行驶在在这条航道上。毫无疑问，瓦格纳在这条航道上寻找他的最高目标。

——结果如何？很不幸。船触礁了；瓦格纳搁浅了。这暗礁便是叔本华哲学；瓦格纳搁浅在一种相反的世界观上了。他在音乐中播下了什么？乐观主义。瓦格纳羞愧了。而且是这样一种乐观主义，叔本华为之使用了一个恶毒的形容词——卑鄙的乐观主义。他又一次羞愧。他久久地冥思苦想，他的处境似乎是绝望的……最后，一条出路在他面前隐约显现：使他遭难的这暗礁，倘若他把它看作目标，潜在的目的，他的航行的真正意义，会怎么样呢？在这里遭难——这也是一种目标。触礁沉舟之时，航行就完成了。①……而他就把《指环》翻译成叔本华的语言。一切都走样了，一切都崩溃了，新世界象旧世界一样糟糕——虚无，这印度的喀耳刻②在招手……布仑希尔德，照原来的意图应当用一支歌来同自由恋爱的光荣告别，许给世界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现有却有别的事情要做了。她必须先学习叔本华；她必须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四卷改写成韵文。瓦格纳得救了……不开玩笑，这是一种得救。瓦格纳受之于叔本华的恩惠真是不浅。唯有颓废哲学家才使颓废艺术家获得了真身。

①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②喀耳刻（Circe），希腊神话中的美丽的女仙，善巫术，住在地中海一小岛上，蛊惑旅人，将他们变成牲畜。曾把奥德修的同伴变成猪。

5

现在来谈谈颓废艺术家。我对这个问题是严肃的。当这颓废者损害我们的健康并且损害我们的音乐时，我不能袖手旁观！说到底，瓦格纳是一个人吗？难道他不更是一种疾病？

凡他接触之物，他都使之患病——他使音乐患病了——一个典型的颓废者，他在他堕落的趣味中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他用这种趣味占有一种更高的趣味，他善于把他的堕落表现为法则，表现为进步，表现为价值的实现。

人们却毫无抵抗。他的诱惑力大得惊人，他周围香烟缭绕，对他的误解被标榜为“福音”——受他诱惑的绝对不只是精神贫乏之辈！

我喜欢开一下窗子。空气！更多的空气！

在德国，人们在瓦格纳问题上欺骗自己，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若不如此，那倒会使我感到奇怪了。德国人替自己塑造了一个瓦格纳，以便对之顶礼膜拜。他们从来不是心理学家，他们得益于他们的误解。可是，在巴黎，人们在瓦格纳问题上也欺骗自己！那里的人几乎仅仅是心理学家，再不是别的！还有在圣彼得堡！那里的人能够领悟巴黎人也不能领悟的事物！瓦格纳想必与欧洲的整个颓废势力血缘何等相近，以致后者感觉不到他是个颓废者了！他属于后者：他是它的主角，它最伟大的名字……人们把他抬到天上，以此褒扬自己。——因为人们对他不作抵抗，这本身已是颓废的征象。本能衰弱了。人们被本应惧怕的东西吸引着，嗜好那将更快地置他们于死地的东西。——想要举个例子吗？只要考察一下贫血、痛风或糖尿病患者给自己制定的食谱（Regime）就可以了。素食者的定义：一种必须食用滋补性食物的人。能够把有害视为有害，禁戒有害之物，这是青春和生命力的标志。有害之物吸引精疲力竭者；蔬菜吸引素食者。疾病本身可以是生命的一种刺激剂，但是一个人于这种刺激剂必须足够健康！——瓦格纳加剧精疲力竭！所以他吸引衰弱者和精疲力竭者。噢，昔日大师之所以有响尾蛇式的幸福，正

因为他总是看到“童子”朝他走来！

我预先提出这个观点：瓦格纳的艺术是病态的。他带到舞台上的问题（纯属歇斯底里患者的问题），他的痉挛的激情，他的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愈来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被他美化为原则的他的反复无常，以及他的男女主人公的选择（他们被看作生理类型——一条病人肖像的画廊！）：这一切描绘出一种病象，这是毫无疑问的。瓦格纳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①如今，也许没有什么比蜕化的普洛透斯②性格更为人所熟悉了，至少没有什么比它更为人所精心研究了，它在这里蛹化为艺术和艺术家。我们的医生和生理学家可以在瓦格纳身上找到最有趣的、至少是十分完整的病例。既然没有什么比这种综合症、这种神经机制的迟暮和亢奋更为现代的了，那么，瓦格纳正是卓越的（par excel - lence）现代艺术家，现代的卡里奥斯特。③在他的艺术中，当今整个世界最必需的东西——精疲力竭者的三样主要刺激剂，即残忍、做作和清白无辜（痴呆），以最诱人的方式掺和起来了。

①此句原文为法文。

②普洛透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

③卡里奥斯特（Cagliostro），十八世纪西西里的炼丹术士和骗子。

瓦格纳严重地败坏了音乐。他把音乐看作刺激疲惫神经的手段——因而他使音乐患病了。

在那种振奋精疲力竭者、唤醒半死不活者的艺术中，他的贡献非同小可。他是催眠术大师，他能使公牛一样的壮汉躺倒。瓦格纳的成就——他的见之于神经从而见于女人的成就——使得整个沽名钓誉的音乐界成了他的神秘艺术的追随者。而且不只是沽名钓誉的音乐界，还有聪明乖巧的音乐界……如今只有病态的音乐能赚钱；我们的大剧院靠瓦格纳过日子。

6

——我要让自己再乐一下子。我假设这样一种情形：瓦格纳的成就变得有血有肉，赋有形体，它打扮成与人为善的音乐理论家，混迹于青年艺术家之中。在您看来，他在那里会如何现身说法？

我的朋友，他会说，让我们关起门来说几句知心话。制作坏音乐比制作好音乐容易。怎么，倘若除此之外，这还是更有益的呢？更有效果，更令人信服，更振奋人心，更靠得住的呢？更瓦格纳式的呢？……美只属于极少数人。①真糟糕！我们懂拉丁文，我们也许还懂我们的利益。美有美的难处：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美又何为？何不宁要伟大、崇高、宏伟，宁要令群众激动的东西？——再说一遍：成为宏伟是比成为美更容易的；我们知道这一点……

①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我们了解群众，我们了解剧院。坐在里面的最好的观众，那些德国青年，头上长角的齐格弗里德和其他瓦格纳之徒，需要崇高、深刻和雄伟。我们尚能勉为其难。坐在里面的另一些观众，那些有教养的白痴，渺小的自负之辈，永恒的女性，脑满肠肥的幸运儿，简言之，民众，也同样需要崇高、深刻和雄伟。这些人反正有同样的逻辑：“谁使我们躺倒，谁就是强大的；谁把我们举起来，谁就是神圣的；谁让我们忐忑不安。谁就是深刻的。”让我们下定决心，我们的音乐家先生们：我们要使他们躺倒，我们要举起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忐忑不安。我们尚能勉为其难。

说到使人忐忑不安，我们的“风格”概念在这里便获得了它的出发点。决不要思想！没有什么比一个思想更丢丑的了！而要思想之前的状态，尚未诞生的思想之冲动，未来思想之许诺，世界在上帝创造它之前乃是混沌的重复……混沌使人忐忑不安……大师的语言所表达的是：无限，但没有旋律。

其次，说到使人躺倒，这已经是属于生理学范围内的事情了。让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乐器。其中的一些甚至还诉诸内脏（用亨德尔的话说，它们打开了大门），另一些施魔法于脊髓。旋律的色彩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旋律本身却是无关紧要的。让我们在这方面精心制作！

否则我们的劲儿往何处使？让我们的音响中独具特色，甚至臻于疯颠！倘若我们凭借音响来说教，人们便认为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刺激神经，让我们狠狠敲打神经，让我们操纵雷电——把人击倒在地……

但是，激情尤其能使人躺倒。——我们要好生懂得激情。没有比激情更廉价的东西了！

一个人可以放弃对位法的全部美德，可以完全不学无术——他却总是能够有激情！美是难的，让我们留神美！……还有旋律！让我们诅咒，我的朋友，让我们诅咒，倘若它与我们的理想格格不入，让我们诅咒旋律！没有比优美的旋律更危险的东西了！没有比它是确定无疑地败坏趣味的东西了！我的朋友，如果人们又重新喜欢上优美的旋律，我们就输了！

定理：旋律是非道德的。证明：帕莱斯特里那。应用：《帕西法尔》。缺乏旋律本身就是神圣的……

而这便是激情的定义。或者说，激情是丑在等音①上走钢丝。——我的朋友，我们要敢于成为丑的！让我们勇敢地搅动我们面前最令人厌恶的和声的泥浆！不要珍惜我们的双手！

如此我们才能成为自然的……

①等音，同音高但音名不同，如升C升降D。

最后一个忠告！它也许概括了一切。——让我们做理想主义者！——这即使不是最聪明的，也毕竟是我们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要提高别人，自己必须是崇高的。让我们漫步云端，让我们渴慕无限，让我们在自己周围布满伟大的象征！嗡嗡！咚咚！——没有更好的忠告了。

“崇高的胸怀”是我们的论据，“优美的情感”是我们的辩护人。美德公正地反对对位法。

“倘若他自己不是善人，他又如何改善我们呢？”人类一贯如此推论。让我们这样来改善人类！——人们因此成为善人（人们甚至因此成为“经典作家”——席勒成了“经典作家”）”

对于低级感官刺激、对于所谓美的追求使意大利人神经衰弱了，让我们坚持做德国人！甚至莫扎特对音乐的态度——瓦格纳为了安慰我们而向我们揭露！——也根本是轻浮的……我们绝对不要用音乐来“疗养”，来“娱乐”，来“享受”。我们绝对不要享受！——倘若人们对艺术作享乐主义理解，我们就输了……这是最恶劣的十八世纪……顺便说说，在这里没有什么比一顿抱怨更可取的了，口诛笔伐①，这是体面的。——让我们选择这样的时刻，它便于暗中窥视，公开叹息，基督教式的叹息，使人得以共睹伟大的基督教的同情。“人类堕落了，谁能拯救他？什么能拯救他？”——我们不要回答。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克制我们那想要创立宗教的野心。但是没有人能够怀疑，

我们在拯救他，唯有我们的音乐在拯救……（见瓦格纳的论文《宗教与音乐》。）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指《强力意志》，尼采生前未完成此书，一说他本人最后放弃了此书的写作计划。现在流传的《强力意志》一书由他妹妹编纂而成，书中无《艺术生理学》一章。该章事实上并未写出，只留下了提纲。

7

够了！够了！我恐怕人们从我逗乐的描绘中仍将过于清楚地看出险恶的真相——艺术堕落的形象，以及艺术家堕落的形象。后者即一种性格的堕落，它或许可以用下述公式作权宜的表述：音乐家现在变成了戏子，他的艺术愈来愈作为一种说谎的才能展现开来。我将有一个机会（在我的主要著作②的一章中，该章标题为《艺术生理学》）更详细地指出，艺术向演戏的这种总体转化如何肯定是生理退化的一种表现（更确切地说，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形式），而瓦格纳所开创的艺术则是一种个别的腐败和衰弱，例如，其外观的激动不安迫使其时时变换姿态。谁在瓦格纳身上仅仅看到畸形、任性和火爆脾气，仅仅看到偶然性，谁就是对他一无所知。他并不是一个“有缺陷的”、“遇险的”、“矛盾的”天才，如同人们似乎说过的那样。瓦格纳是某种完成了的东西，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他身上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却有着必然性的一切特征。如果说瓦格纳身上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首尾一贯性，靠了它，一种生理疾患一步步依次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实践和程序，演变为原则的革新，演变为趣味的危机。

我这一回仅限于风格问题。——各种文学颓废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生命不复处于整体之中。词不可一世，脱离了句子，句子扩张而遮蔽了段落的意义，段落又以牺牲整体为代价而获得生命——于是整体不再成其为整体。然而，这是每种颓废风格的象征，永远是原子的混乱无序，意志的涣散，用道德的语汇说，便是“个体的自由”，扩展为一种政治理论，便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生命、同等的活力、生命的蓬勃兴旺被压缩在最小的单位中，生命剩下可怜的零头。比比皆是瘫痪、艰难、僵硬或者敌对和混乱：上升到愈高的组织形式，二者就愈是触目惊心。整体根本不复存在，它被人为地堆积和累计起来，成了一种人工制品。

在瓦格纳那里，首当其冲的是一种幻觉，不是声音的幻觉，而是表情姿势的幻觉。为了后者，他才去寻找音调符号。倘若人们想要佩服他，就不妨看看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情景：他如何分析和归纳，如何使这些符号生动，完成，变得一目了然。但是，他在这上面耗尽了力气，没有余力再做别的了。他的“展开”方式，他竭力把互不相干的东西串在一起的尝试，是何等可怜，何等狼狈，何等外行！他在这方面的艺术手法令人想起龚古尔兄弟①他们与瓦格纳的风格一向接近，这般困境着实让人怜悯。瓦格纳把他在创造有机形态方面的无能化妆为一种原则，在我们确认他根本不可能有风格的地方，他确立起一种“戏剧风格”，这倒很符合瓦格纳毕生坚持的那种大胆习性：他在缺乏能力的地方建立起原则（在这方面，顺便说说，老康德就完全不同，他爱好另一种大胆：凡属他缺乏一种原则的地方，他就为之设立人的一种“能力”……）。再说一遍，瓦格纳的可叹可爱之处仅仅在于发明细微末节，编造琐碎详情——人们完全有权支持他，宣布他在这方面是一级大师，是现代音乐中最伟大的工笔画家。他在微小空间里凝聚了无限的柔情和深义。他擅长

色彩、若明若暗、灯光渐渐熄灭的神秘，这种华丽风格是如此娇弱，一个人领略之后便会觉得几乎其他一切音乐家都过于强壮了。——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我，就不要从今日瓦格纳取悦于他们的东西中提取瓦格纳的最高概念，这种东西是发明出来劝说群众的，如我之辈对它就象对一幅无耻之尤的壁画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汤豪塞》序曲的那种刺激神经的蛮横与我们何干？《女武神》②的嘈杂又与我们何干？通过瓦格纳的音乐以及通过剧院得以流行的一切，都属于可疑的趣味，都是败坏趣味的。在我看来，《汤豪塞》进行曲俗不可耐；《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是小题大做；《罗恩格林》序曲提供了第一个太令人难堪、太恰当的例子，证明音乐也被用来催眠（我不喜欢一切仅仅意在劝诱神经的音乐）。但是，除了催眠术师和彩画匠瓦格纳之外，还有一个藏着点儿细软珍宝的瓦格纳：我们最伟大的忧郁音乐家，秋波频送，温情脉脉，殷切宽慰，在这方面无人能望其项背，一种悲戚迟暮的幸福之音的大师……一本瓦格纳的悄悄话百科词典，全是五至十五节拍的小品，全是无人知晓的音乐……瓦格纳想必拥有颓废者的美德——同情心……①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德·龚古尔（1830—1870），法国著名作家。

②《女武神》为歌剧《尼伯龙的指环》的第二部。

8

“好极了！可是，如果一个人碰巧不是音乐家，甚至碰巧不是颓废者，他又怎会被这颓废者败坏了自己的趣味呢？”——相反！一个人怎会不这样！您不妨试试看！——难道您不知道瓦格纳是什么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戏子？不知道剧院里有一种更深更强的效果？请您看看这些青年人——麻木，苍白，屏息凝神！这是瓦格纳之徒，他们不懂音乐——尽处如此，瓦格纳仍然支配了他们。瓦格纳的艺术用一百个大气压来压人，您只好弯腰，别无选择……戏子瓦格纳是一个暴君，他的狂烈情绪容不得任何鉴赏力、任何反抗——谁的表情姿势有说服力，谁就总是看到表情姿势，首先看到表情姿势！瓦格纳的激情叫人透不过气来，心情愈来愈紧张，达于极点，时间几乎消失，延宕令人惊恐！

瓦格纳究意是一个音乐家吗？无论如何，他更是别的什么：一个无与伦比的演员员（histrio），最大的戏子，德国前所未有的最惊人的戏剧天才，我们卓越的（par excellence）舞台大师。他的位置不在音乐史上，而在别的地方，不应该把他同真正的大音乐家混淆起来。把瓦格纳与贝多芬并提，这是一种亵渎，对于瓦格纳本人也并不公正……他之作为音乐家，也脱不了他的本色：他变为音乐家，他变为诗人，因为他身上的暴君、他的演员天才迫使他这样做。谁看不到瓦格纳身上占优势的本能，谁就对他一无所知。

就本能而言，瓦格纳不是音乐家。其证据是，他放弃了音乐中的一切规划，确切地说，一切风格，以便把音乐变成他所需要的戏剧词令，表现手段，强化表情姿势的手段，暗示手段，心理刻画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承认瓦格纳是头等发明家和革新家——他不可估量地扩大了音乐的表达能力，他是音乐语言领域中的维克多·雨果。前提始终是首先承认，音乐也许可以不是音乐，而是语言，工具，戏剧的奴婢（ancilla dramaturgica）。如果不用剧场趣味、一种极其宽容的趣味来辩护，瓦格纳的音乐就纯粹是坏音乐，一般来说，是也许已经产生的最坏的音乐。假如一个音乐家不再能够数

到三，他就会变成“戏剧”音乐家，他就会变成“瓦格纳式”音乐家……瓦格纳差不多揭示了，用一种仿佛被分解为要素的解体了的音乐，居然还能施展怎样的魔法。他这方面的意识非同小可，一如他那完全无需高级规则和风格的本能。要素就足够了——声响，动作，色彩，简言之，音乐的感性。瓦格纳从来不是作为音乐家，从某种音乐家的良知出发考虑问题。他追求效果，除了效果别无所求。而且他知道他应当在什么上面求得效果！——他在这方面毫不犹豫，就象席勒和一切剧场人物一样，他也和他们一样蔑视世界，他用来垫脚的这个世界！……一个人之所以是戏子，靠的是他有一种识见超出芸芸众生：举止足以乱真，却不可就是真。这个命题是塔尔玛（Talma）提出的：他戒除了全部戏子心理，他还戒除了（我毫不怀疑！）戏子的道德。瓦格纳的音乐从来不是真的。

——可是人们以为它是真的，于是万事大吉。

只要一个人未脱稚气，成为瓦格纳的信徒，就会认为瓦格纳富有，是一个典型的挥霍者，是音响王国里的大庄园主。就象法国人佩服雨果那样，人们佩服瓦格纳的“帝王气派”。后来，人们又出于相反的理由佩服这两个人，视为勤俭模范和持家能手，视为精明的店主。他们能够用几个铜板来象征一席宫廷盛宴，在这方面谁都望尘莫及。——瓦格纳之徒有着虔诚的胃，用大师为他们变戏法变出来的食物就能完全填饱。我们却自愧不如，我们是另一种人，无论在书籍中还是在音乐中都首先要求货真价实的东西，纯粹“象征的”宴席恐怕难以使我们满足。直言不讳地说，瓦格纳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不足一嚼。他的宣叙调（recitativo）——一点儿肉，几根骨头，许多汤——我名之为“热那亚风味”（alla genovese）：我根本不想借此来恭维热那亚人，倒是想恭维古老宣叙调和叙事壁画（recitativo secco），至于谈到瓦格纳的“主题”，我就缺少这方面的任何烹调知识了。

如果逼我说，我大约会承认它是理想的牙签，是摆脱残羹剩菜的机会。还有瓦格纳的“咏叹调”。——但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

9

在安排情节时，瓦格纳首先也是个戏子。他置于首位的是一个具有绝对可靠效果的舞台，一种具有表情姿势的高浮雕（hautrelief）效果的动作（actio）①幕令人震惊的场面——他对此深思熟虑，并从中引伸出性格来，其余一切都遵照一种并不奥妙的技术经济学由之推演出来。高乃依顾及观众，瓦格纳却不必顾及观众，真是地道的十九世纪。瓦格纳想必能大致判断“必须做什么”，象今日其他每个演员那样断定：一系列刺激的场面，一个比一个更刺激——在这中间，加上许多精明的笨拙。他孜孜以求的是保证他的作品的效果，他从第三幕开始，他用最后的效果来证明他的作品。以这样一种剧场理智为向导，就不会有心血来潮创作出一个剧本的危险。戏剧要求严格的逻辑，可是瓦格纳把什么当作逻辑呵！再说一遍，高乃依顾及观念，瓦格纳却不必顾及观众，真是地道的德国人！众所周知，剧作家竭尽全力，常常还呕心沥血处理的技巧问题是：赋予冲突及其解决以必然性，使它们只能有唯一的一种方式。使它们造成自由的印象（费力最小的原则）。然而，瓦格纳在这方面却漫不经心；但他确实使冲突及其解决费力最小。你不妨把瓦格纳的某个“冲突”放到显微镜下——我担保你会发笑。没有比《特里斯坦》的冲突更可笑的了，除非你举出《名歌手》的冲突。不要上当，瓦格纳

不是戏剧家。他喜欢“戏剧”这个词，如此而已。他历来喜欢漂亮字眼。尽管如此，在他的文章里，“戏剧”这个词仍然是十足的误解（以及一种精明：瓦格纳面对“歌剧”这个词总是装出高傲的样子）；大致就象“灵魂”一词在新约全书里是十足的误解一样。——在戏剧方面他够不上心理学家；他本能地回避说明心理动机——用什么办法？办法是：他总是在需要说明心理动机的地方发生过敏性反应……很时髦，不是吗？十足巴黎式的！十足颓废的！……顺便说说，瓦格纳事实上喜欢靠戏剧性虚构来解央的那种冲突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瓦格纳必须有女声这种情形。完整的一幕而没有女声——这怎么行！可是这些“女主角”暂时都是不自由的。瓦格纳在做什么？他在解放世界上最老的女子爱尔达②“上台，老奶奶！你必须唱！”爱尔达唱了。瓦格纳达到了目的。

他又马上遣走了这老迈的女主人公。“您到底来干行么？走吧！您最好仍然去睡觉？”——总之：充满神话恐怖的场面，瓦格纳之徒看得心惊肉跳……

①原注：人们始终用“情节”来翻译戏剧这个词，这对于美学乃是一个真正的不幸。在这方面不只是瓦格纳犯了错误；全世界都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包括本应理解得较好的语言学家们。古代戏剧表演出雄伟的激情场面——这恰好排斥了情节（情节隐藏在开场之前或者幕后）。戏剧这个词来源于多利亚人，按照多利亚人的用法，它表示古埃及僧侣语言中的“事件”、“历史”二词的意见。最古老的戏剧描绘地方传说和“圣史”，它们是宗教祭礼的根据（所以并无一种行动，只有一种遭遇：在多利亚人那里，δeāv根本不是指“行动”）。“情节”，Handlu ng，在德语中兼有“情节”、“行动”之意。

②爱尔达，歌剧《尼伯龙的指环》第一部《莱茵的黄金》中人物，司智慧的女神。

——“可是瓦格纳剧本的内容！它们的神话内容！它们的永恒内容！”问题：怎样检验这些内容，这些永恒的内容？——化学家答道：把瓦格纳改编为世俗剧，现代剧——我们更残酷！改编为市民剧！那么，瓦格纳会成为什么？——在我们中间，我曾经试验过。不再有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只配给更年轻的人讲瓦格纳，例如《帕西法尔》作为神学的候补教材，可以列入文科中学教程（这种教程对于白痴乃是不可缺少的）。多么令人吃惊！您会发现，瓦格纳的女主角们，只要脱去了英雄的兽皮，看上去全都和包法利夫人一个样！——反之，您也会发现，福楼拜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的女主人公改编为斯堪的纳维亚或迦太基的神话人物，然后拿给瓦格纳做脚本。真的，大体而论，瓦格纳看来只对今天吸引着可怜的巴黎颓废派的问题感兴趣，对别的问题均无兴趣。总是离医院近在咫尺！十足的现代问题，十足的大都市问题！您用不着怀疑！……您可曾觉察（这属于观念联想），瓦格纳的女主角们都没有孩子？——他们不能生育……瓦格纳怀着绝望的心情处理齐格弗里德的诞生问题，这种绝望表明，他在这一点上的感情多么具有现代特色。——齐格弗里德“解放妇女”——但是不抱传种接代的希望。——最后，有一个令我们惶惑的事实：帕西法尔是罗恩格林的父亲！

他是怎么成为父亲的？——莫非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想起“贞洁创造奇迹”的名言……瓦格纳曾经谈到贞洁名声的重要性。①

①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关于瓦格纳的论著，还有一点要顺便说说：除了别的以外，它们还是一门精明课程。瓦格纳造的模式，可以到处套用——你带着耳朵去听吧。倘若我精明地表述出三个最有价值的公式，也许我有权要求公众感谢。

其一：凡瓦格纳无能之事，均属可鄙。

其二：瓦格纳还能成就许多，但他出于原则的严肃性而不愿为之。

其三：凡瓦格纳所能之事，无人可以模仿，他前无古人，他应该后无来者……瓦格纳是神圣的……

这三个定理是瓦格纳文献的精髓；剩下的便是——“文学”。

——迄今为止，并非每一种音乐都须仰仗文献，仰仗文献的做法必有充足的理由。那么，瓦格纳的音乐是不是太难懂了？或者他害怕相反的情形，怕它们太容易听懂——怕它们不够难懂？——事实上，他一辈子在重复一句话：他的音乐不仅仅意味着音乐！有更多的意味！有无限的大得多的意味！……“不仅仅是音乐”——没有一个音乐家会这么说。再说一遍，瓦格纳不能从整体出发创作，他完全不作选择，他必须制作零件，“动机”，表情姿势，公式，成倍地制作，成百倍地制作，他在音乐中仍然是个修辞学家——所以，他原则上必须突出“意味着什么”。“音乐永远只是一种手段”：这是他的理论，一般来说，这尤其是他唯一可能的实践。但是，没有一个音乐家会这么想。——瓦格纳必须写文章，以便劝说全世界认真地、深刻地领会他的音乐，“因为它们有无限的意味”；他一辈子是“理念”的注释者。——爱尔莎意味着什么？但不容置疑：爱尔莎是“不自觉的民族精神“（“由于这一认识，我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我们来回想一下，在黑格尔和谢林蛊惑人心的时代，瓦格纳还年轻；他猜测和探究过唯有德国人才认真对待的东西——“理念”，想要表述某种暧昧、飘忽、充满预感的东西；在德国人看来，明朗是一种异端，是对逻辑的背叛。叔本华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黑格尔和谢林时代的不诚实——毫不留情，但也不公正：他自己，这老朽的悲观主义的伪币制造者，一点儿也不比他赫赫有名的同时代人诚实。我们别玩弄道德了：黑格尔是一种趣味……而且不仅是一种德国的趣味，还是一种欧洲的趣味！——一种瓦格纳所理解的趣味！——一种他自以为胜任的趣味！一种他使之万古长存的趣味！——他完全照搬到音乐中——他替自己发明了一种“有无限意味”的风格，——他成了黑格尔的继承人……音乐成了“理念”……可是人们多么理解瓦格纳！——这些黑格尔的崇拜者，今日又成了瓦格纳的崇拜者；他们甚至在瓦格纳的学校里写黑格尔式的作业！——德国青年对他尤其心领神会。“无限”和“意味”这两个词就已经使他们心满意足，使他们感到无比幸福。瓦格纳用来征服青年的不是音乐，而是“理念”——是他的艺术的难以捉摸，它在成百种象征背后玩的捉迷藏游戏，它的五彩缤纷的理想，这些因素把青年引诱到了瓦格纳身边；是瓦格纳的诡谲的天才，他的故弄玄虚，他的虚张声势，恰好是黑格尔当年用来引诱青年的同一伎俩！——他们置身于瓦格纳的浮夸、臃肿和独断之中，感到十分自在，于是便“得救”了。他们颤抖着倾听，在他的艺术中，伟大的象征如何带着温和的雷声从雾蒙蒙的远方逐渐显示；倘若远天暂时还灰暗、可厌、寒冷，他们也并不气恼。毕意他们全体，如同瓦格纳本人一样，是和坏天气、德国的天气同出一源的！浮旦是他们的神，但浮旦是坏天气之神……这些德国青年，就他们现在的素质来说，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

岂能象我们另一种人、我们这些海鸟一样，在听瓦格纳音乐时感到若有所失，怀念着快乐的科学（la gaya scienza）；轻捷的足；玩笑，火焰，妩媚；大逻辑；星星的舞蹈；热情洋溢的心灵；南方颤栗的光线；平滑如镜的海洋——完美……

11

——我已经说明，瓦格纳的位置在何处——不在音乐史上。尽管如此，他在音乐史上有何意义？音乐中的戏子热：一个值得深思、也许还值得担忧的事件。在这个公式中："瓦格纳加李斯特。"——音乐家的正直、音乐家的"真诚"从来不曾受到如此严峻的考验。谁都明白：巨大的成就、群众的拥护不再属于真诚的人——为了获得它们，一个人必须是戏子！——维克多·雨果和理查德·瓦格纳——他们具有同一种意义：凡文化衰落之处，凡群众掌握着决定权之处，真诚就成为多余的，有害的，受冷落的。唯有戏子还能唤起巨大的兴奋。——因此，正在开始一个戏子的黄金时代——戏子的，及其一切同类的。瓦格纳吹吹打打地向一切精于朗诵、表演、演奏的艺术家进军；他首先说服乐队指挥、舞台布景师和剧场歌手。也没有忘记乐队队员——他"拯救"他们摆脱无聊……瓦格纳倡导的运动甚至扩展到了认识领域：全部从属学科都受到浸染而渐渐脱离了几世纪的经院哲学，我举个例子，在这里特别赞扬一下里曼（Riemann）在韵律学方面的贡献，他是把标点法原理应用于音乐的第一人（遗憾的是他采用了一个糟糕的词，称之为"短句构成法"。）——我怀着感激之心指出，这些人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中最好的、最可敬的一部分——他们尊崇瓦格纳是有道理的。

相同的本能把他们互相联结在一起，他们把他看作他们的最高典范，自从他以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们之后，他们也倾心于强力、伟大的强力。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瓦格纳的影响实际上是有益的。在这个领域里，还从来不曾有人如此认真地思考、展望和工作过。瓦格纳赋予所有这些艺术家以一个新的良心，他们现在向自己要求并且做到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向瓦格纳要求过——他们以前过于谦虚，不可能这样要求。自从瓦格纳精神支配剧场以来，在剧场占优势的是另一种精神了：人们刻意求难，吹毛求疵，甚少赞美——优秀、卓越被视为当然。鉴赏力不再是必需的；也不需要好嗓子。人们只用嘶哑的声音唱瓦格纳，这更有"戏剧"效果。甚至天赋也被拒之门外了。瓦格纳的理想、颓废的理想要求不借一切代价做到富于表情（espressivo），它和天赋是格格不入的。需要的仅仅是德行——我是指驯顺、自动机械、"自我克制"。不要鉴赏力，不要好嗓子，不要天赋；瓦格纳的舞台只要一样东西——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的定义：服从加长腿……瓦格纳热和"帝国热"同时消退，这是意味深长的，两者证实同一个道理：服从加长腿。——不可能更好地服从，也不可能更好地命令了。瓦格纳的乐队指挥们特别配得上一个时代，后世将心有余悸地称这个时代为古典战争时代。瓦格纳善于指挥；所以他也是伟大的导师。他指挥，就象一种针对自己的无情意志，一种加于自己的毕身信条那样。瓦格纳也许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自我克制的范例（甚至阿尔费里（Alfieri），一向是与他气质最接近的人，也相形见绌。一个都灵人的注解）。

12

承认我们的演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尊重，并不等于低估了他们的危害

性……但是，谁还能怀疑，我所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就是我的愤懑、我的忧虑、我对艺术的爱使我在这里启齿提出的三个要求：

其一：剧场不应当支配艺术。

其二：演员不应当引诱真诚的艺术家。

其三：音乐不应当成为说谎的艺术。

附言一

——最后这些话的严肃性允许我在这里透露一篇未付印的文章里的某些内容，它们至少可以使人们不再怀疑我对待这一问题的严肃态度。文章的标题是：《瓦格纳使我们付出多少代价》。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即使在今天，这方面的阴郁情绪依然存在。瓦格纳的成就和胜利也不能根除这种情绪。但是，在从前，这种情绪如此强烈、可怕，如同一种阴暗的仇恨——几乎笼罩了瓦格纳四分之三的生涯。他在我们德国人中遇到的反对未能得到足够的估价和尊重。人们抵抗他如同抵抗一种疾病，并非理直气壮（他们没有重新制止一种疾病），而是缩手缩脚，顾虑重重，怏怏不乐，满心厌恶，怀着一种阴惨严肃的心情，仿佛在他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悄蔓延。美学家诸君和他们一样出丑，从德国哲学的三个学派出发，用“如果”、“因为”和瓦格纳的原则打一场荒谬的战争——在瓦格纳看来，甚至在这些美学家们自己看来，问题全在于原则！——甚至在德国人的本能中，也有足够的理性，以禁止在这里侈谈任何“如果”、“因为”。当本能理性化之时，它被削弱了，因为它通过理性化而削弱了自己。如果有迹象表明，尽管不脱欧洲颓废的总体性质，德国人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健康，对于危害和危险的迫近仍然有一种本能的嗅觉，那么，我宁愿不低估他们中间对于瓦格纳的这种抑郁的反对。它使我们尊敬，它甚至令人产生希望，法国人未必健康得足以经受这么多的消耗。德国人，历史上卓越的姗姗来迟者，如今是欧洲文化最落后的民族：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正因此而相对是最年轻的民族。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德国人不久前才忘掉对他的畏惧——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向他示威①——人们可记得一种奇特的情境，那时一种逝去的情感终于又突然浮现？在瓦格纳的葬礼中，德国第一个瓦格纳协会，即慕尼黑的协会，向瓦格纳墓献了一个花圈，花圈上的题词立刻不胫而走。它大书特书：“拯救者得救了！”（Erl飚sungdemErl飚ser！）人人都佩服发明这题词的巧妙灵感，人人都佩服瓦格纳的追随者们特有的鉴赏力；可是，许多人（真是难得！）替他们把题词作了一个小小的修改：“摆脱拯救者了！”（Erl飚sungdem Erl飚ser！）——人们松了一口气。

①原注：人们有一定理由寻问：瓦格纳究竟是一个德国人吗？要在他身上找到某种德国特征是很难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生，善于模仿许多德国东西——如此而已。他的本性是同迄今被感受为德国东西的一切格格不入的：更不必说德国音乐家了！——他的父亲盖尔是一个演员，一个盖尔差不多就已经是一头鹰了……迄今被当作“瓦格纳生平”流传的东西充其量只是约定的传奇（fable convenue）罢了。我承认我怀疑仅由瓦格纳自己证实的每一件事。他对有关自己的任何真相缺乏自豪，比谁都缺乏；象维克多·雨果一样，他始终在传记中忠于自己——他始终是个演员。

瓦格纳的继父名盖尔（Geyer），在德语中为鸢的意思。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让我们根据它对于文化的影响对它作一估量。瓦格纳的活动究竟长了谁的威风？它始终在助长什么？——首先是外行、艺术门外汉的狂妄无知，他们现在组织协会，他们想贯彻他们的“趣味”，他们甚至妄图充当音乐和音乐效果之谜画（rebus musicis et musicantibu s）的裁判。其次，对于艺术事业中各种必要的严格认真训练愈来愈漫不经心；代之以天才信仰，戳穿来说，就是厚颜无耻的一知半解（其形式见之于《名歌手》）。最后，也是最糟糕的，是剧场迷信，愚蠢地相信剧场的优先权，相信剧场对于艺术的支配权……然而，应该成百次地直面奉告瓦格纳之徒，剧场曾是什么：它始终只是艺术的下乘，始终只是二等货，粗俗化的东西，适合于群众、为群众制造的东西！在这一点上，瓦格纳也毫无不同之处：拜洛伊特是大歌剧——而且从来不是好歌剧……剧场是趣味问题上的公共厕所，剧场是一种群众暴动，是反对良好趣味的公民投票……瓦格纳事件正证明了这一点：他赢得了群众——他败坏了趣味，他甚至为歌剧败坏了我们的趣味！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它把精神弄成了什么？瓦格纳解放了精神吗？——他的特点是事事态度暧昧，处处模棱两可，总是向人劝说一些不确定的东西，不让人明白为何要这样劝说。因此，瓦格纳是伪造伟大风格的蛊惑者。在精神的事物中，容不得任何疲惫的、陈腐的、危害生命的、诽谤世界的东西，他的艺术却公然保护这些东西——这是黑暗的蒙昧主义，他给这蒙昧主义罩上一层理想的光辉。他迎合一切虚无主义的（佛教的）本能，把它们乔装为音乐，他迎合一切基督教精神，一切颓废的宗教表现形式。留神听着：凡是从贫瘠生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切，种种所谓超验和彼岸的伪币制造，在瓦格纳的艺术中都得到了最巧妙的辩护——不是用公式，瓦格纳对于公式来说是太精明了——而是用对感官的诱惑，借助感官不断地使精神腐败而疲惫。这种音乐宛如喀耳刻……在这一点上，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乃是他最伟大的杰作。《帕西法尔》作为诱惑的大手笔，将在诱惑的艺术中永暮不朽……我佩服这部作品，但愿是我创作了它；既然并非如此，我便理解它……瓦格纳从来不象垂幕之年这样富有灵感。在这部作品中，美与病态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简直使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黯然失色——它们都好象是过于明朗，过于健康了。你们可明白，健康、明朗显得骤然失色，几乎象是一种反衬？……简直使我们成了地道的傻瓜……在阴郁僧侣的香烟缭绕中，从未有过一位更伟大的大师——从未有过一位同样的行家，如此擅长一切渺小的无限，一切令人颤栗和慷慨激昂的东西，一切出自幸福的陈词滥调的女权主义！——我的朋友，痛饮这杯艺术的琼浆吧！你们不可能找到一种更愉快的方式来麻痹你们的灵魂，来把你们的男子气掩埋入玫瑰花丛中……呵，这个老魔术师！这个头号乐师！他怎样以此向我们挑战呵！我们，自由的精神！他怎样顺从现代人的怯懦心灵，用魔女的声音娓娓劝诱呵！——对于知识从未有过这样一种殊死仇恨！——在这里，人必须是犬儒主义者，才能不受诱惑；在这里，人必须善于讽刺，才不至于顶礼膜拜。好吧，老蛊惑家！犬儒主义者警告你——当心狗（cave canem）……

追随瓦格纳代价甚高。我来考察一下长期受他感染的青年。最直接的、相对无辜的后果是败坏了趣味。瓦格纳之发生作用，犹如连续使用酒精饮

料，使人麻醉，使人胃液增生。特殊的后果：节奏感变质。最后，我用希腊谚语称之为“搅动沼泽”的东西，被瓦格纳之徒称作节奏。观念的败坏要危险得多。青年成了怪胎——成了“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于科学之上；他们在那里居于大师的高位。而且，他们摆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他们给拜洛伊特报纸撰稿；他们以父亲、儿子和神圣大师的名义解决一切问题。不过，神经的败坏始终是最可怕的。深夜路过偌大一个城市，你到处会听见，乐器受到虐待，勃然大怒，其间混杂着野蛮的号啕。发生了什么事？——青年们正在崇拜瓦格纳……拜洛伊特与一座冷水疗法疗养院毫无二致。——发自拜洛伊特的标准电报：业已后悔。——瓦格纳对于青年来说是不好的；他对于女子来说是不祥的。用医生的方式试问，一个女瓦格纳之徒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个医生不可能足够严肃地向年轻女子提出这种良心抉择：或此或彼。——然而她们已经作出选择。一人不能事二主，倘若其中一主是瓦格纳的话。瓦格纳拯救了女人；女人为此替他建造了拜洛伊特。全是牺牲，全是贡品：若不给他什么，便不会有什么。女人为了大师而变贫穷了，她们大为感动，她们赤身裸体站在他面前。——女瓦格纳之徒是今日尚存的最妩媚的模棱两可；她们是瓦格纳事业的化身——他的事业以她们为象征而获胜了……呵，这个老强盗！他夺走了我们的青年，他甚至还夺走了我们的女人，把她们拖进他的洞穴……呵，这个老弥诺陶洛斯①！他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每年人们把一批最美丽的童女和童男送进他的迷宫，供他乔咽——每年全欧州响彻一个声音：“向克里特岛进贡！向克里特岛进贡！……”

①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住在克里特岛上的半人半牛怪物，每年要吃雅典送来的七个童男、七个童女，后被英雄忒修斯杀死。

——看来，我的信是以一种误解为前提的。以某种方式表示了谢忱；我甚至还听出一种克制的快意。我宁愿在这里如同在许多事情中一样得到理解。——然而，自从一种新的动物，那帝国怪兽，著名的犀牛（Phinoxera），在德国精神的葡萄园里定居，我的话就不再被人理解了。《十字报》主动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不用说《中央文学报》了。——我为德国人写出了他们所拥有的最深刻的书，而德国人连其中一句话也没有读懂，便是充分的证据……当我在这篇文章中向瓦格纳挑战——同时也向一种德国“趣味”挑战，当我严词谴责拜洛伊特痴呆症，我绝对不是想以此向任何别的音乐家致敬。别的音乐家并不被看作瓦格纳的对立面。一般情况很糟。堕落是普遍的。病入膏肓。只要瓦格纳的名字仍然意味着音乐的衰落，如同贝尔尼尼①的名字意味着雕塑的衰落那样，那么，他毕意不是衰落的原因。他只是加快了衰落的速度罢了——诚然是以这种方式：使人们几乎是突然面对深渊和坠落，惊惧万分。他颓废得颇为天真，这是他的优点。他信仰颓废，他不在颓废的必然后果面前却步。

而其他人则犹豫不决——

这是他们的区别。岂有他哉！……我来列举一下瓦格纳和“别的”音乐家之间的共同点：组织力的衰退；滥用传统手法，却并无达到目的的实际有效的能力；对伟大形式的虚假模仿，而事实上今日没有人强大、骄傲、自信、健康得足于把握这种形式；在琐事未节中苟活；不顾一切地感情冲动；作为贫瘠生活之表现的精巧；总是用神经取代血肉。——我只知道一位音乐家，他如今还能写出一部浑然一体的序曲，然而他默默无闻②……与瓦格纳的比较，如今使人出名的东西不是“好音乐”，而只是优柔寡断的、无足轻重的音乐——之所以无足轻重，是因为只要整体出现，这种半拉货就会报废。但瓦格纳是完整的；瓦格纳是完全的堕落；瓦格纳是堕落的勇气、意志、信念——原因又在约翰内斯·勃拉姆斯③……他的幸运在于受德国人误解：人们把他看作瓦格纳的对立面——人们需要一个对立面！——这没有造成必要的音乐，尤其是这造成了太多的音乐！——当一个人并不富裕的时候，他应当有足够的骄傲安于贫困！……勃拉姆斯在各处引起的无可否认的同情，且不考虑那种派别利益和派别成见，对于我久久是个谜；直到我终于近乎偶然地窥见，他是对某一类人产生了效果。

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忧伤；他的创作不是出于充实，他渴望充实。撇开他模仿的东西、他从古代或当代异国伟大风格形式借用的东西不谈（他是一个临摹大师），那么，渴望始终是他最大的特色……形形色色的渴望者、不满足者对此心领神会。他太缺乏个性，太不是中心了……“无个性的”、跑龙套的角色对此同病相怜，——他们因此而喜欢他。他尤其是属于某类不满足的女子的音乐家。再往前五十步，就会遇到女瓦格纳之徒（正象在勃拉姆斯

五十步之外能遇到瓦格纳一样），女瓦格纳之徒是一种更突出、更引人注目、尤其是更优雅的类型。只要勃拉姆斯悄悄耽于梦想或自哀自怜（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的），他就是令人感动的；一旦他继承古典音乐家，他就变得冷漠，他就和我们无关了……人们喜欢称勃拉姆斯为贝多芬的继承者，我不知道比这更加审慎委婉的话语了。——所以，如今在音乐中一切“伟大风格”的要求，或者是欺骗我们，或者是自我欺骗。这一抉择足以令人深思，它本身包含着对二者价值的决疑（Kasu - isB　tik）。“期骗我们”：多数人的本能起而反抗——他们不愿受骗；我本人当然总是宁要这类型而不要另一类型（“自我欺骗”）。这是我的趣味。——为了使“精神贫乏者”更容易听懂，这样表述：勃拉姆斯——或者瓦格纳……勃拉姆斯不是戏子。——可以把一大部分其他音乐家归入勃拉姆斯的概念中。——我对于那些摹仿瓦格纳的聪明的猴子无话可说，例如戈德马克④人们应当把他的《示巴王后》带进动物园里去

①贝尔尼尼（G．L．Bernini，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巴洛克艺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英译本注：这无疑是指尼采的朋友和崇拜者彼得·加斯特（Peler Gast）。

③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音乐家。

④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1830—1915），匈牙利音乐家，歌剧《示巴王后》是他的代表作。

——演给自己看。——如今只有细微末节能够被做得尽善尽美，唯有在这方面还有诚实可言。——然而，在最本质的方面，音乐是无可救药了，无法摆脱它的命运，即：成为生理矛盾的表现——成为现代的东西。最好的课程，最负责任的训练，年老大师圈子中的亲密无间甚或隔离疏远——这一切只是治标的办法，严格地说，只是虚幻的办法，因为我们自身已经不具备这样做的前提，即亨德尔式的强壮种族，或罗西尼①式的充溢野性。——并非什么人都配有任何一位教师的，这一点适用于整个时代。——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欧洲某个地方尚有更强壮世代、更不合时宜的人的类型的残余；从那里出发，一种姗姗来迟的美和完满，即使对于音乐也仍翘首可期。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尚能够经历到某种例外。照常规而论，腐败是主宰，腐败是宿命，没有上帝来拯救音乐。

①罗西尼（Rossini，1792—1868），意大利音乐家。

跋

——任何涉及个人价值的问题总是把精神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现在，让我们从中摆脱出来，喘一口气。一个哲学家在如此长久地和“瓦格纳事件”打交道之后，需要洗洗手。——我来谈谈我的现代的理解。——每一个时代，在其力量的尺度中也都有这种尺度：它相信哪些道德，它禁止哪些道德。它或者具有上升生命的道德；那么，它就出于至深的本性反对衰落生命的道德。它或者自己就是衰落的生命——那么，它也需要衰落的道德，它憎恨仅以丰盈和力量的过剩证明自身合法的一切。美学与这一生物学前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一种颓废美学，又有一种古典美学——“自在的美”如同整个理解主义一样，乃是头脑的编造物。——在所谓道德价值这个更狭窄的领域里，找不到比主人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观念的道德更为巨大的对立了：后者生长于完全病态的土壤（福音书向我们详尽地展现了它的生理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描写了这种典型），相反，主人道德（“罗马的”、“异教的”、“古典的”、“文艺复兴的”道德）则是发育良好的标志，上升生命的标志，作为生命原则的强力意志的标志。主人道德本能地从事肯定，基督教道德本能地从事否定（“上帝”、“彼岸”、“无我”是公开的否定）。前者将其丰满移交给事物——它神化世界，它美化世界，它合理化世界，后者将大千世界贫乏化、苍白花、丑化，它否定世界。“世界”

在基督教那里是一个脏词。——观察世界的这两种对立的方式都是必然的，靠论据和反驳解除不了这两种看世界的方式。人们并不反驳基督教，人们并不反驳一种眼病。把悲观主义当作一种哲学来反对，真是迂腐得无以复加了。在我看来，“真实”和“不真实”这两个概念的光学（Optik）中毫无意义。——但人们一定会对此加以抵制，这是作假，是与生俱来的两面性，想要不把这种对立感受为对立：例如瓦格纳的意志，他是颇擅长这样的作假的。他一面觊觎着主人道德，高贵的道德（冰岛神话几乎是它最重要的证书），一面鼓吹“衰亡者福音”、拯救之需要的相反教条！……顺便说说，赴拜洛伊特节的基督徒的谦恭令我吃惊。

我自己也许忍受不了出自一位瓦格纳之口的某些话。有一种观念，它不属于拜洛伊特……怎么？有一种为女瓦格纳之徒准备的、也许由女瓦格纳之徒创造的基督教——因为瓦格纳在晚年完全是女流之辈（feminigeneris）？再说一遍，在我看来，今日的基督徒是过于谦恭了……如果瓦格纳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李斯特也许就是一个教父！——得救的需要，基督教全部需要的这一集中体现，同这些丑角毫不相干；它是颓废最诚实的表现形式，是在崇高的象征和实践中对颓废最坚定、最痛苦的认可。基督徒想摆脱自己。自我总是可憎的①。——相反，高贵的道德，主人道德，却扎根于对自己的胜利认可——它是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颂扬，它同样需要崇高的象征和实践，但仅仅“因为它的心灵过于充实”。一切美的艺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属

此列，二者的实质是感谢。另一方面，在它们之中，不能忽略对于颓废的一种本能反感，对于颓废征兆的一种讥讽和厌恶，这类情感差不多是它们的证据。高贵的罗马人觉得基督教是丑恶的迷信（foeda superstitio）；我想起最后一位德国人有多么高贵的趣味，歌德对十字架有怎样的感受。人们徒劳地寻找更有价值、更必然的对立。②①此句原文为法文。

②原注：我的《道德的谱系》一书最早考察了“高贵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的对立，在宗教认识史和道德认识史上，也许没有更为关键的转折了。这本书是我对于一切属于我的东西的试金石，它的幸运在于它只能被最深思熟虑的心灵接受，其余人则缺乏它的耳朵。人们必须具有它对于事物的那种激情，而如今无人有这种激情……——但是，象拜洛伊特人这样的作假，在今天并不是例外。我们大家都熟悉基督教容克贵族的那种非审美的理解力。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毋宁说是典型的现代特征，人们差不多以此来定义现代性。现代人体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价值矛盾，他脚踩两只船，他同时说“是”和“否”。正是在我们的时代，作假翩翩降临人间，甚至化身为天才，而瓦格纳“生活在我们中间”，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不无根据地称瓦格纳为现代的卡里奥斯特……然而，与我们的认识和意愿相违背，在我们躯体中都有着同价值、词、公式、道德相对立的根源——从生理上看，我们是虚伪的……诊断现代心灵从何着手？快刀切入这种矛盾的本能，解开其对立的价值，解剖其中发生的最富有教益的案例。——瓦格纳事件对于哲学家乃是一个难得的案例，——可见这篇文章乃是受了感激之心的鼓舞……（周国平译）

原序

一

对于离远的人物，我们只要知道他们的目的，便足以笼统地臧否他们了。对于靠近的人物，我们则依据他们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来作判断；我们常常反对其目的，却因为其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式而喜欢他们。

哲学体系仅在它们的创立者眼里才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切后来的哲学家眼里往往是一大谬误，在平庸之辈眼里则是谬误和真理的杂烩。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归根到底是谬误，因此必遭否弃。有许多人反对一切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目的和他们自己的迥异，哲学家离他们太远。

另一方面，谁若喜欢伟大的人，他就会喜欢宏大的哲学体系，哪怕它们也是十足的谬误：它们毕竟包含着一个完全不可驳倒的因素，一种个人的情绪、色彩，人们可以据之复现哲学家的形象，就象可以由某地的植物推知土壤性质一样。或许总可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看待人事的方式，无论如何是一度实存过的，因而是可能的。""体系"，或者至少"体系"的一部分，乃是这片土壤上的植物……。

我将概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我想在每个体系中仅仅提取某一点，它是所谓"个性"的一个片断，因而是历史理应加以保存的那种不容反驳、不容争辩的东西。这是一个起点，其目标是通过比较来重获和再造那些远古的名声，让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朝一日再度响起。

任务是阐明我们必定永远喜爱、永远敬重的东西，那是后来的认识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那就是伟大的人。

原序二

这一阐述远古希腊哲学史的尝试，以其简短而有别于类似的著作。其方法是对于每个哲学家只论及他的极少数学说，也就是不刻意求全。不过，在所择取的学说中，哲学家的个性有着最强烈的显现。相反，象许多通览式读物通常所做的那样，尽其可能地如数列举流传下来的全部原理，势必会埋没那些个性的东西。这样，陈述就会变得如此乏味。因为，在种种被驳倒的体系中，恰好只有个性的东西能够吸引我们，那是永远不可驳倒的东西。用三件轶事可以构画一个人的形象；我试着从每个体系中提取三件轶事而舍弃其余的。

1　HELLAS 希腊与哲学的命运

1．1　哲学与民族的健康

有些人反对一切哲学，他们的话有时倒是值得一听的，尤其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象歌德（德国大文豪Goethe，1749—1832）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象瓦格纳（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Wagner）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

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病人也就能够实实在在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

诚然，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却依然能够健康，在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无需哲学而生活的。但是，一个病弱的民族借哲学重获失去了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又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果有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个民族业已分崩离析，其组成分子的维系力业已弛而不张，那么，哲学从来不曾使这些个体与整体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一个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围筑起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准会使他更加孤立，并且让他在这孤立中给毁掉。哲学如果不是圆满足备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险的，而能让哲学充足完备的，就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个民族）的壮健体魄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个民族身上什么东西可以称作健康。Hellas——希腊，作为真正的健康人，它的民族从事哲学，而且从事此中，较诸其他任何民族要多得多；他们就此为哲学作了一劳永逸的辩护。他们未能适时而止，甚至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举止仍然象是哲学的热血弟子，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只把哲学看成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琐屑论争了。由于他们未能适时而止，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于那些野而未驯的后代的贡献；他们后代正值桀傲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不被那巧工编结而成的网罟缠住。

另一方面呢，希腊人倒懂得适时而始，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必须怎样开始从事哲学。也就是说，不是等到悲苦之时，象某些从郁闷心境中推演哲学的人所臆断的那样，而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希腊人在这样的时期从事哲学，这一点恰好启发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更启发我们理解希腊人本身。如果象我们今天那些道学市侩所想象的，当时的希腊人不过是冷静世故的技匠和乐天善感的人，或者象无知的空想家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他们是沉溺在自我的迷雾中，深深吐纳而深有所感，那么，哲学的源

头就决不会在他们身上得以昭示；他们身上最多只有顷刻流失沙滩或蒸发成雾的小溪，决不会再有翻涌着骄傲的浪花的波澜壮阔的江河，而在我们眼里，希腊哲学正是这样的江河。

1．2　希腊民族与典型的哲学头脑人们已经不厌其烦地指出过，希腊人多么善于在东方异国发现和学习，他们也确实从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然而，倘若人们把来自东方的所谓老师和来自希腊的可能的学生摆放到一起，例如，把琐罗亚斯德（古波斯拜火教创立者Zoraster）与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本原的古希腊哲人Heraclitus）并列，把印度教信徒与爱利亚学派（主张有不变本体的Eleatics）并列，把埃及人与恩培多克勒（坚信灵魂不灭的Empedocles）并列，甚或把阿那克萨哥拉（宇宙二元论者Anaxagoras）置于犹太人中间，把毕达哥拉斯（讲求宇宙的和谐秩序的Pythagoras）置于中国人中间，那实在是一个奇观。就具体事例而论，这样并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人们不拿下面这样的推论来折磨我们，说什么由此可见哲学只是从外面输入希腊的，而不是在希腊本土自然生长的，甚至说什么哲学是外在于希腊人本性的，只能给希腊人带来祸害云云，那么我们尚可忍受上述的一般想法。

假如认定希腊人只有一种本土生成的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的。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因为他们善于始乎其他民族之所止。他们精通学习之道。我们正应当象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

追寻哲学的开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无论何处，开端都是粗糙、原始、空洞、丑陋的。无论什么事物，都只有较高的阶段才是可观的。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也许“更本原”，肯定更古老，便宁愿去研究这些哲学而不是希腊哲学，他就恰好和某些人一样鲁莽不智，那些人对如此美好深刻的希腊神话不放心，除非有一天他们能把希腊神话追溯到它的最开端，即诸如太阳、闪电、暴雨、雾气之类的物理细节。那些人又自以为我们那些亚利安人对独一的天穹的信仰要比希腊多神教更加纯粹。无论何处，通往开端之路必通往野蛮。

谁若和希腊人打交道，他就应该时时牢记，不受约束的求知欲较诸对知识的仇恨同样会导人入于野蛮。而希腊人则由于对生命中所有各种价值抱有一种理想上的需要与关切，这就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他们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他们能摆脱任何夜郎自大的心理，不是去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元素，而是立刻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这些引进的元素，他们因此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和一个更纯粹的范围内成了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而后来的一切世代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创造了。

1．3　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必然性

面对古希腊大师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B 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每

个民族都会自惭形秽。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象。

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中贯穿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常规可循，因为当时哲学和学术都不成其为专业。他们都处在卓绝的孤独中，当时就只有他们仅仅为了认知而生活。

他们都拥有古代人那种独具德性的力量，借此他们胜过一切后人，这种力量推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进一步塑造使之达至为微妙且至具可能性。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构成了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所称的，与所谓“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关于这场崇高的精神对话，我准备讲一点我们现代的重听症也许能够从中听懂的东西，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在我看来，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古代哲人在这场对话中已经触及了我们要考察的构成典型希腊精神的一切东西，尽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触及的。在他们的对话中，就象在他们的个性中一样，他们也表现了希腊创造力的伟大特征，而整部希腊史乃是这些特征的朦胧印迹，是它们的含糊不清的摹本。如果我们正确地解释希腊民族的全部生活，我们最终会发现同一个形象的反映，这就是希腊民族的最高天才身上闪射着的异彩。

希腊土地上最早的哲学经验，即对“七哲人”的赞许，已经给希腊人的形象构画了令人难忘的清晰轮廓。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

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尊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伏潜行，就得起而抗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他们出现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被世俗化的巨大危险和诱惑所包围，仿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出特罗弗纽斯洞穴，进入希腊殖民地的繁荣、贪婪、奢华和纵欲之中。我们或许忖测，当是时他们是作为警告者来临的，他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也是俄耳浦斯秘仪在其祭礼的怪诞象形文字中所暗示的那同一个目的。这些哲学家对于生命和存在所作的判断，其内涵要比任何一个现代所作的判断多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着一种完满的生命，他们不象我们这样，思想家的情感被追求生命的自由、美、伟大的愿望与求索真理（它只问：生命究竟有何价值？）的冲动二者之间的分裂弄得迷离失措。

对于哲学家在一种风格统一的真切的文化内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因而从我们的处境和经验出发是无法猜度的。只有一种象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答这个哲学家任务的问题，只有它才能象我说过的那样为哲学辩护，因为只有它才懂得并且能够证明，哲学家为何和如何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萍踪无定的漫游者。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

然而，倘若这种文化不是现成的，那又如何呢？那么哲学家就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在幸运的情形下，他也许能象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他才不是彗星；所以——希腊人能够为哲学家辩护。

2．1　“前柏拉图”古哲群像

根据上述考察，如果我把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巨匠Plato）之前的哲学家看作一个统一的群体，并且打算在这部著作里对他们作专门论述，这应当可以被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柏拉图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者，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较诸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那个“天才共和国”，是缺乏了某种本质的东西。谁若心怀妒意，他在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古代大师的想法时，不妨称他们为片面的人，而称以柏拉图为首的他们的不肖子孙为多面的人。但把后者理解为哲学上的混合性格，把前者理解为纯粹的典型，也许更加公平合理。柏拉图本人是最早一个杰出的混合性格，无论在他的哲学中，还是在他的个性中，这种性格都表现得同样充分。他的“理念论”结合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因素，所以不是一种纯粹哲学类型的体现。作为一个人，柏拉图也混合了这三个人的特征，兼有赫拉克利特的帝王式的孤僻和知足，毕达哥拉斯的抑郁的恻隐之心和立法癖好，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的谙熟人心。所有后来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混合性格；他们身上即使冒出某种片面的东西，例如在犬儒学派（以冷嘲热讽态度看待一切的Cynics）身上，那也不是典型，而是一种讽刺。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是宗派的建立者，他们所建立的宗派全都与希腊文化及其迄今为止的统一风格相对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然而只是为了个别人，或者，最多只是为了朋友和门徒的小圈子。古代哲学家的活动却是为了整体的康复和净化，尽管这在他们是无意识的。希腊文化的有力进程要畅通无阻，它的前进路上的可怕险情要排除，这时，哲学家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但其后，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却遭流放，背离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2．2　缀残篇，想见古哲人

那些古代哲学大师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只剩下如此可怜的残篇，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失，这是一个真正的不幸。由于作品的散失，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并称的古希腊哲人Aristotle）的著作从来不乏评论者和抄写者，这样一个纯属偶然的事实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倾向于这些后来者。有些人认为书籍有它的命数，有所谓“书的命运”（fatum　libellorum）。要是如此，这命数想必是充满恶意的，它竟认为最好从我们手中夺走赫拉克利特，夺走恩培多克勒的奇妙诗篇、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古人把他和柏拉图并提，他在创造力方面还要高出柏拉图一筹），而作为替代，却把斯多噶派（主张禁欲并接受宿命的Stoics）、伊壁鸠鲁派（追求俗世的自由与欢乐的Epicureans）和西塞罗（古罗马作家Cicero）塞给我们。似乎，希腊思想及其文字表述的最辉煌部分多半是要失落的。对于这样的一种命运我们或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也许记得埃里金纳（九世纪神学家Scotus　Erigena）或者帕斯卡尔（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

Pascal）的厄运；我们或许只要想一想甚至在开明的本世纪，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也不得不作为废纸售卖。

如果有人要为这类事情设定一种特有的宿命力量，那么他可以这样做，并且和歌德一同说："不要对平庸与卑下的有所抱怨；因为不管人们对你怎么说，平庸与卑下的终归是到处握据要津的。"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其所握据的要比真理的力量强大。人类难得产生一本好书，书中自由无畏地奏响真理的战歌和哲学英雄主义之歌。然而，这本书是百年长存，还是化作尘土，往往取决于微不足道的机遇，象头脑的突然发昏，或是迷信的骚动和厌恶，最后，还取决于那些负责抄写的懒惰的或是痉挛的手指，甚至取决于蠹虫和雨天。

但是，让我们不要抱怨，且让我们紧记哈曼（J．G．Hamann，1730—1788）针对那些为佚著悲叹的学者们而发的搪塞安慰之语："有个艺人用扁豆穿针眼，一桶扁豆不够他练习他所获得的技艺吗？这个问题可以向所有学者提出，他们在使用古人著作方面，并不比那个艺人使用扁豆来得高明。"

在我们的场合还可以补充说，我们的所需并不超过实际流传下来的文字、轶事、年代，我们甚至只需要少得多的材料就可以确证希腊人果曾为哲学辩护这个一般论点了。

2．3　一代的文化与哲学

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只有所谓普及教育，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生命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当哲学被真理的守护神本身在大街和市场上宣告出来的时候，就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毋宁说始终只是孤独的散步者的学术自白，是个别人的侥幸的战利品，是隐居的密室，或者是老态龙钟的学者与稚子之间无害的唠叨。没有人敢于身体力行哲学的法则，没有人怀着一种单纯的男子气的忠诚以哲学方式生活，这种诚曾迫使古人——不管他身在何处，不管他从事着什么——一旦向廊柱宣誓效忠，就作为斯多噶派（廊柱学派）行动。

整个现代哲学思考，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都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的表面，始终停留在叹息"但愿如何如何"或者认识"从前如何如何"上。哲学不具备其本身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只要有点儿勇气和良心，就应当扬弃它，用类似于柏拉图把悲剧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时所使用的语言放逐它；不过，对此它还可以有一个反驳，就象那些悲剧诗人对于柏拉图还可以有一个反驳一样。

如果逼它说话，它也许会说："可怜的民族！倘若我在你们中间就象一个女巫似地四处游荡，不得不乔装躲藏，仿佛我是个罪人而你们是我的法官，这难道是我的责任？看一看我的姐妹——艺术——吧！她的处境和我一样，我们都被放逐于野蛮人中间，自救无望。诚然，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正当权利，可是，将要把权利归还给我们的法官，他也要审判你们，他将对你们说："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会体会到哲学能做些什么，并要做些什么。"

3 THALES "哲学之父"泰勒斯

3．1 "一切是一"的直观

希腊哲学似乎是从一个荒谬的念头开始的，它始自这个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和母腹。

真的有必要重视和认真对待这个命题吗？是的，有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这个命题就事物本原问题表达了某种看法；第二，因为它的这种表达并非比喻或寓言；最后，第三，因为其中包含着——尽管是萌芽状态的——"一切是一"这个思想。上述第一个理由尚使得泰勒斯（被誉为古希腊"哲学之父"的Thales）与信教和迷信的人为伍；但第二个理由却把他同这些人区分了开来，表明了他是个自然科学家；而由于第三个理由，泰勒斯就有资格被看作最早的希腊哲学家。

如果泰勒斯说地由水变来，那么我们只是有了一个科学假设，一个错误的、然而难以反驳的假设。可是，他已经超越了科学假设。在借助这个水的假设以表达他的统一观念时，泰勒斯并非克服了、而至多是跃过了当时物理认识的低水准。泰勒斯用经验方式观察水——更确切地说，湿气——的发生和变化，这种观察那样可怜而又杂乱，它不能允许乃至诱导作出如此重大的一般推论。这样推论的动力乃是一个形而上学信念，其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我们在一切哲学家身上，在他们为了更好地表达它而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信念，它就是"一切是一"的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多么有力地支配着一切经验。正是从泰勒斯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哲学如何总是——当它一心奔赴那魔术般吸引着它的目标时——要越过一切经验的樊篱。它利用容易到手的支撑物，希望和预感都加快了它的步伐。思虑缜密的知性却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寻觅更好的支撑物，也想到达充满灵性的伙伴业已到达的那诱人目标。我们好象看到两个旅行者，他们站在一条卷着石块滚滚向前的湍急的林中溪流旁。其中一人踩着那些石块不断跳跃，不在乎石块在他身后突然掉入深渊，终于矫健地越过了溪流。另一人却始终绝望地站在那里，他首先要替自己建造足以承受他那谨慎沉重的步伐的基础，有时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一个神灵能够帮助他渡河。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哲学思维如此快速地达到其目的？它同从事计算和量度的思维的区别难道仅仅在于它能迅速飞越较大空间？不，因为使它腾飞的是一种异样的、非逻辑的力量——想象。它乘着想象的翅膀从一种可能性飞向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暂时作为它的驻足点，有时它在飞行中也会抓着这样的停驻点。一种天才的预感给它指示出这些踏脚石；想象老远就猜中，可确认的依据点就在这里。能够闪电般地捕获和照亮可资类比之事，想象的强大力量正在这里。随后反省带着尺度和规范来到，试图用方程式取代类比，用因果性取代共时性。不过，即使这完全行不通，即使在泰勒

斯的场合，不可证明的哲学思维也仍然具有一种价值。

当逻辑和经验的僵硬性企图向“一切是水”命题跨越的时候，即使一切支撑物都破碎了，在科学建筑崩塌之后，也终归还剩下一点东西。正是在这剩下的东西中，包含着一种动力，甚至包含着将来开花结果的希望。

3．2　抽象概念的把握

如上所说，我当然不是认为，泰勒斯的思想在某种受规限的或削弱的意义上，也许还保存着一种“诗样的真理性”。比如说，设想有一个造型艺术家站在瀑布前，他看见迎面扑来的水在玩着艺术造型的游戏，幻化出人体、动物身体、面具、植物、石头、林泽女神、鹫头飞狮等一切既有的雕塑形象，于是觉得“一切是水”命题似乎得到了证实。毋宁说，即使已经认识到泰勒斯的这个思想是不可证明的，它仍有其价值，这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含义不是神话式和譬喻式的。

希腊人——泰勒斯在他们中间如此异峰突起——是一切实在论者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只相信人和神的实在，而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人和神的伪装、面具或变形。在他们看来，人是事物的真理和核心，其他一切只是疑似和幻觉的舞弄。正因为如此，把概念当概念来把握这件事给他们造成了难以置信的负担。在现代人这里，哪怕最个性的东西也要升华为抽象观念；相反，在希腊人那里，最抽象的东西总是复归为一种个性。

然而，泰勒斯却说：“事物的实在不是人，而是水。”至少就他相信水而言，他开始相信自然了。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对一切神话和譬喻怀有反感。尽管他还不能清醒地达到“一切是一”这个纯粹的抽象观念，他还停留在一种具体事物的表述上，但是，在他那时代的希腊人中间，他毕竟是一个可惊的例外。

也许最杰出的俄耳浦斯教徒掌握了不倚赖具体事物而把握抽象观念的技能，其熟练程度甚或超乎泰勒斯，但是，他们只能用譬喻形式来表达那些抽象观念。希罗斯的菲勒塞德斯（Pherekydes aus Syros）在时间上和在某些经验性观念上都接近于泰勒斯，他在表达这些观念时也游移于神话和臂喻相联姻的中间地带。例如，他竟敢把地比作一棵张开翅膀悬在空中的有翼的橡树，天神宙斯在战胜他父亲克洛诺斯之后，给橡树围披上了一件他亲手绣上田地、水、河流的富丽堂皇的锦袍。

和这种几乎不能察悉的晦涩的譬喻式哲学思维相比，泰勒斯是一位无需幻想式寓言就洞察自然界底蕴的创造性大师了。如果说他在这样做时虽则利用了科学和实证的方法，但时而又跃过了它们，那么，这恰恰就是哲学头脑的典型特征。

3．3　哲学家特有的艺术

希腊语中指称“哲人”的那个词，从语源学角度看，可追溯到sapio，即“我辨味”，sapiens，即“辨味的人”，sisyphos，即“有敏锐味觉的人”。因此，在这个民族看来，一种敏锐的品尝和辨选的能力，一种饶有意味的区别能力，构成了哲学家特有的艺术。

如果把那种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中善于发现成功之道的人称为聪明人，那么，哲学家不是聪明人。亚里士多德说得对：“人们会把泰勒斯和阿那克萨哥拉所知道的东西称作异常的、惊人的、困难的、神圣的，但决不会说它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不是为人类的利益求知的。”

哲学通过选择和析出异常、惊人、困难、神圣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科学，就象它通过重视无用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聪明一样。科学没有这样的选择，没有这样的“味觉”，它在不惜任何代价求知一切的盲目欲望支配下冲向一切可知之物。相反，哲学思维却永远立足于最值得认识的事物，立足于伟大重要的认识。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在审美领域，既然“伟大”

这个概念都是可变的，那么，哲学就是从给“伟大”立法开始的，一种命名活动和它紧密相联。它说：“这是伟大的。”借此它提举人类超越于自身的盲目无羁的求知欲望。它用“伟大”这个概念来约束上述欲望，特别是，它把最伟大的认识，对事物本质和核心的认识，看作是可以达到的和已经达到的。

当泰勒斯说“一切是水”的时候，人类就突破了单门科学的蠕虫式的触摸和爬行，以直觉洞悉了事物的最终答案，并借助这种直觉克服了较低认识水平的一般限制。哲学家试图倾听世界交响乐在自己心中的回响，然后以概念的形式把它投放出来。当他象雕塑家一样静观，象宗教家一样怜悯，象科学家一样探测目标和因果关系之时，当他觉得自己膨胀为宇宙之时，他仍然保持着一种沉着，能够冷静地把自己看作世界的镜子。这种沉着是戏剧家所特有的，他们把自己变化人别人的身体，从那里说话，却仍然能够把这种变化移置出来，投射在写下的诗里。

辩证思维对于哲学家的关系，正相当于这里所说的诗对于诗人的关系。哲学家为了记录和固定住他的魔变，就抓住辩证思维不放。但是，正象对于戏剧家来说，词和诗仅仅是结结巴巴地说一种异样的语言，想用它来表达他所体验和观看到的东西一样（这些东西实际上只能直接用音乐和姿态来表达），用辩证法和科学反映来表达任何一种深刻的哲学直觉，这样做一方面虽然是传达所观看到的东西的唯一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可怜的手段，在本质上甚至是向一种不同领域和不同语言的隐喻式的、完全不可靠的转译。泰勒斯就是这样观看到了存在物的统一，可是当他想传达这一发现时，他却谈起了水！

4　ANAXIMANDER “不确定者”的悲观哲学

4．1　万物的生成与“不确定者”

如果说哲学家的一般类型在泰勒斯的形象上还仅仅象是刚从雾中显露，那么，他的伟大后继者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清楚多了。

米利都（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城市Miletus）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古代第一个哲学著作家，他是这样写作的——一个典型的哲学家，只要还没有被外异的要求夺去自然质朴的品质，就会这样写作：以风格宏伟、勒之金石的字体，句句都证明有新的启悟，都表现出对崇高沉思的迷恋。每个思想及其形式都是通往最高智慧路上的里程碑。阿那克西曼德有一回这样言简意赅地说道：“事物生于何处，则必按照必然性毁于何处；因为它们必遵循时间的秩序支付罚金，为其非公义性而受审判。”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的神秘箴言，铭刻在希腊哲学界石上的神谕，我们该怎样作出解释呢？

我们时代唯一的一位严肃的道德家叔本华在其哲学小品集（Parerga）第2卷第12章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看法，铭记在我们心上：“评价每一个人的恰当尺度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应该存在的造物，他正在用形形色色的痛苦以及死亡为他的存在赎罪。对于这样一个造物能够期望什么呢？难道我们不都是被判了死刑的罪人？我们首先用生命、其次用死亡为我们的出生赎罪。”谁若从我们人类普遍命运的面相中读出了这层道理，认识到任何人的生命的可怜的根本状况已经包含在下述事实中，即没有一个人的生命经得起就近仔细考察（虽然我们这个患了传记瘟病的时代表面上不是如此，而是把人的价值想得神乎其神），谁若象叔本华那样在“印度空气清新的高原”上倾听过关于人生的道德价值的神圣箴言，他就很难阻止自己陷入一个极端以人为本的隐喻，把那种忧伤的学说从人类生命的范围推广，用来说明一切存在的普遍性质。赞同阿那克西曼德的观点，把一切生成看作不守法纪的摆脱永恒存在的行为，看作必须用衰亡来赎罪的不正当行为，这也许不合逻辑，但肯定是合乎人性的，也是合乎前面所述的哲学跳跃的风格的。

凡是已经生成的，必定重归于消失，无论人的生命、水，还是热、力，均是如此。凡是具备确定属性可被感知的，我们都可以根据大量经验预言这些属性的衰亡。因而，凡具备确定属性并由这些属性组成的存在物，绝对不可能是事物的根源或原始原则。阿那克西曼德推论说，真正的存在物不可能具备任何确定的属性，否则它也会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被产生出来和必定灭亡的了。为了让生成不会停止，本原就必须是不确定的。本原的不朽性和永恒性并不象阿那克西曼德的解释者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于一种无限性和不可穷尽性，而是在于它不具备会导致它衰亡的确定的质。因此，它被命名为“不确定者”（apeiron）。被如此命名的本原是高于生成的，因而既担保了永恒，又担保了畅通无阻的生成过程。当然，这个在“不确定者”身上、在万

物的母腹中的终极统一，人只能用否定的方式称呼它，从现有的生成世界里不可能给它找到一个称谓，因此，可以认为它和康德（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大师Kant）的“自在之物”具有同等效力。

４．２　伦理核心

人们当然可以围绕下述问题争论：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始基，是介于气和水之间的东西呢，还是介于气和火之间的东西。但这样争论的人完全没有理解我们的这位哲学家。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那样一些研究者，他们至为认真地探讨阿那克西曼德是否把他的始基设想为现有一切基质的混合。毋宁说，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前面引述过的那个言简意赅的命题，它会使我们明白，阿那克西曼德已经不再是用纯粹物理学的方式处理这个世界起源的问题了。

当他在既生之事物的多样性中看出一堆正在赎罪的不公义性之时，他已经勇敢地抓住了最深刻的伦理问题的线团，不愧为这样做的第一个希腊人。

有权存在的东西怎么会消逝呢！永不疲倦、永无休止的生成和诞生来自何方，大自然脸上的那痛苦扭曲的表情来自何方，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永无终结的死之哀歌来自何方？

阿那克西曼德逃离这个不公义的世界，这个无耻背叛事物原始统一的世界，躲进一座形而上学堡垒，在那里他有所依傍，于是放眼四顾，默默沉思，终于向一切造物发问：“你们的生存究竟有何价值？如果毫无价值，你们究竟为何存在？我发现，你们是由于你们的罪过而执着于这存在的；你们必将用死来赎这罪过。看吧，你们的大地正在枯萎，海洋正在消退和干涸——高山上的贝壳会告诉你们海洋已经干涸得多么严重了，烈火现在已经在焚毁你们的世界——它终将化为烟雾。然而，这样一个昙花一现的世界总是会重新建立！

谁能拯救你们免除生成的惩罚呢？”

如此发问的人，他的升腾的思想不断扯断经验的绳索，渴望一下子升到诸天之外最高境界，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满足于随便哪种人生。

４．３　超越与徘徊

我们乐意相信传说所形容的：阿那克西曼德穿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衣服走来，他的神态和生活习惯都流露出真正悲剧性的骄傲。他人如其文，言语庄重如同其穿着，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人生是一幕悲剧，而他生来就要在这幕悲剧中扮演英雄的。凡此种种，他都是恩培多克勒的伟大楷模。他的邦人推选他去领导一个移民殖民地——他们也许很高兴能够同时尊敬他又摆脱他。他的思想也出发去创建殖民地，以致在以弗所和埃利亚，人们摆脱不了它了，而当人们决定不能停留在它所止步的地方时，他们终于发现，他们仿佛是被它引到了他们现在无需它而打算由之继续前进的那个地方。

泰勒斯指出，应该简化“多”的领域，把它还原为唯一的一种现有的质——水——的纯粹展开或伪装。阿那克西曼德在两点上超过了泰勒斯。首先，他追问：如果的确存在着一个永恒的“一”，那么，“多”究竟如何是可能的？其次，他从这“多”的充满矛盾的、自我消耗和自我否定的性质中寻求答案。在他看来，“多”的存在成了一种道德现象，它是非公义的，因而不断地通过衰亡来替自己赎罪。但他接着又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已经过去无限的时间，为什么被生成之物还远没有全部毁灭？这万古常新的生成之流来自何

方？他只能用一些神秘的可能性来回避这个问题，说什么永恒生成只能在永恒存在中找到其根源，由这存在降为非公义的生成的前提始终如一，事物的性质既已如此，个别造物脱离“不确定者”怀抱的目的就无从推知了。

阿那克西曼德停留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停留在浓密的阴影里，这阴影象巨大的鬼魂一样笼罩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峰巅。“不确定者”如何能堕落为确定者，永恒者如何能堕落为暂时者，公义者如何能堕落为非公义者呢？我们愈是想接近这个问题，夜色就愈浓。

5　HERACLITUS I “一切皆流”的宇宙观

5．1　“一切皆流”的直观

以弗所（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城市Ephesus）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走进那个笼罩着阿那克西曼德的生成问题的神秘夜色里来了，并用神圣的闪电照亮了它。他喊道：“我凝视着‘生成’（becoming），还没有人如此仔细地凝视过事物的这永恒波浪和节奏。我看到了什么？合规律性，永不失堕的准确性，始终如一的法则常规，审判着一切违背法则的行为的复仇女神，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公义以及服务于它的有如魔法一般的常存自然力量。我看到的不是对被生成之物的惩罚，而是对生成的辩护。什么时候罪孽和堕落会发生在坚定的形式中，发生在神圣可敬的法则中呢？不公义在哪里占上风，那里就有任意、无秩序、紊乱、矛盾；可是，要是哪里统治着的唯有法则和天神宙斯的女儿狄安娜，如同在这个世界一样，那里怎么还会是罪过、赎罪、审判的地盘，俨然是处罚一切罪人的刑场呢？”从这样的直觉中，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两点彼此相关的否定，只有同他的前驱的学说进行比较，这两点否定才会昭然若揭。首先，他否定了阿那克西曼德不得不假定的整个大千世界的二重性，他不再把一个物理世界与一个形而上世界、一个确定的质的领域与一个不可界说的不确定性领域彼此分开。在迈出这第一步之后，他就不能再克制自己去作更加勇敢的进一步否定了：他根本否定存在。因为他所保留的这一个世界，它受永恒的潜隐法则庇护，在铿锵有力的节拍中起伏消长，这一个世界并未显示出任何持存性、不可毁坏性，任何阻遏激流的防波堤。

赫拉克利特比阿那克西曼德更加响亮地宣告：“除了生成，我别无所见。不要让你们自己受骗！如果你们相信在生成和消逝之海上看到了某块坚固的陆地，那么，它只是在你们仓促的目光中，而不是在事物的本质中。你们使用事物的名称，仿佛它们有一种执拗的持续性，然而，甚至你们第二次踏进的河流也不是第一次踏进的那同一条了。”

赫拉克利特拥有非凡的直觉思维能力，这是他的至高禀赋。面对靠概念和逻辑推理完成的另一种思维，他显得冷漠、无动于衷甚至敌对。而当他在诸如“万物在自身中时刻包含着对立面”这类命题中凭直觉获得真理，并得以用这样的真理对抗那种思维时，他似乎感到十分惬意。难怪亚里士多德要把理性法庭上的最大罪名加于他身上，谴责他违背矛盾律了。

然而，直觉思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在一切经验中向我们迎面扑来的五光十色的、瞬息万变的当下世界，第二是使对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经验成为可能的前提，即时间和空间。即使没有确定的内容，时间和空间仍然可以通过直觉被感知，它们可以不依赖于任何经验而纯粹自在地被直观到。现在，当赫拉克利特撇开一切经验，以这种方式考察时间时，他就在其上获得了一幅富有启示的字母图，它交织着一切归入直觉思维领域的东西。叔本华也是

象他那样认识时间的。叔本华一再宣布：在时间中，每一个瞬间只有在消灭前一个瞬间——自己的父亲，从而使自己同样快地被消灭的情况下才存在；过去和未来都象任何一个梦一样微不足道，而现在只是两者之间没有维度和绵延的界限；空间也象时间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一切，都只具有相对的实存，都只是通过并且为了另一个和它同类的东西——即仍然只具有相对实存的东西——而存在的。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人人可以直观到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又是一个凭概念和理性极难达到的真理。但是，谁若直接察视这个真理，他就必定会立刻进一步承认赫拉克利特的结论，宣布现实的全部本质都只不过是活动，对于它来说，不具备别种的存在。叔本华就阐述了这个观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第1册第4节）：现实仅仅作为活动着的东西填充空间和时间。它对于直接对象的作用乃是直观的前提，而它仅仅存在于直观之中。任何物质对象作用于另一个对象的结果，只有当后者现在以不同于先前的方式作用于直接对象时，才能被认识到。此外并无所谓现实。也就是说，物质的全部本质是原因和结果（Wirkung），它的存在即它的活动。所以，在德语中，一切物质东西的总和被极其确切地称作现实（Wirklichkeit），这个词要比实在（Realita　C）确切得多。现实施作用于其上的东西始终是物质，也就是说，它的全部存在和本质仅仅在于合乎规律的变化，这种变化由它的一个部分作用于另一个部分而产生。因而，它完全是相对的，依照一种仅在它的界限内有效的关系而转移的，就象时间和空间一样。

5．2　“一切皆流”的辩证

永恒的唯一的生成，一切现实之物的变动不居——它们只是不断地活动和生成，却并不存在，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这一切，真是一种令人昏眩的可怖思想，其效果酷似一个人经历地震时的感觉，丧失了对坚固地面的信赖。把这种效果转化为其反面，转化为崇高和惊喜，实在需要惊人的力量。赫拉克利特做到了这一点，其方法是考察一切生成和消逝的真正历程。他在两极性的形式中把握这个历程，即一种力量分化成为两种异质的、相反的、力求重归统一的活动。一种质不断地把自己一分为二，分裂为它的对立面，而两个对立面又不断地力求重新并合。普通人以为自己看见了某种凝固、完整、持久的东西，实际上，在每个瞬间，明与暗、苦与甜都是彼此纠缠、形影不离的，就象两个摔跤的人，其中时而这人时而那人占据上风。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蜂蜜既苦又甜，世界本身是一杯必须不断搅拌的混合饮料。一切生成都来自对立面的斗争。确定的、在我们看来似乎持久的质，仅仅表明斗争一方暂时占上风，但斗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它将永远持续下去。万物都依照这种斗争而发生，正是这种斗争揭示了永恒的公义。

这是一个汲自最纯净的希腊精神之井的神奇观念，它把斗争看作一种严格的、同永恒法则相联系的公义的永久统治。只有希腊人才会把这个观念视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神话中的厄里斯（Eris，争吵的化身）被转化成了世界原则。希腊个人和希腊国家的竞赛观念被从体育和竞技，从艺术对唱，从政党和城邦间的角斗中引伸开来，成为最普遍的观念，以致现在宇宙之轮绕它旋转了。每个希腊人战斗起来都有一种唯他正义的气势，而一种无限可靠的判决尺度每时每刻决定着胜利垂顾何方。不同的质就是这样彼此斗争，遵循着内在于斗争的坚不可摧的法则和尺度。人和动物的狭窄脑瓜深信万物坚固

耐久，其实它们甚至没有一种真正的存在，在对立的质的斗争中，它们只是击剑的闪烁和火花，只是胜利的光辉。

关于一切生成所固有的斗争，关于胜利的永恒交替，叔本华又作如此描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第2册第27节）：持存的物质恒常地改变形式，其方式是循着因果性的引线，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有机的现象都贪婪地挤向前台，互相掠夺物质，因为每种现象都想展现其理念。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斗争遍布整个自然界，事实上，可以说整个自然界是依靠这种斗争才得以存在的。

接下来的几页对这种斗争作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印证。不过，描述的基调始终与赫拉克利特相距甚远，因为对于叔本华来说，斗争是意志自我碎裂为生命的证据，是这黑暗阴郁的冲动的自耗，乃是一种绝对可怕、决非幸运的现象。这种斗争的场所和对象是物质：自然力量试图互相掠夺物质，就象它们也试图互相掠夺空间和时间一样；而物质正是空间和时间通过因果关系实现的统一。

6．1 “一即是多”的感悟

当赫拉克利特的想象力以一个幸福的旁观者的眼光打量不息运动的世界，打量“现实”，看到无数对快乐的竞赛者在严厉的裁判监护下角逐的时候，一种更高的感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不再能够把角逐的对手与裁判彼此分离开来观察，裁判自己好象也在竞赛，竞赛者又好象在进行裁判——是的，现在他压根儿只觉察到那永恒支配着的公义，以致他敢于宣告：“‘多’的斗争本身就是公义！而说到底，‘一’就是‘多’。因为，在本质上，所有那些质是什么呢？它们可是不朽的神灵？它们可是分离的、有始无终地为自己活动着的本质？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知生成和消逝，不知静止，那么，所有那些质也许应当构成了一个别种形态的形而上世界，虽然并非如阿那克西曼德在多元性的飘忽面纱后所窥见的那样是一个一元世界，而却是一个永远和本质上多元的世界！”赫拉克利特是否迂回曲折地重又陷入了双重世界秩序，不管他多么激烈地否认它：他一方面承认一个由无数不朽神灵和魔鬼（即许许多多的实在）组成的奥林匹斯世界，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个只是由奥林匹斯的战斗尘雾和神械闪光（这意味着生成）所构成的人类世界？

阿那克西曼德逃避确定的质，躲进形而上的“不确定者”的怀抱；由于确定的质不断在生成和消逝，他便否认它们是真实的和核心的实存；那么，现在事情岂非似乎是，“生成”

只是永恒的质之间的斗争呈显而变得可见而已？也许，事物的本质中根本不存在生成，而只有许多不生不灭的真正实在的相互并存，那么岂不可以说，“生成”不过是人类察识力不足的产物。

然而，这是有违赫拉克利特原意的曲径和歧途。他一再宣告：“一就是多。”那许许多多可被感知的质既不是永恒的本质，也不是我们感官的幻觉（后来阿那克萨哥拉持前一种看法，巴门尼德持后一种看法）；它们既不是静止自主的存在，也不是人类头脑中昙花一现的假象。没有人能够凭借辩证的思路，神机妙算，猜中那专为赫拉克利特保留的第三种可能性。因为，他在这里所发现的东西，哪怕在神秘的奇迹和不可意料的宇宙隐喻的领域里也是罕见的例外。——“世界是天神宙斯的游戏”，或者，用更具体的方式表述：“是火的自我游戏，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一’同时就是‘多’。”

6．2 “世界是火的自我游戏”

为了解释以火为一种创世力量的学说，我想提醒读者注意阿那克西曼德是以何种方式推衍出水为万物之源的理论的。实质上，阿那克西曼德尽管信任泰勒斯，进一步印证了泰勒斯的观察，但他仍不能使自己相信，在水之前——又或超乎于水之上，不再有别的等级的质。

相反，在他看来，湿本身是由热和冷形成的，因而热和冷应当是先于水的等级，是更本原的质。当它们从“不确定者”的原初基质中分离出来时，生

成便开始了。

作为物理学家，赫拉克利特隶属于阿那克西曼德的思想，但他赋予了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个热以新的含义，把它解释为呵气，热的呼吸，干燥的蒸汽，简言之，解释为火。他关于这个火所说的，和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关于水所说的同出一辙，火经由无数变化，首先是热、湿、硬三种基本状态，遍历了生成之道。因为，水在下降时转化为土，在上升时转化为火。或者，按照赫拉克利特似乎更精确的表述，从海上只升起纯净的蒸汽，它是天上星辰之火的养料，从地上只升起阴郁的雾状的蒸汽，它是湿气的养料。纯净的蒸汽是海向火的过渡，不纯净的蒸汽是地向水的过渡。火就这样持续不断地经历着它的两条变化之道，向上复向下，前进又返回，交替并举，从火到水，从水到土，又从土回到水，从水回到火。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的这样一些观念，例如，火借蒸发的气体得以保持，土和火分别由水分离而来，在这些观念的最重要方面，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信徒，那么，他的以下观念却是独特的，与阿那克西曼德相矛盾的：他把冷排除出了物理过程，而阿那克西曼德则把冷与热等量齐观，以便让湿从两者中产生出来。赫拉克利特当然有他本身的理由：既然一切都应当是火，那么，在火的一切可能的转化中，就决不可能出现火的绝对对立物；所以，他要把人们称之为冷的东西解释为热的一个等级，并且能够毫不困难地替这种解释辩护。

然而，比这种对阿那克西曼德学说的偏离重要得多的是一种更广泛的一致：他象阿那克西曼德一样，相信世界是周期性重复衰亡的，并且从毁灭一切的世界大火中，不断有另一个世界重新产生。他很着力地强调，把世界投向那世界大火并化解为纯粹的火的周期可看作一种渴望和需要，或一种欠缺，而被火完全吞没则是一种满足。

我们还剩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他如何理解和命名那重新苏醒的造世冲动以及那重新向“多”的形式填充的举动。有一句希腊格言似乎有助于我们思考：“饱足生罪行（渎神）。”事实上，人们可以问一下，赫拉克利特是否从渎神中引出了那向“多”的回归。人们该认真看待这个思想，在它的烛照下，赫拉克利特在我们眼前陡然变容，他的骄傲的目光熄灭了，脸上显露出了忍痛割舍、无能为力的皱纹。看来，我们知道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流泪的哲人”了。现在，整个世界过程岂不是对渎神的惩罚之举？“多”岂不是一桩罪行的后果？纯向不纯的转化岂不是不公义的结果？现在，罪恶岂非被置入了事物的核心，因而，虽然生成和个体的世界被免去了对它的责任，但同时又不断重新被判决要承担它的后果？

7．1　对“世界游戏”的审美直觉渎神，这个险恶的词，确实对于每个赫拉克利特主义者来说是块试金石，他会在其上显示他是否理解或误解了他的大师。在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不公义、矛盾、痛苦吗？

有的，赫拉克利特宣布，然而只是对孤立地而非联系地看事情的头脑狭隘的人而言，不是对洞察全局的神而言。对后者来说，一切矛盾均汇流于和谐，尽管这不能被凡身肉眼看见，却可以被象赫拉克利特这样近乎静观的神的人悟到。在他的金睛火眼看来，填充在他周围的世界不复有一丝一毫的不公义。甚至象纯火会纳入如此不纯的形式这样的基本冲突，也被他用一个崇高的比喻克服了。

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可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它把自己转化成水和土，就象一个孩子在海边堆积沙堆又毁坏沙堆。它不断重新开始这游戏。它暂时满足了，然后需要又重新抓住了它，就象创作的需要驱动着艺术家一样。不是犯罪的诱力，而是不断重新苏醒的游戏冲动，召唤另外的世界进入了生活。孩子一时摔开玩具，但很快又无忧无虑地玩了起来。而只要他在建设，他就按照内在秩序合乎规律地进行编结、连接和塑造。

只有审美的人才能这样看世界，他从艺术家身上和艺术品的产生过程体会到，“多”的斗争本身如何终究能包含着法则和规律，艺术家如何既以静观的态度凌驾于艺术品之上，又能动地置身于艺术品之中，必然与游戏、冲突与和谐如何必定交媾而生育出艺术品来。

现在谁还会向这样一种哲学要求一种伦理学以及“你应当”的绝对命令，甚或责备赫拉克利特有这样一种缺陷！如果所谓“自由”就是说人可以象换件衣服一样随意改变他的本性，是这样的一种愚蠢要求，那么，人就彻头彻尾直到他的最后一根纤维都是必然性，完完全全是“不自由”的。古往今来任何一种严肃的哲学都带着理所当然的嘲讽态度拒绝了这种自由。能够自觉地生活在逻各斯（logos；“理”）之中，以艺术家的眼睛俯视大千，这样的人十分稀少，因为当“潮湿的淤泥占据人们的灵魂”之时，人的眼睛和耳朵，乃至人的整个悟性，都成了糟糕的工具。为什么事情这样，这一点未被追问；正如同样未被追问的是，为什么火变为水和土。赫拉克利特当然没有理由非得证明——正象莱布尼茨（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Leibnitz）有理由要证明——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性中最好的世界。对他来说，世界是亘古岁月的美丽而天真的游戏，这已经足够了。

7．2　超越道德的世界观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一般来说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但这一点同下

述事实并不矛盾：在人的全部本质中，贯穿着起支配作用的理性法则。人在自然界并不占据特殊优越的地位，自然界的最高现象是火，例如星辰，而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如果人借必然性保持对火的参与，那么，他就是较有理性的东西。要是他从水和土中产生，他的理性情况就很糟。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义务：似乎因为他是人，他就必定认识逻各斯。可是，为什么有水，为什么有土？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比起问为什么人如此愚蠢和恶劣，这个问题要严肃得多。在最高级与最反常的人身上，体现了同样的内在的合规律性和公义性。

然而，如果有人试图逼问赫拉克利特：为什么火不总是火，为什么它现在是水，现在是土？那么，他只能这样答复："它是一个游戏，请不要太郑重其事地看待它，尤其不要道德地看待它！"赫拉克利特仅仅对世界作出了如实的描述，他怀着静观它的喜悦；艺术家正是怀着这种喜悦静观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的。只有那些对于他对人的真实描绘心怀不满并且事出有因的人，才会觉得他深沉、忧郁、哀伤、阴险、暴躁、悲观，总而言之，可恨。但是，他对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反对和同情，恨和爱，想必会毫不在乎，并且用这样的教诲回敬他们："狗总是向它不认识的人吠叫"，或者，"驴爱秕糠胜于黄金。"

这些心怀不满的人还常常叹息赫拉克利特风格晦涩。其实，几乎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加清新明朗了。当然，他写得非常简练，所以，对于那些一目十行的读者来说，他倒确实是晦涩的。然而，不管一个哲学家怎样应该故意含糊其辞（人们惯于这样责备赫拉克利特），如果他没有理由隐瞒其思想，或者不是顽劣得要用文字来掩盖他思想贫乏，这就完全解释不通了。正如叔本华所云，哪怕在日常实际生活事务中，一个人也必须谨慎小心，尽量把话说得明白，以防止可能的误解；那么，他又怎么可以允许自己在最艰难深奥的、几乎不可企及的思维对象上，模糊不清地、甚至猜谜似地表达哲学在使命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呢？至于说到简练，让·保尔（Jean Paul）有一个很好的训戒：大体而论，如果一切伟大的事物——对于少数心智有许多意义的事物——仅仅被简练地并（因而）晦涩地表达出来，使得空虚的头脑宁肯把它解释为胡言乱语，而不是翻译为他们自己的浅薄思想，那么这就对了。因为，俗人的头脑有一种可恶的技能，就是在最深刻丰富的格言中，除了他们自己的日常俗见之外，便一无所见。

顺便说说，尽管如此，赫拉克利特还是没有躲过"空虚的头脑"。斯多噶派已经对他作了肤浅的曲解，把他关于世界游戏的基本审美直觉拉扯为对于世界合目的性的平庸关注，而且是出于人类利益的关注了。因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的物理学变成了一种粗鲁的乐观主义，并且不断促使张三李四"友好地鼓掌"（plaudite amici）。

8 HERACLITUS IV“超人的智慧

8．1 “超人”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是骄傲的。如果一位哲学家感到骄傲，那就确实是一种伟大的骄傲。他的创作从不迎合“公众”、群众的掌声，或是同时代人异口同声的欢呼。空谷足音乃是哲学家的命运。

他的禀赋是最罕见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自然的，甚至和同类禀赋也是互相排斥和敌对的。他的自满必须是一堵金刚石筑成的墙，因为即使万事万物都和他作对，这堵墙也不能遭到毁坏。他向着不朽的行进比任何别人更加辛劳曲折，但是，没有人能比哲学家更有信心能到达行程的目的地——因为他除了在一切时间的张开着的翅膀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停留。不斤斤计较于现在和当下，这是伟大哲学天性的本质之所在。他拥有真理。无论时间之轮怎样随心所欲地滚动，决不可能躲过真理。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体验到他们曾经生活过。譬如说，人们绝对想象不了赫拉克利特的骄傲，仅仅是作为一种无益的可能性。一切对洞见的追求，就其本质而言，看来是永远不可满足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无论是谁，只要他尚未从历史中获知确曾有这样的人存在过，就不可能抱着一种如此帝王气派的自尊和自信，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唯一幸运的追求者。这样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太阳系里，我们必须登门拜访他们。

8．2 “超人类”的智慧

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对自己也怀有一种超人类的尊敬，甚至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敬畏。不过，灵魂转生的信念以及一切生命统一的信念重又引导他们走向他人，走向他人的造福和拯救。可是，对于阿耳忒弥斯神庙（指赫拉克利特的隐居地）里那位以弗所隐士的彻心透骨的孤独感，我们只能生硬地从荒山野岭的悲凉中猜知一二。

从他身上既没有强烈的激昂的同情之感，也没有帮助造福和拯救人类的渴望迸发出来。

他是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辰。他的目光向内是热烈的；向外却是冰凉麻木的，仿佛疑幻疑真的视线。在他周围，幻象和谬误之波浪径直拍击着他的骄傲之顽石，他厌恶地掉头不看它们。然而，那些心头善感的人也避开这样一个铜铸的脸谱；也许在一所偏僻的寺庙里，在许多神象中间，在森然肃立的建筑物旁包围当中，这样一个造物还显得比较可以理解。在人类中间，作为一个人，赫拉克利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当他察视顽童们游戏时，他所想的也决非别人在这种场合所想的。他所想的是宇宙大顽童宙斯的游戏。他不需要人类，即使那些愿聆教益的也不需要。凡是人们可能探问的一切，甚或其他贤哲曾向他探问过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轻蔑地谈及这些探问着、搜集着事实的人，简言之，这些“历史的”

人。“我寻找和探听过我自己，”他这样说自己，用了一个人们用来表示

探听神谕的词，仿佛只有他才是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的真正的贯彻执行者和完善者。

然而，他把他从这神谕中听出的东西视为不朽的、回味无穷的智慧，它们将按照神话中西比尔（Sibyl）预言的榜样，影响无远弗届。即使人们把他理解为象神谕一样在自我阐明，就象德尔斐神那样“既不表达也不隐瞒”，也足以让今后的人类受益以至于万代了。虽然神谕被揭示时“没有微笑、修饰和芳香”，毋宁说是用“唾沫四溅的嘴”宣告的，但必将传至千秋万岁的将来。因为世界永远需要真理，因而永远需要赫拉克利特，尽管赫拉克利特并不需要世界。他的声誉与他何干？正如他嘲笑着宣布的，声誉依存于“不断流逝的易朽之物”。他的声誉和人类有关，而不是和他有关，人类的不朽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赫拉克利特这个人不朽。他所看到的东西——关于生成中的规律和必然中的游戏的学说——从今以后必将被永远地看到。他揭开了这部最伟大的戏剧的帷幕。

9．1　纯理性的抽象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的每句话都宣示了真理的骄傲和庄严，但那是用直觉把握的真理，而不是靠逻辑的引线攀援的真理，如果说，他在西比尔式的迷狂中观照而非窥望，领悟而非谋虑，那么，在他的同时代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身上，则有一个相反的形象和他比肩而立，同样也是真理先知类型的人，不过仿佛是用冰而不是用火造就，向周围闪射着刺人的寒光。

也许在他年事甚高时，巴门尼德曾经有过一个时刻，陷入了最纯粹的、不被任何现实污染的、完全没有血肉的抽象。在古希腊那两个世纪的悲剧时代中，没有一个时刻象这个时刻那样更具有非希腊的性质。它的产品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这个时刻成了他本人生活的分界石，把它分成了两个时期。然而，这个时刻同时也把前苏格拉底（Pre - Socratic）思想分成了两半，前一半可以称作阿那克西曼德时期，后一半可以直接称作巴门尼德时期。巴门尼德本人的早期哲学活动也还带有阿那克西曼德时期的面貌，他提出了一个连贯的哲学物理学体系，来回答阿那克西曼德的问题。后来，当他被那个抽象之寒栗控制住，提出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最简单命题时，他本人先前的体系也就成了废物堆里的陈旧学说之一。不过，他好象没有完全丧失对他的青年时代这个强健的宁馨儿的慈父般关怀，所以，他要说："虽然正确的路只有一条，但是，如果人们想要走上另一条路，那么，就其品质和一致性来说，恐怕只有我的早期观点才是正确的。"他用这样的态度自卫，就是在那首论自然的伟大诗篇中，他也给了他早期的物理学体系以相当崇高的地位和颇为宽裕的篇幅，而这首诗本来是要宣布一个新观点作为通往真理的唯一路标的。这种慈父般的关怀，尽管它或许只是不知不觉中造成的差错，但在一个完全被刻板逻辑弄得僵化了的、几乎变成了一架思维机器的天性中，却是仅剩的人的感觉。

9．2　纯理性的正反抽象

在我看来，巴门尼德与阿那克西曼德之间的个人交往不是不可信的，而他之源出于阿那克西曼德学说则不但是可信的，并且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不相信一个存在的世界与一个生成的世界的严格划分。赫拉克利特同样不相信这种划分，这导致他根本否认存在。两位哲学家都寻求一条出路，以摆脱一种二元世界秩序互相对峙或不协调的关系。阿那克西曼德向不确定者、不可确定者跳跃，借此一劳永逸地避开了生成领域及其在经验中给予的质。对于象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这样独特的头脑来说，作此跳跃并不容易。所以，他们试图尽其所能地步行，而仅仅在双脚不再找得到支撑点，必须跳跃才能避免跌倒的地方，他们才为自己保留跳跃的权利。

两位哲学家一再直观到的世界，正是阿那克西曼德如此伤感地责备并且解释为犯罪地点和生成之非公义的涤罪场所的那个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

的，在其直观中，赫拉克利特发现，一切生成显示了多么可惊的合规律性和可靠性的秩序。他由此推论，生成本身决不可能是有罪的和非公义的。

巴门尼德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各种质加以比较，相信自己发现了所有这些质并非相同的，而是必须被归纳为两类。例如，他比较了明和暗，后一种质显然只是前一种质的反面。

因此，他区分了正面的质和反面的质，认真致力于寻索并记录整个自然界中的这种基本矛盾。在这样做时，他的方法如下：他举出一对一对的矛盾，例如轻与重，薄与厚，能动与受动，然后按照明与暗的矛盾模式来理解它们。凡与明相一致的，便是正面属性，凡与暗相一致的，便是反面属性。如果他举出了重与轻，则轻就归于明一边，重就归于暗一边。于是，重只被看作轻的反面，而轻则被看作一种正面属性。这种方法本身就已经产生出一种抗拒、排斥感官提示的能力，即抽象逻辑程序的能力。对于感官来说，重似乎相当有说服力地显示为正面的质，但这一点并不能阻止巴门尼德把它列为反面的质。同样，他把与火相对立的土，与热相对立的冷，与薄相对立的厚，与阳相对立的阴，与能动相对立的受动，都只视作反面的质，于是，在他眼里，我们的经验世界就分成了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即正面属性的部分（具有明、火、热、轻、薄、能动和阳刚的性质）和反面属性的部分。后者实质上只表明了前者即正面属性的不具备和缺乏。因此，他把缺少正面属性的这个部分描述为暗、土、冷、重、厚——总之，阴柔和被动的性质。

取代“正面”和“反面”这样的表述，他使用了绝对的术语“存在”与“不存在”，由之而得出一条原理，就是：和阿那西曼德的看法相反，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包含着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当然，也包含着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在世界之外，仿佛到我们的地平线那一边，去寻找存在着的东西。相反，就在我们眼前，随时随地，在一切生成中，都包含了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并且在发生着作用。

9．3　超越理性的“爱神”

然而，在这里，他还剩有一个任务，就是具体回答“什么是生成”的问题。这正是他为了不跌倒就必须跳跃的时刻，尽管对于巴门尼德这样的天性来说，也许一切跳跃本身都会被看作跌落。只管这样说吧：我们将要堕入迷雾，堕入“隐秘的质”（qualitates　occultae）的秘教，甚至有点儿堕入神话之中。

巴门尼德象赫拉克利特那样直观普遍的生成和变易，只能把消逝解释为不存在者的失误。因为，存在者怎么能对消逝负责呢！但是，生成同样也必须借助于不存在者才得以成立，因为，既然存在者始终存在着，就不可能是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它解释不了生成。因此，无论生成还是消逝，都是由反面属性造成的。不过，生成之拥有一个内容，消逝之失掉一个内容，其前提是正面属性（即上述那个内容）也都参与了这两种过程。简言之，可得出以下原理：“无论存在者还是不存在者，对于生成都是必需的；当它们共同作用时，就有了生成。”

可是，正面属性与反面属性如何互相接近呢？作为对立面，它们岂不永远会互相躲避，使得一切生成都不可能？巴门尼德在这里诉诸一种“隐秘的性质”，一种对立面之间互相靠近和吸引的神秘倾向，而且，他用爱神阿佛洛狄忒之名，用日常熟知的阴阳两性的关系，作为这对立面的象征。阿佛洛狄忒

的能力在于，她撮合了对立面，撮合了存在者和不存在者。

一种情欲引导彼此冲突和排斥的因素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生成。如果情欲得到了满足，仇恨和内在冲突又促使存在者和不存在者重新分离——这时候，人们就说：“此物消逝了”。

10．1　新的启悟

然而，没有人能够不受冲击而接纳诸如“存在者”和“不存在者”这样可怕的抽象，凡接触它的人，血必渐渐凝固。有一天，巴门尼德忽然心血来潮，发现他早年的全部逻辑构想的价值丧失殆尽，于是，他宁愿把它们如同一袋作废的旧币弃置一旁了。人们通常认为，在那一次的启悟中，发挥作用的不但有象“存在”和“不存在”之类概念的内在强制性推理，而且有一种外来影响，即巴门尼德认识了科罗封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的神学——这位在远古年代云游四方的狂诗吟诵者，对自然进行了神秘的、神化的讴歌。

色诺芬尼作为一个流浪诗人经历过非同寻常的生涯，他通过漫游成为一个见多识广和诲人不倦的人，善于提问和叙说。因此，在上述意义上，赫拉克利特把他列入博学者一类，一般来说列入“历史的”天性一类。他的神秘倾向究竟缘何和何时定型，永驻不变，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弄清。也许，完成构想之时，他已经是一位终于定居下来的老人了，经过迷径颠簸和不息探索之后，他的灵魂在泛神论的原始和平氛围下，感受到了崇高和伟大的极致——一种神圣休止、万物恒常的气象。此外，在我看来，两个人恰好在同一个地点，在埃利亚，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两人的头脑中都构想着一个统一观念，这却纯粹是偶然的。

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也不共同拥有任何能够从对方学来然后进一步传授的东西。

因为，在这两个人身上，那个统一观念的来源是全然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如果其中一人曾经尝试了解另一个人的学说，那么，他仅仅为了理解，就必须把它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

可是，在如此翻译时，另一种学说的特色不可避免地会丧失。

如果说，巴门尼德完全依靠一种所谓的逻辑推理得出存在者的一，并且用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把它编织出来，那么，色诺芬尼则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他和他那神秘的一相当典型地属于公元前六世纪。尽管他并不具备毕达哥拉斯那样的革命性格，但是，他在漫游生涯中却也怀着改善、净化、救治人类的同样的倾向和冲动。他是伦理导师，不过尚限于狂诗吟诵者水平。后来，他似乎曾是一个智者（巧言善辩的Sophist）。在大胆反对现有风俗和价值观方面，希腊国土上无人能同他媲美。因此，他决不象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那样退隐独处，反倒是直面公众。正是这个公众，他冷嘲热讽地抨击了他们对荷马（古希腊大诗人Homer）的欢呼喝采，他们对节日体操锦标赛的狂热嗜好，他们对人形石头的崇拜，虽则他不是用吵吵嚷嚷的恶陋方式作出抨击的。个人的自由在他身上达于高峰。他之所以和巴门尼德血缘相近，就在于这种对于一切成规习俗的近乎无限的摆脱，而不在于那最后的神圣的一；他是在那个世纪所体现出的一种气象中看到这个一的，这个一和巴门尼

德的唯一存在观念几乎没有共同的表达和术语，更不必说共同的来源了。

10．2　辩证思维的排斥

巴门尼德构建他那有关存在的学说时，毋宁说是处在一种相反的状态中。那一天，在这种状态中，他检验了他的那一对相互起作用的对子（它们的情欲和仇恨构成了世界和生成），即存在者与不存在者，正面属性与反面属性——而他，对反面属性、不存在者这概念突然产生了疑虑。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成其为一种属性呢？或者，提出更加根本的问题："不存在者"怎么能存在呢？事实上，同义反复A＝A　乃是我们一向报以绝对信任的唯一认识形式，否认它无异于疯狂。

正是这个同义反复的认识无情地向他呼喊：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存在的东西存在！

他突然感到他此前的生命承担着一个巨大的逻辑罪过。他竟或一直不假思索地断定：存在着反面属性，存在着不存在者；用公式来表达，这也就是A＝非A。恐怕，只有十足的变态思维才会这样做吧。正如他所反省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同样的变态作判断的，他本人不过是参与了一桩普遍的反逻辑罪行而已。

但是，就是这个向他昭示他的罪行的同一时刻，也向他闪耀了发现的光辉。他找到了一个原则，一把打开世界秘密的钥匙，使他远离人类的一切幻觉。现在，他紧握住关于存在的同义反复真理这只结实可怕的大手，可以深入事物的深渊了。

他在这条路上遇见了赫拉克利特——一次不幸的相遇！他全神贯注于最严格地区分存在与不存在，此时此刻，赫拉克利特的二律背反游戏正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诸如"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与不存在既同一又不同一"这一类命题，把他刚刚清理好的一切又弄得一团糟，使他怒不可遏。

他喊道："滚开，那些似乎有两个脑袋而终究一无所知的傢伙！在他们那里，的确一切都在流动，连同他们的思想！你们阴郁地凝视着事物，可是你们必定又聋又瞎，以致如此混淆了对立面！"

对他来说，群众的非理性思维，用儿戏似的二律背反装点着，被捧为一切认识的顶峰，这是一桩痛苦的、不可理解的事件。

10．3　感官经验的排斥

现在，巴门尼德沉浸在他那叫人肃然起敬的抽象的冷水浴中。凡实存之物，必永恒地存在；不能说"曾经存在"或"将要存在"。存在者不可能是被生成的，因为它能从什么东西生成而来呢？从不存在者吗？但是，不存在者不存在，不可能产生出任何东西。从存在者吗？存在者除了生产自身外，不会生产任何别的东西。"消逝"的情形同样如此；如同生成，如同任何变化，如同任何增加、任何减少那样，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唯一站得住的命题只能是：不存在任何一种东西，关于它可以说"它存在过"或"它将存在"；而关于存在者，则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说"它不存在"。

存在者是不可分的，因为那要来分割它的第二个力量在哪里呢？它是不动的，因为它应当朝哪里运动呢？它既不可能无限大，也不可能无限小，因为它是完备无缺的，而一个完备无缺地给定的无限乃是一个矛盾。所以，它是飘浮的，有限的，完备的，不动的，处处都等重，在每个点上都同样完美，象一个球体，然而并不占有一个空间，因为否则的话，这个空间会是第

二个存在者了。但是不可能有多个存在者，因为，为了分离它们，必须有某种不存在之物。这是一个自我消解的假定。因此，只存在着永恒的一。

可是，现在，当巴门尼德收回他的目光，重见那个他早年曾试图凭借巧妙的逻辑推理把握其存在的生成的世界时，他愤怒于他的眼睛和耳朵了，因为它们毕竟看见和听见了生成。

“不要跟随昏花的眼睛，”这时他如此下令，“不要跟随轰鸣的耳朵和舌头，而要仅仅用思想的力量来检验！”

他就这样对人的认识装置作出了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然而仍是很不充分的，就其后果来说是灾难性的批评。他把感官与抽象思维能力即理性截然分开，仿佛它们是两种彼此完全分离的能力似的，因而，他就摧毁了理智本身，不由自主地把“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

这样一种全然错误的割裂，尤其自柏拉图以来，如同一种诅咒一样加于哲学身上。

巴门尼德断言，一切感官知觉仅仅提供错觉，其主要错觉恰恰在于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不存在者也存在着，似乎生成也具有一种存在。凭借经验所认识的那个世界的全部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它的质的变化，它的上升和下降的秩序，都无情地被当作纯粹假象和幻觉弃置一旁了。由之出发一无所获，也就是说，人们为这个伪造的、彻头彻尾无效的、仿佛由感官骗得的世界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了东流。

谁若做出了巴门尼德这样的总体判断，他就不会再做一个探索局部的自然科学家。他对现象的同情枯萎了，他甚至痛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现象，痛恨自己不能摆脱感官的这个永久骗局。现在，真理只应居住在最苍白、最抽象的一般之中，居住在最无规定性的词的空壳之中，就象居住在蜘蛛网之中一样。而在这样一个“真理”近旁，则坐着那么一位哲学家，他象抽象概念一样贫血，裹着公式的编织物。蜘蛛毕竟还想吃它的牺牲品的血，而巴门尼德式的哲学家却恰恰最仇恨他的牺牲品的血，那些被他牺牲的经验现实的血。

11 PARMENIDES III空洞的“存在”

11．1　可靠性的追求

然而他是一个希腊人，伊奥尼亚（小亚细亚西岸中部的Ionia）革命爆发时他大约正当盛年。当时，一个希腊人要逃避太丰富的现实也还是可能的——他把现实看作想象力的一种狡猾的建构，可他却不是象柏拉图那样，逃入永恒理念的国度、创世者的工场，以求放眼于事物的纯洁完满的原型，而是逃入最冷漠、最空洞的概念——“存在”——那死亡般的寂静之中。我们要谨防按照错误的类比来解释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这种逃避并非印度哲人意义上的遁世，其动力并非对于人生的堕落、短暂、非神圣性质的深刻的宗教信念；它虽有其终极目标——静息于存在之中，然而对这终极目标的追求，它不是宛若神秘地沉浸在一种令人沉酣饱满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状态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谜样般的叫人困惑难解）。

巴门尼德的思想毫不沾染印度哲思的醉人暗香，而在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身上，这种气息或许不是完全不可察觉的。毋宁说，在当时，上述事实的特别之处正在于没有芳香、色彩、灵魂、形式，完全缺乏血肉、宗教精神、道德热情。叫我们惊讶的是那抽象化、公式化的程度（而这竟发生在一个希腊人身上！），特别是那追求可靠性、确切性的可怕冲动，竟然出现在一个倾向于神话式思考而想象力又是最奔放、最流动不居的时代。

巴门尼德祈祷说：“只求给我一个可靠性，神祇们，即或在不可靠之海洋上，它们仅是一叶扁舟，但已经足以飘洋过海了！请把一切生成的、茂盛的、绚丽的、繁荣的、骗人的、诱人的、活生生的东西拿走，请把这一切拿给你自己，只求给我唯一的、贫乏的、空洞的可靠性！”

11．2　空洞的“绝对存在”

在巴门尼德的哲学中，奏响着本体论的序曲。经验没有象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向他提供任何一个存在；可是，他能思考存在，由此他推论存在必定存在着。这个推论建立在下述前提上：我们拥有一个达于事物本质和不依赖于经验的认识器官。在巴门尼德看来，我们的思维材料完全不是来自观察，而是来自别的什么地方，来自一个非感性世界，我们通过思维可以直接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亚里士多德业已令人信服地驳斥了类似的推论；他断言：存在决不是本质固有的质性。正因为如此，从“存在”的概念——它的本质无非就是存在本身——根本不能推导出存在的实质存有。“存在”与“不存在”的矛盾，如果没有实在的对象（即没有使这一对矛盾得以抽象出来的感官观察），它就是完全空洞的逻辑定值。如果不回溯到观察，它就只是概念游戏，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被认识到。因为，真理的纯粹逻辑标准，正如康德所教导的，即一种认识同普遍的形式的知性及理性法则的一致，虽然是一切真理的先决条件，是一切真理的消极前提，但是，逻辑不能继续前进，它不能检验和揭

露涉及内容而非形式的错误。谁只要试图寻找“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这对命题、这个逻辑真理的内容，就会发现事实上没有与这对命题严格对应的唯一现实。对于一棵树，我既可以在同一切其他事物比较的意义上说“它是”，也可以在同它本身另一时刻比较的意义上说“它将是”，最后，还可以说“它不是”，例如，当我看到灌木时，可以说“它还不是树”。词只是事物彼此之间以及事物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符号，毫不涉及任何绝对真理。而“存在”这个词，正和“不存在”这个词一样，仅仅标志一种联结万物的最一般关系。既然事物本身的存在是无法证实的，那么，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即彼物此物的“存在”和“不存在”，也同样不能使我们靠近真理的国度一步。

我们凭借词和概念决不能逾越关系之墙，进入事物的某种神奇始基。即使在感性和知性的纯形式中，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我们也没有获得任何看来象是永恒真理的东西。

对于认知主体来说，想要“置身事外”而看到和认识到什么，乃是绝对不可能的；以至于可以说，认识和存在在一切范畴中是对立至深的。

如果说，在巴门尼德的时代，对理智的批判还很粗浅幼稚，因而他可以想象由永远主观的概念达于自在的存在，那么，今天，按照康德的看法，那肯定是一种狂妄无知的举措。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想扮演哲学家的半吊子神学家中间，“有意识地把握绝对”被视为哲学的使命；譬如说，其形式或有如黑格尔（近代德国哲学巨匠Hegel）所表白的：“绝对必已存在着，否则它如何能被寻索？”或者，如贝内克（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Beneke）的说法：“存在无论如何必定已经存在，无论如何必定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一度拥有存在的概念了。”

拥有存在的概念！仿佛它未曾在其词源中显示极其可怜的经验来源似的！因为，“esse”（存在）原本只是指“呼吸”。只要人使用其他万物，他就是传达了一个信念：他自己通过一个隐喻，亦即通过某种非逻辑的东西，呼吸和生活在其他事物上面，并且按照人的类比把它们的存在理解为一种呼吸。现在，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几乎湮灭了，但毕竟余泽犹在，因而人总是按照自身存在的类比，即用人格化的方式，且总是通过一种非逻辑的转借手段，来想象其他事物的存在。即使撇开这种转借手段不说，就人而言，命题“我呼吸，故存在着”也是完全不充分的。对之必须提出异议，正象对命题“我走，故我在（或故他在）”

（ambulo，ergo sumDergo est）必须提出异议一样。

12．1　否定感官的悖论

另一个概念，内涵大于存在者这个概念，巴门尼德同样也已发现，虽然还不象他的学生芝诺（Zeno）使用得那么精妙，这就是“无限”的概念。不可能有无限者存在，因为在这样的假设中，会产生“一个完善的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概念。假如我们的现实、我们现有的世界处处具有这种“完善的无限”的性质，那么，按其本质来说，它就意味着对逻辑、从而也是对实在的违背，因而是欺骗、谎言、幻觉。芝诺特别运用间接证明法，例如，他说：“不可能有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因为如果有这样的运动，就会有‘完善的无限’，而这是不可能的。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Achilles）在赛跑中不可能追上起步稍微领先的乌龟，因为他要到达乌龟出发的那一点，就必须已经跑完了无限的距离，也就是说，首先跑完这段距离的一半，然后跑完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如此以至于无穷。如果他事实上追上了乌龟，那么，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因而决不是真理、实在、真实的存在，而仅是一种欺骗。因为，穷尽无限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的另一种通俗表达手法是“飞箭不动”。飞箭在其飞行的每个瞬间都有一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上不动。那么，无限个静止位置的总和就等于运动了吗？无限重复的静止就是运动，因而就是自身的对立面吗？在这里，无限被利用来作为化解现实的硝酸。但是，如果概念是固定、永久、存在着的（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与思维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无限是决不可能成为完善的，如果静止决不可能变为运动，那么，真相是箭完全没有飞动，它完全没有移位，没有脱离静止状态，时间并没有流逝。换言之，在这个所谓的、终究只是冒牌的现实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也没有运动。最后，连箭本身也是一个虚象，因为它来自“多”，来自由感官唤起的非一的幻象。假定箭拥有一种存在，那么，它就是不动的，非时间的，非造而有的，固定的，永恒的——一个荒谬的观念！假定运动是真正的实在，那么，就不存在静止，因而，箭没有位置，没有空间——一个荒谬的观点！假定时间是实在的，那么，它就不可能被无限地分割，箭飞行所需要的时间必定由一个有限数目的瞬间组成，其中每个瞬间都必定是一个原子——一个荒谬的观念！

我们的一切观念，只要其经验所与的、汲自这个直观世界的内容被当作“永恒真理”

（veritas aeterna），就会陷入矛盾。如果有绝对运动，就不会有空间；如果有绝对空间，就不会有运动；如果有绝对存在，就不会有“多”；如果有绝对的“多”，就不会有统一性。

12．2　存在等同于思维

我们是否觉得，这样的逻辑思考揭示出有如上述那样的一些概念难以触

及事物的核心或解开实在的纽结？可是，巴门尼德和芝诺相反却坚持概念的真理性和普遍有效性，而把直观世界当作这些概念的对立物，当作客观化的非逻辑之物和悖谬之物加以唾弃。

在他们的全部论证中，他们都从一个完全不可证明、甚至可能性不大的前提出发，这前提便是：似乎我们在那种概念能力中拥有决定存在与不存在，即决定客观实在与非客观实在的最高标准了。似乎概念不应当依据现实来验证和修改（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从现实中派生出来的），相反，概念应当衡量和判决现实，如果现实与逻辑发生矛盾，甚至应当指认其非。

为了替概念安排好这种判决权，巴门尼德必须把他唯一视为真正存在的那种存在划归概念。现在，思维与那一个非生成的、完美的存在者不再可以被看作两类不同的存在，因为存在不允许有两重性。于是，思维与存在同一这个极其大胆的念头便应运而生了。

在这里，直观性形式、象征、比喻都无济于事。这个念头是完全不可表象的，但它是必要的。唯其缺乏任何感性化的可能，它更要欢庆自己对于世界和感官要求的最高胜利。说来真令一切幻想相形见绌，按照巴门尼德所宣示的，思维与那个球形的、十足实心的、呆板不动的存在必须合二而一，完全同一。就让这种同一性违抗感官好了！正是这一点至为有效地保证了它并不是从感官而来的。

12．3　对概念世界的质疑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对有力的论据——是基于人或基于共识的论据，来反驳巴门尼德；它们虽然不能说明真理本身，却能说明感性世界与概念世界的绝对分离以及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不是真理。

第一，如果运用概念进行的理性思维是实在的，那么，多和运动也必定具有实在性，因为理性思维是运动着的，是从概念向概念的运动；换句话说，这是在多项的实在之间运动。

对此不存在任何遁词，决不可能把思维描述为一种呆滞的静态，一种永不运动的自我思维。

第二，如果感官只提供谎言和假象，实际上只存在着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那么，感官本身究竟是什么？显然只能是假象的一部分，因为，它不能等同于思维，同时，它的产品（即感性世界）也不能与假象完全等同起来。然而，如果感官本身是假象，那么，它究竟是缘何而起的假象呢？作为非实在的东西，它究竟如何还能骗人？不存在的东西根本不能骗人。也就是说，虚幻和假象从何而来的问题始终是一个谜，甚至是一个悖谬。

我们把这两个论据分别称作关于理性之运转的驳议，以及关于假象来源的驳议。由第一点可以推论出运动和多是实在的，由第二点可以推论出巴门尼德式的假象是不可能的。两者的前提都是，巴门尼德那个关于存在的主要理论是可据信的。但是，这个理论仅仅意味着：只有存在者具有一种存在，不存在者不具有一种存在。

然而，如果运动是这样一种存在，那么，凡是一般来说以及在一切场合适用于存在者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运动。这就是说，运动是非生成的，永恒的，不灭的，不增不减的。

同时，如果借助于假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们否认这个世界是假象，如果我们捍卫所谓生成、变化——我们这个多样化的、生生不息的、丰富多

采的生存舞台，使之不遭到巴门尼德式的唾弃，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描述为这些真正存在着的、同时存在于整个永恒之中的本质的总和。

在原来那个假设下，也容不下狭义的变化或生成。但是，现在“多”具备了一种真正的存在，所有的质具备了一种真正的存在；运动也同样如此。而且，对于这个世界的每个瞬间，哪怕随意选取相隔千万年的瞬间，我们都必定可以说：其中一切真正的本质，全都是同时存在于此的、不变的、不灭的、不增不减的。一千年后它们依然如故，丝毫不变。

如果说，尽管如此，世界看起来仍然时刻不同，那么，这不是哄骗，也不只是假象，而是永恒运动的结果。真正的存在者是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运动着的；它们彼此间时而结合，时而分离；时而向上，时而向下；时而内向，时而迸奔八方。

13　ANAXAGORAS I“无数基质”的世界

13．1　无数的基质

凭借刚谈到的那个观念，我们已经在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学说的领域内迈进了一步。是他全力以赴提出了上述两个驳议（即思维的运转以及假象缘何而来的驳议），来驳斥巴门尼德。但是，在基本原理方面，巴门尼德却奴役着他，就象奴役着所有后来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都否认生成和消逝的可能性——不管这是有如民众的头脑所想象的，或是如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所假定的（这两位比民众深思熟虑，但依然不够审慎）。这样一种神话式的无中生有和有化为无，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无变为有，这样一种任意的质的交换和取舍，从此被视为荒谬。不过，出于同样的理由，由一生多，由一种原质产生多种多样的质，总之，按照泰勒斯或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由一种基质派生出世界，同样也被视为荒谬。毋宁说，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特定的问题：如何把关于不生不灭之存在的学说挪用到这个现有的世界上来，而无须以感官假象说和感官欺骗说为其出路。可是，如果经验世界不应该是假象，如果万物不能从虚无中派生，也不能从某一物中派生，那么，万物本身必定包含着一种真正的存在，其质料和内容必定是绝对实在的，一切变化都仅能关涉到形式，即关涉到这些永恒的、同时存在着的本质的位置、秩序、组合、混合和分离。事情恰如掷色子游戏，始终是同一些色子，但时而这样掷下，时而那样掷下，对于我们就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所有先前的理论都追溯到一种元素，以之为生成的母腹和始因，不管这种元素是水、气、火，还是阿那克西曼德的不确定者。与此相反，现在阿那克萨哥拉主张，从相同的东西中决不能产生不同的东西，变化决不能由一种存在者得到说明。无论人们如何想象稀释或加稠这种假定的质料，都决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加稠或稀释来获得他们想要说明的东西——质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世界事实上充满最不同的质，那么，它们（如果它们不是假象）必定拥有一种存在，也就是说，它们是永远不生不灭、始终同时存在着的。它们不可能是假象，因为假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甚至只有否定的答案。

前代的学者试图简化生成问题，其方法是提出一种基质，它孕育着全部生成的可能性。

现在，说法相反了：有无数的基质，但它们决不增多、减少或更新。只是运动在不断重新把它们当作色子摇掷；而阿那克萨哥拉根据我们思维观念的不容置辩的接续交替反驳巴门尼德，证明运动是真理而非假象。总之，巴门尼德的僵硬的、静止的、死灭的存在无论如何是被清除了；如今有许多存在者，同样确凿的是，所有这些存在者（存在、基质）都在运动着。

13．2　基质的相互作用

变化是运动——但是运动来自何方？也许，这个运动完全没有触动那些独立的、彼此隔绝的基质的真正本质，因而，按照存在者之最严格概念，它岂非必定是和它们本性相异的？

或者，尽管如此，它仍附着于事物本身？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依据我们在这一点上所选取的路向，我们将分别进入阿那克萨哥拉的领域，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领域，或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领域。

一个费解的问题必然会被提出：如果有许多基质，这些基质都在运动，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它们？它们互相推动吗？仅仅是重力在推动它们吗？或者，事物本身包含着魔术般的引力和斥力？或者，运动的诱因是在这些实在的基质之外？换一种更严密的问法：如果二物显示一种交替，一种位置的互变，那么，这是由于它们本身吗？对此应作机械的解说还是魔术的解说？或者，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是有第三者在推动它们吗？这是一个糟糕的问题。

巴门尼德也许可以证明，与阿那克萨哥拉的看法相反，即使有许多基质，运动仍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说：如果举出两种自在地存在着的本质，每一种都具有完全不同的、绝对独立的存在（这样一种本质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基质），那么，正因为如此，它们决不会互相碰撞，决不会互相推动，决不会互相吸引，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没有桥梁，它们互不触动，它们互不干扰，它们互不相关。因此，碰撞和魔术般的吸引一样都是无法解释的。凡是绝对异类的东西，彼此间不可能发生任何一种作用，因而自己既不可能运动，也不可能使对方运动。巴门尼德甚至还可以补充说：留给你们的唯一出路是把运动归之于事物本身；可是，这么一来，凡是你们称作和看作运动的一切也就只是幻觉，而不是真实的运动，因为，可能属于那种绝对独特的基质的唯一的运动，只是一种排除任何作用的自我运动。而现在你们之所以要假定运动，又恰恰是为了解释交替、位移、变化等作用，简言之，是为了解释事物相互之间的因果性和关系。然而，这些作用并未得到解释，仍象以前一样成问题。所以，实在难以想象为什么一定要假设一种运动，假如它完全不能带来你们向它要求的东西。运动根本不属于事物的本质，它永远异己于事物。

13．3　基质相互作用的前提

为了逃脱上述论证，埃利亚派那个“不动的一”的反对者们受到了来自感性的一种偏见的诱惑。这一情形似乎是不容反驳的：每个真正的存在者都是一个占据空间的物体，一团物质，或大或小，不管如何总必在空间中延伸，因而，两团或以上的物质不可能同处一个空间。在此前提下，阿那克萨哥拉就象后来的德谟克利特一样假定：当它们在运动中侵入对方空间时，它们必然互相碰撞；它们会争夺同一个空间；正是这种争夺导致了一切变化。换言之，那些完全隔绝的、彻头彻尾不同的、永远不变的基质，终究没有被想成是绝对不同的；在独一无二的、完全特殊的质之外，它们终究都具有一种完全相同的基础，一块占据空间的物质。在参有物质这一点上，它们都是一样的，因而能互相作用，即互相碰撞。事实上，一切变化完全不依赖于那些基质的异类性质，相反却依赖于它们作为物质的同类性质。

在阿那克萨哥拉的假设中，包含着一个逻辑错误。因为，真正自在的存在者必定是完全无条件的整体，不容许有进一步的假设作为其原因或前提。

相反，阿那克萨哥拉的所有那些基质终究是有条件的东西，它们拥有物质，以物质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来说，“红”这种基质不仅仅是自在的红，冥冥中还是一块没有质性的物质。“自在的红”

只有凭借这种物质才能作用于别的基质；它不是凭借红色，而是凭借一种非红色的、无色的、完全没有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如果红被严格地看作红，看作真正的基质本身，也就是没有那个基础，那么，阿那克萨哥拉想必不敢谈论红对于别的基质的作用——比如这样的说法：“自在的红”在碰撞时传递了一种运动予“自在的肌肤”。

由此显然可见，一个真正的存在者是决不能被推动的。

14．1　运动的真实性

为了好好地评估巴门尼德假设的非同寻常的优点，不得不看看埃利亚派的对手们。如果向阿那克萨哥拉以及一切相信多基质统一的人提出“有多少基质”这个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困窘啊（巴门尼德却是不会遭此困窘的）。阿那克萨哥拉闭眼一跳，说：“无限多”。这样，他至少逃脱了一个困难得不堪想象的任务，即证明基质的确切数目。因为这个无限多必须不增、不变、亘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在这个假定中已包含着一个矛盾，即有那么一个已封闭的并已完成了的无限。

简言之，多、运动、无限在遭到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可惊原理谴责之后，又从放逐中返回，向巴门尼德的对手发射炮弹，试图给他们以致命的创伤。这些对手却显然没有准确估计到埃利亚派下述思想的可怕威力：“时间、运动、空间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能把所有这些东西设想为无限的，而不管它是无限大的还是可以无限细分的，一切无限的东西都不具有一个存在，都不存在。”无论谁只要严格领会“存在”一词的含义，且确认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完成了的无限”不可能存在，就不会怀疑这个思想。如果现实只在完成了的无限的形式中向我们显示万物，则可见现实是自相矛盾的，因而不具有真正的实在性。

倘若这些对手想反驳说：“可是，在你们的思维中毕竟有接续交替，因而你们的思维也不可能是实在的，故不能证明任何东西。”那么，巴门尼德也许会象康德在类似场合答复同一指责那样答道：“虽然我可以说，我的意念是彼此接续交替的，但这仅仅是指，我是在一种时间次序中，即遵循内感官形式意识到它们的。这却并不表示时间是某种自在之物，或是客观地依附在事物上面的规定性。”因此，必须区分纯粹的思维——它象巴门尼德的存在一样是非时间性的——和对这种思维的意识；后者已经被思维翻译成了假象的形式，也就是交替、多、运动的形式。

巴门尼德很可能利用了这条出路，那么，斯皮尔（A．Spir）用来反驳康德的理由（《思维与现实》第1卷），想必也曾经被用来反驳他：然而，现在很清楚，第一，如果我的意识中并不同时显现一种各个前后相继的交替环节，那么，我对这种交替本身只能一无所知。所以，交替这个观念本身完全不是交替的，因而完全不同于我们观念的交替。第二，康德的假设中所包含着的荒谬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要惊叹他如何能对此视而不见。按照这一假设，凯撒大帝和苏格拉底并没有真死，他们就象两千年前一样活得好好的，只是由于我的“内感官”的安排，才显得好象已经死了。

未来的人们现在已经活着了，如果说他们现在尚未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也是“内感官”的安排的责咎。主要的问题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本身的开始和结束，连同它的全部内感官和外感官，如何能仅仅存在于内

感官的领悟之中？事实恰恰是，变化的实在性根本无法否认。把它从窗口送走，它又从锁眼溜进。固然可以说：“状态和观念只是看起来在变化而已”，但这个假象本身仍是某种客观现存的东西，其中的交替具有无可怀疑的客观实在性，实际上确有某种东西前后相继。——此外，应该看到，全部理性批判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有理由和依据：我们的意念本身如其所是地向我们显现。因为，如果意念并非如它实际所是地向我们显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提出有关它的有效主张，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认识论以及对客观有效性进行“先验”考察。现在，这一点已不容怀疑：我们的意念本身是作为接续交替的东西显现给我们的。

阿那克萨哥拉对这种确凿无疑的交替和运动作出沉思，这逼使他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假设。意念显然是自我运动的，它们并不是被移动，在自身之外并无动因。他说，因此存在着某种自身之内包含着运动的原因和开端的东西。但是，他又观察到，这些意念不仅自我运动，而且还推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肉体。这样，他通过最直接的经验发现了意念对于有广延的物质的作用，这一作用作为后者的运动而得以辨认。他把这一点看作事实，其次才感觉到要对这一事实作出解说。

14．2　最初的运动

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来说，有一个世界上运动的规范图式就足够了；现在，他或则把这种运动看作由意念机能（即古希腊哲学中所称的“奴斯”nous）所引致的那些真正的、隔绝的本质的运动，或则把它看作由已被推动之物所引起的运动。

按他的基本假定，后一种情况，即运动和碰撞的机械传递，本身同样包含着一个问题，这一点他也许忽略了。碰撞作用的屡见不鲜大概钝化了他发现碰撞之谜的眼力。相反，他也许正确地感觉到了意念对于自在地存在着的基质的作用是大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因此他试图把这种作用归结为他认为显然行得通的机械移动和碰撞。

“奴斯”无论如何也是这样一种自在地存在着的基质，他把它描述为具有特殊“思维”

属性的极其精细的物质。按照如此假定的性质，这种物质对于另一种物质的作用，与另一种基质施于第三种基质的作用，——即机械的、因压力和碰撞而产生运动的，也就得完全同属一类。现在他总算有了一种自我运动并且使他物运动的基质，其运动并非来自外界，也不依赖于他物。这样，现在这种自我运动该被如何设想，看来差不多是无所谓的了；也许就象极其精细的水银珠子的来回滚动吧。

在涉及运动的所有问题中，没有比运动的开端更棘手的问题了。我们虽则可以把其他一切运动设想为因果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对最初的、开端的运动作出解释。对于机械运动来说，不管怎样，链上的最初一环决不可能是一种机械运动，因为这无非是意味着求助于“自因”（causa　sui）这个荒谬概念。另一方面，一开始就把自我运动当作一笔终身嫁妆添加到永恒绝对之物身上，同样也无济于事。因为不能设想运动没有何去何从的方向，一定得把它设想为关系和条件。而倘若一物按其本性必然关涉到存在于它之外的某物，该物就不再是自在地存在的和绝对的。

面对这一困境，阿那克萨哥拉以为在那个自我运动的、一向无所依赖

的“奴斯”身上找到了特别的救星。“奴斯”的本质是那么含糊不清，恰好足以掩饰对于它的假设实质上已包含着那个得被禁止的“自因”。经验观察表明，意念无疑不是一个自因，而是大脑的产物；把“精神”这种大脑的产物同它的起因分离开来，并且更妄断它在分离后仍然延续地存在着，实在是流于怪诞了。但这正是阿那克萨哥拉所做的；他忘记了大脑及其惊人的精微复杂，大脑结构的迂回精妙，而宣告所谓“自在的精神”。这个“自在的精神”可以自作抉择——这真是一个精彩的发现！它可以随时叫它之外的事物立刻开始运动，相反，涉及到它自己它却可以耗费极其漫长的时间。

总之，阿那克萨哥拉可以假定一个最初的运动时刻，作为一切所谓生成的起点，也就是永恒基质及其成分的一切变化（即一切移动和换位）的起点。虽则精神本身也是永恒的，但它不会被迫亘古以来就来回移动物质和物体，如此的折磨自己。不论长短，总必有过一个时间和一种状态，当时“奴斯”尚未施作用于物质，物质尚未运动。这就是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混乱时期。

15．1 原始混乱

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混乱不是一个可以立刻察知其用的概念。要理解它，必须首先理解这位哲学家对于所谓生成提出的观念。因为，在运动以前，一切异类元素的状态本身决非必然会造成一切“事物的种子”的绝对混合，如同阿那克萨哥拉所表达的。他想象这种混合是一种完全的混杂，连最微小的成分也是如此。其途径是把所有这些元素基质仿佛在一个研钵里研成粉末，从而能够把它们仿佛在一只搅拌罐里搅拌而成为混乱。

人们也许可以说，这一混乱观念毫无必要。毋宁说，只需要假定一切元素的一种任意偶然状态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假定它们被无限分割。一种无规则的并存已经足够，不需要混杂，更不消说一种如此完全的混杂了。那么，阿那克萨哥拉是怎样得出这个困难复杂的观念的？我们说过，是依靠他对经验所显示的生成的理解。他首先从他的经验中吸取了一个关于生成的至不寻常的命题，这个命题必然导致关于混乱的理论。

通过对自然界中事物的产生过程的观察，而不是通过对前人体系的研究，阿那克萨哥拉得出了这一原理：“一切事物产生于一切事物”。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信念，它立足于一种多方面的、归根到底当然是极其可怜的归纳。

他这样来证明上述原理：如果事物可以产生于其对立面，例如黑产生于白，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了。当白色的雪融化为黑色的水时，这种情况就确实发生了。他这样解释身体的代谢过程：食物中必定有看不见的肉、血、骨粒子，代谢时，它们各自分离出来，然后在体内同类相聚。可是，如果一切事物可以产生于一切事物，固体可以产生于液体，硬可以产生于软，黑可以产生于白，肌肉可以产生于面包，那么，一切事物也必定已经包含在一切事物之中。事物的名称仅仅表达一种基质相对于别的基质的优势，那些基质的量较小，甚或小得几乎不可觉察。在金——也就是人们权且称之为“金”的东西之中，必定也包含着银、雪、面包、肉，不过比例极其微小，而整体则是按照占优势的金的基质来命名的。

然而，一种基质怎样能够占据优势，以多于其他基质的量填充一物呢？经验表明，这种优势只能在运动中逐渐形成，优势是我们通常称作生成的那个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一切事物包含在一切事物之中，这一点不是一个过程的产物，相反是一切生成和一切运动的前提，因而是先于一切生成的。换句话说，经验教导我们，同类物不断地（譬如说通过代谢）聚合起来，可见它们一开始并非互相依附和结块成团的，相反是分散的。毋宁说，就我们目睹的过程而言，同类物始终是从非同类物中派生出来而移聚于别处的（例如在代谢时肌肉产生于面包等等）。因此，不同基质的混合乃是事物结构的更早形式，在时间上先于一切生成和运动。

如果一切所谓生成是一种分离，是以一种混合为前提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这种混合、这种互相混杂一开始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尽管同类物向同类物运动的过程，也就是生成，已经持续了极其漫长的时间，然而人们还是知道，时至今日，在每一事物中仍然包含着其他一切事物的碎屑和种子，它们等待着分离，而到处存在的不过是一种优势罢了。因此原初的混合必定是完全的混合，也就是说，哪怕无限小的微粒也已经是混合了，因为摆脱混合要耗费无限的时间。在作以上思考时，阿那克萨哥拉执着于一个想法，即认为一切具有真正存在的事物都是无限可分的，不会因此丧失其特性。

15．2　任意的起动

根据上述前提，阿那克萨哥拉设想世界的原始存在类似于由无限小的质点构成的尘粒，其中每一个质点都极其简单，只具有一种特质，因而每一种特殊的质都体现在无限多的个别点中了。考虑到这些点是同一个整体的性质相同的部分，而该整体又与自身各部分性质相同，亚里士多德就把这些点称作“同类的部分”（homoeomeries）。

然而，如果把所有这些点、这些“事物的种子”的原初混合等同于阿那克西曼德的原初质料，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后者（即所谓“不确定者”）是一个绝对单一而且独一的质团，而前者则是不同质料的聚合体。诚然，对于这个不同质料的聚合体，人们可以说对于阿那克西曼德的“不确定者”所说的同样的话；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它可能既不是白的，也不是灰的、黑的，或别的颜色的；它无味，无嗅；一般来说，它作为整体既没有量的规定性，也没有质的规定性”。阿那克西曼德的不确定者与阿那克萨哥拉的原初混合的共同点就这么多。然而，且不论这些消极的共同点，它们有着积极的区别，即原初混合是聚合体，不确定者是统一体。阿那克萨哥拉至少靠着他那关于“混乱”的假设而在这一点上优越于阿那克西曼德：他不必从一推导出多，从存在者推导出生成者了。

当然，在他主张的种子的完全混合中，他必须允许一个例外：“奴斯”当时并不存在，而且归根到底至今也没有同任何事物混合。因为，只要它曾经同一种存在者混合，那么，通过无限的分割，它必定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了。这个例外在逻辑上是大成问题的，尤其是考虑到前面叙述的“奴斯”的物质本性，它简直是某种神话式的东西，显得十分武断。然而，按照阿那克萨哥拉的前提，它却有着严格的必然性。精神和所有别的质料一样，是无限可分的；不过并非通过其他质料而分割，而是通过它自身。当它自我分裂时，它一边分裂，一边又聚合为或大或小的颗粒，并且保有它万古不变的量和质。在这一瞬间，在整个世界上，在动物、植物和人身上，那种是精神的东西，一千年前也是精神，而且并不增多或减少，尽管分配有所不同。可是，无论它在哪里和一种别的基质发生关系，它在那里决不会同后者混合，相反可以任意把握后者，随心所欲地推动和移动后者；简言之，支配后者。世界上只有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运动，也只有它具备自主性；它通过推动基质种子来表明这种独特禀赋。

然而它把它们推向何方？或者，一种没有方向、没有可寻之迹的运动是可以设想的吗？精神凭着其冲动发生作用时是随机性的吗——有如它在什么时候碰撞、什么时候不碰撞是随机性的一样？

总之，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偶然，是最盲目的任意性吗？——我们

在这里就要跨进阿那克萨哥拉最神圣的思想领地了。

15．3　自然的运转

对于原始状态的那种混乱的混合，在它尚未有任何运动之时，在不增加任何新的基质和力量的条件下，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从中产生现有的世界及其规则的天体轨道，有规律的岁月交替形式，形形色色的美和秩序，简言之，才能从混乱中产生一个宇宙？这只能是运动的结果，然而是特定的、精心安排的运动。这种运动本身是“奴斯”的手段，而“奴斯”

的目标该是把同类事物完全分离出来，这是一个迄今尚未达到的目标，因为开端的无序和混合是无止境的。这个目标只可通过极其漫长的过程去追求，不能靠神话般的魔法一蹴而就。

如果在一个无限遥远的时刻，一旦做到使一切同类物聚合，各种元素按类集中，彼此按照美的秩序排列；如果每个微小部分都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和家乡；如果在基质的大分裂、大分散之后，迎来了大和平，不复有任何分裂、分散之物，那么，“奴斯”就将复归于它的自我运动，不再分裂成或大或小的量，作为植物精神或动物精神，去漫游世界或栖居于其他物质了。

在这期间，任务尚未完成，但“奴斯”展现出的运动类型已经为解决任务显示了一种叫人惊叹的合目的性，通过它，任务将在每一新的瞬间都向着它的完成迈进一步。因为它具有一种螺旋形运动的性质，在混乱的混合的任意的一点上开始其活动，这个运动起初以小圈旋转的形式，随而以不断扩大的轨道波及一切现有存在，所到之处，凭藉离心力把每样事物抛向其同类。这个旋转运动首先使一切密者靠近密者，一切稀者靠近稀者，同样也使一切暗、明、湿、乾的东西靠近其同类。在这些一般项目之上，又有两种更广阔的东西，即“以太”

（aether）——就是一切暖、轻、稀的东西，以及空气——就是一切暗、冷、重的东西。通过以太物质与空气物质的分离，那个旋转圆周愈来愈大的轮子继而产生的效应就是有如有人在静水中造成一个旋涡相类似的情形：较重的成分被吸往中心并凝聚起来。同样，在混沌中，前进的水龙卷，其外侧带着轻飘稀薄的成分，凝重潮湿的成分则聚向内部。然后，随着这一过程的延续，首先是水从内侧滚动着的气流中分离出来，然后是土质从水中分离出来，最后，由于可怕低温的作用，矿物从土质中分离出来。接着，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一些矿物团块又重新被扯离地面，抛入炽热明亮的以太层面。在那里，以太的火焰使它们燃烧，以太的旋转又使它们一起随己旋转；这样，它们闪射光芒，成为了太阳和星辰，照亮和温暖了本来阴冷的地球。

这整个思考过程惊人地大胆和单纯，本身丝毫没有那种笨拙的、拟人的目的论气息，虽则人们竟常常把这种目的论同阿那克萨哥拉的名字联系起来。这个构想的伟大和骄人成就正在于，当巴门尼德把真正的存在者看作一个静止的僵死的球体时，它却从运动着的圆圈推导出了整个生成的宇宙。一旦这个圆圈进入了运动，一旦“奴斯”使它滚动了起来，那么，世界的全部合目的性秩序和美的秩序就是这最初促动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当人们责备阿那克萨哥拉在这一构想中那用得实在是至为谨慎的目的论，并且轻蔑地把他的“奴斯”说成是一种临时插进用以解围的神祇（deus ex machina）时，他们对他是多么不公正啊。相反，正是为了排除神话上的和神学上的奇迹干预，排除人格观点的目的和功用，阿那克萨哥拉可以说出类

似于康德在其《天体自然史述论》中说过的豪言。把宇宙的壮丽和星体轨道的神奇安排完全追溯到一种单纯的、纯粹机械的运动，宛如一个运动着的数学图形，这不是一个至为崇高的思想吗？

阿那克萨哥拉可不是，追溯到一个机械神灵的意图及其干预之手了，而是追溯到一种振荡，它一旦开始，在其进程中便是必然的和确定的，其结果酷似却不必就是神机妙算或深思熟虑的安排。康德说："我愉快地看到，不是靠任意的虚构，而是由于确定的运动规律的作用，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它如此酷似我们这个世界系统，以致我不能不认为它就是后者。我觉得，就此而论，在一定的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并非狂妄地说：'给我物质，我要从中建造出一个世界！'"

16．1 运转力学

现在，即使假定那个原始混合已被正确理解，这一伟大的世界建造规划看来仍然首先会遭到一些力学运作方面的质疑。也就是说，即使精神在某个地方引起了一种旋转运动，这种运动的延续依然是极难想象的，尤其是考虑到，它本来被设想为无限的，应当逐渐波及一切现有物质。

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想到，所有其余物质的压力一定会压制这个刚刚产生的微弱的旋转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其前提是起发动作用的"奴斯"以可怕的力量突然投入，迅猛得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个运动称作涡流，正象德谟克利特也设想过这样一种旋涡一样。而由于这种旋涡必须无限强大，才能不被整个压于其上的无限物质世界阻遏，所以它又必是无限迅速的，因为强度本来就只能体现为速度。同心圆愈大，这个运动就会愈慢；那么，运动要是能达于无限伸展的世界的终极，那里它就势必只有无限小的转速了。相反，如果我们设想，在最初发轫之时，运动是无限大即无限快的，则开始的圆圈也必定是无限小的。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自转的点作为开端，这个点具有无限小的物质内容。

可是，这个点全然解释不了继续运动，我们诚然可以设想所有原始物质的点自转，但全部物质依然是不动的、未分离的。然而，如果这个被"奴斯"支配和旋引的无限小的物质的点并不自转，而是构引出一个任意定断的大于己身的圆周，那么，这就足以撞击、推进、投掷、反弹其他物质点了，并且如此逐渐造成一种活跃的、向四周扩展的骚动，作为最先的结果，其中必将发生空气物质与以太物质的分离。正象运动的开始本身是"奴斯"的一个任意行为一样，运动开始时构画出一个圆圈，其半径被随意定断为大于一个点，这样的一种质性也是任意的。

16．2 艺术的恣意任性

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问，"奴斯"那时究竟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要去撞击无数个点中的任意一个物质小点，使之旋转起舞，而为何以前没有发生这事。阿那克萨哥拉也许会如此回答这个问题："'奴斯'有任意选择的特权，它可以一下子随意开始；它只依赖于自己，而其他万物则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它没有义务，因而也没有它不得不去追求的目的。如果它有一回开始了那个运动，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的，那也只是……"——要说完这句话太困难了！赫拉克利特却是把它说完了；"那是，"他说："……一种游戏。"看来这是希腊人启齿欲说的最终解决或答案。阿那克萨哥拉的灵魂是个艺术家，而且是最强有力的力学天才和建筑艺术天才，他以最简单的方法创造出最宏伟的形式和轨道，宛如创造出一种能动的建筑结构，而这终归是出自深藏在艺术家本能中的那种非理性的恣意任性。仿佛阿那克萨哥拉手指菲迪亚斯（古希腊雕塑大师Phidias）面对宇宙这个巨型艺术品，一如面对帕特农

（Parthenon）神庙，高声喊道：“生成不是道德现象，而只是艺术现象！”

据亚里士多德说，对于人生为何终究有其价值这个问题，阿那克萨哥拉的回答是：“为了观赏穹苍和整个宇宙的秩序。”他对待物理事物是如此虔诚，怀着如此神秘的敬畏之心，就象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肃立在一座古代庙宇前一样。他的学说成为了一种自由精神的信仰训练，它借“憎恨并避开不敬的群氓”来自卫，审慎地从雅典最高贵的阶层中挑选自己的信徒。在雅典的阿那克萨哥拉信徒的隐闭团体中，民间神话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语言得到认可，一切神话故事、一切神灵、一切英雄在这里只被当作自然涵义的象形文字，即使荷马史诗也应该是“奴斯”威力的颂歌，是身体（physis）斗争和法则的颂歌。这个崇高的自由精神团体的声音时而响起，在民间引起回响。尤其是那位老是无所畏惧、锐意革新的伟大的欧里庇德斯（Euripedes），他敢于通过种种悲剧面具把那利箭一般穿透民众意识的东西大白于天下，民众唯有依靠滑稽的模仿和可笑的曲解才得以摆脱这种东西。

然而，最伟大的阿那克萨哥拉信徒是伯里克利（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Pericles），这个世上最有力、最奇特的人。柏拉图正是就他而作证说，唯有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才使他的天才得以展翅高飞。当他作为著名演说家站在他的人民面前，优美静穆如同一尊大理石的奥林匹斯神象，镇定自若，身披褶裥纹丝不动的大衣，脸部表情未尝稍改，不苟言笑，声调始终铿锵有力，与狄摩西尼（古希腊政治家、演说家DemosB thenes）迥然有别，恰以伯里克利的风格演说，有若雷鸣、电闪，仿佛在毁灭和拯救着，——当此之时，他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宇宙的缩影、“奴斯”的肖像——“奴斯”在他身上为自己建造了最美丽奇异的屋宇。那建造着、运动着、区分着、整理着、思前想后、充满艺术创意、不受外界决定的精神力量、仿佛在他身上人化，变得清晰可见了。

阿那克萨哥拉自己说过，单凭人拥有手这样可惊叹的器官，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最有智慧的存在物，必定比其他一切存在物充分得多地包含有“奴斯”。他由此推断，“奴斯”是按照它在其中占有一个物质躯体的范围和尺寸，不断从这些物质中为自己建造与其量级相一致的工具的；因而，当它最充分地显现时，工具就最美、最合目的。“奴斯”最奇妙、最合目的的举动想必是那个圆形原始运动，因为在此之前，精神还是未分的一体。如此说来，伯里克利演说的效果在听众阿那克萨哥拉看来想必往往象是这个圆形原始运动的一幅象征图画；因为，他在这时首先也感觉到了一个威力无比、却又有条不紊地运动着的思想旋涡，它逐渐扩展，用一个个同心圆俘获和拖走了远近的一切，最后把整个国度重整而致有条有格。

16．3　宇宙游戏

在较晚的古代哲学家看来，象阿那克萨哥拉这样需要用“奴斯”来解释世界，未免是有点怪诞的，甚至几乎是不可原谅的。他们觉得他似乎发明了一件出色的工具，但不能正确地理解它，于是他们想要补做被发明者耽误了的事情。

他们不懂得，阿那克萨哥拉出于纯粹自然科学方法精神所制定的戒律有何意义，这一戒律在任何场合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某物缘何而起（指其有效原因causa　efficiens），而不是某物为何存在（指其终极原因causa　finalis）。阿那克萨哥拉只是利用“奴斯”来回答这个特定的问题：“运动缘何而起？”又

或："有规则的运动缘何而致？"可是，柏拉图却责备他没有指出他应该指出的事情：万物以自身的方式处在自己本身位置上时是最美、最善、最合目的的。然而，阿那克萨哥拉恐怕不敢把这个主张施用于任何特定场合；在他看来，现有世界决不是可想象的最完美世界，因为他看到万物相生，发现无论在充实的世界空间的尽头，还是在单个存在物身上，"奴斯"对于基质的分解都尚未大功告成。就他的认识而言，只要找到一种运动就完全足够了，这种运动能够通过简单的持续作用，从一种全然混合的混乱中造就可见的秩序。他谨而慎之地避免提及运动的原因、运动的理性目的之类的问题。因为，"奴斯"倘若有一个按其本性来说是必然的目的要通过运动来实现，那么，它就不复能随心所欲地在随便什么时候开始运动了。而只要它是永恒的，则它也必定已经永久地受制于这个目的，于是不可能有一个尚无运动的时刻，在逻辑上甚至要禁止替运动假定一个开端。

这样一来，原始混乱的观念，整个阿那克萨哥拉世界观的基础，在逻辑上也就变得不可能了。

为了避开目的论所造成的这种困难，阿那克萨哥拉始终必须最有力地强调和断言：精神是随心所欲的；它的一切行为，包括原始运动这个行为，都是"自由意志"的行为，与此相反，其余整个世界则是在这个原始瞬间之后，以严格决定的方式，而且是机械决定的方式形成起来的。然而，那个绝对自由的意志只能被设想为无目的的，其性质类似于孩子游戏或艺术家创作时的游戏冲动。

如果指称阿那克萨哥拉犯上了经常发生在目的论者身上的那种思想混乱，那就错了。目的论者惊谔于寻乎寻常的合目的性，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协调一致，尤其是在有机体身上的协调一致，于是假定，凡是为理智存在的东西，也必定通过理智产生，凡是他在目的概念引导下获得的东西，在自然界中也必定通过思考和目的概念得以形成（参看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2册第26章论目的论的段落）。

在阿那克萨哥拉看来，恰好相反，事物的秩序和合目的性仅仅是一种盲目的机械运动的产物。而且，仅仅为了能够开始这种运动，为了在某个时刻摆脱混乱的死寂，阿那克萨哥拉才假设了自由的、自决自足的"奴斯"。他所珍视的正是"奴斯"的随机性：正因为这种特性，它也就能够不受原因支配、不受目的支配，可以在无有条件所限下、无有定断之下发生作用。

译后记

本书是尼采的一部未完成、生前也未发表的早期著作，写于《悲剧的诞生》之后，约1873年左右。前苏格拉底哲学是尼采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而在尼采著作中，专论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作品只有这一部，仅此就足以表明本书对于研究尼采思想的意义了。

本书译自德文版《尼采全集：校勘学习版》第一卷（Friedrich Nietzsche，Sa C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B dienausgabe，Band 1，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e de Gruyter，1980）。

在翻译时，参考了Marianne Cowan 所译的英文版（Regnery Gateway出版社，1962）。

该英译本有一篇颇长的前言，亦已一并译出（译者为项龙），或有助于理解原著。

周国平

编者按：由于版权问题，未能把该英译本前言的译文附载于本书，诚为憾事。但本书编辑已把该前言中有助理解原文的观点融会贯通，体现于其编辑加工之上。在此，谨向译者项龙表示谢意和歉意。

【897】①

①编号为尼采之妹伊·福斯特·尼采所编。而尼采研究专家施莱希塔按尼采遗稿恢复了原来的顺序。

人类怎样才能被提升到其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首先须得明白，他本人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因为，从本质看来，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必然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辉，为此，他们必须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

因此，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

【376】

人的内向化。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就试图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对敌意、残忍、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即“倒退了”；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说谎力。

因此，欲望变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等等。

【698】

康德说：“对维利伯爵的这些话《论快乐和痛苦》1781年），我可以肯定地说：驱使人前行的唯一原则乃是痛苦，痛苦高于快乐。快乐不是肯定的精神状态①”

①书的标题和引文系意大利文。——译者【758】

当今的奴隶制：是野蛮的表现！奴隶为之劳动的奴隶主在哪里？人们不必总是期待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等级并存。利益和享乐是生命的奴隶理论。“赞美劳动”，这是奴隶对自身的美化——因为他们没有闲适的本事。

【61】

我们的时代，由于它不分青红皂白，一心要消灾免祸，所以它是穷人的时代。我们的富人——他们成了穷光蛋！一切财富的真正目的被忘得一干二净！

【941】

我们的苑囿和宫殿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追求一切财富的实质）就是：把混乱和卑鄙置诸脑后，而给灵魂这个贵族营造一个安乐窝。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那些优美安逸的东西使他们赏心悦目之际，他们的天性就更高了一层。因此，要去意大利行猎、旅行等等，要看书和观剧。他们想以此陶冶自己的性情——这是他们文化工作的意义所在！但是，强者、有实力者想的是陶冶别人，并且不愿意在自己身边见到异己！

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

【725】

过去，人们认为国家学说是一种精明的功利说：因为现在已经成了现

实！——国王统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谁也看不起国王了。因为，谁也不愿把国王作为自己理想的原始象征，而是作为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全部的真理！

【1026】

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

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

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

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对，他们要巩固对个别伟人的专制统治的信仰。

但他们自己却被他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所腐蚀，从而失去高尚的性格。要是在另一类人中实施，他本来可以使用别的手段。那么，一个凯撒也不一定非变质不可。

【935】

基本类型：真善、高尚、灵魂的伟大，这些都来自必不可少的富有。因为财富的给予不是为了有所获取——也不想以其善良自诩，——慷慨挥霍是真善的特性，个人的富有是慷慨的前提。

【282】

群畜的软弱产生了一种与颓废派的软弱十分相像的道德。他们心照不宣，他们结成帮派（大型的颓废宗教总是依靠群畜的支持）。群畜身上本来没有任何病态的东西，群畜本身是不可估量的；不过，群畜不能决定自身的去从，它们离不开“牧人”——教士懂得这一点……国家是不知己的，不够亲昵；国家无法“引导良心”。教士用什么方法使群畜患病的呢？

【974】

每个事实，每种工作给予每个时代和每种新人一种新的信念。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

【613】

内心种种激情的角逐，最后，有一种激情支配了理智。

【769】

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这样，它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乐趣。在这方面不断上升的“人化”表现在，开始更真切地感到，要真正同化别人是多么困难。正如，我们虽则可以用粗暴的冒犯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同时却会使他人的意志更加疏远我们——也就是说，更难于使之屈服。

【760】

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因为大众要保存这个种类。

【966】

与动物不同，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繁多的彼此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借助这个综合体，人成了地球的主人。——道德，在这个欲望繁多的世界中乃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以致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因此，起主

导作用的欲望就去削弱它的对立面，将其变为替主要欲望活动提供刺激的冲动。

最高级的人也许欲望也最繁多，而且，相对而言维持的时间较长，也最高级。事实上：在植物人兴旺发达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强烈相对运动着的本能（例如：莎士比亚），不过是有节制的。

【983】

要培养统治者的道德，而这些道德有朝一日会主宰统治者的善意和同情心。伟大驯育者的道德（原谅敌人等于儿戏），要提高创造者的欲望——不再是雕凿大理石！——试把那些人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地位同迄今为止的王公贵胄相比较，把罗马的凯撒同基督精神相比较。

【875】

比较高级的人和群畜之人。假如没有半人，那么我们就把前代的伟人奉为半神或完神。因为，宗教的出现证明，人类对人已经不感兴趣了（“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或者纠集一群人，希望他们象议会一样起到专制统治的作用。

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

【285】

我教导你们说：群畜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阻止两种倾向，即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罪犯等等），防范标新立异者。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

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舒适的感觉（与伟大的新人提出的紧张恐惧之感完全相反），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和平等感。因为，群畜在这方面美化了自身的群畜本性，并感到心安理得。有人用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这种“惬意感”作出的判断——于是产生了“道德”。——但是，人们注意到了群畜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997】

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984】

灵魂的伟大同精神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灵魂的伟大包含有独立性；但假如没有精神的伟大，就不会允许存在灵魂的伟大。后者会引起灾难，即使是出于善意和正义感。劣等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

【602】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就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也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正如回顾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够了，我们了解愈肤浅、愈粗糙，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则我们的估价也就下降得愈厉害——简直近乎毫无意义！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

"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只有当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现：也许本来就是如此。

【495】

假如"不可欺骗①"这一戒条受到驳斥，则真理就不得不当着另一个法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作为保存的手段，作为权力意志。

①见《圣经》：《利民记·戒民数例》。——译者就像我们爱美一样，它也是创造性的意志。两种意义并存；现实的含义就是，以按我们的爱好创造事物为目的来获取权力的手段。对创造和改造的爱好——原始的爱好！

我们只能认识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

【1046】

1．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

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的荒唐！

2．我们乐于继续建造一切尘世生物赖以生存的现存世界，就象现在那样的（持久地、缓慢地运动着），——我们无意把它视为假的东西！

3．我们的估价有助于建造的进程；它们起强调的作用。一切宗教都说："一切都是坏的、假的、恶的！"这种对整个进程的攻击只能出自败类之口！

4．当然，败类受苦最深，因而也最敏感！知足者没有价值吗？

5．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创造精神，它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从事创造：以最缓慢的方式——必须首先重新拿出证据，证明它的一切组合体：因为它坚持不懈。

【178】

一个教主也许微不足道——就像一根火柴，如此而已！

【940】

不可过份的学说，这要向实力雄厚的强者求教，——而不是向平庸之辈求助。节制和修养只能是高度的一个阶梯："金子般的本性"则站得更高。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斯多葛主义那里，基督教和阿拉伯教团那里，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还是服从概念，那是无所谓的）。

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

（古希腊诸神）。

野蛮人的诸神只字不提对尺度有什么兴趣——他们既不简单，也不轻松，更无节制。

【999】

等级制：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870】

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斥之为：1．伪善；2．昧良心——创造性的天性自认为冒犯了上帝，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野蛮人表现出他们没有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和咒骂天性的激情和欲

望——治人的帝王和各阶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怀疑出现了，是否一切节制都是软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老化和疲沓的开端（因此，拉罗斯福哥也怀疑，“美德”在那些被恶习弄得不再有任何乐趣的人们那里，是否也是一句漂亮话）。节制本身代表艰苦、自我强制和禁欲主义，是同恶魔的斗争等等。对节制的美学天性的天然快感、对节制美的享受被忽略了，或者遭到了否定，因为人们想要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

迄今为止，人们不相信节制会带来快乐——即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快乐！把软弱天性的适中同强者的节制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了，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750】

腐败的统治阶级败坏了统治者的名声，用“国家”来行使裁判，这是怯懦，因为这意味着没有合格的伟人。最后，人心惶惶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见到任何发号施令的意志力，都会吓得跌落尘埃。

【874】

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堕落，这是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起因！假如没有罗马的帝王们，没有罗马社会，基督教绝不至于盛行。

当劣等人怀疑是否有较高级的人存在时，危险就大了！那时，人们会最终发现连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们都具有美德了，发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较高级的人最终会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衡量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等等，认为应该抛弃他们身上的一切较高级的品质。

尼禄①和卡拉卡拉②在位之时，出现了荒唐事：“庸众竟比至尊的皇帝更有价值！”

于是，上帝的形象——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出现了，他同最强者的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

①尼禄（37—68）——罗马皇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末代皇帝，残暴好色，妄自尊大，因实行高压政策，遭到各阶层的反对。——译者②卡拉卡拉（186—217）——自211年起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压制元老院，处死显贵，屠杀抗拒应征的亚历山大居民，引起强烈不满，后被谋杀。——译者 co c2

【965】

我看，各国的革命、混乱和带给民众的灾难，比起身临其境的个别伟人的灾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不要上当：因为，一切小人的苦难之和也算不得什么，不在伟人的话下。——身临危境而不忘自身。即从无数人的灾难中渔利——非同一般——这可能是一种伟大性格的象征，这种性格会征服同情心和正义感。

【872】

一个人为自己取得的权利，同他给自己提出的义务和他自认为胜任的使命成比例。

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在较高级的人看来乃是一种不幸。

【964】

伟人意识到他统治一国之民的权力，意识到他同一国之间，或一个时代的暂时的一致——这种觉醒作为自由和意志的扩充——被误认为“利他主义”——这促使他去谋求联系的手段。就这种手段来说，一切伟人都是有独创性的，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想象组成巨大的社团，他们还乐意把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东西定形，这促使他们去正视混乱。

对爱的误解。有奴隶式的爱，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既是理想化的爱，又是受骗上当的爱——有一种神圣的爱——它既蔑视又钟爱其所爱，既改造了，也提高了其所爱。

关键在于获取那种无比巨大的能力，通过驯化和牺牲千百万败类的手段去创造未来的人，而不因人们酿成的空前灾难而毁灭。

【614】

让世界“人化”，即这个世界日益使人感到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595】

我们的前提：没有上帝；没有目的；力量有限。我们一定要避免给低贱的人想出或规定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

【860】

谈谈等级。“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

【364】

利己主义！但谁也没有问起过：什么是自我？每个人都想把自我同一切自我同等看待，这是奴隶理论——即所谓“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结果。

【998】

最高级的人生活在统治者的彼岸，没有任何羁绊。因为，他们认为统治者乃是自己的工具。

【757】

现代社会主义打算创造一个与耶稣会教义并行的世俗形式。因为它主张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至于为了什么——至今没有弄清楚。

【916】

教会的肆虐都干了些什么坏事：

1．禁欲主义——公开宣布意志教育的自然功利性和意志教育的禁欲主义必要性，人们似乎还没有这种勇气。浮现在我们荒唐的教育界眼前的乃是“合格的国家公仆”，他是起调解作用的模式，他们以为有了教育和大脑训练，就万事大吉了；甚至从来不认为有必要首先干些别的事情——意志力的教育；人们要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唯独取消了最重要的项目：一个人是否可以有意愿，是否可以许诺；青年人连什么是他自己天性的最高价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考问，就结业了；2．斋戒：任何意义上的——也作为保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微妙的享受能力（譬如，暂时不读书，不听音乐，不和颜悦色；也该为自己的美德举行斋戒）；3．“寺院”——暂时独居。譬如，严禁通信；一种微妙的反省和重新发现自我，它不想避开“诱惑”，而是想避开“义务”，即脱出日常事务的环境；超脱刺激和外界权势的暴政，因为暴政谴责我们，只是在反抗中耗费我们的力量，不允许在自发主动性到来之前积蓄力量（让我们细细地查看一下我们的学者们吧；他们只是消极地思维，即，他们在能思维之前离不开读书）；4．宗教节日——为了不把基督教和基督教价值的存在当成

让一切节日气氛都见鬼去的压力，人们就应当粗俗鄙陋。节日里，我们领悟着：自豪、忘情、放纵；嘲弄各式各样的严肃和鄙俗；牲口般的充沛体力产生了神性的自我肯定——对这一切，基督教是不能堂堂正正地表示赞成的。宗教节日乃是地道的异教；5．正视自己天性的勇气，用道德来装扮一番。——不借道德公式也能够唤起对自身的激情：这是衡量一个人对自己天性赞同程度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依靠道德的程度；

6．死亡——应把愚蠢的生理学事实变为道德的必然。一个人应这样生活，他可以在适当时候有死的意愿。

【1056】

我要教导你们一种思想，它授权许多人取消自身的存在——这是伟大的驯化思想。

【754】

武装人民——最后是武装了暴民。

【862】

需要有一种学说，它要坚强有力，足以达到驯化的目的。

即强化强者，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

铲除衰退的种族。欧洲的衰落——取消被奴隶污染了的价值。——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消灭称之为“道德”的伪善（在这方面，基督教乃是真正的歇斯底里：奥古斯丁①，班扬②）——取消普遍选举权：即取消最低级天性借以为高级天性立法的体系。——消灭平庸及其影响。

①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时代思想家，神学家，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译者

②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作家，由于浸礼会传教士的原因被囚禁，在狱中写下《从今世到来世的朝圣之行》（1678）。——译者（片面的人，个人——各国人民；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为此，种族要混合。）新的勇气——不是先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时的统治思想，譬如，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特性等等。

【67】

以前，世世代代，为了达到类似的品质和慎终如始的本质，人们采用的手段是：承袭地产，孝敬长辈（对诸神和英雄的信仰起源于对祖先的信仰）。

现在，地产的分散是对立倾向的一部分。报纸取代了每日例行的祈祷。还有铁道、电报。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兴趣，都汇集在一个头脑里。为此，头脑必须坚强有力，灵活变通。

【938】

贵族统治的世界，自我榨取和自我削弱，日趋严重了！他们由于自己的高雅本能而抛弃了自己的特权，借助亲手改良了的超文明而对民众、弱者、穷人以及小人物的诗意等等感到兴趣。

【861】

较高级的人要对民众宣战！庸碌之辈为了当家作主的目的到处伸手。一切纵容包庇和让“人民”或“女性”出人头第的作法，都等于赞成“普遍选举权”，

即赞成劣等人的统治。但是，我们必须报复，要把这全部家什（欧洲则自基督教始）暴露无遗，交付审判。

【94】

骑士精神乃是权力赢得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日趋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更广泛、更市民化的领域里去了），在拉罗斯福哥那里我见到了一种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的认识——和黑暗的基督教对这些冲动的低劣评价。

法国大革命使基督教得以延续。卢梭①是个骗子：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从那时起，对女人的描写愈来愈有意思了——受苦的。后来则是奴隶和比彻—斯托夫人②然后是穷人和工人。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都被推上了前台（五百年来，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历来都把天才描写成忍辱负重的人）。然后是对一切快感的咒骂（波德莱尔和叔本华）；坚决主张权力欲乃是最大的恶德，认为道德等于廉洁奉公，绝对正确；“人人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是基督的天国）。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因为，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幕。——中间阶梯：资产阶汲（暴发户的结果）和工人（机器的结果）。

①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译者

②哈里特·比彻—斯托（1812—1896）——美国女作家，主张解放黑奴，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译者试比较希腊文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明。前者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后者游手好闲阶层使自身陷于困境，因为后者习尚自我克制。形式上的权力造就了自身的意志。

幸福，被认为是目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力和能。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在法国人看来，希腊人就像孩子。

【506】

第一影像——必须说明记忆中影像的形成。然后才是用来形容影像的词汇。最后形成概念，只有产生了词汇，才会生出概念——许多画面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同画面的景色类似，就用一个词来表达。

——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共性即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视为相同的东西，同是基本依据。因此，在判定这些情感时，这两种近似的情感极易混淆；——然而，谁来判定呢？每个情感中，信仰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把事情当真”乃是开端！然而，我们还得解释“当真”的来历！在“真”字的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958】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982】

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

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1029 a 】

我已经提出了对如此可怕的事物的认识，因此，一切“伊壁鸠鲁①式的享乐”都是不可能的了。在这里，唯有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欲望才顶用：我是发现这种悲剧性东西的第一人。希腊人，由于道德肤浅而误解了它。

①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1）——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

【908】

行动之前要作大量的工作，这我们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总的说来，慎重发掘现有条件乃是最佳和最实际的行动方面。前所未有的铁腕人物乃是创造实际条件的前提，正如偶然性的情况一样。贯彻和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理解了人的天性即人类最崇高的榜样的来源的人，面对着人类发抖，并且无所事事，这是陈陈相因的估价的结果！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

【31】

比我们的时代更善于思索和更不善于思索的时代，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如，佛祖出世的时代。那时，民众本身，在经历了数百年教派争吵之后，深深跌入哲学论争的深渊，就像欧洲各国一时陷入了宗教教条的繁文缛节一样。起码，人们会受到“文献和报纸”的蛊惑，会夸大我们的“时代精神”；无数招魂术士和以种种英国杜撰为特征的、与不堪入目的体操训练为伍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新颖的观点。

欧洲的悲观主义仍处于幼稚状态，这就是一个反证。悲观主义还没有达到它一度在印度达到过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程度，即呆滞的目光透出虚无。因为，它仍旧是过分“现成的”，而不是“演化来的”东西，过分学究式的、诗意的悲观主义。我的意思是，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杜撰的和所谓“创造出来的”，而非“原因”。

【57】

我的朋友们哟！我们年轻的时候，日子是艰难的：我们甚至像忍受重病的折磨一般挨过了青年时代。这是我们出世的时代使然——一个内部衰退、分崩离析的时代。这个时代着意与青年人为敌。分崩离析，也就是说，不稳定状态乃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什么是扎实的，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的；大家为明天而活着，因为后天令人怀疑，在我们行进的轨道上，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而且，现在承载着我们的这块冰面，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以致我们已预感到暖风消融冰雪的不祥气息——在我们行进过的地方，转眼之间已无人迹！

【128】

我还没有发现令人气馁的理由。获得并保持着强大意志的人，同时也是胸襟开阔的人。有利的时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原因在于，在民主的欧洲，人人的可驯性变得很大。学习不上劲的人，也是随遇而安的人，这是定例：聪明伶俐的群畜已充下陈。

发号施令的人，譬如，我想到了拿破仑和俾斯麦，他们是会找到唯命是

从的人的。同强而蛮的意志争斗是无益的，因为障碍过多。象兰克和瑞南①这样意志薄弱的“客观性”

绅士们，任何人都能把他们打翻在地！

①恩斯特·瑞南（19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理论家，著有《科学的未来》、《宗教史研究》等。——译者【420】

我无意说服谁去信奉哲学，因为哲学家应该成为一种稀有植物，这样说是必要的，或许也是合意的。没有再比说教般地赞颂哲学——就像塞内加①和西塞罗②那样——更使我反感的了。哲学同美德不相干。我冒昧地说，甚至科学家同哲学家都有本质的区别。

——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手里。在德国，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东西如此之多，它们都把自己的败类行径依托在盛名之下。

①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作家，斯多葛主义者。——译者

②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译者【976】

为什么哲学家少有成就，因为决定着他们存在的条件一般都具有毁灭他人的特性：1．哲学家必须具备无比众多的特性，他必须是人的缩影，必须具备一切人的高等和低级的追求：内心对立的危险和自我厌恶的危险：2．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好奇心。因为，有分散的危险；3．极而言之，哲学家必须公正诚实，但同时深入爱和恨（非正义）；4．哲学家必须不仅是旁观者，而要成为立法者：法官和被告（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乃是世界的缩影）；

5．他必须形式繁多，又要坚定强硬。他必须随机应变。

【127】

我对欧洲在军事方面的进展和内部无政府主义状态感到高兴。安谧的时代即中国式的时代，就像伽里阿尼①为本世纪预言的那样，现已成为往事。个人的、男子汉的本事，即爱的本事，重新获得价值。估价变得更加自然了，营养日益偏重肉食。美男子的出现又成为可能。苍白的、卑贱的人（如孔德②想像的达官贵人）的时代过去了。野蛮，也就是野兽，已为我们每个人所承认。正因为如此，一定会有更优秀的哲学家出现。——康德是个外强中干的稻草人，不知何时，就会出现一次。

①费尔南多·伽里阿尼（1728—1787）——意大利作家，也研究哲学和法学。——译者②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995】

人怎样才会获得强大的力，怎样才能肩负大任呢？肉体和精神的一切美德和本领，都是不辞劳苦、一点一滴地积攒的。要不辞劳苦、自我克制、目标专一、坚韧不拔地重复同一劳作，吃同样的苦头。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这种缓慢获取的美德和本领即丰硕成果的承袭者和主人——因为，基于幸福的、合理的婚配，即基于偶然的幸福而世世代代获取和积蓄的力量，不可白白丧失掉，而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和坚定的意志使之结成一体。这样，最终就会出现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他渴望肩负大任。因为支配我们的乃是我们的权力：而关于目的、意图和动机等等的卑鄙智力游戏，不过是舞台的前景而已——然而，连弱视的眼睛也能看清这些事物的本质。

【972】

未来的立法者。——在旷日持久、劳而无功的尝试把“哲学家”一词同某个特殊的概念相联系之后——因为我发现了许多矛盾的特性——，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原来有两类不同的哲学家：

1．一类要确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估价（逻辑的、道德的）的体系；2．一类是这些估价的立法者。

前一类试图利用现在的或过去的世界，他们用文字符号把各种事情加以概括和缩略。

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观察、回顾、领悟和利用迄今发生的一切事件——他们服务于人类的使命是：让过去的事物，为人的未来服务。

然而，第二类哲学家乃是发号施令者。他们说：“事情就该这样！”唯有他们才能规定“方向”和“目的”，规定什么于人有益，什么于人无益；他们占有科学之人的试作，一切知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用于创造的手段。这类哲学家很难成功；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充满危险。他们时常故意闭上眼睛，免得去看他们同深渊即彻底毁灭隔开的那一丝空间。譬如柏拉图，他就自信他原来想像的“善”并非柏拉图之善，而是“自在之善”，即有个名叫柏拉图的人途中偶然拣到的永恒之宝！就是这个盲目意志，以更加拙劣的形式统治着宗教创办者的头脑。他们那个“你应”在他们耳朵里千万不可听作“我要”——他们之所以敢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只因那是上帝的命令；他们对价值的看法只有作为“灵感”才会是一个不致压垮自己良心的负荷。

一旦柏拉图和穆罕默德①这两剂宽心丸失去效用，就再没有思想家依照“上帝”或“永恒价值”这类假说来宽慰他们的良心了。则价值立法者就要规定一个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恐怖要求。目前，那些上帝的选民们——他们眼前开始显出这种朦胧的责任——企图看看他们能否像逃避劫难一样，通过“及时”躲避的方法来逃避责任。譬如，他们自欺欺人地说，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说，无法完成；或者说，他们挑不动这副重担；或者说，他们接受了别的更合适的任务；或者说，这种新的遥遥无期的责任，简直等于拐骗和诱惑；逃避一切责任乃是一种病态，一种神经错乱。其实，许多人已经达到了逃避责任的目的。全部历史都留下了这些逃兵的姓名和他们丑恶良心的劣迹。不过，这些人多半都遇到了解脱的时刻，即熟稔之秋。那时，他们就不得不干他们本来“不想干”的事了——而在这以前，他们望而生畏的东西，此刻却变得像苹果落地一般地轻易，像是不期而遇的馈赠。

①穆罕默德（约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译者【131】

现时，无数上层人物在走向毁灭。但是，能逃脱的人，就强似魔鬼。这很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形。

【1053】

我们的哲学提出了这样一种战无不胜的思想，任何别的思维方式到头来都会因它的出现而归于灭亡。这就是伟大的驯化思想。凡是经受不了这种思想的种族，都注定要灭亡；凡认为这种思想乃是伟大的天赐的种族，都注定成为统治者。

【755】

在我眼里，社会主义者是滑稽可笑的。他们对“善良人”抱有幼稚的乐观主义态度。

他们认为，一旦现存的社会“制度”被推翻，为“自然欲望”开辟了道路。，那么这种“善良人”就会在家中守候，进入人的行列。

而且，反对党也同样滑稽可笑，因为他们不承认隐藏在法律后面的暴力行动，不承认任何权威固有的严酷无情和利己主义。“我和我的同类都想取得统治和维持统治，蜕化变质的人将被驱逐，或被消灭。”——这乃是一切前朝立法的基本思想。

人们痛恨高等种族，这种观念比痛恨君主尤甚。痛恨贵族，常常戴上痛恨君主的假面——

【407】

哲学家们，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

他们相信：1．绝对的认识；2．以认识为目的的知识；3．美德和幸福联姻；4．人的行为是可以认识的。他们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以前文明（也是更危险的文明）对价值的本能的规定。

【1060】

为了经受轮回思想，就必须摆脱道德；——这是对付现实痛苦的手段（痛苦可以理解为手段，理解为快乐之父；世上没有痛苦这种笼统的意识）；——对各种不确实性和尝试性的享受，乃是对抗极端宿命论的砝码；——即取消“必然性”的概念；——取消“意志”；——取消“绝对认识”。

要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力——因为它能够创造超人。

【1059】

1．永恒轮回思想。这种思想的前提想必是真的，如果它是真的。这种思想会有结果的。

2．它是最棘手的思想。因为，假如猝不及防，假如没有重估一切价值，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

3．经受这种思想的方法：重估一切价值。兴趣不再放在肯定上，而是放在怀疑上；感兴趣的不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坚韧不拔的创造性；不再是自我保存的意志，而是权力意志；不再是“一切都只是主观的”这种恭顺的用语，而是“一切都是我们的事业！——让我们为之自豪吧！”

【752】

“权利、远见和领导天赋等等，是在少数人那里”，还是“在多数人手里”；建立寡头政治，还是建立民主政权——这是民情的分野。

君主政体，体现了对超群之人、元首、救星、半神的信仰。

贵族政体，体现了对少数精英和高等人的信仰。

民主政体，则体现了对一切伟人和精英的怀疑。因为它代表“人人平等”。“质而言之，我们大家都是自私的畜生和庸众。”

【873】

对利己主义的误解。从卑贱天性来说，他们对征服欲和伟大之爱的贪心毫无所知。

同样，对充沛的力感，也毫无所知。有这种力感的人，便希望征服一切，想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结成一心——艺术家寻求创造素材的原动力就在于此。事情往往如此，唯有积极的精神，才会为自己寻求活动空间。——寻常的“利己主义”，恰恰是“非我”这个极其平庸的东西，这个人类自我保存的

栖身地——一旦更高贵的精英和不平凡的天性发现了他们，他们就要造反。因为精英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更高贵！保存我们胜于保存那群畜生！"

【1000】

我认为，我已经洞悉了最高等人的心灵——也许凡是知道得太多的人都要毁灭。但凡是见过最高等人的人，一定会竭力加以成全。

基本思想：我们应当把未来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准绳——而不要步着我们的后尘去寻找行动的法则！

【615】

上层的人，认识也将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还不需要。

【145 c 】

假如想了解来自统治阶级的否定性的亚利安宗教，就必须研究：佛教。

被压迫阶层不会产生亚利安宗教，这是当然的。因为，主人种族要么坐端朝堂，要么灭亡。这是矛盾的。

【686】

迄今为止的人——有几分像未来人的胚胎——他已经孕育着一切以创造未来人为目的的创造力了。由于这些力无比巨大，所以现在的人就要受苦。他愈是要决定未来，也就愈要受到磨难。这就是对苦难的最深刻的见解。因为，这些创造力彼此撞击着。个人的孤立，这无须隐瞒——其实，一切个体中都不停地有某种物体在流动，他们感到孤独这一事实，在确立他们最遥远的目标的过程中乃是最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幸福的追求乃是积聚和调节创造力和防止互相为害的手段。

【1001】

"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610】

科学——为了支配自然而改造自然的概念——属于"手段"这一部类。

不过，人的"目的"和"意志"应该同以总体为目标的意图同步增长。

【498】

我们的理智为什么也是存在条件的结果呢。假如我们本来就不需要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它了；假如我们本来不需要这样的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理智。——即使我们换一种方式生活。

【496】

谈谈认识的多样性。应当追溯认识同其他许多事物的联系（或同其他种类的联系）——即要了解他人的"认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解和认识种类的过程受着生存条件的影响。有人认为，除了保存我们的那些种类之外我们不可有别种理智，这是一种极端轻率的结论。因为，这种事实上的条件，也许只是偶然的，根本不是必然的。

我们的认识器官，不是为"认识"设置的。

【907】

要是我们能够预见产生最高价值的人的最有利的环境，那该多好！这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不要太热衷了！——这是怀疑主义。——相反：我们具有提高勇气、增长见识、提高严肃性、加强独立性和责任感的能力；我们也有能力改进天平的精密度，并且期待有利的偶然事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259】

有种观点认为：尽管估价很多，但涉及的目标是确定的：即维护个人、团体、种族、国家、教会、信仰和文化。——由于人们忘记了，世上只有一种远景式的估价，所以一切彼此抵触的价值因而也就是彼此矛盾的冲动，有可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人身上病态的表现；相反，在动物身上，一切现有的本能都充分满足一定任务的需要。

然而，这种充满矛盾的创造物本身就是伟大的认识方法。因为他摸到了肯定和否定的理由，他奋而追求正义——为的是理解善与恶的彼岸的估价这样一种方法。

绝顶聪明的人，因而也是矛盾百出的人，他似乎具有感知一切人种的智慧的触角器官。因为他发出的洪亮的谐和音响即高度的偶然性，也回荡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行星式的运动——

【834】

假如人们认为，艺术家的天才就在于在规范指导下的最完美的自由，就是以克服难关作为神圣的快意和轻松，那么奥芬巴赫①比瓦格纳更有权获得“天才”的称号。瓦格纳沉闷而滞重。因为完美的放纵时刻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个丑角奥芬巴赫，差不多每场滑稽演出中都有五六次这样的时刻。不过，人们也许会把天才理解为别的什么。

①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的奠基人之一，作曲有《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等。——译者co c2

【408】

哲学家缺乏什么呢？1．历史意义；2．生理学知识；3．旨在未来的目的——即不带讥讽言词或道德谴责的批判能力。【1043】为了重新发现联系的纽带，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这不足为奇——几千年，这算不得什么！

【987】

塑造人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形象，这是难于成功的。因为，哲学的历史出现了数不清的败类、不幸的事例和节奏缓慢的步履；其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岁月扼杀了获取的东西；联系一再中断。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最高等人和睿智者的历史。——最易受到伤害的，正是伟大人物的记忆，因为半成功者和败类会误解他们，并且用那些人的“成就”来打倒他们。每当奏“效”的时候，庸众便粉墨登场了；下层人物和精神空虚者议论纷纷，而对深知人类的命运在于实现最高等的种类的人则不堪入耳。——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思考过智者的生存条件问题，并且无意隐瞒我的愉快的信念，即智者有可能在欧洲再次出现——也许为时不会很长。

【503】

整个认识器官，都是起抽象和简化作用的——不用来认识事物，而是驾驭。“目的”

和“手段”就像概念一样，都是远离本质的。人们用“目的”和“手段”来驾驭过程（——人们发明一种可以把握的过程），不过，人们利用了构成事物过程的“概念”。

【476】

“意识”——设想的观念，设想的意志，或设想的情感（只有我们才知

道），为什么它很肤浅？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现象”！

【854】

这个具有普遍选举权的时代，即任何人都有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的时代，我认为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等级制。

【421】

我必须创立哲学家的崇高理想。学习无用！学者乃是认识王国的群畜。——学者从事研究，这是因为他受命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以前，别人就是这样做的。——【497】

我认为，最受崇拜的先验“真理”，仅仅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臆测；譬如，因果关系，这一规律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习惯，它被笃信到如此程度，以致不信奉它就有灭种之灾。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理吗？多么离奇的推论！好像人类还活着这个事实就此得到了真理的证实似的！

【591】

要求“确凿的事实”——认识论：其中有那么多的悲观主义！

【1055】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学说、狂热的虚无主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是强大的压力和锤头，他能用以消灭和摧毁衰败的和行将灭亡的种族，他可以为新的制度开道，或劝告那些自甘衰败和行将灭亡之人，了此一生！

【943】

什么是高贵？

——是最浅薄的谨小慎微。因为这种谨慎是有严格界限的、授受不亲的、难以混淆的。

——是言词、衣着、举止方面的轻率表现。斯多葛主义的严肃和自我强制能够防止一切不谦虚的好奇心。

——是迟钝的步伐，呆滞的目光，世上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物。因为，它们出现了，并且希望自身变得有价值。所以我们难于出现惊奇的感觉。

——是忍受贫穷和寒酸乃至疾病。

——不沽名钓誉，不要相信轻易夸奖人的人！因为夸奖人的人自以为自己懂得他所要夸奖的东西：然而要明白——巴尔扎克①，这个典型的急功近利者吐露了心曲——知道也就是无所谓。

①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著名作家，著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人间喜剧》等。——译者——是我们对人心可知性的怀疑的加深，对我们来说，孤独感不是选择的，而是天赋的。

——是深信人们只对门第相当的人负有义务，对其他人的态度可任意而为。因为，深信只有在门第相当的人中间才能期望有正义感。（真遗憾！这不是一时能实现的。）——是对“天才”的讥讽和嘲笑，即相信只有天生的贵族才具备道德。

——是总认为自己应当受人尊重。因为，尊重他的人难得出现。

——是总爱乔装打扮。因为，人的本性愈高尚，就愈需要隐姓埋名。假如真有上帝，那么，出于礼貌，他只应装扮成世俗人的形象。

——是具备过闲适生活的能力，能绝对相信，但凡有一门手艺总归不丢

人，但肯定有损于高贵。不论我们多么尊重和肯定“勤奋”，但我们不是从市民意义上评价它的，也不同于那些贪婪成性、说东道西的艺术家们的作法，因为，他们就象老母鸡，咯咯咯咯，下个蛋，再咯咯咯咯。

——我们保护艺术家、诗人和但凡有一技之长的大师。但我们比这些只会干事的“生产性的人”更高等，我们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谈。

——是对各种形式的兴趣；乐意袒护一切形式的东西，坚信客套是最大的美德；怀疑一切自行其是的种类，包括一切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因为这样会导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对女人的兴趣乃是一种也许更渺小的而细腻轻盈的种类的兴趣。同那些朝日热衷歌舞、酗酒和梳妆打扮的人邂逅够多惬意呀！她们叫所有如饥似渴深沉强烈的男性灵魂着迷，而后者是肩负大任的人。

——是对王公和僧侣的兴趣。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坚持对人的价值差异的信仰，连评价过去方面也是如此，至少是象征性的。

——是沉默的本事：但在听众面前对此只字不提。

——是忍受长期的敌意：因为缺乏轻松谅解的力量。——是厌恶煽动、“启蒙运动”、“和谐”和鄙俗的亲昵。

——是对宝贵东西的积累，对高等的和吹毛求疵的灵魂的需求；不要任何平常的东西，只想要自己的书籍，自己的景致。

——我们要奋起反抗坏的和好的经验，一定不让它们普及得过快。个别人：假如个别人具有自命为规范的坏的审美，那么我们反对个别人就是很滑稽的事了！

——是我们热爱幼稚和幼稚的人，只把这些人当作旁观者和高等人；我认为浮士德和他的甘泪卿①一样幼稚。

——是我们不怎么看重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是群畜。我们知道，在最坏的、最恶的、最冷酷的人中间，常常隐含着一滴无法估量的善的金汁，它胜过娇嫩灵魂的一切单纯的伪善。

——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种类中的人的恶习和愚蠢行为该受到谴责。我们知道，我们是难于得到承认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登上显赫的地位。

①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女主角。——译者【1064】

均衡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这说明它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不确定的空间，也许会有。

在球状空间也是如此。空间的结构乃是运动的原因，其实，也就是一切“不完美性”的原因。“力”、“安定性”和“均衡”之间勾心斗角，而力的数量（即大小）是固定不变的，但力的本领是有流动性的。

要驳斥“超时间性”。当力达到某一确定的时刻，就具有了一切力重新分配的绝对条件；力，不可停滞。“变化”属于本质，因此，时间性也属于本质。这样一来，只不过是在概念上再一次设定变化的必然性。

【603】

我们知道，幻想的破灭不会产生真理。而只要多一分“无知”，就意味着“虚空”

的扩大，意味着我们“荒漠”的增长——【978】

只有在同某个统治等级相联系的情况下，才会有新的哲学家产生，他是这个等级的最高精神体现。伟大的政治即将统治全球，迫在眉睫；应当制定

必要的原则。

【979】

基本思想：必须首先确立新的价值——我们少不了它！对我们来说，哲学家必须是立法者，即新的种类。（情形就像驯育迄今为止的最高的类——譬如希腊人——那样。

必须有意识地创造这个“偶然”的种类”。）【422】

对哲学家的迷信：人们把他们混同于科学之人了。好像价值就藏在事物中，只要把握它们就行了！在现有价值的影响下（譬如他们憎恨光明、肉体等等），他们研究的进展程度如何呢？叔本华同道德有关（嘲弄功利主义）。到头来，这种混淆竟然发展到把达尔文主义都看成了哲学：因此，统治权现在就落到科学之人的手里了。法国人就像泰纳一样，他们在没有掌握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寻求，或自认为在寻求价值。拜倒在“事实”脚下，他们是崇拜的类型。其实，他们是要取消现存的估价。

要解释这种误解。发号施令者世间少见，因此，他们就会误解自身。首先，人们想摆脱一切权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在德国，评论家属于觉醒男性的历史。像莱辛①等等（拿破仑论歌德）。事实上，这一运动为德国的浪漫主义所挫败。因为，德国哲学家的名声同浪漫主义有关，似乎它消除了怀疑论的危险，似乎它会证明信仰。在黑格尔身上，这两种倾向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归根到底，他总结了德国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事实——即辩证的宿命论，不过，这乃是出于对精神的尊重，实际上是哲学家向现实低了头。批评家要干的事呢：没有了！

①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和哲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者之一。——译者随着叔本华的出现，哲学家确定价值的使命开始萌生，不过始终受幸福论的支配。

这是悲观主义的理想。

【463】

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

继而是：上层的欧洲人，伟大政治的先驱。

继而是：希腊人及其起源。

【263】

弄懂和揭示道德问题——我看这似乎是新的使命和大事件。迄今为止，发生在道德哲学中的事情，我概不承认。

【424】

科学性是伪善的——人们在科学尚不流行的地方，一定不要冒充科学精神，但是，真正的研究者也要装出对尚不时兴的方法的虚荣假面。我们也不应用演绎法和辩证法的错误编排来歪曲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待的事物和思想。因此，康德用他的“道德”歪曲了他内向的心理嗜好；新近的例证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我们的思想是怎样从头脑中产生的，我们不应该隐瞒和歪曲这些事实。最深奥的和取之不尽的书籍，也许始终具有巴斯噶思想那样的格言和突兀性的东西。驱动力和估价早就处于表面之下了；最先出现的是它们的影响。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1．指论证的方法，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2．指对方法的要求，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

根本不可能产生；3．指对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在这里就像进行一切估价那样，我们用两个词来叙述我们自己和我们内在的经历。世上有种种可笑的虚荣心，譬如圣—伯维①，他终生为之愤懑的是，他确实在“赞成”或“反对”方面表现过一些温情和激情，要是他乐意将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抹去该多好！

①圣—伯维（1804—1869）——即夏尔·奥古斯丁，法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译者【899】

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直盯着意志衰退的征候，他们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相信精神。人们只是注意精神所起的软化、娇纵和不健康的影响：但是，现在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

玩世不恭者；

诱惑者；

征服者；

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

精力的统一。

【658】

1．有机的职能不过是基本意志的形式，即权力意志。——再从它分离出来。

2．权力意志专门化为谋生图存，谋求财产、工具、奴仆（俯首听命者），谋求当统治者：人体就是例证。——强大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除了为意志而意志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什么因果关系。用机械论是解释不了的。

3．一切生物都有思维、情感和欲望。与下列事物不同的欲望是什么，即用某种障碍刺激权力感（比用有节奏的抑制和反抑制来得更强烈）——结果造成波浪起伏的运动。

这样说来，一切快乐都包含痛苦，这是不难理解的——假如快乐很大，则此前的痛苦就一定很长，整个生命的弓弦一定绷得很紧。

4．精神的职能。塑造意志，同化意志等。

【967】

人们是否有权把一切伟人都看成恶人呢？不必拿个人来举例。他们常常会玩弄一手高超的捉迷藏，以致他们也会举止高雅，仪表堂堂。他们常常郑重其事地崇尚美德，严于律己，不过，这是出于残酷——诸如此类的现象，常常使人上当。从长远来说，有些人对自己的理解有误；伟大的使命向精良的质量挑战，例如正义感。根本的东西是：最伟大的人物也许具有伟大的美德，不过，紧接着就是美德的反面。我认为，正是对立的存在，对立的情感，才会产生伟人，这张满弦的弓。

【132】

我们成了善良的欧洲人。用什么来区分我们同爱国者呢？第一，我们是无神论者和反道德论者。但是，我们首先支持群畜本能的宗教和道德，即利用这些东西来准备一类人，这类人总有一天会落到我们手中，这类人实际上肯定渴望落入我们手中。

善与恶的彼岸。——我们一定要求无条件地严加保护群畜道德。

我们要保留几种非学不可的哲学；有时，悲观主义哲学可当铁锤；欧洲

的佛教也许不可缺少。

我们也可以支持民主主义倾向的发展和成熟。因为它有助于意志的软化。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成肉中制，它叫人坐无宁日。

对各国人民抱的态度。我们的成见在于我们重视杂交的成果。

旁观、富有、强大。嘲笑有关的“报界”及其文化教养，我们担心科学之人成不了文学家。我们蔑视任何同读报或干脆为报纸撰稿相适应的教育。

我们采取（歌德、司汤达一样的）令人出乎意外的态度，把我们的经历强调为前景，以使我们受自身背景的欺骗。我们自己要等待，并且防止为此心神不宁。这些经历对我们只起旅人借宿的客栈的作用。——我们要谨防宾至如归之感。

我们先于周围的人有了一种意志原则。把一切力量都用在了发展意志力上了，这是一种允许我们戴假面的艺术，一种能够理解激情的彼岸的艺术（有时也就是“超欧洲人”

思想）。

这就是成为未来立法者和地球主人前的准备工作。假如我们不行，起码我们的孩子能行，这是我对婚姻的基本想法。

【956】

驱使群畜发展的同一条件，也会驱使元首动物的发展。

【108】

德国人现在还不成气候，但他们正变得有所作为。他们还没有文明，——就是说，他们还可以没有文明！——他们现在还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他们是万花筒。他们得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他们有朝一日不再是万花筒。根本说来，后面提到的这种情况还仅仅停留在愿望上，甚至还看不到希望。幸而人们可以在愿望中生活。意志的事业，劳动的事业，驯养的事业，驯化的事业，似乎也是愤怒的事业，渴望的事业，艰难的事业，不快的事业，痛苦的事业，说实在的，——简言之，我们德国人想要求自己干些别人还未曾想到过的事情——我们想干的事比这还要多！

比今天德国的“教养”更好的东西，将属于我们今天尚且还不是的德国人；所有生成中的人，要是感知到这个领域中的满足、无聊的“安逸”，或者“自我陶醉”，一定会大发雷霆。这是我的第二个原则。我至今没有改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29】

思想启蒙运动，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更需要成帮结伙。简言之，在人们中间促进群畜的发展。这也就是过去一切伟大的统治艺术家（中国的孔夫子、罗马帝国、拿破仑、教皇，当这些人同时将目光扫向世界，并且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的时候），在以往统治本能的极盛时期，他们也利用过思想启蒙的原因。——或者，起码允许人有行动自由（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那样）。民众在这一点上的自我蒙蔽，譬如在历次民主运动中，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使人变得更顺从统治！

【91】

继启蒙运动而来的仍然是郁郁不振和悲观主义的影响。1770年前后，人们就已觉察到正气在下降。女人，以她们群起为美德张目的本能认为，非道

德性要为上述状况负责。伽里阿尼说得中肯，他引用了伏尔泰的诗句：“一个快活的精怪，

胜似一种无聊的情感。”

假如现在我设想伏尔泰，甚至伽里阿尼（他是更加深刻的人）——生在启蒙运动之前的若干世纪：那么，达到抑郁时期的路程该是多么遥远！我及时发现了德国和基督教的偏执以及叔本华、莱奥帕蒂①悲观主义的错误后果，并且寻求过最符合原则的形式（——亚洲的——），这会叫人感到遗憾的。不过，为了经得起这种极端的悲观主义（我的《悲剧的诞生》对此不时有所表露），为了在“没有上帝和道德”的世界独自生活，我必须臆想出我的对立物来。也许，孤独的人为何会发笑，我心里最清楚。因为他深受折磨，以致他不得不发明笑。这个最不幸、最伤感的动物，同时也是最欢快的动物。

合情合理。

①伽科莫·莱奥帕蒂（1798—1837）意大利厌世派诗人。——译者

【659】

要以肉体为准绳。——假如“灵魂”是一种吸引人的和神秘的思想，那么哲学家们当然有理由同它难解难分——而今，哲学家们学着把它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因而它变得愈发诱人了，更加神秘莫测了。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

无论在什么时代，相信肉体都胜似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简言之，相信我们的自我胜似相信精神（或者叫“灵魂”，或者不叫灵魂，而叫主体，就像现在学校里教授的那样）。灵机一动，就认为他自己的胃是异己的、有点神性的，这种人从来没有过。但是，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天启的”，认为自己的估价“受之于上帝”，认为自己的本能是朦胧行为——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的这种嗜好和审美。现在，尤其是艺术家，当他们被问及他们杰作的成因和实现最佳构思的方法，问及他们的创作思想来源时，往往不知所措，诚惶诚恐，迟疑不决。因为，别人问及这类问题时，他们的神情倒有几分孩子般的腼腆，他们甚至不敢说：“这是我的灵感、我的手创造的”。——相反，就是那些出于自己的逻辑学和虔诚心最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肉体是错觉（而且是被克服了的和毋庸置疑的错觉）的哲学家和教士们，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愚蠢的事实，即肉体没有消失。因为，不论在圣徒保罗①那里，还是在吠檀多②哲学那里，都可以找到人们臆想不到的证据。但是，信仰的力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因此，强大的信仰，也许总归是一种愚蠢无比的信仰！——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①保罗——耶稣使徒之一，原名扫罗。公元31年皈依耶稣，公元55年被罗马人逮捕，67年在罗马斩首。——译者②吠檀多派哲学是鳊以《吠陀经》为依据的婆罗门教派。——译者总之，假如认为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结果，即，假如这是错误的推论——如理想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假如信仰是推论的原因，那么这已不是在怀疑精神本身的可信性吗？假如，多、空间、时间和运动（不管信仰肉体的前提如何）统统是谬误，这对精神究竟会激起什么样的怀疑呢？因为这些前提的形成乃是精神的功劳。不要再说了，总而言之，对

肉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凡是打算损害前种信仰的人，也就是等于彻头彻尾地损害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618】

假如谈到迄今为止的那些解释世界的尝试，似乎今天的机械论解释居上。显然，这种解释是问心无愧的。科学本身不相信任何进步和成就，除非这种进步和成就是靠了机械论的程序取得的。谁都知道这种程序，因为，人们尽可能不去考虑“理性”和“目的”。

他们说，假如时间允许，每件东西都可以变成别的东西。假如把包含在植物或蛋黄“命运之中的表面上的蓄意性”归结为挤压和碰撞，人们会抑制不住幸灾乐祸的讪笑的。因为，总而言之，他们由衷崇拜的原则，就是透顶的愚蠢，恕我拿这么严肃的问题打趣。

此间，在那些停留在这种运动中的、精选出来的智者那里，出现了不祥的预感和忧虑，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理论有漏洞，迟早会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指的是尽管情况十分紧急但无人过问的那种漏洞。人们无法“解释”挤压和碰撞，人们摆脱不了保持距离的行动。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解释能力本身的信仰，并且闷闷不乐地承认，用力本学解释世界，因为它否认“虚空”，并以结成小团块的原子为论据，它在不久的将来要支配物理学家的头脑，但它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力本学就获得了内在的质——

【619】

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物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原则无法摆脱“远距效应”，同样，也难以摆脱排斥力（或吸引力）的局限。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人们应当把一切运动、一切“现象”、一切“法则”统统理解为内在现象的象征。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应当使用人的类比。动物具有的一切欲望，也可以说成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有机生命的一切功能也来自同一源泉。

【545】

我相信作为力的基础的绝对空间。因为我认为空间是有限的和有形的。时间是永恒的。不过，本来既无空间，也无时间。“生成”只不过是现象（或者，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感知过程）。假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间置入有规律的轮回，那无非是借此论证了如下事实，即这是一直发生着的事情。后面的即是前面的这样一种感觉极易作为误解派生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现象不可能是原因。

【549】

“主语”、“宾语”、“定语”——这种划分是人为的，它们现在就像模式一样套用在一切明显的事实上。这种基本观点是不对的，即自认为我是有所作为、吃苦耐劳的人，“拥有”某种东西的人就是才子。

【645】

认为“遗传”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不能用作解释，只能用来描述和确定某个问题。这正是所谓“适应能力”的问题。实际上，通过形态学的描述，即便认为遗传是完美无缺的，也是不可理解的，也只不过描述了一件神秘莫

测的事实。正如一种器官可以被用作某种目的一样，这是不好解释的，仅仅用“目的”和“动因”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概念只不过是表达方法，而非描述的方法。

【646】

类比，譬如，同我们的记忆类比，还有另一种与遗传、发展和形式有关的、引人注目的记忆。属于我们的发明和试验的，还有一种运用于新目的的工具的发明，等等。

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对我们的基本保存过程和成长过程是不负责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头脑会长得如此灵敏，以致有能力构思除机器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有机过程都远远胜过机器。

【494】

我们的“认识”不可能超过仅够保存生命的水准。形态学告诉我们，智慧、神经以及大脑的发育同营养障碍成怎样的比例。

【630】

我小心翼翼，免得谈起化学的“规律”来。因为我嫌弃道德的怪味。相反，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是：强者要成为弱者的主人，只要弱者无法保存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这里，没有任何同情，没有任何宽容，更谈不到“规律”的尊严！

【637】

即使无机王国，力原子也要考虑到自己的近邻。因为距离较远的各种力保持着均势。

这里隐着远景的内核，它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渐渐变成“利己主义的”。

【655】

弱者为了生存而趋附于强者，他们想求得安身之所，可能的话，同强者合为一体。

而强者要自卫，他不愿以这种方式走向毁灭；相反，宁愿在壮大过程中自我分裂为二，或多个。趋于统一的倾向愈大，同弱者的关系就愈密切；而要求变多，变小，要求内在的分解愈强烈，则力的积蓄愈多。

依恋某种东西的欲望，——拒绝某种东西的欲望，在无机和有机界中，同样都是联合的纽带。截然分离乃是偏见。

更确切地说，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

备注：——过程即“本质”。

【520】

持续的过渡不许可谈论“个体”等等。因为，本质的“数目”本身就处在变化中。

假如我们不相信——以粗浅的方式——除运动物之外，还看见了“静止物”，我们就等于对时间和运动一无所知。同样，也不知因和果，而没有“虚空”这个错误概念，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想到空间的概念。同一性定理以“印象”为基础，即是说，有相同的事物存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严格说来，简直是不可“理解”和不可“认识”的；某种叫作“知识”的东西的存在，只有在下列场合才能被认识：即“有理解力的”、“有认识能力的”智慧发现了一个已经创造了的、粗糙的世界；它是由纯表面现象组成的，但已变得坚实，因为这种假

象保存了生命——因为有了某种像“认识”的东西存在；因为，可以依次审定以往的和晚近的错误了。

【642】

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肯定处在每个力原子产生的排斥力中。“生命”的定义应该这样来下，即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匀。无论处于服从地位的反抗力有多大，它绝不放弃固有的权力。在命令中也同样存在着承认对手的绝对力未被战胜、未被同化、未被消解的问题。“服从”和“命令”乃是对抗游戏的形式。

【988】

这些新的哲学家则以阐述实实在在的等级制为开端——啊！他们希望的乃是人类的调和、平等的反面，他们教诲的是全然的异化，他们开掘前所未有的鸿沟，他们要使人变得比以往更恶毒。有时他们甚至形同路人，互留一手。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必须成为隐士，甚至戴上假面——然而这些对寻求他们的同类是不适合的。他们要单独过活，也许要去领略种种孤独的煎熬。但是，假如他们出于偶然而同趋一路，我敢断言，他们会互不相认，或尔虞我诈的。

【1062】

假如世界真有所谓目的，那么想必就要达到才是。假如对世界来说真能达到永驻和固化，达到“存在”，那么一切变化也许早就终结了。也就是说，终结了一切思维，一切“精神”。“精神”这个事实乃是生成的事实，这就证明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最终状态的，而且无法达到“存在”的程度。——但是，旧的习惯相信种种现象都是有目的的，相信世界有个起引导作用的创造性的上帝，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思想家煞费苦心地设想不再把世界的无目的性作为行动的意图。凡是想宣布世界有能力创造永恒新事物即有限的、确定的、大小不变的、和世界一样的能力的人，凡是宣称世界具有奇迹般的、重新塑造世界形式和状况的人，肯定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念头，即认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会故意避开目的，甚至于会懂得人为地防止陷入某种循环。世界，即便不是上帝，也应当能够具有神性的创造力，无限的造化功；它应当不遗余力地防止重复陈旧的形式；它不仅应当有防止重复的意图，而且有这种手段；也就是说，它应当随时随地注意让自己的任何行动避免目的、最终状态和重复——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是一种奇特异常的思维方式和愿望方式造成的。这始终是陈旧的宗教思维和愿望方式，一种渴求，即认为世界同陈旧的、可爱的、无限的、极富创造性的上帝一样存在于某地——认为某地“老的上帝还活着”——。斯宾诺莎①的那种渴求表现在“上帝即自然（他甚至认为“自然即上帝”）的论述中。但到底什么是定理和信仰呢？怎样最确切地表述决定性的转变？科学精神现已达到了对宗教、虚构神灵的精神优势了吗？这不等于说：不要把作为力的世界设想得没有边际了，因为不能这样设想。——认为无限之力的概念同“力”的概念不相调和，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也就是说——世界同样缺乏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

①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神学政治学说》、《伦理学》等。——译者

【443】

从根本上说，道德敌视科学。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是如此——而且，

正因为科学看重的事同“善”和“恶”毫不相干，因而“善恶”之感也就丧失了重要性。也就是说，道德想要使完人全力为自己效劳；因为道德认为，假如有人郑重其事地研究植物和星宿，那就是空耗了一个Ｈ Ｔ Ｈ A丰富程度还足以应付消耗的人的精力。因此，在希腊，当苏格拉底把道德化的瘟疫拖进科学时，科学转眼之间就衰落了下来；像德谟克利特①、希波克拉底②、修昔底德③诸人的思想高度，是后人望尘莫及的。

①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学说的创始人，奴隶民主派思想家。——译者

②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译者③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359）——古希腊史学家。——译者【367】

我的“同情”。——这是一种使我扫兴的情感。因为，譬如研究路德时，我就感到要消耗宝贵的能力。而这是多么宝贵的力，又是多么使人感到乏味的愚蠢问题啊！（那时，法国蒙台涅早已提出他的大胆和乐天的怀疑论了！）或者，我由于偶然性的错误影响，看到有人起不到他能产生的影响时；或者，甚至在思考人类命运的时候，就像我们——心怀恐惧和蔑视之情——观察随时随地为构想一切人的未来而操劳的今日欧洲政治的时候。是的，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这就是我的“同情”；是否有一种受难的、可与我共患难的人呢。

【792】

德国，这个不乏随机应变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的国度，似乎忘记了什么是伟大的灵魂，什么是强大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长期以来就缺乏伟大的精神和强大的精神。

而今天，平庸者和败类招摇过市，几乎心安理得，毫不尴尬，并且以伟人改革家自居。

譬如，欧根·杜林这样的人，实际上他是个随机应便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不过，他一张嘴就道出了他那渺小的灵魂，他会被狭隘嫉妒之心碾成粉末的。他泄露了，驱使他的不是强有力的、热情奔放的、慈善为怀的精神——而是野心！但是，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在这个时代追逐功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丢人。因为，现在是庸众行时的时代，庸众卖乖的时代！

【959 a 】

“人”，乃是原始森林植物界，他始终出现在长期争权的场所。伟大的人。

【362】

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问题！基督教的阴影落在了拉罗斯福哥的身上，他到处谈论利己主义，并自认为利己主义降低了事物和美德的价值！同他相反，我首先试图证明，除了利己主义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证明，自我不强健的人，其伟大的爱之力也是微弱的，——证明，最爱人之人首先因其自我的强劲。——证明，爱，乃是利己主义的表现，等等。其实，错误的估价是:1．为受益的、得利的人即畜群服务的；2．包含对生命原因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的；3．想否定光辉灿烂、前程远大之人的；有恐惧心的；4．想要帮助下民取得权利以对抗强者的；5．给最宝贵之人带来种种污点的。

【993】

我看，明白了在低下、污浊、肮脏的人之上存在少数高等的、光明的人类，这乃是一种安慰，（——因为，从本质上说，一切脱颖超群之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有人属于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比下层的人更有天才，或品质更高尚，或更有英雄气概，或更为可爱。而是——因为他更冷酷无情，更光明磊落，更目光远大，更独行其是。因为他经得起孤寂，爱好孤寂、要求孤寂，认为这样就是幸福，就是特权，就是生存的条件。因为他生活在乌云雷电、暴雨狂风之中就像生活在阳光普照、雨露滋润，霜雪晶莹的世界一样，就像生活在一片来自上方的东西中一样。假如运动，则永远是自上而下地运动。向上抱有野心可不是我要干的事。——我们不如英雄、殉道者、天才和狂热者那样平静、耐心、细致、冷静、不慌不忙。

【791】

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产生过文明。说德国有过伟大的隐士（——比如歌德），这不成其为反对上述提法的理由。因为，这些隐士有他自己的文明。不过，正是这些人的周围，似乎就像孤标傲岸的危岩周围一样，总是散布着德意志的本质同他们对峙，就像一片稀松、泥泞、靠不住的根基，在这上面，外国的每个举动都会产生“印象”，并且创造出“形式”。因为德国的教育是无性格的东西，几乎就是无限的谦恭。

【499】

原始（有机之前的）状态下的“思维”乃是塑造——贯彻，就像结晶体的情形一样。

——在我们的思维中，基本上是旧瓶装新酒（＝普洛克儒斯忒斯之床①），是对新事物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

①普洛克儒斯忒斯是希腊传说中的大盗，他特制了一张固定长短的床来惩治过高或过矮的犯人，用以形容办事机械和尴尬局面。——译者【609】

假如你认识到人和动物生活在多么无知的状态之中，这是不够的。因为，你也必须具有和补习要求无知的意志才行。你必须懂得，要是没有这种无知，生命本身也许不可能存在；必须明白，无知乃是生物单独保存自身，保持兴旺发达的条件。因此无知的洪钟应当在你耳边长鸣。

【1051】

唯有稀世少有者和出类拔萃者能臻于人的崇高的极乐境界，在这里，生命庆贺自身的圣化，这多么恰如其份啊！而且，即便是这些人，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身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准备的生活（绝不是在有关这一目的的知识中生活）之后，才有可能。那时，各种力极度充盈，同时也是“自由意志”和服从主子两种现象共处在一人身上；那时，精神在感官中，也如感官在精神中一样，都互有宾至如归之感；凡是精神中发生的事，也必然引起感官产生细腻、幸福和无比轻松之感。反之亦然！人们有空时浏览一下豪非斯①的作品，就可以回味出这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歌德，尽管印象浅薄，也通过这个过程给人以启迪。最后，不折不扣的感性事物在这样的卓越的完人那里，被崇高精神性的象征的滥觞所神化；他们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肉体的神化，但是他们同信奉“上帝即精神”的禁欲主义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事实证明，禁欲主义者乃是“败类”，他们不过是自在的某物，而行使裁判的某物则称之为善，称之为“上帝”。

从上而论，——人自觉为人，并感觉自身就是天性的神性化的形式和自

我辩白——。这种欢乐的高度，下至健壮的农夫和健壮的半人半兽的欢乐高度：希腊人在提到这一长串庞杂的、光与色的梯次时，对晓知机密的人不无感激的震颤，不无谨慎和虔诚的缄默，那神的名字就叫狄俄倪索斯。——一切近代人即脆弱的、多病的、小心眼的、少见的时代孺子们，他们对希腊人的幸福了解些什么呢？抱有“现代观念”的奴隶竟然加入了酒神庆典的行列，这权利是谁给的！

①；豪非斯（1320—1389）——伊朗著名抒情诗人，以歌颂酒、爱情和享乐著称。——译者当希腊人的肉体和灵魂“盛行于世的时候，那上摩苍穹，下临大地的世界肯定和生命圣化，绝不是在病态的激昂和头脑发热状态下产生的。人们会认为，这里存在的、衡量自那时以来滋生出的一切事物的尺度是太短、太小、太狭隘了——这种意见认为，面对那些近代的名人和重大事件，面对像歌德这样的人，或者贝多芬①，或者莎士比亚，或者拉斐尔②，人们只须说一声“狄俄倪索斯”就行了。因为，我们突然认识到我们那些最伟大的业绩和时辰坐在了被告席上。狄俄倪索斯就是法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无疑，希腊人知道“灵魂的命运”的最后奥秘和一切他们认识到的关于教育和修炼，首先是关于人之间万古不移的等级制和价值的不等值性，并且用他们的狄俄倪索斯经验来解释自身。人们一直认为一切希腊思想都是高深莫测的，因而保持深深的缄默——只要设在这里的隐蔽通道不打开，人们就不会了解希腊人。学者们的急切目光肯定不相信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方面——像歌德和文克尔曼③这样的古典文化之友，虽有高贵的热心，但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几乎是不谦虚的话。等待和准备，期待新源泉的喷涌。在孤寂中，准备迎接陌生的音容；当代年度集市的风光和喧闹，总是把希腊人的灵魂冲刷得更加纯洁；一切基督教的东西会被超基督教的东西克服；而不只是一弃了之——因为基督教学说过去一直是针对狄俄倪索斯学说的反学说——。在自身重新发现了南国，南国的朗朗乾坤在我头上高照；南国灵魂的健康和隐蕴的强大性再度占领了头脑；一步一步，范围愈来愈广，愈来愈超越国家，日趋欧洲化，日益超越欧洲，日益东方化，最终日益希腊化——因为，希腊曾是一些东方思想的头一条大纽带和大综合体，因而也是欧洲精神的发端。发现我们的“新世界”——。谁在这一命令下生活呢？谁知道哪一天才能看见它呢？也许正是——新的一天！

①贝多芬（1770—1827）——德国著名作曲家，尤以交响乐著称于世。——译者②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画家和建筑师。——译者③约翰·约阿希姆·文克尔曼（1717—1768）——德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艺术学家，著有《古代艺术史》。——译者【419】

整个德国哲学——莱市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就名家而言——是迄今为止的、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因为他们所要求的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东西。人们对任何地点再也没有宾至如归之感了，最后，人们要求回到自感亲切一点的地方去，因为人们想在那里独享家居之乐；这就是希腊世界！但通向那里的桥梁都断绝了——概念的彩虹则是例外。因为概念无往不至，通向一切对希腊精神来说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

当然：要跨越这些桥梁，人们必须轻如毛而薄如纸才行！但是，在这种精神性乃至精灵性意志中，谈得上什么幸福呢！这样一来，人们就同“挤压和

碰撞”，同自然科学机械论的蠢行，同“现代观念”的年度集市上的喧闹没有什么差别了！人们要归去了，越过教父奔向希腊人，由北方奔向南方，由公式转向形式；人们还要品味古代文化的终结即基督教，就像品味进入古希腊文化通道一样，就像品味古老世界本身的美好的一斑一样，也像在欣赏古希腊概念和价值，判断这幅五光十色的镶嵌画。阿拉伯装饰图案，涡卷式装饰图案，经院哲学家的抽象的罗可可式——总比北欧的农夫和庸众的现实要好，即更为细腻，更为俏薄，它始终是一种更高等的精神性，是对农民战争，庸众暴动的抗议，后者偏爱北方的精神性，因而成为主宰，并且认为“非精神性的”伟人即路德乃是他们的领路人。——这样来看，德国哲学是对抗宗教改革的一部分，甚至还属于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至少是文艺复兴意志的一部分，是对古代文化、希腊哲学，尤其是对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古希腊神殿中湮没最深的哲学——的发掘中出现的后继意志！也许，几百年以后有人会断言，德国的一切哲学著述在这方面都享有逐步收复古希腊基地的尊严，这同德国人要重新连结起似乎被扯断的纽带（——那条连接着希腊人即迄今为止最高等“人”的纽带）的更高要求相比，任何对“独创性”的要求都显得小里小气，十分可笑。

今天，我们又重新接近解释世界的一切原则形式，古希腊精神在阿那克西曼德①、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②、恩培多克勒③、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④诸人那里发现了对世界的这种解释。——我们将日益希腊化，首先，是概念和估价，这似乎成了希腊化的幽灵。这很巧！不过，但愿以后也怀着我们的爱！我对德国人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一点上！

一向如此。

①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6）——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无限乃万物的始基。——译者②巴门尼德（公元前515—前445）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哲学家，著有《论自然》。——译者③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前430）——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和医生，创立水、气、火、土创造万物的四根说。——译者④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500—前430）——古希腊爱奥尼亚派哲学家，创“种子说”。——译者【942】

只有天生的贵族，只有血缘的贵族。（这里我不谈可爱的字眼“冯”①和《哥达贵族家谱册》：因为那是为蠢驴续谱）。凡是提到“精神贵族”的地方，大多不乏为某些东西保密的理由。这显然是急功近利的犹太人流行的一句行话。也就是说，单凭精神是不会加封哪个人为贵族的；相反，倒首先需要加封精神为贵族的条件。——那么，为此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血缘！

①德国贵族出身的人名都带有“冯”的标记。——译者【990】

我忘记说了，这种哲学家是快活的，他们甘愿蹲在豁朗天宇的谷底——他们需要一种与人不同的手段去忍受生活的甘苦。因为他们受的苦有所不同（即就像苦于他们蔑视人的深渊那样，也苦于他们对人类之爱）。——这种世上最受苦的动物给自己发明了——笑。

【957】

就像命运一样，伟大的使命和问题责无旁贷地、迟移地、森然地临近了。整个地球应该怎样管辖呢？整体的“人”——不再是一国之民，或某个种族——驯育的方向是什么呢？

主要手段乃是立法者的道德，人们可以利用这种道德把人塑造为创造性

的和深沉的意志所喜爱的东西。前提是，这种最高等的艺术家意志掌握了暴力，并且能够在一段长时间里以立法、宗教和习俗的形式贯彻其创造意志。今天，也许还有以后的一段时间，要寻求这样的极富创造性的人，这十分伟大的人，我认为是徒劳的。因为没有这种人。

直到人们经历了许多失望以后，最终开始认识到没有这种人，并且开始明白，世上没有比现在为欧洲人直接称之为“道德”的东西更敌视这种人的产生了。因为，似乎没有也不会有别的道德——前面提到的那种群畜道德竭力追求的是绿色遍野的牧场式的尘世幸福，即生命的安全感、无危险性、快活、轻松，而且到后来，“假如万事如意的话”，还希望脱离牧人和带头羊。这种道德的两种流布最广的学说叫作：“平等权”和“对一切受苦人的同情”——而痛苦本身应予全部消除，从他们中间清除出去。这些“观念”

始终时髦，可这种论调败坏了时髦的概念。不过，凡是深思熟虑过迄今为止植物人的生长处所，并且思考过其兴旺发展方式的人，都误认为这一切是在相反的条件下发生的。

误认为植物人处境险恶无比，其发明和调节力由于长期受压而要竞相斗争，其生命意志应当强化，直到成为肯定的权力意志和强权意志；误认为危险、严峻、暴力、险阻以及心中的危险、权利不平等、隐蔽性、斯多葛主义、引诱者的艺术、各种魔法妖术——简言之，一切群畜希望的反面，对提高人来说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带有相反意图的道德，它把人向高处驯育，而不是向与人为善、平平庸庸的方向驯育。意在驯育统治阶层——未来的地球主人——的道德，这种道德必须使自身同现存的风俗、法律联系起来，并且使用后者的语言，套上后者的外衣。但是，为此必须发明许多过渡性和欺骗性的方法，而且，同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相比，同必须首先造就一类新人相比，一个人的天年是微不足道的，在新的类中，前述的意志即本能才会保持若干代之久——新的主人的种类和等级。——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就像这种思想的种种冗长的、不易表述的内容一样。为了造成具有最高精神性和意志力的人即特定的强大的种类，准备把价值倒转过来，并且，为达此目的，把他们蕴藏的大量的遭人非议的本能，缓慢地、谨慎地释放出来，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属于我们的行列，自由的精灵——当然属于作为迄今为止的新种类的“自由精灵”。因为这些人可能希望过相反的东西。在我看来，属于此类的首先是欧洲的悲观主义者，暴跳如雷的理想主义诗人和思想家，因为他们对整个生存不满，也就必然起码对今天的人不满，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样，一些贪婪的急功近利的艺术家不假思索，毫不含糊地为争取更高等的人的特权而战，为反对“群畜”而战，并且利用艺术的诱惑手法使遴选出来的精灵们的一切群畜本能和群畜的警觉昏睡。最后，再加上所有的批评家和历史家——这三人行，将勇敢地使幸而开始了的对旧世界的发现——这是新哥伦布即德国精神的事业——继往开来——（因为我们始终站在这一征服行动的开端）。

其实，统治着旧世界的道德与今天的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更为顺从的道德。而古希腊人受其道德的熏陶和影响要比今天的人更强、更深刻——他们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成功者”。不过，来自古典文化的诱惑会给成功者即强者和有作为的人带来影响，即使在今天，这种诱惑仍然是一切反民主的和反基督教的诱惑。它最有魅力，最有效果，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诱惑一样。

【980】

假如，人们设想出一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哲学家，他强大到足以把从孤寂无人的高处绵延下来的长长的美妙的链条扯向自身，那么，人们也应该承认他有伟大教育家的不祥的特权。一位教育家绝不透露他自己的思想，而总是把学生的利益挂在嘴上，把他对某事的打算挂在嘴上。靠这种伪装，叫人猜不出他的心思。他的拿手好戏是叫人相信他的正直。他应该能够运用一切驯育和驯化的手段。他驱赶某些天性用皮鞭，而对另一些天性、惰性、迟疑、胆怯、虚荣，也许要用捧场的方法。

这样的教育家身在善与恶的彼岸。但是，谁也不知道。

【125】

社会主义——是愚蠢透顶的小人即肤浅、嫉妒和装腔作势之辈挖空心思杜撰的暴政——其实它乃是“现代观念”及其潜在的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但是，民主主义自鸣得意的暖风，软化了下多种结论，或者那怕下一种结论的能力。——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自己连结论都不会下了。因此，总的说来，社会主义乃是毫无希望的、令人作呕的事业。因为，没有比看到恶毒的和绝望的面孔之间的矛盾更好笑的了，今天搞社会主义的人正是这副面孔——他们的风格在为十分可怜的、被轧碎了的情感作证！——为他们希望的、合意的无害羔羊的幸福作证。同时，在他们那边的欧洲的若干地方，却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和突然袭击。下个世纪，某地将会地覆天翻、“大喊大叫”，连德国也不乏同情者和辩护士的巴黎公社，与行将到来的事件相比，也许只是轻微的消化不良。

尽管如此，过多的占有者总会有的，以致社会主义可能比旧病复发还要历害得多。这些占有者就像具有某种信仰的某人，“人们为了当什么人就必须占有些什么”。但是，这种信仰是一切本能的最古老的和最健全的信仰：恕我冒昧多说几句：“人们为了变得更多，则人们就得想占有比现在还要多得多的东西。那种通过生命本身向一切有生命者布道的学说，用的就是这种调门。发展道德。想拥有，并且想更多地拥有，一言以蔽之——增长——即生命本身。社会主义学说不祥地潜藏着“否定生命的意志”。因为，杜撰了这种学说的必定是败类，或衰败的种族。其实，我希望，——说不定要经过若干次试验来证明——，生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会自我否定，会自断其根。地球是这样大，而人总还是这样无尽无休，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实际的劝导和对荒唐的显示乃是不受欢迎的，即使它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果真赢了。总之，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地表下闲不住的鼹鼠，也能成为某种有用和有益的东西。因为，它会延长“地球上的和平”和全面延缓民主群畜的向善过程，它会迫使欧洲人留下精神即计谋和谨慎，迫使他们无法把男子汉的尚武美德一概拒之门外，社会主义暂时保护欧洲免受女性衰退症的侵害，因为这种症状也威胁着社会主义。

【820】

在主要问题上，我赞同艺术家的地方要比赞同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家的地方多些。

因为哲学家们没有失去生命走过的伟大足迹，他们热爱“本世界”的事物——而他们热爱这些事物的感官却追求“非感性化”。在我看来，这是误解，或是病态，或者在它并非是单纯的虚伪和自欺的地方，成为一种疗法。我希

望自己能同所有不在清教徒良心恐惧症下过活的人一块生活——应该这样生活，使自己的感性日益精神化和多样化。的确，我们要感激感性的自由、丰盈和力，然而，我们要给感性提供我们拥有的精神佳品。传教士和形而上学败坏了感性的名声，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不需要这种诽谤了。因为这是成功者的标志，假如像歌德这样的人日益倾心于“世界事物”——这样他就坚持了人这个伟大的见解，以致人成了生命的神化者，假如人学会了神化自己的话。

【646】

我指明了我的不自觉的劳动者和预备者。但是，我虽然抱有几分希望，可到哪里去寻求我这种、起码也是我需要的新型哲学家呢？只有在那里，在弥漫着高雅思维方式的地方。这种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它把信仰奴隶制，信仰高度的从属性视为信仰任何高等文明的前提。而在风行着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地方，则不把安享清福、“一切安息日的安息日”设定为世界的目的，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它也崇敬发动新战争的手段。这是给未来立法的思维方式，为了未来的利益，它严以律己，处世冷酷；独断独行。这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非道德的”思维方式，它要把人的善性和恶性一齐朝向伟大的驯化，因为它相信自己有力量把两者放到适当的位置上，——放置到两者相依为命的位置上。但是，今天又有谁去寻求哲学家呢？他用怎样的眼光去寻求他所要找的人呢？他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去寻找，白天黑夜，跑来跑去，白费力气。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吗？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它急需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的喧闹，那震耳欲聋的叫喊同年度集市的嗜好很合拍；其三，它要每个人都以最下贱的奴仆性向天下最大的谎言——所谓“人的平等”——顶礼膜拜，并且只把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奉若神明。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阻碍了我所说的哲学家的产生，尽管无辜，它是否已经认为对这种哲学家的产生尽了力呢。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在抱怨前代哲学家的低劣，（他们）困在火刑柴堆的中间，良心暧昧，宣扬教父傲慢的真谛。但真理说，就是这种地方始终存在着培养强大的、广泛的、阴险的、冒险的、大胆的精神性的条件。比它今天的生活条件更有利。今天，另一种精神即煽动和伶人精神，也许还有学者的海狸和蚂蚁精神，对这种哲学家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高等艺术家的情形就更不妙。他们不是差不多全都要毁在内在的无驯育性上了吗？外来的力量拿着教会或王室的绝对价值表是压服不了他们的。于是，他们也就不再管束自身“内在的暴君”意志了。而适用于艺术家的东西，也就适用于高级的和灾难性的哲学家。今天的自由精神到底在哪里呢？但是，今天人们却给我指出了一个自由精神！——【365】

一个高等人的行动，就其动机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多到无法形容的程度。像“同情”

这样的字眼，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基本的情感乃是：“我是谁？谁是我之外的他人？”

——价值判断始终起着作用。

【986】

“——不死的灵魂

悲痛欲绝！”

曼佐尼①

《卡尔曼格诺拉伯爵》

第二幕

①阿尔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浪漫派作家，诗人。——译者【278】

在群畜内部，在每个教区内部，也就是说同等身份，则过高估计真实性是好的。不要使自己受骗——因此，作为个人的道德不欺骗自身！是同等情况下的相互负责！危险和谨慎要求人们小心上外人的当。对内，也是心理上相互负责的先决条件。怀疑乃是真实性的来源。

【490】

假设主体也许是不必要的；也许，同样许可假设多个主体，这些主体的角逐和斗争乃是我们思维和全部意识的基础。是包含统治在内的一种由“细胞”组成的贵族政体吗？

当然是个同等物的贵族政体，它们一致习惯于统治？它们懂得怎样统治吗？

我的假说：主体有多个。

智力上的痛苦，也就是来自于“有害”这个判断的痛苦，因为这是反射的结果。

影响，始终是“无意识的”，因为经说明和提示的原因是反射出来的，它紧跟着时间前进。

快乐是痛苦的一种。

唯一存在的力就像意志力一样同属一个类型，因为它们都向另外的自身变化的主体发号施令。

主体的易逝性和短暂性是永驻的。“灵魂终有一死”。

数目乃是远景式的形式。

【502】

因为记忆的关系，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因为这里隐藏着主要的诱惑，即假设有一个永远进行再生产和再认识的灵魂等等。但是，经历过的事物仍然活在“记忆”中，思绪“泛起”，我无能为力了。就像任何思绪来潮时，意志都是无动于衷一样。现在发生了我将意识到的某些事，因为现在类似的现象出现了——是谁呼唤来的呢？是谁叫醒它的呢？

【783】

表面看来，两个标志着现代欧洲人的特征是对立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和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我们终于明白过来了，即个体是最令人称羡的虚荣——当个体觉悟到一切他人都可以同他平起平坐时，立刻会感到难受，但个体一味要求同等身份。这标示一种社会种族的特征。实际上，在这个种族中，天才和力不大会分道扬镳的。想要孤独，想少来几个估价者的自豪感，丝毫得不到谅解。有人说，只有通过大众才会出现十分“伟大的”

成就。是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大众的成就本来就是一个渺小的成功，因为占有美的只是少数人。一切道德家都不知道人的“等级制”。法学教师对教区良心毫无所知。个体原则把伟大的完人拒之门外，并且要求，甚至是用同等身份的口吻要求具有识别天才的慧眼。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天分，在这样一些迟来的文明化的文化中——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归还给他的那份光荣——。因此，今天进行着夸耀渺小成功的活动，以前根本

没有过。因为，人们赋予时代以一副童叟无欺的公平面孔。而时代的不公既表现在怒气上，也表现在艺术中，但绝不是针对暴君和民众的谄媚者的，而是针对那些高贵的人，因为这些人看不起众人的赞词。要求平等权（譬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反贵族政体的。

同理，这个时代对消失了的个体是生疏的，对一种潜在很深的伟人、不某寂寞的人也是生疏的。因为，这里有过对许多高等人（包括最伟大的诗人们）的颂扬和热衷；或者，类似希腊那样的“城邦”，耶稣教团，普鲁士军官团和吏制等；或者，作为伟大先师的学生和后继者。为此，非社会状态和少一些渺小的虚荣，势在必行。

【492】

爱和心理学的出发点：也就是原因——我们会获得关于我们主体统一性的种类观念，即获得作为居于公众团体之首的统治者（不是作为“灵魂们”或“生命力们”），也就是治人者对治于人者的依赖观念和等级制观念，以及作为同时实现主体和整体分工的条件的观念。同样，有生命的统一体不断产生和消亡，就像永恒不属于主体一样；同样，斗争也表现在服从和发号施令中，而连续不断决定权力界限，这属于生命的特性。通过个别事务，通过甚至对公众团体的干扰表现出来的治人者固有的无知，同样也属于能够维持统治的条件。简言之，我们会获得对无知的估价，对伟大而粗糙的观察、简单化和歪曲、远景式的东西的估价。不过，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把治人者和臣属看成是同样的种类，大家都有感觉、有愿望、有思维——凡是我们看到或猜想到肉体进行运动的地方，我们都要学着同一个从属主体的无形的生命挂起钩来。运动对眼睛来说乃是象征；运动表明某物已被感知、被愿望、被思维。

主体直接询问关于主体和精神的一切自我表现，这样做有其危险性，因为错误地解释自身对精神活动来说也许是有益的和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去问肉体，并且拒绝严厉的感官提供的证据。因为，假如人们愿意，我们是会注视下属本身是否具有同我们交往的能力的。

【532】

判断——判断就是信仰，“此事就是如此。”这样，在判断中就隐含着承认遇到了一个“同等事件”。因为，判断是以比较为前提的，借助于记忆。判断不说似乎有个同等事件，它做不到。相反，判断认为是知道这一事件的。判断的前提认为，本来就存在着同等事件。那么，那种工作时间更久、为时更早、本身不能平衡同等事件、并使之近似的功能又怎样称谓呢？那以第一功能为基础的第二功能等等又怎样称谓呢。“激起相同感觉的东西是相同的”，但是，能使多个感觉一致“认为”它们是等同的东西，这又如何称谓呢？——要是不首先在感觉内部进行平衡的演练，也许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判断。记忆，只有在同不断重温习惯物、经验物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判断之前，必须完成同化过程，即这里也有一个智力的非意识活动，就像受伤引起的疼痛一样。也许内在事件，也就是同化过程、排泄、生长等，可以适应各种有机功能。

根本的问题：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且以肉体为线索。肉体是更为丰富的现象，肉体可以仔细观察。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胜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

“对某事物也许会信仰到如此地步，以致连真理的标准都没有了”。但真

理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一种信仰已经成为生命条件了吗？当然，强大就是标准，譬如就因果关系来说。

【512】

逻辑学和条件是相关连的：假如存在同等的现象的话。其实，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进行了逻辑的思考和决定，肯定只有这时才虚构说具备了这个条件。也就是说：要逻辑真理的意志只有在对一切现象进行原则歪曲以后，才能实现。结果，这里行使管辖权的是能够运用两种手段的欲望，一是，能进行歪曲，二是，能贯彻欲望的意见。因为，逻辑学并非来自真理意志。

【544 b 】

一切有机功能的光学，一切最强大的生命本能的光学，也就是所有生命中想犯错误的力，错误甚至成了思维的前提。

“思维”之前，必须完成“创作”，适应种种同等现象和相同现象有表面性，要比认识相同现象更为原始。

【1014】

这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本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强者。

【405】

使道德自我毁灭的力乃是道德自身的一部分。我们欧洲人身上流着为信仰而牺牲的同类人的血液。我们敬畏过道德，而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为道德作过任何牺牲。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良心的活体解剖，获得了精神自由。在我们离开了老家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驱使我们走近的“方向”。但这块基地为我们培育的力，却驱使我们奔向远方，从事冒险事业，从而把我们推向了茫茫无边，人迹罕至、祸福莫测的地方。我们失去了自己亲切的、想要“保留”下来的故土，留给我们的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成为征服者。一种隐蔽的许诺使我们去干比我们所有的否定更有力的事。我们的强力本身，不容许我们停留在发了霉的原地。因为我们敢于奔向远方，我们敢干。因为，世界依旧是富庶的和未经发现的，即使毁灭，也比变得不伦不类，变得有毒要好得多。我们的强大迫使我们飘洋过海，驶向过去众日西沉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个崭新的世界……【369】

根本就没有原地不动、不漫延开去的利己主义，——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大方的”、“对道德冷漠的”

利己主义。

“人们一直靠牺牲别人来达到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生命总是靠消耗别的生命过活的”——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也就还没有向诚实迈出第一步。

【475】

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它是漏洞百出的发源地，好像世上真有“意识这个事实”似的——可没有用于自我考察的现象主义。

【789】

我们新的“自由”。——就像我们得到了解放的精神一样，我们感到不再受“目的”

体系的约束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之感啊！同样，生命的本质里也没有了“赏”与“罚”这些概念的位置了！同样，不盲目地称谓善行和恶行了，而仅仅是在顾及到保存某种人的群体倾向的远景的情况下，以善和恶来称谓善

行和恶行！同理，我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清算还不具备任何宇宙学的意义，更不要说形而上学的意义了！（——悲观主义，冯·哈尔特曼①先生的悲观主义，表示愿意承担衡量生存的快乐和痛苦的责任，它任性地把苦和乐禁锢在哥白尼②以前的囹圄和视野之中，假如他不仅仅成了柏林人的蹩脚的笑料，倒很像是落后时代和旧病复发）。

①爱德华·冯·哈尔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他试图融黑格尔、谢林、叔本华诸家为一体，著有《非自觉哲学》。——译者②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译者co c2

【415】

黑格尔：他有通俗的一面，战争学说和伟大学说。胜者有理，因为胜者就是进步。

试图援引历史来证明道德的统治。康德：他是个道德价值的王国，（这些价值）是脱离我们的，是看不见的，但却是现实的。

黑格尔：一种可以证明的发展，道德王国的可见性趋向。

我们既不愿受康德手法的欺骗，也不想上黑格尔花招的当——我们不再信仰他们所说的道德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必创立什么哲学来为道德圆场了。对我们来说，作为历史主义的批判哲学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剩下的究竟还有什么呢？——【146】

宗教和道德本不相干。但是，这两支犹太教的嫡系却是地道的道德宗教——这样的宗教，它们立下应如何生活的教规，并且以赏和罚来贯彻自己的苛求。

【254】

我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估价和价目表的由来。根本不像通常说的那样，认为它们与对它们的评论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对有害的起源的认识，肯定也会在感情上减低对如此产生的事物的价值，并且准备了针对同一事物的批评气氛和态度。

我们的估价和道德价目表本身有什么价值呢？在它们当道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为了谁呢？和什么有关呢？——答案：“生命”。但是，什么叫生命？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估价本身意味着什么呢？它会返回到或下降到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吗？（就像站在伟大的历史性运动前列的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简言之，估价是在什么地方形成的呢？

或者，它是否还没有“产生”？——答：道德的估价是用于解释某种人的阐述。阐述本身是特定的心理状态的象征，同样也象征着特定的流行的判断的精神水准。由谁来阐述呢？——我们的冲动。

【399】

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它会使你们耳不忍闻——：你们应当批判道德估价本身。

你们应当让要求屈服而不是要求批判的道德情感停止博动。你们要问一问：“屈服的原因何在？”你们恰恰应当把对“原因”的要求，批判道德的要求视为你们现今道德的本来形式，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性，它会为你们和

你们的时代增光。你们必须自己证明你们的诚实，证明你们的不自欺的意志：为什么不呢？——在什么论坛前讲话呢？

【548】

把我们的顽皮即一种回忆的符号，一种会缩简的公式当作本质，最后当成原因。譬如谈到闪电：因为“它闪光”。或者，干脆就是“我”这个可爱的字眼。把观察中的远景式的一种人再设定为观察本身的原因，因为这一度曾是发明“主体”、“自我”中的艺术品呢！

＜1048】

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的，不过也是一种精湛的（世界观）。

【366】

整个道德现象的历史会缩短到象叔本华认为的程度，——即达到这样的程度；应当重新发现同情乃是一切迄今为止的道德冲动的根源。只有那种超脱了一切历史本能的、甚至以奇迹般的方式逃离了那种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德国人经受的、强有力的历史教育的思想家，才会达到如此荒唐和幼稚的地步。

＜301＞

我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在道德，或道德的道德性方面受过什么损害呢？损害了精神等等。

【730】

为此，应该有一些比某个人的存在更要长远些的东西。也就是说，为此，始终要有也许是由某个人所创造的业绩。为此，必须要强加给这个人一切可能的形式限制、片面性等等。用什么样的手段呢？向开创这项业绩的人表示热爱、尊崇和感激之情。因为，要么是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过的；要么，我们的后人只有在我对那项事业作出保证（例如古希腊城邦）的时候，才算得到了保险。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慰藉。从本质上说，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当然，自下而上地看问题和由上而下是根本不同的。

权力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怎样维持下去呢？用这样的方法，即许多种族要为它奉献生命。

【70】

驳环境决定论和外因说：内在的力无限优越，许多貌似外来影响的事物不过是内在对这种力的适应而已。对同一个环境，却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解释，可以（对环境）有不同的利用方法——没有这样的事实。——天才产生是不能用环境的条件来解释的。

【267】

在一定的、狭隘的、市民的意义上理解“有理”、“无理”等等，这是有益处的，就像“好自为之、无所畏惧”一样，即按照特定的粗略模式来履行自身的义务，因为模式内部存在一个共同本质。

——好生想一想若干世纪以来道德对我们精神的熏染吧！

【295】

我们是两个世纪的良心活体解剖和自我受难的遗产。因为，这是我们为时最长的练习，也许是我们的杰作，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的巧计；我们已经把自然的嗜好同恶的良心结为金兰之好。

相反的尝试倒也是可行的；非自然的嗜好，我指的是对彼岸、背理、反自然东西的嗜好：简言之，是把迄今为止的理想即彻底诋毁世界的理想同亏心结为兄弟。

【360 b】

民粹的思想：善良人，忘我之人，圣人，智者，主持公道者。

啊！马尔克—奥雷尔①！

①马尔克—奥雷尔（121—180）自公元169年为罗马皇帝，斯多葛派的信徒。——译者是，既然我在寻找……

【606】

到后来，人在事物中除了重新发现自己的入藏品而外再不会重新发现任何东西。——这种再发现，自称科学。入藏品包括——艺术、宗教、爱情、自豪。有两群人，——就算是儿戏，人们也应当继续前进——，应当有勇气去作这两种人。——一种人职司再发现，另一种人——我们这一种——职司入藏！

【345】

道德发展趋向。——除了自身从中得到好处的学说和对事物的估价而外，每个人都不希望他人的什么学说和估价行时。因此，一切时代的弱者和平庸者的基本倾向就是削弱强者，拉下马来，而道德论断是主要手段。以强凌弱的行动受到谴责，强者的地位恶名在外。

多数对抗少数的斗争，常人对抗难能可贵的人的斗争，弱者对抗强者的斗争——。

这一斗争也有出现微妙间歇的片刻——只要出类拔萃者、高贵者、渴求者以弱者的面貌出现于世，并且拒用较为鲁莽的权力手段——【587】

仿佛我要避开对“确实性”的寻求。对立物倒是真实的。但求确实性的标准，那么我就要考察迄今为止衡量重力的标准是什么——而寻找确实性本身就已经是从属的即第二位的问题了。

【265】

缺少对以下问题的知识和意识：即道德论断业已经历过什么转折；在最根本意义上的“恶”是怎样确凿而多次更名为“善”的。对这种更动之一，我已用“世俗的习俗性”

这个词加以说明了。即便是良心也改变了自己的象限。因为，过去发生过群畜的内疚。

【582】

存在——除“生命”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

也就是说，某些死亡的东西怎么能“存在”呢？

【991】

论对“开朗”的误解。暂时脱开长期的紧张状态，放浪形骸，精神的农神节，精神全心全意致力于长久的、可怕的决断，并为决断作准备。“科学”形式的“傻子”。

【253】

试图研究道德，不上道德魔法的当，不相信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目光。我们可以尊奉的世界，符合我们受人敬仰的欲望的世界——一直不断地证明自身——通过个别的人和一般的人的引导——。这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都

来自这里。

由于锐敏的反应、怀疑、科学性（也通过朝向更高目标的真实性的本能，即再次处于基督教的感化之下）的原因，愈来愈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解释了。

最好的出路：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智既否认在那种意义上有解释权，也不承认在那种意义上有否决权。人们满足于信赖和信仰的过剩，满足于放弃其信仰的一切可证明性，满足于一种填补空白的、令人不解的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上帝）。

黑格尔的出路，继柏拉图之后，乃是浪漫主义和反动倾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历史意义即一种新的力的象征。因为，精神本身乃是“自我披露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在“过程”中，在“生成”中，显示出我们所信仰的理想在不断充盈——。也就是说，理想自我实现，信仰要适应未来的需要，那时，信仰有能力提供自身需要的东西，简言之：1．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无法证明的（认识论运动的隐义）；2．上帝是可以指证的，不过，它是生成的东西，而我们就属于这种东西，我们恰恰怀有对理想事物的渴求（历史化运动的隐义）。

人们看到：批判从未涉及理想本身，而只是涉及这样的问题：即同理想相对立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理想还没有成为现实；或者，为什么理想在任何人那里都是不可指证的。

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人们出于激情，出于某种要求是否深感这种非常状态真是非常状态；或者，人们是否靠了思想的尖端和一点点历史虚构的力而达到了这种状态。

离开了宗教和哲学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同一现象：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抨击道德估价的起源。但是，它却信奉这种起源，就像基督徒的情形一样。（幼稚！

好像离了行使制裁权的上帝，道德真会流传下来似的！假如有责任保持对道德的信仰，则“彼岸”就是绝对必要的了。）基本问题：信仰的这种无限的强权是从哪里来的？道德信仰的无限强权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信仰也告诉人们，为了袒护道德甚至连生命的基本条件都被误解了。

因为，有关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知识根本无人过问。“自我保存”说明，达尔文①主义对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原则持折衷的意见。

①查理·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译者【258】

我试图把道德论断理解为象形语言。生理学上的兴衰过程，以及有关保存和增长条件的意识就是透过这种语言表露出来的。——这是占星术式的价值解释方式，是本能带来的成见（关于种族、教区，关于由青壮到衰朽的不同阶段等等）。

这是专门用于基督教的欧洲的道德。因为，我们的道德论断乃是衰亡的信号，不信仰生命的信号，是悲观主义的前阶。

我的要义：道德现象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解释。而解释本身就成了非道德的起源。

说我们硬把矛盾引进了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切估价的背后都有道德估价在指挥。假如这种估价消亡了，那时我们

用什么尺度衡量呢？那时，认识等等还有什么价值呢？？？

【547】

“主体”概念的心理学史。肉体，这个由眼睛虚构的“整体”物，它唤醒世人把事业与行为者区别开来；有所作为的人，更确切地说，事业的原因到后来便遗留下了“主体”。

【564】

一切数量难道不是质量的先兆吗？另外有一种意识和渴求，另一种远景式的眼光则适用于这较大的权力；增长本身乃是一种多多益善的要求；由于痛苦，会产生对量的多多益善的要求；在纯属量的世界，一切都是无生命的、僵死的、不动的。——一切质向量的约简都是胡说：因为这样就会产生彼此杂处的后果，类比——。

【620】

力，一向就是确定的吗？不，是结果，它被译成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了。但是，按步就班的习俗把我们娇惯坏了，以致见怪不怪了。

【410】

我对认识论的教条表示深深的怀疑，过去我喜欢不时向这个或那个窗口张望，防止自身陷入圈套。我认为这些教条是有害的，——而最终则认为一种工具能对自身的适用性提出批评，这可能吗？相反，我知道无背景思想的认识论怀疑论，或教义学还从未出现过。——知道这种怀疑论，或教义学具有次等价值。人们确实要认真思考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基本见解：不管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不管是怀疑论保留主义态度、历史化态度，还是悲观主义态度——它们皆起源于道德。我没见过什么敢于无情批判道德价值感的人。因为，尝试着研究这种情感形成史的人，（譬如英国和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为数很少。我一见到他们，就立刻要背过身去的。

怎样解释斯宾诺莎的立场（即他否认和拒绝道德价值论断）呢？（这乃是他的辩神论的一个结果！）

【470】

我痛恨老是呆在任何一种世界总观里面。相反的思维方式具有魅力，因为，它不让自身失掉具有神秘魅力的特征。

【555】

关于认识的空谈是最大的空谈。人们想弄清自在之物的来历。但是，看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在之物！不过，假如真有那么一个自在，一个绝对之物，那么它因而也就是无法认识的！绝对之物是无法认识的，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绝对的！但是，认识总归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一个这样的认识者希望，他要认识的某物同他毫不相干，并且希望它不是同任何人都毫不相干。因为，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据说，希望认识和要求某物同本人毫不相干；（可那时认识的目的又是什么？）二、因为同任何人都不相干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所以也是根本无法认识的。——认识就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它是感到受限制乃至决定同我们发生关系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是对条件的论断、描述和意识（而不是对人、事、“自在”的研究）。

【556】

“自在之物”的运动，也同“自在含义”、“自在意义”的情形一样。“自在的

事实”是没有的，而始终必须首先植入一种意义，才能造成事实。

“这是什么？”的提问，就是从他人角度出发设定的意义。

“真髓”、“本质性”俱是远景式的东西，它们以多为前提。基本的问题一直是“对我来说这是什么？”（也就是对我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等等来说。）事物，只有一切人都把他们的“这是什么”对它做了提问和得到答案以后，才算是明确了。假如唯一的一个人缺少他自己同一切事物的联系和远景，那么这个事物就始终还是不“明确的。

简言之，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

人们不可以问：“到底由谁来解释？”而是要问解释本身。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有生命（但不是所谓“存在”，而是一个过程，一种生成），生命就是冲动。

“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物”的概念本身就像一切特性一样。——连“主体”也是这样一种被创造的东西，一种像一切他物一样的“物”。因为，它是一种简化，因为描述这个会设定、会构想、会思维的力本身，同所有其他个别的设定、构想、思维本身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主体）所描述的就是不同于一切个别的能力。因为，从根本上说，（主体）综合了同一切还应期待的行为相关的行为（行为和相似行为的可能性）。

【1036】

由我们熟知的世界出发是不可能证明仁慈的上帝的。因为，今天你们发展到这种程度乃是受人强制和驱使的结果。但是，你们从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对我来说，上帝是无法指证的——认识的怀疑论。你们大家害怕“从我们熟知的世界推论出完全另一个样子的、可以指证的上帝，一个至少是不仁慈的上帝来”——而且，简单说吧，你们死抱住你们的上帝，并且为了他而构想出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来。

【240】

假如认为人们无法提出对基督教信仰的反证，那么巴斯噶则却认为当基督徒是最聪明的作法，因为把信仰信以为真是可怕的。今天，作为基督教失去恐惧感的象征，人们找到了为信仰辩护的另一种尝试。即便信仰是谬误，人们终生都会受用这一谬误的巨大好处和福祉。这样，似乎正是为信仰的安抚作用着想，也应当把信仰维持下去——这就是说，不是出自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恐惧，而宁可说是出自对施放刺激的生命的恐惧。快乐主义的转变，这种来自快乐的证据即是衰败的征象。因为信仰取代了力即是动摇了基督教观念的恐惧的证明。其实，由于这一转变基督教已趋向衰竭。因为，人们满足于麻醉性的基督教，因为人虽具有力，但既不是为了探索、战斗、无畏、独行的宿愿，也不是为了巴斯噶主义，而是为了这种冥思苦想的自我嘲弄，为了信仰对人的作弄，为了担心成为“莫须有的被谴责者”。但是，有责任安抚病态神经的基督教，根本不需要像“受难基督”那样可怕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欧洲的佛教到处取得进展的原因。

【546】

把一种现象要么解释为行动，要么解释为受动（——也就是说，任何行动都是受动）。

这种解释说：任何变革，任何他变，皆以有一位倡导者为前提，一位赖以进行“变革”

的人。

【589】

“目的和手段”

“因和果”

“主体和客体”

“行动和受动”

“自在之物和现象”

（这都是）阐述（不是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必要的阐述？（作为“起保存作用的”）——一切都是按权力意志的意思。

【643】

权力意志解释说（假如要施教于某个器官，这就涉及解释的问题了）：由它来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单纯的权力差别本身恐怕还不能有这样的自我感觉。

因为，必须存在一个希望增长的物，由这个物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来解释每个希望增长的某物。这就一致起来了——其实，解释乃是用于主宰某物的手段。（有机的过程始终以解释为前提）。

【632】

连续，这种“规律性”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就好像这里真有规则可以遵循似的。因为既没有事实，也没有“规律性”。为了表达一再反复的序列，我们发现了表现这一序列的公式。这样，我们就没有发现“规律”，更不用说发现作为产生序列反复原因的力了。至于事物总是如此如此地发生，这里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由于顺应某个规律，或立法者，总是如此如此地行动。同时，他除了“规律”而外，似乎有进行别的活动的自由。但是，说不定正是那种如此如此（不是别的什么）却来源于此人本身，即这个首先不考虑规律而如此如此行事的、具有如此如此特性的人。这不过表明：某物不可能同时也是别的什么；不可能一会儿干这件事，一会儿干别的；既非自由的，也非不自由的，而就是这个如此如此。错误隐藏在苦心编造了主体这件事之中。

【638】

假如世界拥有一定数量的力，那么显然在某个位置上的任何权力的推移，都决定着整个体系——也就是说，除了接踵相续的因果关系而外，本来还有一个彼此并列，彼此连接的依赖性。

【554】

显然，就因果关系来说，自在之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现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其结果是，信仰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哲学内部，“因果”概念就变得没有用处了。康德是错误的——其实，经过心理学方式的核查，“因果”概念只来源于随时随地都相信意志影响意志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只相信活的东西，说到底只相信“灵魂”

（而不相信物）。在机械论世界观（它就是逻辑学及其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运用）看来，那种概念就会简化为数学分式——利用这种公式，正如一再指出的那样，从来也不会明白什么，但也许会规定什么，歪曲什么。

【631】

某些现象的不变的先后次序并不证明“规律”，而是证明两种或多种力之间的权力比例。说“但正是这种比例要保持相等！”这无非是说：“同一个力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种力”。——这指的不是前后连续，——而是指依赖连续。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别的连续时刻不是作为因果关系而互为条件的……“行为”同“行为者”相割裂，事件同肇事者相割裂，过程要同某种东西分开来，它不是过程，而总是实体、物、肉体、灵魂等等，——试图把现象理解为“存在物”、“凝滞物”的推移和位置交替。因为，这个古老的神话确定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而信仰已在语言、语法功能中找到了确切的形式。

【391】

用以确定道德估价的标准。

被忽视的基本事实：更加道德化同提高和强化人的种类两者间出现了矛盾。

自然之人。“权力意志”。

【856】

权力意志。——想必就像那些以重估价值为己任的人的特性一样。等级制就是权力制，因为战争的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1054】

最伟大的斗争：为此需要新式武器。

锤子：用咒语召唤可怕的决断，使欧洲面临这样的结果，即是否“希望”欧洲出现没落意志。

防止平庸化；（或）宁可没落下去！

【471】

这种前提说，事物深处的道德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人的理性老是有理——它是忠贞不贰的安分守己之人的前提，是信仰神圣的真实性的结果——认为上帝是造物主。——概念乃是来自彼岸的先存在——【575】

“认识”乃是反身的行动：按其本质来说乃是反馈现象；停顿下来的东西（在所谓第一原因那里，在绝对之物那里，等等）变成了懈怠，疲沓——

【601】

反对和解的愿望，反对和睦相处。任何一元主义的尝试也属此列。

【69】

虚无主义的特点：

a）在自然科学中（“荒谬性”——）；因果论、机械论。“规律”乃是过场、剩余物。

b）政治上也是一样：人们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缺乏对无辜的信仰；风行欺诈，不时的奴颜婢膝。

c）国民经济也是如此；取消奴隶制。因为，缺少救世主等级、辩护人。——无政府主义抬头。这是“教育”的责任吗？d）历史也是这样：宿命论，达尔文主义。深入研究理性和神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有伤往事；任何传记体都使人难以忍受！——（这里也有现象主义：假面具的特征；事实是

没有的。）e）艺术上也是如此：浪漫主义及其反作用（厌恶浪漫主义的理想和谎言）。后者从道德角度看来有较大的真实含义，不过是悲观主义的。纯粹的“杂技演员”（对内容来说是无所谓的）。（忏悔神父的心理学和清教徒的心理学，这是心理学浪漫主义的两种形式。但是，也还带有其反作用，尝试对“人”采取纯杂技式的态度。——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做翻案的估价！）

【797】

“艺术家”现象还是最易透视的。——由此出发，朝权力的基本本能望去，朝自然的基本本能望去，等等！也就是朝宗教和道德的本能望去！

“嬉戏，无为”——乃是充盈的力的理想，它是“天真烂漫的”。上帝的“天真烂漫”，举止像个孩子。

【846】

浪漫主义及其对立物。——有鉴于一切美学价值，我现在使用了这种基本鉴别法。

我在每个个别场合下都要问：“在这里，饥饿或过剩变成创造性的了吗？”似乎一开始就应该介绍另外一种鉴别法更为合适——再说，这种方法更浅显易懂——。也就是说，要呆滞、要永恒、要“存在”是创造之因呢，还是要破坏、要变通、要发展是创造之因。

但是，进一步来看，这两类要求都依旧表明双重意义，而且按照那种优先的、我认为有理由受到偏爱的模式，是可以说清楚的。

对破坏、变通、发展的要求可以是充盈的、孕育着未来之力的表现（正像人们知道的，我用来称呼这种表现的术语是“狄俄倪索斯的”）；不过也可以是对败类、贫乏之人、误入歧途之人的仇恨，仇恨就要破坏，它应该去破坏，因为现存的事物，不错，一切现存的事物，一切存在本身都在挑起仇恨，激起仇恨。

另一方面，“永恒化”有朝一日也可以发自感激和爱——这种起源艺术肯定始终是一种奉为神明的艺术，也许带有鲁本斯①对酒神的赞颂，带有豪非斯的微微醉意，带有歌德的明媚和与人为善，并且向万物播洒荷马②式的灵光；——但它也可以是那种遭受磨难之人的残暴意志，这种意志想给最有个性的人，独来独往的人、狭隘成性的人，给其受难的真正过敏性打上有约束力的法律和强制印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意志要向万物复仇，方法是，把自己的形象即受难的形象刻印在、强加在、烙在万物的心中。这个形象就是最富表现力的浪漫悲观主义，不管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

①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比利时巴罗克风格代表画家。——译者②荷马——古希腊著名诗人，相传是《荷马史诗》的作者，生于公元前9世纪。——译者【1】

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

【134】

现在是伟大的日午，最可怕的光天化日。它是我这一类的悲观主义的伟大的出发点。

I、文明和人的提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II、道德估价乃是为权力意志效力的谎言和诽谤术的历史（群畜意志的历

史，它反抗强者）。

III、一切提高文明的条件（为使某种选择成为可能，就要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也就是一切增长的条件。

IV、世界多义性乃是力的问题引起的，力认为力的增长远景便是一切。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论断就是奴隶造反和奴隶的欺骗性（同古希腊世界的贵族政体价值相比较而言）。

【537】

什么是真理？——惰性。假说：是在惬意的情况下形成的，即在耗用最少的精神力量等等的情况下。

【78】

矫揉造作

现代人的光怪陆离及其诱惑力。就本质而言，就是躲闪和厌烦。

文学家。

政治家（处于“国家的尔虞我诈”之中）。

艺术上的矫揉造作；

缺乏对排练和培训的检验（弗罗芒坦）①；浪漫派们（缺少哲学和科学，文学则过剩）；

①欧仁·弗罗芒坦（1820—1876）——法国画家，作家。——译者小说家们（沃尔特·司各脱①，不过也是配有最神经过敏的音乐的尼伯龙根怪物）；①沃尔特·司各脱（1771—1838）——英国苏格兰诗人，欧洲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和大师。——译者抒情诗人们。

“科学性”。

大手笔们（犹太人）。

是被克服了的民粹理想，但还没有摆到民众面前来：圣徒，哲人，预言家。

【59】

论现代阴霾的历史。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国（官员等等）：因为没有了“家园”——，家庭的衰落。

“善良的人”乃是衰退的象征。

权力意志是正义的（驯化）。

淫荡和精神干扰。

黑色的音乐：——令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的音乐向何处去？

无政府主义者。

对人的蔑视和憎恶。

最深刻的鉴别法：饥饿或过剩是否会变成创造性的？前者制造了浪漫主义的理想。

——

北国的非天然性。

对烧酒的需求：工人的“贫困”。

哲学的虚无主义。

【600】

对世界的阐述是无限的。因为，任何阐述都是增长和衰落的象征。

统一性（一元论）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是力的信号。不要否认世界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测的特性！

【796】

艺术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作品，譬如肉体、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艺术家只是一个前阶而已。

世界乃是自我生殖的艺术品——

【845】

艺术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吗？或者，是对已享受的幸福表示感激吗？前一种情况指的是浪漫主义，后一种情况指的是灵光和酒神颂歌（简言之，奉若神明的艺术）：拉斐尔也属此列，只是他犯过使世界的基督教解释外貌神圣化的错误。他有过对生命的感激，但生命在他那里并非专一表现为基督教。

世界随着道德解释而变得无法忍受。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因为人的最平庸和最无害的种类，人的群畜性的种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单独找到了自己的前提的，得到了促进的，假如人们有意的话。

荷马乃是奉若神明的艺术家，还有鲁本斯。音乐界还没有过任何奉若神明的艺术家呢。

把伟大的渎神者理想化（渎神者的伟大二字的含意）是希腊式的；污辱、诽谤、鄙视罪人，这是犹太——基督教式的。

【1029 b 】

即使听天由命也不是悲剧论，而是对悲剧的误解！渴望虚无乃是对悲剧智慧的否定，是这种智慧的对立面！

【844】

浪漫派就是因永不自满而变成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他从自身和周围世界放眼开去，又回过头来张望。

【416】

德国哲学的意义（黑格尔）；它挖空心思构想出泛神论，它不认为恶、谬、苦乃是对抗神性的论据。这种伟大的首创被现存的各种权力（国家等）滥用了，似乎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正在台上的统治者是合理的了。

相反，叔本华却以倔强的道德家面目出现，他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估价，到头来成了世界的否定者。最终成了“神秘主义者”。

我本曾试图为美学辩护：世界能是丑陋的吗？我认为，要美的意志，要求统一形式的意志乃是一时的保存手段和万金油。因为，在我看来，根本的问题乃是与痛苦不可分的、作为永恒破坏必然物的永恒创造物。

丑陋乃是对使某种意义、某种新意变为无意义的意志所支配的事物的观察形式：因为，积蓄下来的力迫使创造者认为往事是不可靠的、失败的、应该否定的和丑陋的！——

【431 b 】

在柏拉图那里，在一个可以受过度刺激的感官和狂热的人那里，概念具有极大的魔力，以致他随心所欲地把概念奉为理想形式。辩证法的醉意：是用来对自身行使支配权的意识——是权力意志的工具。

【622】

挤压和碰撞，乃是晚近的东西，派生的东西，非原始的东西。它以某种搓合而成的、并且以有能够按压和撞击的东西为前提！但是，是由什么搓合起来的呢？

【151】

宗教会因信仰道德而灭亡。基督教的道德，上帝是不可靠的。因此产生了“无神论”

似乎其他类的诸神是不可能有的。

同样，文化也会因信仰道德而消亡。因为，假如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一旦发现，那么，人们也就不再要什么文化了（佛教）。

【599】

“现象是荒谬的”；这种信仰乃是受了迄今为止的错误解释影响的结果，是对无勇气和懦弱的概括。——这种信仰没有必要。

人的不谦虚——：（发生在）他看不到否定自身的意义时！

【616】

我认为世界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解释（——什么地方也许还可能有不同于单纯人性的解释——）；我认为过去的解释都是远景式的估计，借助这种估计，我们可以保存生命，也就是用权力意志即要求权力增长的意志保存自身；我认为人的任何上升都会导致克服较为狭隘的解释，我认为任何已取得的提高和权力的扩大都会打开新的远景，并且称之为相信新的地平线——我的书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与我们相关联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即不是事实，而是建筑在少量观察之上的膨胀和收缩；世界是“流动”的，是生成的，是不断推演的，是从来不曾达到真理的假相，因为——没有什么“真理”。

【1049】

阿波罗受了骗：永恒的美好形式；贵族政治式的立法——“事情应该始终如此！”。

狄俄倪索斯：感性和残酷，易逝性倒可以解释为对生杀之力的享受，解释为永驻的创造。

【491】

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后者乃是对肉体垂死状态的非科学观察的结果（是离开肉体的东西。等于相信梦境是真实的——）。

【905】

锤子。作翻案估价的人必须具备怎样的特质呢？——人，具有现代精神所有特质的人，可他具有足以使现代精神变得完全健壮的力吗？——这乃是他要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啊。

【223】

贫困，屈辱和贞洁——这是危险的和诽谤者的理想。但是，对某些病症来说，毒药也是良药，譬如，在罗马皇帝的时代。

一切理想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贬低和反对真实的东西；一切（理想）都是毒品，但作为急救良药，却是不可少的。

【691】

整个有机过程对其余天性抱怎样的态度呢？——在那里，有机过程的基本意志会现出真面目。

【436】

辩证法和理性信仰仍然以道德偏见为基础。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是作为可悟的善的世界的昔日居民才占有那个时代的遗志的。神性的辩证法是来自善的辩证法，它会通向一切的善（——因此也就是某种“倒退”——）。即使笛卡儿对此也得出过这样的概念，即人们唯有用相信善的上帝乃是基督教道德的造物主这种基本思维方式，上帝的真实性才会给我们的感官判断提供保证。可是，除了宗教为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提供认可和担保之外，叫我们到哪里去获得信仰生命的权力呢！认为思维就是现实事物的标准——认为凡是不能加以思维的东西就不存在——这是道德轻率的真正蠢物（轻信一种实质性的、处于事物深处的真理原则）。总而言之，这是彻底背离我们经验的狂言，我们根本无法想像它为什么存在……

【500】

向外投射感官知觉：“内”和“外”——是肉体在那里发号施令吗——？

在细胞原生质中起主导平衡调整作用的这个力，也统摄着对外部世界的同化。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就是我们同化脑中一切既往的结果了。知觉不会立即尾随“印象”出现——

【219】

那些相信被现代自然科学超越了的、基督教的人受到了讽刺，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并没有完全战胜基督教的价值判断。“受难的基督”仍是庄严崇高的象征——始终如此。

——

【505】

我们对自己知觉的认识：即一切知觉的总和，这个总和的意识化对我们和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整个有机过程来说是有益的和基本的。这就是说，不是指所有的知觉（譬如，不是电的）；

也就是说：我。

【111】

19世纪的问题。本世纪强的一面和弱的一面彼此有联系吗？它是由一块木头雕成的吗？它的种种理想和矛盾是受一个更高等的目的制约吗？是一种更高等的东西吗？——因为它也许是以这种标准剧烈生长的伟大天意呢。不满、虚无主义，这说不定也是好的征兆。

【123】

我重新提出这个没有了结的问题：文明的问题，即1760年前后，卢梭同伏尔泰之争。人，将变得更深沉、更多疑、更不道德、更强、更自信——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变得“更自然”。因为，这就是“进步”。——同时，由于分工的原因，变恶的阶层和变温顺驯服的阶层会产生分化，以致全部事实不会直接跃入眼帘……下述情形属于强力，属于强力的自制和诱惑力，即这种强有力的阶层占有使人对他们的变恶产生高尚之感的艺术。强化的因素改头换面成了向“善”，任何“进步”都是如此。

【100】

卢梭：规范的基础是感情；正义的来源是自然；人在接近自然的同时完善自身（——用伏尔泰的话来说，在远离自然的同时）。同样的时代，对前者就是人道和进步的时代，对后者就是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时代。

伏尔泰对人类的看法还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美德的理解也是如此（认为是“高等文化”），他为“高等贵人”和“高等市民社会”的事业奋斗不息，这是审美的事业，科学的事业，艺术的事业，进步本身的事业和文明的事业。

1760年前后爆发了斗争：这位日内瓦公民和伏尔泰的斗争。从那时起，伏尔泰才成了他那个世纪的伟人、哲学家、宽容和无信仰的代表（那以前不过是个美丽的灵魂而已）。对卢梭成就的嫉恨，驱使他前行，向上“登攀”。

为了“庸众”，一个恩赐和复仇的上帝①——伏尔泰。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批判两种与文明价值有关的观点。社会的构想，这对伏尔泰来说是最美好的构想。

因为，除了维护它、完善它，别无更高的目的；这正是尊重社会习俗的奴仆；美德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传教士、贵族、功绩卓著的统治阶层及其估价的需要而屈服于强加的偏见。但是，卢梭始终是个无教养的人，也是文学家，这是闻所未闻的；他厚颜无耻，他蔑视一切他未经手的事物。

卢梭身上的病态却使绝大多数人为之倾倒，争相效法。（拜伦同他一脉相承；也苦心孤诣地追求不同凡响的谈吐和举止，追求复仇和怨恨；这是“卑鄙行径”的标志；后来，是威尼斯恢复了他的平衡，他知道了更为轻松愉快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忧无虑）。

卢梭，不顾自己的出身，却为自己的我行我素感到骄傲。

但是，假如有人当面指出这一点，他却激动非常……无疑，卢梭患的是精神障碍症，伏尔泰却异常健康而轻捷。那是病人的怨怒；卢梭神经错乱的年代，也就是他蔑视人的时代，是他多疑的时代。

卢梭替谨言慎行辩解（反对伏尔泰的悲观主义）。因为，要能诅咒社会和文明，他需要上帝；万物都应安分守己，因为都是上帝造的；唯有人败坏了人。作为自然人的“善良的人”原来纯属子虚；但是，用上帝这个有作家资格的教条来看，这种人就是可能的和有根据的了。

卢梭的浪漫主义：激情（“受难的自主权利”）；“自然性”；疯狂的迷惑力（指望飞黄腾达的妄想）；弱者荒唐的虚荣；庸众的仇怨成了法官（“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把病人当成政坛的元首”）。

【83】

“假如没有基督教信仰”，巴斯噶说，“你们就会自行发展，就像自然界和历史那样，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我们完成了这一预言：在体弱多病乐观主义的18世纪把人美化和理性化之后。

叔本华和巴斯噶。——在一定意义上说，叔本华是再现巴斯噶运动的第一人，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因此，应该加以否定的就成了……历史、自然界和人自身！

“我们无认识真理的能力，这乃是我们堕落的结果，我们道德沦丧的结果”，巴斯噶这样说。这样，叔本华就有了立足点。“理性堕落愈严重，则济世良方就愈显得必要”

——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否定。

【884】

亨德尔、莱布尼茨、歌德、俾斯麦——他们是德意志这个强大种类的典

型代表。他们生于对抗而不犹豫，充满了抵御信念和教义的强力，利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但却给自己保留自由活动的余地。

【97】

17世纪使人感到苦恼，就像为一大堆矛盾感到苦恼一样（我们是“一堆矛盾”）；这个世纪试图发现人、整顿人、发掘人；而18世纪却试图忘掉对人的天性的认识，以便使人适应自己的空想。“肤浅、软绵绵、人情味”——热衷于这样的“人”——17世纪试图抹去个体的痕迹，以便使作品尽可能表现生命。18世纪则试图通过作品而对作者发生兴趣。17世纪在艺术中寻求艺术，即文化的一斑；18世纪利用艺术为社会和政治天性的改革鼓噪。

“空想”，“理想的人”，自然的神性化，想使自身登场的虚荣，关于社会目的乃是从属性的宣传，大言欺人——这就是我们对18世纪的印象。

17世纪的风格：独特、精确、自由。

强人，自满自足的；或是热心求助于上帝的人，——那些现代作者追求的目标——就是对立。“生产自身”——试与波尔特—鲁雅①的学者们相比较。

①凡尔赛寺院名，始建于1204年，属天主教参孙派，巴黎也有同名教堂，在该教派失势后被毁。——译者

阿尔弗利②对伟大的风格有贡献。

②贝纳德托·伊斯诺森特·阿尔弗利（1700—1767）——意大利巴罗克建筑师，代表作是都灵王家大剧院。——译者coc2痛恨滑稽剧（无尊严的人们），缺乏自然意义，这是17世纪的特性之一。

【95】

三个世纪

它们各不相同的敏感充分表现在以下方面：贵族政体：笛卡儿，理性的天下，意志主权的证明。女奴主义：卢梭，情感的天下，感官主权的证明，不真实；

兽道主义：叔本华，渴求的天下，兽性主权的证明，更诚实，但也更阴沉。

17世纪是贵族政体，井井有条，兽性十足、严峻无情、“冷若冰霜”、铁面、“非德意志、讨厌滑稽剧和自然物、普遍化、独立于既往。因为它相信自身，归根结底，要永当主人就要多些猛兽性，多些禁欲主义的习俗。它是意志坚强的世纪，也是激情洋溢的世纪。

18世纪是女人治下的世纪，耽于幻想、诙谐机智、平淡无奇，但怀有为合意性和心灵服务的精神，享有最精神性事物的自由，暗中破坏一切权威；醉意的、乐天的、明朗的、人情味的、自欺的，一句话，社会性的……19世纪是更加兽性的世纪，更诡谲、更丑陋、更现实、庸众性的，因而“更善良”、“更正直”，屈服于任何“现实”，因而更真实；但意志薄弱，同时也是悲哀和渴望黑暗的世纪，然而是宿命论的。既不害怕“理性”，也不崇尚心灵；顽固相信渴求的统治（叔本华论述过“意志”；可是，他的哲学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缺少意愿）。连道德也降格成一种本能（即“同情”）了。

奥古斯特·孔德乃是18世纪的续篇（心灵统治头脑，认识论感觉论，博爱狂）。

这时的科学已经独立，这表明了19世纪摆脱理想统治的途径。唯有不需

要愿望，才能实现我们的科学的好奇和严谨——这种我们样式的美德……浪漫主义是18世纪的装饰音符，是对该世纪热衷于伟大风格的奢求（——实际上则是装腔作势和自我欺骗，因为人们本想描述的是强大的天性，伟大的激情）。

19世纪本能地寻求这样的理论，它以这种理论对自己宿命论式地屈从于实际事物感到心安理得。黑格尔在驳斥“伤感”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就，其思维方式的宿命论观点表现在他相信胜者一方具有更伟大的理性，表现在他为现实的“国家”

（取代了“人类”等字眼）的辩护。——叔本华：我们是愚蠢的，往好里说，就是自我否定。决定论的成就表现在血缘学派生出以前被认为是绝对的约束力亦即环境论和适应论，把意志贬低为反射运动，否认意志乃是“产生结果的原因”；最后——成了实际的改名：因为，人们看到的意志很少，以致为了描述他物，这个词就变成无约束力的了。

其他的理论：客观性学说，“无意志”观，它们成了唯一通往真理之路的学说；也通往美（——也是对“天才”的信仰，为了取得臣服的权利）；机械论，机械过程呆板的计算；所谓“自然主义”则赶走了可选择的，可裁决的、可解释的、作为原则的主体——康德以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狂热贯穿了整个18世纪；他完全处在历史性之外；对他上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譬如革命；未受到希腊哲学的触动；他是义务概念的幻想家；感觉论者，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神秘嗜好——。

我们世纪出现了向康德的回潮，也就是向18世纪的回潮。因为，人们想为自己重新谋求信奉旧的理想和旧的热衷的权利。——也就是说，“设定界限”的认识论，准许任意设定理性的彼岸……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同歌德的差不多。因为，人们听到歌德谈过斯宾诺莎。他主张要求宇宙和生命神性化的意志，以便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论证求得平静和幸福；黑格尔则到处寻求理性。——人们不该向理性屈服，不该满足于理性。在歌德那里有一种几乎是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它不谋反，它不枯竭，它试图由自身形成总体性，它相信唯有总体性才能拯救一切，才会表现为善良和合理。

【323】

美德的护身。——贪财、权欲、懒惰、头脑简单、胆小怕事：这一切都对美德感兴趣：因此，美德稳坐钓台。

【1031】

穷尽现代灵魂的整个圆周，历遍它的每个角落——这是我的野心，我的受难和我的幸运。

真正克服悲观主义——这乃是歌德式的、充满着作为结果的爱和善意的一瞥。

【895】

力的增殖，不怕个体一时的失败：对新水平的论证：

积蓄力的方法学乃是保存小的成功，这与不经济的浪费成鲜明对照；具有破坏力的天性一时受挫，成了未来经济制度的工具；保存弱者，原因在于必须要干浩繁的渺小劳动；保存信念，在这种信念指导下，弱者和受害人能以保持生命；培植作为本能的团结，以对抗恐惧和奴性；同偶然性斗争，也

同“伟人”的偶然性斗争。

【315】

估价种族和等级的道德。——鉴于激情和欲望在每个种族和每个等级那里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它们的生存条件（——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它们得势时间最长的条件），就是要求它们成为“有道德的”人。

它们要改换性格、苦志劳心、忘掉过去。

也就是说不要再表现出差别。

即他们在需求方面应当尽量一致——更确切地说：它们应该毁灭……固然，要道德的意志表现为与之相适应的那种人的专横，凌驾于别种人之上。因为，这有利于统治者的杀伐，或整肃（或是着眼于使统治者不再有恐惧，或是为了听命于统治者的宰割）。“消灭奴隶制”所谓向“人的尊严”的祭献，实际是要消灭一个特殊的种类（——埋葬这类人的价值和幸福——）。构成一个敌对种族（或等级）的强力，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因为，这样这个强力会伤害我们（——它的“美德”就会受到诽谤和改换名姓）。

这被认为是反对人和民众，假如这个种族伤害我们的话：但是，从它的观点出发，我们则是它所希望的人，因为我们是可以使他人从中得到好处的人。

“人性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天真地认为，掌握了“什么是合乎人性的”这个公式）乃是虚伪，在这种要求掩护下，完全肯定的一种人试图谋求统治权。更确切地说，这是完全确定的本能，即群畜的本能。——“人人平等”，这隐含着愈来愈把人与人相提并论的倾向。

从卑鄙的道德着眼“利己性”。（决窍：把伟大的热望、争权和贪婪当成美德的监护人）。

凡是各类经纪人和贪婪之徒可以借贷的和应该要求的一切，都必须坚持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价值观念。因为，各类世界贸易和交换都在攫取和几乎是在抢购美德。

同理，国家和各种以官员和士兵为标志的统治也是如此；同理、以信任力和爱惜力的态度工作的科学也是如此。——传教事业也是如此。

——就是说这方面要强制实行卑鄙的道德，因为靠它会得到好处；而要使道德获胜，就要对非道德兴师问罪——凭什么“权利”呢？凭的根本不是什么权利：而是凭自我保存的本能。同样的阶级，在非道德有利可图的地方，也是使用非道德的。

【824】

艺术领域的现代作伪术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即按照现代精神的最根本的需要来说。

人们填补了天才的空缺，特别是教育、传统、训练的空缺。

第一，人们寻求不高明的观众，他们务须有其所爱（——而且倾刻之间就会拜倒在角色的脚下）。本世纪的迷信，对“天才”的迷信就是为此服务的。

第二，人们同民主主义时代的不满者、野心家、自我掩饰者的隐晦的本能庄严宣告：姿态很重要。

第三：人们把这种艺术手法改换为另外一种，把艺术的企图同认识的，或教会的，或种族的利益（民族主义）的，或哲学的企图混为一谈——人们

一下子敲响了所有的钟，并且隐约激起对人即上帝之说的怀疑。

第四：人们向女人、受苦人、被激怒的人献殷勤。艺术上，麻醉剂和鸦片制剂占绝对优势。人们使有教养者、诗人和古老故事的读者浑身奇痒难耐。

【825】

“公众”和“精选者”情况的区别：处于前者中，人们现今必须是信口开河的江湖医生，处于后者中，人们想当音乐大师，无非如此！本世纪特有的“天才们”超越了这种区别，二者兼备；维克多·雨果①和理直·瓦格纳都各有其伟大的骗术，不过都是同很多真正的艺术造诣相伴的，以致连艺术上他们也竭尽诡诈之能事。因而缺乏伟大。因为他们眼光变来变去，忽而着眼于最俗气的需要，忽而着眼于最挑剔的需要。

①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诗人，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悲惨世界》等。——译者【74】

论“现代性”之特点”——中间产物过份发展；种类的曲变；传统、学派的中缀；继意志力、目的和手段的愿望衰微之后，本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哲学上的准备：无意识更有价值）。

【76】

商人和掮客比重过大，连最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如此。文人、代表人物、史学家（是历史和现代的撮合人），热带人和世界公民，自然科学和哲学间的掮客、半神学家。

【84】

叔本华是装饰音符（革命前的状况）：——同情、感性、艺术、意志薄弱、最精神性的渴望的天主教——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美好的18世纪。

叔本华根本误解了意志（他似乎认为渴求、本能、欲望就是意志的根本），这很典型。因为，他把意志的价值贬低到应该予以否定的地步。对意愿的仇视也是如此；试图把无意愿、“无目的和无意图的主体存在”（把“纯粹的无意志的主体”）视为更高等的东西，不错，更高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意志疲惫，或意志薄弱的伟大象征。

因为，意志本来一直认为渴求乃是主人，意志给渴求指明道路，提供标准……【848】

为了成为经典作家，必须要具备一切强大的、表面上矛盾重重的才能和渴求。不过，这样一来，这些才能和渴求就处在同一束缚下结伴而行了；它们来得及时，这样才会把文学，或艺术，或政治的某一种属提升到自己的高度和顶峰（而不是发生了这种种现象之后……）。这反映了它灵魂深处的总状况（管它是某个民族的也好，某种文化的也好），时间在它尚且存在并且尚未被外来民族的仿效搞得面目全非（或尚有依赖性时……）之前；它不是反射的，而是一种起纽带作用和指引前行的精神，在任何场合都作肯定答复的精神，甚至以它的仇恨作答。

“最高的个人价值不属于这个范围吗？”……也许要考虑到这里的道德偏见是否起作用，或者说，伟大的道德标准是否原来就是和经典相矛盾的……道德这个怪物在口头上和行动上是否必然表现为浪漫主义呢？……一种美德压倒另一种（譬如在道德怪物身上），这种优势同古典权力对阵，旗鼓相当。假如人们果真具有这种水准，并且尽管如此也真成了经典作家，那么也

许就是莎士比亚（假如他真就是培根勋爵的话）的情况。

【79】

由于道德的种种矫饰，现代精神已无可救药了。——美其名曰：宽容（对“肯定和否定的无能”；同情的宽容（ = 三分之一的差异，三分之一的好奇，三分之一病态的敏感）：“客观性”（ = 没有人格，没有意志，对“爱”的无能）；反对常规的“自由”

（浪漫主义）；反对欺诈说谎的“真理”（自然主义）；“科学性”（“人的文献”：用德国话来说，就是无聊小说和加法运算，——取代了结构布局）；代替了杂乱无章和过渡性的“激情”；“深邃”代替了混乱，代替了芜杂的特征。

【126】

克制和补救现代性的特效药方：

1．随着中止娱乐而来的真枪实战，实行义务兵役制；2．提倡民族狭隘性（头脑简单，万众一心）；3．改善营养（肉食）；

4．不断提高居住区的卫生和健康水准；5．要让心理学居统治地位，使其高于神学、道德学、经济学和政治；6．在要求和履行的“责任心”方面，要体现军纪（夸奖不会再有了……）。

【578】

认识论本身的道德价值：

信仰理性——为什么不怀疑呢？

“真实的世界”应该是善的世界——为什么？

虚假、变幻、矛盾、斗争被斥为不道德，因为要求进入一个没有这一切现象的世界；构想出一个先验的世界，以便给予“道德自由”一席之地（在康德那里）；辩证法乃是通向美德的道路（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一目了然，原因在于诡辩术被认为是通向非道德的途径）；时间和空间是合乎理念的。因此，在事物的本质里面存在着统一性，这样，“罪恶”

没有了，弊端没有了，不完美性也没有了——为上帝辩护。

伊壁鸠鲁否认认识的可能性。因为，他维护作为至高价值的道德（以及快乐主义）。

奥古斯丁干了同样的事，后来是巴斯噶（“衰退的理性”），为了对基督教价值有利；笛卡儿蔑视一切变化的东西，同样也看不起斯宾诺莎。

【33】

出现悲观主义的原因：

1．迄今为止强大无比的生命和前途无量的欲望惨遭谴责，因此生命诅咒自身；2．人的与日俱增的果敢精神和怀疑的勇气，认识了不可替代的生命本能，并且向往生命；

3．唯有对冲突毫无所知的极平庸者人丁兴旺，高等的种类生不逢时，反而作为蜕变产物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平庸者却自命为目的和意义，盛气凌人（——谁也无法回答“目的”

何在——）；

4．不能感受痛苦、不安，局促和忙碌持续增长—整个频繁的活动即所谓“文明”

的形象化日益变得容易，面对这种庞大的机体，个别人会变得气馁，屈

服。

【380】

1．歪曲历史原则，为的是叫历史证明道德估价；a）一个民族的没落和衰败；

b）一个民族兴旺发达和美德；

c）一个民族的鼎盛时期（“它的文化”）是道德水准的结果。

2．原则上歪曲了伟人、伟大的创造者、伟大的时代；人们硬说信仰是伟人的功业：但是，不假思索、怀疑、“非道德”、允许放弃信仰等，都属于伟大的特性（凯撒、腓特烈大帝①、拿破仑；但也包括荷马、阿里斯托芬②、达·芬奇、歌德）。

①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也译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后来的老弗里茨。——译者

②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前388）——古希腊悲剧大师。——译者人们总是避而不谈主要问题，即这些人的“意志自由”——【894】

我所反对的东西：只知一般中有非凡的种类发动战争——而不知常规的持续存在乃是非凡价值的前提。譬如，女人尽管不特别需要博学，但她们却想完全改变自己的地位。

【274】

道德是何人的权力意志？——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欧洲史有个共同点，就是试图把道德的价值抬高到统治地位，超越一切其他的价值，因而它不仅应该是生命的元首和法官，也应当是：1．认识；2．艺术；3．国家和社会事业的元首和法官。要“变得更美好”，这就是唯一的使命，其余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手段（或是同干扰、阻碍、危险抗争；甚至同毁灭抗争……）——

中国发生着相似的运动。印度也有相似的运动。

道德价值的权力意志意味什么呢？这个意志在地球上有过空前的发展。

答：……它背后藏着三种权力：1．群畜反对强者和独立者的本能；2．受难者和败类反对成功者的本能；3．平庸者反对杰出者的本能。——这个运动无比优越，因为其中夹杂着无数残暴、欺诈、偏颇、推波助澜（因为，道德同生命基本本能斗争的历史本身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非道德……）。

【296】

心理学方面犯的重大罪行：

1．一切痛苦，一切不幸都被不正当的行为（过失）搞得面目全非（因为人们剥夺了痛苦的无辜）；

2．一切强大的快感（纵情、快感、凯旋、自豪、鲁莽、认识、自信和自在的幸福）被认为有罪，是诱惑、是可疑；3．软弱感，最内在的怯懦，把缺乏自信硬是冠以圣名，并且教诲人们，这是最值得希望的；4．人身上的一切伟大品质都冠以非我化、为他人的自我牺牲等名目；连非个性化也成了智者和艺术家们最高认识和能力的原因；5．爱情被歪曲为献身（和利他主义），而爱情却是兼顾（双方），或者是由于个性充盈而生的一种出让。只有完人才能施爱；失掉个性的人、“客观的人”是最糟糕的恋慕者（——人们可以去打听一下雌性！）这也同样适用于上帝之爱，或对“祖国”之爱。因为，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利己主义是自我化，利他主义是仁化”。

6．生命是惩罚，幸福是诱惑；激情是着魔，自信是渎神。

这一整套心理学是一种联系心理学，一种出自恐惧心理的封闭化；一大群（败类和平庸者）乌合之众想有朝一日用以抵御强者（——并在发展中消灭强者……），另一方面，一切人都把使自身发达的欲望神圣化，并深知保持其荣耀的方法。试比较犹太教的传教士。

【324】

当前，美德无人信奉了，它的吸引力消失了，一定会有人来充任不凡的冒险家和放浪生涯者，把美德重新投放市场。美德要求对它的信徒具备过份的夸张和偏颇，好像今天它当真没有克己的良心似的。当然，对于无良心者和全然不假思索者来说，这也许正是他们的新魔力。——美德现在成了迄今为止它从来不是的东西，成了罪恶。

【1027】

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较高等的人是非人和超人，这样就联系起来了。随着人每次向伟大和崇高的跃升，他也就进入了深邃和恐怖。因为人们要是没有彼，也就想不到此——或者，不如说：人们愈是一味要求此，也就愈是达到彼。

【898】

未来的强者。——苦难和偶然到处创造了强者的条件，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了，并且有意识地想要理解这一点了，因为，我们能够创造这种跃升的条件了。

直到现在，“教育”才着眼于社会利益。不是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是为现存社会的利益。人们不想为教育准备“工具”。假如力的积蓄比较多，那么就要想到力的排出，其目的也许不适合社会的利益，而适合未来的利益。

本该提出这样的任务，这就是人们要更多地了解现今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原因，以便什么时候能够不再为形式本身而生存，即把形式权当强大种族握有的手段。

人日益渺小化，这恰好是促使人们想到驯育强大种族的推动力。因为，强大种族的充盈也许就在于变得渺小的种类渐趋衰败（意志、责任感、自信，自我设定目的的能力）。

手段，就是历史教导的手段。因坚持与一般利益相反的保存利益而陷于孤立；在相反的估价中反复练习；激情就是不即不离；今天，自由良心成了最为人所不齿的、最禁忌的东西。

欧洲人的协调乃是不可阻挡的伟大过程。因为，人们本应加速这一进程。这样就会产生裂隙、距离、等级制。没有必要减缓这一过程。

这个协调了的种类一旦形成，就需要辩护。因为，它是为高等的自主的种类效力的，这种类高踞于它之上，并且只有这样才能领受其任务。这里指的主人种族不仅任务只在于发号施令，而是具有自己的生存范围，充盈着对美、勇、文化、风格乃至最精神性事物的力。一种有权享用奢侈的肯定种族——它强大无比，再不需要美德命令式的残暴；它无比富有，再不需要节俭和咬文嚼字。它身在善与恶的彼岸；在一所为特殊和精选出来的植物准备的暖房里。

【656 a 】

权力意志只有凭反抗来表现。就是说它要搜寻使它反感的东西。——假

如说细胞原生质要伸展伪足，四处搜寻，那么这乃是它的固有倾向。占有和同化首先就是征服的意愿，是一种塑造，是建造和改造，直至最终使被征服者彻底过渡到进攻者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增殖。——假如这种同化不成功，则该产物也许会因之分解；一分为二，表现为权力意志的后果。因为，为了不让占有物流失，权力意志会分解为两个意志（也许全部放弃，彼此再无任何联系）。

【738】

禁令的作用。——任何发布禁令的权力都知道在遭禁者那里会激起恐惧心理，它制造了“亏心”（也就是说，渴望得到某种东西，但意识到，一旦满足就会招致危险，因而不能不采取诡秘的手段小心行事）。任何禁令都会在那些不情愿屈从于禁令而勉为其难的人那里导致性格的恶化。

【779】

以影响估价观为目的的量：伟大的罪犯和渺小的罪犯。以被愿望者为目的的量，即使在愿望者那里也决定着罪犯是否自重，或自感胆怯，或自感可怜。

再一个问题就是，采用的手段的精神性等级，同样也可能影响我们的估价观。这个哲学上的革新者、探索者和强人对强盗、蛮人和冒险家所抱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啊！——以“不自私者”的面目出现。

最后，高贵的仪态、举止、勇敢、自信——它们怎样改变着以此方式获得的估价哟！

论估价观：

目的的量（大、小）的影响。

手段方法的精神性影响。

行为表现的影响。

成和败的影响。

敌对力量及其估价的影响。

合法者和遭禁者的影响。

【879】

道德的先人之见使精神陷入等级制，这样，精神就失去了本能的特权，这种特权就是创造天性的、“上帝之子”（或魔鬼）的自由感。至于精神是否大讲现行的道德，或者，它是否用自己的理想批判现行的道德，那是无所谓的。于是，精神属于群畜——尽管它是后者最重要的必需品，是“牧人”。

【311】

美德用什么手段取得权力？——恰恰是用政党这个手段。诽谤、怀疑、在野的美德拆当政的敌对美德的台，使其面目全非；无穷无尽的迫害和诬陷。也就是：用不折不扣的“非道德”手段。

为了成为美德，渴求自身要干些什么呢？——改姓更名；对自己的意图要作原则上的谴责；练习自我误解；同现存的和公认的美德结盟；对美德的敌人要表示明显的敌意。

如有可能，要设法弄到庇护权力的避难所；设法陶醉、感奋；理想主义的伪善；要赢得一个这样的党派，要么与之共荣，要么同归于尽……，要变为无意识，变得天真幼稚……【98】

斥卢梭。——很遗憾，人恶得还嫌不够；卢梭的敌人说，“人即猛兽”，

很遗憾，他们没有说对。该诅咒的不是人的堕落，而是人的柔化和道德化。卢梭猛力抨击的领域，恰恰是一类相对的强者和成功者（——他们没有破坏伟大的冲动，即权力意志、享受意志、发号施令的意志与能力）。人们就该比较一下18世纪的人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还要同17世纪的法国人相比较），才能领会这里讲的意思，因为卢梭是自我嘲弄的种类，狂热虚荣的种类——这两个特点表明，这个种类缺乏统治意志。因它鼓吹善行，并且复仇狂一般地在统治阶层中寻找自身潦倒的原因。

【776】

论权力的“马基雅维利①主义”权力意志的表现：①马基雅维利（1469—1577）——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主义即指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主义。——译者 a ）它在被压迫者和各种奴隶那里表现为要“自由”的意志。因为，唯有摆脱才是目的（从道德和宗教上说就是：“只对自己良心负责”；“基督教的自由”等）； b ）在强大的和即将掌权的种类那里，则表现为强权意志；假如开始毫无成效，就转换成要“正义”的意志，也就是要求同统治者享有同等的权利； c ）在最强者、最富有者、最勇敢者那里，则表现为“对人类之爱”，对“人民”、《福音书》、真理、上帝之爱；表现为同情；“自我牺牲”等等；表现为制胜、义务感、责任感，表现为自信有一种人们能够赋予其方向的伟大势力：即英雄，预言家，凯撒，救世主，牧人；（——性爱也属此列。性爱意欲制胜、占有，并且表现为委身于人，说到底，性爱不过是对自己的“工具”之爱，对自己的“马儿”之爱罢了，——性爱坚信某物是属于自己的，即属于一个有能力使用某物的人）。

“自由”、“正义”和“爱情”！！！——【721】

对权力的无能：这种无能是虚伪和明智的，因为它就是驯服（适应，尽职的自豪，道德性……），是屈服、献身、爱（理想化，把发号施令者神化对损失的补偿和间接的自我神化）；是宿命论、听天由命；是“客观性”是自我虐待（斯多葛主义、禁欲主义、“非我化”、“圣化”）；是批判、悲观主义、愤慨、难堪；是“美丽的灵魂”、“美德”、“自我神化”、“旁观”、“世界的纯洁”等等。（——把对权力的无能的认识装扮成蔑视（权力）。到处都显示出确实要行施权力的需要，或者表现为给自身造成一时的权力外观的需要——这是陶醉）。

人，为了幸福的利益而想攫取权力，那是因为权力会满足这种利益：各种政党。

别的想攫取权力的人，甚至首先要损失和牺牲幸福和快乐：这是有野心的人。

别的想攫取权力的人，仅仅是因为权力恰好落在了他们不想依附的人手中。

【521】

论“逻辑的表面性”。——“个体”和“类”的概念统统是错误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类”只表示同时出现的一群相似的人，其发展和演变为时很长，且进展缓慢，以致很难发现细微的进展和生长（——这是一个发展阶段，这时自我发展还没有进入人们视野，以致似乎出现了平衡，并且可能形成下述错误观念：认为，在这里已经达到了目的——而且发展也有了目的……）。

形式被认为是连续的，因而是更为宝贵的；不过，形式也只是我们构想

出来的；假如经常遇到“同一个”形式，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形式相同，——而是表现为一种新东西——而且只有我们，那个我们用来比较的我们，才把同旧物相似的新东西一同算作“形式”的统一性。好像本该达到某个种类，就像它浮现在成形过程之前，又好像包含在成形过程之内。

形式、类、法则、观念——到处都在重复同一个错误，都把错误的现实转嫁到虚构的头上。就好像一切现象都含有驯服精神一样。——这里，在行为者和行为目的之间，出现了脱节（但是，行为者和行为目的却仅仅由于服从我们的形而上学逻辑学的教义而承认：自身并非“事实”）。

人们不应当把形成概念、类、形式、目的、法则（一个同等状况的世界）等的必需，理解为似乎这样我们就真能固定真实的世界；而应当认为是这样一种必需，即为我们准备一个使我们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世界。——我们要就此创造一个对我们说来是可以测度的、简化的、可理解等等的世界。

同一个必需，也在于理智支配的感官能动性——通过简单化、粗糙化、强化和浓缩等过程来达到，这乃是一切“再认识”，一切自我认识能力的基础。我们的需要极其精辟地概括了我们的感官，以致“同样的现象世界”始终一再复现，并且因此而获得现实的外观。

我们主观信仰逻辑学的必需仅仅表明，我们早在逻辑学本身到达意识之前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把逻辑学的要求植入现象。因为，现在我们在现象中发现了逻辑学——，另外，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种必需会担保某物是“真理”。在我们长期推行了同一化、粗糙简单化之后，我们就成了创造了“物”、“同一物”、主体、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的人了。在我们看来，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

【726】

我试图理解社会判断和估价的绝对合理性（当然是在摆脱了导致道德结果的意志的情况下）。

——为了尊崇保存和提高权力的根本欲望，就要了解心理学的欺诈和混乱的程度（为给欲望创造问心无愧的局面）。

——了解愚蠢的程度，以便使共同的调解和估价始终成为可能（为此则需要教育、对教育要素的监督、培养）。

——了解审讯、怀疑和不耐烦的程度，为了把特殊者当成罪犯来处理和镇压——为了使这些特殊者以亏心，就要造成他们自感特殊性就是病患。

【727】

道德的本质乃是防卫，是防御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乃是人发育完成的标志（披上了甲胄；斯多葛式的）。拥有武器，这是人发育完成的主要标志，因为他具有进攻的能力了。战争工具转化为和平的工具（由鳞片、甲叶和毛发构成的工具）。

【73】

过劳、好奇和同情——我们现代的恶习。

【187】

用在对象身上的力气少得可怜！精神乃是恢复生机的东西。从奢谈诸如“拯救”、爱、极乐、信仰、真理、“永恒生命”等等的激烈言论中，冒出了多么病态和冥顽的空气啊！相反，人们有一天也许会拿起一本原是不信教的书，比如彼特罗尼乌斯①按照基督教伪君子的价值标准，那本书里讲的都是

罪过，甚至罪该万死。尽管如此，在更加纯净的空气中，在步履加速的超凡精神性中，在变得自由而富裕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力中，人们会有何等心满意足的感受啊！一部《新约全书》连一个笑话都不曾有过。不过，凭这一条也就等于批臭了这本书！……①彼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为暴君尼禄的宠臣，公元66年被迫自尽。——译者

【308】

道德很“不道德”，正如世间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道德性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非道德。

这种见解带来了伟大的解放。对立远离了事物，一切现象的统一性得救了——【896】

反对伟人的斗争，得到经济学论据的辩护。这些理由是危险的，是偶然性、特殊性、暴风骤雨、力大无比、足以威胁缓缓建造起来的物体。对爆炸性的东西不仅要无害地卸载，如果可能，也要防止其卸载。因为它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本本能。

【1025】

个别地、有步骤地、试探性地雇请一切可怕的东西。因为，使命想要承担文化；但是，在文化壮大到足以完成这一使命之前，它必须克制、缓解、隐蔽、甚至痛恨这一切。

凡是在某种文化开始为害的地方，文化都会借以表示出一种畏惧关系，也就是表现出软弱。

命题：一切善都是昔日可利用的恶。准则：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个别的人所能许给自己的激情愈可怕、愈大——因为它（他）有能力使激情变成手段——，其文化的水准就愈高——；一个人愈是平庸、软弱、谦卑、怯懦，则他干的事比恶还要坏。因为，他那里一定是个恶贯满盈的王国。最低等的人一定会到处见到恶的王国（也就是使他受到禁锢、与他为敌的王国）。

【933】

总而言之：对激情的统治，并不是削弱和取消激情！——意志作主的力愈大，激情就会有更多的自由。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渴求自由活动的空间，是由于具有更大的权力，它知道要雇请这些怪兽。

“善良的人”同时位于每个不危险的和有用的事物之阶。因为，他是中间状态；共同的意识说明不必害怕谁，同时，尽管如此，也不应看轻谁。

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规范的利益而摧毁特殊人的手段。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平庸者着想而有害于特殊人的。

只有当一种文化能够支配充盈的力的时候，它才可能变成特殊人、试验、危险、层次这些奢侈文化的温床——任何贵族政体的文化都属于这种趋向。

【62】

对现代人的批判：“善良的人”都坏在不好的设施（暴君和传教士）的手里；——理性成了权威；——历史是对谬论的克服；——未来就是进步；——基督教国家（“军阵的上帝”）；——基督教的性冲动（或婚姻）；——“正义”王国（“人类”文化）；——“自由”。

现代人的浪漫派姿态：——高贵的人（拜伦、维克多·雨果、乔治·桑①）——高贵的愤怒；——为激情所尊奉（是真实的“自然”）；——袒护被压迫者和败类，因为这是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座右铭；——义务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艺术和认识的“忘我性”；——是以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多愁善感的利己主义——为形式的、骗人的利他主义。

①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小说家，原名奥罗尔·杜班，作品有《康素爱萝》等。——译者

这一切构成了18世纪。下述东西没有从中留传下来：无忧无虑、开朗、考究和精神的洒脱。精神改变了速度；避开了对精神的细腻和明快的享受，代之以欣赏色彩、和谐、群众、现实等等。这是精神现象的感觉论。简言之，这就是卢梭的18世纪。

【937】

奥古斯丁·蒂埃里①于1814年读过戴蒙洛西埃②在其著作《论法兰西君主制》中说过的话：他以一声愤怒的呐喊作了回答，并且随之开始自己的写作。那种流亡者说：“获得自由的阶层，我们亲手释放的奴隶阶层，成了有纳税义务的人，新的人，对特权的铲除解放了你们，你们得以成为自由的人，而这种铲除却剥夺了我们跻身显贵的权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权利，对你们来说是恩典；我们同你们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是由我们自身构成的一个整体”。③

①奥古斯丁·蒂埃里（1795—1856）——法国史学家。——译者②戴蒙洛西埃（1755—1838）——法国政论家，政治家，原名费朗西斯·戴雷诺。——译者③原文为法文。——译者

【10】

A、作为强力的悲观主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悲观主义的逻辑能量，它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解析学。

B、没落的悲观主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它的柔弱化，表现在它宇宙政治论的触感，在于它的“包容万物”的历史主义。

——临界的紧张局面：因为极端分子崭露头角，并趋于优势。

【87】

新教的没落。因为，它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被认为是不彻底的。实际上，天主教仍占据优势；新教的情感销声匿迹，以致感觉不到最强有力的反新教运动的本身了（譬如，瓦格纳的《帕西法耳》）。法国整个高等精神性表现为本能的天主教；俾斯麦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新教。

【82】

悲观主义的主要特征：——马格尼家的晚餐；俄国的悲观主义（托尔斯泰①、陀思妥耶夫斯基②）；美学的悲观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描述”（浪漫主义的和反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认识论的悲观主义（叔本华；现象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悲观主义；“同情之宗教”，佛教的前期运动；文化的悲观主义（异国情调，宇宙政治论）；道德论悲观主义：即我本人。

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复活》等。——译者

②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穷人》、《罪与罚》、《白痴》等。——译者【25】

论虚无主义的起源。——人们获得了直面已知物的勇气为时已晚。我以前一直是个虚无主义者，前不久我才承认这一点，我作为虚无主义者借以前行的能量是激进主义，但能量在这一基本事实上欺骗了我。假如人们迎着一个目的走去，那么似乎就不能说“自在的无目的性”这是我们的基本信条。

【347】

道德乃是骗术。——“自然就是善，因为一个智慧和善良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那么，谁应对‘人的堕落’负责呢？他们的暴君和拐骗者，统治阶层——人们应该消灭他们”——；卢梭的逻辑学（参看巴斯噶的逻辑学，此人对原罪下了结论）。

试比较与此有亲缘关系的路德逻辑学。两者都在寻找导致道德宗教义务即贪婪的复仇需要的那种借口。仇恨统治阶层就等于树立自己……（“以色列是有罪的”：这构成了传教士地位的基础）。

试比较与此有亲缘关系的保罗的逻辑学。上帝，这一直就是出现反动现象的借口，权利啊，人性啊！等等。在基督那里，民众的欢呼构成了他受戮的原因；（基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反传道的运动。连在反犹主义者那里，基督也始终是艺术品。因为它用道德的否定判决来侵袭对手，并给自己保留惩罚的权利。

【99】

伏尔泰——卢梭。自然界的状况是可怕的，人是猛兽；我们的文明战胜了猛兽的自然界，旷古未有。——这是伏尔泰的结论。他对文明状态感到轻松、惬意、快慰；他蔑视偏见，即使是以美德为形式的；也看不起禁欲主义者和僧侣，因为他们缺乏敏感。

道德否定了人，这似乎使卢梭出了神。人们可以用言语“不公正地”、“残酷地”、最大限度地挑逗被压迫者平时受禁令和失宠魔力制约的本能，以致被压迫者的良心劝戒他们不要渴望犯上作乱。这些解放者首先寻求一点：给予他们的一伙以高等天性的伟大派头和地位。

【124】

人们要把发展自身欲望的勇气归还于人——人们要打消妄自菲薄（不是当成个体的人的欲望，而是作为自然的人的欲望……）——

既然人们认识到对立是我们放进去的，人们就会从中抽出对立——人们要从存在中全部剔除社会特质（过失、惩罚、正义、正直、自由、爱等等）——

向“自然性”的进步；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包括政党关乐，连重商主义，或工人，或企业家的政治关系也在其内，统统涉及权力问题——首先是人们能干些什么；然后才是，人们应该干些什么。

【736】

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上几乎只能见到萎靡不振的罪犯，他们受到社会的遣责、蔑视和凌辱，从而丧失了自信，常常看不起自己和自己的业绩，这是罪犯的不幸类型；认为以前的所有伟人都是罪犯，我没这个意思（仅仅是指格调伟大的，而不是可怜的），犯罪属于伟大这个范畴（——因为这句话系出自全身检测器检验的结果，出自一切钻入伟大灵魂的内心深处的人的意识——）。出身、良心、义务等等都是“紧箍咒”——任何伟人都清楚自己面临的这种危险。但是，他也情愿有危险，因为他情愿要有伟大的目的，并

且因而也要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117】

19世纪相对18世纪的进步（——从根本上说，我们是要叫善良的欧洲人发动一场针对18世纪的战争——）：1、“返回自然”，反过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总比卢梭的意见果决得多；——离开田园情调和歌剧欣赏吧！

2、一贯坚定的反理想主义，更客观、更无畏、更勤奋、更得体、更怀疑突然事变、更反革命；

3、一贯坚定强调肉体的健康、灵魂的健康问题，因为，由于肉体的原因，后者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状态，起码肉体的健康乃是灵魂健康的先决条件。

【612】

伟大激情的权利——凡有认识能力的人要再次获得激情！因为连非自我化和“客观”

崇拜也在这个范畴创立了虚伪的等级制。叔本华教导说：只有摆脱激情，意志才能达到“真情”即认识，这是非常错误的。摆脱意志的智慧所能看见的东西无非是事物的真实的特质。

艺术上也犯有同样的错误，因为，一切现象若在无意志的状况下来观察似乎都是美的。

【883】

对“审美的净化”只能是强化种类的后果。我们今日的社会只代表教育；而缺乏有教养者。缺乏伟大的、综合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直接控制各种力为一个目的服务。

而我们的人乃是臃肿的人，这也许是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混乱。但不是创世前的洪荒时代，而是在这以后——歌德是这类人的完美体现（——根本不是什么巨匠！）。

【836】

描述性音乐；让现实去发挥作用……所有这类艺术都更为容易，更易模仿；不聪明的人可采用这样的方法。向本能发出呼嚣；暗示的艺术。

【847】

在古典和浪漫主义这一对立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对立？

——【37】

悲观主义发展为虚无主义。——价值的非自然化。价值的经院哲学。价值是零散的、理想主义的，而不是统治和领导这一类的业绩，而是起而谴责。

把对立物放在自然的刻度和等级的位置上，这是对等级制的仇恨。对立是依据庸众的世纪设立的，因为这样更易于为人接受。

被抛弃了的世界，面对着一个人为的“真实宝贵的世纪”。——最后，人们发现自己用什么材料建立了“真实的世界。这样，人们只剩下那个被抛弃了的世界，并且把那个真正的失望一同存入令人讨厌的世界户头。

虚无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只剩下了具有裁判权的价值——别的一无所有！

这里出现了强和弱的问题：

1、弱者在这个价值面前粉身碎骨；2、强者摧毁没有破碎的东西；

3、最强者战胜具有裁判权的价值。

这一些共同创造了悲剧时代。

【26】

有作为的悲观主义：这是在可怕的角逐甚至是胜利以后的问题，“目的”，也就是说，有种比问我们感觉好不好要重要百倍——即一切强大天性的基本本能，——因而也就是问，他人的感觉如何。简言之，我们有一个目的，为了它不怕带来人的牺牲，不怕担任何风险，不怕承担任何厄运：——伟大的激情。

【35】

“痛苦优于快乐”，或者相反（如快乐主义）。这两种学说都是虚无主义的指南……因为这里，两种情形下设定的最终意义不外是快乐的现象，或痛苦的现象。

但有一类人说，他们不敢设定意志、意图、意义，——因为对任何更健康的一种人来说，生命的价值根本不必按照这种次要事物的标准衡量自身。痛苦的优势也许是可能的，而尽管如此也是一种强大的意志，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一种对这种优势的必需。

“活着没意思”；“听天由命”；“为什么有暴君？”——这是软弱和伤感的思维方式。一个滑稽的、乐天的怪物胜似多愁善感百无聊赖的人①。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370】

“客体”只是一种虚构，因为，人们说的那种自我是没有的，假如人们要指责个人主义的话。

【569】

我们的心理学观是由下述各项决定的：1、传达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传达起见，事情必须确切、简单、可精确加以表述的（首先要在所谓同一的情况下）。但是，为了能够传达某事，这件事应使人感到是加过工的，被认为是“可以再认识的”。感官的材料是由理智来加工的，再简化为几根粗线条，近似化，亲缘化。也就是说：感性印象是不清晰的和混乱的，但似乎可以逻辑化；2、“现象”世界是我们感到现实的、加过工的世界。“现实性”就在于同一的、众所周知的、有亲缘关系的事物连续重复出现，在于这些现象具有逻辑化的特性，在于相信我们可以作这种计算，能精打细算。

3、这个现象世界的对立面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无形的、不可表述的混沌世界——也就是另一种现象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认识的”世界；4、问，“自在”之物是什么样子，根本不问我们感官的感受性和理智的能动性，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回答上述提问：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事物呢？“物性”乃是我们首先创造的。问题是，是否还能有创造这样一种表面世界的许多种类——这种创造、逻辑化、加工、作伪是否就是百分之百保险的现实性本身。简言之，是否有“设定事物”

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否也仅仅是这种愿望主体的结果……别的“人”向我们打手势了；我们经过加工的表面世界乃是对这个世界的行动的加工和征服，一种守势的测量规则。主体本身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假如，仅仅有主体存在——“客体”只不过是主体对主体造成的影响而已……主体的一种标准。

【801】

种种状态，使我们把事物神圣化和变得丰盈了，并且使事物诗化，直至这些事物重又反映出我们自身的丰盈和生命欲望，它们是：性欲；醉意；食欲；春意；凯旋；轻蔑；壮举；残暴；宗教情感的奋激。但其中三种要素是主要的：即性欲，醉意和残暴——这三者都属于人的最古老的喜庆之乐，它们在最初的“艺术家”身上似乎占压倒优势。

反过来说：假如表现这种神化和丰盈的事物朝我们走来，那么兽性的生命就会以激励上述欢乐状态都各有一技之长的那些范畴作为回答——因为，兽性快感和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就是美学的状态。后者只出现在有能力使肉体的全部生命力具有丰盈的出让性和漫溢性的那些天性身上；生命力始终是第一推动力。讲求实际的人，疲劳的人，衰竭的人，形容枯槁之人（譬如学者）绝不可能从艺术中得到什么感受，因为他没有艺术的原始力，没有对财富的迫切要求。凡无力给予的人，也就无所得。

“完美性”——在上述状态下（尤其是产生性欲时）往往天真地泄露出一种最深沉的本能，即认为本能的种类的上升是更高等的、更合意的、更有价值的运动；本能同样也力求达到某种状态。

【802】

艺术叫我们想起了兽性的生命力的状态；艺术一下子成了形象意愿世界中旺盛的肉体，性的涌流和漫溢；另一方面，通过拔高了的生命形象和意愿，也刺激了兽性的功能——增强了生命感，成了兴奋感的兴奋剂。

丑陋的东西为什么也能具有这种强力呢？一旦它假借艺术家的伟大能量表现某种现象，则这位艺术家就以丑陋和恐怖成为主宰；或者，一旦它在我们身上轻轻激起残暴欲（有时甚至是使我们难堪的欲望，成了自我侵犯：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感）。

【920】

“我要干这件事，或那件事”；“我想，某物可能是这样的”；“我知道，某物是这样的”——力的程度：即意志的人，贪求的人，信仰的人。

【963】

伟人必然是怀疑论者（这意思不是说他一定会如此），前提是：这样做会成就伟业，即愿意完成一种伟业和想找到为此的手段。坚信任何一种信念的自由都属于伟大意志的强力。按照那种行施任何伟大激情的“开明专制主义”来说就是如此。这种激情使理智为自己所用；它也具有采取不神圣手段的勇气；它处事不假思索；它允许自己有信念，它需要信念本身，但它并不屈服于信念。肯定和否定需要信仰、绝对之物，这乃是软弱的证明；一切软弱都是意志薄弱。信仰之人、信徒必然是“小人”。结果，“精神自由”

即作为本能的非信仰，成了伟大的先决条件。

【488】

心理学派生了我们的理性信仰。——“现实性”、“存在”，这些概念来自我们的“主体”情感。

“主体”，是从我们自身出发来解释的，因此，自我成了实体，成了一切行为的原因，成了行为者。

逻辑学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对实体的信仰，对偶然的信仰，对表面的信仰等等都是有其说服力的。因为，认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我们意志的结

果，这已经成了习惯。

——所以，作为实体的自我在纷繁的变化中并不消逝。——但意志是没有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用来区分“自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的范畴。我们理性的所有范畴都来自感觉论，即是从经验的世界看出来的。“灵魂”，“自我”——这些概念的历史表明，这里也流行着最古老的鉴别法（“呼吸”，“生命”）……假如没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非物质性的东西。物质性概念是空的。

没有什么主体“原子”。主体的范围始终忽大忽小；体系中心点不断偏移；一旦体系没有能力组织适合的群体，它就一分为二。另一方面，体系也不是要消灭软弱些的主体，而是把它改造成为自己服务的活动分子，并且直至某种程度上同后者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没有什么“实体”，宁可说有的是某种本来要求强化的东西；它只是间接地“保存”自身（它想自我炫耀——）。

【516】

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这不会使我们获得成功。因为，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定理，这里面没有“必然性”，而只是无能。

照亚里士多德看来，假如矛盾这条定理是一切定理中最可靠的，假如它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构成一切引证的根源的定理，假如它包含一切其他公理的原则，那么，人们倒是应该更认真地考虑到，它在论证方面到底是以什么为前提的。下面两种情况必居其一：或者它坚持某种与现实物和存在物有关的事物，好像人们早就从别的什么地方得知的东西一样，即不能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或者，这个定理想要表达的是：不应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那时，逻辑学也许变成了命令，不是为了认识真实的东西，而是为了设定和整理那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称之为真实的世界。

简言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逻辑学的公理适合现实吗？或者，它们是为了首先给我们创造现实、“现实性”这些概念的标准和手段吗？……不过，为了能肯定前一个问题，如前所述，人们也许已经认识了存在物；而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因此，这个定理不包含真理的标准，而是包含一个对于应该是真实的东西的命令。

假设，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自我同一的A，就像每个逻辑学的（也就是数学的）定理把这个A当成前提一样，而这个A也许就是一种表面性，那么逻辑学是以一个单纯的表面的世界为前提了。其实，我们是受无限的经验科学印象的影响才去信仰那个定理的，而经验学似乎一直在肯定这个定理。

“物”——这就相当于A的本来基础；我们对物的信仰乃是信仰逻辑学的前提。逻辑学的A就如原子一样，乃是“物”的一种仿制……由于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从逻辑学得出了衡量真实存在的标准，我们就已经走在这样的路上了：即把实体、谓语、客体、主体、行动等一切基础都设定为现实性了：这就叫设计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这就叫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就又成了表面的世界……）。

原来的思维活动，即肯定和否定，也就是认为真实的和不认为是真实的，由于这些活动不仅把习惯，而且也把权利当作前提，所以必须认为它们都是真实的，或者，都是不真实的。它们受一种信仰的统治，即认为对我们来说认识是有的，认为判断真会达到真理。——简言之，逻辑学不怀疑，以

本来的真实会说明某种东西（也就是说，相反的谓语不可能适合这种东西）。

在这里盛行着这样一种感觉论的、粗俗的偏见，即认为感觉会教导我们关于物的真理——认为我不能在同一时间讲述同一事物，这是硬的和这是软的，不可能同时说出。

（“我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感觉”这个本能——是粗俗的、错误的。）概念上的矛盾定理来自以下的信仰，即认为我们能够构成概念，认为某个概念不仅会描述某事物的本质，而且会理解这个本质……事实上，逻辑学（就像几何和算术一样）只适用于我们创造的、虚构的本质性。逻辑学试图按照一个由我们设定的存在模式去认识现实的世界，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学会了图画和算术……【915】

我也想把禁欲主义还俗，用强化的意图来取代否定的意图；意志的体操，各式的节俭和斋戒，连最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如此；这是同我们从自己的力中得出的见解有关的行动迟疑法；是带有冒险和随意的危险尝试（马格尼家的晚餐：纯是吃倒了胃口的精神馋猫。）——人们也应当构想出检验信守诺言能力的方法。

【1028】

恐怖也属于伟大的特性。实话实说。

【533】

逻辑的精确性、透彻性是真理的标准（“一切真实的东西，人们都可以清楚、准确地理解”——笛卡儿）。这样，机械论的世界假说就成了受欢迎的和可信的了。

但是，这是一种拙劣的混淆：就像真理的简单图像一样。人们怎么会知道事物的真实性质在于同我们理智的这种对比呢？——就不会是别的样子吗？不会是最大限度地赋予理智以权力感的假说得到了理智最大限度的偏爱、重视、因而被奉为真实吗？理智把自己最自由的和最强有力的能力设定为最有价值之物，因而就是真实之物的标准……“真实”——从情感方面来说——它是最能激发情感的“东西”（“自我”）；——从思维角度来说——它是赋予思维以最大的力感的东西；——从触觉、视觉、听觉来说——在这方面会引起最强烈的反抗。

这样，最大限度的成就为客体唤起了对那个叫作现实性的“真理”的信仰。力感、奋斗感、反抗感等竭力劝告人们相信这里确有反抗物存在。

【552】

论克服决定论和神学。——认为某事乃是有条不紊依次出现和可预计地出现的，但从这种认识中得不出事物必然出现的结论。认为一定数量的力在每个确定的场合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和方法决定自身和表现自身，这种情况并不会把事物变成“非自由意志”。

“机械论的必然性”不是事实，因为只有我们才把事物解释成现象。我们将现象的可表述性解释为支配现象的必然性后果。但是，我从事一定的事，从这里绝不会产生我不得不做此事的认识。受迫，这在事物中是根本无法指证的，因为，常规只会证明，同一现象不是另一切现象。只是由于我们硬把主体、行为者塞进事物，才产生了这样的表象，即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受迫的结果——起作用的是谁呢？还是某个“行为者”。因和果

——这是个危险的概念，只要人们还想到起作用的某物，想到受影响的某物。

a）必然性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解释。

b）假如人们认识到，“主体”根本不是起作用的东西，而是虚构，那么各种东西就会接踵而来。

我们不过是按照主体的样子构想出物性，并且强行解释成耸人听闻的大杂烩。假如我们不再相信起作用的主体，那么就会导致对起作用的物、相互作用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物的现象间因果的信仰。

这样一来，当然也就会产生起作用的原子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设想是在人们需要主体的前提下做出的。

最后，也就产生了“自在之物”，因为，说到底这乃是一个关于“自在主体”的设想。但我们知道，主体是虚构的。“自在之物”同“现象”的对立是靠不住的；但这样一来，“现象”这个概念也就不起作用了。

c）假如我们放弃起作用的主体，那么也就（放弃了）被影响的客体。持续同自身保持一致，即存在，这些东西既同称之为主体的东西无关，也就同称之为客体的东西无关。因为，它们是现象综合体，就别的综合体来说，它们表面上是连续性的——就是说，比如，由于现象节奏快慢的差别（静——动，张——弛。因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对立，事实上只是表示程度的差异，按某种光学标准看来，这些差异的表现好像是对立的，但没有这样的对立。因为，我们的对立概念都来自逻辑学的对立——而由逻辑学出发就错误地将这个概念转移到物上去了）。

d）假如我们放弃“主体”和“客体”的概念，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客体”的概念——因而也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概念的各种修正案，比如“物质”、“精神”和其他的假说式的本质，“物质的永恒性和不变性”等等。就等于我们抛弃了物质性。

用道德表示的世界是虚假的。只要道德本身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么道德就是虚假的。

要真理的意志就是固化、真实化、持久化，是消除虚假性，是把这种特性变为存在物。因此，“真理”也许不是现成的，可以找到的和可以发现的东西——而是应予创造之物，是用来为某个过程命名的，尤其是为一种本身无穷尽的征服意志命名的东西；因为确定真理乃是一种无限过程，一种主动的规定——不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东西的意识化。

这是一句赞成“权力意志”的用语。

生命以对特质之物和规则的轮回之物的信仰这一前提为基础；生命愈强大，则这个可猜测的、似乎成为存在的世界就一定更为广袤。逻辑化，理性化，系统化等等都是生命的辅助手段。

人将其追求真理的欲望即某种非常态的目的反射为存在的世界、形而上学世界、“自在之物”、已存在的世界。人作为创造者的需要已经虚构了自己加了工的世界，预言了这个世界；

这个预言（对真理的“信仰”）就是人的支柱。

一切现象，一切运动，一切发展生成都是在确定程度和力的比例关系，是斗争……一旦我们给自己虚构了某个对我们是如此如此（上帝，自然）等等负责的某人，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和贫困作为意图托靠

于他（它），我们也就丧失了纯洁的生成。那时，我们就有了想通过我们，并且同我们一起达到某种目的的一个人了。

“个人的幸福”和“类的幸福”一样，都是虚构的。因为，前者不为后者牺牲，从远处看，类如同个体一样也是流动之物。

“类的保存”只是类增殖的结果，即在通向更强大的类的途中对类的克服的结果。

论题。——表面的“目的性”（“无限超越一切人的艺术的目的性”）仅仅是活跃于一切现象中的权力意志的结果——变为强者的过程会带来与目的性方案相似的秩序——。不在于表面的目的。但是一旦凌驾较小势力之上的超级权力到手，即后者发挥较大权力的功能、形成等级制，则组织制度一定会形成一种手段和目的秩序的外观。

驳表面的“必然性”：

——这仅仅表示一个力不同时也是别的什么。

驳表面的“目的性”：

——后者仅仅表示势力范围及与之相默契的秩序。

【517】

为了能够思维和决断必然要假设存在物。因为逻辑学只是用于始终同等事物的公式。

因此，这种假设似乎对现实性还不具备证明的力量，因为，“存在物”属于我们的视觉观。“自我”是存在的（——不受变化和发展的影响）。

虚构的主体、实体、“理性”诸世界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具有一种起整编、简化、伪造、人为分割作用的力。“真理”乃是成为形形色色耸人听闻现象的主宰意志，——按照一定的范畴编排现象，这里，我们的出发点是对事物“自在”的信仰（我们认为现象是现实的）。

生成的世界的特征，无法阐述，因为它是“虚假的”，“自相矛盾的”。认识和生成相互排斥。因此，认识应该是某种别的东西。因为，为了形成认识必须先有意志，生成本身必定产生对存在物的错觉。

【206】

《新约全书》，尤其是《福音书》中，我听到的故事一点也不“神圣”，宁可说是间接形式的极端诽谤和毁灭性的怒气——最不正当的仇恨形式之一。对高等天性毫无认识。肆无忌惮地滥用各种傻气；《成语大全》被用遍、用滥了；上帝的出现是为着向那些税吏讲话，有这个必要吗？——伪君子们利用荒谬的和不切实际的道德表面性骗人，因此人们起而反对他们乃是极其正常的。而这个民族却对这种暴力行动一直很感兴趣。这样一张嘴也配说反对“虚伪”

吗！处置对手用这样的办法，太一般了——它是最令人疑惑的种类怀疑高贵性的理由，或者不是……

【284】

受欢迎的状态和热望：——和睦、公平、适度、谦躬、敬畏、体恤、勇敢、贞洁、诚恳、忠实、虔诚、正直、可靠、献身、同情、热心、认真、简朴、温良、正义、慷慨、宽容、服从、无私、无嫉妒心、友爱、勤劳——应加以区别：这些特性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被认为是实现特定意志和目的的手段（经常是“恶的”目的）；或者被当作居统治地位的欲望（譬如，精神性）

的自然后果。

或者，作为一种紧急状态的表现，我要说：是生存条件（譬如，市民、奴隶、女人等等）。

总而言之：——这些特性之所以被认为是“善”，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而是以“社会”、“群畜”为标准被认为是达到社会、群畜之目的的手段，是维护促进社会群畜的必需，同时，就个别来说也是原来的群畜本能特有的结果，因而是为一种同这种美德状态根本不同的本能服务的。因为群畜是有排外敌意的、自私的、无情的、充满统治欲的、疑心的，等等。

在“牧人”中出现了对抗：牧人必须具有同群畜相反的特性。

群畜是等级制的死敌：因为，群畜的本能有利于那位一视同仁者（基督）。群畜对强者怀有敌意，是不公正的、肆无忌惮的、不谦和的、厚颜无耻的、无体恤之心的、怯懦的、虚伪的、假的、无情的、躲躲闪闪的、嫉妒的、报复的。

【299】

道德论的自然主义：把似乎解放了的、超自然的道德价值还原为“自然”的价值，即还原为自然的非道德性，还原为自然的“功利性”等等。

我可以把该观点的倾向性称之为道德论的自然主义，因为，我的使命是把似乎解放了的和变成非自然的道德价值重新变成“自然”价值——即还原为价值的自然的“非道德性”。——备注。试与犹太教的“神圣”及其自然基础相比较。它同奉为至上的伦理法则一模一样，都脱离了这个法则的自然（——直至同自然相对立——）。

道德的非自然化步骤（即所谓“理想化”）：是通向个人幸福之路，

是认识的后果，

是绝对的命令，

是通向尊崇之路，

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

（道德逐步敌视生命）。

【300】

受道德压制和排斥的邪说。——是下面这些概念：异教的、主人道德、美德等。

【379】

伟大的虚无主义滥用道德价值的作伪行动：a）爱，成了非个性化；同情也是如此。

b）唯有非个性化的理智（“哲学家”）才认识真理，它是事物的真正存在和本质。

c）天才，伟人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不去寻求自身，而是寻求自己的事业，因为人的价值增长同他们对自身的否定成正比。

d）艺术，乃是“纯粹的、脱离了意志主体的”事业：对“客观性”的误解。

e）幸福，乃是生命的目的；美德是目的的手段。

悲观主义谴责生命，也就是对道德的谴责。是把群畜标准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标准。

“个人是无意义的”，因此“自在”给予个人一个起源（而个人的生命则意

味着“过夫”）；双亲只是“机遇的原因”。——科学不理解个人，这便是报复。因为，迄今为止整个生命在于一条线，生命的结果是没有的。

【307】

知道一切荣耀产生原因的人，也一定怀疑美德的声誉。

【775】

赞颂和感激权力意志。——在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得胜、新婚、和平等情况下的赞颂和感激——节日需要一个成为感情发泄对象的主体。人们的愿望是想把一切好事同（干好事的）人联系起来。因为人们要求行为者。看见一件艺术品的情形也是如此：人们并不对艺术品感到快慰。因为，人们要赞誉作者。——那么赞誉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受到的善待、物归原主和一种与显示我们的权力有关的平衡——因为赞誉者能够肯定、论断、估量、判定，他自认为具有能够肯定的权利，分发荣誉的权利。提高了的幸福和生命感，同时也是提高了的权力感，因为，人们赞誉的出发点在于此（——由此出发，他会发现和寻找行为者，——“主体”——）。感激乃是善良的复仇。凡是平等和骄傲应同时并存的地方，凡是报复行为演练得最好的地方，对感激的要求和演练也最为严格。

【64】

第二个佛教。——其征兆是同情日益扩展。精神过劳。这归结为对快乐和痛苦的提问。战争的神圣光环会招来回击。同样，氏族界限也会招来反运动，唤起发自内心深处的所谓“兄弟情谊”。用教条和寓言来延续宗教是行不通的。

虚无主义的灾难一定会随着这种佛教文化而告终。

【1008】

任何学说都是多余的，假如对它来说在积蓄力量和炸药方面不是一切都准备停当的话。只有在为陈旧的价值所苦而又不自知的那些新需求、新的必需物跃跃欲试时，才会出现估价的改变。

【96】

启蒙运动时期——接着是伤感时期。叔本华属于“伤感”

（黑格尔属于“精神性”）。

【1024】

一个这样的时期：其间，陈旧的假面和欲望的道德铺陈引起了憎恶：赤裸裸的自然；其间，权力的数量被简单地认为是决定性的（是决定等级的）；其间，伟大的风格再现为激情的结果。

【724】

“功利的”，这完全取决于意图，取决于目的，而意图和“目的”又完全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因此，决定论是靠不住的，而是一种学说的结果。因此，大家不要被它捆住手脚。

【772】

论批判“自私”。——拉罗斯福哥不情愿幼稚，他相信勇敢说，自由说和矛盾说——当时，“真理”一词在心理学事物中曾引起惊讶——例证：“伟大的灵魂不是那些少有热情、多具美德的凡夫俗子，而仅仅是那些心怀宏旨的人们①”——当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②（他称尚福特③是18世纪的更高贵和哲理性更强的拉罗斯福哥——）他被认为是熟悉一切源于“最平常的自私”的

心理现象的观察家，他补充说："一个高贵的精神将不会超越自身去争取承担持续观察卑鄙和低下的必然性的工作的。这也许是要表明，性格的高尚意义和高贵有能力顺利地压制有害的影响。"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家。——译者③尚福特（1741—1794）——法国作家，社会评论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原名：尼古拉·塞巴斯蒂安·罗克。——译者【1007】

重估价值——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必须是一场自发的运动——新的、未来的、更强大的——全都在场。只有一点，它们还没有正名，还没有正确估价，而且它们自身还没有达到自觉。

是对已到手之物的一种勇敢的意识化和肯定——是摆脱陈旧估价的老套，因为老框子拼命贬低既得的一切。

【9】

悲观主义乃是虚无主义的前形式。

【468】

伟大的方法论者：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奥古斯特·孔德。

【580】

各种认识论（唯物主义，感觉论，理想主义）的基本地位，为什么是估价的结果：因为，最高快感（"价值感"）的来源也决定着现实性的问题！

——肯定知识的标准完全是无所谓的，或者，是次要的，因为人们可以去看看印度的发展情况。

佛教一概否定现实性（表面性＝苦难）乃是完美的结果，因为它不可证明、无法企及、没有范畴，对"自在世界"是如比，对错误百出的繁琐程序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一整套概念的获取都是利用了这种程序。"绝对的现实性"，"自在的存在"是矛盾的。

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中，"现实性"始终不过是为达到实际目的简单化，或者是粗糙不堪的器官产生的错觉，或者是发展速度的差别性。

我们必须使存在与不存在相对立，"生成"的概念要加以否定（"某物"在生成），接下来的便是逻辑学对世界的否定和虚无主义化。

【581】

存在和生成。——"理性"，它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发展，在感官偏见即信仰感官的真理判断的基础上发展。

"存在"乃是"生命"（呼吸）概念的"概括"，即"人格化了"，能"想，发挥作用"，"生成"。

对立面则是："非人格化"，"不生成"，"不想"。这就是说：不要把不存在之物、非表面之物和死物同"存在物"对立起来（因为死的存在只能是也能生活的某物）。

"灵魂"，它把"自我"设定为原始事实；凡有生成的地方都要（植入灵魂）。

【585】

巨大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人类意识到自身。我们意识自身，我们忆起自身，让我们踏上羊肠小道和平坦大道吧！

A．

人寻求“真理”：（真理乃是）一个不自相矛盾的世界，不欺人的世界，不变化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即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因为，矛盾、迷惑、变幻乃是痛苦的原因！他不怀疑应该有一个存在的世界；他想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印度的批判：连“自我”也是虚幻的、非现实的。）这里，人是怎样得出现实性概念的呢？——为什么他正是从这里派生出变幻、迷惘、矛盾等等痛苦的呢了……——

对一切既往的、变幻不定的、运动的东西的蔑视和仇恨。——凝滞物的估价从何而来？显然，在这里，要真理的意志只是对凝滞世界的要求而已。

感官受迷惑，理性纠正错误，因此，人们得出结论，理性是通向凝滞之路；最感性的观念肯定离“真实的世界”最近。——大多数不幸来自感官，——感官是骗子、狐狸精、杀人犯。——

幸福只能寓于存在物中。因为，变幻和幸福是互相排斥的。这样一来，最高的愿望一心想同存在物合而为一。这就是通向最幸福之路的公式。

总而言之：本该存在的世界是有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错误，——我们这个世界不该存在。

对存物的信仰只表明一种结果。因为，原来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对变化物的非信仰，对变化物的怀疑，对一切变化的蔑视……哪一类人这样反映呢？是非生产性的、受动的种类，一种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种类。

假如我们真能设想一种相反种类的人，那么这个种类也许不必去信仰存在物了。因为，他们甚至会蔑视这种信仰，认为它是僵死的、无聊的、无足轻重的……相信本该存在的世界是存在的，是真正有的，这是非生产性的人的信仰，他们不想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他们设定这样的世界已经有了，他们去寻找达到这个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要真理的意志”——乃是无力创造的意志。

认识，某物是如此如此：

行为，某物变成如此如此：□天性力度中的对抗。

虚构一个符合我们愿望的世界。这是心理学的诀窍和解释，目的在于把我们尊重的、令我们感到满意的一切同真实的世界联系起来。

处在这个阶段的“要真理的意志”基本是解释的技艺。因为，解释的力量一直是这个意志的特性。

比上述种类还要贫乏一等的人，不再占有解释的力量、创造虚构的力量，他们就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从现存的世界出发断定，这个世界不该存在，而且，从那个本应存在的世界出发认为没有这样的世界。这样一来，生命（行动，受动，意愿，感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徒劳无益”乃是虚无主义的激情——同时，无结果。

凡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植入事物的人，凡无意志和无力量的人，也绝不会让事物具有意义，因为他不相信事物中有什么意义。这是意志力的测量器，指示人们可以让事物短缺意义的程度，测出人们在一个荒唐世界中过活的忍耐程度，因为人们自身会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这样一来，哲学上的客观眼光就可能成为缺乏意志和力的征兆，因为力会把左邻右舍组织起来。那些一心想确定某物的“认识者”们，乃是些根本不能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确定事物的人。

艺术家，是中间类型。因为他们起码会确定应当存在的东西的象征，——他们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变革和改造；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万物保持原样的认识者。

哲学家同悲观主义宗教的联系，他们是一个种类（——他们认为，最受重视的事物具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性——）。

哲学家同道德之人及其价值标准的联系（——道德对世界的解释就是意义：因为宗教意义已经没落——）。

通过消灭存在世界的办法战胜哲学家，这是虚无主义的中期。因为，事情发生在重估价值、神化和确证生成物和表面世界为唯一的世界之力未到之前。

B．

作为一般现象的虚无主义可以是日益壮大的象征，或者是日益虚弱的象征：一方面，创造力，愿望力十分强大，因此它不再需要对总体作解释和赋予意义（“更切近的任务”，国家等等）；另一方面，连创造意义的创造力也懈怠了，并且变成了对现行状况的失望。对信仰意义无能为力，这就是“非信仰”。

研究这两种前景的科学意味着：

1、强大和自制的表现，可以不要消灾灭病、慰籍人心的空想世界：2、损坏、解剖、失望、消弱。

C．

对真理的信仰，即要依附在信以为真的实际需要上，这是心理学的还原，且不谈一切以往的价值感。如害怕，懒惰等。

非信仰也是如此：是还原。假如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这种非信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价值（这样，过去在存在世界中已经消失的价值感又变得活跃起来了）。

【449】

哲学是发现真理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这样说。相反，伊壁鸠鲁派则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感觉论的认识论，冷嘲热讽，拒绝寻求真理；他们说“哲学乃是生命的艺术”。

【450】

三大幼稚性：

认识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似乎……），是达到美德的手段（似乎……），是达到“否定生命”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达到失望的手段——（似乎……）

【832】

在艺术领域，犹太人具有亨利希·海涅和奥芬巴赫色彩的天才，具有机智非凡、纵情恣谑的萨蹄尔的天才，他们是保持着伟大传统的音乐家，而且，对于不光是长着耳朵的人来说，他们还是对德国浪漫派的伤感和彻底蜕变了的音乐家的超脱。

【878】

一个人的价值是依照这个人是否对人有用，或有价值，或给人以伤害来评定的。这就是说，艺术品是各依其产生的效果来评定的。但是，这样做根本不涉及此人同他人相比较的价值。“道德的估价”，只要它还是一种社会性

的估价，就要完全依照此人起的作用来衡量。一个舌头上有着自己审美的人，为自己的寂寞所包围、埋没，成了不健谈的人和沉默寡言的人了——这是大方的人，也就是另一类完全高等的人。你们怎么能因为你们无法认识他、无法加以比较就去贬低他呢？

道德的贬值经判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因为，人本身具有的价值被低估了、被忽略了，几乎被否定了。这是幼稚的目的论残余，即人的价值仅仅就人而论。

【467】

科学方法的历史，奥古斯特·孔德甚至认为，它就是哲学本身。

【605】

界于“真实”和“非真实”间的论断，对全部事实真相的论断与寓于哲学本质中的创造性设定、建立、塑造、制服、愿望等有着根本区别。赋予意义——这项任务始终是多余的，假如事物中没有意义的话。音调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民族的命运也是如此。

因为它们能够使极不相同的解释和方向通向不同的目的。

更高的阶段乃是设定目的，并且继而给予实际以形式。也就是说，解释行为，而不光是抽象的改写。

【656 b 】

既然基本权力欲望已经获得更高的精神形象，“饥饿”不过是一种更严格的适应而已。

【969】

一般说来，每件事物的价值都相当于人们对它付出的代价。假如人们举出的是孤立的个人，当然，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了。个别人的伟大能力与他本人付出的、牺牲的、遭受的一切根本不成比例。但是，假如人们见到自己类的前史，那么人们在那里也会发现通过各种舍弃、争夺、辛劳和贯彻而节约了力，积蓄了手段。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付出了足够多的力，而不是因为他像奇迹一样，作为上天和“偶然”的馈赠而活在世上——“遗传”是个错误的概念。但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他的祖先们是有贡献的。

【199】

《新约全书》一点都不天真。人们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带有无情律己意志的民族，在它久已失去一切自然依托和损害了自身的生存权利之后，却知道了得到承认之路，并且亟需使自身建筑在非自然的纯虚构的前提（选民、圣徒团体、许愿的民族、“教会”等）之上。因为，这个民族虽然搞虔诚的骗术，却自以为天衣无缝，颇为“心安理得”。它认为，假如它去布施道德，别人可能不会严加防范。假如犹太人以天真恣态出现，则危险性就增大了。假如你们去读《新约全书》，可不要失掉自己握有的那一点理智、怀疑和良心的根基！

出身卑微的人一部分乃是庸众，他们乃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丝毫一点文化味儿的环境中混成了人，无教养、无知识，根本不知道精神事物中竟会有良心，就像——犹太人：他们本性聪明，带有一切迷信的前提，带有愚昧无知本身，喜好制造诱惑。

【27】

虚无主义的原因：

1、缺乏高等的种类。即这样的种类，其用之不尽的富庶和权力维持着对人的信仰。

（想一想吧，该把什么归功于拿破仑：几乎是本世纪一切更高的希望。）2、低下的类（“群畜”、“群众”、“社会”）会丧失谦恭，并且夸大其对宇宙和形而上学价值的需求。这样一来，就把整个生命庸俗化了。即，一旦群众掌权，他们就会对特殊者实行暴政，从而使这些人丧失自信，成为虚无主义者。

缺乏一切发明高等种类的尝试（“浪漫派”；艺术家，哲学家；反对卡莱尔强加给他们的最高道德的尝试）。

反抗高等的种类，这就是结果。

一切高等的种类，日趋没落、信心不足。反对天才的斗争（“大众诗歌”等）。把对低贱者、受害人的同情奉为灵魂高尚的标准。

缺乏作为行为解释者的哲学家，不仅是当改写者。

【901】

主要观点：不要把高等的种类的使命视为对低贱者的疏导（譬如，像孔德那样——），而是把低贱者作为基础——高等的种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站立。

强大而高贵的种类赖以保存自身的条件（就精神培养来说）同“工业群众”、斯宾塞那样的小商贩所处的相反。

只听任最强有力的和最富足的天性指使使其生存成为可能的东西——即闲情逸致、冒险、非信仰，放浪形骸本身——，假如把此等行为听任中等天性支配，那真会毁掉他们——但也有可供支配的。这就是：任劳任怨、规规矩矩、自我节制、固定的“信念”

——简言之，“群畜美德”。因为，在这种美德熏陶之下，中等的种类会日臻完善。

【20】

虚无主义的“目的”问题，是从以往的习惯出发的。由于这些习惯的原因，目的似乎成了外界提出来的、赋予的、要求的了——也就是超人的权威干的。既然信仰这种权威的时机已过，于是人们就去寻求旧的习惯，寻求另一个善于辞令、发号施令、明确目的和使命的权威了。现在，良心权威首先露面（摆脱神学的程度愈高，道德也就愈发说一不二），成了对人格权威的补偿。或者，成了对理性权威的补尝。或者，成了对社会性本能（群畜）的补偿。或者，是对具有内在精神的历史的补偿，因为它有其自身的目的，并且人们可以沉浸其中，人们想避开意志，避开目的的愿望，避开为自身赋予目的的风险；人们想推诿责任（——说不定会接受宿命论）。最后：幸福，带着几分伪善，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人们自言自语:

1、特定的目的是根本不必要的；

2、也根本不可预见。

正当意志也许急需至高无上之力的现时，它却变得极其软弱和极其胆小了。根本怀疑意志施于整体的组织力。

【15】

什么是信仰？它是怎样产生的？任何信仰都自以为真实。

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认为：任何信仰，任何自以为真实的行为一定是谬误。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世界。这就是说：这样的世界乃是源于我们头脑的远景式假像（因为我们一直离不开一个严谨的、压缩的、简化的世界）。

——这是力的标准，要想不毁灭，就要尽量承认表面性，承认撒谎是必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虚无主义否定了真实的世界、存在和神圣的思维方式。

【560】

有人认为事物本身就该具有特性，撇开解释和主观性不谈，这乃是彻头彻尾的无聊假说。因为此说的前提乃是，解释和主体存在并不是基本的，而脱离了一切联系的事物仍不失为事物。

反之，事物表面的客观特征在主观之内真就不能显出某种程度的差别来吗？——我认为，某种慢慢变幻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成了“客观”持续的、存在的和“自在”的了。

——客观对主观来说或许仅仅是虚假的种类概念和虚假的对立？

【1005】

大约在1876年，我曾害怕见到我迄今为止的全部意愿毁于一旦。那时，我明白了，瓦格纳要追求的是什么了。而我通过我们在需要上的深刻一致性的一切纽带，通过感激之情，通过我眼见的不可取代性和绝对的贫乏而同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同一时间，我似乎难分难解地纠缠于我的哲学和教职——囚在了我生命的偶然和权宜之计中了。——我不知该怎样出脱，而且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枯竭了。

同一时间我还意识到，我的本能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叔本华的反面。为生命辩护，甚至在叔本华的最可怕的、模棱两可和最有欺骗性的现象中——对付它们，我已掌握了“狄俄倪索斯”的公式了。

有人认为“自在之物”必然是善良的、极乐的、真实的、统一的，而叔本华则把“自在”解释为意志，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只是他不懂得意志的神性化。因为，他依然困在道德基督教理想的囹圄中，在基督教价值的统治之下，叔本华站得很远，以致当自在之物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上帝”时，他才不得不把它视为坏的、愚蠢的、绝对要不得的。他不知道还有无限多的别的可能，甚至有成为上帝种类的可能。

【507】

“我认为某物是如此”，这样的估价乃是“真理”的本质通过估价表现出来的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我们的一切认识器官和感官，只有就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而言才是发达的。对理性及其范畴的信仰，对辩证法的信仰即逻辑学估价，仅仅证明由经验证实的上述信仰对生命具有的功利性。它们并不是这些信仰的“真理”。

有人认为一定有许多信仰存在；认为可以判定；有人认为缺乏对一切基本价值的怀疑——因为，这是一切有生命之物及其生命的前提。如此说来，主张某物应被认为是真实的，就是必然的了。——我可不是说，某物是真实的。

“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我们把我们的保存条件一概反映为存在这一级别认为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借以求得兴旺发达。

我们由此推论，“真实的”世界不是可变的生成的世界，而是存在的世界。

【14】

价值及其变动始终同设定价值权力的增长成比例。

非信仰的标准，业经许可的“精神自由”标准，乃是权力增长的表现。

“虚无主义乃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威力、精力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部分是破坏性的，部分是嘲弄性的——。

【2】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

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

【13】

虚无主义描述的是一种病理学上的中间状态（——病理学就是极度的概括，就是推论出没有任何意义——）。尽管生产性的力还不够强大，——尽管颓废尚在迟疑，并且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辅助手段。

上述假说的前提是，没有真理。事物没有绝对的属性，没有“自在之物”。——这即是地道的虚无主义，而且是极端的。它决定了事物的价值，适合这些价值的现实性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价值不过是站在价值设定性一边的力的象征，是生命目的的简化。

【22】

虚无主义。它有双重意义：

A．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的虚无主义。

B．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

【23】

虚无主义乃是正常状态。

它可以作为强力的象征，精神之力可能急剧上升，致使迄今为止的目的（“信念”、信条）与力不相适应。（——因为，一般来说，信仰所表现的乃是对生存条件的强制，是对某人发荣、滋长、获得权力所处的种种关系的权威的屈服……）；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强力不强的象征，不足以生产性地再次设定目的、信仰。

它作为巨大的破坏力会达到相对之力的最大值：积极的虚无主义。

它的对立面则是疲惫的虚无主义，它不再进击，它是有名的佛教形式。这是消极的虚无主义，是弱的象征。精神之力可以是倦怠的、衰竭的，以致使迄今为止的目的和价值都变得不合适了，再也得不到信仰了——。因此，价值和目的综合（任何强大的文化都以此为基础）自行消解。于是，各种价值争斗不休，分崩离析——。一切振作了精神的、恢复了原气的、有可慰藉的、吃了定心丸的东西，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宗教式的、或道德式的、或政治式的、或美学式的等等，粉墨登场了。

【763】

从工人的未来出发。——工人应当学习士兵的感觉。一份酬金，一份薪水，但不是支付！

在偿还和成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个人要这样来摆放：各按其类，以致个人能够做出力所能及的最佳成果。

【785】

为“个人主义”的概念正名。——人们认识到了为什么个人是个错误了吧，因为任何个别的人同样是直线的全过程（不仅仅是“遗传”的，而且是他自身——），那么这个个别人就有无比重大的意义。这里，本能说的话完全正确。凡是本能发生懈怠的地方——凡是个人只有为了替他人效劳才能为自身找到价值的地方，人们肯定可以推断那里出现了疲沓和退化。信念的利他主义彻底而没有伪善，它起码是目的为自身创造的第二价值本能，它为别的利己主义效劳。不过，利他主义仅仅是表面的：因为它走曲线，借以达到保持自己的生命感、价值感。

【880】

用要达到我们目的的、因而也就是目的的手段的意志来取代道德。

【946】

不想要任何赞誉。因为，人们做的乃是有益于某人的、或使某人满意的、或不得不干的事。

【150】

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好像开了基督教先河的异教真的凋弊了似的！不过，基督教确是古代人的衰落和道德化！它把自然欲望贬为恶习。早已有之！

【189】

欺骗性地分析阐述行将死亡之人的言谈、举止和状态，譬如，这里基本上把怕死同“死后”的害怕混为一谈了……

【381】

历史上的大欺骗：好像教会的腐败成了宗教改革的原因！这不过是借口，是替宗教改革的自我欺骗吹嘘——当时，对残暴的强烈要求急需要精神上的掩饰。

【577】

反对永恒不变的价值（斯宾诺莎的幼稚，笛卡儿也是如此），反对最短促和最易逝的价值，生命这条长蛇肚皮上闪烁着迷惑人的金色光亮——【360 a 】

阿西西的圣徒弗兰茨①：热恋的、家喻户晓的诗人。他为最低贱者着想，竭力反对灵魂的等级制，诋毁精神的等级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①圣徒弗兰茨（1181一1226）——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又名弗兰西斯卡，原名吉奥瓦尼·贝尔南多纳。——译者【357】

奴隶制的蜕变；奴隶制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道德使奴隶制神圣化了。

【358 c 】

勤奋、谦虚、嘉许、不偏不倚，这些同样是自主信念、伟大的创造才能、轰轰烈烈的目的设定、高贵的自为存在等的重重障碍。

【358 d 】

问题不是前导（——要是这样，人们最好成为牧人即群畜的急需）的问题，而是赋予独立能力的问题，它是另外一种能力。

【890】

长远来说，人的渺小化应该被认为是唯一的目的。因为，首先要建立广泛的基础，以便一种强大类型的人能够立于其上（迄今为止，一切强化的类型的人都处在低贱者的水平上——）

【994】

绝对的信念：上层的价值感和下层的不同。下层的人缺乏丰富的经验，由下而观上，必然会产生误解。

【706】

“生命的价值”。——生命乃是个别状况；人们应该为一切生命辩护，而不仅仅是为个别生命。——这个辩护原则乃是生命用以说明自身的东西。

生命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为生命乃是权力增长形式的表现。

【709】

我认为，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合意性”变成审判存在的法官！

我认为，我们也不再把发展（譬如精神）的最终形式作为发展的“自在”原因！

【833】

奥芬巴赫：带有伏尔泰精神的法国音乐，自由、纵情，带有讥讽味道的不高明的讪笑；但是，明快，由机智而终至平谈无奇（——他不施脂粉——），而且没有娇揉造作的、病态的、或金色维也纳式的感性。

【462】

原则革新：用纯自然主义的价值取代所谓“道德价值”。道德的自然化。

用统治产物学说取代所谓“社会学”。

用文化综合体（我的利益优先）取代所谓“社会”（同各个部分相关的总体）。

用欲望的远景观取代所谓“认识论”（欲望的等级制属于这一学说的一部分。各种变态欲望，它们的高等秩序，它们的“精神性”）。

用永恒轮回学说取代“形而上学”和宗教（这个学说乃是驯育和选择的手段）。

【712】

“上帝”乃是至高无上的要素，生命乃是永恒的神化和非神化过程。但是，其中没有价值的顶点，而有权力的顶点。

彻底清除机械论和质料，因为，这两者都只不过是低贱等级的表现形式，欲望（即“权力意志”）的非精神化形式。

从生成的顶点（即最奴隶性基础上的权力产生的最高精神化）的倒退，乃是这种最高级的力的结果，它反对自身，既然它已无力组织任何东西，就把自身的力用于分解了…… a ）战胜群居的程度日益增高，使得群居局限于一个较小然而是强有力的数量上； b ）战胜特权者和强者的程度愈高，民主主义就愈得势，最终造成无政府因素泛滥。

【687】

精神性中的过剩之力，给自身提出新的目标；作用不单纯局限在对低贱阶层，或对有机体、“个体”的保存发号施令和指导方面。

我们多于个体，因为，我们依然是整个链条，肩负着这个链条的未来的一切使命。

【1002】

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神曲》《地狱篇》第15歌第85行）①①原文为意大利文，引文参见《神曲》《地狱篇》新文艺出版，1954年上海出版第109页。——译者

【101】

康德，他使英国人产生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对德国人来说成了可能：1、因为，他唤起了德国人对道德和宗教的需要，对怀疑论的兴趣。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新学者利用怀疑论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准备（空洞的奥古斯丁）。又如巴斯噶，他甚至利用道德论的怀疑论来强调（“维护”）对信仰的需求；2、因为，是他用经院哲学美化和打扮了怀疑论，从而为德国人的科学形式审美所接受（因为洛克①和休谟本来就过于开朗、过于明晰，按德国人的价值本能来说，则是“过于肤浅”——）。

①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译者康德，他是个渺小的心理学家和人情练达的人；他对伟大的历史性价值（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失当；就像卢梭那样的道德狂热分子；带有隐蔽的基督教价值；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不过他带有对这种滞碍嗜好的厌倦情绪，乃至希望它变得残暴，但他的怀疑论也立即软了下来；他尚未来得及受到任何宇宙政治审美和古希腊美的陶冶……是一个过渡和中介，绝不是独到之物（——就像莱布尼茨，处于机械论和唯灵论之间；就像歌德，处于18世纪的审美和“历史含义”审美之间（它本质dddddf上成了异国情调的含意），就像介于法国音乐和意大利音乐之间的德国音乐一样，就像介于罗马帝国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查理大帝①一样，是中介和过渡——真正的过渡者）。

①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公元800年加冕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

【831】

论民族创造力在对待外来事物和借用物方面的特征。——英国的创造力，把它所接受的一切粗糙化和自然化；法国的创造力，把它吸收的一切加以混合、调和、搅拌、道德化；意大利的创造力则广泛地、最自由地和最细致地利用借用物，使纳入的东西远胜于吸取的东西，因为，它是能够最大限度馈赠于人的、最富有的天才。

【903】

社会价值感暂时还占据优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和有益的。因为，这关系到建立最终能够形成强大的种族的基础的问题。强力的标准：能够在相反的估价下生活，并且永远希望有这样的估价。国家和社会就是基础，这是世界经济观点，教育就是驯育。

【989】

哲学家生来彼此就不相爱。鹰隼翱翔天际，独来独往。燕雀只好听其自然……盘旋天际，伸爪伺机，此乃伟大天才的命运。

【201】

伽里阿尼①即使人们对理智的洁净感的要求不高，但也抑制不住《新约全书》引起的、说不出口的不快之感。因为，最无权者放肆地要求参与大事，要求对大事有裁决之权，这太过份了。这本书关于那些莫明其妙的问题（如生命、世界、上帝、生命的目的等）的论述，流露出无耻的轻佻，似乎这类东西根本不成其问题，甚至是些尽人皆知的事！

①整节原文为法文。——译者

【385】

道德的不宽容性乃是人虚弱的表现：因为人担心自己的“非道德性”，人必须否定自己最强劲的欲望，原因在于人还不知道利用它们。这样一来，世间这最富庶的地带久久地荒芜着——这里没有本来能当主人的力……【558】

“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假如我们不考虑一切关系、“特性”、物的“活动”，那么剩下的也就没有物了。因为，物性是专为逻辑的需要才由我们臆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为了便于说明和阐述的目的（为了把种种关系、特性、活动联系起来）。

【1035】

就上帝而言，近代人通过上帝的不断道德化施展了自己理想化之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绝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人的力量被剥夺了。其实，事情的反面倒是对的，而且已有这种征象。上帝，被认为是脱离道德的存在物，生命内部充满对立的紧迫感，并且在神性的痛苦中使对立得到拯救、辩护——上帝就是彼岸，就是“善与恶”

这样的可怜的蹩脚道德的上司。

【202】

这曾经是前所未有、灾难无穷的自大狂：——假如这些虚伪的渺小的怪人开始标榜“上帝”、“末日审判”、“真理”、“爱”、“智”、“神圣精神”等等字眼，并借以同“世人”划清界限；假如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颠倒价值，好像价值就是余下的全部意志、盐、标准和重量，那么人们只需给这帮人准备好疯人院就行了，用不着再操别的心了。说别人迫害他们了，这本是古希腊风格的傻话。因为那是小题大作了，等于抬举了他们。

形成灾祸之因有二。首先，世界上一类相似的自大狂以前表现为犹太自大狂（——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鸿沟一旦形成，犹太人基督徒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再次情不自禁地启用犹太人本能发明的自我保存程序——）；其次，希腊道德哲学为了为希腊人甚至罗马人准备和美化道德狂热而无所不用其极……柏拉图乃是衰退的中间桥梁。首先，他闭眼不看道德的实质，他用自己发明的“善”的概念就已经亵渎了希腊诸神，他已经具有犹太人的伪善了（——在埃及？）【571】

拿我们根本不了解的物来笼统强调生命，是因为这样做有个优点。因为这样一来谁也认不清物是什么，这是康德的愚蠢之处，是着意迎合道德形而上学需要的结果。

【188】

人们对基督教以外的所有生命的评判是大大不以为然的。因为，把自己的宿怨设想得很卑鄙，这并不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绝不需要对一切异己来一次总体诽谤……下贱和狡诈的灵魂同神圣的枉自尊大相安无事，第一批基督徒就是见证。

未来：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大捞一笔。他们是世间最肮脏的一类人。基督的一生可以这样来概括，他争得了预卜的权利，因为他的行为就是让预卜能够获得权利……【66】

“请你们放简单些吧！”——复杂的、不可捉摸的肾脏检验器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简单的傻气……你们放自然些吧。可是，假如恰恰

是“不自然的”，又怎么自然得了呢……

【197】

心理学的前提：无知和非文化，恬不知耻的不学无术。因为，大家想像得出，雅典城中心有这样一些恬不知耻的圣徒。

——犹太人那种“选民”的本能：他们为自己占有了一切美德，并且认为，世界其余部分都是他们的对立面，这深刻表现出卑鄙的灵魂；全然缺乏现实的目的，实际的使命，因为人们要实现这些就需要一种不同于小人的美德。——国家剥夺了他们从事此种工作的权利：尽管如此，这个恬不知耻的民族照干不误，好像他们本来就无求于国家似的。

“好啦，你们可不要变得像个孩子啊！”。啊！我们距离这种幼稚的心理学多么遥远啊！

【298】

“为道德而道德”——是他们非自然化的重要阶段。因为，道德甚至作为最高的价值出现。这个阶段，道德本身贯穿着宗教。比如，犹太教。同样，也有这样的阶段，其间道德又使自身脱离宗教，对道德来说，任何上帝都不够“道德”。于是，道德转而偏爱非人格的理想……如今的情况就是如此。

“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原则具有相同的危险性。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一个虚假的对立搬进了事物，结果造成对现实性的否定（“理想化”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

假如人们由现实的东西得出一个理想，那么人们就会攻击现实，使其贫困化，诋毁它。

“为美而美”，“为真而真”，“为善而善”——这是憎恨现实的三种形式。

——艺术、认识、道德，三者都是手段。因为，人们不认为它是提高生命的意图，人们把它们相应地变成了生命的对立面，变成了“上帝”。——似乎就像更高世界的启示，而这个世界又通过这些启示增长了某些见地。

“美和丑”、“真和假”、“善与恶”——这些区别和对抗暴露出生命和提高的条件，非指一般人的，而是指一种坚实、持久、排斥对立的综合体的。由此引起的战争乃是根本的：是使强化孤立的隔绝手段……< 203 >

这些渺小的群畜道德根本不会导致“永恒的生命”，可它们就这样登上了舞台，某某具有美德，这也许是很聪明的作法，但是对这场戏的观众来说，无论如何这仍旧是所有演出最可笑的一幕。假如这场戏演得就像完美的可爱的小绵羊般的温顺，那么人们无论是上天，还是入地，都不会得到特权；因此，人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小巧可爱长着角的傻绵羊而已——前提条件就是，人们不要虚荣心十足，摆出执法者的派头大出洋相。

这里，渺小的道德，由于花花绿绿的装点显出光怪陆离的样子——活像是神性特质的反照！

原则上说，每种美德的自然意图和功利性都是缄默的；它们只有相对神性的戒条、神性的榜样、彼岸和宗教财富。这才是有价值的。（五光十色；真好像事关“拯救灵魂”

的大事似的。不过，这只是以尽可能多的美妙情感来“保持”康宁的手段。）【182】

犹太教的传教士们都懂得把自己要求的一切都说成是神性的章程，当作针对上帝戒条的后果效应……同理，服务于保存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存可能

的东西（譬如，一系列“仪式”；割礼、牺牲崇拜——此乃民族意识的中心）不是引荐来作为自然，而是成了“上帝”。——这个过程继续着；在“仪式”的必然性未被感觉到的犹太教内部（即作为针对外界的离群索居），可以设想一种教士般的人来，他们对贵族的态度很像“高贵天性”；灵魂具有无偏见和几乎是自发的传教士特性，因为灵魂为了尖锐地突出自己的对立面，便不注意“仪式”，而注重“信念”了……根本说来，这里的问题又加了一种特定的灵魂类别：似乎一个教士的民族发生了民族起义似的——来自下层（罪犯、税吏、女人、病夫）的传道运动。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他们认识自己的标志。为了能够信仰自身，他们再次需要神学基督变容说。为了给自己创立信仰，他们同样离不开诸如“上帝之子”这样的虚构……同教士们歪曲以色列的全部历史酷似，在这里，有人再欢试图篡改人类的全部历史，以便能使基督教成为以色列的根本大事。这一运动只有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才有可能产生。因为，犹太教的主要作为就在于同罪恶和不幸纠缠不休，并把一切罪过都归结为对上帝的犯罪。那时，第二大势力便是基督教。

【215】

基督教乃是群畜道德的非自然化过程，因为受到绝对的误解和自我迷惑的影响。民主化乃是这种自我迷惑的自然形态，虚伪的东西要少一点。

事实：被压迫者、低贱之人，芸芸众生的奴隶和半奴隶在觊觎权力。

第一阶段：

他们自己解脱自身——他们发动自身，首先是虚构，他们彼此相认，他们要使自己成功。

第二阶段：

他们进入斗争，他们想要得到承认，要平等权，要“正义”。

第三阶段：

他们要求特权（——他们把权力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

第四阶段：

他们想要独揽大权，他们享有大权……在基督教中要区分以下三大要素：a）各种形式的被压迫者；

b）各种形式的平庸者；

c）各种形式的败类和病夫。

基督教同第一要素一起为反对政治权贵及其理想而战；同第二要素一起反对各种形式的出类拔萃者和特权者（精神的、感性的）；同第三要素一起反对健康、幸福之人的自然本能。

假如基督教取胜，那么第二要素就会出现在前台；因为那时基督教就会说服健康者和幸福者跟着它走（作为基督教的事业而战的斗士）。同样，对强者也是如此（由于他能制服芸芸众生，所以令人感兴趣），——而如今，基督教就是群畜本能，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平庸性都是宝贵的，因为他们通过基督教获取了自己的最高认可。这种平庸天性最终要达到如此程度的觉悟（——取得了对自身的勇气——），他们也会在政治上承认自己有权力……

民主制度乃是自然化了的基督教。既然基督教由于极端的反自然性而被相反的估价克服，它就成了“返回自然”的一种形式。——结果：贵族政体的理想开始非自然化。

（“高等的人”、“高贵”、“艺术家”、“激情”、“认识”；作为特殊者、天才

等等崇拜的浪漫主义。）

【210】

请读一读《新约全书》这本诱惑之书吧！它本能地征用了道德，因为人们利用它赢得了公众舆论，——而且是理想的羊群所认可的极其可怜的美德，别的什么也说不上（包括牧人在内——），因为，它是道德的一种渺小、柔顺、善良、乐于助人和醉心入迷的形式，它对外界毫无所求，——它把“世界”同自身判若两界。它无端狂妄自大，好像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围绕着它来旋转一样；它认为一方的教区是权利，另一方的则是谬误，是永世的下流痞和垃圾。对一切有权力者抱有莫明其妙的仇恨。但是，并不动手！它是内在的超脱，外表则一仍其旧（任人驱使、奴性十足；善于把一切都变成为上帝和美德效劳的工具）。

【86】

享利克·易卜生是我熟知的人物。他及他那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和“要真理的意志”

并没有敢于超脱道德的物质世界幻觉说。这个学说虽然大讲“自由”，却不想承认什么才是自由。“权力意志”在缺乏权力意志的人那里产生的第二次变态。第二阶段，人们要讲“自由”，也就是说，人们想摆脱拥有权力的那些人。第三阶段，人们要讲“平等权利”，也就是人们只要还没有取得优势，他就想阻挠竞争对手权力的增长。

【855】

确定等级，强调等级，这指的仅仅是权力的数量，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981】

不是改“良”人，不是用某种道德对人说话，好像本来真有“自在的道德性”似的，或者有一种理想的人似的。而是创造强者必需的环境，这样的人将需要和拥有使人强化的道德（更确切地说：需要一种肉体和精神的纪律）！

可别受兰眼睛，或高胸脯的诱惑。因为，灵魂的伟大本身丝毫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而且，很遗憾，连一点可爱的东西都没有。

【250】

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着手从事违背本能的事吧：——亵渎和怀疑美的、光辉的、富庶的、高傲的、自信的、有认识能力的、强力的东西——就文化的总体而言，他们意在剥夺文化的纯洁良心……【865】

一种自称“理想主义”和不甘心让平庸性仍旧平庸、女人依旧是女人的信念！——不要穿制服！我们清楚，树立美德是多么昂贵，美德绝不是平庸合意的东西，而是高贵的疯狂，美妙的特殊性，拥有投强者赞成票的特权……【887】

在人们要寻找强大天性的地方。——非社会性种类的毁灭和蜕变乃是更重大和更可怕的事。因为，他们具有群畜的本能，即具有反对自身价值的传统。他们的防御工具，他们的防卫本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强有力的，是不很保险的——偶然性的众多恩惠乃是他们繁衍兴旺的原因之一（——他们时刻在最低级和最迷信社会的分子中繁衍；假如人们要寻求个性，人们会在那里找到它，甚至比在中间阶层还要保险！）。

以“权利平等”为目的的等级和阶级斗争——假如说它差不多完结了，那么反对非社会性人物的斗争则方兴未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物最易

在民主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在不需要比较野蛮的防御手段并对秩序、诚实、正义、信任习以为常时）。

强人，应当披枷带锁，严加看管，因为群畜本能想这么干。在他们看来，这乃是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的退隐，或者通过有害劳动“恪守义务”，因为人们一旦从事这种劳动就再无法回到自身了。

【102】

悲观主义的基督教世纪为什么比18世纪还要强大——18世纪相当于希腊悲剧时代——。

19世纪反对18世纪。遗产在此——反18世纪的倒行逆施在于此（更无聊、更枯燥）——超过18世纪的进步也在于此（更黑暗、更现实、更强大）。

【891】

荒谬和可憎的理想主义，它不想平庸地得到平庸性，不是在特殊存在身上感受胜利，而是为怯懦、欺骗、渺小和可怜性所激怒。人们对此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而且不许扩大鸿沟！——人们要强迫高等的种类自行阉割，因为这个种类会给他们的存在带来牺牲。

主要观点：拉开距离，但不要制造任何对立。把平庸的产物替换下来，并施加影响，令其缩减：这是保持距离的主要手段。

【810】

同音乐的关系，通过无耻之尤的用语来传递一切信息：浅薄而粗俗；没有个性；使卑鄙者变得更卑鄙。

【886】

人的价值的等级制。——

a）不应以个别行为来评价一个人。传染性的行为，个性的行动并不罕见。等级、地位、种族、环境、偶然性——这一切都比“个性”表现在工作或行为中的时间要早。

b）不少人都有个性，这不成其为前提。但有些则有丰富的个性，绝大多数人则没有个性。凡是平庸的特性——一个种类人的延续要取决于这些特性——占优势的地方，个牲的存在就成了浪费，成了奢侈，要求有“个性”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载体，是传动装置。

c）“个性”是个相对独立的事实；就连续性和平庸性的日益扩大的重要性来说，个性几乎成了违反自然的东西。时间上的孤立，迫切要求防御和武装的生存方式，某种像壁垒的东西，一种更大的决断力等，也属于个性产生的条件；首先是要比普通人——他的人性是传染性的——具备的敏感性还要小。

等级制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非社会性的，或群畜性的。（后一种情况，这个人的价值在于保证自己的群畜即种类的存在；前一种情况，价值则在于这个人的超群、孤立、受保护和实现非社会性）。

结论：我认为人们既不该用群畜类的人来衡量非社会性的、离群索居类的人，也不要相反。。

假如从一定的高度来看，那么两者都是必然的。同理，他们的对抗也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合意性”更应加以摒弃的了，也许从这两种人中会产生第三性的人来（“美德”就是两性人）。这也像两性的接近和谅解一

样，不怎么令人“合意”。典型物继续发展，鸿沟日益加深……两种情况下的蜕变概念：当群畜接近非社会性人的特性时和非社会性人接近群畜特性时——简言之，当这两种特性互相接近时蜕变的概念都不受道德的影响。

【786】

道德化和非道德化的历史。

定理一：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行为：全属臆造。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无法证明（譬如，康德许愿的东西，基督教也是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人们由于心理误解而构想出同驱动力的对立，而且认为已经标示出这些力中的另一种力；人们虚构了根本没有的第一推动力。有种估计提出了“道德”和“非道德”的对立，据此人们应该说：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

定理二：区分“道德”和“非道德”的整个出发点是，道德和非道德行为都是自由的、自发的行为——简言之，或许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换句话说：道德论断只同自由的意图和行为有关。但是，这整个意图和行为的类则纯系捏造。因为，道德标准所依据的世界是根本没有的——不存在道德和非道德的行为。

“道德”和“非道德”对立概念的产生乃是心理错误的结果。“忘我的”、“无私的”、“否定自我的”——这一切都不属实，是凭空臆造的。

有关“自我”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自我，这是原子论的提法，它同非我”

的对立是虚假的；同理，从生成的角度来说，自我成了存在物。自我的实体化是虚假的：因为，这种实体化（相信个体不死性）乃是由于宗教道德教育的压力而产生的信条。根据对自我的人为的解脱和真正的解释。人们发现了一种似乎无可否认的价值对立：个别的自我和庞大的非我。个别自我的价值仅仅在于同庞大的“非我”的关系，或从属于它，而且正是为了它而存在，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群畜本能决定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比个人的主权更令这种本能反感的了。但是，假如把自我理解为一种当然的东西，那么其价值必然在于否定自我。

也就是说：

1、错误地把“个体”独立化为原子；2、尊崇群畜，因为群畜会断然拒绝始终当原子的愿望，而且认为这种愿望是带有敌意的；

3、结论：用改变个体目的之方法来克服个体；4、似乎有过自我否定的行为。因为，人们曾经围绕这些行为幻想出充满对立的领域；

5、有人问：人在什么行为中肯定自身最为有力，围绕着这些东西（性别、贪婪、专权、残酷等等）集中了禁令、仇恨、轻蔑。因为，人们认为有无私的欲望。人们抛弃了一切自私的本能，要求无私的本能。

6、由此产生的结果：人们干了些什么呢？人们放逐了最强有力的、最自然的欲望。

不仅如此，还放弃了唯一现实的欲望，——为了将来使人认为某个行为值得夸耀，人们必须否认行为中有这种本能在场——发生在心理学事物中的大骗局。即使各类“自满自足”的人，也只有通过如下的途径再造自身：在善者的眼光看来，也就是误解和改造自身。反之：那些从剥夺人的自满自足中得到好处的一类人（群畜本能的代表人物，譬如传教士和哲学家们），具有了精细的感觉和心理学的敏锐，他们指出，自私自利无所不在。基督教的结

论说："一切都是罪恶；我们的美德也不例外。人是绝对卑鄙的。忘我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原罪。简言之：既然人把自己的本能同纯系捏造的善的世界对立起来，也就结束了自我蔑视、无力行"善"。

备注：这样一来，基督教就借此描述了在心理学明目疗法方面的一大进步：拉罗斯福哥和巴斯噶。基督教认为人行为的本质平等性和行为价值的平等性乃是关键问题（——大家都是非道德的）。

于是，人们就要认真教育那些失去自私之心的人们——即传教士和圣徒。而假如说人们怀疑变"完美"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却不怀疑知道完美的东西。

圣徒、传教士、"善良的人"的心理学因自然纯幻术的原因而失灵。人们把实际的行为动机解释为不良：因为，为了能够行动，为了能够规定行为，人们不得不把根本不可能的行为说成是可行的，就好像崇拜这些行为似的。人们用欺骗否认过（行为），现在又用同样的办法加以崇拜和理想化。对生命本能的愤怒被认为是："神圣的"、值得崇敬的。绝对的贞洁、绝对的服从、绝对的贫乏：这就是传教士的理论。施舍、同情、牺牲、否认美、理性、感性，用郁郁寡欢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人们具有的强大特性：俗人的理想。

人们前进了。因为，被否认的本能也来捞取权利（譬如、路德的宗教改革；在"《福音书》自由"的幌子下进行最原始形式的道德欺骗），——人们用圣名为宗教改革重新命名；

——被否定的本能试图证明自己是必然的，以使有道德的人完全成为可能；人们必须生活，为他人而生活。因为，利己主义乃是为了目的的手段。

——人们继续前进，人们试图既把生存赋予利己主义的冲动，也赋予利他主义的冲动。因为，要对两部分人实行权利平等（从利用的角度来说）；——人们继续前进，人们在寻找更高的功利性，同利他主义观点相比，优先照顾利己主义。因为，就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言，或就促进人类发展等等而言，（利己主义）更为有益。也就是说，利己主义的权利占据优势，但是，受着极端利他主义远景的影响（"对人类总体有利"）；

——人们试图使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同自然性达成谅解。人们在生命的基础上寻找利他主义的东西；人们寻求利己主义以及利他主义，认为它们在生命和自然的本质中根源相同。

——人们梦想对立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消失，那时，由于持续适应的缘故，利己主义的东西同时也就是利他主义的东西；——最后，人们会明白，利他主义的行为只不过是利己主义行为的一种——会明白，人们达到爱的那种程度会自行消失，这就是对个体权力和人格的证明。简言之，由于人们使人变得更恶，因而也就是使人变得更善——就会明白，人们是互相依存的……于是，帷幕开启，迄今为止对心理学的重大歪曲，真相大白了。

结论：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也就是说，所谓道德的，应是非道德的。一切欲望都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质相同。生命的概念：——它表现为（"善和恶"）本能的力度表面上的对立，暂时的等级制，在这种制度下，某些本能要加以管制，或加以利用。——要为道德辩护：经济学的等等。

针对定理二。决定论，因为它是拯救道德世界的尝试，通过使道德易位

的办法——即变成未知。

既然以机械论观点设想的世界容不下我们的估价，那么决定论只不过是允许拿这种估价变魔术的手段。因此，人们应该抨击和消灭决定论。同样，也要否认我们有决定自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分家的权利。

【88】

新教是精神不纯和无聊的颓废形式。迄今为止，基督教就是以这种形式在平庸的北国摸熟了因循守旧之法的。因为，它作为半成品和综合体很值得研究，因为它把不同的制度和来源的经验集于一个头脑之中。

【120】

19世纪人的自然化进程（——18世纪是考究的世纪，文雅和宽宏的世纪）。——不是“返回自然”。因为那时根本就不曾有过自然的人类。非自然和反自然价值的经院哲学乃是定例，是开端；人在长期斗争之后走向自然，——人绝不会“返回”的……自然：即敢于像自然一样以非道德方式存在。

我们以粗野的、直接的、不折不扣的冷嘲热讽来对付宽宏感，即使在我们不如它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社会更自然些，它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人们你争我夺互相倾轧。

性爱是一种运动，是为婚姻消除障碍和发出刺激的体育运动；人们为了享乐而生活；人们优先考虑体魄的健全，人们是好奇的和大胆的。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认识的态度；我们具有最天真的精神放浪，我们憎恨庄重肃穆和等级森严的仪式，我们对百般禁止的东西感到赏心悦目。假如我们在通向认识的道路上真有无聊之感，那么我们恐怕就不会知道认识的兴趣了。

更自然的是我们对道德的态度。原则成了笑柄；敢于妄言自己的“义务”的人，不无讽刺意味。但是，人们重视有益的、善意的信念（——人们认为本能就是道德，贬低其余的一切。此外，还要贬低几个光荣的概念——）。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的政治态度。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问题，一定份额的权力反对另一份额的。我们不相信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利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占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重视伟人和伟业。因为，我们把激情看成特权。我们认为，凡是没有伟大的犯罪的地方，绝无伟大可言；我们把一切伟大的存在设想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为。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再为了“纯洁”、“理性”、“美”

等等而热爱自然，我们使自然巧妙地“变得吓人”，“变得愚蠢”。但是并不因此而蔑视自然，而是自那以来对它倍感亲切和融洽。它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所以我们敬重它。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要求艺术制造表面的美妙骗局等；现在流行实证主义，它不激动，而是论证。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19世纪的欧洲人不怎么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耻；为了有朝一日承认自己的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他们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没有怨恨，相反，它强大到足以单独撑持这一局面。

对某些人的耳朵来说，颇像是提倡腐化，而实际却是，人没有接近卢梭所说的那个“自然”，而是在他断然拒绝的文明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自身得到了强化，因为我们重新接近了17世纪，尤其接近了17世纪的审美（当古①、勒萨热②、勒尼亚尔③）。

①弗洛朗坦·嘉当·当古（1661—1725）——法国戏剧家。——译者②阿林·勒内·勒萨热（1668—1747）——法国戏剧家，小说家。——译者③让—弗朗西斯·勒尼亚尔（1655—1709）——法国喜剧大师。——译者【850】

形式主义艺术家的虚无主义。——由于他们的欢快而使自然变得残酷；以他们的太阳初升而玩世不恭。我们对激动持反对态度，我们要逃到自然会打动我们感官和启发我们想像力的地方去；到我们无所爱的地方去；到我们能够忘怀北国的自然道德表面性和敏感的地方去；——而且也表现在艺术方面。我们偏爱使我们忘掉“善和恶”的东西。

我们道德的动人性和制造痛苦的能力。似乎通过恐怖和幸福的自然和感官以及力的宿命论而得以拯救。善的生命是没有的。

善行在于自然对善与恶表现出冷漠大度的外观。

历史无正义，自然无善。因此，悲观主义者，一俟成了注重形式的艺术家，就会走进历史。在那里，正义的缺席本身表现出非凡的儒雅之气，那里恰恰表现出完美性——，同样也走进自然，那里恶和冷漠的性格不隐晦自己的真实目的，在那里，自然表现出完美的性格……虚无主义艺术家，由于喜欢和偏爱玩世不恭的历史和自然而泄露了自己的天机。

【740】

犯罪属于“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这一概念。人们不要“惩罚”一个起义者。因为，人们压迫过他。一个起义者可以是个可怜和被人看不起的人。因为，本来就不该蔑视起义。——就我们社会的种类来说，揭竿而起本来就不会有损于人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人们倒是应该因此而敬重起义者，因为他从我们社会那里感受到了非用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他使我们如梦初醒。

罪犯在个别人身上犯有个别罪行，但不能以此证明其全部本能在战争状态下都是针对整个制度的。因为，行为只不过是征象。

人们应该把“惩罚”概念归结如下：即镇压起义、对被镇压者采取的安全措施（全监禁和半监禁）。但是，人们不应用惩罚来表示蔑视。因为，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人，一个用自己的生命、荣誉、自由从事冒险的人——一条好汉！同样，人们不应认为惩罚就是忏悔；或是一种清算，好像罪与罚之间有某种交换关系似的。——罚是起不到洗雪作用的，因为犯罪并不肮脏。

人们不应向罪犯关闭可能同社会和解的大门：假如他不属于犯罪种族的话。如果属于，则人们应先发制人（一旦拿获，先动手术：阉割）。

既不应把罪犯的恶劣言行算作他的缺点，也不应把他的低下智能当成他的不足。没有任何东西比他自己误解自己更平常的了（尤其是他的反叛本能、削籍的怨恨每每达不到自觉的程度，不读书）。因为受了恐惧感和失败感的影响，他要否定和诋毁自己的作案行为。下述场合则与此截然相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罪犯屈服于一种莫明其妙的欲望，并且把一个假动机通过次要情节而归咎于自己的案例（譬如，本来只想抢劫财物，结果失手杀了人）。

人们应该小心，不可根据个别的行为而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拿破仑就曾告诫过。小偷小摸就更不足道了。假如有人犯了罪，譬如谋杀，但不以为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生活中缺少一些有利于承认犯罪的环境。有碍于我们价值的事，我们会干吗？假如人们不相信我们的力量有时会杀死一个人，那么人们就是看不起我们。几乎所有的犯罪案例中都表现出一个男子汉不可缺少的特质。陀思妥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教养所的囚犯，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些人构成了俄国人中最坚强、最宝贵的一部分。假如，在我们这里，罪犯就是一种营养不良、枯萎凋零的植物，那么这一点会使我们的社会制度丢面子的；文艺复兴时期罪犯层出不穷，而且创造了其独特的美德——当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也就是脱离了道德的美德。

人们只能把自己无法蔑视的人提升到高处；道德的蔑视乃是一种比任何罪行都要大的凌辱。

【292】

道德的非自然化，也就是人们把行为同人割裂；即人对“罪恶”的仇恨，或轻蔑；也就是人们认为，有的行为本来就是善的，或是恶的。

重建“自然”。自在的行为根本谈不上价值，因为重要的乃是谁干的。同一个罪行，在有的地方可以是最高的特权，而有的地方就可能是受罚的标记。其实，这乃是裁判者的自私行为，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分析案例，或作案人（——或者根据同自己的亲疏关系）。

【327】

人们应该逐步缩小和限定道德王国。因为，既然本能长期被冠以虚伪的道德之名，人们就应该为本来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本能正名，以表敬意；人们应该出于对自己出言日益傲慢的诚实感的尊重而忘却、否认和洗雪自然本能的耻辱。这是人们能否放弃道德力的标准；要设想出一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人们会对“道德”概念有完全异样的感觉，以致听起来像文艺复兴时期美德的发音，就像脱离道德的美德。不过是在未来的某时——我们离这个理想还相当遥远！

道德领域缩小，这是道德进步的标志。凡是人尚且无力进行因果思维的地方，人们就会进行道德思考。

【924】

那种没有任何理由自卫和向自身进攻的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如一个人丧失了他能攻善守的欲望，那么他还能余下什么呢？

【192】

“信仰”还是“仪式”？一种特定的估价和信念的产生乃是为着特定的“仪式”和习惯，这与“仪式”产生自单纯的估价这件事一样自然。人们应该锻炼自己，不是通过价值感的增长，而是通过行为；人们应该首先要能够有所作为……路德的基督徒乃是浅薄。信仰乃是一种辅助物。背景则是对路德的信念以及诸如此类对基督教事业的无能，是一种个人的事实，蒙上了一层极端的疑惑，也就是怀疑是否真有某个行为是完全有罪和胡作非为，以致生存的价值跌落到个别人无所作为的程度，于是，呈现出紧张状态（祈祷、忏悔等等）。——最后，也许被他言中了，本能，宗教改革家的全部行为都表现出的那种本能，乃是世间最残忍的本能。对他们来说，生命只表现在绝对避开自身，表现在向对立面的沉降，一味忍受幻觉（“信仰”）。

【21】

完全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理想化了的眼睛变得卑鄙了，眼睛不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了——。因为，眼睛使记忆衰退，像秋叶一样凋零；眼睛无法防止记忆力衰退到死尸般苍白的地步，就像弱者把记忆倾注于遥远和逝去的事物一样。而虚无主义者不放进自身的东西，他也不会施于人的整个过去——他使记忆衰退。

【28】

不完美的虚无主义，它的种种形式：我们生活于其中。

不去重估迄今为止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会适得其反，使问题弄僵。

【217 a】

反对基督教理想的战争，反对“极乐”说和“救世”说就是生命目的的主张，反对头脑简单者、良心纯洁者、受苦受难者和多灾多难者享有最高权力。

【280】

群畜本能把中间层和近乎中间层的估价视为至高无上和无比宝贵，因为，这是多数人所处的地位；方式和方法和他们使用的相同。这样一来，本能就成了一切等级制的敌人，它认为自下而上的升迁，同时也就是由超大值降为最小值的过程。群畜感到特殊者，不论居于其上，还是居于其下，都是与他们为敌的，有害于他们的。他们对待居上的特殊者即强者、有力者、智者、勇者的手腕，就是说服这些人充当保护人、牧人、卫士——叫他们充当第一批仆人。因为，群畜借此转危为安，变害为利，化险为夷。中间层消失了恐惧感，因为，这里，人们与世无争；在这里，无误解容身之地，这里有平等；这里不认为自身的存在是障碍，而认为是正当的。这里迷漫着一片自满自足之气。怀疑，乃是特殊者的事；特殊者的存在被认为是罪过。

【817】

整个艺术和科学的链条，假如其中少了女人，少了女人的事业，真的就缺了个环节吗？让我们承认特殊者的存在吧！他们会证明下述的通病——女人在所有非事业行当中，如书信、回忆录乃至世界上最纤巧的手工艺等，简言之，在一切非职业行当中干得都很出色，这恰恰因为女人会由此使自身变得完美，因为女人借此得以服从于自身占有的唯一艺术动力——乐于沉沦……但是，女人用真正艺术家的激烈的冷漠感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种艺术家认为，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反倒比承认自身重要得多；因此，他搜索枯肠挖掘最阴私、最内在的东西。他认为，除非女人善于成为形式（——委身于人，使自身公开化——），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艺术，艺术家从事的艺术——你们根本不了解它是什么，它就是刺向一切贞操的一刀？！……自本世纪始，女人才敢涉步文学（而文风拙劣，用老米拉波①的话来说）。因为，女人写了书，创作了作品，却失掉了本能。为了什么？

假如我可以问一句的话。

①加布里埃尔·德里凯·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伯爵，1790年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1791年任国民议会主席。——译者【827】

现代艺术乃是制造残暴的艺术。——粗糙的和鲜明的勾画逻辑学；动机化简为公式，公式乃是折磨人的东西。这些线条出现了漫无秩序的一团，惊

心动魄，感官为之迷离；色彩、质料、渴望，都显出凶残之相。譬如，左拉①瓦格纳；在更精神性的秩序上还有泰纳。总的说来就是逻辑、众多和凶残。

①埃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自然主义代表人物。——译者【322】

——恶习紧紧同使人难堪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最终摆脱同自己的联系，人们就要摒弃恶习。这就是著名的唐豪舍②事件。唐豪舍被瓦格纳的音乐弄得失去了耐性，在维纳斯这个女人那里再也无法按奈心中的欲火。突然间，美德战胜了挑逗；一位图林根少女的身价看涨，极而言之，他甚至赞赏伏尔伏拉姆·冯·埃申巴赫③的手法……②唐豪舍（1205—1270）——原为南德宫廷抒情诗人（骑士），瓦格纳同名歌剧的主角。——译者

③沃尔沃拉姆·冯·埃申巴赫（1170—1220）德国史诗《帕西法耳》的作者，著名中高德语诗人。——译者【814】

艺术家并非伟大的激情之人，这是他们向我们，同时也是向自己时常叨唠的一句话。

理由有二：首先，他们丧失了对自身的羞耻感（他们注视自己的面孔，因为他们活着；他们潜伏起来，他们过于好奇），同时也丧失了对伟大激情的羞耻感（他们剥削作为艺术家的自己）。但是，其次，你们这些魔鬼，你们这些天才，你们嫉妒他们对力（也叫激情）的挥霍。——纵有才能，人们也会成为自己才能的牺牲品的，因为人们生活在自己才能这个魔鬼的控制之下。

人们通过描写激情，是制服不了激情的。毋宁说，假如人们描写激情，人们就会与之同归于尽。（歌德教诲的则是另一个样子；不过，似乎他在这里是想误解自己——出于温情。）

【217 b】

从前有个人很引人注目，样子很像基督教的那个理想。时间、地点？起码在心理学家和全身检测器的眼睛看来是如此！——请通读普卢塔克①笔下的英雄谱吧！

①普卢塔克（约50—125）——古希腊哲学家，作家，道德论者。——译者co c2

【877】

大革命造就了拿破仑，他就是大革命的辩护词。以同样的代价，人们也许会欢迎无政府主义摧垮我们的文明。拿破仑造就了民族主义，他就是民族主义的辩护词。一个人的价值（除开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是恰当的，因为，道德概念根本不涉及人的价值）不在于这个人的功利性。即使别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益处，他也许照样存在下去。可为什么这个极端有害的人就不能成为整个人类的顶峰呢？他是如此之崇高，如此之优越，以致万物都会因之毁灭！

【310】

A．通向权力之路，也就是以旧道德之名来荐举新道德——激起兴趣（“幸福”即是结果，反之亦然）——否认反道德的艺术，——充分利用优势和偶然为美化道德服务——通过牺牲和孤立使道德信徒变成狂热分子；——伟大的象征。B．取得了的权力：1．道德强制手段；2．道德诱惑手段；3．

道德礼仪（朝臣）。

【826】

“错误的强化”：——

1）摹仿浪漫主义：持续不断地突出表现力。这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匮乏感的表现；

2）风景如画的音乐即所谓戏剧性音乐，其主要特点是更轻松（就像自然主义小说里的表情和行为低级野蛮、庸俗）；3）“激情”，这是神经和疲惫的灵魂的事；就像享受高山、沙漠、暴风骤雨、放浪形骸和丑陋现象的情况一样——享受数量巨大和暴烈粗犷的东西（譬如，在历史学家那里）；其实，崇拜放荡情感是有的。（——强大的时代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艺术需要——需要超越激情，这怎么可能呢？）4）对激动人心的质料的偏爱（性爱，或社会主义，或病理事物），这一切都是征候，表明今天为谁创作，为超负荷者、精神涣散者、或被削弱者。

为了全面发挥作用，人们应该制造残暴。

【607】

科学，具有其两面性：

从个体角度看问题；

从综合文化（所谓“水平”）角度看问题；——按照这个，或那个侧面看问题，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估价。

【867】

对总权利增长的认识：要充分估计到这种增长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个人的、等级的、时代的、民族国别的失败在内。

文化重心推移。任何大幅度的增长都是有代价的；费用谁负担！现在这笔费用不知该有多么庞大了。

【922】

应该用何种手段来对待野蛮种族手段的“残暴”，绝不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实，一旦人们被欧洲式的种种娇惯弄到不得不在刚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统治野蛮人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110】

总的认识：我们的现代世界具有双重性格——正是这种特征也许会真的预示毁灭和强力。强力就是赢得成熟性的标志，可能由于传统（落后）情感的贬值而被误认为软弱。

简言之，情感，作为价值感的情感，并不处于时代的高峰。

广而言之：价值感始终是落后的，它表示远古时代的保存和增长条件。因为，它一直抗衡新的生存条件，因为由此产生不了价值感。这样一来，价值感必然会误解这种条件，这种情感压制新事物，它会引起对新事物的怀疑……【823】

同艺术一道为反对道德化而战。——这种艺术乃是超脱狭隘和片面的道德自由；或者是对道德的嘲讽。遁入自然，那里是自然美和恐怖二者双栖之所。伟人的方案。

——脆弱的、不中用的、奢侈的灵魂们，只要吹一口气就足以使它们垂头丧气，“美丽的灵魂们”。

——要唤起逝去的理想的无情和野性的一面，它们现在的样子像是个绚

丽多彩的怪物。

——从心理上认识到，一切道德化了的艺术家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蠕虫，忸怩作态，这是莫大的享受。

——艺术的虚伪性——要把其非道德性拉出来示众。——把“理想化了的各种基本权力”（感性、醉意、过盈的兽性）拉出来示众。

【112】

总的认识。——其实，任何伟大的增长，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残暴。因为，痛苦、毁灭的象征属于阔步前进的时代；人类一切可怕和强大的运动同时也会引起虚无主义的运动。有时，这也是深刻的、最基本的增长标志，是向新的生存条件过渡的先兆，它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这一点我已看出来了。

【1019】

论强力悲观主义。——粗俗人的内在灵魂的家当中，对恶的恐惧占绝对优势。什么是恶？三条：偶然、不确、突然。粗俗人怎样战胜恶呢？——他可以把恶设想为理性、权力、人格。他由此会有可能同以上诸物缔结契约，并且事先对它们施加影响——占据统治地位。

——坚持恶和害的单纯表面性，这乃是另外一种说明方式。人们分析偶然、不确、突然三者的结果，认为它们是善的和有意义的。

——第三种方式：人们首先把不祥的东西解释为“值得的”；人为恶辩解，认为恶是惩罚。

——总之：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恶的屈从形式。

——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

于是，文化的全部历史就是放弃对偶然、不确、突然的恐惧心理。什么叫文化，就是学习算术，学习因果思维，学习掌握特权，学习信仰必然性。随着文化的增长，人渐渐减少了对祸患（人们称之为宗教、道德）的粗俗形式的屈从；去掉了“为祸患的辩护”。

现在，人在发动对“祸患”的战争——他要排除祸患。不错，祸患在某些场合可能是信仰安全感、公式和算术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信仰作为厌倦情绪进入意识——对偶然、不确、突然的兴趣突变为渴望。

让我们在最高文化的这种象征中再停留片刻吧！——我称其为强力悲观主义。人现在不再为祸患辩护了，人断然拒绝辩护。人要完全彻底享受祸患，认为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思的东西。假如说人以前离不开上帝，那么现在，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乱世，一个偶然性世界上，恐怖、朦胧、诱惑都属于本质的东西。

在这样的状态下，善恰恰需要“辩护”；即善必然以恶和危险为基础，或者说，它自身内部必然含有巨大的愚蠢。那时，它还令人满意。现在，兽性不再激起残暴感了；才气横溢和幸运的傲慢有益于人中间的兽类，傲慢自负在这样的时代乃是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性的形式。人现在强大到足以对信仰上帝感到羞愧——现在，人可以重新扮演魔鬼律师的角色了。假如人实际赞成维护道德，那么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如下的缘故：即这些原因叫人们把道德视为敏感、狡诈、唯利是图的形式和唯权是争的形式。

连这种强力悲观主义也以辩神论即对世界的绝对肯定而告终了——但这

是为了以前人们之所以否定世界的那些原因的缘故——：因为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构想了这个世界的，它就是实际达到的最高理想。

【485】

实体概念是主体概念的结果，反之则不可！假如我们放弃灵魂即主体，那就完全失去了“实体”的前提条件。人们会达到存在物的程度，人们也就失去了这个存在物。

对现实性的批判：现实性的多或少，也就是我们信仰的存在等级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对生命感和力感的程度（经验事物的逻辑和关系）给予了我们“存在”、“现实性”、非表面性的标准。

主体：我们认为最高现实感的一切不同要素存在某种统一性，主体就是用以称谓这一信仰的术语。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信仰乃是一种原因的结果。——我们十分相信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为了它而虚构了“真理”、“现实性”、“实体性”等。——“主体”

就是虚构，看去好像我们具有的若干相同状态都是一种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首先创造了这些状态的“一致性”；对这些状态加以同化，这是事实，但不是一致性（——倒不如否定这种一致性——）。

【71】

以营养和消化为例的“现代性”。——敏感性，无法形容的敏感（——由于道德的过份铺张：造成同情泛滥——）；充斥着矛盾现象，前所未见。——膳食、文学、报纸、形式、审美乃至风景的宇宙政治学也不例外，涌入的速度异常迅速；印象自行消失；人们本能地拒绝吸收某些东西，拒绝严肃地对待某些东西，拒绝“消化”某些东西；——结果削弱了消化能力。对印象过度聚集的适应出现了。因为，人们忘记了扮演的角色；他仅仅对外部刺激有反应。他把自己的力量部分用在占有上，部分用在防御上，部分放在“反驳”上。自发性大大削弱——历史学家、批评家、分析家、解释家、观察家、搜集者、读者，——大家都是反映的天才——大家都是科学！

把他们的天性对“镜”加以人为的调整，这很有意思，但兴趣似乎仅仅是表面的。

因为，这是原则的冷漠、平衡，是紧贴在表皮下面的固定低温，表皮上则有温暖、运动、“风暴”、浪花的嬉戏。

外表的灵活性同某种深度的滞碍和困倦相对立。

【866】

要证明的必然性是，相反的运动属于对人和人类的日益经济的消耗，属于一种兴趣和成效两者日益固定的、互相鲸吞的“机械运动”。我认为，相反的运动乃是对奢侈的、过剩的人类的遴选。因为，在他们中间要出现一种强者、高等种类的人，这种人的产生条件和保持条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众所周知，我对这种人的概念和比喻就是“超人”

一词。

在前述第一条路上——今天，我们对它可以一览无遗了——会产生适应、平泛、更高等的中国气——本能的自谦，而对人类渺小化则抱知足常乐的态度——这乃是人的停滞水准。假如我们首先具备地球必然面临的经济总体管理条件，那么作为机械运动的人类才有可能通过这种管理发现自身的最

高意义。——也就是作为由日益变小和变精微的无数适应性齿轮，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钟表装置；这是使一切居统治地位和发号施令者日益成为多余的过程；是这种巨大的力的总体——其个别因素就是力和价值的最小值。

同使人渺小化和使人适应一种专门化的功利性相反，要有相反的运动——即制造综合性的、概略性的、有辩护力的人。对这种人来说，使人类变为机器乃是生存的前提，是他赖以发现自身高等形式的基础。

他需要芸芸众生即“平庸者”的敌意，同后者相比，他需要距离感，他要居于其上、以其为生。贵族政体说，这种高等形式就是未来的形式。——用道德的话来说，上述总体机械运动，也就是一切齿轮的通力合作乃是对人的最大限度的剥削：然而，运动是以剥削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剥削才具有意义。别的场合，剥削其实不过是人的类型价值的总消减，——

规模最大的退步现象

——你们看见了，我与之斗争的乃是经济学的乐观主义；似乎，随着每个人自我牺牲的增长，每个人的总福利也一定增长。但在我看来，似乎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个人的总牺牲汇集成为总的损失。人将会变得更少——以致不会再知道这个伟大过程到底服务于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新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恰恰需要这一点。

【731】

连续统一体：“婚姻、财产、语言、传统、出身、家庭、民族、国家”，这就是高低秩序的连续统一体。它的经济学就在于连续劳动这一优点表现过剩，在于缺点的倍增。

因为，连续统一体部件更替和可延性支出较大。（也就是说，有效部件由于多次停顿而需要更新，这需要消耗更多的费用，同时，保存的费用也很可观。）优点在于，避免了中断，节省了由于中断造成的开支。万事开头难，更费钱。

“生命的优点愈大，保存和创造所需费用也就愈大（饮食和生殖）；因而，从已取得的高度折向毁灭的危险、或然性也愈大。”

【653】

应该嘲笑生物学家虚假的“利他主义”，因为，变形虫的繁衍表现为甩掉包袱，这是个大优点。排泄废物。

【888】

我尝试用经济学的方法为道德辩护。——任务就是把人变得尽可能具有利用价值，尽可能像机器般的准确无误。为此，人必须装备机器道德（——人应学会这样看待问题，即，他像机器般地处于劳作状态，也就是价值最高的状态。为此，人应该尽可能地使他人扫兴，把他人说得尽可能阴险、臭名昭著）。

这里，令人讨厌的首要障碍就是无聊和单调，这是一切机器运动的必然结果。要学会忍受这种情况——而且不单纯是忍受——，要善于看到某种高等的魅力在围绕着无聊奔跑，这件事乃是迄今为止一切高等学府的教学任务。学习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技能；同时，要把这种“客观的”活动看成自己的“义务”；要学会区分欲望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这是高等学府不可估量的任务和成绩。因此，迄今为止，语言学家都是“自在”

的教育家，他的活动本身就提供了不断走向宏大壮观活动的单调和无

聊；在他的旗帜下，门生们学习“死记硬背”：这乃是为将来机械地、出色地完成任务创造前提（充当国家官吏、丈夫、文牍奴隶、报纸读者和士兵）。这种生存也许比其他一切生存更需要哲学的辩护和美化：因为，惬意感应该完全根据正确无误的诉讼程序降格为低贱等级的情感；“本来的义务”，就一切不惬意的事物来说，也许就是敬畏的激情——要命令式地要求一切位于功利性、娱人耳目性、目的性彼岸的东西……自己要去企求这种机器般的生存形式，这被认为是最高的、令人仰慕的生存形式（——类型：康德乃是“你应如何如何”

这种公式概念的狂热鼓吹者）。

【889】

用经济学方法估价迄今为止的理想——即选择特定的欲望和状态，以牺牲别的欲望为代价来选择和培育。立法者（或社会本能）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状态和欲望，通过它们的活动来保障调解功能（即功能机器说，也就是每个欲望和状态有规律的需求的结果）。

假如这些激情和状态含有令人难堪的掺合物，那么就得寻找出能用某种价值观来克服的办法，也就是认为痛苦是可贵的，在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痛苦就是异常的快乐。用公式来说就是：“怎样使不快变为快乐”，譬如，当我们的服从、对法律的适应，受到力、权力和自我克服的好评的时候。同理，我们的公共意识、胞泽意识、祖国意识、“人道化”、“利他主义”、“英雄主义”也是如此。

勉为其难——此乃理想的意图所在。

【719】

社会内部欲望的分工，造成了人和等级要去培植一种不完美的因而更有用的灵魂。

在社会内部各个种类那里，某种欲望为什么退化殆尽（而另一种欲望则受到强化）。

论为道德辩护：

经济学上的（意在尽可能充分利用个体之力，免得浪费特殊天性）；美学上的（用对自己一类的快乐来装备坚实的种类）；政治上的（经受不同力度的紧张关系的艺术）；心理学上的（道德乃是替败类、平庸者说话的估价所虚构的优势——目的在于保存弱者）。

【243】

要三思啊：对神性天意的不祥信仰乃是历史上对手和理性最致命的信仰了，但却一直延续至今。在“自然”、“进步”、“完美化”、“达尔文主义”等公式下，在迷信幸福与道德、不幸和过失固定配属关系的影响下，基督教的前提和解释总是香火不绝。

那种对事物的运动、“生命”、“生命本能”的信仰，那种愚蠢的听天由命，也就是相信一切人只应该履行义务，以便万事如意——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以善者的眼光来看才有意义。连宿命论——我们的哲学敏感现今的形式——也是对神性天意的最长久的信仰的结果，不自觉的结果。就像万事的进程同我们无关似的（——好像我们会让事物各行其便似的，因为任何个别人本身只是绝对现实性的一种形式而已——）。

【350】

爱、恨、褒、贬乃是一切理想的前提。要么，肯定的情感即第一推动力；要么，否定的情感，二者必居其一。譬如，恨和蔑视，在所有怨恨理想那里就成了第一推动力。

【1017】

19世纪就没有发现卢梭的“自然之人”，而是发现了人们更真实的形象——为此，它有这个勇气……总的来说，这样就赋予基督教的人的概念以再造之意。为什么他人没有这种勇气，这正是它对这种“自在之人”的赞同的结果，而且在这种人身上看到了人的未来。同样，人们也不敢正视人的恐惧感的增长乃是每次文化增长的伴随现象；在这方面，人总是屈从于基督教的理想，并同这种理想一起对抗异教，同样也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此找到文化之门的钥匙。实际上，情形仍然处在伪造历史以有利于“善良的人”的状态（好像善良人本身就代表了人的进步似的），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停留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世界的卢梭的残渣）那里。

反18世纪的斗争：歌德和拿破仑彻底战胜了这个世纪。叔本华也同这个世纪抗争过；不过，他不情愿地退回了17世纪——他是一个现代的巴斯噶，他具备巴斯噶的价值论断，而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叔本华的力量不足以达到新的肯定。

拿破仑。应认为他是高等的人和可怕的人的必然配属。再造的“男子汉”。而女人应得的卑贱和胆怯的赞许又物归原主了。“总体性”就是健康和最高的主动性；重新发现了直线，这个行动的伟大格局；最强有力的本能，生命本身的本能即统治欲得到了肯定。

【序言1】

伟大事物要求人们对其保持沉默，或大谈特谈：大谈特谈，也就是玩世不恭、心地坦然。

【序言2】

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要描述的是行将到来的唯一者，即虚无主义的兴起。现在，已经就在叙述这段历史了，因为在这里起作用的乃是必然性本身。无数征兆业已预示了这种未来，无处不在预言这种命运。人人洗耳恭听这未来派音乐吧。长久以来，整个欧洲文明每十年跃升一次，我们随着这种折磨人的紧张局面而在运动着，就像朝灾难扑去一般。动荡不安、刀兵水火、猝不及防；就像急于奔向尽头的洪流，它不再沉思，它害怕沉思。

【序言3】

——他在这里发言说道，迄今为止，他到是只干了沉思这件事。作为出自本能的哲学家和隐士，他由于旁观、客处、忍耐、彷徨、落魄而发现了自己的长处；作为蛮勇和探索精神，他已经在未来迷宫中走失过一次了；作为占卜家，当要叙述必将出现的事物时，他就要回首顾盼；但是，作为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自身已经彻底体验了虚无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虚无主义就在他的身后、脚下、身外。

【序言4】

可不要错会了这本未来《福音书》开头标题的含义。《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我用这个公式来表示一种反运动，意在提出原则和

任务；这种运动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取代彻底的虚无主义；但它在逻辑和心理上则是以虚无主义为前提的，它简直只能知道虚无主义和来自虚无主义。可为什么虚无主义的兴起势在必然呢？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价值由虚无主义得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彻底思考出来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的逻辑学，——因为我们必须首先经历虚无主义，然后才会弄清这些所谓“价值”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某个时刻，我们将需要新的价值……

【717】

国家，也就是有组织的非道德——内里：警察、刑法，等级、商业、家庭；外表：权力意志、战争意志、掠夺意志、复仇意志。

众人去干个别人也许毫不明白的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分散责任、命令和实施。通过植入服从、义务、对祖国和王公之爱等道德观念的办法。用保持自豪感、严酷、健壮、仇恨、报复的办法——简言之，要保持一切同群畜类型相反的种类的特性。

【729】

维护军事国家乃是最高和最后的手段，对最高的种类和最健壮的种类来说，不论是创立，还是确定伟大的传统，都少不了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家的敌意和等级距离感永恒化的一切概念，都以裁决者的面目出现（譬如，民族主义、保护关税等等）。

【780】

使行为、定则、欲望成为可能的种种窍门，在个体看来是不“许可的”——也是没有“味道的”。

使我们进入这种“异化”世界的艺术使我们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历史学家指明了它们的权利和理性的类别；观赏了异国风情；心理学；刑法；疯人院；罪犯；社会学；

“非个性”（使得我们作为集体生物的媒介可以有这样的欲望和行动——律师团、陪审团、市民、士兵、部长、王公、“评论家”——）使我们感到，似乎我们正在做出某些牺牲……

【180】

所谓的青年。——假如人们在这里梦想有一个天真和年轻的民族迎着旧文化突兀而起，那就是自欺欺人；有一种迷信，好像在最低贱民族的各阶层，也就是基督教扎根生长的阶层又重新喷涌了生命之泉似的。假如人们认为基督教乃是新兴的年轻民族和强壮种族的表现，那就说明他们对基督教毫无所知。毋宁说，基督教乃是典型的颓废形式，是在一个倦怠盲目和病态的乌合之众中产生的道德腐化和歇斯底里。这是个奇怪的团体，他们麇集在惑众大师的周围，活像一部俄国小说里描写的情景：一切神经病人都通过熙攘的人群找到幽会的机会……没有任务，本能感到一切都近于尾声，什么都不值得干，逍遥自在、知足常乐。

犹太教本能的权力和对未来的肯定，它顽强求生和求权力的意志是怀在其统治阶级肚子里的怪胎；只有用本能的倦怠来形容年轻的基督教阶层，才是最恰当的。一方面，厌烦一切；另一方面——横竖自满自足。

【209】

《福音书》：有消息说，幸福的大门始终对低贱者和穷人开放——人们除了听命于上谕、传统、监护而外，什么都无须去做。在这个意义上说，基

督教的兴起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学说。

财产、职业、祖国、等级、警察、国家、教会、教育、艺术、军事机构：这一切同样是幸福的障碍，是《福音书》指控的谬误、迷惘和邪恶——这一切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在暴乱的背景上，解了冻的、对“主人”的反感就像炸弹一样爆发开来，于是，本能地感到，在遭受了如此长久的压力之后，到底有多少幸福还寓于自由之感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些事物的象征。诸如，低贱阶层受到优待啦，他们已经破格尝到难得的幸福啦……不是饥荒制造了革命，而是民众放开肚皮，狼吞虎咽……）【427】

自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家，一概是颓废的象征；因此，反希腊的本能甚嚣尘上。

“诡辩派”仍旧是希腊式的——包括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他们是伟大的爱奥尼亚人——；不过只是过渡形式——希腊城邦失掉了对自己独特文化的信仰，失掉了自己君临其他城邦之上的主人权利……也就是说，人们交流了文化即“诸神”，——因之人们就失去了对唯一上帝的独家特权。不同来源的善与恶溶为一体，因为，善与恶的界线日趋模糊……

这就是“诡辩派”……

相反，“哲学家”则是反动，因为他要的是旧美德。他认为制度衰落乃是衰落的原因，他要旧的制度；——他认为衰退乃是权威的衰退，因为，他在寻求新的权威（漫游外国、异邦文化、异邦宗教……）；——既然“城邦”的概念生存了下来，他就希望理想的城邦（很像犹太人的情况。在他们沦为奴仆之后，他们就作为“民族”而确定了下来）。犹太人对一切暴君都感到兴趣，因为，他们希望重建更有权威的道德。

渐渐地，衰亡的责任都落在了一切真正希腊的东西身上（柏拉图不感激伯里克利斯、荷马、悲剧、修辞学，就像预言家们对大卫①和扫罗②的情形一样）。古希腊的衰亡，被认为是反对古希腊文化基础的借口，哲学家们的根本性错误——推论：古希腊世界灭亡了。原因：荷马、神话、古代风俗等等。

①大卫——公元前10世纪的犹太国王。——译者②扫罗——以色列第一任国王。——译者哲学家们价值论断的发展乃是反对古希腊的：——埃及的东西（“死后的生命”成了定则……）；犹太人的东西（“智者的显贵”“酋长”）。毕达哥拉斯③学派，阴间的崇拜、缄默、彼岸的恐怖、数学。宗教的估价，同宇宙交往的一种；——传教士式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建立了毕的、禁欲主义的、超验的；——辩证法，——我想，柏拉图身上已经带有这种咬文嚼字、死搬概念的坏毛病了！——优良的精神审美没落了，因为，人们对一切直接辩证法那丑恶和生硬的一面已经熟视无睹了。

③达哥拉斯学派，宣扬神秘主义。——译者两种颓废运动和极端行为并行不悖：a）繁茂可爱的、阴险的奢华喜好和艺术的颓废；b）宗教和道德激情的抑郁化、斯多噶主义的苦行、柏拉图的感官否定，这些都为基督教准备了土壤。

【153】

这种虚无主义的宗教，把古典文化中的颓废因素和血缘相近的现象汇聚一处；即：a）弱者和败类的派系（摒弃古代世界，即最粗暴地抛弃古代世

界……）；b）道德化了的人和反异教的人的派系；c）厌倦政治和平庸者的派系（萎萎不振的罗马人……），不知其所以然的无国籍者；

d）厌倦自身者的派系，——那些愿意参与非法密谋的人——【156】

虚无主义宗教就像基督教一样，挣脱了一个老朽顽固但因衰老而失却健壮本能的民族，而且逐渐转移到另一个环境，最后来到年轻的、涉世未深的民族大家庭——这有多么奇怪啊！向野蛮人即日耳曼人宣谕那尾声的、牧人的、夜晚的祝福！为什么非要使这一切首先日耳曼化、野蛮化呢！对那些梦想阵亡将士纪念堂者来说，他们认为战争就是最大的幸福！——把一个超民族的宗教硬说成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民族的混沌世界——。

【218】

我们的优越地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的时代，我们可能审查从来未经审查的东西；我们就是全部历史的自我意识。我们享受不同，受的苦也不同。对比频繁出现的现象，这是我们最本能的活动。我们理解一切，我们享用一切，我们头脑中没有任何敌对的情感。我们本身是否会因此误入歧途，我们善意的、近乎情深意切的渴望，向着最危险的事物大胆奔去……“一切皆善”——否定它，要花费我们相当多的气力。假如我们一旦变得如此不明智，以致结伙反对某事物，那么我们就会受苦……归根到底，我们这些学者今天最好是实行基督的学说——【220】

叫人们信仰的整个基督教学说，基督教的全部“真理”都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它们恰好都是基督教运动初期主张的反面。

【159】

教会称之为基督教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反基督教的。因为，那些东西纯属人的私事，而非象征；纯属故事，而非永恒的事实；纯属公式、规范、教条，而非生命的实践。

只有对教义、崇拜、教会、神学抱完全漠然的态度，那才算得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实践不是任何奇想，佛教的实践也非奇想；奇想乃是幸福生活的手段。

【212】

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基督教。基督教同用它的名字装点起来的那些无耻的教条毫不相干。因为，它既不需要人格上帝说，不需要罪恶说，不需要不死说，也不需要救世和信仰说。它简直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更不需要禁欲主义和基督教的“自然科学”。基督教是实践，不是信仰说。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应该信仰什么。

现在，假如有谁说，“我不想当兵”，“我无法无天”，“我反对警察上岗”，“我不愿从事任何破坏内心安宁的事：假如我不必因此而受害，那就没有什么比受苦更能保持我内心的宁静了”——那么他就是基督徒。

【225】

没有“神圣性”这个乖僻的概念，——“上帝”和“人”彼此不可分割。没有“奇迹”——根本没有那个领域：因为，那唯一为人重视的领域乃是“僧侣的”（即象征心理的）。颓废：是“伊壁鸠鲁主义”的相对物……按照古希腊的概念，天堂也不过是“伊壁鸠鲁的花园”而已。

这样的生活没有使命：——生活没有任何意愿；——“伊壁鸠鲁的诸

神”的形式；——没有任何设定目的的原因；——生儿育女；——一切都办到了。

【239】

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时代成熟了（也就是颓废了），就像佛祖的时代一样……因此，不含荒谬教条的基督教性是可行的（古代异种杂交说的最令人作呕的怪胎）。

【221】

我们又造出了基督教的理想，剩下的事就是确定其价值了：1．这个理想否定了些什么价值呢？对立理想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自豪感、距离感的激情、伟大的责任、高傲、绚丽的兽性，征战和掠夺欲的本能，激情、复仇、诡谲、盛怒、快感、冒险、认识等的神性化——；高贵的理想遭到否定，即人类的美、智、权力，显赫和危险性，设定目的的人，“未来的”人（——于是，这里产生了作为犹太教结果的基督教性。

2．这种理想能实现吗？——能，不过会受气候的限制，这很像印度的理想。两者都缺少劳动。——它来源于民族、国家、文化团体、审判机关，它拒绝学业、知识、仪表养成、职业、商业活动等……它取代了一切意味着人的使用和价值的东西——它由于极端厌恶感而中止了对人的使用和价值。非政治的、反民族的，既不是侵略性的，又不是防御性的，——这只能发生在秩序井然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内部，因为这种生活由于牺牲了普遍利益而使这些不值钱的寄生虫泛滥成灾……3．要快乐意志的结果始终存在（别的什么都不要）！“极乐性”被认为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东西，不再需要辩护的东西，——其余的一切（存、亡）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这种考虑过于低级，因为，对痛苦、谴责、道德沦丧本身的恐惧，成了足以舍弃一切的动机……这是贫乏的思维方式，是种类衰退迹象；人们应该不使自己受蒙蔽。

（你们要变得像个孩子一样！”——。相似的天性：阿西西的弗兰茨，他乃是官能性神经病患者，癫痫病患者，像耶稣那样的幻影。）【213】

论基督教史。——环境变化在持续：于是，基督教学说也一再变换自己的重心……变得有利于低贱者和小人……宏扬大慈大悲之心……“基督教”这一类人逐步接受了他们原来否定的一切（过去他们坚持否定这一切——）。基督教会变成市民、士兵、法官、工人、商人、学者、神学家、传教士、哲学家、农夫、艺术家、爱国者、政治家、“王公”……他们重操旧业（——自我辩护、守法、惩罚、宣誓、民族隔阂、贬抑、发怒……）。

总之，基督教的全部生活就是基督作为解脱来宣扬的那种生活……教会差不多等于反基督教的胜利，正如现代国家、现代民族主义一样……教会乃是基督教的野蛮化。

【214】

基督教的主宰：犹太教（保罗）；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殉道崇拜（救世说，十字架的象征）；禁欲主义（——敌视“自然”、“理性”、“感官”，——东方……）【136】

耶稣告诫人们：对得罪我们的人，你既不应用行动，也不应用感情表示反抗。

你们不应承认任何休妻的理由。

你们不应制造外地人和本地人，外国人和本国人的隔阂。你们不应对任

何人发怒，不该蔑视任何人。你们要借贷布施。你们不应有发财之念。你们不应发誓。你们不应杀生。你们应该和解，你们应该谦让。你们不应当众祈祷。

“极乐”绝非许诺，因为，极乐乃是当你们如此如此生活和劳作的时候就有的。

【164】

次要的附加物。——一切预言家和奇迹创造者的态度，发怒，念咒召唤最高审判乃是令人厌恶的道德沦丧（譬如《马可福音》第6章第11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我告诉你们说：真的，那将成为索多姆①和蛾摩拉②等）。“无花果树”（《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①巴勒斯坦城名，见《创世记》第8章第20节。——译者②巴勒斯坦城名，见《创世记》第8章第20节。——译者【165】

以极其荒谬的方式掺进了赏罚说，这样一来，就败坏了一切。

同样，第一个教会实践是有争论的，使徒保罗的实践和他的态度也被谎称为先兆和先知的——。

第一批基督徒的实际生平和学说，都是事后加工美化了的，看起来都像是按规定行事的，只要照办就行了——。

完全是预言。为什么对一切都造假、作手脚呢！

【160】

耶稣径直向心中的“天国”状态走去，因为他在犹太教会的规定中找不到良策——；他认为犹太教的现实性（保存自身的需要）等于子虚乌有，因为，他是纯内向的。——同样，他在人同上帝交往的一整套公式方面收效甚微。因为，他反对忏悔说和谅解说；他指出，为了自我感觉“神性化”，人应如何生活——也就是人们如何不因忏悔己过而生活。因为，“同罪恶无干”，这乃是他的主要论断。

罪恶、忏悔、宽恕——这一切都同罪恶无干……这是羼假的犹太教，或者说，它是异教的。

【183】

基督教的象征主义建立在犹太教的象征主义的基础上，象征主义就已经把全部现实性（历史、自然）消溶在神圣的非自然性和非实在性中了……它不想重新面向实际的历史了——，它对自然的成就不感兴趣了——【161】

天国乃是心中的一种状态（——孩子们都这么说，“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超出尘世的一切”均系子虚乌有，上帝之国不可计日以待，不会按照日历行事，某事出现于某日，这之前就没有：而是“个别人心中的感官变化”，是某种随时可有，随时可无的东西……

【162】

“十字架上的暴徒。”——假如罪犯，一个凌迟处死的罪犯本人断言：“像这位耶稣一样，不反抗、无敌意、善良、温顺地受罪，死去，这就是公理”，那么他就肯定了《福音书》，因为这样他就升到了天国……【928】

“要随着他的感情吗？”——人们，由于向慷慨的情感让步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并且由于一时冲动：认为这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根本不典型。

就实现的能力而言，大家都一样——但就决断而言，罪犯、强盗和科西嘉人肯定胜过安分守己的老实人。

更高的阶段：也就是克服心中的充斥感，而且不因一时冲动而去干英雄行为——而是临事冷静、有条不紊，没有起伏不定的快乐感。……这种感觉来自同情：而它通常都要经过理性的筛选；不然，它就像欲望一样的危险。

盲目迁就欲望，不管它们是慷慨和同情的，还是敌意的，此乃大患之因。

性格的伟大不在于人们不占有这些欲望——相反，在于占有——直到令人不寒而栗。

不过，他们是受别人驾驭的……

但束缚是无快乐可言的，而仅仅因为……【198】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得不忏悔说，他是面向犹太社会和下层知识界的。而这个阶层却按照自己理解的精神去构想创始人……从一个因一切人格性和故事性而否定现实性的学说中，编造一个救世故事，一个人格上帝，一个人格救世主，一个人格不死性，并且把“人格”和“故事”的些微小事网罗无遗，此乃不折不扣的肮脏丑闻……救世传奇代替了象征性的现世和永世，代替了此地和他地；奇迹代替了心理象征。

【830】

文克尔曼和歌德笔下的希腊人，维克多·雨果笔下的东方人，瓦格纳笔下《埃达》①诗集中的人物，司各脱笔下的13世纪的英国人——总有一天，人们将会发现这全部悲剧！这一切乃是与历史不符的、虚构的，但却是——现代的。

①《埃达》——古代北欧诸国的诗歌集，日耳曼英雄传说的主要来源，瓦格纳歌剧多取材于此。——译者【65】

今天，本能和传统意志受到了最致命的抨击，因为，把自己的来历归功于这种本能的一切制度，这违背了现代精神的审美……根本说来，人们绝不会去干不符合目的的事。

不会为了传统习惯而彻底取消意义。人们认为，传统即是宿命。因为，人们研究了它，认识了它（作为“遗产”——），但是，人们却不喜欢它。要选择一切够用上几百年的状态和估价。——这种做法乃是彻头彻尾反现代的。其结果则是：破坏原则赋予我们时代的性格。

【353】

对善良人的批判。——正派、尊严、责任感、正义感、人性、诚实、正直、心地善良，——这些动听的字眼难道是为了特性本身才去肯定特性的吗？或者，这里，价值的一般特性和状态仅仅在特性会获得价值这种观点指导下才去活动吗？这些特性的价值就在这些特性之中吗？或者，就在它们带来的利益和优点之中（好像是随之而来的，人们希望随之而来）吗？

我在这里当然且不说论断中的自我和阉割的对立。问题在于，这是不是结果，无论就这些特性的体现者而言，还是对环境、社会、“人类”（因此特性才具有价值）而言；或者，这些特性本身是否具有特性……换句话说：这就是相反特性所谴责、攻击、否定（——认为它们不可靠、虚伪、乖僻、自我怀疑、非人性——）的功利性吗？这些特性的本质？或仅仅是这些特性的结果受到过谴责吗？——换一种问法：具有第二种特性的人不要生存，这难

道是合意的吗？——无论如何，有人相信这些……但是，这里隐匿着狭隘利己主义的谬误、近视、偏颇。

换句话说，单纯创造偏袒正派人的状态——致使相反的天性和本能意志消沉、慢性死亡，这难道也是合意的吗？根本说来，这乃是审美和美学的问题：让“最可尊敬的”

即极端无聊的一种人存留下来，这是合意的吗？那些正人君子、道德家、老实人、正经人、愚夫蠢汉呢？

假如人们设想，不存在“异类”的过剩，那么老实人就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不需这种人，——这里，人们看到，使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道德受人尊重的原因仅仅在于它粗糙简陋的功利性。

合意性也许正好在相反的一面。要创造这样的状态，在那里，“正派人”降格为“有用的工具”这样一种寒怆的地位——作为“理想的群畜”，往好里说，当群畜的牧人。简言之，在这种状态下，正派人排不到更高一等的、要求异样特性的品级。

【241】

欧洲文化的幽默：人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干的却是别的。譬如，假如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新教对《圣经》的解释，还有，天主教的解释长此以往地保持下去，那么读书和批判的全部技艺又有什么用呢！

【849】

未来的东西。——反对伟大的“受难”这种浪漫主义。——要认识到，为什么一切“古典的”审美都要配属一定数量的冷漠、清醒、严酷：这主要是逻辑学的原因。精神性的幸福、“三位一体”、聚精会神，它们仇恨感性、情绪、机智，仇恨众多、不确、彷徨、预感，就像是仇恨易逝、顶峰、美丽、善良一样。人们不应拿艺术家的公式当儿戏，人们要改造生命，以后，生命应该书写自身。

这是一出欢快的喜剧，我们今天才学会嘲笑于它，现在才看见它：海尔德、文克尔曼、歌德和黑格尔等的同时代人曾经要求重新发现古典的理想……而且同一时间还要求重新发现莎士比亚！——同一类人却以卑鄙的方式宣布同法国人的古典学派一刀两断！……但是，人们本来希望“自然”、“自然性”

啊！死脑筋啊！人们竟然认为古典性就是自然性哩！

不带任何偏见，不要优柔寡断，认真想一想，古典审美到底在何种土壤里生成。使人经得起强硬化、简化、强化、恶化：这是同属一体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上的简化。不看重细节、综合的东西、不确的东西。

德国的浪漫派不反对古典主义，而是反对理性、启蒙、审美和18世纪。

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具有的敏感性，是古典敏感性的对立面。

求统一的意志（因为统一性是残暴的，是折磨听众和观众的），但在大事上却不能对自身残暴。也就是要考虑到作品本身（考虑到放弃、缩短、解释和化简）。以质量取胜（瓦格纳、雨果、左拉、泰纳）。

【106】

德国音乐为什么在德国浪漫主义盛行时期达到了高峰？为什么德国音乐中没有产生歌德？而在贝多芬中又有席勒①，确切地说，有多少“克拉”②！舒曼本身含有艾兴多夫③、乌兰德④、海涅、霍夫曼⑤、蒂克⑥、理查·瓦格

纳具有弗赖许茨⑦、霍夫曼、格林⑧、浪漫主义传统、本能的神秘天主教、象征主义、“激情的自由思想”（卢梭的意图）。《漂泊的荷兰人》大有法国式的味道，那里《怕光的人》（1830）曾经成为诱惑者的典型。

①席勒（1759—1805）——德国杰出的诗人，戏剧家，狂飚运动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强盗》、《阴谋与爱情》等。——译者②传说中的少女殉道者，保罗的弟子和随从。——译者③约瑟夫·艾兴多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男爵。——译者④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译者⑤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德斯·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曲家。——译者

⑥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⑦德国传说中的魔弹射手。——译者⑧即格林兄弟（1785—1863）（1786—1859）——德国著名语言学家，童话作家。——译者

音乐的崇拜，对形式的浪漫主义崇拜，瓦格纳综合了浪漫主义德国的和法国的——【387】

激情等级这一整套观念：就好像理性的引导就是理所当然和正常的似的，——而激情似乎是不正常的、危险的、半兽性的。

此外，就激情的目的来说，无非是对快乐的渴望……激情的尊严受到损害：1．好像激情是不适当的方法，是不必要的，不总是推动力；2．因为激情盼望着没有任何贵重价值的东西，也就是音乐……

否认激情和理性，好像后者是自为的本质似的，而且尤其后者不是各种激情和渴望的合乎比例的状态；好像不是每个激情都是有理性的成份似的……【425】

哲学家身上的“客观性”：道德对自身是冷淡主义的，对后果好坏则是盲从；对使用危险手段不假思索；性格乖张和多样，这被认为是优点，而且予以充分利用。

我对自身抱着深刻的冷漠。因为，我不想从我的知识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时也不回避这些知识必然带来的坏处。——这里也包括人们称之为损害性格的东西在内；这种远景在于外部，因为，我有我的性格。但是，我既不想弄清它，也不想改变它。——我从来没有想过个人的操行如何。在我看来，一旦人们对个人的事情感觉兴趣，他就等于给自己关上了知识的大门——或者，一旦关心“拯救灵魂”！……人们不应该过份看重自己的道德性，同时，也不应放弃对道德对立物的起码权益……在这里，也许要把道德遗产作为前提，因为，人们预感到，要是不因此造成特别贫困化，那人们是可以从中挥霍和抛弃不少东西的。永远不要去尝试赞赏“美丽的灵魂”

这样的感情；要善长在它们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来；要带着一种内在的嘲弄之情去同道德怪物打交道。破坏贞操——这是一种神秘的快乐。

要围绕自身转动；没有变“善”，或成为“异样”的愿望。要特别当心，不要让事物沾染半点道德性的触须和网络——。

【242】

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总结，我们欧洲人生活在何种概念杂陈的野蛮时代。人们可能认为“拯救灵魂”只靠一本《圣经》就行了！……而且，有人对我说，时至今日，老百姓还是相信这一点。

假如教会所坚持的这种对《圣经》的荒唐解释毫无羞愧之色，那么一切

科学教育，一切批判和解释之学说又有什么用呢？

【777】

爱——你们可要认清：就是这种爱，这种女人的同情——还有比它更利己主义的吗？……假如她们作出牺牲，牺牲了自己的荣誉、美名，那么她们为谁牺牲？为了丈夫吗？或者，为了放肆的追求？——这同样也是不折不扣的自私自利的渴求：她们是否也为别人着想，而且筹措报答之情呢……这样一种不成样子的估价怎么能拯救一切他人呢！！

【264】

有人认为，人类总是超越自己内心世界的基本事实，这有多么虚伪、多么荒谬啊！

这里没有了眼睛，这是信口雌黄——【342】

A、一贯的种类。这里，人们要弄清，也许人们不仇恨恶；不与恶作对，不去发动对自己的战争；人们不仅会忍受实践必然带来的痛苦；人们完全生活在肯定的情感之中；人们对待敌人的派系，既听其言，也观其行；人们会通过和平的、善良的、和睦的、多情的、多助的、可爱的状态这种超级胚胎使别种状态的土壤变得贫瘠……，人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这里取得了什么进展呢？——佛教的种类，或者说完美的母牛。

上述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假如道德没有盛行，假如恶不因其自身而受到怨恨，而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种种使我们感觉痛楚的状态（动荡、劳苦、忧虑、混乱、寄人篱下）。

这乃是佛教的主张。因为，这里无人仇恨罪恶，这里根本没有“罪恶”的概念。

B、动摇不定的种类。人们会发动对恶的战争，——人们认为，为了善的利益，战争不要导致一般战争必然带来的道德结果和性格结果（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因战争之恶而嫌弃战争）。其实，这种反恶之战的质变来得比人对人的一切敌视都更为彻底。通常作为敌人的“人”（至少是想像中的人）会再次潜入（魔鬼，恶的精灵等），它敌视、窥探和侦察我们心中非善的和可能是恶的起源，这些行为都要以苦不堪言和动荡不宁的状态而告终，以致今日“奇迹”、报赏、狂喜、彼岸的解决办法变得合人心意了……这是基督教的种类：或者说彻底的伪君子。

C、斯多葛的种类。坚定、自我克制、毫不动摇，它乃是一种长期的不屈意志的安宁——深深的平静、防御状态、壁垒、好战的疑心——原则坚定；意志和知识的统一；尊重自身。退隐的种类。十足的蠢货。

【170】

基督教一开始就把象征变成了卑鄙下流之物：1．“真生命”和“假生命”的对立：误认为是“此岸生命”和“彼岸生命”的对立；

2．“永生”的概念和个人生命的对立，个人生命的易逝性被说成是“个人不死性”；3．按照希伯莱—阿拉伯风俗，通过共享酒食的结拜被认为是“变体说的奇迹”；4．“复活——”被认为是开始“真生命”，是“再生”；由此：死后某时会出现历史的或然性；

5．人之子被认为是“上帝之子”，是人同上帝间的生命关系。由此产生了“神性的第二人格”——要加以清除的正是它。因为，每个人相对上帝都成了父子关系，连最下贱的人也不例外；

6．信仰救世说（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教诲的生命实践而外，再没有达到上帝人子地位的途径了）反而变成了某种对奇怪的分期赎罪的信仰，它不是由人而是由基督的行为实现的。这样一来，必须重新解释“受难的基督”。死本身根本不是事实……毋宁说只是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对当局和世界法律应抱的态度——那就是不要设防……榜样树在这里了。

【196】

起初，基督教仅仅是反对古典和高贵宗教的斗争。

其实，这整个变化乃是向当时教众的需要和理解水平的转化。就是那些群众，他们信奉伊西斯①、弥特剌斯②、狄俄倪索斯等“伟大的母亲”，并要求宗教具有：1．彼岸的希望；2．以动物之血作为牺牲的魔法（神秘）；3．救世行为，神圣传奇故事；4．禁欲主义、厌世、迷信的“净身”；5．等级制、教区的组织形式。简言之：基督教要使自己适应已有的、无孔不入的反异教，适应伊壁鸠鲁早已批驳过的崇拜……确切地说，就是适应下贱民众的、女人的、奴隶的、非高贵等级的宗教。

①埃及神话中之女神名，司丰产和母性。——译者②波斯（一说来自印度、伊拉克）光明之神，传播范围自波斯经罗马直到日耳曼和太不列颠，该教自公元4世纪开始衰落。——译者这样说来，被我们误解的有：

1．人的不死性；

2．所谓的另一个世界；

3．居于生命解释中心的惩罚和赎罪等荒唐概念；4．使人非神性化，而不是使人神性化。距离彻底拉开，靠奇迹，靠极度的自我蔑视的虚脱是填不满这条沟壑的；

5．整个世界成了毁坏的想像力和病态的欲望，而不是可爱而单纯的实践，不是一个在尘世可以实现的佛教乐土；6．带有传教团体、神学、崇拜、圣礼的教会制度；简言之，一切都是拿撒勒的耶稣所反对的东西；7．无所不在的奇迹、迷信，而犹太教和最古老的基督教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对奇迹的反感，这是相对的理性。

【352】

权力概念，不论是上帝的也好，人的也好，总要同时包括损、益两个方面的能力。

在阿拉伯人那里是如此；在希伯莱人那里也是如此。在一切强大的种族那里莫不如此。

假如人们用二元论的方式分割这两种能力，那么这个步骤就是很致命的了……道德就会因此而变为生命的混合制剂了……【195】

“基督教”的行为和思想同其创始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古代文化伟大的反异教运动乃是利用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学说和“言论”来阐述的，是按照完全不同的需要的模式进行的极端随心所欲的解释。因为，已经转化成一切已有的、地下宗教的语言了——

这就是悲观主义的兴起（——而耶稣本来想给羔羊带来和平和幸福的），而且是弱者、下贱人、受苦人、被压迫者的悲观主义的兴起。

他们的死敌就是：1．在性格、精神和审美方面的权力；“世俗性”；2．古典的“幸福”，高贵的轻率和怀疑，他曾经有过智者的骄傲，偏心的放纵和冷漠的自足，在仪表、语言和形式方面具有希腊式的狡黠。他们的死敌就是

罗马人，同样也就是希腊人。

反异教尝试在哲学上论证古代文化具有双重人格的嗅觉，而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首推柏拉图，他是本能的反希腊论者，并具有闪族的嗅觉……同理，斯多葛主义也是如此，因为它基本上是闪族的事业（——把尊严当成道貌岸然，把法律、道德当作伟大，敢做敢当；把权威当成个人的最高独立自主性——这都是闪族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裹在古希腊尿布和概念里面的阿拉伯酋长）。

【917】

自我感觉更加健壮——或者，换句话说：快乐——总是以比较为前提的（但不一定是同其他人相比，而是同自身，处在增长状态中，而不是一开始就真的知道怎样进行比较——）。

人为的强化：不管是通过兴奋化学剂，还是通过兴奋性的错觉（“幻觉”）：譬如，基督教那样的安全感；基督教从自己的信任感，忍耐感和沉着镇定感中自感强壮。因为，他把这种人为的强化归功于上帝庇护这种幻觉；譬如，优越感：就像摩洛哥伊斯兰教主只看见自己的三大统一王国占领了地球的五分之四大小的面积一样；

譬如，唯一感：就像欧洲人主观设想文化进程只在欧洲演进，而他们自己就像一个缩短的世界过程一样。或者，就像基督徒使众生都围绕“拯救人类”旋转一样。

——问题在于，人们在什么地方感到有压力、不自由。各按不同的情况，产生出另外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存在感。譬如，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在酷寒、山阴做抽象体操，他大有鱼儿入水之感；而色彩和音响则会使他受到压抑，更不用说那隐约模糊的渴望了——别人称之为“理想”。

【885】

据我所知假如人们真以为伟人和特殊者的产生要取决于多数人的同意，（包括：他们要了解什么样的特性属于伟大这个范畴；同时也要了解，一切伟大是依靠牺牲谁的利益得以发展的）——，那么从古至今简直就没有出现过伟人！——事物的进程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人是否同意，而是取决于过程采取的途径是什么。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上出现了几件令人惊奇的事。

【773】

自我感觉的形态学。

观点之一：在人格自我感完全无法设定个人价值时，同感和团体感就成了低级的准备阶段。

观点之二：集体人格感的高度、对种族距离的自豪感、不可一世感、对调停、平等、和解的反感等，为什么成了个体自我感的一个流派，尤其因为这种反感会强制个别人去体现整体的自豪感。——因为人的言行必须表现对自身的极度尊重，假如他以人格来扮演集体的话。同样，假如个体认为自己乃是上帝的工具和传声筒的话。

观点之三：非我化的种种形式实际上对于人格来说具有莫大的重要性。因为，更高等的暴力要利用这些形式。对自我抱着宗教式的怯懦情绪，这乃是预言家、诗人的心理状态。

观点之四：整体责任感，谆谆教诲人格要具有远大眼光、严酷而可怕的

手腕、审慎而冷漠的举止、落落大方的仪表，并且许可人格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承认自己具有上述特点。

总而言之：集体自我感是人格独立性的伟大预科。高贵等级就是这遗产的教员。

【166】

耶稣提出了一种真正的生命，一种真理中的生命和通常生命的对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永恒化的彼得”、人格的永生。他与之斗争的东西就是“人格”，这个装模作样的东西。他如何使“人格”永恒化呢？

同样，他也反对教区内的等级制，因为，他从未答应过论功行赏的事，他怎么能去谈论彼岸的赏与罚呢！

【167】

基督教乃是幼稚的佛教和平运动的前奏，它来源于心怀宿怨的群畜……不过，它经由保罗之手变成了异教的神秘学，而且学会了同整个国家组织搞默契……它发动战争、设立法庭、严刑拷问、指天发誓、煽动仇恨、无恶不作。

保罗的出发点就是，宗教激发了大众对神秘的需要。因为，他寻找一种牺牲，一种靠神秘崇拜的种种形象维持的血腥幻术。受难的上帝、饮血盟誓，通过严守秘密而同这位“牺牲”保持一致。

他试图把生存的永续（个别灵魂亡故的、洗罪的永续）当作复活而同那位牺牲发生因果关系（按照狄俄倪索斯、弥特剌斯、俄西里斯①的典型）。

①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后为冥主，一说自然界死而复生之神。——译者他需要把过失和罪恶概念提到首位，而不是把新的实践（像耶稣本人指点和教诲的那样），而是新的崇拜、新的信仰，一种与奇迹等同的变体说（通过信仰而得“救赎”）。

他通晓异教世界的伟大需要，并且拿基督生死的事实信口雌黄，每句都用扬音重读，无处不设重力……他在原则上抛弃了原始的基督教。

传教士和神学家遭到了暗算，这要归功于保罗，代之而起的是传教团体和神学——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等级即教会。过度吹捧的“人格”惨遭毒手，这导致了以“永恒人格”

的信仰（为“永恒的救赎”操心……），导致了对个人利己主义的吹嘘，以致矛盾百出。

这乃是事情的幽默所在，一种悲剧式的幽默。因为，正是保罗大树特树了基督生前所厌弃的东西。最后，当教会羽翼丰满时，甚至主宰了国家的命运。

【335】

一旦人们按照下列标准去看人，即人是如何理解奋斗、坚持、利用环境、克服对手，那么就不会对人那么在意了；相反，假如人们是在人有所追求时去观察，则人就成了荒唐无比的猛兽……仿佛人为了恢复其健壮和男性的美德，就需要有个怯弱、懒散、虚弱、娇嫩、阿谀奉迎众相杂陈的场所似的。请看看人的“合意性”吧！请看看人的所谓“理想”吧！有追求的人，是靠自己的永恒之宝——自己的作为——而恢复体力，因为那里充满了无足轻重、荒诞无稽、毫无价值、幼稚可笑的东西。在这种富于发明创造和消息灵通的动物身上，精神的贫乏和无所作为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理想”似

乎就像人为自己完成一切现实和紧急的任务，必须付出巨大的支出而缴纳的款项一样。假如现实性消失，继之而来的就是梦境、疲惫、瘫软。因为，“理想”就是梦、疲、软的一种形式……最健壮的天性将等同于最无力的天性，假如上述状态驾临他们头上的话。因为，他们把劳作、斗争、激情、紧张、对立、总体“现实性”的中止神性化了……即成了获取知识、积累认识的中止。

“纯洁”，他们就是这样来称呼愚蠢化理想状态的；“极乐”：懒散的理想状态；“爱”：无意树敌的群畜理想状态。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一切使人低下的现象都抬到“理想”的高度了。

【169】

替我们赎罪而死的上帝；由于信仰而得到的拯救；死后的复活——这些都是给原来的基督作伪，人们应该叫那个凶多吉少的怪癖（保罗）为此负责。

但是，为人师表的生平，却存在于“爱”和屈辱之中；存在于甚至包纳最低贱者那颗充实的心中；存在于形式上放弃了保持权利的愿望、防御、个人得胜意义上的胜利的行为之中；在于，尽管尘世充满苦难、倾轧和死亡，也要信仰这里的“极乐”；在于谅解之中；在于没有怨恨、蔑视的状态；在于不想受人褒贬；在于隔绝人世；在于僧侣最精神性的无为；在于生活在要穷困和要受用于人的意志支配之下。

既然教会接替了整个基督教的实践，既然全面推行国家生活，也就是耶稣所反对和指责过一种生活，教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更改基督教的宗旨，变成对不值一信之物的信仰，变成祈祷、礼拜、宗教节日等等。“罪恶”、“宽恕”、“惩罚”、“奖励”

——一切原始基督教中不值一提和几乎没有的东西——如今都粉墨登场了。

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大杂烩；是禁欲主义；是旷日持久的审判和宣判；是等级制，等等。

【193】

——“为了信仰，怎么办？”——这是个荒唐的问题。基督教所缺少的就是坚持当初基督明言要做的一切。

那时寒酸的一生，不过要用蔑视的眼光来解释。

【224】

上帝创造了人，幸福、悠闲、清白和不死的人。而我们的实际生活则是虚假的、堕落的、有罪的，一种惩罚性的生活……苦痛、斗争、辛劳、残废，这一切都被说成对生命的责难和质问，被认为是非自然的现象，是不应永续的东西。为了对付它们，需要药剂——有！……

自亚当起始至今，人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因为，生命的自然性格乃是一种灾祸；基督把正常状态归还给了他的信徒。因为，他使人幸福、悠闲和清白。——但是，假如没有劳动，尘世倒还没有变得这么可怕；女人生孩子不是没有痛苦的；疾病的肆虐并未停止；信徒和非信徒，处境同样之坏。人是认为人已经免除了死亡和罪恶——这是信口开河——，这是教会的武断。“他解脱了罪恶”——不是通过他的行动，不是通过由他出面的据理力争，而是通过拯救赎回来的——因而是完美的、纯洁的、天堂一般的……真实的生命不过是一种信仰（也就是自欺，胡思乱想）。你争我夺、战乱不休

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拙劣的、错误的生命：解脱，这就是使命。

“纯洁、悠闲、不死而幸福的人”——首先就应该批判这种最高的合意性的蓝本。

为什么过失、劳动、死亡、痛苦（用基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认识）竟同最高的合意性发生了矛盾呢？——由于基督教的腐朽概念，“极乐”，“纯洁”，“不死性”——【759】

人们既无权要求生命，也无权要求劳动，更无权要求“幸福”：因为，个别人的情况同最低级的蛆虫没有什么两样。

【723】

互惠，期望酬谢，这是用来贬低人的价值的、令人最不放心的形式。它带来了那种会把距离感的鸿沟贬低为非道德的所谓“平等”……【168】

——教会，正是耶稣传道抨击的对象——他教诲自己的门徒要与教会斗争——【194】

踏入真实的生命——人们会把自身的生命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因为人们过的是普遍的生活——

【718】

你们大家都没有杀人的勇气，或者，仅仅有鞭打人的勇气，或者，只是——。但国家这架庞大的机器却压制个别人，以致个别人会拒绝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服从、发誓等等）。

——个人为国家贡献的一切，都是违背个人的天性的；——同理，他为着报效国家而学习的一切技能，也是违背个人天性的。

通过分工可以达到这一点（以致无人负责全部工作）：立法者——就是执法者；

纪律教师——就是那些通过纪律的约束而变得刻板严肃的人们。

【191】

基督徒绝对不会实现耶稣给他们规定的行动，而“用信仰来辩护”信仰乃是崇高而唯一的大事这些无耻斓言，不过是教会无勇气、无意志承认耶稣要求的事业的结果。

佛教徒的行为有别于非佛教徒；基督徒的行为则同于一切人，而且他们的基督教充满了种种仪式和气氛。

欧洲基督教具有深刻的、令人讨厌的欺骗性——。我们真该受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的蔑视……请听一听，头号德国国务活动家关于40年后的今天的欧洲是怎么说的吧……

【207】

原始基督教就是要废除国家。因为，它禁止宣誓、兵役、法庭、自卫和集体防卫、国人和蛮夷的划分；同样，也禁止等级制。

基督树立了榜样，因为，他对得罪自己的人不加反抗；他不自卫；甚至比这还有过之：因为他“转过左脸”①、（他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是基督吗？”，“并且就是从这时起，你们就会看到坐在力的右手边②的人之子，并看见他来到天空的云中”）。他不许自己的门徒保护自己；他提请注意，他本可以得到帮助，但他不要。

①传说耶稣复活后升天，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译者②见《马太福

音》第5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译者基督原来也要取消社会，因为，他优先照顾一切遭社会歧视的人，他赖以起家的是声名狼藉、受谴责的人——种种麻疯病患者——"罪人"、税吏、妓女、最愚蠢的民族（"渔夫"）等；他以富人、学者、显贵、德高望重者和"正人君子"之流为耻……【748】

来点新鲜空气吧！欧洲这种荒唐局面再也不能长此下去了！在这头长角的畜生——民族主义的身后有某种思想在作祟吗？尤其是眼下，在一切现象都预示着对激起鲁莽行动的自我感觉怀着更大的共同兴趣的时候？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精神的依赖性和非民族化跃入眼帘，而现今文化的本来价值和意义却在于双方的融合和受精！……"新的帝国"又在陈旧不堪和备受青睐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权利和选举上的平等。

在毫不足用的状态内部争夺优先权；这种文化就是大城市报纸、热昏和"无目的性"

——！

欧洲经济大联合势在必行——同样，作为反响的和平运动，也将出现……这是个和平之党，不是禁止自己和孩子们参战的那种伤感情绪；它禁止使用法庭；因为法庭审判会招致斗争、矛盾和为害自身：因为这是被压迫者的党，至少对一个时代来说是如此；而后变成了大党。它反对复仇和怨恨的情感。

它是个战争之党，对自身也同样原则而严肃，而方向相反——。

【179】

论基督教的心理学。——原动力仍旧是怨恨、民族起义和败类造反。（这一点与佛教不同。因为，佛教的产生不是来自怨恨运动。佛教反对怨恨，因为它使人盲动）。

和平之党知道，在思想和行动上放弃敌意，这乃是鉴别和保存条件。人们难以了解基督教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基督教创造的欲望会迫使人们针对自身进行一场原则之争。

这样的起义运动，只有作为和平和纯洁的党，才会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它应该通过极端的和缓、甜蜜和温良取胜，它的本能清楚这一点——。艺术品：欲望，因为人们本身就是它的表现，所以理应受到谴责和否定，欲望的对立物始终通过语言和行动展现出来——。

【39】

理应明白：——一切形式的衰退和病态，始终同整个估价联系在一起。因为，跃居统治地位的估价中，颓废甚至占居了优势。今天，我们不要单纯反对一切由于蜕化引起的贫困这种作为后果的状态，而且要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颓废，它虽是残余，却有着生机。人类丧失了一切基本本能，价值判断全部颓变，这乃是真正的问题，动物"人"，成了哲学家要猜的真正的谜语。

【1020】

悲观主义的主要类型：

敏感的悲观主义（痛苦太多，刺激过度）；"意志不自由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对刺激缺乏抵抗力）；怀疑的悲观主义（怕固化、怕抓、怕摸）。

种种属于此类的状态，人们可以在疯人院里看个够，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同样，也可以在那里看到"虚无主义"（"虚无"的洞穿之感）。

巴斯噶的道德悲观主义属于哪一类呢？吠檀多派哲学的形而上学悲观主

义呢？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悲观主义（或，雪莱①式的悲观主义）呢？同情式的悲观主义（列夫·托尔斯泰的，或阿尔弗雷德·戴维尼②的悲观主义）呢？

①雪莱（1792—1822）——英国与拜伦齐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译者

②阿尔弗雷德·戴维尼（1779—1863）——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所有这些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颓废和病态现象吗？……过份看重道德价值，或虚构的“彼岸”，或社会紧急状态，或痛苦等等。任何对狭隘观点的夸大，本来就是病态的征象。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也是一样！

这方面切不可混淆：不语和无为的兴趣来自肯定，这个庞大的力和紧张局面——尤其是出自一切富有的、强壮的人和时代。像是奢侈；同样也是同可怕事物抗争的勇敢形式；也是对可怕和可疑的同情，因为人们有时也是可怕和可疑的：意志、精神和审美中的狄俄倪索斯式的东西。

【339】

认为人类要去完成一项总的任务，人类作为整体要遵循某个目的。这种含糊而随心所欲的观念还很年轻，也许在它尚未变成固定观念”之前，人们又不要它了……人类，它不是整体。因为，它是个没完没了的、升降不定的一群生命过程。——人类没有青年时代，没有继此而来的成熟期和最后的老年。而是各层次的混杂和重叠——而且经过若干世纪，总有一天会出现比我们今天所能设想的更为年轻的人的类型。另一方面，颓废也属于人类的各个时代。因为，到处都少不了残渣和废料，这是生命过程本身在排泄沉淀物和腐败产物。

由于基督教强烈偏见的影响，没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重要的乃是拯救灵魂；至于人类持续过程，尚无人问津。最优秀的基督徒曾希望基督教尽快告一段落；——没人怀疑个别人理应干的那些事情……现在，给每个个人都规定了任务，即在未来的某时某刻如何为一个未来的人服务：价值、意义、范围一直是固定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同上帝一致的……与这种永恒类型的人相左的东西，都是有罪的、魔鬼般的、该受谴责的……

对每个灵魂来说，价值的重力在于自身：要么得到拯救，要么永堕地狱！拯救永恒的灵魂吧！这是非我化的极端形式…每个灵魂都有一个完美化过程；只有一个理想；只有一条通向拯救之路……这是平等的极端形式，光学放大了的自我重要性，放大到了荒唐的程度。这两种现象是有连带关系的……灵魂既是重要的，又是荒谬的，弄得自己惶惶然不可终日……

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种荒唐的胡话了。因为，我们用一个蔑视之筛，筛选了我们的智慧。尽管如此，那种惯于按照理想之人的标准生套人的价值的作法，仍旧依然故我。

因为，根本说来，既要保持非我化的远景，也要保持理想面前人人平等。总之，人们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理想之人的最后合意性……但是，这种信仰不过是基督教理想无比娇惯的结果，因为，每当人们细察“理想类型”时都会发现这样的事。人们自认为，一、知道向一种类型靠拢乃是合意的；二、知道该类型属于哪一类；三、知道任何对该类型的偏离都意味着退步、困难、力和权力的丧失……梦想这种完人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状态。因为，连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们，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这样一来，好像真有一种目的进入了人类的发展过程。无论如

何，对达到理想进步的信仰，乃是用来设想人类历史目的的唯一形式。总而言之：人们把“上帝之国”的实现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尘世，深入人性。——但根本说来，人们仍然固守旧的信仰……【871】

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他们对渴望者（设定）的价值带来了令人失望的影响。这个道德风尚的野蛮时代的确令人心惊。因为道德风尚，尤其在中世纪，肯定会形成真正的“道德联盟”——附带说一句，无限夸张意味着人的价值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争斗不休的“文明”（驯服）需要各式各样的刑具和刑罚，以对付恐怖和凶猛的天性。

这里出现的混乱，虽说影响很坏，但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权力意志之人所能求诸自身的东西，也会给自己的权利立下标准。这样的天性乃是无恶不作、放荡不羁的天性的反面。尽管他们有时干的事也会证明小人也有恶习，也会干冒失的事。

这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概念为害最深；人们会禁止本来属于强者特权的那些思想和行动——仿佛强者就不配作人似的。人们破坏了仰望强者的名声，因为人们把最弱者的护身符（也是针对最弱者自身）树为价值标准了。

混淆，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以致人们败坏了生命这位艺坛高手（其自我庄重性同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恰成显明的对照）的名声。就是现在，人们也仍然认为必须反对凯撒·波尔查这样的人物，真是可笑之至！教会鉴于德国皇帝们的恶行，把他们革出了教门。因为，仿佛一个僧侣，或一个教士竟然有权过问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思想和行动似的。

那个唐璜①该下地狱。多么幼稚可笑！天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知道吗？

……请给女人们指点指点她们最有可能找到救世主的地方吧！——假如人们连贯思索一下，并且进一步认清“伟人”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教会会把所有“伟人”都打入地狱——教会反对一切“人的伟大”。

①唐璜——西班牙传奇人物，荒唐淫乱的贵族，屡见于西方的诗歌和戏剧之中，如拜伦就写有长诗《唐璜》。——译者【948】

荣誉概念：基于对“善良社会”、骑士般的主要特质、持续出现的义务的信仰。根本问题是，人们不可过份看重自己的生命；在所有与我们有接触的（起码，他们同我们不属一类）人那里，既不要显得过于亲昵，也不要过于温顺；既不要过于开朗，也不可过于谦虚，同等身份除外；人们总要抛头露面。

【208】

《新约全书》载有针对高贵者和强者的斗争，就像《狐狸莱茵纳克①》里描述的斗争那样，手法相同：总是用传教士般的甜言密语和义正词严的拒绝的手法，以便叫人知道它的厉害。

①歌德于1794年出版了六脚韵诗集《狐狸莱茵纳克》，指童话里的狐狸先生。——译者【30】

我们为基督教而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的时代来临了，我们会丧失假我以生的重力——我们有很长时间不知何去何从了。我们突然闯入相反的估价，用同一个能量标准，因而使人产生对自己的极端过份的估价。

现在，一切事物都变得虚伪透顶，“前言不搭后语”，软弱，或过度紧张：a）人们尝试找到尘世的解决办法，但本着同一个含义，本着真理、爱情、正义（社会主义：“人的平等”）这种最终胜利的意义；b）同样，人们坚持道德理想（以非利己主义、否定自我、否定意志为宗旨）；c）人们甚至试图坚持“彼岸”：尽管它不过是违反逻辑的未知数X；不过，人们马上解释说，可以从这个未知数中求出一种老式形而上学的慰籍来；d）人们尝试着老式的神性引导，由现象中悟出酬报性的、惩戒性的、教育性的、劝世向善性的事物秩序；

e）人们一如既往地信奉善与恶，以致人们把善的得胜，恶的消亡引为己任（——这是英国式的：典型事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个蠢货）；f）蔑视“自然性”、渴求、自我：甚至尝试把最高的精神性和艺术理解为非人格化和漠然处世的结果；

g）人们还允许教会长期干预私生活中所有重大事件和主要纠葛，目的是使人们对此郑重其事、另眼看待。因为，我们始终离不开“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婚姻”——【793】

我的“未来”：——一种紧张的多技能训练。服兵役：以致一般来看，第一个出身高等门弟的男子都要成为军官，管他是谁。

【56】

欧洲虚无主义的分期。

不明朗时期，种种探索，老的入藏了，新的又不放行。明朗时期：大家明白了，老的和新的是对立的。也就是说，老的价值出自下降的生命，而新价值则来源于上升的生命——；明白了，一切老的理想都是敌视生命的（源于颓废，又决定着颓废，不管那安息日的道德点缀得如何眼花缭乱）。我们了解老的，而我们又远远没有强大到能够达到新的。

三大激情时期：蔑视、同情、破坏。

灾难时期：兴起了旨在筛选人类的学说……它促使弱者和强者下定决心——【904】

缺乏“自由精神”的智慧：要使健壮的天性更健壮，使之具有担当伟业的能力；使平庸的人萎靡消亡，原则是一个：——怀疑——豁达——试验——自立。

【524】

“意识”的作用。——不可忽视“意识”的作用，这是根本大事。因为，这是我们同意识发达的“外界”的联系。相反，管理，亦或保护以及与身体功能的共同效应有关的谨慎，却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作为精神的入藏也不行。因为，这要设立一个最高审核机关。毋庸置疑，那里要有一个领导委员会，以便使不同的主要欲望能够行使表决权和权力。“快乐”、“痛苦”乃是这方面的暗示、意志行为也是一样。观念，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我们不掌握的因果关系始终左右意识现象——意识中，思想、感情、观念的层次序列根本没有说明这个结果就是因果的结果。但是，表面看来，极而言之，意识就是如此。从这个表面现象出发，我们建立了精神、理性、逻辑等等一整套观念（——不是包罗万象，因为，这种合题和统一性是虚构的），而上述观念又会投射到事物中和事物后面！

通常，人们认为意识本身乃是整个感觉器官和最高审理部门；因此，它

只是可知性的工具。因为，它是在交往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与交往的利益相关……这里所说的“交往”也可以理解为外界的作用和我们一方必然出现的相应反应；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作用也是如此。它不是引导，而是司引导的器官。

【921】

手段，借助于它来保持一种强大的种类。

证明自己有权行使特殊行动；把这一点作为自我克服和自由的尝试。

进入不许非野蛮人存在的状态。

通过禁欲主义使自身达到意志力的优势和肯定性。

不要吐露心曲；沉默；谨防高雅之态。善于服从，方法：测试自我保存。文饰光荣历史的诡诈。

不要断定“人之所欲略同”，而是相反！

报复，可以还报，这是处事的特权，是表彰。

不要觊觎他人的美德。

【936】

贵族政体说。群畜理想——现在已经登峰造极，成为“群居”的最高价值设定。因为，应该尝试赋予群居一种宇宙的也就是形而上学的价值。——为了反对群居，我主张贵族政体说。

一个内心深处保存着对自由的顾及和敏感的团体，要有一种特殊感，并且应该具有决定自身的权力，权力会使团体显出清晰的轮廓，但权利与团体是敌对的，因而团体不理睬权力。

我放弃的权力愈多，就愈降身以从，而讲求平等，我就更深地陷入平庸性的统治，最终受治于乌合之众。一个贵族政体社会，为了在其成员间保持高度的自由，就要以极度的紧张为前提，这种局面产生自与所有成员截然相反的欲望，也就是要求统治的意志……假如你们真想取消明显的对立和等级差别，那么你们也就会失去强烈的爱、高等的信念、自为的情感。

论自由群居和平等群居的真正心理学。——什么会减少？

要求自负其责的意志乃是自治制度没落的象征；是防卫和进攻的能力，最精神性的事物也不例外；是发号施令之力；是敬畏、隶属、沉默能力的意志；是伟大的激情，伟大的使命。

悲剧，乐天。

【80】

论对大话的批判。——我对人们通常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充满了恶意和怀疑。

因为，我在理想方面的悲观主义就是，我明白了“高等的情感”乃是不祥的根源，也就是使人渺小和贬值的根源。

假如人们从一种理想中期待某种“进步”，那么每次都要上当。理想的胜利每次都是往复的运动。

基督教、革命、奴隶暴动、平等权、慈善事业、和平之爱、正义、真理，所有这些大话只有在斗争中才有价值，作为旗帜，但不是现实，而是炫人耳目的字眼，醉翁之意不在酒（明说，就是在于这些字眼的反面！）

【559】

“原来具有特质的事物”——乃是教条观念，人们要断然抛弃才是。

【782】

“不断增长的个体自治制度”：像富耶①这样的巴黎哲学家们谈论过上述问题。这帮人倒是应该参观一下群畜种族，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你们，未来的社会学家们，请睁开眼睛吧！个体在相反的条件下变得健壮了，而你们笔下的人，则萎靡不振了，因为，你们的目的就是如此，并且为此而需要旧理想的全套骗术！你们会这样办的，所以你们认为，你们的群畜真正需要的就是理想！

①阿尔弗雷德·富耶（1838—1912）——法国哲学家，主张以柏拉图为出发点的进化论唯心主义。——译者心理学是毫无诚实可言的！

【341】

理想的来历。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理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吧。

A、从“美学的”状态出发，在这里，世界显得更丰富、更圆满、更完美——。异教的理想：其中自我肯定占据优势（人们会放弃——）。最高典型：古典的理想——它表现了具有一切主要本能的成功者。同时，表现了最高的格调，伟大的格调。也就是“权力意志”的本身。人们担心的本能敢于改邪归正。

B、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那些使世界变得更空虚、更苍白、更贫瘠的种种状态，在那里，“精神化”和非感性占据着完美者的品级；那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残酷、直接动物性和间接动物性（——因为人们是会总结、会选择的——）。“智者”、“天使”，传教士 = 处女 = 无知，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学特性——贫血的理想。这有可能就是首先阐述异教理想的人的理想（因此，歌德称斯宾诺莎为自己的“圣徒”）。

C、有些状态使我们感到，世界要比我们臆想或希望的理想的世界更荒唐、更糟糕、更贫困、更易上当，这即是我们的出发点（——人们要否定，人们要消灭——）。理想向反自然、反事实、反逻辑之物的投射；作出此种判断的人的状态（——世界的“贫困化”是痛苦造成的结果。因为，人们虽然取之，但不予之——），这是反自然的理想。

（基督教理想介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它是中间产物，时而侧重于第一种，时而侧重于第二种。）

三种理想：A、或者是生命的强化（异教的）、或者是，B、使生命贫瘠（——患贫血症的），或者是，C、否定生命（——非自然的）。“神性化”的感觉：处于高度的充盈中——处于极精巧的选择中——处于对生命的蔑视和破坏中。

【24】

虚无主义不仅考察了“徒劳无益”，而且相信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毁灭。因为，人们动了手，所以要毁灭……这是不合逻辑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虚无主义者却不相信逻辑的必要性……这是强者和坚强意志的状态。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叫他们停留在否定“论断”阶段是不行的。——否定行为，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论断造成的“虚无化”帮了用手造成的虚无化的忙。

【926】

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断然否认这个人是卑鄙的，假如他说“人之所欲略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箴言的话；而是因为他硬要用有

效的互惠性作为全部交往的基础，以致一切行动都成了我们对所受实惠的分期偿还。在这里，前提就是最低等的卑鄙。因为，在这里，我与你之间，行为的等值变成了前提；在这里，等于取消了行为的人格价值（而人格价值是根本无法偿还和抵消的——），“互惠性”就是卑鄙性；因为我之所为，乃是他人不得干、也不能干的，是抵消不掉的（——除了在精心安排的“同等身份”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人们绝不可偿还什么，因为人们乃是一次性的，而且只做一次性的事——这个基本信念包含了贵族政体之所以要同庸众划清界限的原因，因为庸众相信“平等”，也就是相信可偿性和“互惠性”。

【16】

假如我们成了“失望者”，那么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睁开眼睛面对生命，而是只顾去看形形色色的合意性了。我们带着轻蔑的怨恨，盯着那个所谓的“理想”。因为，我们之所以看不起自身，是因为不能始终压制那种荒唐的冲动，也就是人称“理想主义”

的那个东西。姑息，强似失望者的抱怨。

【332】

“人就应该是人”，这句话在我们听起来就像“树就应该是树”那样地索然无味。

【882】

人们承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优越的——但是，人们虽然一味向往这样的人，却不考虑他们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244】

人心理欺骗的顶点在于，某人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原因性，而任何善、任何智慧、任何权力则正是因此而存在的，并且从而取得价值的。简言之，不可认为最终的和等级森严的出身因素都已具备，而是当作设定的“自在”，甚至当成一切形成过程的原因……假如我们从经验出发，从一个人大大超过一切人性标准情况出发，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任何高等的权力本身都包含超善恶亦即超“真”、“假”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允许考虑善本身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我们又一次把善当成一切程度的智——善在智中被抛弃了，就像“真实性”、“正义”、美德和其他流行估价一样。最后，一切等级的善本身就被抛弃了。因为，善已经就是以精神的近视和粗糙为前提的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同理，不可在较长的距离上区分真与假、利与害，这不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吗？最高善的高度权力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消除祸害”），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呢？——其实，请看“爱的上帝”给自己的信徒提出了什么要求吧；要他们为了迁就“善”而毁灭人类。——事实上，也就是这位上帝在世界的真正特性面前竟然变成了最近视的、着了魔的和软弱无力的上帝，因为，最后人们要问：他的构想有多少价值！

的确，知识和智慧本来是无价值的；善同样没有价值。因为，人们首先得有个目的，由此出发，这些特性才会得到价值，或非价值。——也许真有这样一种目的，由它出发，极端的知识就成了高度的非价值（仿佛极端的欺骗就成了提高生命的前提之一似的；同理，仿佛善会使伟大的渴望的弹簧疲软似的）……假如我们人的生命变成了生命的本来面目，那么迄今为止，一切“真理”、“善”、“神圣”、基督教的“神性”就都成了巨大的危险。——目前，

人就处于危险之中，违背了生命的理想性，就有灭顶之灾的危险。

【474】

有人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有某种适当的关系；认为，客体乃是内观的主体，这是好心的构想。我想，它一定有过舒心的日子。我们意识到事物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变成意识的职能的粗糙的功利性：意识的这种偏见怎能保证我们去说明与现实性有关的“主体”

和“客体”呢！

【651】

人们无法从要求自我保存的意识中派生出细胞核最低级、最原始的活动，因为细胞核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摄取比保存的需要还要多的物质。值得注意的是，它未能以此“保住自身”，而是解了体……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欲望，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不要保存自我的意愿，因为，“饥饿”，这就是对这些复杂无比的生物的说明（——饥饿乃是欲望专门化了的和出现较晚的形式，是分工的表现，服务于君临其上的、更高的欲望）。

【309】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在寻找道德的产地。假如这种人论断说：“这是不正当的”，那么他们就是认为人们不要这样做，或改做别的事。相反，我只要还没有弄清事物的非道德性，我就寝食不安。假如我弄清了这种非道德性，那么我就又恢复了平衡。

【390】

我推导出的定理：现实人的价值远比过去一切理想的、“合意的”人的高得多。因为，一切与人有关的“合意性”都是荒唐而危险的放纵，个别种类的人想借放纵而把自身的增长和保存条件当作支配人类的法令；迄今为止，一切来源于此的、居统治地位的“合意性”，都贬低了人的价值、力和对未来的肯定；人的这种贫乏而片面的理想暴露无遗，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假如人愿意的话；人设定价值的能力和水平太低，以致与人的实际价值（不单是“合意性”）不相适应；迄今为止的理想皆是对世界和人之力的诽谤，是笼罩于现实性周围的瘴气，是把人引向虚无的巨大诱惑……【477】

我也确定了内部世界的现象性。因为我们意识到的一切，都是东拼西凑的、简化的、模式化的、解释过的。——依我们的看法，内部“知觉”的实际过程，思想、感觉、渴求之间的因果统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因果统一性等都是谎言——也许是纯粹的异想天开。处理这种“表面的、内在的世界”所用的全部形式和审理程序，都与处理“外部”

世界的相同。我们根本不会偶然发现“事实”，因为快乐和痛苦是后来派生的智力现象……“原因性”啊！我们脱口而出，就像逻辑学所做的那样，设想在思想之间有一条间接的原因纽带——这种观察得出的结果是极其肤浅的。两种思想之间，一切可能产生的欲望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因运动速度过快，以致我们会否认欲望的存在……认识论者设想的那种思维根本不会发生，因为，这全属随心所欲的虚构，其方法是突出过程中的某个因素而压低其余因素，以便于进行明白无误的人为加工……“精神”乃是某种思考之物。如有可能，“精神应是绝对的、洁净的、纯正的”——这种设想乃是信奉“思维”造成的自我观察的错误派生的第二个结果。首先，这里虚构了根本不会发生的行为即“思维”；其次，虚构了主体基础，在此基础上，这种思维

（否则什么也不是）的任何行为都可找到自己的起源，也就是说，行为和行为者都是虚构的。

【543】

在这个本质是虚假的世界上，真实性也许是一种反自然的倾向。因为这种真实只有当它作为达到特殊的、更高级的虚假势能的手段时，才有意义。为了能够虚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世界，首先就要造就真实的人（也包括这样的情况，即有一种人自称是“真实的”）。

质朴、磊落、不自相矛盾、持之以恒、不改本色、无褶痕、无绕行、无帷幕、无形式。这种人就会按照自身的形象，设计出存在的世界，当作“上帝”。

为使真实性成为可能，则人的整个范围应该十分洁净、十分小巧和十分令人瞩目。

因为，这种范围无论如何是为真实性撑腰的口实。——谎言、诡计、歪曲事实肯定会招致反感……

【668】

“意愿”，并不是“渴望”、企求、要求。因为，发号施令的欲望同意愿显然不同。

世上没有“意愿”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意愿。因为，人们不应因状态而诱发目的——就像认识论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心目中的“意愿”就像“思维”一样难以出现，因为它纯系虚构。

对某事发号施令，这属于意愿（——当然，这不是说，意志会得到“履行”）。

力借以谋求发挥作用的、一般性的紧张状态——这不是“意愿”。

【598】

哲学家休养生息的情形有所不同。换句话说；譬如，他可以在虚无主义中休养生息。

认为，世上本无所谓真理，这就是虚无主义的信仰。对一个认识的斗士，一个同无比丑陋的真理进行不懈斗争的斗士来说，这种信仰乃是一次尽情的全身运动，因为真理是丑陋的。

【704】

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怎么一下子都成了令人气愤的歪曲和假造了呢？譬如，“人追求幸福”——这有何真实可言呢？为了弄清什么是“生命”，何种追求与紧张状态才是生命，那么上述公式肯定既适用于树木、植物，也适用于动物。“植物追求什么？”——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可就已经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的统一性了。因为，假如我们把一个拙劣的统一性——植物摆在面前，这就等于忽略和否定了一种靠自身和半自身首创性而得到巨大增长的事实。我认为最后的和最小的“个体”，在“形而上学的个体”

和原子论意义上说乃是不可理解的，我认为它们力的范围是持续推移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假如也是这般变化，它也是在追求幸福吗？——不过，一切自我延伸、同化、增殖都是同对立物的抗争；质而言之，运动乃是与痛苦相联系的现象：因为，假如这里的原动力抱有这样的希望，并且不断寻求痛苦，那么它所表达的应是另一种意愿。——为什么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彼此斗争不休呢？为了幸福吗？为了权力！……人，主

宰着自然力的主人，主宰其自身的野性和恣睢的主人（渴望，学会了追随和受用于人）——人，同史前人相比，乃是一种庞大无比的权力，——并非“幸福”这种优势！怎么能硬说人是追求幸福的呢？

【222】

就无畏和向不幸挑战而言，高等的人有别于低等的人，因为，假如幸福说的价值标准开始生效，上述表现就成了衰退的征兆（——生理的疲倦，意志力的贫乏——）。基督教，由于它具有“极乐性”的视野，所以是受苦安贫一类人的典型思维方式。而充盈之力却执意创造、受苦和灭亡。因为，基督教倡导的虚伪救世说在这种力看来乃是滥调音乐，是等级制的嘴脸，是讨嫌。

【302】

我认为，人们总有一天会把人的价值巧妙地归位，使它回到只有它才适合去的角落里。因为它是没落的价值。不少动物种类已经消失；假如人也消失，那么世界也许就什么也不缺了。为了对万事都无动于衷，人们就得有足以当个哲学家的气质（——万事不心惊）。

【790】

假如人们弄清了自己生命的“原因”，那么也就不难抛弃生命的“方式”了。这等于就是对原因、目的和意义的非信仰标准，就是意志缺乏，假如快乐与痛苦这种价值跃到前台，而且享乐主义——悲观主义的学说有了市场的话；忍痛割爱、听天由命、美德、“客观性”等等，至少是忘本的标志。

【12】

宇宙学价值的衰落。

A．

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必将出现。首先，假如我们寻找一切现象的“意义”，那是找不到的。因为，寻觅者到头来总会失掉勇气的。那样一来，虚无主义就是旷日持久、虚耗精力的意识，就是“徒劳的”苦痛，就是不安全感，就是缺乏休养生息、自慰的机会——自惭形秽，就是人们自欺过久一样……下述现象在以前也许是有意义的，对一切现象都使用最高道德标准和道德世界秩序；或者，增长人在交往中的爱与和谐；或者，靠拢普遍幸福状态；或者，甚至走向普遍虚无状态——目标无论如何总还是意义。所有这些观念的共性就是，通过过程本身实现一种目标。——然而，现在人们明白了，通过生成达不到任何目的，实现不了任何目标……这样一来，对于生成的所谓目的的失望，就成了虚无主义的原因。总而言之，就特定目的而言是如此；就迄今一切目的假说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假说与整个“发展”有关（——人不再是合作者，更不是生成的中心）。

其次，一旦人们确立了一切现象和现象总体性，体系化乃至组织化，就会出现作为心理学状态的虚无主义，以致那渴望荣宠的灵魂就沉缅于最高统治和管理形式的整个观念之中了（——假如那是一位逻辑学家的灵魂，那么绝对的逻辑性和现实辩证法就愿意同一切人达成谅解……）。这就是统一性即一切“一元论”的形式。由于这种信念的结果，人就深深地陷入这样的感觉之中了，即认为人是同高踞于人之上的整体相连的，并且是依赖于这个整体的，它就是神性的标准……“普遍的幸福，要求牺牲个人的幸福”……但是，请看！这种普遍的东西根本没有！人们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自身价值的信仰，

假如不是这种无限宝贵的整体通过人起了作用的话。因为，人构想这种整体是为了能够信仰自身的价值的缘故。

作为心理学状态的虚无主义尚不具备第三个形式和最后的形式。以上两点认识告诉人们，靠生成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而且一切生成都没有广泛的、可容个别人藏身的统一性，就像最高价值中的情形一样。于是，剩下来的就是谴责整个世界都是假的，并构想出一个位于此世彼岸的世界为真实世界的替身，然而，一旦人们明白了，臆造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心理上的需要，明白了人根本不应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了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含有对形而上学世界的非信仰，——它摒弃了对真实世界的信仰。

假如人们站在这个立场上，那么就会承认，生成这种现实性乃是唯一的实在性。人们摒弃了通向内部世界和虚伪神性的一切秘密途径，但人们是不会忍受这个世界的，虽然人们并不想否认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明白了，既不该用“目的”概念，也不该用“统一性”、“真理”概念来解释生命总特征时，就产生了无价值性的感觉。因为利用上述概念达不到任何目的，实现不了任何愿望；现象众多，但并不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因为，生命的特征不是“真实”，而是“虚假”……人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真实的”世界……简言之：我们拿来赋予世界价值的范畴，如“目的”、“统一性”、“存在”等等，现在又通过我们之手抛弃了——于是，世界呈现无价值的外观……B.

假设，我们认识到了不该使用上述三个范畴来阐明世界的原因，假如按照这种认识，世界开始叫我们感到无价值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一句：我们对上述三范畴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们是否试图找到使它们脱离信仰的可能！假如我们使三范畴贬了值，那么它们对宇宙无用性的证明就不成其为使宇宙贬值的理由了。

——结论：对理性范畴的信仰乃是虚无主义的原因。——我用来衡量世界价值的那些范畴，乃是同纯虚构的世界有联系的。

——推论的结果：我们迄今试图赖以使我们能够开始估价世界和最终造成世界贬值的一切价值，当它们显得不适用时——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就都是以保存和提高人的统治产物为目的的功利性观点的结果。因为，这些价值只是表面上投射到事物的本质上罢了。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这始终就是人的十足幼稚性的表现。

【7】

人活着本该为最高价值效力，尤其是在这些价值支配起人来困难重重、费用浩大之时。——人们拥有社会的这些价值，目的在于制造价值的声势，仿佛这些价值真是上帝的旨意一般，真就是君临众生之上的“现实性”、“真实的”世界、希望和未来世界一般。现在，当价值的来龙去脉业已澄清之际，宇宙在我们眼里也就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意义的”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罢了。

【36】

哲学虚无主义者坚信，一切现象都是无意义的和徒劳无益的；然而无意义的和徒劳的存在本不该有。它是由哪儿来的呢？人们又是怎么知道这种“意义”和标准的呢？虚无主义在本质上都认为，枯燥无益的存在远景会使哲学家反感、无聊、绝望。这种见解同我们具有的哲学家的敏感是矛盾的。这是那

荒唐的估价造成的。因为，生命的性格定会使哲学家开心，假如它有生存权的话……不难理解，开心和痛苦，在现象内部只能具有手段的意义。因为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能见到“意义”和“目的”，无意义性或者其对立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否是不可理解的。——

【675】

一切贬值的价值。——我的要求是，既然人们从概念上取消了行为的行为者，并且借此架空了行为，那就要再把行为者请回行为才是。我要求，既然人们从行为中取消了目的，并且借此架空了行为，那就要把“目的”即干某事的“意图”重新请回才是。

一切“目的”、“目标”、“意义”都不过是与一切现象同时发生的意志的表现方式和变态，也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方式和变态。拥有目的、目标、企图，拥有全部的意愿，都与要强壮的意愿即增长的意愿差不多——此外，还有取得手段的意愿。

因此，行为和意愿中的一切最普遍和最低级的本能，始终是最不为人知和最隐蔽的本能，因为我们就是准则……

一切估价都只不过是为这种意志服务的结果和更加狭隘的眼光。因为，估价本身就是这种权力意志。

从这种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出发对存在的批判，都是荒谬和误解。假如这方面出现了衰退过程，那么该过程仍旧服务于这一意志。

请评判一下存在本身吧！不过，评判本身仍然是这种存在！——因为我们作了否定，我们就是始终装作我们本来的面目。

人们应该认清这个裁决生死的嘴脸的荒谬性；然后，要尽力摸清产生的结果。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1065】

那位皇帝一直拿事物的易逝性来责备自己，意在不要过份看重自己，并且泰然处事。

可在我看来，一切都有无穷的价值，以致事情匆匆而过。因为，我要为每个现象寻求永恒性。人们会把最昂贵的膏脂和酒浆倒在海里吗？——我感到欣慰的是，过去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因为大海还会把它们冲刷回来。

【134 a 】

我想要索还我们借给现实的和臆造的事物的一切美和崇高，因为此乃人的财富和产物：是人的最美妙的辩护书。人就是诗人、思想家、上帝、爱、权力。啊！谈谈人的帝王般的大方吧！人就是以这种慷慨大方，才把事物馈赠于人的，结果自身反倒贫乏了，自感穷愁了！迄今为止，人最大的非我性就是他赞赏过、崇拜过自己，并且知道怎样隐蔽自己，而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崇拜物的人。——【930】

人牺牲了多少好处，人又是多么无“私”啊！人的一切欲望和激情都想拥有自己的权利——欲望离明智地利用自私还相当遥远！

人们不想拥有自身的“幸福”；为了能够相信人总是为自身着想，人必须成为英国人。我们的渴望由于激动的时间过久，是不会闹事的——。他们聚积起来的力要寻求对手。

【674】

一个有机体内部产生的现象无穷无尽，我们意识到的那一部分纯系手

段。因为，其余的总体会以一种过激的方式证明某些“道德”、“无私”和类似的虚构乃是欺骗。要以完全的非道德的观点出发去研究我们的有机体，这样做是有益的……从原则上说，兽性功能比一切美好的状态和意识要高出千百倍。因为，后者一旦不成其为兽性功能的手段，就变成了多余。整个有意义的生命，包括灵魂、心灵、善、道德的精神在内。它们到底为谁服务呢？——服务于尽可能完美的兽性基本功能的手段（营养手段、提高手段），主要是提高生命的手段毋宁说，原因首先在于被称之为“肉体”和“肉”的东西上面。因为，别的都是小小的附属品。继续编织生命的整个链条，这就是使命，要使这条链条日趋牢固有力——这就是使命。但是，请看！心灵、灵魂、道德、精神却在密谋背离这原则的使命，仿佛它们就是目的似的！……生命的蜕化大体是意识的特殊造假能力决定的。因为，至少生命是本能决定的，所以生命受害为时最长、后果严重。

按照意识快乐或不快乐的感觉来衡量生命是有价值、还是无价值。你还能想出比这更出色的对虚荣心的滥用吗？这的确只是一种手段：——同理，舒适感和非舒适感也只不过是手段！

那么，价值依照什么标准来衡量自身呢？仅仅依照提高了的和组织好了的权力的份额多少。

【694】

各按一个力寻到的对抗力（力的目的是要制服对抗力）的情形，由此引起的失败和厄运的标准也必然提高。因为，只要一个力失去了对抗力，任何行动都必然成为痛苦的一部分。痛苦只起刺激生命的作用，并且使权力意志得到强化！

【696】

意志的满足不是快乐的原因（我要特别批判这种极端肤浅的理论，——因为它用心理学的方式胡乱编造后来的事情——）；而是意志要向前进，并且始终主宰阻碍其前进的障碍。快乐感就是意志的不满，就是意志倘若遇不到对手和反抗，就不会相应取得满足感。——“幸福的人”：这是群畜的理想。

【697】

我们欲望的不满，这是正常的。譬如，对饥饿、性欲、运动欲不满，这本身根本没有什么低调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不满会激励生命感，就像微小的痛感刺激产生的每个节奏感都会加强某些连悲观主义都想向我们兜售的东西。这种不满乃是生命的特效兴奋剂，而无损于生命。

（也许人们会把整个快乐感都说成是微小痛苦刺激的节奏）。

【711】

“价值”观行不通的地方：——

在认为人类劳动总过程得不到重视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总过程这一说（总过程被认为是体系）；

在认为没有小的“总体”的地方；在认为人的生命的一切贬值、目的的一切贬值都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因为那是针对某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言的）；在认为“意识的增殖”不是目的，目的乃是提高权力的地方。因为，意识的功利性乃是权力提高的结果；对待快乐与痛苦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认为人们得不到制造最高价值标准的手段的地方（也就是说，假如意

识本身仅仅是手段，人们就达不到像快乐、痛苦那样的意识状态——）；在认为世界根本不是有机体，而是一团混乱的地方，也就是认为“精神性”的发展只不过是达到组织形成相对稳定期的手段的地方；在认为，就存在的总体而言，一切“合意性”都无任何意义的地方。

【669】

“痛苦”和“快乐”乃是可以想见的、最愚蠢的判断表现方式。这当然不是说，由于苦乐而躁动不安的判断都一定是愚蠢的。排除一切论证和逻辑性，把肯定与否定简化为热切的拥有、或排斥意愿，这乃是命令式的简略，不过，它们的功利性是无可否认的，这指的是快乐和痛苦。它们起源于智慧的中部；它们的前提乃是无限加速的知觉、规划、协调、补充、推论。快乐和痛苦始终是推论现象，而非“原因”。

确定据说是激起痛苦和快乐的现象，这取决于权力的程度。也就是，遇到危险，需要进行迅即防卫的微量权力的程度，这种权力在意识到更大的权力充盈时，可以拥有作为结果出现的快感刺激，也就是快乐感。

一切快乐感和痛苦感就已经把总功利性、总有害性的权衡当作前提了。也就是一种范围，在那里，出现了目的（状态）的意愿和相应的手段的选择。快乐和痛苦永远不可能成为“最初的事实”。

快乐感和痛苦感乃是意志的反动（欲望），智慧的中心通过这种反动把某些已出现的变化价值确定为总价值，同时当成反的作用的先导。

【708】

谈谈“生成”的价值。——假如世界的运动真有目的，那么想必是可以达到的。但唯一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运动根本没有目的。而任何使这种目的成为必然的哲学和科学假说（譬如，机械论）都在这一基本事实面前栽了跟头。

我试图寻求一种使这一事实合理化的世界方案。生成，应予澄清，不可绕开这种最终的意图。因为，生成要理直气壮，每时每刻无所不在（或者说，它不会贬值，因为一切现象都可归结为一点）；为将来某事着想，而为现今的事物辩解，这是不允许的；或者，为了今天的事物，而为过去的辩解，也是不允许的。“必然性”不是专擅统治的总权力，也不是第一推动力；更不是出于制约有价值之物的需要而说的必然。为此，就要否定生成的总意识即“上帝”，以免使现象受到同感共知而毫无欲望的人的观点的影响。

因为，“上帝”是无用的，假如他无所企求的话；另一方面，这也就设定了对快乐和非逻辑的概括，也许会贬低“生成”的总价值。幸而没有这样一种要求概括的权力（——一位受苦受难、高瞻远瞩的上帝即“总意识”和“宇宙精神”，也许是对存在提出的最大的责难）。

更确切地说，人们根本不应允许有任何存在物在场——因为，有了存在物，生成就失去了价值，并且马上成了无意义和多余。

因此，我们要问：存在物的幻想是怎么产生的；同理：以假说（即有存在物）为基础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无效的。

不过，人们就此认识到这种存在物假说乃是一切谤世说的来源（——“更善良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彼岸的世界”，“自在之物”）。

1．生成，没有目的；生成，渗入“存在”。

2．生成，没有存在状态；存在的世界或许是假像。3．生成，任何时候

都是等值的。因为，生成的总额恒定不变；换句话说：生成根本无价值，原因在于无法衡量，在于缺少与“价值”一词的意义有关的内容。世界的总价值不会贬值，所以，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属于宇宙事物。

【715】

“价值”观，就生成内部生命相对期限的综合产物而言，也就是保存和提高的条件。

没有永久的、最终的统一性，没有原子，没有单子。因为，这里的“存在物”乃是我们（出于实际的、有益的、远景式的原因）植人的。

“统治的产物”：统治的范围不断增大，或根据环境的好坏（营养——）而周期性的升降。

“价值”，从本质上说，也就是这种统治中心升降观（总而言之，“数量众多”；不过，生成的自然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性”）。

“生成”用不着语言这种表达手段。因为，它属于我们的不可取代的保存之需，也就是始终设定一个更加粗糙的“滞留物”、“物”等的世界之需。我们可以相对地谈到原子和单子。的确，最小的世界，从期限来说则是无限长久的世界……没有意志，因为有个关于意志经常增减或失去权力的临时协议。

【701】

“就总量来说，痛苦的总量超过了快乐的总量。因此，世界的非存在超过世界的存在”——“世界是非理性的东西，因为它对感觉的主体造成的痛苦多于快乐”——同样的空话，它今天自称悲观主义！

快乐和痛苦是次要的，不是原因；它们乃是二流的价值判判，主要派生自统治价值——以感觉的形式来表现“利害关系”，因而是短暂的和附带的。因为，在任何“利害关系”那里都要问上几百次为什么。

我看不起这种敏感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是生命贫乏的深刻表现。

【344】

不认识自身：理想主义者的明智所在。理想主义者：因为，这是有理由对自身暧昧的人，他明智到足以对己采取暧昧的态度。

【252】

基督教毁灭了像巴斯噶这样的人，人们可不要轻易就原谅它干的这桩蠢事。人们绝不可放松对它的斗争，因为它蓄意毁灭了这个最坚强和最高贵的灵魂。只要这种恶行不改，绝不可媾和。因为，基督教编造人的理想即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肯定与否定。基督教留下了一整套荒诞不经的寓言、拼凑的概念和神学，同我们毫不相干；它们说不定还要更加荒诞不经，可我们倒不一定介意。但是，我们要同那种理想斗争，因为它要以其病态的美貌和女性的诱惑，以其隐蔽诽谤者的巧言令色来说服一切厌倦怯懦和贪图虚荣的灵魂——最强者也有疏忽的时候——，仿佛一切在这种状态下显得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如信任、无顾虑、无要求、忍耐、博爱、忠于上帝、忘我等等）也就是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了；仿佛灵魂，这个渺小而无稽的怪胎，道德的平庸动物和羊群般的人，不仅优越于更强壮、更恶毒、更如饥似渴、更放肆、更奢侈因而历尽坎坷的人，而且，仿佛正是他们才把理想、目的、标准、最高的合意性给予了一般人似的。

过去，树立这种理想乃是人受到的最不祥的诱惑。因为，这种理想威胁人健壮的特殊地位和幸运状态，权力意志和要求全人类上升的意志就是在这

种状态下前进的。没落，它要用理想的价值彻底审核高等人的增长，因为高等人自愿忍受危机四伏的生活，以便适应更高的要求和任务（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企业家的支出同失败的机率成正比）。我们要占胜基督教的以下各点：它摧毁强者；它挫折强者的锐气；它利用了强者的失利和懈怠，也就是把强者引以为自豪的安全感一变而为动荡和良心危机；它善于毒化高贵的本能，直至本能之力和权力意志败阵，掉头反对自身为止——直至强者由于滥用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而灭亡，众所周知的巴斯噶的悲惨结局。

【304】

谈谈道德家的理想。——这篇论文论述的是道德的伟大政治。我们给那些有责任学习的人选定了这篇文章，不是说人们怎样变得有道德，而是说人们怎样使人具有道德——也就是人们怎样使道德达到统治地位。我甚至想证明，人们一心只为道德谋求统治地位，此外再无别的想法；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放弃变成有道德的人的想法。牺牲巨大，但为此牺牲也许是值得的。甚至更惨重的牺牲！……若干最知名的道德家冒过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并且预言了该文破天荒第一次教诲的真理：人们只能通过与取得统治地位一样的手段来达到道德的统治，但不管怎样也不是用道德的方法就是了……

如前所述，本论文讲的是道德的政治：因为，它设定了一个该政治的理想，它按照对这种政治的想像来描述这种政治，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完美事物的话。现在，每个哲学家都不怀疑变成了政治完美类型的那种东西了；也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但这个主义，也就是单纯、无杂质、粗犷、新鲜、全力以赴、无限扩张，这乃是超人的、神性的、超验的，人是无法企及的，充其量沾点边儿而已。即便在这种更狭隘类型的政治即道德政治中，理想似乎也是无法企及的。即便是柏拉图，也只不过沾了点理想的边而已。假如人们有洞察隐蔽事物的能力，那么人们就会在无拘无束和自觉自愿的道德家（道德政治家——送给新道德暴力创立人的称谓）身上发现了连他们也有对人的软弱表示敬意的痕迹。他们一伙人至少在疲倦的时候也为了自身利益而追求道德：这是头等在错，每个道德家都概莫能外——也就是说，他们是行为的非道德家。至于他们未能以后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另外的问题。或者，毋宁说，并非另外的问题。因为，这种原则的自我否定（道德用语；颠倒是非）同属道德家及其义务说教的准则：因为，要是没有自我否定，道德家永世不会达到自身的完美类型。摆脱道德，也就是脱离真理，为了那个抵偿一切的牺牲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道德统治——准则这样说。道德家需要道德的仪式，也需要真理的姿态；只有道德家对道德让步之时，在他们失去了对道德的控制之时，变为真实之时，道德家们才开始犯错误。另外，伟大的道德家也必然是出色的表演家；危险在于，他们颠倒是非的习惯不知不觉地成了自然，就像用神性方式鉴别存在和活动乃是道德家的理想一样；他从善者的角度所做的一切都是勉为其难的——一种高尚的、遥远的、胃口极大的理想！神性的理想！其实，根据传闻，道德家所效法的榜样没有比上帝更渺小的了。因为，上帝乃是最大的非道德家，不过，他善于保持本来的身份——善良的上帝……【305】

单靠道德本身，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靠道德本身，就会放弃权力，丧失权力意志。

【566】

“真实的世界”，不管人们以前如何设想——仍旧是表面的世界。

【542】

假如生命的性格是虚假的——这种可能是有的——，那么真理，我们的所有真理又当是什么呢？……不是丧心病狂的伪上作伪吗？不是虚假之物的更高的乘方吗？……【949】

人们把自己的生命、健康、荣誉孤注一掷，这乃是高傲和盛气凌人意志的结果。因为，不是由于对人之爱，而是由于一切严重的危险都在向我们挑战，试试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好奇的程度。

【1022】

由于我们心里始终充盈着有增无减的力和紧张局面造成的压力，就会产生山雨欲来的状态。像我们这样的天性就会变得阴沉。这同样是“悲观主义”……它是结束上述状态的学说，因为它会发出命令：重估一切价值。借以指明蓄积力的出路，以致这些力爆发出电闪雷鸣，化为行动——根本用不着什么幸福说。因为，重估一切价值就会拨动迄今苦于憋闷和闭塞之力，它就会带来幸福。

【858】

与你身份相称的权力的份额，决定着等级的高下；剩下的都是孬种。

【1047】

性别、统治欲、对文饰和欺骗的欲望，对生命及其典型状态感激涕零——大体同异教的崇拜有关，并且具有内向的心安理得。——非自然（早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已经以道德、辩证法的面目向异教宣了战。

【570】

假如人们是哲学家，正如人们过去一直就是哲学家一样，那么人们就没有观察过去事物的眼光了，也就是没有观察未来事物的眼光了——人们满目所见只有存在物。但由于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物，所以剩给哲学家的就只有他的“世界”假想物了。

【868】

未来欧洲人的总外观：顶顶聪明睿智的奴隶动物，忙忙碌碌，质朴谦虚，有点放肆的好奇心，为数众多，弱不经风，意志薄弱——宇宙政治般的混乱激情和聪明才智。由此怎么能产生更强大的美呢？产生具有古典审美的美呢？古典审美：也就是要简化、强化、幸福可见性、恐怖意志，也就是要裸露的勇气（——简化即是要强化的意志的结果；使幸福即裸露变为可见，这是要恐怖的意志的结果……）。为了从混乱状态奋力达到这种形态——这需要抉择：因为，人们必须有所选择，要么毁灭，要么成功。统治种族只可能由恐怖和强制的开端产生。问题在于，20世纪的野蛮人在哪里？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种种严重危机过后，他们才会崭露头角和自我巩固——必须是对己严酷无情之属，也就是有能力至死坚持意志的分子。

【690】

人们无法在研究发展的途中重新战到全部发展的原因；人们不要希望它是“正在生成中的”，更不要认为是生成了的……“权力意志”是变不出来的。

【1004】

观察，就会获得一定的高度和鸟瞰图，假如人们明白了一切本应有的东

西也有实际行动的话。因为任何“不完美性”和对不完美的忍受都属于最高级的合意性。

【971】

人，作为命运的人，因为负载自身，所以也就承载命运。人是典型的、英雄式的搬运夫：啊！人多么希望有一天好好伏息一下啊！人多么渴望有颗坚定的心脏和不屈的颈项，以便从重压之下获得瞬息的解脱啊！但渴望是徒劳的！……人等待着；他们坐视一切来去匆匆的过客：然而，连那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容忍和激情的人都没有。他们得不到满足，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要等到何时……久而久之，他们必然学会头等重要的生活经验：不再等待；接着学会了第二条经验：友好相处、举止谦和，即刻开始息事宁人——简言之，他们要做到前无古人般的容忍。

【356】

谦虚、勤奋、和善、中庸：你们就是这样希望于人的吗？善良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理想的奴隶，未来的奴隶。

【358 a 】

理想的奴隶（“善良的人”）。——凡不能设定自身为“目的”，且根本无法从自身出发来设定目的的人，就会赋予非我化道德以荣誉——本能地。他的聪明，他的经验，他的虚荣，这一切都劝说他非我化。同时，信仰也只不过是非我化而已。

【818】

人们之所以是艺术家，是因为人们认为，一切非艺术家称之为“形式”的东西乃是内容即“事情本身”。当然，这样一来，人们就属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了。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现在内容就成了单纯形式的东西了——连我们的生命在内。

【853】

《悲剧的诞生》的技巧。

一.

人们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中会偶尔了解到写作方案，即抑郁不快。在以往知名的悲观主义类型中，似乎还没有这般险恶的。这里，真实的世界与表面的世界的对立消失了，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世界，它是虚假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无意义的……具有如此特性的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要想通过这种现实性和“真理”达到胜利之目的，我们就离不开谎言，因为这是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就需要谎言，这也属于生命的恐怖和可疑这种性格的范围。

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本书认为这些东西只是谎言的不同形式而已，借助于它们，生命才会受人信仰。“生命应该得到信仰”：这样的任务过于庞大。为了解决这项任务，人天生就应该是说谎者，人应该超过一切别的艺术家。而人就是如此的。

因为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科学——这一切只不过是人要艺术的意志，要说谎的意志，要畏惧“真理”的意志，要否定“真理”的意志，它是怪物。才能本身只因靠了这头怪物才用欺骗的办法强奸了现实性的。这头怪物乃是人的真正的艺术才能——人和所有现存的东西都具备此种才能。人本身的确就是现实、真理、自然的一部分。人，难道不是说谎天才的一分子吗！

有人说，生命的性格会遭到否认——这是隐藏在道德、科学、虔诚和艺术家气质后面的诡秘意图。忽略了不少东西，看错了不少东西，走马观花。啊！离聪明还有十万八千里，人们还要怎样聪明呢！爱、狂热、“上帝”——纯粹是真正的、斯文的自我欺骗，纯属对生命的诱惑，纯系对生命的信仰！在人们成了受害者的时刻，在人们自欺的时刻，在人们信仰生命的时刻。啊！生命在人们中间显得多么臃肿啊！多么兴高采烈啊！多么权力感啊！艺术家的多少胜利在于权力感啊！……人又成了真理“质料”的主人，即真理的主人了！……不论人如何喜悦，在喜悦中总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为艺术家而喜悦，他把自身当作权力来享受，把自己的权力当谎言来享用……二.

艺术，无非就是艺术！它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壮举，是生命的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艺术是对抗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的唯一最佳对抗力，最反基督教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

艺术是对认识者的拯救——即拯救那个见到、想见到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那个悲剧式的认识者。

艺术是对行为者的拯救，也就是对那个不仅见到而且正在体验、想体验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的拯救，对那位悲剧式的、好战的人，那位英雄的拯救。

艺术是对受苦人的拯救——是通向痛苦和被希望、被神化、被圣化状态之路，痛苦变成伟大兴奋剂的一种形式。

（张念东　　凌素心译）

其他文章

一个游历过几个大洲，见过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旅行者，当别人问他在各地所发现的人类共同的特性是什么，他回答说：“人们都倾向懒散。”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他更公正的话他会说：他们全都是胆小的。他们都躲在习惯和意见的背后。终究，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在这世界上只活一次，象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一样。并且知道没有任何的意外，不管是多么惊奇的，会再度把这奇妙而散乱的杂多摆在一起：他知道这点，但是却把它象坏心眼似地隐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由于他害怕他的邻居，邻居总是固执习俗躲在习惯的背后，将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什么东西使得单独的个人去害怕他的邻居，并以群众的模式来思想来行动而不乐于成为他自己的呢？在一些稀有的例子里，也许是一种羞耻之感，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乃是一种寻求安逸，惯性的意欲——简单地说，就是那个旅行者说过的，倾向于懒散。他说得对：人们的懒散更胜过于他们的胆小。而他们所最惧怕的是任何无条件的诚实和坦白所可能加予他们的烦恼。只有艺术家才恨过这种在人云亦云的态度及易于被采纳的意见下的懒散生活，才揭露隐秘，揭露每一个人的劣根性，同时道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观。他们敢于向我们显示出人的真相，彻头彻尾地，他自身，而且只有他自身，甚至更展示出在这种独一无二的严格的合一中，他是美好的和值得沉思默察的，如同自然界每一件作品一样的新奇和不可思议，更是一点也不乏味。当一个大思想家看不起人类时，那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为他所看不起：因为他们的行为表现恰如工厂的产品，看起来一无差别，也不值得与之为伍。如果人们不希望从属于群众，那就必须停止自我的安逸；让他跟着向他呼喊的良心行事吧：“保持本色！

你目前的所作所为，都不是真正的你。”……我对于哲学家的态度，是只有在他能够成为一个典范时才投以关注。……康德依附于大学，臣属于政府，停留在宗教信仰的表面上，并且容忍同僚和学生：无疑的，他的典型产生了主要大学中的教授们和教授们的哲学。叔本华对于学者的身分毫不考虑，远站一旁，追求着不依赖国家和社会的独立性——从最外表的特征来说，这是他的典型，他的模型……他是彻底的孤独。没有一个真正性情相投的朋友来安慰他。在1与0之间，就常常如同在有与无之间一样，有一个无限大的裂隙。没有一个有真正朋友的人能知道真正孤独的滋味，就算整个包围着他的世界都充满了敌人。呀！我知道你不懂孤独的意义。只要有权力的社会、政府、宗教或舆论——总之，只要有任何种类的暴政，都憎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给人们打开了一处暴政所不能到达的避难所：内心的洞穴，胸中的迷宫，这些触恼了所有的暴君。

那就是狐独者的存匿之地。但是，也就在这里，遭遇到了他们最大的危险。

……

第一个遮蔽叔本华发展的危险便是孤立。第二个危险则是对真理的绝望。每一个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思想家都遭遇过这个危险，认为他们都是在苦难和期望中的有活力和健全的人，不仅仅是个罗嗦的思想机器或计算机而已……一旦当康德开始发挥他的普遍影响力时，我们就发现它在一种苦恼的怀疑论和相对论中反映出来。只有在从不容怀疑的最积极和最高尚的灵魂中，你才会发现克里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所体验为康德哲学之结果的那种真理的高扬和绝望。克里斯特有一次曾以激动的心情写道："不久以前我开始认识康德的哲学。而现在我必须告诉你其中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不怕此一思想将会深入而痛苦地撼动你如同撼动我一样的话。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称之为真理的，是否真正为真理，或者是否只是对我们显得是这样。假使后者是对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获得的真理在我们死后将化为乌有。因而欲抓住一些能跟着我们进坟墓的切望也就成为徒然了。假使这观点不深入你的内心，不要笑那在他神圣的深处感到受了这观点伤害的人，我唯一的，我最高的目标已经下沉，而我已无所遗留。"何时人们会再有克里斯特的自然感情呢？何时他们再学到以他们"神圣的深处"来衡量一个哲学的意义呢？

我们该研究一下，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对于我们究竟有何意义？他可能是引导我们走出怀疑的苦恼或可怕的消极以至陷于极度悲观洞穴的指南针，而重新看到那星光灿烂一望无垠的晚空。他就是第一个带领他自己走这条路的人。他的伟大处在于他为了要解释整个生命形象而面对整个生命形象。然而，最精细的心灵也不能免于这种错误，即以为使人们苦心地研究所用以涂抹这形象的色彩以及其下的质料，人们就会更接近这种解释。

所有科学的整个未来都紧系在一个企图上，那就是要去了解这个画布和这些色彩，而不是这形象。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坚实地把握住生活和存在的全幅画面，才可以使用个别的各种科学而不损及他本身。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规律及完整的形象，人们就象找不到源头的线团只会使我们的生活更为混乱和迷惑。如我已经说过的，叔本华的伟大性就在这一点：他追求这形象就如同哈姆雷特之追求着鬼魂，而没有像许多学者们所做的一样，让自己陷入惶惑之中，也不会像任性的辩证学家一样，让自己落入概念的陷井里。对于所有探讨部分问题的哲学家的研究，其所以具有引人的力量，只在我们看到他们如何直接走向伟大哲学殿堂中的一些境界，在这些境界中容许学问的论战、反省、怀疑和矛盾，因此，他们避免了下述每一伟大哲学的挑战，即这种哲学当它们作为一整体看时，常常说的只是：这是一切生活的形像，从这里去学习你的生活的意义吧！相反的：只观察你自己的生活，并由此去了解一般生活的意义吧！

这也是叔本华的哲学如何常常要先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加以解释：只单独为了个人自己，个别地要去获得一些对于他自己的不幸和需要的识见，对于他自己的范限的识见……他教我们去区别人的真正的幸福和表面的幸福：何以财富、荣誉、学者的身分都不能把一个人从他存在的无价值的失望中提升起来，何以追求这些目的只能从一种高级的和盖过一切的目的上才有其意义：就是去获得力量以协助自然以及稍为改正其愚蠢和错误。为自己而开始，最后终会从一己进而为全人类。的确，这是一个引导我们深深的而诚心地去隐退的一种期望：在个别方面或一般上，最后又能够作出什么改正呢？

（陈鼓应译）

第一卷第四章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145

完美的作品应当一挥而就。——我们欣赏一切完美的作品时，往往忽略它的生成问题，只是怡悦于眼前的作品，仿佛它是魔棍一挥便从地下跳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仿佛还处在一种古老神话感觉所遗留的影响之下。我们几乎还有这样的心情（例如在象裴期顿神庙①那样的希腊神庙中），好象某个早晨有一位神灵游戏似地用这些巨材盖了他的住宅，或者好象有一个灵物突然被魔法镇入一块巨石，现在想借之诉说。

①裴斯顿（PaAstum），希腊移民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筑有著名的长方形大会堂“巴齐立卡”。

艺术家知道，他的作品唯有使人相信是即兴而作、是奇迹般的一挥而就之时，才生出圆满效果；所以，他巧妙地助长这种幻觉，把创作开始时那热烈的不安、盲目抓取的纷乱、留神倾听的梦幻等因素引入艺术，当作欺骗手段，使观者或听者陷入某种心境，相信这完美的作品是一下子蹦出来的。——不言而喻，艺术科学断然反对这种幻觉，指出悟性的误解和积习，正是由于这些误解和积习，悟性中了艺术家的圈套。

146

艺术家的真理意识。——在对真理的认识上，艺术家的道德较思想家薄弱；他决不肯失去生命的光辉的、深意的诠释，抵制平淡质朴的方法和结论。他仿佛在争取人的更高尊严和意义；实际上他是不愿割爱他的艺术的最有效的前提，诸如幻想、神话、含糊、极端、象征意义，高估个人，对于天才身上某种奇迹的信仰：所以，他认为他的创造行为的延续比科学上种种对真理的献身更重要，觉得这种献身也是太单调了。

147

作为招魂女巫的艺术。——艺术除执行保藏的任务外，还执行给黯淡褪色的印象稍稍重新着色的任务；当它解决了这个任务，它就为各个时代织成了一条纽带，唤回了它们的幽魂。虽然借此出现的仅是墓地的虚假生命，或如逝去的爱人梦中重返；但至少在顷刻之际，从前的感觉又一次唤醒，心脏又按业已忘却的节拍搏动。为了艺术的这种普遍效用，即使艺术家并不站在启蒙人类、使人类继续男性化之前列，人们也应宽宥他：他一辈子是个孩子，或始终是个少年，停留在被他的艺术冲动袭击的地位上；而人生早期的感觉公认与古代的感觉相近，与现代的感觉距离较远。他不自觉地以使人类儿童化为自己的使命；这是他的光荣和他的限度。

148

诗人之作为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诗人若想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他们就把目光从苦难的现在引开，或者使过去发出一束光，以之使现在呈现新的色彩。为了能够这样做，他们本身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

所以人们可以用他们作通往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通往正在或已经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他们骨子里始终是而且必然是遗民。至于他们用来减轻人生苦难的药物，诚然可以说：它们仅仅抚慰和治疗于一时，只有片刻的作用；它们甚至阻碍人们去为实际改善其处境而工作，因为它们解除了不满者渴望行动的激情，使之平息消散了。

149

美的慢箭。——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作暴烈的醉人的进攻（这种美容易引起反感），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把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在观照美时我们渴望什么？渴望自己也成为美的：我们以为必定有许多幸福与此相联。——但这是一种误会。

150

艺术的有灵化。——宗教消退之处，艺术就抬头。它吸收了宗教所生的大量情感和情绪，置于自己心头，使自己变得更深邃，更有灵气，从而能够传达升华和感悟，否则它是不能为此的。宗教情感的滔滔江河一再决堤，要征服新的地域。但生长着的启蒙动摇了宗教信条，引起了根本的怀疑。于是，这种情感被启蒙逐出宗教领域，投身于艺术之中；在个别场合也进入政治生活中，甚至直接进入科学中。无论何处，只要在人类的奋斗中觉察一种高级的阴郁色彩，便可推知，这里滞留着灵魂的不安、焚香的烟雾和教堂的阴影。

151

韵律缘何美化。——韵律给现实罩上一层薄纱；它造成了一些话语的做作和思想的不纯；它把阴影投在思想上，使之忽隐忽现。正如阴影对于美化是必要的一样，“模糊”对于明朗化也是必要的。——艺术使生活的景象可以忍受，因为它把非纯粹思想的薄纱罩在生活上了。

152

丑恶灵魂的艺术。——如果要求唯有循规蹈矩的、道德上四平八稳的灵魂才能在艺术中表现自己，就未免给艺术加上了过于狭窄的限制。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

153

艺术使思想家心情沉重。——形而上的需要多么强烈，人的天性多么难于同这种需要诀别，由以下情况可见一斑：一位自由思想家即使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艺术的最高效果仍然很容易在他心灵中拨响那根久已失调、甚至已经断裂的形而上学之弦，便如，在倾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某一段时，他会感到自己心中怀着不朽之梦想，远离大地，飘摇于星星的大教堂中：众星在他周围闪烁，大地渐渐沉入深渊。——如果他意识到这个境界，内心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刺痛，向着替他引回失去的爱人——所谓宗教或形而上学——的人喟叹。他的智性在这瞬时受到了考验。

154

与人生嬉戏。——荷马式幻想的轻松和粗率是必需的，以求抚慰和暂时

解脱过于激动的情绪和过于敏锐的悟性。他们的悟性说：人生看来是多么严酷！他们并不自欺，但他们故意用谎言戏弄人生。西蒙尼德斯①劝他的邦人把人生视同游戏；严肃之为痛苦于他们是太熟悉了（人间的苦难实在是诸神听得最多的歌唱题材），他们知道，唯有艺术能化苦难为欢乐。

但是，作为对这种认识的惩罚，他们如此受虚构欲望的折磨，以致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摆脱谎言和欺骗了，正象一切诗化民族都爱撒谎，并且毫无罪恶感一样。邻近的民族有时真对他们感到绝望了。

①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公元前五百年的古希腊诗人。

155

对灵感的信仰。——艺术家们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即所谓灵感；仿佛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上照下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象力是在不绝地生产着，产品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正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若不太严格地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与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一切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倦地发明，而且也不倦地抛弃、审视、修改和整理。

156

再论灵感。——如果创造力长期被堵塞，其流动被一种障碍阻挡，那么，终于有如此突然的奔泻，宛如一种直接的灵感，并无此前的内心工作，好象发生了一种奇迹。这造成了常见的错觉，而这种错觉的延续，如上所述，与所有艺术家对此的兴趣有相当关系。资本只是积累起来的，它并非一朝从天而降。此外，这种貌似的灵感在别处也有，例如在善、道德、罪恶的领域里。

157

天才的痛苦及其价值。——艺术天才愿给人快乐，但如果他站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他就很容易曲高和寡；他端出了佳肴，可是人家不想品尝。这有时会使他产生可笑的伤感的激动；因为他根本无权强迫人家快乐。他的笛子吹起来了，可是没有人愿跳舞：这会是悲剧吗？——也许是吧。但作为对这种缺憾的补偿，比起别人在所有其他种类的活动中所具有的快乐，他毕竟在创造中有更多的快乐。人家觉得他的痛苦言过其实，因为他的喊声太响，他的嘴太会说；有时他的痛苦真的很大，但也只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和嫉妒心过重。象开普勒、斯宾诺莎这样的科学天才一般不如此急于求成，对于自己真正巨大的痛苦也不如此大肆张扬。他可以有相当把握指望后世，舍弃现在；但一位艺术家这样做，却始终是在演一出绝望的戏，演出时不能不伤心之至。在极稀少的场合——当一个人集技能、知识天才与道德天才于己一身之时——除上述痛苦外，还要增添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可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极为困难而远大的认识相联而有其价值（同情本身价值甚小）。——然而，用什么尺度、什么天平来衡量它的真实性呢？

一切谈论自己这种感觉的人岂非几乎都使人生疑吗？

158

伟大的厄运。——每种伟大的现象都会发生变质，在艺术领域里尤其如此。伟人的榜样激起天性虚荣的人们作表面的模仿或竞赛。此外，一切伟大的天才还有一种厄运，便是窒息了许多较弱的力量和萌芽，似乎把自己周围的自然弄得荒凉了。一种艺术发展中最幸运的情况是，有较多的天才互相制约；在这种竞争中，较柔弱的天性往往也能得到一些空气和阳光。

159

艺术之有害于艺术家。——如果艺术强烈地吸引住了一个人，就会引他去返顾艺术最繁荣的时代，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倒退性的。艺术家愈来愈重视突然的亢奋，相信鬼神，神化自然，厌恶科学，情绪变化如同古人，渴望颠覆一切不利于艺术的环境，而且在这一点上如同孩子那样偏激不公。艺术家本来就已经是一种停滞的生灵，因为他停留在少年及儿童时代的游戏之中；现在他又受着倒退性的教育而渐渐回到另一个时代。因此，在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终于发生剧烈的冲突，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就象——根据古代传说——荷马和埃斯库罗斯那样终于在忧愁中活着和死去。

160

被创造出的人物。——所谓戏剧家（以及一般艺术家）当真创造了性格，这种说法乃是哗众取宠和夸大其词，由于这种说法的存在和流传，艺术得以庆祝其意外的、似乎额外的一个胜利。事实上，当我们举出一个真正的活人的这样那样性格时，我们对他所知不多，概括得十分肤浅。我们这种对人极不完善的态度与诗人相致，他给人描画（所谓“创造”）的肤浅草图，正和我们对人的认识一样肤浅。在艺术家创造出的这些性格中有许多虚假；这根本不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产品，反而和画家一样有点儿过于单薄，它们经不起近看。即如所谓一般活人的性格往往自相矛盾，戏剧家所创造的性格是浮现在自然面前的原型，这种说法也是完全错的。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整体，一种完全必然的东西（哪怕在所谓矛盾时），不过我们并非始终认识这种必然性。虚构的人物、幻象也欲表示某种必然的东西，但只是在那些人面前，这些人在一种粗略的、不自然的简单化中理解真实的人，以致一些常常重复的粗线条，配上许多光，周围涂上许多阴影和半影，就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了。他们很容易把幻象当作真实必然的人，因为他们惯于把一个幻象、一个投影、一种任意的缩写当作整个真实的人。——画家和雕塑家要表现人的“观念”，这更是空洞的幻想和感官的欺骗。谁这样说，他就是被眼睛施了暴政，因为眼睛只看到人体的外表和肌肤；而内脏同样也属于观念。造型艺术想使性格见之于皮肤；语言艺术借言词来达到同一目的，用声音模拟性格。艺术从人的自然的无知出发，越过了人的内在的东西（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性格上的）：因为艺术不是属于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

161

对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信仰中的自我评价过高。——我们都以为，倘若一件艺术品、一位艺术家吸引住我们，震撼我们，其优秀就算得到证明了。可是，在这里必须首先证明我们自己在判断和感觉方面的优秀才行，而事实并不尽然。在造型艺术领域里，有谁比贝尔尼尼①更令人心醉神迷呢？在狄摩西尼之后，有谁比那个引进亚细亚风格并使之占统治地位达二百年之久的演说家影响更大呢？支配整个世纪丝毫不能证明一种风格的优秀和持久效用：

所以不应当执着于对某一位艺术家的衷心信仰。这样一种信仰不但是相信我们的感觉真实无欺，而且是相信我们的判断正确无误，其实，判断和感觉可能分别或同时发展得太粗糙或太精细，太紧张或太松弛。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给人以幸福感和慰藉，同样丝毫不能证明它们的真理性，就象疯子因他的固定观念感到幸福丝毫不能证明这观念的合理性一样。

①贝尔尼尼（L．Bernini，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巴洛克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62

出自虚荣心的天才迷信。——我们自视甚高，但我们根本不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画出一张拉斐尔式的草图，或写出一场莎士比亚式的戏剧，于是我们自我解嘲说，这种才能乃是异乎寻常的奇迹，极为罕见的偶然，或者，倘若我们有宗教感情，还会说是天赐的恩惠。所以，我们的虚荣心和自爱心促进了天才迷信：因为只有当天才被设想得离我们十分遥远，如同一种神迹，他才不会伤人（即如歌德，这位毫无嫉妒之心的人，也把莎士比亚称作他的最遥远高空的星辰；在这里不妨回想一下那句诗："人不会渴慕星星"）。然而，如果不去理会我们虚荣心的暗示，那么，天才的活动看起来同机械发明师、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战术家的活动绝无根本的区别。如果我们想象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积极地朝着一个方向，把一切用作原料，始终热烈地注视着自己和别人的内心生活，到处发现范型和启示，不倦地组合着自己的方法，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一目了然了。天才所做的无非是学着奠基、建筑，时时寻找着原料，时时琢磨着加工。人的每种活动都复杂得令人吃惊，不只天才的活动如此，但没有一种活动是"奇迹"。——仅仅在艺术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中有天才，仅仅他们有"直觉"，这种信念缘何而生呢？（"直觉"似乎成了他们的一副神奇的眼镜，他们借此可以直接看到"本质"！）人们显然只在这种场合谈论天才：巨大智力的效果对于他们是极为令人愉快的，使他们无意再嫉妒了。称某人为"神圣"意味着："在这里我们不必竞争"。再者，一切完成的、完满的东西都令人惊奇，一切制作中的东西都遭人小看。没有人能在艺术家的作品上看出它是如何制成的，这是它的优越之处，因为只要能看到制作过程，人们的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完美的表演艺术拒绝对其排演过程的任何考察，而作为当下直接的完美作品产生强烈效果。所以，表演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首先被视为有天才的。实际上，扬彼抑此不过是理性的一种孩子气。

163

手艺的严肃。——且不说天才、天生的才能吧！有许多天赋有限的人值得一提，他们靠某些素质赢得了伟大，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天才"，关于这些素质的缺乏，大家心中有数却又讳莫如深。他们全都具有那种能干匠人的严肃精神，这种匠人先学习完美地建造局部，然后才敢动手建造巨大的整体；他们舍得为此花时间，因为他们对于精雕细刻的兴趣要比对于辉煌整体效果的兴趣更浓。例如，做一个出色小说家的方子是很容易开出的，但要实行就必须具备某些素质，当一个人说"我没有足够的才能"时，他往往忽略了这些素质。不妨写出成百篇以上小说稿，每篇不超过两页，但要写得十分简洁，使其中每个字都是必要的；每天记下趣闻轶事，直到善于发现其最言简意赅、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不懈地搜集和描绘人的典型和性格；首先抓住一切

机会向人叙述，也听人叙述，注意观察、倾听在场者的反应；象一位风景画家和时装画家那样去旅游；从各种学科中摘录那些若加生动描写便能产生艺术效果的东西；最后，沉思人类行为的动机，不摒弃这方面的每种教诲提示，白天黑夜都做此类事情的搜集者。不妨在这多方面的练习中度过几十年，然后，在这工场里造出的东西就可以公之于世了。——但是多数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不是从局部、而是从整体开始。他们也许一度干得挺漂亮，引人注目，但由于公正的、自然的原因，从此干得愈来愈糟。——有时候，理智和性格不足以制定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人生计划，便有命运和困苦代替它们，引导未来的大师一步步通过他的手艺的所有必经阶段。

164

天才迷信的利弊。——对于伟大、卓越、多产的才智之士的信仰，虽然未必，却也经常与一种纯粹宗教或半宗教的迷信相联，即以为这些才智之士是超人的源泉，具有某种奇异的能力，借之而可以由迥异于常人的途径获取知识。大家相信他们仿佛洞穿了现象之外衣，直视世界的本质，他们无需经历科学的艰辛刻苦，凭着这种神奇的眼光，便能传达关于人与世界的某种最终有效的、决定性的东西。只要奇迹在知识领域里还有信徒，也许就可以认为，信徒们自己必因之而受益，他们只须绝对服从这些伟大的才智之士，便可使自己正在发育时期的才智获得最好的培养和训练。相反，倘若对于天才及其特权、特殊能力的迷信在天才自己心中也根深蒂固，这种迷信对他本人是否有益，至少还是个问题。无论如何，如果人类被一种自我恐惧袭击，不管是著名的对凯撒的恐惧，还是现在所考察的对天才的恐惧；如果那理应只奉献给一位神祇的熏香也熏入了天才的脑中，使他开始飘飘然而自以为超人，这终归是危险的症侯。渐次的后果是：自以为可以不负责任，拥有特权，相信自己有法术赐福赦罪，若有人试图将他同别人比较甚至估价更低，揭露其作品的缺点，便狂怒不已。由于他停止了自我批评，他羽毛上的健翎终于纷纷脱落：迷信掘断了他的力量的根子，在他失去力量之后，甚至可能使他变成伪君子。对于有巨大才智的人们来说，也许更为有益的是，对自己的力量及其来源有一个明确认识，懂得有些什么纯粹人类的特性在他们身上汇合，他们遇到的是哪些幸运的情形：首先，是充沛的精力，坚定地朝着一个目标，巨大的个人勇气；其次，教育方面的幸运，及早获得良师、典范和方法。当然，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发生尽量大的影响，就会愈加装作不了解自己，顺便做出半疯狂的姿态；因为人们总是惊诧和嫉妒他们身上的力量。他们凭借这种力量使人丧失意志，陷于幻觉，觉得前面走着的是超自然的导师。

是的，相信某人有超自然的力量，这是令人振奋鼓舞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柏图所说，疯狂极大地造福人类。——在个别罕见的场合，这一种疯狂也可以是牢牢规束漫无节制的天性的手段。在个人生活中，疯狂的幻念也常有毒药的治疗价值；但是，在每个自信有神性的“天才”身上，它终究会随着“天才”年老而发挥毒性。作为例子，不妨回想一下拿破仑，他的性格无疑正是通过他对自己、对他的命数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类的蔑视而生长为强有力的整体的，这使他高出所有现代人之上，但这种信念最后转变为一种近乎疯狂的宿命论，夺走了他的敏锐眼光，导致了他的毁灭。

165

天才与无价值之作。——在艺术家中，恰是那种独创的、自为源泉的人有时会写出极其空洞乏味的东西来，相反，有所依赖的天性，所谓的才子，倒是充满对一切可能的美好事物的记忆，即使在才力不足时也能写出一些说得过去的东西。而独创者却是与自己隔绝的，所以记忆无助于他们，于是他们变得空乏了。

166

公众。——民众对于悲剧除了好好地受一番感动，可以痛哭一场之外，本无别的希求；相反，艺术家在看一出新悲剧时，感兴趣的是巧妙的技术发明和艺术技巧，题材的安排和处理，旧主题、旧构思的翻新。——他的立场是对待艺术品的审美立场，是创作者的立场；民众的立场是尝尝新鲜，只看题材。介于二者之间的人无甚可说，他既非民众，也非艺术家，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的兴趣是含糊而微不足道的。

167

公众的艺术教育。——只要同一个主题尚未经过许多大师成百次地处理，公众就不会学得超出题材的兴趣；然而当他们长期从许多版本中认出这个主题，因而不再感到新奇紧张的刺激之时，他们自己终于也会把握和欣赏处理这个主题时的细微差别以及巧妙新颖的创造了。

168

艺术家和他的跟随者必须同步。——从风格的一个等级向另一个等级前进应当循序渐进，以便不但艺术家自己、而且听众和观众都一同前进，并且确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艺术家在玄妙高空创作其作品，而公众不再能达到这高度，终于又颓然坠落下来，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鸿沟。因为，艺术家如果不再提举他的公众，公众就会飞快坠落，而且天才把他们负得愈高，他们坠落就愈深愈危险，就象被苍鹰带上云霄又不幸从鹰足跌落的乌龟一样。

169

滑稽的来源。——试想一下，人在数千年里是容易陷入最高度恐惧的动物，一切突然的、意外的遭遇迫使他随时准备战斗，也许还要准备死亡，即使在后来的社会环境中，一切安全也以思想和行动中的预料和习惯为基础，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倘若言论和行动中一切突然的、意外的东西并未造成危险和损害，人就会顿时轻松，转化为恐惧的反面：因为害怕而颤抖的、收紧的心一下子放松舒展——于是人笑了。这种从瞬时的恐惧向短暂的放纵的转化就叫做滑稽。相反，在悲剧现象中，人从巨大的、持续的放纵迅速转入巨大的恐惧；然而，在终有一死的生灵中，巨大持续的放纵要比恐惧的缘由少得多，所以世界上滑稽比悲剧多得多；人们笑比悲痛经常得多。

170

艺术家的功名心。——希腊的艺术家，例如悲剧诗人，是为胜利而创作的；没有竞争，他们的全部艺术便不可想象：赫西俄德的善良的厄里斯①，功名心，给他们的创造力插上了双翼。这种功名心首先要求他们的作品在他们自己眼中保持尽善尽美，他们就这样理解优秀，对于流行的趣味以及吹捧某部艺术作品的公众舆论不屑一顾；所以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长期没有成就，直到他们终于为自己培养出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评价他们的作品的艺术审判员们。所以，他们是力求按照他们自己的评价，在他们自己的审判席

前战胜竞争对手，他们想真正是更优秀的；然后他们才要求外界同意他们的评价，追认他们的判决。在这里，争取荣誉就是“自成优胜者，并愿有目共睹”。无前者而仍然求后者，谓之虚荣。无后者而终不失后者，谓之骄傲。

①厄里斯（Eris），赫西俄德神谱中司竞赛和纷争的女神。

171

艺术品中的必然因素。——热衷于谈论艺术品中必然因素的人，倘苦是艺术家，则意在提高艺术的荣耀（in majorem artis gloriam），倘若是外行，则出于无知。一件艺术品的形式，用以表达其思想的，因而是其语言方式，如同一切语言方式一样总有一些马虎之处。

雕塑家可能增添或舍弃许多细小笔触；表演艺术家同样如此，不论是演员还是音乐领域的演奏家或指挥。这许多细小的笔触和润饰今天使他高兴，明天就未必，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艺术，不如说是为了艺术家，因为他在为表现主要思想而不得不严肃自制之际，间或也需要甜点心和玩具，以免太苦了自己。

172

把大师忘掉。——演奏大师作品的钢琴家，如果他把大师忘掉，显得他好象在倾诉自己的生平或此刻正身历某境，就弹奏得最好。当然，如果他毫无价值，他唠叨他的生平就会使大家厌恶了。所以他必须懂得吸引听众的想象力。“技巧名家气派”（Virtuosentum）的全部虚弱和愚蠢又可由此得到说明。

173

命运的修正（Corriger la fortune）。——在大艺术家的生涯中，有一些恶劣的际遇，譬如说它们迫使一位画家把他最重要的作品当作稍纵即逝的想法画成速写，或者迫使贝多芬在有些大型奏鸣曲（例如B大调奏鸣曲）里仅仅给我们留下一部交响曲的使人不能满意的钢琴摘录。在这里，后来的艺术家应当力求事后修正大师们的生活：例如，作为一位乐队完整效果的行家，他可以为我们复活仿佛死在钢琴上的交响曲。

174

缩小。——有些物、事或人经受不了缩小处理。不能把拉奥孔群雕缩小成摆设用的小人像；它必须是大的。可是更加罕见的是本性渺小的东西经受得了放大；所以传记作家把伟人写得渺小，总比把小人物写得伟大更成功些。

175

现代艺术中的感生。——现在，当艺术家们致力于其艺术作品的感性效果时，他们往往失算；因为他们的观众或听众不再具有他们那样完满的感官，完全违背艺术家的意图，反而由其艺术作品而陷入一种近乎无聊的感觉之“明亮”中。——也许，他们的感性开始之处，正是艺术家的感性终止之处，所以二者充其量只在一点上相遇。

176

作为道德家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于激情是深思熟虑过的，肯定有一条从他的气质通往许多激情的捷径（戏剧家一般是相当恶的人）。但是他不能象蒙田那样谈论激情，而是借热情的剧中人物之口说出他对激情的观察；这虽然不自然，但他的戏剧却也因此思想丰富，使其他一切戏剧相形之

下显得空洞，因而很容易招来普遍憎恨。——席勒的警句（它们几乎总是基于错误的或无价值的随感）正是剧场警句，（并且作为剧场警句产生强烈效果；相反，莎士比亚的警句却为他的榜样蒙田争了光，在精致的形式中包含着十分严肃的思想，但也因此对于剧场观众来说太疏远，太精细，于是没有效果了。

177

善于让人听。——不但要善于演奏，而且要善于让人听。如果场地太大，大师手中的小提琴只能发出唧唧声；在那种地方，人们会把大师混同于低能儿。

178

不完全之效果。——浮雕如此有力地刺激想象力，因为它们仿佛正要从墙中走出，受到某种阻碍，突然停住了。同样，有时候，一种思想、一种完整的哲学之浮雕式不完全的表现，也比和盘托出更有效果，这可以给读者留有余地，激励他把这强烈反差所衬托出的东西继续完成，思索到底，自己来克服迄今为止妨碍其完全走出的障碍。

179

反对骛奇。——当艺术穿着破旧衣衫时，最容易使人认出它是艺术。

180

集体才智。——一个好作家不但拥有自己的才智，而且还拥有他的朋友们的才智。

181

双重误会。——敏锐而明快的作家的不幸是，人们以他们为肤浅，因此不在他们身上下苦功；晦涩的作家的幸运是，读者费力地读他们，并且把自己勤奋的快乐也归功于他们。

182

与科学的关系。——凡是要亲自在一门学科中有所发现，然后才感觉其温暖可亲的人，都不算真正喜欢这门学科。

183

钥匙。——一种思想，杰出人物赋予重大价值，平庸之辈则报以挖苦嘲笑，对于前者是打开隐秘宝库的钥匙，对于后者却只是一块废铁。

184

不可翻译的。——一本书中不可翻译的东西，既非其中最好的，亦非其中最坏的。

185

作家的自相矛盾。——一位读者攻击作家的所谓自相矛盾，但这矛盾往往根本不在作家的书中，而在读者的头脑里。

186

幽默。——最幽默的作家使人发出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

187

反题。——反题（Antithese）是一道窄门，错误最爱经这道门悄悄走向真理。

188

作为文体家的思想家。——多数思想家都写作得很差，因为他们不但向

我们传达他们的思想，而且传达思想的思想。

189

诗中的思想。——诗人用韵律的车辇隆重地运来他的思想；通常是因为这思想不会步行。

190

违背读者精神的罪行。——倘若作家只是为了与读者平起平坐而否认自己的才能，那他就犯了读者一旦发现就决不原谅的唯一死罪。你可以背后议论一个人的所有坏处，但是是以这种方式，如人们所说，必须知道重新激起他的虚荣心。

191

真诚的界限。——即使最真诚的作家，当他想补足一个长句时，也太经常地漏掉一个词。

192

最好的作者。——最好的作者是那羞于成为作家的人。

193

治理作家的苛法。——应当把作家看作罪犯，只有在极罕见的场合才有言论自由或得到赦免：这是对付书籍泛滥的一种办法。

194

现代文化的小丑。——中世纪宫廷里的小丑与我们的无聊文人相仿，这是同一类人，理智不健全，诙谐，夸张，愚蠢，其存在有时只是为了用打诨和饶舌缓和情绪的激昂，用叫喊掩盖重大事件的过于沉重庄严的钟声；从前是为王公贵族效劳，现在是为党派效劳（正如在党派意识和党派纪律中，民众对于王公的旧式顺从大部分延续到了今天）。但整个现代文学家的状况与无聊文人相距很近了，这是“现代文化的小丑”，倘若把他们看作理智不健全的人，便也可以宽大待之。

把写作视为职业，实在是一种疯狂。

195

仿效希腊人。——由于几百年来情感的夸张，一切词汇都变得模糊而肿胀了，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认识。高级文化，在认识的支配（倘若不是专制）下，必须有情感的大清醒和一切词汇的强浓缩；在这方面，狄摩西尼时代的希腊人是我们的楷模。一切现代论著的特点便是夸张；即使它们简单地写下，其中的词汇仍然令人感到很古怪。周密的思考，简练，冷峻，质朴，甚至有意矫枉过正，质言之，情感的自制和沉默寡言——这是唯一的补救。——此外，这种冷峻的写作方式和情感方式作为一种对照，在今天也是很有魅力的；当然，其中也有新的危险。因为严厉的冷峻和高度的热烈一样也是一种刺激手段。

196

好小说家坏理论家。——在好小说家那里，人物行为中常常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心理上的准确性和因果关系，而与他们心理学思考的笨拙适成可笑的对照：以致他们的修养在一个时刻显得很卓越，紧接着又显得很可怜了。常常有这种情况：他们明显地错误解释他们自己的人物及其行为，——这种事听起来如此不可信，然而是确确凿凿的。也许，大钢琴家很少思考技术条件以及每根手指的专门德行、不德、功用和训练（长短短格伦理学），

当他谈论这些事情时便会出严重的错误。

197

熟人的著作及其读者。——我们读熟人（朋友或敌人）的著作有双重心情，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在此时不断耳语："这是他写的，是他的内在知识、他的经验、他的禀赋的标志"；同时另一种认识又力求弄清，这著作本身的成就是什么，不看其著者，它本身应当获得什么评价，它本身提供了什么新知识。这两种阅读和衡量方式彼此干扰，不言而喻，也彼此对立。即使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只有当两人只想着事情本身而忘掉他们是朋友之时，才能有认识上的好收获。

198

节律的牺牲。——大作家们改变有些段落的节律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一般读者能够掌握这些段落在他们的初稿中所用的节奏：所以他们为这些读者简化节奏，优先采用人们熟悉的节律。——关于当今读者节律上的无能这种顾虑已经引起许多感叹，因为这已经造成许多牺牲。——优秀音乐家们的处境岂不也很相似吗？

199

不完全之作为艺术感染力的手段。——不完全常常比完全更有效果，尤其在颂歌之中：为了颂歌的自的，正需要一种诱惑人的不完全，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来使听者的想象力幻见一片大海，又象雾一样罩住对岸，即罩住被赞颂对象的界限。倘若向人们历数一个人的赫赫功绩，详尽而铺张，便总会使人们猜疑这是全部功绩。完全的赞颂者高踞于被赞颂者之上，他仿佛在俯视后者，所以完全所发生的效果大为减弱。

200

写作和教学中的审慎。——谁刚开始写作并感觉到自己的写作热情，他从他所从事和经历的一切中就几乎只领会可以充当写作材料的东西。他不再想自己，而只想着作家及其读者：他有志于观察，但不是为自己所用。谁是教师，他就多半不善于为他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事情，他始终想着他的学生的利益，任何知识只有是他能够教授的，才会使他感兴趣。最后，他把自己看作一条知识的通道，归根到底看作工具，以致丧失了为自己的真诚。

201

坏作家是必要的。——永远必须有坏作家，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后者如同成熟者一样有其需要。倘若人的寿命更长些，那么变成熟的人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然而，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这就是说，永远有更多的不发展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而且，这些人带着青年人过激的态度渴望其需要的满足，他们强迫产生坏作家。

202

太近和太远。——读者和作者常常互不理解，因为作者太熟悉他的题目，几乎感到它无聊了，所以他放弃了所知道的许多例子；而读者却对这事物生疏，如果不给他举例，就容易觉得根据不足。

203

从前的艺术准备。——在文科中学的全部课程中，最有价值的是拉丁文体的练习，这恰是一种艺术练习，相反，其他一切课程仅以求知为目的。把德语作文放在首位是野蛮的，因为我们没有成长为统一修辞的标准德语文

体；宵过，倘若想通过德语作文来推动思想的练习，则不妨暂时不顾文体，把思想练习和描写练习分开，如此必更有益。描写练习应当关系到某一给定内容的多重结构，而非关系到独立发明一种内容。对给定内容作纯粹描写是拉丁文体的任务，老教师在这方面有一种久已失传的精微听觉。倘若从前谁学会出色地运用一种当时的语言写作，便应当归功于这种练习（现在人们却被迫去学古代法国人）；但不止于此，他通过实践还获得了关于形式之高贵和艰难的概念，一般来说是在唯一正确的路上为艺术作准备。

204

黑暗与强光并陈。——在一般情况下不善于清晰阐明其思想的作家，在个别情况下就喜欢选用最强烈、最夸张的标记和最高级形容词，从而产生一种光照效果，宛如斑驳的林荫道上的耀眼火炬。

205

作家的画艺。如果象一位化学家那样从对象自身中析取绘画的色彩，然后又象一位艺术家那样来运用它，就能最生动地描绘一个有意味的对象。这样，便可以让画面从色彩的交界和转变中显现出来。于是，画面获得了某种富有魅力的自然素质，它使得对象本身成为有意味的。

206

令人翩翩起舞的书——有一些作家，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描绘得象可能的事一样，谈论起灵性和天才就好象它们只是一种心境和爱好似的，以此产生出一种奔放自由的情感，宛如人以足尖站立，遏止不住地要翩翩起舞了。

207

不成熟的思想——不但成年，而且少年和童年也有一种自在的价值，不能仅仅看作过渡和桥梁；与此同理，不成熟的思想也自有其价值。所以，人们不应当用精细的解释来折磨诗人，而应当欣喜于其地平线的不确定，仿佛通往更丰富思想的道路还敞开着。人们站在门槛前；人们象在挖掘宝藏时那样期待着，仿佛马上就会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幸运发现。诗人预先显示了思想家在发现一个重要思想时的快乐，因而使我们渴慕不已，去捕捉这个思想；然而它从我们头顶上翩翩飞过，展现最绚丽的蝶翅——它终于离我们逃走了。

208

——再令每位作家惊奇的是。书一旦脱稿之后，便以独立的生命继续生存了；他似乎觉得，它象昆虫的一截脱落下来，继续走它自己的路去了。也许他完全遗忘了它，也许他超越了其中所写的见解，也许他自己也不再理解它，失去了构思此书时一度载他飞翔的翅膀；与此同时，它寻找它的读者，点燃生命，使人幸福，给人震惊，唤来新的作品，成为决心和行动的动力——简言之，它象一个赋予了精神和灵魂的生灵一样生活着，但还不是人。——作者获得了最幸福的命运，他年老之时可以说，他身上一切创造的、有力的、高尚的、澄明的思想和情感，在他的作品中继续生存着，即使他自己只是残灰，火种却到处复燃并且流传。——如果你设想一下，一个人的每个行动，而不仅是一本书，以某种方式成为其他的行动、决心、思想的诱因，一切已出现的牢不可分地同将出现的相结合，那么，你就是认识了实际存在着的真正的不朽，即运动的不朽：一度运动之物，如同昆虫嵌在琥珀中一样，嵌进了万有的总联系之中，从而变得永恒了。

209

老年的快乐。——思想家以及艺术家，其较好的自我逃入了作品中，当他看到他的肉体和精神渐渐被时间磨损毁坏时，便感觉到一种近乎恶意的快乐，犹如他躲在角落里看一个贼撬他的钱柜，而他知道钱柜是空的，所有的财宝已安全转移。

210

宁静的丰收。——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上坠落、无需焦急的渴望，催促，除旧布新。不间断的创作愿望是平庸的，显不了虚荣、嫉妒、功名欲。倘若一个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做什么——而仍然大有作为。在“制作的”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种族。

211

阿喀琉斯和荷马。——事情总是象阿喀琉斯①和荷马之间的情形那样：前者有经历，感受，而后者则描写它们。一个真正的作家只给予别人的激情和经验以言词，他是艺术家，要从他的少量体验中悟出很多东西。艺术家绝不是具有巨大激情的人，但是他们常常做出这种人的样子，无意中觉得，倘若他们自己的生活能为他们这方面的体验辩护，人们就会更相信他们所描绘的激情。一个人只要放纵自己，对自己不加约束，公开表露他的愤怒和欲望，全世界就立刻叫喊起来：他多么热情奔放！但是，撕心裂肺的、折磨并且常常吞噬个人的激情却意味着：谁经历它们，谁就必定不在戏剧、诗歌或小说中描写它们。艺术家常常是无节制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恰好不是艺术家；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①阿喀琉斯（Achilles），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英雄。

212

关于艺术效果的古老怀疑。——真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怜悯和恐惧因悲剧而得渲泄，使得听众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家去么？精神历程可以减少人的恐惧和迷信么？在一些物理事件中，例如在性欲中，随着需要的满足，冲动的确会缓和并暂时低落下去。但是，恐惧和怜悯并非这种意义上的欲求松弛的特定器官的需要。而且，天长日久，每一冲动尽管有周期性的缓和，却因习于满足而增强了。很可能，怜悯和恐惧在每一个别场合因悲剧而得缓和与渲泄，但在总体上却因悲剧的影响而强化。柏拉图认为，总的来说，人们因悲剧而变得更胆怯更多愁善感了，这是有道理的。悲剧诗人自己也势必获得一种阴郁的、充满恐怖的世界观，一颗柔弱敏感、爱流眼泪的心灵，同样地，倘若悲剧诗人以及酷爱他们的全体市民愈来愈漫无节制地堕落，这也是与柏拉图的看法相合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回答柏拉图提出的艺术的道德影响这个重大问题呢？我们就算有艺术——但艺术的影响、随便哪种影响又在哪里呢？

213

对荒谬的快乐。——人怎么能对荒谬感到快乐？只要世界上还有笑，情况就会如此；甚至可以说，凡有幸福之处，便有对荒谬的快乐。经验转为反面，合目的转为无目的，必然转为任意，这个过程倘若没有造成损害，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生，就会使人高兴，因为这暂时把我们从必然、合目的、经验之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我们平时是把它们看作我们的无情主宰的；当被

期待之物（它通常使人不安、紧张）无害地来到，我们便游戏和欢笑。这是奴隶在农神节的快乐。

214

现实的高贵化。——由于人们视爱情冲动为神圣，怀着虔敬的感激领略它的威力，所以，时间一久，这种激情便渗透了崇高的观念，事实上变得极高贵了。一些民族凭藉这种理想化的艺术从疾病中创造出文化的伟大助力：例如希腊人，在早期曾受流行的神经病（属于癫痫和舞蹈病）的折磨，从中创造出了美好的酒神狂女的典型。——希腊人丝毫没有那种矮墩墩的健康；——他们的秘密是，倘若疾病有威力，也可以尊它为神。

215

音乐。——音东并非自在自为地对我们的内心如此充满意义，如此令人深深感动，以致可以把它看作情感的直接语言；而是它同诗的原始联系赋予节律的运动和声调的抑扬以许多象征意义，使我们现在误以为，它直接向内心倾诉又直接发自内心。只是经过歌曲、歌剧以及音画的数百次尝试之后，声音艺术占据了象征手法的广大领域，戏剧音乐才成为可能。

“纯音乐”或者是形式本身，此时音乐处在原始状态，按照节拍和不同强度发出的声音即可给人快感；或者是无需诗歌便可领会的形式所表达的象征，此时两种艺术在长期发展中业已结合，音乐形式终于完全同概念和情感交织在一起。停留在音乐发展之中的人可以纯粹从形式上感受一首曲子，而更先进的人对同一首曲子却处处从象征上加以理解。音乐并非自在地深刻和充满意义的，它并不表达“意志”、“自在之物”；唯有在音乐象征占据了全部内心生活领域的时代，理智才会生此误解。理智自己把这种意义置入了音响之中，正如在建筑学中，理智同样把意义置入了线与度量的关系之中，其实这种意义与力学规律是毫不相干的。

216

表情姿势和语言。——表情姿势的模仿比语言更古老，它是不由自主地发生的，即使在今天，人们普遍控制表情姿势，很有教养地支配肌肉，它仍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看到一张激动的脸时，自己的脸部神经不可能毫无反应（可以观察到，一个人假装打呵欠会引起别人自然打呵欠）。模仿来的表情姿势把模仿者引回到这种表情姿势在被模仿者脸部或身体上所表达的那种感觉。人们就是这样学会相互理解的，婴儿也是这样学会理解母亲的。一般来说，痛苦的感觉是通过本身会引起痛苦的表情姿势（如扯头发，捶胸，脸部肌肉剧烈扭曲抽搐）来表达的。反之，快乐的表情姿势本身就充满快乐，因而很容易使人理解（笑原是快乐的呵痒的表现，又用来表达其他快乐的感觉）。——人们一旦通过表情姿势相互理解了，表情姿势的一种象征就会产生。我是说，人们会就一种音符语言达成协议，虽则开始时是声音和表情姿势（象征性地做一下）并用，后来才只用声音。——看来从前也时常发生同一过程，这一过程如今在音乐、尤其是戏剧音乐的发展中呈现在我们的耳目之前：一开始，没有阐明题旨的舞蹈和哑剧（表情姿势语言），音乐便是空洞的嘈音，在长期习惯于音乐和动作的配合之后，耳朵才训练得能够立刻分辨声音的形态，终于达到顿悟的高度，完全不再需要可见的动作，而能理解无动作的音乐。于是才有所谓纯音乐，即其中的一切无需其他辅助手段就立刻被象征性地理解的音乐。

217

高级艺术的非感性化。——新音乐的艺术发展使理智得到特殊的训练，从而使我们的耳朵也日益理智化了。所以，比起我们的前辈来，我们现在能忍受更大的音量，更多的“喧哗”，因为我们训练得更善于去倾听其中的理性了。事实上，我们的全部感官正是由于它们立刻寻求理性，即探问“有何意义”而不再探问“是何”，所以变得有些迟钝了。例如，按平均律调节音调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便暴露了这种迟钝；因为现在尚能辨别例如升C小调和降D小调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耳朵已属例外。就这一点而论，我们的耳朵已经变粗糙了。然后，原来与感官相敌对的世界的丑的方面也成了音乐的地盘；其势力范围因此举而令人惊谔地扩展到表达崇高、恐怖、神秘的东西：我们的音乐如今使过去喑哑的事物也开口说话了。

有些画家以相似的方式使眼睛理智化了，远远超出了从前所谓的色彩快感和形式快感。在这里，原来被视为丑的世界方面也被艺术理解力占领了。——这一切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眼睛和耳朵愈是善于思想，它们就愈是接近一个界限，在那里它们非感性化了：快感误置于头脑中，感官本身变得迟钝而衰弱，象征愈来愈取代存在——因而，我们从这条路比从任何其他路更加确定地走向野蛮。同时这还意味着：世界比任何时候更丑，但它也比任何时候更蕴含着一个美的世界的意义。然而，隐义的香烟愈是飘散消失，能够感知它的人就愈少，而其余的人终于停留在丑之中，想要直接享受它，却又必定归于失败。所以，在德国有音乐发展的两股潮流：这里，有万把人带着高级、细腻的要求，愈来愈注意倾听“有何意义”；那里，芸芸众生愈来愈不能理解蕴含在感性的丑这种形式中的意义，因而以愈来愈浓的兴趣学会抓住本身丑恶的东西，即音乐中的低级感性。

218

石头比从前更是石头。——一般来说，我们不再理解建筑艺术，至少久已不象我们理解音乐那样地理解它。我们已经脱离了线与形的象征，我们也荒废了修辞的声音效果，从出生的第一刻起，我们从文化的母乳中就不再吸取这些品性了。在一座希腊的或基督教的建筑物上，原先每个细节都赋有意义，关系到事物的一种更高的秩序：这种无穷意味的情调如一层魔幻的纱幕罩在建筑物的四周。美仅仅附带地进入这个体系，根本不妨碍敬畏和崇高，不妨碍因近神和魔幻作用而圣化的基本情感；美至多缓和了恐惧——但这种恐惧处处皆是前提。——在我们现代，一座建筑物的美是什么呢？它就象一个没有灵性的女人的漂亮脸蛋一样，乃是假面具一类的东西。

219

现代音乐的宗教来源。——充满灵气的音乐是在特棱特宗教会议之后复兴的天主教中经帕莱斯特里那之手产生的①，他帮助新觉醒的真切而深刻动荡的心灵发出声来；然后，在新教中经巴赫之手也做到了这一点，他靠了虔信派而深刻化，摆脱了他原来的教条本性。这两种兴起的前提和必要准备是执着于音乐，如同文艺复兴和前文艺复兴时代所特有的那样，特别是那种对音乐的学术研究，那种对和声技巧的本质上的科学兴趣。另一方面，还必须已经有过歌剧，外行从中发现了自己对过分学究气的冷静的音乐的反感，因而希望重新给音乐女神以灵魂。——没有那种深刻的宗教情绪变化，没有内心激情的渐渐消失，音乐就会仍然是学究气或歌剧气的；反宗教改革的精神

是现代音乐的精神（因为巴赫音乐中的虔信主义也是一种反宗教改革）。所以，我们深深有负于宗教生活。——音乐是艺术领域里的反文艺复兴；属于此列的还有牟里罗②的后期绘画，也许还有巴罗克风格：无论如何要比文艺复兴的或古代的建筑更属此列。也许现在人们还可以问：倘若我们现代音乐能够移动石块，它会聚集起这些石块造成一座古典建筑吗？我十分怀疑。因为支配着音乐的因素，如激情，对高昂紧张心情的爱好，不惜一切代价变得生动的意愿，感觉的迅速转换，明暗的强烈浮雕效果，狂喜和单纯的并存，——这一切都曾经一度支配过绘画艺术并且创造出新的风格准则：——但既不是在古代，也不是在文艺复兴时代。

①特棱特宗教会议，天主教会于1545—1563年间在瑞士特棱特举行的三次宗教会议，旨在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

②牟里罗（Murill，1618～1682），西班牙画家。

220

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深为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迷误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黯然失色，那么，象《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哥特式教堂这一类艺术就决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221

诗中的革命。——法国戏剧家加于自己的严格限制，如情节、地点、时间三一律，关于风格、诗格、句式的法则，关于选择语言和思想的法则，乃是一种重要的练习，正如同现代音乐发展中对位法和赋格曲的练习，或者希腊演说术中的高尔吉亚①风格一样。如此约束自己似乎是荒谬的；但是，除了首先极严格地（也许是极专断地）限制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摆脱自然主义。人们如此逐渐学会优雅地走过哪怕是架在无底深渊上的窄桥，其收获是动作练得极其灵巧，正如音乐史向如今活着的一切人所证明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到，束缚如何一步步放松，直到最后仿佛可以完全解除：这个“仿佛”乃是艺术中必然发展的最高成果。在现代诗艺中缺乏这种从自造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的幸运过程。莱辛使得法国形式即当时唯一的形式在德国受嘲笑，并让人们参照莎士比亚，因而，人们不是循序渐进地摆脱束缚，而是一跃而入于自然主义——也就是说，退回艺术的开端。歌德试图摆脱自然主义，其办法是用种种方式不断重新自加束缚；然而，发展的线索一旦中断，即使最有才华的人也只是从事不断的试验。席勒的形式有相当的确定性，这要归功于他尽管否认、却在无意中尊崇着法国悲剧的典范，与莱辛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众所周知，他贬薄莱辛的悲剧尝试）。在伏尔泰之后，法国人突然也缺乏足够的才能，来把悲剧的发展从限制中引向自由的外观；他们后来遵照德国榜样也一跃而入于艺术的一种卢梭式自然状态，从事起试验来了。只要时时阅读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由于传统的中断，欧洲文化究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什么。伏尔泰是用希腊规范来约束自己由巨大悲剧暴风雨所孕育的动荡不宁的灵魂的最后一位伟大戏剧家，他

具备一切德国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因为法国人的天性要比德国人的天性远远接近希腊人；他也是在处理散文语言时犹有希腊人的耳朵、希腊艺术家的责任心、希腊的质朴和优雅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甚至还是一身兼备最高精神自由和绝对非革命观点而并不怯懦彷徨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在他之后，现代精神带着它的不安，它对规范和约束的憎恨，支配一切领域，先是借革命的狂热挣脱缰绳，然后当它对自己突然感到畏惧惊恐之时，又重新给自己套上缰绳，——不过是逻辑的缰绳，而非艺术规范的缰绳了。虽则由于这一解放，我们一时得以欣赏各民族的诗歌，一切生长在隐蔽角落的、原始的、野生的、奇丽的、硕大无比的东西，从民歌到“伟大的野蛮人”莎士比亚；我们玩味迄今一切艺术民族感到陌生的地方色彩和时装的乐趣；我们充分利用当代“野蛮的优点”，歌德就以之反对席勒，为他的《浮士德》的缺乏形式辩护。但为时多久呢？一切民族一切风格的诗歌的滚滚洪流必定冲刷掉那尚能借以幽静生长的土壤；一切诗人不论一开始力量多大，必定成为试探着的模仿者，大胆的复制者；至于公众，在表现力量的控制中，在一切艺术手段的协调中，业已忘记欣赏真正的艺术行为，必定愈益为力量而推崇力量，为色彩而推崇色彩，为思想而推崇思想，为灵感而推崇灵感，因而倘若不是剥离出来，就全然不能欣赏艺术品的要素和条件，最后自然而然地提出要求：艺术家必须把它们剥离出来交到他们手上。是的，人们抛弃了法国艺术和希腊艺术的“不合理”束缚，但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把一切束缚、一切限制都视为不合理了；于是艺术力求解除它们，其间便经历了——真是富有教益——它的原始、幼稚、不完全、已往的冒险和过度等一切状态：它用毁灭来诠释它的产生和变化。有一位伟人，他的直觉完全可以信赖，他的理论所缺少的只是三十年以上的实践，——拜伦有一次说：“诗歌一般所达到的我都达到了，我愈是对此加以深思，就愈是坚信我们全部走在错误的路上，人人都一样。我们全都追随着一个内在错误的革命体系——我们或下一代仍将达到同一种信念。”这同一个拜伦又说：“我把莎士比亚看作最坏的榜样，同时也看作最特殊的诗人。”而歌德后半生成熟的艺术见解所表达的不正是同一层意思吗？他岂非凭借这种见解而超出好几代人，使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歌德或许还完全没有发生影响，他的时代或许刚刚在到来？正是由于他的天性使他长期执着于诗歌革命的道路，正是由于他最深切地体会了因传统中断而在新的发现、展望和补救手段中间所暴露的一切，似乎从艺术废墟里发掘出的一切，所以他后来的改弦更辙才如此沉重。这表明他意识到了一个深刻的要求：恢复艺术传统；在毁坏尚且必须有巨大力气的地方，倘若臂力太弱不足以建设，那么至少也要靠眼睛的想象力来把古庙的断垣残柱复原为昔日的完美整体。所以，他生活在艺术中就象生活在对真正艺术的回忆中一样：他的诗歌是回忆、理解久已消逝的古老艺术时代的手段。他的要求尽管不能靠现代的力量来满足；但是，这方面的痛苦却因一种快乐而得到充分补偿：这要求一度曾经满足过，而且我们仍然可以分享这种满足。不是个人，而是或多或少理想的面具；不是现实，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普遍；时代特性、地方色彩淡薄得几乎不可见，使之化为神话；当代感觉和当代社会问题凝聚在最简单的形式中，撇除它们的刺激、紧张、病态的特征，使它们除了在艺术意义上之外，在其他任何意义上都失效；不是新题材和新性格，而是老的、久已习惯的题材和性格却不断改造和新生：这便是歌德后期所理解的艺术，这便是

希腊人以及法国人所从事的艺术。

①高尔吉亚（约公元前485～377），古希腊修辞学家。他的演说辞富丽堂皇，和谐悦耳，史称“高尔吉亚风格”，对希腊演说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222

艺术剩余什么。——诚然，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前提下，例如，倘若人性不变、世界的本质始终显现于全部人性和行为中这样的信念得以成立，艺术便具有大得多的价值。这时艺术家的作品就成了永恒常存者的形象。相反，在我们看来，艺术家只能给予他的形象以一时的有效性，因为整个人类是生成变化的，即使个人也决非一成不变的。——在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前提下情况也一样：假定我们的可见世界只是现象，如形而上学家们所主张的，那么，艺术就相当接近于真实世界；

因为现象世界与艺术家的梦境世界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其余的差别甚至使艺术的意义超过自然的意义，因为艺术描绘的是自然的共性、典型和原型。——然而，这些前提都是错误的；按照这一认识，艺术现在还保持一个怎样的地位呢？数千年来，它谆谆教导，要兴趣盎然地看待各种形态的生命，把我们的感情带到如此之远，我们终于喊到：“管它好活歹活，活着就是好的！”艺术教导我们，要热爱生存，把人的生命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过分剧烈与之一起运动，看作合规律发展的对象，——这一教导已经融入我们血肉，现在又作为强烈的认识需要大白于天下。人们可以放弃艺术，但不会因此而丧失从它学得的能力；正如同人们已经放弃了宗教，但并没有放弃因它而获得的崇高和升华的心境。正象造型艺术和音乐是借宗教而实际获得和增添的情感财富的尺度一样，在艺术一度消失之后，艺术所培育的生命欢乐的强度和多样性仍然不断要求满足。科学家乃是艺术家的进一步发展。

223

艺术的晚霞。——正如人在垂暮之年回忆青春岁月和庆祝纪念节日一样，人类对待艺术不久就会像是在伤感地回忆青春的欢乐了。也许艺术从来不象现在这样深切感人，情意缠绵，因为死神似乎在它周围嬉戏了。不妨想一想意大利的那个希腊城市，那里一年一度还在庆祝他们的希腊节日，为异国的野蛮日益战胜他们自己的风俗而忧伤落泪；从来不曾如此欣赏希腊的事物，没有一处如此狂欢地纵饮这金色的琼浆，如同在这些湮灭着的希腊后裔之中那样。人们不久就会把艺术家看作一种华丽的遗迹，由于古代的幸福系于他的力和美，便把他作为奇怪的异类而赐以光荣，我们是不会把这光荣赐与我们的同类的。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也许是从古代的情感中继承下来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直接地获得它们；太阳已经沉落，但我们生命的苍穹依然因它而绚丽辉煌，尽管我们已经不再看见它。

（周国平译）

同感。——所谓理解别人，就是在我们心中模仿别人的情感，只不过我们往往要追溯他的某一确定情感的原因，例如追问：他为何忧伤？——以便自己从这原因出发也变得忧伤；但更常见的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别人身上发生和显示的效果，在我们心中唤起情感，这时我们在自己身上模仿别人的眼神、声音、步态、姿势（甚或它们在文字、图画、音乐中的写照）的表达方式（至少达到肌肉和神经活动的轻微相似）。于是，由于动作与感觉受到由此及彼和由彼及此的训练，其间有了一种因袭的联想，我们心中便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情感。在这种理解别人情感的本领方面，我们一生甚有成就，只要我们与人相遇，几乎总在不由自主地练习这种本领：尤其请观察一下女子的面部表情，如何不停地模仿和反映她所感觉到的四周情景，时而颤动，时而闪光。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音乐，我们在迅速而细致地领悟情感和发生同感方面都是音乐大师。倘若音乐是情感的模仿之模仿，那么，尽管那情感遥远而不确定，音乐仍然常常足以使我们分享这种情感，以致我们毫无来由地悲伤起来，完全像个傻瓜，纯粹因为我们听到了音律，这音律以某种方式使人们想起悲伤者的声音和动作，甚或他的习惯的声音和动作。据说有一个丹麦国王，他因一个歌者的音乐而沉浸在战斗的激情中，一跃而起，杀死了他朝廷里的五个宫人。当时并无战争，并无敌人，毋宁说一切都相反，可是由情感回溯原因的力量如此强大，足以胜过了眼前印象和理智。然而，这几乎总是音乐的效果（假如它正在发生作用），而且无需举出如此荒诞的事例便可认识这一点：音乐使我们陷入的那种情感状态，几乎永远与我们对眼前实际境况的印象，与明了这实际境况及其原因的理智相矛盾的。——我们若问，为何我们对别人情感的模仿会变得如此熟练，那么，答案无疑就是：人，一切造物中最怯懦的造物，由于他那细腻而脆弱的天性，他的怯懦便成了教师，教会他发生同感速迅领悟别人（以及动物）的情感。在漫长的数千年间，他在一切陌生的和活泼的事物中看到一种危险；他如此一瞥，就立刻按照面貌和姿势形成一个印象，认定在这面貌和姿势背后隐藏着凶恶的意图。一切动作和线条都蕴含着意图，人甚至把这种看法应用到了无生命事物的本性上——陷入了幻觉，以为根本没有无生命事物。我相信，在观赏天空、草地、岩石、森林、暴风雨、晨辰、海洋、风景、春色之时，我们称作自然情感的一切，其源盖出于此，——若不是在远古时代，人们按照背后的隐义看待这一切，受到了恐惧的训练，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对于自然的快感，正像若没有恐惧这理解之教师，我们也不会有对人和动物的快感。所以，快感、惊喜感以及滑稽感都是同感的晚生子，恐惧的小妹妹。——迅速理解的能力——它因此是以迅速伪装的能力为基础的——在骄傲自负的人和民族身上大为削弱，因为他们较少恐惧；相反，种种理解和自我伪装在怯懦的民族中真是如鱼得水，这里也是模仿的艺术和较高的才智的温床。——当我从我

在这里主张的这种同感论出发，思考如今正得宠并且被圣化的神秘过程论，按照此论，凭借一种神秘的过程，同情便把两颗灵魂合为一体，一个人便可以直接理解另一个人；当我想到，像叔本华这样明晰的头脑也爱好这种痴人说梦的、毫无价值的玩意儿，这种爱好又传播到了其他明晰或半明晰的头脑中，我就不胜惊诧和怜悯之至了。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荒唐多么津津有味！当全人类听从知性的秘密愿望之时，又多么近于是个疯子！……159

唤醒死者的人。——虚浮的人们一旦能够对一段过去的时光发生共鸣（特别在勉为其难之时），便更高地估价这段时光，他们甚至要尽可能使它起死回生。但是，虚浮的人总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只要他们来处理一整个时代，历史研究的危险实际上就非同小可：太多的力量虚掷在尽一切可能唤醒死者上了。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161

美依时代转移。——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把握住时代意识，他们就必须把美塑造得臃肿、庞大、神经质；正如希腊人立足于当时的公众道德，把美看作并且塑造成贝尔维德尔（Belvedere）的阿波罗。我们本应称之为丑的！可是幼稚的“古典主义者们”使我们丧失了全部诚实！

169

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或现代，亚洲或欧洲：与希腊相比，它们全都以贪大求多为崇高的表现；相反，倘若人们置身于裴斯顿、庞贝和雅典，面对全部希腊建筑，就会为希腊人善于并且喜欢用多么小的质量来表达某种崇高的东西而惊奇了。——同样，在希腊，人在自己的观念中也是多么单纯！我们在人类知识方面怎样远远超过了他们！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关于心灵的观念怎样显得像迷宫一般！倘若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的心灵形态造一建筑（于此我们还太怯懦！）——那么，迷宫必是我们的样板！属于我们并且实际上表达我们的音乐已经透露了这一点！（人们在音乐中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误以为，没有人能够透过他们的音乐看出他们的真相。）170

不同的情趣。——我们的胡言乱语与希腊人何干！我们对于他们的艺术知道什么，这种艺术的灵魂是对于男性裸体美的热爱！由此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有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眼光。他们对女子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爱慕，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蔑视。

172

悲剧与音乐。——斗志昂扬的男子，例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是难于打动的，而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刚强，他们便如受一阵眩晕袭击，被“魔鬼的威力”镇住，——他们于是感到不自由，因一种宗教的恐惧而激动。随后他们就对这种状态生出疑虑；只要一日身处其境，他们就品味到神不守舍（das　Ausser—sich—sein）和新奇之喜悦，还夹杂着最辛酸的苦痛：这是战士合宜的饮料，一种稀有、危险、又苦又甜的东西，一个人很不容易享受到的。——悲剧就诉诸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诉诸刚强好斗的灵魂，这种灵魂难以制服，无论是以恐惧还是同情，不过同情可使这种灵魂日渐变得柔和。但是，对于那些如帆顺风一样顺从“同情癖好”的人，悲剧又有何干！在柏拉图时代，当雅典人变得更柔和更敏感之时——唉，他们距我们大小城市市民的多愁善感仍然多么遥远！——哲学家们已经在控诉悲剧的害处了。

在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敢和男子气的价值提高了，这样的时代也许会使灵魂又逐渐坚强起来，以致迫切需要悲剧诗人，而悲剧诗人暂时还有点儿多余，——我这是用最温和词来说。——接着，对于音乐来说较好的时代（肯定也是较恶的时代）也许会再度到来，那时艺术家把音乐奉献给特立独行的、内心坚强的、受极其严肃的真正激情支配的人们。可是，对于正在消逝的时代中今日那些过于好动、发育不全、个性残缺、好奇贪婪的渺小灵魂，音乐又有何干！

175

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人们现在一再看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的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一样。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个人需要来定价；“谁来消费这个，消费掉多少？”这是他的头等问题。他本能地、不断地应用这样的定价方式：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整个时代的成就。他对创造出的一切都只问供应与需求，以便替自己规定一样东西的价值。这成了整个文化的特征，被琢磨得广泛适用却又至为精微，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你们最近几个世纪的人们将会为此自豪，倘若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交给你们这笔财产的话！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些先知。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犹太人阿培拉①去相信吧（CreB dat Zudaeus Apella）。

①阿培拉，贺拉斯诗中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177

学会沉默。——哦，你们这些世界政治大都市中的油嘴滑舌之徒，你们这些年轻有才、求名心切的家伙，你们觉得对任何事情——总会有点事儿发生的——发表你们的意见乃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如此掀起尘嚣，便以为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火车头！你们总在打听，总在寻找插嘴的机会，却丧失了一切真正的创作能力！无论你们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决不会降临你们！日常事务驱赶你们犹如驱赶秕糠，你们却自以为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油嘴滑舌之徒！——一个人倘若要在舞台上充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191

更好的人们。——有人对我说，我们的艺术诉诸现代的贪婪、无餍、任性、怨恨、备受折磨的人们，在他们荒芜的景象之旁，向他们显示一种极乐、高超、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得以暂时忘忧，舒一口气，也许还可以从这忘忧中恢复避世归本的动力。可怜的艺术家呵，有这样一种公众！怀着这样一种半牧师、半精神病医生的用心！高乃依要幸运得多——“我们伟大的高乃依”，如同塞维涅（Sévìngné）夫人用女人在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面前的声调惊呼的那样；他的听众也要高明得多，他以他自己的骑士的美德、严肃的责任、慷慨的牺牲、英雄的自制的形象能够使他们赏心悦目！他以及他的听众是以多么不同的方式热爱人生，并非出于一种盲目的枯竭的“意志”，因为不能灭绝它便诅咒它，而是视为伟大和人道能够并存的一个场所，在那里，哪怕是惯例的最严格限制，对于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的屈从，也不能压抑住一切个人的骄傲、骑士精神、优雅和智慧，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刺激和动

力，起而反对天生的荣耀和高贵，反对断承而来的愿望和热情的特权！

210

所谓“本身”。——从前人们问：什么东西可笑？——就好象外界有些事物附有可笑的特征，而人们不过突然发现了它们罢了（一个神学家甚至认为这是“罪恶的天真之处”）。

现在人们问：什么是笑？笑如何发生？人们经思索而得出结论：并不存在本身善、美、崇高、恶的东西，而是有种种心境，处在这些心境之中，我们便把上述词汇加到了我们身外身内之物上面。我们重又收回了事物的称谓，或至少想起是我们把称谓借给了事物：——我们且留神，按照这种见解，我们并未失去出借能力，我们既没有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变得更吝啬。

216

恶人与音乐。——爱情的完满幸福在于绝对的信任，这种幸福除了属于深深猜疑的恶人和愠怒者，还会属于别人吗？他们在其中享受自己灵魂的异乎寻常的、难以置信却又颇为可信的例外！有一天，那种浩渺无际的梦幻似的感觉降临他们，衬托出了他们其余一切或暗或明的生活：宛如一个诱人的谜和奇迹，大放金光，超出一切语言和形象。绝对的信任令人无言；是的，在这幸福的相对无言之中甚至有一种痛苦和沉重，所以，这种受幸福压抑的灵魂常常比其他人和善人更感激音乐：因为他们透过音乐犹如透过一片彩霓观看和倾听，他们的爱情仿佛变得更遥远、动人而且轻松了；音乐是他们的唯一手段，使他们得以凝视自己的非常境况，并且借一种疏远和缓解作用达于赏心悦目。每个恋人在听音乐时都这样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了解一切！”

217

艺术家。——德国人想靠艺术家达到一种梦想的激情；意大利人想因之摆脱其实际的激情而得休息；法国人想从之获得证明其判断的机会，借机说说话。那么，我们太低贱了吧！

218

像艺术家那样支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难免有弱点，不得不承认它们如同法则一样凌驾于我们，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至少有足够的技巧，善于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借他的弱点命名我们渴慕他的优点：大音乐家们是相当擅长此道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常常有一种粗暴、强横、急躁的音调；在莫扎特那里有一种老实伙计的和气，必为心灵和智慧所不屑取；在理查·瓦格纳那里有一种强烈的动荡不安，使最有耐心的人也要失去了好脾气，但他在这里恰好回到了他本来的力量。他们全部凭借其弱点使人渴望其优点，十倍敏感地品味每一滴奏鸣着的灵性、奏鸣着的美、奏鸣着的善。

240

关于剧场伦理。——谁若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马克白斯》就会不可抵抗地放弃野心的恶，他就错了。倘若他还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与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错了。真正受强烈野心支配的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他的这一肖像；而当主角毁于自己的激情时，不啻是在这盆兴高采烈的热汤里加上了最刺激的佐料。诗人自己感觉不同吗？从犯滔天大罪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气派地走上他的舞台，绝无一副流氓相！从这时起，他才“魔鬼似地”行动，并吸引相似的天性效仿他——在这里，“魔鬼似地”是

指：违背利益和生命，顺从思想和冲动。你们是否以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用两位主人公毁于通奸提供了一个反对通奸的教训？这可是把诗人颠倒了：诗人，尤其象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珍爱自己的激情，同样也珍爱自己准备赴死的心境——他们的心灵之依附于生命，并不比一滴水依附于玻璃杯更执着。他们不把罪恶及其不幸的结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亚是这样，索福克勒斯（在《埃阿斯》、《匪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中）也是这样：后者在这些剧中本来可以很容易把罪恶当作全剧的杠杆，但他毫不含糊地避免了。悲剧诗人同样不愿意用他的生命形象来反对生命！他宁肯喊道："这是最大的魅力，这令人兴奋的、变幻的、危险的、阴郁的、常常也阳光普照的人生！生活是一场冒险，——无论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它始终会保持这种性质！"——他的呼喊发自一个动荡不安，力量充沛的时代，发自一个因洋溢的热血和精力而如痴如醉的时代，——发自一个比现代恶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把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意图弄得合宜而公正，即必须将它误解。

433

用新的眼光看。——假定艺术中的美永远是幸福者的肖像（我认为这是真理），是依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自立法则的个人对于幸福者的想象为转移的，那么，现代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关于现代幸福的看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无疑是现实主义类型的美，为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和欣赏的。因此，我们是否必须相信，我们今天的幸福就在于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尽量敏锐的感觉和忠实的把握，因而并非在于真实性，而是在于对真实性的知识呢？科学的作用已经如此广泛而深入，以致本世纪的艺术家也不自觉地成为科学的"神圣性"本身的颂扬者了！

434

辩护。——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画家存在的，而奇特罕见的风景是为小画家存在的。

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的伟大事物必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虚荣之辈辩护，——而伟人则为质朴的事物辩护。

468

美的领域更广阔。——我们在自然中巡游，机敏又快活，为了发现并仿佛当场捕获万物固有的美；我们时而在阳光下，时而在风雨交加时，时而在朦胧微曦中，欲窥见那一段达于完美和极致的，点缀着峭岩、海湾、油橄榄树、伞松的海岸。同样，我们也应如此巡游于人中间，做他们的发现者和侦察者，显示他们的善与恶，以此展列他们固有的美，这美的展现，在一人须在阳光下，在另一人须在暴风雨中，在第三人又须在暗夜和雨天里。难道禁止把恶人当作有其粗犷线条和配光效果的原始风景来欣赏吗？如果恶人装出善良规矩的样子，我们看了岂不像一幅劣作和讽刺画，犹如自然中一个污点令我们苦恼？——是的，这是禁止的，人们至今只知道在道德的善人身上寻找美，——难怪他们所得甚少，总在寻找没有躯体的虚幻的美！——恶人身上肯定有百种幸福为道学家们想所未想，也肯定有百种美，许多尚未被发现出来。

485

远看。——甲：为何这样孤独？——乙：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不过，我觉得独处时看我的朋友，比起与他们共处时更清楚、更美，而当我最爱音

乐、最受其感动时，我是远离音乐而生活的。看来，我需要远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

506

一切好东西必须变得干燥。——怎么！应当以一部作品所诞生的时代的眼光来理解这部作品吗？然而，倘若不是这样来理解它，会有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惊奇，学到更多的东西！

你们不曾注意到吗，每一部优秀的新作，只要它处在当时潮湿的空气里它的价值就最小，——因为它尚如此严重地沾有市场、敌意、舆论以及今日与明日之间一切过眼烟云的气息？后来，它变干燥了，它的“时间性”消失了——这时它才获得自己内在的光辉和温馨，是的，此后它才有永恒的沉静目光。

513

界限与美。——你在寻找有优美教养的人吗？那你就应当像在寻找优美景物时一样，满足于有限的眼光和视野。——无疑也有全面的人，他们必定像全面的景物一样富有教益，令人惊奇，但是不美。

540

学习。——米开朗基罗在拉斐尔身上看到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自然：在拉斐尔是学习，在他自己是天赋。然而，这是一种迂见，是怀着对大学究的敬畏之心说出来的。天赋，若非从前——不论是我们父辈时，还是更早——的一片段学习、经验、练习、掌握、同化，又是什么呢！而且，学习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赋——不过学习并非易事，不能光靠善良的愿望；必须善于学习。在艺术家身上，常有一种猜忌或骄矜，一旦遇到异已的因素，就立刻锋芒毕露，不由自主地从学习状态进入防御状态。拉斐尔和歌德一样，没有这种猜忌或骄矜，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学习者，而不仅仅是祖传矿藏的剥削者。拉斐尔是作为一个学习者逝去的，当时他正在把他伟大的对手自称“自然”的东西占为已有：他每天从中搬走一些，这最高贵的窃贼；但是在他把整个米开朗基罗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就死了——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项新的学习计划的开端，不够完美，却仍然相当出色，正是因为这伟大的学习者在他最艰难的作业中被死神打扰，把他所憧憬的本可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起带走了。

549

“自我逃避”。——那种智力痉挛的人，对自己焦躁而阴郁，就象拜伦和阿尔弗雷德·缪塞①一样；他们做任何事，都象脱缰之马，从自己的创作中仅获得一短暂的、几乎使血管崩裂的快乐和热情，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这种人该如何忍受自己呵！他们渴望上升到一种“外在于自我”（Ausser—sich）的境界；怀此渴望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则祈求上升到上帝之中，“与上帝合为一体”；如果是莎士比亚，则上升到热情人生的形象中方感满足；如果是拜伦，则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情感、作品更能把我们从自身引开。那么，行动欲骨子里也许就是自我逃避？——帕斯卡尔会这样问我们。事实也是如此！

行动欲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个命题。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的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都是癫痫病患者（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

①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550

知识与美。——如果人们像至今仍在做着的那样，把他们的爱慕和幸福感只留给想象和虚构的工作，那么，毫不奇怪，他们遇到与想象和虚构相反的情形，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了。

那种因稳妥有效、循序渐进地认识事物而产生的喜悦，已经从现代科学方法中大量涌现，为许多人所感受到，——这种喜悦暂时还未被所有这些人相信，他们往往只在脱离现实、沉浸于外观之时才感到喜悦。这些人认为，现实是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对哪怕最丑的现实的知识也是美的；他们也不知道，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对于现实的伟大整体的揭示每每使他感到幸福，他根本不会觉得这个整体是丑的。难道有什么“本身美”的东西吗？认识者的幸福增添了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物更加光采照人；知识并非仅仅把自身的美加于事物之上，而是不断渗入事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为这命题提供证据！在这里，我们回想起一件古老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什么是最高幸福的问题上却有一致看法，并非对于他们或对于人类而言的最高幸福，而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对于神和至圣而言的最高幸福；他们发现它在于认识，在于娴熟地从事发现和发明的理解之行为（决非在于“直觉；”，如德国半神学家和全神学家；决非在于幻觉，如神秘论者；同样决非在于创作，如一切实践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也曾作出相似的论断：他们想必怎样品尝过知识！他们的真诚想必面临过怎样的危险——因此变为事物颂扬者的危险！

561

让幸福闪光。——画家无法画出现实中天空的那种深邃光亮的色调，不得不把他画景物所使用的色调降得比自然的色调低一些；通过这样的技巧，他重又达到光泽的逼真以及与自然色调相应的那些色调的和谐。同样，无法表现幸福之光泽的诗人和哲学家，也必须懂得补救；他们应当把万物的色彩表现得比实际的色彩暗淡一些，使他们所掌握的光源近乎太阳，肖似美满幸福的光芒。——悲观主义者赋予万物最黑暗最阴郁的颜色，使用的却是火焰和闪电，天国灵光和一切闪射强光、令人眩目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使人感到事物比本来的样子更可怕。

568

诗人与凤凰。——凤凰给诗人看一卷烧焦了的东西。它说：“别害怕！这是你的作品！

它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反时代精神；因此，它必须被烧掉。不过这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特性。”

（周国平译）

自我批判尝试1886

1

这本成问题的书①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证据是它写于激动人心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是不顾这个时期而写出的。正当沃尔特（Worth）战役的炮声震撼欧洲之际，这本书的作者，一个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思索和猜谜，结果既黯然神伤，又心旷神怡，记下了他关于希腊人的思绪——这本奇特而艰难的书的核心，现在这篇序（或后记）便是为之而写的。几个星期后，他身在麦茨（Metz）城下，仍然放不开他对希腊艺术的所谓“乐天”的疑问；直到最后，在最紧张的那一个月，凡尔赛和谈正在进行之际他也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渐渐从一种由战场带回的疾病中痊愈，相信自己可以动手写《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一书了。——从音乐中？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艺术作品？人类迄今为止最健全、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于人生魅力的种族，这些希腊人——怎么？偏偏他们必须有悲剧？而且——必须有艺术？希腊艺术究竟何为？……①指《悲剧的诞生》。本文是尼采于1886年为《悲剧的诞生》写的序。

令人深思的是，关于生存价值的重大疑问在这里竟被置于何种地位。悲观主义一定是衰退、堕落、失败的标志，疲惫而羸弱的本能的标志吗？——在印度人那里，显然还在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这里，它确实是的。可是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一种出于幸福，出于过度的健康，出于生存的充实，而对于生存中艰难、恐怖、邪恶、可疑事物的理智的偏爱？也许竟有一种因过于充实而生的痛苦？一种目光炯炯但求一试的勇敢，渴求可怕事物犹如渴求敌手，渴求象样的敌手，以便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领教一下什么叫“害怕”？在希腊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伟大的酒神现象意味着什么？悲剧是从中诞生的吗？另一方面，悲剧毁灭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吗？——怎么，这苏格拉底主义不会是衰退、疲惫、疾病以及本能错乱解体的征象吗？后期希腊精神的“希腊的乐天”不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吗？反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不会只是一种受苦人的谨慎吗？甚至科学，我们的科学——是的，全部科学，作为生命的象征来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从何而来？怎么，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惧怕和逃避？对真理的一种巧妙的防卫？用道德术语说，是类似于怯懦和虚伪的东西？用非道德术语说，是一种机灵？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莫非这便是你的秘密？

哦，神秘的冷嘲者，莫非这便是你的——冷嘲？

2

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而危险的东西，是一个带角的问题，倒未必

是一头公牛，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不妨说，它就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成问题的、可疑的东西了。然而，这本血气方刚、大胆怀疑的书，其任务原不适合于一个青年人，又是一本多么不可思议的书！它出自纯粹早期的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全都艰难地想要得到表达；它立足在艺术的基础上——因为科学问题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也许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即为艺术家的一种例外类型，人们必须寻找、但未尝乐意寻找这种类型……），充满心理学的新见和艺术家的奥秘，有一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其背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即使在似乎折服于一个权威并表现出真诚敬意的地方，也仍然毫不盲从，傲然独立。简言之，尽管它的问题是古老的，尽管它患有青年人的种种毛病，尤其是“过于冗长”，“咄咄逼人”，但它仍是一本首创之作，哪怕是从这个词的种种贬义上说。另一方面，从它产生的效果来看（特别是在伟大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又是一本得到了证明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本至少使“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满意的书。因此之故，它即已应该得到重视和静默；但尽管如此，我也完全不想隐瞒，现在我觉得它多么不顺眼，事隔十六年后，它现在在我眼中是多么陌生，——而这双眼睛对于这本大胆的书首次着手的任务是仍然不陌生的，这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3

再说一遍，现在我觉得，它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我是说，它写得很糟，笨拙，艰苦，耽于想象，印象纷乱，好动感情，有些地方甜蜜得有女儿气，节奏不统一，无意于逻辑的清晰性，过于自信而轻视证明，甚至不相信证明的正当性，宛如写给知已看的书，宛如奏给受过音乐洗礼、一开始就被共同而又珍贵的艺术体验联结起来的人们听的“音乐”，宛如为艺术上血缘相近的人准备的识别标记，——一本傲慢而狂热的书，从第一页起就与“有教养”的芸芸众生（ProB fanum Vulgus）无缘，更甚于与“民众”无缘，但如同它的效果业已证明并且仍在证明的那样，它又必定善于寻求它的共鸣者，引他们走上新的幽径和舞场。

无论如何，在这里说话的——人们的好奇以及反感都供认了这一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是一位“尚不认识的神”的信徒，他暂时藏身在学者帽之下，在德国人的笨重和辩证的乏味之下，甚至在瓦格纳之徒的恶劣举止之下；在这里倾诉的——人们疑惧地自言自语道——是一颗神秘的、近乎酒神女祭司的灵魂一类的东西，它异常艰难，不由自主，几乎决定不了它要表达自己还是隐匿自己，仿佛在用别人的舌头呐呐而言。这“新的灵魂”本应当歌唱，而不是说话！我没有勇气象诗人那样，唱出我当时想说的东西，这是多么遗憾：我本来也许能够这样做的！或者，至少象语言学家那样：——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差不多一切事物仍然有待于揭示和发掘！特别是这个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而只要我们没有回答“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希腊人就始终全然是未被理解和不可想象的……4

是的，什么是酒神精神？——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答案，——在书中说话的是一个“知者”，是这位神灵的知已和信徒。也许我现在会更加审慎、更加谦虚地谈论象希腊悲剧的起源这样一个困难的心理学问题。根本问题是希腊人对待痛苦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这种态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

所变化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愈来愈强烈的对于美的渴求，对于节庆、快乐、新的崇拜的渴求，实际上是否生自欠缺、匮乏、忧郁、痛苦？假如这是事实—伯里克利①（或修昔底德②）在伟大的悼辞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相反渴求，对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腊人求悲观主义的意志，求悲剧神话的意志，求生存基础之上一切可怕、邪恶、谜样、破坏、不祥事物的观念的意志，又从何而来呢？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也许生自快乐，生自力量，生自满溢的健康，生自过度的充实？那么，从生理上看，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狂，酒神的疯狂，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神经官能症？民族青年期和青春的神经官能症？神与公山羊在萨提儿身上合二为一意味着什么？出于怎样的亲身体验，由于怎样的冲动，希腊人构想出了萨提儿这样的酒神醉心者和原始人？至于说到悲剧歌队的起源，在希腊人的躯体生气勃勃、希腊人的心灵神采焕发的那几个世纪中，也许有一种尘世的狂欢？也许幻想和幻觉笼罩着整个城邦，整个崇神集会？怎么，希腊人正值年富力壮之时，反有一种求悲剧事物的意志，反是悲观主义者？用柏拉图的话说，正是疯狂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相反，希腊人正是在其瓦解和衰弱的时代，却变得愈益乐观、肤浅、戏子气十足，也愈益热心于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化，因而更“快乐”也更“科学”了？怎么，与一切“现代观念”和民主趣味的成见相抵牾，乐观主义的胜利，占据优势的理性，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它与民主相似并与之同时），会是衰落的力量、临近的暮年、生理的疲惫的一种象征？因而不正是悲观主义吗？伊壁鸠鲁之为乐观主义者，不正因为他是受苦者吗？——可以看出，这本书所承担的是一大批难题，——我们还要补上它最难的一个难题！用人生的眼光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

①伯里史利（Perikles），古希腊民主派首领，公元前443—429年为雅典最高领导者，他领导的时期为希腊奴隶制极盛时期。

②修昔底德（Thukydides，公元前460—39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5

在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中，艺术——而不是道德——业已被看作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在正文中，又多次重复了这个尖刻的命题：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事实上，全书只承认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只承认在一切现象背后有一种艺术家的隐秘意义，——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只承认一位“神”，但无疑仅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他在建设中如同在破坏中一样，在善之中如同在恶之中一样，欲发现他的同样的快乐和光荣。他在创造世界时摆脱了丰满和过于丰满的逼迫，摆脱了聚集在他身上的矛盾的痛苦。在每一瞬间获得神的拯救的世界，乃是最苦难、最矛盾、最富于冲突的生灵之永恒变化着的、常新的幻觉，这样的生灵唯有在外观中才能拯救自己：人们不妨称这整个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任意、无益和空想，——但事情的实质在于，它业已显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终有一天敢冒任何危险起而反抗主存之道德的解释和意义。在这里，也许第一回预示了一种“超于善恶之外”的悲观主义，在这里，叔本华所不倦反对并且事先就

狂怒谴责和攻击的“观点反常”获得了语言和形式，——这是一种哲学，它敢于把道德本身置于和贬入现象世界，而且不仅仅是“现象”（按照唯心主义术语的含义），也是“欺骗”，如同外观、幻想、错觉、解释、整理、艺术一样。这种反道德倾向的程度，也许最好用全书中对基督教所保持的审慎而敌对的沉默来衡量，——基督教是人类迄今所听到的道德主旋律之最放肆的华彩乐段。事实上，对于这本书中所教导的纯粹审美的世界之理解和世界之辩护而言，没有比基督教义更鲜明的对照了，基督教义只是道德的，只想成为道德的，它以它的绝对标准，例如以上帝存在的原理，把艺术、每种艺术逐入谎言领域，——也就是将其否定、谴责、判决了。在这种必须敌视艺术的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背后，我总还感觉到一种敌视生命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满怀怨恨、复仇心切的憎恶：因为全部生命都是建立在外观、艺术、欺骗、光学以及透视和错觉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是生命对于生命的憎恶和厌倦，只是这种情绪乔装、隐藏、掩饰在一种对“彼岸的”或“更好的”生活的信仰之下罢了。仇恨“人世”，谴责激情，害怕美和感性，发明出一个彼岸以便诽谤此岸，归根到底，一种对于虚无、末日、灭寂、“最后安息日”的渴望——这一切在我看来，正和基督教只承认道德价值的绝对意志一样，始终是“求毁灭的意志”的一切可能形式中最危险最不祥的形式，至少是生命病入膏肓、疲惫不堪、情绪恶劣、枯竭贫乏的征兆，——因为，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即绝对的道德）面前，生命必不可免地永远是无权的，因为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西，——最后，在蔑视和永久否定的重压之下，生命必定被感觉为不值得渴望的东西，为本身无价值的东西。道德本身——怎么，道德不会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意志”，一种隐秘的毁灭冲动，一种衰落、萎缩、诽谤的原则，一种末日的开始吗？因而不会是最大的危险吗？……所以，当时在这本成问题的书里，我的本能，作为生命的一种防卫本能，起来反对道德，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一种根本相反的学说和根本相反的评价，一种纯粹审美的、反基督教的学说和评价。何以名之？作为语言学家和精通词义的人，我为之命名，不无几分大胆——因为谁知道反基督徒的合适称谓呢？——采用一位希腊神灵的名字：我名之为酒神精神。

6

人们可明白我这本书业已大胆着手于一项怎样的任务了吗？……我现在感到多么遗憾：当时我还没有勇气（或骄傲？）处处为如此独特的见解和冒险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我费力地试图用叔本华和康德的公式去表达与他们的精神和趣味截然相反的异样而新颖的价值估价！那么，叔本华对悲剧是怎么想的？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说：“使一切悲剧具有特殊鼓舞力量的是认识的这一提高：世界、生命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而不值得我们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所以它引导我们听天由命。”哦，酒神告诉我的是多么不同！哦，正是这种听天由命主义当时于我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这本书有着某种极严重的缺点，比起用叔本华的公式遮蔽、损害酒神的预感来，它现在更使我遗憾，这便是：我以混入当代事物而根本损害了我所面临的伟大的希腊问题！在毫无希望之处，在败象昭然若揭之处，我仍然寄予希望！我根据德国近期音乐便开口奢谈“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显身，正在重新发现自己——而且是在这样的时代：德国精神不久前还具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领导欧洲的力量，现在却已经寿终正寝，

并且在建立帝国的漂亮借口下，把它的衰亡炮制成中庸、民主和“现代观念”！事实上，在这期间我已懂得完全不抱希望和毫不怜惜地看待“德国精神”，也同样如此看待德国音乐，把它看作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非希腊的形式；此外它还是头等的神经摧残剂，对于一个酗酒并且视晦涩为美德的民族来说具有双重危险，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性能，是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麻醉剂。——当然，除了对于当代怀抱轻率的希望并且作过不正确的应用，因而有损于我的处女作之外，书中却也始终坚持提出伟大的酒神问题，包括在音乐方面：一种音乐必须具有怎样的特性，它不再是浪漫主义音乐，也不再是德国音乐，——而是酒神音乐？……7

——可是，我的先生，倘若您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浪漫主义呢？

您的艺术家形而上学宁愿相信虚无，宁愿相信魔鬼，而不愿相信“现在”，对于“现代”、“现实”、“现代观念”的深仇大恨还能表现得比这更过分吗？在您所有的对位音乐和耳官诱惑之中，不是有一种愤怒而又渴望毁灭的隆隆地声，一种反对一切“现在”事物的勃然大怒，一种与实践的虚无主义相去不远的意志，在发出轰鸣吗？这意志似乎喊道：“宁愿无物为真，胜于你们得理，胜于你们的真理成立！”我的悲观主义者和神化艺术者先生，您自己听听从您的书中摘出的一些句子，即谈到屠龙之士的那些颇为雄辩的句子，会使年轻的耳朵和心灵为之入迷的。怎么，那不是1830年的地道的浪漫主义表白，戴上了1850年的悲观主义面具吗？其后便奏起了浪漫主义者共通的最后乐章——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皈依和膜拜一种旧的信仰，那位旧的神灵……怎么，您的悲观主义著作不正是一部反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著作，不正是一种“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东西，至少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曲音乐、一曲德国音乐吗？请听吧：“我们想象一下，这成长着的一代，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目光，怀抱如此雄心壮志；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之士，迈着坚定的步代，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弱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那么，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当他进行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之时，岂非必定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渴望悲剧，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他岂非必定要和浮士德一同喊道：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生那唯一的艳影？”

“岂非必定？”……不，不，决不！你们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并非必定！但事情很可能如此告终，你们很可能如此告终，即得到“慰藉”，如同我所写的那样，而不去进行任何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却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简言之，如浪漫主义者那样告终，以基督教的方式……不！你们首先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我的年轻朋友们，除非你们想永远做悲观主义者；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有朝一日也许把一切形而上慰藉——首先是形而上学——扔给魔鬼！或者，用酒神精灵查拉斯图拉的话来说：“振作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向上，更向上！也别忘了双腿！也振作你们的双腿，你们好舞蹈家，而倘若你们能竖蜻蜓就更妙了！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我自己宣布我的大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没有发现别人在这方面足够强大。

“查拉斯图拉这舞蹈家，查拉斯图拉这振翅欲飞的轻捷者，一个示意百鸟各就各位的预备飞翔的人，一个幸福的粗心大意者：——“查拉斯图拉这预言家，查拉斯图拉这真正的欢笑者，一个并不急躁的人，一个并不固执的人，一个爱跳爱蹦的人，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的兄弟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欢笑是神圣的：你们更高贵的人，向我学习——欢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

（周国平译）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WEIP***（威锋）资源组 田戈

（www.feng.com）

制作版本：*1.0*

制作软件：*Sigil*

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